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冊目次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一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一八七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渭刻本

三六九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六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朔

夏言罷

初言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嵩刊世

嵩亦御史包直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脫

出嵩賄

聞人有走入言揭下及世蕃長跪加謝

言謂其

風腹已也遂置不候父子愈快之而不

不都督

陸炳先為言所持亦怨言欲使之而不

知所發

見嵩與言有隙欲陰比嵩圖言嵩亦欲

言總督

三邊侍郎官職開通際際不可測言

從中之

表裏當同致誤國事上心動言累疏

力辨上

不聽命走臣集議于是吏部尚書臣

謝復部

尚書費宋丘都御史屠喬等皆謂言位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意謂復

大計乃輕信言說之謬言官必何

是曾戴撫開邊禁致生禍端欺君誤國

兵部都察院集議勿謂此覆乃上疏自因計

仇鸞奏討曾銳

就該國不忘取軍無法金銀

計遣男

有淳

天

不

必

合

之

有

疏

明

知

上

有

淳

不

必

合

之

有

疏

明

知

上

有

淳

不

必

合

之

有

疏

明

知

上

有

淳

不

必

合

之

有

疏

明

知

上

有

淳

不

必

合

之

有

疏

明

知

上

理西死事

三月曾統論成

刑部侍郎唐翰左都御史劉忠

督陸炳等

吏部尚書聞淵等請以衛平

通夏言

文結近侍官扶同奏請者律

葉曾統于西市

詔建雲南廣通定遠二縣儒學

詔出仇鸞于獄

總督宣大都御史翁萬

慶酉俺答求入貢拒之

達上言俺答投講書求

四月復言論

特旨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上

四月復言論

甄于刑部命法司會鞫刑部

建吉會鞫詰責之

上曰言及朕登者居朝

五月孝烈皇后

永陵 先是 上命后禮

宮人山

孝烈皇后禮

其部尚書戴金卒

有治才總攝樞密

以戶部左侍郎李士翬為左侍郎總督合場督理

西死農事

先是倉場領以侍郎提督日

仍用侍郎詔以士翬為之

六月禮部請立

皇后不許

初孝烈皇后山陵

請念已立太子所承天

孝烈前即諭輔臣高

復立即當傳位太子

代故事及成祖訓

厥言皇后居休承乾

皇太子居守一應

皇太子監國而已

太子監國而已

應切張記具悉

陸提督廣兵部侍郎張

贈故大學士楊一清

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

世尊厚不伐嘗以兩

蘇編管夏言妻蘇氏于達州

蘇氏上言公孫

親象以交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就婦身外

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願目九泉也

上下

旨曰蘇氏係流放人安得代成命

原籍巡按官即行遣發勿得畏難

大同文化為男

大同右衛參將出繼宗舍人馬

子撫按

官以聞

八月以萬壽聖節畢恩加秉一真入禮部尚書陶

仲文支伯爵俸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各

祿一百石輔臣嚴嵩支正一品俸禮部尚書豐采

少保顧可學咸瑞明各太子少保都督陸炳光祿

典典重柱國名錄甲給之

宣大總督翁萬達疏陳邊儲二十事

日明職守

會計重責成根交代嚴委任戒王將重官商賈

估值嚴收受謹出納編號併度蓋月禁常例謹

權量稽公用較糾耗謹

防衛部議悉令行之

九月虜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

萬言于

上曰

李汝報復至此上

于足怒言不謂矣

詔授孔貞寧五經博士命專主子思庸祀

夏聖

行聖

公貞幹

弟也

給事中姜良翰請申明禮制從之

良翰言今天

下之患在末

范不消家

修縱弛請申明禮制以示下民

舍車馬器用之類悉削去

後基兼弁之原限食聖之戒

戒士民之若欲飲風教固

院榜示遵行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西市

言與嵩同鄉以

歸嵩盡斥其黨及復用位在高上亦斥去嵩黨

無入自謂得上心而不知竟墮嵩術中

及災異密疏引漢諫言方進故事以

微止心政滅汰獄蓋古今異冤云

我支秋論曰夏言臺遇辨傳果于有馬曾銳據

知記夜耳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謂帝

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較之權英雄無

惜著之講父矣奚感于仁公之不終也

十一月 詔議 孝烈皇后祔 太廟不果

時禮部議祀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 太廟

之九室議不果行兩前連郭希顏復以往

所著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議一篇進覽因言

享祀凡幾高又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

通禮祀不可亂失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

日深沈室豈有王五世又不忍祀將來

孝烈不識何所祀此非聖慮之未及而諫者

此者失策也乞改詔中外皆上昭穆世長

則臣無遺恨

以填懷

御史王士勳疏請起廢不報士勳言陛下

一清于致仕版王環于謫戍後宋德業聞望為世仰重藉饒富年以有海桑則二臣而後終身不得效尺寸于竹帛今時事方殷需才甚急臣諸臣以少青永棄不得與前二臣同沾共進俸為可惜臣勸吏部于一應開任為民擇其可用者以久羅網其有適成有原者亦宜分別輕重以廣朝廷看過之

十二月禮部尚書費象卒諡文通案江西臨山之弟也給事中趙誠言家及故總兵部承行過無間故趙誠則不宜錫之以諡上曰議法原有所可定擬務合公論

詔諭總督宣大兩御史翁萬達弟萬臣為國子生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朔

以張治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俱參預機務先是治為南京吏部尚書本為國子監祭酒至是並入內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以年老疏乞致仕許之

虜大同等塞大掠懷來指揮江翰重賜禦虜帑之總兵官周尚文帥師及虜戰于懷來勝之

大舉入寇據大同總兵懷來指揮江翰重賜禦虜帑力竭無援兵餉亦而死總兵官周尚文帥師萬里追至曹家莊及虜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自從後促之虜遂敗斬首五十有五俘生虜二夷器盛饗

加總兵官周尚文太保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任大學士萬一子此戰功乃加尚文太保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任大學士萬一子

傳羅萬達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督軍務其餘羅萬有差江翰重賜及成事居臣等各優陞其家仍為和祀之尚以謀謀惟變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徐階為禮部尚書仍掌院事

命江西旌忠祠孫燧許達仍以生前官秩為次左

燧右達先是宸濠叛都御史孫燧剛使許達同東旌忠祠祀其位燧左達右後數年達副都御史復却尚書江西人以達成虎烈乃尊達居燧左至是都御史即懇願以為

諭北巡驅虜不果犯我太祖成祖御歲一驅巡今如遼東一行可數萬言今上聖謨一

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上以為然

五月。逮繫給事中沈東于獄。

時總兵官周尙文卒尙文家奏求賜

與國事宜加優耶高衙尚文家不求于已而求
陳功伐沈末又爲諛請乃擬有激怒上曰東
自違意見不思富貴自朝庭出既未和糾其自
伐之罪仍爲請輕其下法司鞫訊以聞臣而法
司論求贖刑謂根未泄何故請來東曰計長繫

以范總爲兵部尚書尋削籍爲民

于鎮堯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
以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任子

六月太傅兼太尉駙馬都尉王德用奏

丁未歲次庚子年辛卯月壬辰日
金林迎請于顯既及上即位者
咸曉莫敢望焉卒賜祭墓如例贈左柱國

召大學士張治學士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入直無

逸殿
秋七月 詔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孫民悅

官講讀恩也。

南京吏科給事中李萬實條上考察四事

一、復次聖

才治行卓絕者宜賜聖書宴賚二言嚴尤對帝
酷者宜追奪誥勅逮治贓罪不及宜降級調用
以示懲創三言信禁令禁絕饒遺令甲甚明宜
嚴緝訪四言枉幸聞朝製被黜不許奏辨疏入

總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蹕上會兵討苗。可。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壹疏言鹽管費用總之

木禱祀之後戶無虛日祭歲雖艱猶不能給可費百計
使甚至雙喜寺田奴墾重華內強動置下戶部
使者結連賊百姓罄罄海內強動置下戶部
書展拜歲寺覆言天下財賦每年實銀足存
例各有定額成化以前各邊逐年實有約一
出入尚無有餘今則不然宗過倉糧歲入之責

七十萬石歲請十萬以濟常有八九萬石
年以後歲文加五十萬石石以所儲
除四年太倉銀庫歲入二十七萬兩商人
約有一百三十二萬兩餘六十七萬兩商人
約內車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
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萬石稅務之歲入常
四百三十萬及今不為家所積不取諸民

中元節

出納錢穀爲四目。一曰歲徵幾何。一曰歲收
何。歲支幾何。一曰歲儲幾何。務令簡明。進呈御
以爲通融籌餉之計。

同修葉選恒著國今乃勝得衛入
請治其罪上令變撫未數以聞

九月吏部尚書聞淵致仕以戶部尚書夏邦謨為

吏部尚書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上曰

吏部尚書臣者如何輕擬外

吏部左侍郎潘潢為戶部尚書

刑部尚書喻茂堅引疾乞休許之

冬十月命南京刑部尚書劉詡為刑部尚書

以吏部侍郎丁汝夔為兵部尚書時翁萬達以

詹崇以當署部事引疾乞假上怒其

無其身之忠罷職開廷乃以汝夔代之

十一月命神宗孝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時高謙安王干上從之

吏部尚書夏邦謨乞休不許南京科道官鄭

劾邦謨託病貪戾新改銓費不協人望邦謨上

疏自理并求引退上曰卿簡自疑推宜盡心

供職不必以人言求退也

召起用致仕少詹事王用賢原官

十二月總督宣大都御史郭宗臯疏條邊務三事

日除戎器言請增造宣大山西諸處成器移文

工部細驗如不適用即折解軍門自製曰選戰

土官選戰河與保西縣等土六百人及山東東

敬請言何探敵情全在用人間今出使敵等將
領報所何宜稍破格特許近臣多方募選議下
從之

以戶部左侍郎李士翱為工部尚書

禮部疏請考取天文生言欽天監設時實惟官

苟惟拘執孤芳至之人倘以學識收足成允
請今後科本監報冊丁男願習本業者量為
取分派各科考取本戶有欲盡將送考者
其精通者照例原補如二人俱通亦從
考報可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上不御殿

刑典史屠汝進籍先是汝進為給事中以戶部

臣名故借臣子世蕃巧詆上以汝進意欲
計天下官吏令吏部削其官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開卒開武進人徐元康

以治行第一賜宴實歷官所

至有聲始終無玷上論重之

一月加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李本為吏部右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

會訊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治掌詹事府事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歐陽德為考試官

長監等

長江防四事

一、總教場以時簡練言新江口官屬有水陸二軍水師操于馬頭操子數場後行爲江水新軍當期所司建置一處操場以備遠觀言新江口操場未及修飾擬先擇場宜量給補軍費仍令工部官不時閱視一處操場以備不虞言設伏兵之地東曰觀音港西曰上新河日和合港皆當嚴備而制兵者亦往往查照移委耶兵亦酌地未嘗往來慎何請一切裁之以法一查應類以實官伍言江防官軍寒暑不輟往往巡緝處伍十城二三宜審計處補或設正或清勾務令各伍充實等下

浙江御史董威請寔海禁

勅 太祖置軍船司

有無謂之禁言江防官軍寒暑不輟往往巡緝處伍十城二三宜審計處補或設正或清勾務令各伍充實等下
人伯近馬生索其貨不能得遂出沒冠海上其官家乃責讓官府請不爲禦倭及官爲出師備極罵者人間以好言昭之置他日復生我而復不之去而無義難使及失職衣冠士夫走主編諸不逞者皆爲之諱聞卿道弱有計能驅逐者奮臂欲池其德于足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等皆以羊人據近島襲王若水冠城掠海海盜猖獗而浙東無寧歲矣宋純明卿其積特奏海禁禁諸暴貴官家二三渠魁于吏請者四起見而往而戰微史董威乃布貴官指諸竟海禁以便

廷試賜唐汝楨呂調陽姜金和辛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詔許錦衣指揮郭牛禮襲封武定侯

守禮故武定侯郭勛

長男也勛下獄或人年牛禮以相功諫乞讓爵上曰郭英勳戚未可便因出詞降詔功在總原封侯

詔封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恭誠伯許訢之

聖諭集一與人陶仲文請用清早刀贊平獻厥功大矣特封恭誠伯許訢歲祿如佩綬給仲文駢辭從

四月刑部尚書劉詵劾籍狀故都御史胡纘宗于

命禮部尚書徐階劾衣右都督陸炳施藥于朝天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成禮部尚書徐階等表進呈

命禮部尚書徐階劾衣右都督陸炳施藥于朝天

等二官

以李士翱爲刑部尚書權戶部左侍郎胡松爲工

部尚書

兵部尚書翁萬達條陳邊備十事從之

以條陳

海防邊備以固藩籬務資政以廣邊防應請
以實邊要時餉餉以安募重編實以款將
開使通以策奇功開受軍以較勇無無效以
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 詔下兵部從之

逮繫郭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于詔獄朴宗臯
耀于闕廷讀戊邊諸部將論灰

羅徐仁歐陽安等俱論或長繫刑部候

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計就生亮居京師以主是官大執總兵

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其妻以趙錦為都御史代權災無上似非常

給事中俞繼請更罪人充軍例從之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西官大河南發遠東既而逃軍不習水土逃必

殺生人于不赦之地不若少寬其法因而用之

大令之充軍罪犯下過日遠邊口遠邊

而已南北地地罪不過日本省隔有兩省而已

以罪之輕重定之遠近遠近可以隔省擬配

遠近可以隔省擬配極邊可以隔省擬配如

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擬配近邊方擬配如

遠極邊方者可以隔省擬配近邊方擬配如

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擬配近邊方擬配如

遠極邊方者可以隔省擬配近邊方擬配如

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擬配近邊方擬配如

大學簡督學官

命給事中楊允繩疏陳銓改事宜

言古者立郡縣

所以入與地相連今宜制量政務繁簡地

遠近者請加裁撤至于履任後人才地力

相宜又有出干餘款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

用益裁撤漸趨乎便使政務漸趨乎簡

要職者請加裁撤至于履任後人才地力

相宜又有出干餘款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

用益裁撤漸趨乎便使政務漸趨乎簡

要職者請加裁撤至于履任後人才地力

相宜又有出干餘款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

用益裁撤漸趨乎便使政務漸趨乎簡

要職者請加裁撤至于履任後人才地力

相宜又有出干餘款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

用益裁撤漸趨乎便使政務漸趨乎簡

要職者請加裁撤至于履任後人才地力

相宜又有出干餘款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

用益裁撤漸趨乎便使政務漸趨乎簡

要職者請加裁撤至于履任後人才地力

相宜又有出干餘款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

用益裁撤漸趨乎便使政務漸趨乎簡

要職者請加裁撤至于履任後人才地力

相宜又有出干餘款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

八月虜入剡州寨

初虜酋至官大帥請各兵
而虜酋亦各懷古復
大帥同從爲懷遠廟養時義以重賂賂虜酋
寇他塞勿復犯大同虜酋以賊故遂東去
奏虜寨東行恐侵宣劉廣驚京師請移師駐
廣以請不從而謀者復白虜中語欲寇劉遠
兵部謂不從而謀者復白虜中語欲寇劉遠
乃奏於諸邊兵萬有二千京營兵二萬有四
分佈宣劉諸關隘諸邊兵取符驗別會未即
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不能見敵以爲常
宣府知有備不敢近乃走剡州塞初剡州外
梁顏福泰三衛虜亦不敢近通賊三衛懷
結虜日爲重乃爲鄉道故虜寨由三衛地
結是月乙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
禦之虜乃停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兵且
快他塞垣入我師復京兵大驚潰丁丑虜寨
入剡州寨亦入

已卯威寧侯以大同兵至京庚辰都御史楊

謙以保定兵至京
時虜先駐師居庸故首澤
謙亦以兵五千至人心皆安已卯河間宣府山
東山西遼東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
萬

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以楊守謙

爲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
上加勅王師各賜
虜寨而拜爲大將總諸鎮兵聚兵金帛上
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
諸將以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勤王諸
師城下以南京師復以都督陞陝西提督
師議蔡不虞都御史商大帥督巡五城防
門論議將裁論寺功自贖分進京營諸

門論議將裁論寺功自贖分進京營諸

辛巳虜犯京師

虜自白河東渡蒞水西北行
不絕至東直門
被血集門下閉門我民是日大驚
內武堂上遊騎往返大門外勤王諸兵無有
幸巳虜犯京師
初虜執御殿內臣去不之殺縛見虜酋使各
反復帥尚書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
廷議通貢可否日午許臣畢集禮部示以
廷議通貢可否日午許臣畢集禮部示以

壬午虜求入貢 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

初虜執御殿內臣去不之殺縛見虜酋使各
反復帥尚書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
廷議通貢可否日午許臣畢集禮部示以
廷議通貢可否日午許臣畢集禮部示以

召起守制兵部左侍郎史道來京急用

方多半去京
召起守制兵部左侍郎史道來京急用
歷任邊
召起守制兵部左侍郎史道來京急用
歷任邊

癸未虜犯 諸陵

時虜聞華寧城犯諸陵轉掠
寺虜上命大將軍仇鸞嚴嚴
陵復仍冷懷補近京保定皆震
以趙貞吉爲左諭德廉監察御史宣諭行營將

集議奏入時乃河使...
乃馳使召二人入對...
與故都督周尚文...
其功其心且日...
各薦其功且盡失...
金出城論員房首...
香坊左衛德承河...
都認出城官諭行

上御奉天殿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及總兵羅希韓詣京
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
希韓詣京

史王儀...
去汝孝以道梗不及...
至通州命營兵屯...
他營引兵至房少...
村落儀然而兵就...
之學以心後被都...
食都御史代儀守...
丙戌逮繫刑部侍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

少卿沈良才于詔獄...
不遠竟暗...
上大怒請...
各廷按...
各廷按

於方諸德趙良吉千關廷諭尉領南
海詔出城至營...
能項多金不之...
是復命高謂良吉...
又陳陳非是上怒...
命杖九十...
九月詔起兵部尚書翁萬達
時本兵部尚書夏...
乃奉折讓...
立戎政府加仇誓太保入理戎政
得二百級...
保賜金帛...
西前...
討安云...
各一人...
誤...
便...
不從...
王...
軍...
後...
將軍...
入...
印...
終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
募民兵于畿輔

秋防秋後各廠法知縣更平例云
命右食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

以戶部右侍郎孫應奎為戶部尚書

議纂刑部郎中徐學詩于詔獄

初詳上以

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據之備在急修內治
之要實在本正今高估極人臣職司政本
險要則貪黷無厭內馬駟賈之結納外為
之趨承苞苴盜門冊車載道士論藩臬李
定員所職細部督撫總兵等官一還覆
則則則民脂而來也輸政十年日甚一日
論則則則結聚自云入軍不復受門河
論則則則結聚自云入軍不復受門河

鐵端摩巧也足以趨避利害而端端狀生取交
密會令色脂足以以趨避利害而端端狀生取交

如歷年論高者往往假事陰中于選除考覈之
餘給事中王輝陳地聖史謝瑞軍機臣牛為

但家聖恩寬有而今安在乳故天下之視
嵩父子如地如城傷心疾有敢怒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禍也伏乞休嵩父子則節忠
以委任則責成之則內有嗣治而外有威政而

何罷勇之足慮哉上怒其奏
何報復逮下籍無司考訖具奏

大學士張治卒論文隱
治奉陵人博學強識
臨事不同時上崇其修而治不

十一月置三輔經畧大臣
時以易州昌平州及
署都御史以翁鳳達王德期諭旨易州召計宗

以王邦瑞為兵部尚書
通州為三輔經畧使

詔祧 仁宗昭皇帝主升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

第九室

仇鸞疏易四將
聖讀乃置三輔經畧臣以大同總

大向而前官所統總兵官李鳳鳴成欽互易其
地一上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仇鸞

萬四將京廣兵務皇上臨陽命官與第州家
有非臣下所法與則者理宜查辦行各第州家

為者約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手和
祖宗昭總兵正副官兵部會同府部九項科

道諸臣集議親坐從公推舉兵部不敢定擬每
上二人恭候敕定所以慎重其仁防杜其渾

臣不敢專也今為生名擬往更易四將則九邊
握兵柄者有不自為心何安生瞻觀者乎

皇上聖明繼繼新所不可臣愚以為國
典制關係甚重臣等當世作則臣等罪
兵不敵不敵于君父之前也上曰我政
修思其托况朕有定諸臣復專擅南兵部
隨事效忠用無不奮亦不待彼更易况
朕一籌未決先攻大臣謀國之忠固如是
朕而後論廷臣曰昔朕一組兵師多出
諸將未有作偽者抑端以爲是未受加
權之怨上也今每曰破格舉聖而盡忠
不能容備再予又效濟夢之誤臣等敢
論其知所措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議請給糧新兵從之

時大節以募兵兵請分三等給糧隊長及
時以人三十分者人一百五十又次者人一百
時以人三十分者人一百五十又次者人一百

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况應食糧二石者
止八十一人食一石五斗者止一千四百餘人
其餘二千四百餘人又俱食一石且軍士世食
月減如欲此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請何至于
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
職棄切身則有片臂而去者臣不能禁也亦何
惜小費而効大信乎上詔從之

召起原任巡撫順天副都御史許論提督鴈門寺
關巡撫山西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己丑朔

上不御殿

詔廷杖錦衣衛經歷沈鍊編置塞外

初虜降
下求通

新廷臣集議趙自吉以爲不可
吉指喉嚨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曰文曰
小吏而言若是錄曰大臣忠勇言故小吏言
矣疑也已而上臨請以萬騎發陵陵發萬騎
附軍師而合動士師被萬人遊擊勇騎
必大捷中國之氣可伸不報當足時高擢用
校校格選檄而當時連臣應請輒入關求
簡冀有所解免也且日甚錄抗疏効高受國
依服如鴻乞食憂懸離者青有獄石不問
方器羽治國安邊之策惟執于世著日之國
以求印金且以朝廷之書詞爲自己出故
者謂其失職而不知有朝廷之恩威矣因
其罪及吏部議承受願請開通歸職狀
并誅斥上怒按于閣
徐階請立皇太子不聽

徐階請立皇太子不聽
從乞休
徐階請立皇太子不聽

詔令吏部尚書夏邦謨兵部左侍郎史道俱致仕

以給事中張秉直
考察論議矣也

詔以李默爲吏部尚書

議裕軍儲 時北伐議急今諸臣建議軍需給
性下赫怒欲大舉伐之而國計告匱建議諸
一切焉不問已之計始以好困急性經費
知太計但圖蘇祇有言豐財之計而不知
徐階請立皇太子不聽

論不變獄具請
參秋道縣典史。

也言奮英撫雲南者徭芝石簡發布政使趙

經理延學馬市時英銀銀連年日張過幸言本
 自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遠之域比近廣
 此立市恐召虜使延年兩結所與市者
 勝一和花馬池界在二鎮中有邊境三百餘
 所以為屬實合延年二鎮同防此限以
 斯先後充用駟令大臣一防北此大司事
 度賊事休養一系可觀防北此大司事
 因兩兩大臣不必遠推令後百尚書王以
 同欽院行
 總督漕運都御史應禎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之。價言先年黃河入海之通既通無礙故開
 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
 近。所。不。多。秋。除。河。堤。何。以。易。此。以下工部
 從。所。
 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子正億為國子生初年仁
 品餘餘三年以在軍中未及考
 滿。評。是。其。妻。張。氏。陳。乞。特。許。之。
 吏部尚書
 詔修承天府文廟儒學視學
 無。都。金。命。工。修。至。是。上。復。命。有。司。重。加。修。
 皇。考。崇。儒。重。道。之。意。勸。所。

十一月一八哈舟兒陳通事伏誅通事
 加威寧侯鸞太傅太子太師增歲祿進何煥六部
 左侍郎各任一子任大學士嵩一子錦衣衛指揮
 加大學士本尚書禮部尚書階少保任一子加威
 國公希忠太子太師左都督炳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史道兵部尚書趙錦俱太子少保各任一子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哈舟兒陳通事日任一子
 現此通事致虎豹深人內地以致震動
 海毒內外相乘皇上精誠格上上之神威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哈舟兒陳通事日任一子
 現此通事致虎豹深人內地以致震動
 海毒內外相乘皇上精誠格上上之神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泰山海衛人
 詹特典翁萬達郎向文音稱一時之選
 之而不取人追榮去人向大司選歲有屬

壬子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命蔭高聚紹慶爲中書舍人

房冠大同塞

巡按御史李達時上言房冠取于馬市之爲嚴密特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宣大副總合總督鎮撫等官督令將士合兵征剿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上曰夷賊非時擾掠官兵不能防禦顯是平日專恃兵市全不提備故爾今候一意整守如仍前觀望遲延不

貶初總兵入犯備嘗之意

三月大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勅原任侍郎陸本提督工程

房入大同塞指揮王恭禦焚之

上曰恭忠可嘉

詔罷大同馬市

時邊防久廢官優以爲言至是咸寧侯仇鸞亦慮禍及密疏止之

三月裕王景王冠

先是徐階言皇子年有十六選禮請立

其時裕王先行冊立大典使各位未定而後冠始諸禮可以及及上令階具冠婚儀以進階然謂以長幼爲序裕王次景王冠制亦然上令俱于三月行之至是月朔乃俱行冠禮禮成上諭輔臣曰爾等以二子當禮請令已冠矣當令奉頤習平壽正合禮期則理應觀亦是此程其示詔大將軍仇鸞赴大同勦虜兵許論之禮臣知之

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徐階

爲東閣大學士奏預機務仍理部事

夏四月詔起原任禮部侍郎歐陽德爲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

房入遼東塞王相禦焚之

時房入數萬由遼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

總督趙道都御史何廉上聞上命馳相覆督同知及倭入寇浙東大震

五月調戶部尚書孫應奎于南京

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

時倭寇猖獗

議復設巡視重臣乃以忬提督軍務巡視浙福海道時行巡撫山東鹽命即日至于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卒說不任戰所支餉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以資得便宜且欲嚴應援之津寬順陽之條且勸且撫勿拘從之忬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狼狽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茶點少年分隸諸將布列類傳各鎮堡張督防禦浙人轉以爲無恐

詔裕王景王出閣讀書

先是大學士李達

王出閣讀書上令徐階行未幾命徐階高拱檢討陳以新爲裕王府侍講景王出閣高拱檢討陳以新爲裕王府侍講景王出閣高拱檢討陳以新爲裕王府侍講景王出閣高拱檢討陳以新爲裕王府侍講

將軍印。置將軍府。仍夜至。為第。收馬印。相。則命大志。病。宜。觀。幸。後。謂。乃。奏。以。總。兵。陳。時。也。高。官。師。詔。開。軍。氏。納。馬。事。則。

孫仇殺屍。梟其首父母妻子俱棄市。

孫仇。俱。月。功。火。校。歸。衣。新。指。通。知。事。必。敗。乃。出。奔。居。肅。華。軍。城。欲。殺。降。唐。國。史。及。運。卒。獲。之。卻。督。性。極。以。閣。下。獄。鞠。之。柄。乃。盡。發。通。唐。亂。政。諸。罪。狀。上。大。怒。命。法。司。會。訊。則。知。其。謀。逆。未。正。國。典。宜。創。棺。斬。首。易。示。九。遠。以。為。人。臣。不。忠。之。戒。時。氣。姚。江。侯。榮。俱。係。逆。黨。宜。深。斬。首。妻。妾。子。女。付。切。匠。家。為。奴。財。物。入。官。其。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俱。流。三。千。里。家。人。仇。林。等。編。聚。成。邊。上。日。仇。喜。大。逆。不。道。領。之。城。築。已。破。賊。難。以。照。密。處。分。帥。訓。槍。門。展。斬。首。賊。子。妻。妾。俱。斬。及。孫。父。孫。功。臣。家。為。奴。事。則。開。卷。外。總。督。湖。廣。貴。都。御史。張。岳。平。諸。苗。

雙。律。時。義。建。江。半。師。為。處。央。仍。各。到。展。仇。林。手。編。聚。南。永。充。軍。伍。仍。市。謂。天。下。暴。專。罪。惡。騰。開。卷。外。總。督。湖。廣。貴。都。御史。張。岳。平。諸。苗。

拔。高。苗。論。曰。仇。為。以。庸。暴。之。資。叨。非。常。之。寵。宗。而。其。子。無。策。就。取。則。歸。生。上。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有。委。身。報。主。之。誠。而。不。虞。其。負。而。之。至。此。也。蓋。自。持。吳。無。功。而。歸。聖。心。已。不。能。悉。疑。然。猶。謂。其。言。而。果。之。遺。者。亦。宜。察。之。一。發。之。報。耳。使。少。延。旦。夕。之。命。若。不。生。反。則。而。當。當。非。或。有。誠。意。反。者。亦。曰。不。反。即。反。則。民。受。其。法。之。孤。時。歸。展。耳。或。曰。何。以。知。之。余。曰。思。竟。古。往。臣。反。逆。者。其。始。皆。憑。恃。寵。愛。建。大。城。以。稱。人。心。乃。可。疑。人。之。心。蓋。總。諸。路。之。兵。運。專。關。之。柄。而。不。能。少。過。其。深。人。之。廣。此。其。人。豈。能。反。其。其。跡。意。而。不。可。測。者。不。過。竊。一。時。之。德。以。肆。其。毒。耳。嗚。呼。真。不。足。責。矣。使。國。家。有。注。事。之。臣。朝。延。何。至。委。大。權。于。狂。聖。子。哉。國。家。養。

士。二。百。年。後。急。一。巡。所。特。乃。使。好。究。之。使。胃。以。亂。法。汗。紀。辭。臣。何。謂。辭。其。責。也。上。諭。日。朕。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二。子。將。舉。爵。體。一。王。留。京。一。王。封。國。宜。行。立。封。于。德。安。復。封。重。典。原。由。欽。定。乃。立。封。于。德。安。

詔廷杖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削籍。

先是。應。奎。協。理。戎。政。疏。其。子。繼。詒。名。于。兵。籍。中。月。前。功。官。于。戶。國。相。以。子。既。貴。為。使。家。家。買。功。授。百。戶。至。是。上。諭。大。學。士。高。拱。政。務。所。置。戎。政。諸。事。中。凌。汝。志。因。論。知。應。奎。國。相。曾。江。蘇。陞。上。氣。不。振。勸。廷。日。應。奎。爵。之。賞。計。功。役。人。猶。不。肯。用。命。况。繼。詒。乳。臭。小。兒。從。誰。誅。韓。中。等。之。首。功。崇。何。令。拔。堅。之。士。家。霜。霧。犯。日。又。畢。命。滿。場。之。外。子。應。奎。國。相。身。為。大。臣。甘。心。隸。斷。之。按。之。上。怒。省。廷。杖。之。編。為。民。其。子。冷。從。被。收。訊。

九月更新舊戎政。

南京試御史王宗茂論補外。

宗。茂。上。言。劾。高。拱。曰。陛。下。以。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兵。工。驕。荒。之。徒。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為。何。如。王。也。至。非。不。知。滿。之。禍。指。氣。使。臣。無。故。所。父。母。失。養。之。子。其。有。甚。于。天。下。臣。民。羅。當。之。害。也。故。時。之。子。此。將。舉。天。下。為。戎。馬。之。場。近。將。舉。家。家。毀。自。雖。林。木。隨。有。甚。于。失。養。而。苦。者。然。時。而。言。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于。臣。之。生。存。矣。上。謂。其。狂。索。王。是。論。宗。茂。為。評。陽。疏。

永十月徐階解部事。

總。督。宣。大。侍。郎。蘇。祐。等。出。塞。等。虜。我。師。敗。績。

時佑與總領兵吳瑄備謀出塞擊金
省撫答以都察院會兵部議出塞擊金
卒以者無義陳兵部議言大同兵威
佑牛家謀喪陳兵部議言大同兵威
益深入力戰以塞赴喪之虞以亦可
而作土氣以塞赴喪之虞以亦可
欲守七人之家以塞赴喪之虞以亦可

十一月御史俞時以邊務疏論高

言諸臣平日
多計爾爾則不為不盡而不見有功功者言
莫不足用邊務竟不可圖狀由邊不嚴嚴則
大諸臣之議邊務議邊則有嚴急高宜虛心
氣陳于
制可發某軍而可理轉移以處之緩急以濟之
使陛下無憂邊務可也某才術可授督撫某
驍勇可任將帥某機智可察要果訓練可服
誠資給以期之任便宜以行之使陛下無憂

以楊繼盛為兵部員外郎

史三年虜敗約釋典
初繼盛論休道釋典
史三年虜敗約釋典
初繼盛論休道釋典
史三年虜敗約釋典
初繼盛論休道釋典

十二月吏科給事中何雲鴈疏陳考察六事納之

一官稽考語以助欺欺二言先述官以懲不恪
三言禁錮遺以懲官預四言止訴奏以端士風
五言旌異能以昭激勵六言務法典以肅遠人
吏部覆言後四事人所當言前二事亦可採用
上令

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請成造以翁萬達為兵部
尚書萬壽壽奉太子少保追諡襄毅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論死

初萬見
成功也萬敗則欲欺欺名也乃萬盛益不平
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而調武選遂目平
阻馬市逆為獄吏欲成臣臣陛下特寬其誅
不二年間復今官臣風夜武選恐所以捨身報
塞而莫知所為則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
萬敗萬敗萬敗萬敗萬敗萬敗萬敗萬敗萬敗
論之已諾事皆言其貪污小小耳臣敢以萬之
朝政相報諸相訓計主淫逆高為輔臣嚴然以
承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法法罪臣推有人君
取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蓋以擬有任任
痛威福以市一己之威惠天下許臣咸畏萬
干陛下此篇片上之大臣罪二若則稱君過
則歸臣臣臣忠君之道也今陛下刻一厚論
必令子播衆以為戒之曰我之善蓋出于彼而
記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之善蓋出于彼而
當命于世蓋約之治功罪三陛下命為殿前
手後密漏泄即此壞初萬之職世蕃猶與文幸
疑旨送入察可知矣此奸縱子之借萬與文幸
試其孫月達功先以外傳賜陽必進超行封爵
姻家平江伯陳安為總兵孫藏效忠有奏捷功
巡按平江比周安為總兵孫藏效忠有奏捷功

除雖以貽之參寡為低提故將官多被誅乎
卒而伍失所有司皆短刺乎下民而百姓
下之人人心罪尤當誅以救上貪所以率下
人貪天天下放風以牛法紅為練走平汚何
中不可破此象天下之風俗罪十有八九
聖下之左右侍從一言一動無不關耳結
聖意之愛憎舉措皆預知而謀其進退也
是陛下之左右皆賊高之問謀其進退也
隨文筆為通政使凡跪到必送則封與高先
而後進猶有干預焉為獨總御史王宗茂劾
之輿文筆停閣五日而後上故高得以此
拾之是陛下之納言皆賊高之鷹犬其奸
也高畏銀錢之轉問今于世蕃結相緹曉以
錢權銀錢是陛下下牙世蕃賊高之爪也

按王世貞皇朝奇事曰嘉靖中前倭謀臣楊
最揚曾楊繼盛既死最傳播天下而滑爾吳
爾獲終禍下其世同贈官賜祭
而爵獨欲蓋其世相三楊云
二月詔以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華豹為
部尚書 提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卒
詔冊封李氏為 裕王妃 錦承嗣子戶李錦文
也希忠入學仕進
各具儀以問至是 命公希忠入學仕進
京堂升御史臣氏

天下貢士 命太學士徐陟翰林院侍讀

年及就為考試官取有大章寺四百人 時吏部尚書

選諸生科額以備守令 先是以親

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 聖師十一位

明後殿至是移祀文華 禮部

行安神禮如制 禮部

三月賜故太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授江西御史 以統工部人

總督三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總督在鎮

詔進擊武選郎中周冕于獄則籍 先是楊

歐陽必進以嚴效忠月亦快必進奏辨下兵部 楊

世番自撰題序遠見令來之罪免其奸并詔賜 楊

月溫襲替效忠狀以聞 上罪免其奸并詔賜 楊

獄訊問罷為兵部尚書尋引遂似世番所 楊

免稱兵變官尤之 楊

三月廷試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祿等進士及第出 楊

昇有差 楊

命兵部左侍郎楊禕兼右舍都御史經畧邊務 楊

特四條上保定前通事宦官二鎮兵馬宜其 楊

本原正其糾綱嚴其請考蘇其困弊既而報 楊

鎮所修邊堵墩臺已逾大半其未完 楊

諸請命總督鎮巡嚴督修治報可 楊

詔城京師外城 定鼎金陵下時即築外城 楊

宏遠蓋為萬年之計 文皇時即築外城 楊

塞灑乃無節者則以締造方始未暇定制耳 楊

廟殿修築兩閣臣民幸甚後得事之臣皆 楊

當且所崇惟正南一而規制編圖故未成 楊

今宜亟為之而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為言 楊

如議至是兵部尚書華等以城外四 楊

進上令擇日起工勅諭平江伯陳瑄督 楊

工 虞冠延綏總兵朱子梅戰歿久之 楊

詔設副總兵官于鎮江 南京給事中賀正上言 楊

海寇犯浙東以防倭 楊

運道艱阻為害非淺請添練兵守御鎮江 楊

而罷 上令暫設副總兵官乃命分守 楊

薄泉家特湯克廣克之提督金山寺 楊

六月南京給事中和清寺疏請減冗費從之 楊

府寺言通因山東徐郭歲荒特遣重臣賑 楊

被洪之地不止于此府南嶺山陝兩地 楊

湖廣江浙所屬或經歲旱或千里 楊

江西亦論三
齡奏言

上不御殿

唐苑杜氏覺

地 卷王册也 諡李武 後隨賜 孝順皇后

詔廷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

以質氣中失謹 萬壽字故也 閣監分人 確有度而居

戶部尚書張潤卒贈少保諡恭肅

一王于奉公剛正自持 履顯不受人皆稱之

二月命工部右侍郎陸本義食都御史督修顯陵

明太和山將說工固存 有事發恩職使本督之

詔造天祀十二章表服并服

三月禮部尚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恭

德泰和人字慶宏初知安州遷南京刑部 編修等書事府事召直無過跋在禮部言議

二王東詣婚禮及康妃喪嚴離府與

然 夫月抱望其氣平變為辛十論婚之

以吏部左侍郎王用賓為禮部尚書

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四月詔罷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蘇佑以兵部右侍郎

賈應春代之

五月倭寇掠蘇州

給事中王國衡上言招降賊 首汪直非計本兵機言直木

倭郡人以通番人每後朝受自竊有司不叔之

言是令一意剿撫降順 者特以不蘇賊首不辦

吳月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大同

帝宗道林 上日朕知

王忬可乃手勅吏部曰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

乃可其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其地趙令

之任初忬在浙江為憲錢糧柯希賢等請

城劉堂探報其尤等爭會逐北或以承統者

復廣為偵刺元沿海大滑桐陵內王者悉繫

獨往而餘繼在海中者亦無以救叙不復知我與所從

任往食盡自遁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幾有計

所由急繕焚鄉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軍

烽火不靖於日集坊民聲呼夜夜奔逃受

羅之曰吾民畏明無應及奈何先散而進受

困斃耶一即大喜至是往撫大同以徐州兵

副使李天寵為參將御史代忬去而浙中

七拜都御史徐堪疏條馬政

言等條馬政 專轄京操放散

二萬而用有餘乃令各邊奏計額仍外固空虛

專憑內院然則死馬太僕寺設于外者豈實

誤乎臣請自京師之外至宣大極遠處有奏計

宜重給之餘則勿許各邊死馬廢弛逐行撫臣

整理先補種額以裕學生之原次查草場以廣

畜牧之地又專任守巡一人時加稽察則既收

充于塞上而內固不至空虛

馬少卿應壁條上馬政事宜言宜督通員明印

塔訓署樂均地差以收目而開闢場

八月進徐階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李本太子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一日祭

南京太僕寺卿董煥條上海防四事

望言兵

地形今江南之委千村萬落皆為戰場而鄧都
且相率開城於河使各鄉兵當城近意業然
千諸鄉以固守余力于待戰則縣有備
則賊不敢散掠而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
分而力裕將八人自為戰守若祖嘗命湯和
視海上擇要地築墩十城以俟而東南安指
此其驗也二日預軍肅言西北諸邊一切軍食
皆有司先期部署以應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
可卒濟而轉輸已成前越河況百里之外者亦
漫應之負職固已成前越河況百里之外者亦
使軍門不以須有司有司一會計所出計之則萬
之術也三日練士兵言今議者悉借調兵不知
少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義父耗則無老實
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然寬之則驕而
焉亂宜訓練士兵漸混客兵若土兵不足宜募
近海丁壯及有罪調募者居之海墘給偶配
既完使之世居而忘其鄉是拔屋之外矣
難知今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之者
焉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號舉禁者
又誰焉之皆好氏所厭也誠使郡縣得人示寬
大布恩信問疾苦時拊循使反側者將反而
呼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氣任使而
不肯下人我禁制之則為我用不能制之則為
賊用故安反側奴豪鄉治亂之機也雖入詔仍
司議
西苑獻嘉穀
七十八
三十一

九月以南京都御史吳鵬為工部尚書
吏部尚書熊浹卒諡恭肅
有古大
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發督辦浙江南北事務
臣風
詔存問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湛名水
時名水年
九十廣

滿探官以聞禮部
請加以存問從之
十二月命鎮遠侯顧景總督京營戎政
辛願泉
乙卯嘉靖三十四等正月朔
上御殿
詔錄宋儒朱熹十三世法襲五經博士
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時朝議欲徵狼土兵剿倭寇以經嘗總督浙福南
有威惠為狼土兵所戴服故用之勒令解制當
明改說宗
天下半得以便從事開府置屬自時置諸
佐張經亦舉職自負武而中非所折謂為不
足平
都御史屠僑卒諡簡肅
僑鄞縣人有六節居京
年以清謹著聞
參預軍務
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祭海神兼督察海防
時尚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稽視東海以奪其
張宣布朝廷德意即令案視賊情訪求區畧長
表因為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凱旋
以候語言文華本儒術人既奉命出巡案察

九月虜犯懷來

虜酋把都兒打刺孫志聚史

石溝諸軍使督王舒督兵部左侍郎任一千戶部

給事中楊允絕疏條禦倭之策

言海寇為患已

官相繼日甚而迄無定期者在終習不振而聖
源不華夫為將之道曰誦曰去日誦江南海禁不
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
別旗幟聚眾如兒戲與兵無異戰目相蹂踐全
有微而不知法率為兵浪戰戰目相蹂踐全
動以增兵益餉為請意不謂乘既登發緩之罪
民為江南之兵始以難赴火以雪實井境有無
臣愚以為為將之道曰誦曰去日誦江南海禁不
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
別旗幟聚眾如兒戲與兵無異戰目相蹂踐全
有微而不知法率為兵浪戰戰目相蹂踐全
動以增兵益餉為請意不謂乘既登發緩之罪
民為江南之兵始以難赴火以雪實井境有無

冬十月裕王第一子生

殺巡撫李天寵總督張經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

西市 劾總督具獄至冬月朔發二木詣審諸內

又指其二本竊嘆曰奈何不以此案高吳世恭

德和天坤定計稍平過漢唐拜辭生來復朝奉

臣與張氏下言願代夫成不報以是月一日

按吳瑞登曰士師天下之平西商臣民之眾

况張一舉事受戮亦下陰陽之功焉雖盜劫萬

何言失律喪師特為趙文華輩所誣陷一旦逐

可勝誅我輩習此忠恥耳焉故入至于楊沈

宜天災地變史不徒書也

據楊繼盛疏謂詩曰晞氣遠大星冊心昭于

平生未報恩留作惡漢補天下相與論先是

忠愍在武選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夫人張蘭

其誠曰吾受上恩恩有以報耳漢曰嚴相問

方用事豈君有言時服忠愍不應遂沐浴其

不為動又欲自且事申乾忠愍曰雖乎血三

而善者則地下必有以報忠主及過青時王世

我而王遽似女許其以子若輩其其其其其

十一月光祿寺卿章煥疏條禦倭之策八事

論平倭劄胡宗憲陞右都御史知李太保

按云大論曰胡宗憲陞右都御史知李太保

美即關門才斬不足

十二月逮繫給事中楊允繩于詔獄論死

揚允與張巽上言。勅允祿寺丞。樹寬乾。成。祭
財。許允繩。詩。誦。上。齋。祀。藥。費。罵。言。勅。臣。
上。命。允。繩。獄。于。馬。父。律。絞。
與。巽。言。同。快。言。皆。俱。外。補。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兵部尚書楊惲夏去召總督宣大兵部尚許論還
部管事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李本少詹事
爲考試官。取金遼并二百人。

詔逮繫直隸巡撫曹开輔
趙文華

趙文華

詔逮李默于獄論死。時默復入吏部給事中安
達龍劾其剛偏貪污以名

器爲網利之媒不宜久縈以傷國體然上強利
上兩害之不問至是然復與文華浩陳文

華北流竄之族默與高麗當面之文華心知崇

指按有足跡頭入書中三

按支大綸曰李然碑雅有才氣好以愛憎動
輒人在銓部大通賄賂及文華以策問構獄則

近于反唇。駁論之。故入遂惜默而罪文華。

三月亥時則訖不經門一宿也

以吳鵬爲吏部尚書。

加李本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於方一乃作

四月以南京吏部尚書鄭曉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以王用賓為南京吏部尚書

五月以吏部左侍郎吳山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大徵夷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國以巡院為干乞據吳按御史御維忠亦上言倭寇薄通州或國未解餘聚自狼山轉掠江諸郡而為倭為留都門戶鎮常乃清運咽喉不可視為緩急

夫集客兵嚴加諸臣協心戮力共靖海疆以重國威

南比如今日者倭使地方多兵分設防警不無顧止失彼之患徵兵應援莫不容已日者趙孔

東河南廣東打平胡應寺兵共六枝抵赴浙有軍聽用今月論選河南陳及山東一衛兵

西延緩兵徐沛募兵勒道大望大臣一人總督前去以爲制角保障

萬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六月以翰林侍講邢一鳳為南京太常少卿

大學士嚴嵩乞休不允

上附圖之

勅建真武殿于齊雲山

七月詔授常侍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光祿大夫柱國蔭一千廬半生

倭犯薄海鹽縣指揮徐行律程祿有戶方存仁方

戰歿之行便隨指擄任一千五百戶

八月衍聖公卒賜祭葬如例其子尚賢請同籍紳制許之

詔廢徵王載瑜為庶人自殺

王國開封之開州其舊命載瑜而置之開州必遊倭御史劾王知州

及王即位載瑜請歸其庶人載瑜曰朕蘭郡王也

土兵有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載瑜謂為國中固有

沒入之民聞友子稱端麗者俱發罪入府為官

煙不可則以子衛卒其官彈小有責鞭擊以是

壁徽道行治不忍聞又庶其伶人便於飲酒

輸者間以白王女楊仲伶人不為問又架設風

其地州土民皆重足立權手屏息恐觸忌云無延

其後春開散人爾遊散知其王何似
 人前荷奏日者猶未請事而州民歌安者有友
 曉暢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歌安者有友
 在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替覲而卻陽
 脾脫非望及諸罪吹下河南撫按劉景賢不安
 上怒命前王醫藥為庶人禁錮風陽即干是制
 御史潘思御某百家曰王宮欲使之王與命
 妃妾四十人俱應証曰經王亦經成貴皆俱沒
 入官初王庭離離自鳴像死見詳詳入沒沾者
 曰富仁國王
 不俊乃及
 詔有司採芝 時上問禮部古用芝草入藥
 尚書吳山等對言本草芝有赤白青黑黃紫其
 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父食輕身王充論
 云芝生于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稱命記云王者
 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書載云芝種九種金銀朱寶夜有光黃赤
 中書云芝母遺仙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五
 兩玉及之書會閣風瑤池之上授神芝圖十二
 卷芝草不常有須食之法亦未有傳皇上休
 治未玄芝草自時應時挺生遠近必有獻者所
 主之地臣不敢預擬干是上詔有司採諸玄
 翠龍張臣佑得之五本獻之 上悅自會臣民
 獻芝者
 以崇憲為兵部侍郎總督浙直隸軍務
 總督浙直隸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協力剿賊
 初文華赴浙沿河微敵河開山東兵四千人馬
 前鋒及抵鎮江兵東下諸寇在常州湖則可諸
 者聞之皆解散丁何便 徐掠修忽莫測胡亦獻
 議欲招輯之既聘不可文華等益畏之延緩越
 孔昭蘇州巡按周知寺足聘議上言冠水一任
 撫之徒滋後患宜命文華寺失心計冠安民勿

論信寡謀自勝修辱 上然之
 經文華寺楊勳劉冠廷期滿平
 官兵大破寇于沈庄 初海台標副總劉冠廷
 城中分道入應三戰賊皆敗逃藏之者有謂
 宜切責宗憲而事任劉勳平 上從其議三言
 撫者斬千足賊卒伍皆奔蔡其山勢絕兵大
 戰獲之盡陳東林崇官以次侵官海勢孤乃是
 保沈庄清備數重官兵皆銳望不敢進劉勳大
 日若輩乃不如海之攻相鄰耶擬應總兵俞大
 猷先期親重兵由海督突環之敵宿至西海軍
 敵之鵝所即兵自四月戰于白馬湖又戰于午
 牛廣又戰于仙至沈庄之役賊理賊乃盡是
 年六月也至十二月劉勳海道正誦都司職
 先攻舟山且拔宗憲兵乃至劉堅王勳勇犯
 情以至成功又建官署後即成歸職撤兵音
 撫諸益耳心美文華兩上表盡舉焉已功
 年城黎首惡至京正法既而兵部尚書許
 年首首惡就擒地方肅定官 皇上至誠招撫
 玄功允洽是以百靈順謀 皇上至誠招撫
 區區人力所不能為乞卜修祀用答玄恩文華
 等功次待優賞擬賞 上從
 之降旨旌功令便文華還京
 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總督尚書趙文華至京 初文華等出兵臨至
 是編經役加徵稅租徵罰苛索扣除京幣迫脅
 富民控釋山蛟據括公節金寶屬書以日計其
 為軍旅之用止什之二所徵屬書以日計其
 應貢山東山西兩南比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崩
 還運不去往往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
 始有 始有
 始有 始有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七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裕王第一女生

改都御史阮鶚巡撫浙福軍務

詔賜故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辛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南京吏科給事中張師載等疏修考察事宜

二月捕司禮太監李彬下獄論从籍其家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亦異

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勝犯常樂堡副總兵陳鳳迎戰敗之詔賜官陰祀

勅禮部冊封皇女為嘉善公主

以總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賈應春為南京戶部

尚書

擢吏部左侍郎孫陞為南京禮部尚書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備倉從之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龍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史 3—31

轉掠場烟山刺刃鎗斃官兵禦者當清逐薄
水竭失及城守又進犯入縣劫掠已而出石
紅龍聖之皆敗或賊逐入縣劫掠已而出石
果起時臨縣復及人之達突犯四城不說
分衆犯境河及人縣治縱火焚掠
面以逐出准安府人安東城城
嘉善公主下嫁駙馬都尉許從誠 從誠保定府
詔發太倉銀三萬贖州修邊 從誠保定府

六月詔駙馬都尉許從誠于後軍督督帶俸給
歲祿二千石 勅以湖廣貴州省撫按督採大木
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十九兩

留留之 置探珠 廣東探珠九十萬有奇

七月海寇王直就誅 宜冠峯港宗憲欲戰而
不獲乃力主撫議擬總兵官盧繼祖行來有罪
盟誓堅約自係官以節督置司海山通互市
信之亦自誓言使肅清海賊遂與毛海峰葉碧
廷挺身來見宗憲以資禮遇使稍懈為其屈王
給與夫肩輿出入復出薪木肉餼其屈王
上然不取悉其故大燭沮然不獲已縱其去然
使叔黎黎可誠且諷令少緩怒是則賊之去然
其實欲除患而顧前盟也而將歸責于安宗司
按察司費之乃遂極自責歸山宗憲從以爲
已功謂招納爲收計非本心也 宗憲從之加
意太子大保餘爵賞有差然有就其而三千
人無所歸蓋志恨請我不足信極之不
復來矣月散掠關越淮揚爲禍更慘

八月進徐階少傳李本太子太傅

議更奉天殿名 上諭輔臣曰殿名未定自巳聖
何取富因言讀 聖諭仰觀 聖德不知 皇極
居謙中之其然也聞有記曰天子至尊無上
又曰人若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其出於
言後世莫易又書言天命天討人君官一歸
于天 皇祖嚴義或出于此此恩恩制已久
物禮官集議以俟聖裁 上曰朕解奉天二字
甚正聖賢所謂謂非是惡鳥之則逐禍禍日
匪承恩示未可鼓之氣我先代廟有言若心
通乎天心天以人君奉天百爲萬司號奉天者
豈止刑罰大事檢讀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在
此然于已身主之終未安也 皇祖聖德初建文
自作人等今以奉天者以人君受天命局之
聲基之勅名曰奉天者以人君受天命局之
敬昭昭以示後世然既以奉天命名是吳天
殿名 上曰會議已明候至期奏 上曰
殿名 上曰會議已明候至期奏 上曰
殿名 上曰會議已明候至期奏 上曰

詔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削籍爲民謫其子錦衣千
戶釋思成邊 先是文華親視上河關之役還京以
金二十萬西奈沐沐一具就嚴關之役還京以
部之而文華官大可空如少日職以與繼任
不相容世番思成以中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旁時二殿大工方興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朝門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
理朝門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
銀草遺文華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候官

臣 皇天眷民新作明堂而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禮未告于玄極殿及大高玄殿百官皆親視焉

十一月詔以災傷免山東濟南東昌兗四府縣稅糧如例仍命有司加意賑濟

遼王獻大木七根銀二千兩褒王獻大木十二根銀三千兩各賜勅獎諭

重修大朝門興工

賜故應天府丞朱隆禧祭葬

詔加賜故王事史際為太僕寺少卿任其一子

十二月雲南左布政範道明進貢石計一萬五千

八石枚

工部尚書蔣璠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冬無雪

附錄 給事中徐汝璈劾戶部尚書方疏等語

詔止軍門納級

詔嚴捕妖人馬祖師

以刑部侍郎潘思為南京工部尚書

詔以冬寒暫停山東保定山西採礦

金銀玉莊略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二十八兩

戶部奏千戶張誠回京時一歲先發賂入各礦

金銀玉莊略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二十八兩

戶部奏千戶張誠回京時一歲先發賂入各礦

金銀玉莊略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二十八兩

銀九百二十八兩山東金八兩五十二兩
一千一百四十三兩河南銀一萬五百兩
七百兩銀一萬一千二百兩
雲南金四兩銀一萬兩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詔以天寒罷河南採礦召主事沈應乾千戶李鉉

回京

陝西西安鄂縣民王金獻芝山一座

一本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校本名曰山

應萬年芝山以祝聖壽上祝壽之

此錄詩火任少卿李鳳毛寺俸

寺火排天來

給事中張學顏請久任督撫非六年九年以上勿

遷

諸卿既歸有缺必推及督撫若督撫歲久不

遷而資望淺者乃得躡蹀督撫俾速化之心

出入均勞之義非定論也第立稍加

督責令毋貽患地方凡詔如議行

命戶部督催廣東年例香料

二月賜嘉善公主薊州牧馬草場地二千五百九

十五頃

廣園大同右衛命發帑金應援

時大同自納庫

歸撫松素之後

勝園因且急者蓋製造路梗事烽火斯絕總
場順上書告急副總兵尚表遠選入右衛屬
速銳團之救軍經月不歸突接衛史路楷本
右衛城中飢寒而食折屋而憂勢甚倒懸宅
旦夕上聞而大駭命戶部發帑金十萬兩
遣才幹司馬督運庫之時度文告體尚書
羊受候不如所出請令工部核撥分赴各
本部以濟之工部責銳等謀國不思明目
純謝罪請先發太倉銀五萬兩及紫州關城
倉押圍客兵米二萬石豆一萬石兼程運
大同以資

捷繫楊順路楷于詔獄尚書許論刑籍

楊松松債未歸總督楊順納之上某振以爲功

已而德答家松松急順急上言勝勇回欲

勝朝廷歸之未及失德答于黃白吉點勇也

官以振救入丘富易挑松松債順信其言以

振之而位當竟本督順楊順納之乃上言

振納路楷其事命事中吳時來問之乃上言

差兵如松松債未歸此不過路楷之一婦即

功以請示京師及關廟會來集又張皇散

唱以行七千金路御史楷楷遂箱已歸其

也乃朝廷歸之而松松債未歸其

然則朝廷歸之而松松債未歸其

需耳兵部尚書許論刑籍

上之戒上怒命道官校逮繫順指詔京下

錦衣衛已而制禁為民論亦休回田厚

南京

三月召起復楊得兵部尚書

明上乃思楊得

御宗憲

命兵部尚書楊傳。出督宣大軍務。時大同右衛

者以爲非轉任不可。上特命傳。出督宣大軍

部中位以待之。于是乃命刑部尚書鄧遠斯兵

總督浙直胡宗憲。獻白兔。時宗憲得白兔于別

賀表。此獻之大學士嚴嵩

巡撫遼東都御史蘇志臯。別籍。給事中張鑑論

初。稽爲民。聲言伐虜羽檄日十報下

大同右衛圍解。初楊傳承命宣大徵諸鎮密

將至乃引去。牛標尚未與虜相幾。四閏月。督志

威聚威守不脫。傳上其功。優叙之王。德義外奏

爲立祠。諸蔭有泰將周現者。往來虜營。相結納

將別其狀。疏職自是人人必。疏思自誓。矣。傳因

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臺。二十八

有餘所。潘濂千餘里。五旬訖工。上大悅。加傳

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時久旱。木欲立植。上命齊祀

五月大雩。乃雨。高玄。初雷電交至。劇雨霑足。詔

初除進士于邊縣。從楊傳請也

命留兵部尚書楊傳于宣大鎮。先是命傳總

假傳事。惟令其專意綜理。不必還朝。上以爲

然乃命得

倭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歿之。先是倭千餘

丁壯。亦城寨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咸歿。

百餘。亦頗有損失。乃引去。賊據率兵攻倭千數

境之。鴨山果勝。走

六月詔發工部節庫銀十萬兩。丁各邊修造軍

器。陞兵部侍郎汪東。爲督餉。部事卿。勝回部。辦事

以宣大二鎮兵荒。暫免居庸商稅。

七月詔奪總兵俞大猷等官。初總督侍郎。胡宗

降王直。及直至下。總督李遂。絕與。遂日。手。妙。生

列。加。洲。山。阻。峯。港。而。牛。官。軍。四。回。圖。之。須。類。在

輸。獲。而。賊。無。局。矣。年。我。兵。莫。利。先。移。多。陷。汝。者

時。新。倭。大。至。上。奏。降。敵。有。趙。宗。憲。及。時。平。賊

宗。憲。損。得。罪。乃。上。疏。修。言。水。陸。戰。功。于。是。言。官

極。言。其。欺。誣。升。初。失。事。諸。臣。乃。福。澤。次。獄。及。余

詔。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理。薊。州。兵。馬。

大朝門成。時奉天殿成。上命改

命立承天府元祐宮紀成碑。時御製碑文成。乃

汝王祐。梓。慶。無。嗣。國。除。時。上命。紀。定。侯。景。進

西死上嘉不。時西苑獻嘉禾五本。上

總督浙福有謀侍郎胡宗憲復得白鹿于齊寧山獻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條上邊務八事。日者兵

用勅巡歷明陝守邊大器肅清

九月詔以曾子五十九代裔孫質粹襲為五經博士。

冊陳氏為裕王繼妃。妃生貞陳景行女也

是為仁

詔停吏農監生及武官加納事例。

虜寇遼東。時大虜王又出塞黑石加諸部十餘

信代加將上泰將左副學走之又寇諸部諸總

兵方等擊走之又合衆寇掠內諸塞總兵歐陽安

中軍張倫賊走之乃拔塞而去。

以翰林待詔尹樂舜鄭守德潘靜深為禮部主事兼官如故。

兵部郎中唐順之還京。先是順之本命周稅則

執事少三萬餘人凡一幸未練防以徵發

各邊因上言昔建先武以備陽突略定天下

備戰勇悍而唐順一道常處河北京師其

敗馬朽甲終戈使唐順劍不齊故往手

成之變及近日上諭之遂至王近微豈遠達

廷固以禦之。乃鎮兵則量而不理誰之咎也。

前總督王所總兵歐陽安繼如馬等。俱宜

職事之。上諭旨日該鎮鎮兵至三

不補一卒不練督撫所理何事兵部從實

以聞于別備兵部事。三臣既實降罰

時巡撫馬臥已罷去乃命降總督王時安

用。

十月命太子太保魏國公徐鵬舉守備南京兼掌中軍都督府事。

議練邊卒。臣等成後廣思日進諸兵不交

復不替即就耗散前事者起是議各稱本

當城徵發什之六七上從之勒各邊守

成卒多要需不任戰勇為練費數萬金而邊

之徵發便如故也。

總督浙巡侍郎胡宗憲請辭功賞不許。

柯梅宗憲督兵討之不能克制京御史李綱乃

追劾宗憲。詔王有勞。遂按浙江御史王本

國南京給事中劉克誥亦劾其老。師縱盜

功賞請行也。奪宗憲日。上曰。卿討獲賊

人所共知。特以獻。故。人。即引。罪。事。官。卿。耳。卿

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濫。不。允。辭。引。命。兵。部。郎。中

唐順之。往。浙。宣。撫。

與宗憲。密。謀。剿。賊。

廷固以禦之。

前總督王所總兵

職事之。

不補一卒

以聞于別備

時巡撫馬臥已

用。

議練邊卒。

當城徵發

成卒多要需

之徵發便如

總督浙巡

柯梅宗憲

追劾宗憲

國南京給

功賞請行

人所共知

宜。竭。誠。展。布。

唐順之。

與宗憲。

廷固以禦之。

前總督王所總兵

十一月詔速察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松江府同知劉敏政吳江知縣曾一麟請京訊治

松江會金山屯亂政謀毒及直松江城下火之方解時崇明成憲亦以索餉不獲縛海防同知周管署印判官薛仕因之教場數日給事中蘇景和謂之乃上疏劾折遂劾食聖者查與變狀因言敏政一麟皆折所屬吏三人相與濟惡殃民入獄上怒命速察訊治法司官行寺貴徵賞辦乃命降折敏政調用一麟為民

詔免山西平陽太原二府夏稅

詔諭法司恤刑上教諭三法司曰朕承天命處絕於恤刑以爾治富則可致協氣休祥自至否則紅紅氣災降敕生近來同民飲者理運不

明律法不通任事作威深文嚴獄而貪賄賂聽便例是其不顧免抑是何心與耳湖廣安陸縣切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母又被拘情無所告遂至朝鼎以一雄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為職當思欽恤都察院遍行天下撫按申飭有司各改前弊在案上稱亦無保釋候地神明昭鑒在上稱亦無保釋候福子孫如不奉命必不爾違欽此

裁革光祿寺費上以多疑有便後仍論內閣口即今兩省大吏省轄地僅十餘官中軍費二十年餘朕所用糧品悉下料無從知老下所出也大率土滿日臣聞在宗時每歲銀二萬四千兩而彼時該寺歲用不過二三萬節年積有餘銀今乃三十六萬其侵蝕情弊可知臣

上諭舊規則諸樂可專上從之命御史二員片議裁寺諸費進覽自是歲以爲常而經費

給事中魏元吉等疏救荒四策一賑濟久請令遠東彼此乞捐各從水陸之便一籌蓋稅請捐通山海關往來商賈復稅一開辦賑捐賑濟各處賑大總共從便復稅以四分給官賑賑濟之用一議引銀每引請至銀兩止稅限二兩於官報即中補給

總督宣大楊傳請築大同邊牆宣大兩防拱衛以處堅久治安之計約需月銀二十九萬半擬千本鎮年給以內帑之下所司議兵部言大同自併墩之旋與前三邊之斥逐漸築塞外之防而堵之藩離不固遂至胡馬長驅邊陲近郊辦事之不遠後事之鑒也傳所請工鉅費沙鐵數遠達圖宜務汰倉銀十萬臣等兩本

已未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前軍都督府火 詔率軍都督府事吳公張浩

詔賜大學士嵩死疽出入乘肩輿 嵩安會爵及銀幣半酒仍宴于禮部 徐階言嵩年八十不朝

詔稱享瑞州知府朱以方于旌忠祠 先是正德

鎮一歲中陷

存在田田軍軍專專勅勅訓訓番番守守等等分分領領保保禦禦抵抵護護陵陵養養

兵部言人衛官軍輪班歇期原係舊制若重疊
官軍輪班甲位令加操演事一錢院不許別議
其春秋二班軍番休者遇缺候軍門請遣人

詔速浙重總兵俞大猷訊治

先是浙重總兵俞大猷訊治
一手所後諸將移築南樓建屋而居閩中大議
謂易成於前而難於後乃上言舟山餘孽
勢易成於前而難於後乃上言舟山餘孽
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速大猷訊治閩人復大
罪謂宗憲嫁禍大猷于是南京御史李瑞初宗
憲殺其二大罪瑞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有誦
獻以目掩飾

夏四月上禱雨于雷岳楚屠停刑既而雨羣臣

表賀

倭寇掠通州如阜松門等處

之役人為南

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參將劉

裕王長子薨

時嵩言廢王之子曰世子今石

于典禮為合于是

上命追封為世元

巡撫貴州都御史高紳討普安亂卒平之

初普安衛安南所屯軍李朝平張梨行劫犯捕
殺入威毒川貴者且七軍至是昂牛車匪九人
就擒獅寺以聞及解貴州軍民辭少多係川湖
流民生事宜申明保甲以稽土著上嘉紳功
賜金行賞

以唐順之為右通政

命視師浙省至是順之

薦其有文武才宜絕格用之時

建右通政仍司憲經畫軍政

五月倭犯福清等處

時倭犯福清等處

詔逮侍郎王忬于獄訊治論疾

忬所陷成林

之悍甚而其子世尚管從繼盛其又為徑紀其

將唯唯不欲以并請順之還奏謂銀額年減少

三萬餘人民去一半未練仍以徵發處各營高

聲言當重置要密奉祿責後波上從之初行

實以鎮卒選練不任戰雖無益而諸隘迫處

不得不欲於以為固然不敢擅無上練兵十三

事請以三年為期每事日何首略而今計也且

渠商欲三年期及溪河之修舊築官宜知總兵

善軍營之威嚴以推河而都御史耶思繼後續

行日政府以通事重不該因若行且縱者歸矣
盡目按劫去行信之果請放歸鄉鄉復為草莽
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抗而折復自請歸蓋
免劫行而逐之格亦信然戰乃上言自請歸蓋
任事負主上恩當嚴為待檢即歸行速行
上從之乃遣官校械行至下錦衣欲考訊諱
書既具並番復前主所叙功次上之明部諱
焉向書鄭維楷行得不從臣擬議成奏上
上降旨曰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今從重擬

至乃北午邊外御守衛不設

詔改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楊輝督餉遼軍務

初輝在宣大有首守素雄塞外屢謀侵擾輝計
去所別上修邊四事費半功帝上嘉之于是
丁輝罪擊乃移傳總督前邊時方盛夏唐關命
輝以采額等屬亮爭邊事不為我用乃約東諸
帥同時舉燧燒楊旋奉旨履至山海瀋陽
餘里巡撫連天政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鬼
報虜虜大震意以為表其頓挫
益連販為堅壁不敢塞下

詔更建玄聖五龍亭

京師大雨

以陶世恩為太常寺丞

戶部尚書賈應春以疾乞休許之

以南京戶部尚書馬坤為戶部尚書

詔遣官存問東一真人陶仲文

雷聲奉先殿門外志燭西

七月初命大倉銀庫月報出納之數

巡視太倉銀庫正月內貯銀七十

望上一聞光祿總督月具揭報嚴者三外之
況太倉庫不止如光祿所侵月者亦令月具四外
出入之數自當畏懼擄節而所有不實說可太
倉銀庫月報
出納自此始

總督鄭遠保定尚書楊輝疏條邊務

依每秋彼此敵報獲急互異宜令遼東總兵楊
照于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守前屯一帶一遇
石門燕河二層有敵徑自入關應援至于沐西
黃花一帶極富衝要且平居肅清保尤重乃當
嚴行宣防總兵李贊亦于秋間移守懷柔如遇
賊西有敵驍人召備會合劉兵併入剿截賊入

金星書見

南京禮部尚書閔如霖卒

詔賜潘世子程堯書鎔放一箴

詩恩紀金存堂詩四書大全大學衍義各一節

八月巡撫鳳陽會都御史李遂獻白兔二羣臣未

賀

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剿江北倭于劉

家莊敗走之

兵四兩圍之宗憲遣劉顯以錢三千餘米焚之

比將土調功在堂處應為顯所換實有言
總督御史李廷選工卒不和乃殺江此近悉
之顯軍政既一送刻期進五顯率所部先發各
官選將進藏火衛壁自辰至酉賊圍加嚴奔
夫逆擊之先後斬首
四百餘級賊衆盡殲

詔發大倉銀遣官賑濟遼東
諭旨遼東全鎮被
災三歲不登乞如大同右衛例節餉大臣大倉
內帑金錢以拯此一鎮生靈昭危之命上獨
有是命

原任刑部尚書何馨卒贈太子少保
奏明以人
有古大臣風
上諭重之

九月刑部尚書劉詠卒
諡昭慶人故向普學士
武廟有書以學國號

總督前遼向書楊傳請借通倉運糧以給遼東從
之
傳上言遼東災傷已極召羅其銀乞將加運
通倉運糧俾泊天津者暫借人七萬石由天
津水運前州以達山海關額餉陸運至各地方
給散其府縣則以賑濟銀兩提還下戶部提議

原任工部尚書程文德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德承康人篤學修行稱爲儒者命撰文不靜
臨勤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憲令制詩及
李無以贈
識者隨之

總督浙福侍郎胡宗憲乞休不許
先是總督浙
因南京御史李綱劾諭劾宗憲糾
失事獲敗實屬切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
羅宗憲乃引疾乞辭任
上諭之

十一月詔以宋儒朱子原籍婺源縣子孫世襲五
經博士
子孫爲五經博士是安而娶原子孫讀
如建安例仍以朱子

蘇州諸惡作亂
蘇州自湯冠與招集武勇市井
詐對劫白晝橫行市人莫敢正視巡撫都御史
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俱相率歛息以白巾抹
額各持長刃巨斧攻吳縣長州縣及蘇州衛
城四門焚毀署文都察院門以次次立拔去
城門
案二十七
蘇州府知府王道行知縣柳東伯李
時俱被會大將諸惡乃衝封門斬開而出逃
入太湖中官兵四散探捕獲百餘人周二十
餘人以聞
上命大立嚴罪定期殄滅以靖地
方奉知府王道行知縣柳東伯李
律論職指悔宋文正等按臣逮問

總督陝西三邊侍郎魏謙吉疏陳甘肅防禦事宜
言甘肅三回廊及中開一線之路地既孤懸而
民盡牛虎兵馬罕弱即合查界展然大虞國
備兵實伍已無虛策請將各鎮城堡逐一審驗
兵平力壯健無他後古者悉編之伍諸一休防
禦能立奇功酌量
陝西都議允行

原任大學士刑籍羅奎卒
時子汝忠忠陳乞復職
上念其舊業有疾許
復故

召總督劉達兵部尚書楊傳選部

秋畢當選部吏部尚書吳耀日宣大總督非滿

不可州部前書鄭曉日傳在宣大則宣大安在

本兵則九邊按月召

還理師事加少保

召起原任兵部尚書許論總督劉達軍務

時傳選部故

召諭代

十二月詔贈蘇松兵備右叅政任環為光祿寺卿

立祠陰子

環為蘇州府同知倭寇犯蘇之

門城門閉民避寇者不待入城城

後寇有功累進叅政失志城倭不降

名曾必死賊後以母喪歸遂卒于家

仍任一子府衛訓千戶

詔錄宋儒程頤二十代孫宗益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

詔開天津海道

先是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往來

此直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戶部議後言

天津海道近而事便當加賑行具奏奉海道

奏申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以都御史鄒應卿總理天下塩運

計處財用

竊道王範行人詣淮浙理鹽課得負額允乃

主事黃範行名上上日請法以施非極力贊

類不可其更議以關戶部請如先遣狀九時

理黃臣等則改命大臣一人往理與部司奉

理總親大率士萬鄉人也皆悍勇勞苦關

殆無法日故事諸府縣巡檢司通平一李氏

鹽法者于凡賦天者三名即名干毀其有無

販夫有捕無捕及有販夫無捕者不課其

其盜與販夫不及者下稅亦不課俱創其後

族有窮以充捕之役故鹽運無窮不課其

歲不課支一雇銀者而身置後籍不課其

往往共行私販年大利過萬兩故不課其

監探之少捕吏賴以私通販販無不課其

販夫自致刑獄至有喪亡者不可言其有司

又其增賦于民徵金作冊捕之值不復肯

以緝捕而私運其捕販販至全額不課

既而南京御史林潤劾其弊言五罪言需索

屬官親運能萬罪一受伏販販民財罪二

以唐順之為食都御史巡撫洋場

視師至長令巡撫撫洋場

一日禦海洋言樂後上策必崇于海而崇

蘇松江海督守崇明寧紹兵備暫住舟山

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緝賊入港

者以次論罪二日因海兵言職至卸不推

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二者若但坐地候賊

則今直督生賊所從入者有誰守賊賊者

[illegible]

李侍御李德裕奏稱臣凡事使臣履歷各官與
者風安朝延雖屬職不畏法欲保重名爲道
者必會同山寺二十人謀殺劉貞符斬徐徽
恭京素人上謂黃憲見全尸而外已爲失刑
所廢未始皆爲首者耳詔奏聞而復令據其
山人比於景綱調祭是充無罪

三月虜犯山海關尚書許論劄子
詔建繫祭酒沈坤千獄訊治時南京御史林蘭劫坤居官不守法狀上怒其思達賊師獄如妻挾不應免杖八十

以兵部左侍郎江東爲戶部尚書
詔求天下五色盈尺史

詔遣御史陳旌溫汝璵等往各邊修舉屯政
從戶部議也

兵科給事中王文炳請議安民舊兵絕寇之策
言通者漸宜懷恩綏寧而關原險要踴至蘇松
淮揚閩轉徙待卒所兆釋經安民之本兵諸云
以安民當兵絕寇之策部議安民之策莫若去
不急之務捐無名之徭軍意倉官擊吏舊兵之
策莫若訓練各處鄉兵至補募行伍者則宜令
車騎勇民需者則宜有司絕寇之策宜令
沿海有司按察防備部祐民所有與盜賊通者許
至有告即賞之法酌所犯銀三十兩給賞生
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立報効營衛名
色平居生非公廩有奉曹員有功此輩亦暗索
權本宜切禁

上皆然

以兵部左侍郎閔煦為刑部尚書

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跡夫人王氏諱孝

初奇跡卒時夫人年甚少憂勤育子備嘗勞瘁
及是年八丁輪違見孫育四世山西撫按官請
旌表故

南京操江都御史喻時請止嚴誅胡恭將從之

先是翁大士啟奏嚴誅胡于臺前而史藥膏亦
亦同其議至是時奏安義翰言鎮山金山各有
副總兵指揮一帶各有素精已總副副總兵已
有守推獨以至嘉祿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守
額廣德兩門戶已為有守此足以禦外至之賊
矣安慶儀兵各有守隘又有豫江巡江之設巡
視則空與防守又已嚴密此足以禦內於之盜
矣使諸軍工備防九則天聖既然而

六月 詔起原任兵部尚書王邦瑞協理京營戎
政
兵部右侍郎魏諫吉卒 時諫吉應召赴任卒于
大朝午門樓成 道命金給諫典

給事中曾廷芝條陳軍守令四事

一旌異能言 中人之情非
今宜令其按表其治行高第者以示風厲下

資格言古者用人不問其貴如鍾川雅賢則
最進位公卿不問何途此也今天下雖卑則
重因貢舉貢拔者即襲襲不齒今宜一洗
程校功官得得以資格野輕一積除除言人
忙多故是考老犯在丹今宜察其年貌以意
一又悉言各官陞轉非部致至不致部任
有買憑奸弊非致金不致致使延遲今宜
各省文憑為出京回任官員期賞以便
從之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陞陞人前入都部部新典越十老友長厚
哀感之難終身不曹寧字亦不為以作詩文專
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
不談人過世稱萬行君子云

秋七月 上祈雨于南官中既而得雨群臣表賀

兵部左侍郎石永卒贈右都御史 介廉賡賡

以同 義者所至肅然卒之日
行李蕭然家無餘儲賡賡士

巡撫河南都御史董煥疏請經界中原 時南在

欽煩急倉吏肆行水潦屬至民不堪命往生
云為益府南初得後至縣田又言關封後于黃
河千是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
開關知前官言謂如若新歲縣縣縣縣縣縣
等之策以統安地方杜過稅窮日也重兵校
為影城池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縣

八月總督胡宗憲獻芝草白龜 時宗憲居芝草

上悅命曰玉龜芝日仙芝禮部
因請議云告滿詳之百官表賀

原任戶部尚書賈處春卒

賈人籍
營長考

初設江西興安縣屬之廣信府

先是上統七關
二縣之關有橫
某室竊氏屢次巡按御史從越會請設縣未果
于是是縣都御史何運復以爲請戶部覆議
上從

以南京工部尚書潘恩爲刑部尚書

禮部尚書顧可學卒

可學無錫人先以
以陳秋石服食却老萬于
上養龍用某今官
然惟等空衛文粹陳秋石供服餌不與謝公家
事也上諭部之役
奉選部便其役

九月調延綏巡撫重威爲南京大理寺卿

時
級職私恨唐士論不爲晉萬慶陽知府孫鴻
太食汚爲楚撫程駁按李秋所劾吏科給事
中梁夢龍因奏言三臣舉劾互異師覆輒秋言
是乃部體除名調康素以厚賄節嚴氏父子反
得調南京大理
體制者益甚

冬十月詔令景王之國

上諭輔臣曰景王
府已成殺手當選
祖宗大制令國何不奉行高寺以承所司于是
吏部尚書吳鵬等請如舊制設三府官掾報同
時上春秋高國未定二王並居外邸而
景王母妃在左右好和之黨日夜慶同有
識者以爲深是勿開便幸
傳旨示師士民賜賜恩

諸兵部廢督所司則捕盜賊

時京城內外及諸
捕州縣多置牧詠

以禮部書郎中李漢刑部書郎中高岱爲景王

左右長史

殺侍郎王忬給事中楊允繩于西市

六月

上祈雪于雷官

時入冬無雪

上祈雪于雷官

時入冬無雪

上祈雪于雷官

時入冬無雪

上祈雪于雷官

時入冬無雪

上祈雪于雷官

時入冬無雪

上祈雪于雷官

時入冬無雪

上祈雪于雷官

時入冬無雪

新舊嘉靖四十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陝西獻白鹿

奏賀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海關

一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

二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它處京倉米二萬

石赴高雲萬石赴昌平通倉米四萬石赴

州城年例之數報何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海關

一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

二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它處京倉米二萬

石赴高雲萬石赴昌平通倉米四萬石赴

州城年例之數報何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海關

一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

二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它處京倉米二萬

石赴高雲萬石赴昌平通倉米四萬石赴

選有管表賀

三月京王發京師之國德安府

年王覽

三月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一官賜屬婦董侯主誠順天而于綿中以恩選

一官給事中袁洪愈御史林騰蛟吏部司屬

之職而後校外補洪愈淹滯以此籍制言官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給封員外宗臣各以食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忠
麟南京人順治初領人後居鄉之長子先細細麟
以府劉理除名雖誅起知所安以諫獄道麟
致仕在長興二十年開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
魏陶細長者自今余然不為珍誠足足矣哀感
之

以吏部右侍郎馮天駟為刑部尚書

詔申飭治捕盜失事者之罪

時巡撫保定都衛
史潘雲上言比錄

民窮多盜而有司衛所長吏及司捕者漫不為
意宜如先年河南劉五有衛所長吏及司捕官
一歲者若遇失事重大則衛所長吏及司捕官
坐以守備不設罪府州縣官論罷職其無衛所
地方則各守令及巡撫官坐以衛所官守令以
地方則各守令及巡撫官坐以衛所官守令以

一切通行報可

原任南京協同寺僧錦淮保李庭竹以母老陳情

乞于南京五府帶俸以便終養允之

五月大學士李本以母喪去位詔遣驛驛護歸

池河卒亂罷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回籍聽用

萬曆末

吳欽不加德治輔申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回籍聽用

見丁應役遂倡亂遂縛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召招撫之欽將家室定論欽于營臺東閣吏遣

京堂官領目陳崇謨調院考察去罷置人選
可于是當陞各上疏自陳求退吏部部
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率九卿任陳吏部
察院奉旨考察在京請司官罷職如例

命都督僉事劉顯提督南京振武營

營軍習成應根宜以法裁制之臣故所統川兵
三千有勇知方乞許便奏率有帖括者許以
彈壓免吏所以控制便奏率有帖括者許以
彈壓免吏所以控制便奏率有帖括者許以

兵部尚書楊爵覆言南京原無商賈請許
選精銳五百官應餘付代者有微曉顯調用

議行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屠楷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楷臨晉人入仕三十年厥立寡交然其無忤
者楷好義每遇風雨日閉門靜思諸清吏

高之

南京給事中郭斗請蘇留都坊民

付事例而公私私使者輒以片簡給者于各附吏
鼓吹坊民受累請禁抑之其應給者于各附吏

周縣均役內編派職本府差徭毋使偏累二縣
部覆從之令南京部役及各撫按官嚴行禁格

釋之

大學士蔣妻夫人歐陽氏卒

八十者不多有其示禮臣議卿與後不為例蓋
子世書不欲歸前當無以子可扶柩旋者豈可

以情告上設為兩難縣謂已老耄一日不可
無世書在側上乃特旨晉侍養令不必守制

可令孫鳴鑾高麗謝言世

奏例不祇任宿技陳陳聞

命修撰唐汝楫无 裕王府講官

刑部尚書馮天駟罷 以給事中侯廷柱劾其庸鄙故也

詔建仁和宮

詔羅總督創遣兵部尚書許論 時戶部給事中

糧處廉之甚未計之多莫過蘇州臣查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

目平止四五萬今一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殊若此總督許論在鎮二年一卒未逮而餉餉

倍往昔使員之獎諒不徒保宜專利風意大臣赴邊討議上是其言遂令論罷歸聽政以楊

選代論

秋七月 詔以南京刑部尚書蔡雲程為刑部尚

書 雲程字子雲

萬春宮成

故黔國公沐朝輔夫人陳氏進銀三千兩助大工

賜銀幣 以禮褒諭

房犯宣府分殺道入總兵馬芳等督兵禦之

時擒其首十四人俘斬十八人

巡撫應天都御史方應請修水利

四縣水利甲

于天下宜備查應修之虞分則上程縣易以次

興工河夫銀兩臣往追滿如故仍請復設水利

通判勦兵備忠臣往

來督議之部議允行

八月田官進嘉穀 時御膳室嘉穀異類同太

表賀

兵部尚書楊博疏陳守禦機宜從之 先是

自韓人限每屬邊務今秋恐有侵者其邊臣已定策以遏之韓因言九邊以弱鎮為重請自修

修六事以獻上以所奏事宜悉令施行

原任禮部尚書孫承恩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簡

承恩字亨

九月詔飛諭晉王 先是太原知府於維一在

海關張濟全活賊數千詔前處務大司馬

一問收權立論懷邪罪當死巡撫衛御史孟淮

時奏免防秋民壯盡徵折衝及虜人懷邦以是

懷德罪罪雖一執之益區淫大憲假乃勸調惟

在郡得軍民心請當之上不悅乃飛諭王毋

濫妄有干預仍下獄按御史建問長史承奉時

聞

詔修景王湖廣府第

詔給各邊火器 上諭輔臣曰朕聞屬人已久情

堅迫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岐以仰奉上天

保和之意于是兵部尚書編轉言今歲廣議

廣在酒者分人等雲以訪我蘇西之兵在東者

分也邊有以狼我蘇東之竟大意里英機句

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二、侵蝕民罪四、加派賦
州監商賈淫激受罪三、或以總辦力排令抵激

十二月詔營萬壽宮

上督黃玉照官工部卿雷禮言玉照官藏淑隆且

地廣近水非可久御萬壽宮係皇祖受命重

不基永延億載之祚及時官繕以承明春

上日郊廟謝禮成是日風藏氣爽皇天淑慝

眷與當承其重建之禮言重是御前事休隆重

諸如照工例容臣朝夕督稽大匠以京營之兵

命選京營番成

番成條上四說一言使京軍習見特縱必歷勞

告可以轉弱為強二言居庸鎮遠徽報光少即

使有微去京甚近朝務夕至視調宜大保災之

兵勞費頗殊二言言防之日本頓止番邊兵三

或一遇虜臨此夫彼誠得京兵守成便邊臣

專守古北口在此為靈聲在彼為靈用言言部

署已定可復春來緩急焉止不

王居案以耗竭糧上異其言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八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以吏部侍郎嚴訥為禮部尚書

紹起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江東為兵部尚書協理

京營戎政仍兼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楊傳請給宣大薊鎮紋種從之

傳言今年嚴霜之始雪澤厚厚陽氣漸消宣大薊

鎮屬境十室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遲遲

延時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衛日擊其苦

奏請給宣大薊鎮紋種一石可予散教石

計

詔賜宣大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寺金幣

初為天

改明聖統守條劉晉臣去至是晉臣自厲中

獨言被入宣宣已後下反其黨趙全周元

英而獲其黨文進以其言聞兵部言趙全元

黨類文而請擇日未謝上令該省自行賜文

進及巡撫陳其學金

科給事中邵練查嚴劄鎮還京

先是鎮奉

復報不實謝還不時到兵部代客出曉

或代王兵守之門官官家書食車門之

格領領成影射之風其無名死役

益權貴不可勝數皆當誦庫版入報

詔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江東與提督京官鎮

達侯顧輿輪日視操

在通召與顧輿輪日

都御史潘恩條陳時弊四事

一言近來管領

職名者獨出入之私開關津則罰難而

遺勾當既難律軍門則私家索取市

部察院重加嚴禁一言通未御史擬

會承迎赴走不暇聞有司賢否須行

及時以被會吏日繁宜勒令諸司

開立言意嚴重不可縱容汚染今

其德懷遠動止百殺甚或公受保舉

地方土物宜勒令毋過自奉毋厚私

令常例銀兩一切歸公因言有司任

錄成賦或所犯本無重情而家道豐

歲假積穀之例託兵費之名多關

亦輪較數十比追墮產有同藉沒

史 3-55

臺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募艘于南京允之。
臺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募艘于南京允之。
臺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募艘于南京允之。

方士藍道行獻瑞龜錦衣指揮嚴鶴獻王鬼仙芝百官表賀。

三月萬壽宮成。先是上命營建萬壽宮於建寧。即朱衙前之大鳩工役日夜兼營二月。成工。宮中有詩派萬壽宮太仙仙諸殿極其宏麗。上大覽工部請加恩諸臣。上以應賜恩。加少師一子中書舍人。陪殿辭不允。得即衡。提議有定。

督天節鎮勘上根餉。先是上命宣大提鎮。節至是。節上言。宣州王兵年餉不過十萬。雲南王兵年餉不過二萬。則八萬客兵不過九萬。今則二十三萬。其他充實。須不盡無而增兵之耗。十居八九。皇上令本鎮專練王兵。漸城之兵。誠務本善後之良。要在督撫著行之耳。若王兵別根全資民運河南山東。應設順天保定。從應事。慎宜責成。臣于批實立屯田。御使。

臺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募艘于南京允之。
臺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募艘于南京允之。
臺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募艘于南京允之。

命兵部左侍郎葛繼兼右食都御史。督視遼東軍情。時葛繼兼右食都御史。督視遼東軍情。時葛繼兼右食都御史。督視遼東軍情。

夏四月。上初御萬壽宮。舉迎恩大典。五日有官表賀。

陝西鄠縣散官王金進獻靈芝及五色龜。上大召授金大醫院御醫。時上諭禮部曰。龜芝非上之賜。乃命成國公。五色既全。五發又倫。豈宋希忠。恬太厚。將臣表賀。

五月。都督俞參事劉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顧。泰將俞大猷副之。時兵部尚書楊博建議。設右是撫協謀。劉顯仍令江西。北功。御史顧言。謙廣。東功罪。以問。

以吏部右侍郎張永。明為刑部尚書。命增遼東主兵銀兩。時督稅軍情。侍郎葛繼以廣寧米價。即責諸增注兵。

兩代之

詔罷選庶吉士。時止臨凡清顯路公行廉吉士

為資有持券人貨于司禮人監黃

大學士嚴嵩羅達繫其子干詔獄以御史鄭應

為通政司奏議。初嵩見張璠夏言以言體

上從之自是參過日降人言不復入前徐學

王宗茂斥諫而縉紳日絀成慶遠同歸州捕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

推府。從南都督

收方士監道行下獄論死。時嵩父子既得罪

忽內專所長生階寺監不可。上曰卿寺

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依罪厥有言者同

應龍俱斬嵩上意已執乃密語上左右

利不法事道

行遂得罪

六月廣東賊張璠伏誅。初自倭寇

舉起而廣東米甚貴。粵東張璠朝職

寺崇城督自保建官說反政據縣

上張之總督胡宗憲不難

餘萬人又聚待哺。上頗疑之手肅元輔

東南處向何宗憲果有疾否肅上言元

書傳何不遲謀賊之階以誦傳轉奏上

永陳上兵以為以兵以兵以兵以兵以

之歸寺間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

家卒在福建收剿水陸賊黨月俱

巡撫御史袁淳。諭請淳安知縣海瑞

總理天下巡撫。行那。初推劉

其妻。行。上。食。推。至。以。文。新。被。成。自

藩儲其器小民貧不足各車馬感其甚然
素知其強壯不可辱故去之

遂落

總督陝西三邊喻時條上豫邊防五事

日訓服

空邊二日視功次以激勇乃三
軍儲四日晨供饋以預冬防五日修戰馬以充

衛額部

秋七月丙花獻嘉禾

時山花獻嘉禾一第二禮
者及丙申者三十莖者

臣奏

皇極中極建極殿成

二殿告成乃奉天殿為
皇極殿及名東西二閣為文昭武成左右

總督勦遠侍郎楊選條陳秋防四事

一言順天

一言順天

孫守昌平防秋今今口最為要害宜勿勿以地

使得視敵遠一言石門切近盡輔宜分遠東

兵二千守遠東等處臨時調撥一言龍井兒

將軍石塘子應與副官唐時進寺官不藏井兒

置一言本鎮之兵功在保障宜申飭軍民

勝者悉二十三年古北口例論功不論斬獲

賊匪入老何以失

事錢選擬人從之

戶部尚書高耀疏上理財之議

先是上以財

集九卿科道議是國裕民之計以開至民給陳

議十四事曰省兵處備調遣生計約完補遺清

色糧議收放均鈔錢停外例裁銅價省供應杜

奉番議補卹議清錢災稅法嚴入上細之

初法嚴入上細之

初法嚴入上細之

初法嚴入上細之

初法嚴入上細之

考屬卷三萬有奇日承樂大典上受之每

一二快子凡屬及三路文卷左右丞丞文錄

取以出送得不致至是命再錄副本以備不虞

林學士同論德兼侍講禮學士充總校官中

允張浩正兼編修同修撰林瀚等充分校官開

書

戶部尚書高耀進龍涎香

初大司馬言人有密

以虜進

九月召督視遼東軍情兵部左侍郎葛綬還部

詔華工部左侍郎劉伯耀南京刑部侍郎何還南

京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少卿白啓常原任湖

廣巡撫張雨廣西副使袁應龍右諭德唐汝楫南

京大常寺卿王才等間住

戶科給事中何燧條陳時常五事

方士熊顯進法書

以刑部尚書張永明為左都御史

遺還

遺還

奉命成國今朱布思太祀天子國丘

祀前百執事各宜加慎毋怠及祭之日天氣和

齊屋阿登閣上大從乃論禮部曰朕仰荷養

孝有祐大報禮成代者忠孝太師餘各宜與

恩賞費千是嘉成國公朱希忠太師餘各宜與

命奉安 獻皇帝 獻皇后神几于象一官

時上思慕 獻皇帝后所以冬至日

奉安 二聖神 几于象一官以便瞻拜

甘露降于 顯陵 萬曆十一年冬十一月

于 顯陵之松樹 萬曆十一年冬十一月

禮部尚書殷士儋言在昔貴帝唐堯 萬曆十一年

太師餘各宜與恩賞費千是嘉成國公朱希忠太師餘各宜與

命奉安 獻皇帝 獻皇后神几于象一官

時上思慕 獻皇帝后所以冬至日

奉安 二聖神 几于象一官以便瞻拜

甘露降于 顯陵 萬曆十一年冬十一月

卑不足覆備下卑不足覆備下卑不足覆備下

借之節年所獲不盡不止戶部但有銀兩

知將來不計六十萬而盡也又有可損者

米產益各傷及于水取盈百萬之數皆於建

商於進電臣恐復業若一以逃亡者數十人

急欲絕不嫌于此矣乞勅戶部仍下都

併蘇南寬察起可以經久既戶部下都

爲然

倭寇攻興化府陷之

初至先犯邵武殺指揮

我連擊禦寇遂攻玄通所城及寧處縣入之

倭寇抵興化游賊浙江來將破建寧府兵擊之斬首

倭首福清東曾洪登岸應兵擊之斬首

克乃命兵將城下圍之且歷月至是

羅賊保其地夜以布梯登城入之開門

羅賊保其地夜以布梯登城入之開門

言各邊
所補

漢令貴行于士卒而後可貴其禦屬近田如夫
猶戍各陰求嚴將之短浮言藉磨並惑親曉甚

之旌仍令王客兵一體訓練梗令者並以軍法

撫臣戚不與聞。自今主客糧餉宜責官糧。郎中
叔敦兵部召買年終彼此席勘。仍于寒撫

勅中漆載催徵屯糧事宜著爲令從之

日博新盤戶口田精之

擢廣東程鄉知縣徐甫宰爲食事。

補巨履林朝議
有功故超擢之

癸亥年清四十二年。正月。

上不結駁。

御史姜倣進所訪秘法書。命晉覽。

勅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鑑兼督營田復設兗州府

菅田同知二人。

廷杖御史凌儒爲民
儒陳時事舉吉水羅漢先
等皆連年重望乞早旣錄

命棉衣連至午門外焚之，創籍去。

石良遣定國公往祭
監張方以進
上悅宣諭

寺守臣及供奉園陵者各賜銀幣有差。

諭補閣臣。上諭問大學士徐階同官可增一人誰堪其任者階上言知臣莫若君。

皇上聖明天縱臣才品寡邁聖鑒州此首信
萬地近不專在有材須得平正謹資者乃不獲
結實。上又前日。中丞崔有堯與

藉債事 上又諭曰知目雖在旁必助 人焉 又上言 焉才足輔政 皇上用之

未有不可。乃嵩枯寵而驕，宦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之貪狼。又特異常人，致負聖恩耳。昔堯

用四凶後加放廢。大祖用李善長胡惟庸終
以罪誅。皇上之于嵩其與帝完。太祖前後

合轍者也。茲乞解自宸衷。臨旨宣讀。以強
理。以崇主權。上又諭曰。因凶惟庸之類。非堯
與。太通之不即。尚且如此。後世內萌。安及萬

一、萬罪非在聰子。乃縱之病。因戕民耳。階又上
曰。捧讀 聖諭仰見 皇上聖不自聖之心。其

然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此和人所共難也雅庸張綱則腐凶極矣

有人以愛之深情厚意自有人以妒之末用者

不至應進。已用者不至待命。不下堂。而高知天下之情矣。嵩縱子病國戕民。誠如聖諭然。

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此之甚哉。故曰。有言必
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

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利在天下否則臣下受其利而不利歸朝廷矣臣爰朝廷重干爰

身故輒及此
上嘉納之

巡撫順天都御徐紳疏條驛傳事宜。一議通審
二覓積通

順天驛遞之後故事十年一編今民間苦其煩

通欠數多宜令係小民者蠲免係所司侵厯者究治往因變儲告急令天下如解驂通銀兩銀

已輸官而小民供處如故。是重困也。且祛其貪。

史 3—61

順天府屬諸縣屬治中興理今宜申明曉諭
令以時巡歷上尤其期後諸議而以知縣
銀兩令部再議傳復證言軍餉不足則土氣
而國家之藩籬不固縣傳不通則行旅而國
家之氣脈微閉二者均非細故即如昔年加
利平軍餉者十之一二官于驛傳者十之八九
大率各處徵解部多者八九萬少亦四五萬以
之供遼九牛一毛耳至十餘傳則十之八九
馬九缺近者使破興化通票以驛馬不時應
遲延四十餘日始得至京則駭問從大臣與
紙尚書商權往復諸議皆期以爲遲遲錢糧宜
從舊規而與地方供應而後可以其詳報聲
之從

二月 詔旌表故文思院帶俸官呂陸妻周氏

詔賜總督宣大山東尚書江東等銀幣

移廣中人口較一千八百有奇諸錄諸司功乃
東銀幣銀兵要應縣縣將張誠守備義各
進一級餘

三月 詔修鳳陽 祖陵

御史毛樞奏言一城工費一切取民今地方兵
備大役誰干並奉命先營 祖陵其楊王墳
額壞已久役巨費多請

詔以禮部尚書嚴訥爲吏部尚書

詔調浙兵千福建

巡撫浙江都御史趙朝然因
上言曾有募兵參浙之烏義

人夫福庭所以政吏者民吏爲兵其爲害甚
所由來漸也夫治監之費不得不假于募兵
人上者家乃極廣便化爲兵兵化爲民可
今天聖浙之民以極闊之急竊爾夫浙之爲
也清自今一意爲練士皆使人皆可用家自爲
定息則爲兵兵募則爲農農散之則兩有歸者
不擇已而招募亦必先本有資額者
不得卑泥一力以疏禍本上策可
從之
詔設湖廣黃安縣 黃州府 黃安縣 黃安縣 黃安縣

工部尚書雷禮請審編商戶役之

舖上納比者往爲役實而各監局所派役役
有難於爲者奸商官上以故金索之賄而役
給乞者臣等一切之苦累商戶之實重通融
均派納輸各監局不消錄奸商勢官利其間
民民不至流亡而上

御史王大臣奏進法秘書五種二十冊

懷慶府天鼓鳴有石墮入地尺許

以吏部左侍郎李春芳爲禮部尚書

夏四月致仕大學士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稿文
符及各宗法秘 上優詔答之仍賜金幣

如嵩之致仕錫也至南昌值聖誕即銜柱宮延
道士田玉等爲上建無祈稿王自言能書符
詔嵩嵩之良驗會 上遣御史詣
法取書乃索玉所書符符上之

西死玉鬼生子廷臣表賀

廣東進龍選各計七十二兩有奇

詔重修興都志

時禮科給事中任紹請刊定興都志言今之興都舊志二聖

永冠爲 皇上號震之地即我 聖祖之中都也乃一統志則列安陸元年纂修典志寬以

休載不合未見成書便 先帝盛德 皇上大孝聞而不韋之下禮部重諸纂錄凡昔所未備

今所宜錄者纂修志書仍增入一統志以成一代之盛典從之乃令吏部中書至府爲副總裁官

右諭德張居正侍講林瀚修撰諸大

援據討吳可行爲纂修官開局編纂

副總兵戚繼光督兵大破倭賊于平海衛

是後也 斬首二千三百餘級焚及傷及壓匪溺水死者無算繼所募男女三千餘人復得衛

所印十五顆自是

詔贈興化人畢諸臣

贈司知家世爲石泉縣徐九經訓導監學類爲太僕寺丞各陞一子爲國子監

恩克部于善張瑞

雲南進礦金礦銀

金計四百兩 銀計一萬兩

刑科給事中李瑜等條陳問刑之弊

言爲者刑罰計五百餘人臣等有詳議奏多相克抑問

官使時抄於未見該部一休議行國家設大理以審獄蓋仲以天下之平近聞該寺處因非不

斷有參駁荷見該部執均歸以無詞復之甚至

聲詞已付廷議謂該部有出入輒復追改政休安在否然審屈顯請特勅該部失心審議大理

御史奏徹進法秘書十七種一百四十二冊

五月復逮繫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

是歲人許京官復有

詔陸參政譚綸爲都察院右食都御史巡撫福建

浙有

六月詔釋通政參議胡朝臣于獄令爲民

胡朝臣爲通政參議胡朝臣爲民

方士趙添壽進符法三十六本上悅賜冠帶

廣東金爭徐甫空平程鄉賊

七月不用

諭令申誠有司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朕今思

達明朕之類終不掩首諫事上之爲之也

上之爲之也

上之爲之也

上之爲之也

上之爲之也

上之爲之也

上之爲之也

旨 祖宗治國本極嚴明使爲因者不以利害蔽其良心止公然達使臣斷民若此出在群臣如干天憲而大臣不能領率百僚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矣詔在吏部殊有守志除邪恐請託既絕不免悲訪仰祈聖明王特旨上嘉納之

總督京官戎敗鎮達侯顧寰疏陳京營事宜條上六事 一曰精挑選之法二曰校操練之實三曰

車之用六曰預器械之設兵部議覆 上曰京營條戎敗之本選練事宜務從實等行毋虛文

廷臣表賀 西苑龜生卯五守者以爲壽徵 上喜遣告太廟

八月嘉禾生御田 時御田生嘉禾一莖四穗者三本三穗者六本兩穗者八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得白鵲以獻 南金言

詔加御史姜儉王大任俸一級 以訪求法

賜致仕大學士嚴高李本金幣 本名表賀進帝

詔分定南京操江巡撫職守 時兵科給事中苑

各名信地後因使悉從以原屬一巡撫者亦屬

之操江以救二巡撫得以諒其勤干他處亦以原非本屬以資調度之今宜定其地以巡撫萬一有缺有急則巡撫與操江分力應事休亦爲終終上令行之

虜犯遼東總兵官楊照追虜于塞外來之詔贈少保左都督賜諡立祠 初遼東自皮子以後遼垣

爲計奏奪其官繼後者惟務苟全遼事戶部心危祖無都御史吉澄居恩 上諭于時三

丁里天明爲虜所覺中流矢失補衣幸賊賊

癸亥 裕王第三子生 萬上言臣年八十乞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史周如十上言

令總督浙福福都御史張臬致仕以河道都御史

十一月詔以兵部右侍郎史溫景葵整飭薊州邊備

劉憲總督薊遼角都

聖意。上謂臨江與帥。無他私。亦不動賄貨。捨必吏之階。上言。徭使格其來久。到訪至都。未獲破去積習。遂使明特諭論。夫。約有所。獲破去。積習。遂使取階間。一白。單主。推。見。明。告。下。及。外。不遵奉。如。擲。行。至。經。年。徵。錢。致。效。則。則。禁。私。餽。以。單。章。是。主。權。不。卑。也。一。定。國。是。臣。于。孤。寒。士。夫。以。重。文。巧。諂。爲。有。才。而。誠。恐。是。以。爲。拙。以。乞。勞。作。爲。風。方。而。動。販。者。則。美。以。爲。流。以。容。奸。比。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諷。以。爲。生。事。甚至。以。謀。圖。爲。託。託。以。恤。民。爲。廷。地。者。時。而。能。撥。衆。之。心。營。謀。建。立。多。事。故。而。副。失。而。接。外。之。心。營。謀。建。立。多。事。故。而。賢。者。有。所。待。而。爲。等。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爲。于。政治。有。補。失。上。當。恕。其。已。往。而。戒。其。其。主。名。論。之。于。是。階。上。言。當。恕。其。已。往。而。戒。其。將來。過。官。犯。者。必。罪。不。赦。又。中。嚴。雖。罪。之。狹。比。是。根。而。敗。國。失。機。之。

里建大御宮成

任吏部尚書閻淵卒諡莊簡

湖鄆縣人也。舉

識者
有古
珠璣遣使入貢
遣陪臣鄭鑑等入貢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朔

上不御懸

京師大風

天恩示其慎承之令嚴修邊

召以湖廣布政使自強爲應天府尹 不屈

詔賞還東鄉舊將吏遊擊重一

元寺禦之虜遁

增築京城永定寺七門堽坊。

言平易悃

二月和事。曰。王作。則事廢。而民多玩。揮霍卓犖。

吏換之以才當之以才

則更張而民必懷之錢才易矣量地准食
近歲考察大名府屬以遺云者居十之一

必擇才力有餘者居其難而以不足者居

若考績時必于難者求之怒而于易者責之推陞時必使難者而盡之嘆而易者

者量其故。盡天下無不可治之地。亦無不

入報可

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殲傷九礮之

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賊下賊敗趨同安
光麾兵追至王爺埤斬首數千級餘衆奔

之蔡不崩繼光督兵入賊巢擒斬數百人悉平殘寇得脫者流入

廣東界掠魚舟八海

卷之四

並值西苑如勳輔臣例

詔禁宗室私置田宅

時周府違例多買田宅宗室臣以聞詔各王府于邸第之外不得私置田宅其貧民賣田于府者尤將田租數目及佃戶姓名報官一併備案違者以從嚴論

詔各巡按御史兼管查盤兵餉

京師捕獲諸妖賊伏誅

時京師以呂姓者以印徐人偽裝賊官給以官身約于八月間起北直江區屬聚以面大聚河南山東宣人真順等處妖人尤夥互相接結煽惑愚民不下幾萬有李楚龍居河南之濟寧一日微服兩手至日有李機衛之間不逞者難以主陸錦印率數百人以特用署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為會兵

諭約四月八日起事是月呂姓者謂鄉人有以告身二快路設藥餌一菓百姓大率士階階聚兵部尚書楊傳道官校尉捕呂姓者訊實矣聞四命內外搜捕鹿鹿處處逃匿山西久之乃獲各

伏誅

河南扶溝縣民盧欽詣京獻其孫女詔納入官賜

欽父子金幣復其家

三月陝西巡茶御史潘一桂疏陳茶馬事宜

一言陝西學童番屬而法不詳轉輾關東故民無所仰給注計甚苛宜少弛兵禁二言各衛撫撫田畝缺兩耕勢浩生宜先清倉以便宜買馬三言依馬舊制固原調馬就軍延至調軍就馬宜為重一之令俱赴平京對候馬低四言招商中茶近增主有屬不免獲清宜嚴止中五六十

萬招商以百五十人傳導班言松潘知近派河私茶往往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日申嚴入番之禁令

黎錦衣獄洗束妻請代夫繫不允

時黎錦衣因有故罪繫獄二十一人皮遊擊任給事中沈東黎錦衣獄不與熱番例束妻張氏乃上疏言父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有九蒙病侵危朝不解夕惜臣因束年長無子為妻一妻未及到京會天下獄乃招與等居旅舍歲月積勞妻病狀欲歸養則大之體將無資欲歸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懇聖恩囑賜康類樂生置一門自違覆數臣代大繫獄暫令臣夫送父終年

四月大霧

上以旱久大霧于如麻杜張及各

遣官施藥于朝天宮

命漕運總兵署都督食事黃印充總兵官鎮守湖廣以署都指揮食事方恩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詔陞福建按察司廉使汪道昆為食都御史巡撫福建

都御史譚綸以冠平請終喪許之

後人事一議將官軍中必令大將軍選善而佐以編裨今獨恃一職縱弛令兵左行而文臣四當是縱尤須才勇力亦不及乞行暫休官舉用如守備胡守仁紀總懷應廣以充之

必條而分任有人二議兵言許海臣冬以縣民姓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兵給以客兵之費

集之會省分爲二說設總督司二人分領訓練
可以專職家兵而增主兵三議設省兵與以
來未入朝廷者甚多議者以冠軍清軍徵爲陸
敵之軍不知齊戒未起無備未聞一日計是數
年之適是敵之盛也宜已徵者登前地方未
徵者姑免追併四議寬海禁五言試藝治六言
廣有司說
入行之

仙桃降庭中兔鹿生子

上夜坐定中湖樓後
樓一挑左右云見狀從
空中墜上喜曰天賜也明日復有一批降其
夜白兔生二子未幾鹿亦生二子更記表賀
非常手詔者之

南京吏科給事中楊銓等條奏考課四事

一日嚴考能言有一人之身樂則互異宜與所
舉刺之人舉者費必非此則刺者費必非此
因北師表論參差是非厥否弗吹二日嚴問
託言太時堂別序而願實否宜忽舉一二事
立見三日察官官府佐以下考令謝學進
引舉以舉深爲年老新任爲稱職非稱職可才
之道宜加意論嚴別分長庸四日減黜額言比
者競爲利枝黜汰務倍往昔非愛惜人才之意
宜稍從寬權其人而不惟其教誨入下吏則誠
記從

六月詔于張家灣置倉

御史王用禮請于張家
灣縣城置倉以儲地方

有學督之
漕賑從之

魯迷西番道人貢獅子

京師重城成

改江南總兵署都督僉事劉顯鎮守浙江以蘇松
參將郭成充副總兵鎮守江南

秋七月 詔以右諭德兼侍講學士張居正充
裕王講官

賜吳王定耀書院額名樂善

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

先是給事中李自修劾總督張汝霖奏請
願恩賜理食都李遂州崇德望望實未副心疑
氣相展布終難乞勒束洗心除腐海報殊恩勒
吏部將總督議別用進舉素知兵事者
代之嚴安據有賴 上然之乃兩代之

八月諭兵部集議京營實政

據傳上言祖宗設
營兵之根本爲重與設營甚深至其嚴安生
平詳調備後以政及及二三吏知所措從之則
當其利而不後則操生口詔宜及今防秋之期
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而後邊臣之望舉國
條十事一核操練之實言王將入營僅舉合操
未校分練宜令總閱之餘諸各自練二核校書
之實言邊兵王職京兵王今京師有重城
事勢稍緩宜于東門外設西門外二校去京城
二里爲營其兵六枝屯兵四隅爲營佐二
枝許聽近京軍調三核操練之實言諸將不和
往往心口異故是非難起宜選國提時強壯軍
士之實言兵在等練亦在等選國提時強壯軍
時長病者宜隨練隨易勿許頻選五核議論之
實六核火器之實七核步兵之實八核城守之
實九核強軍之實十核騎兵之實言不惟修
練具分而習以爲城守策應俱報之

上今移

萬壽聖節有官表賀 上覽之大悅

報韓巨昌

番選開元甲歲恒生展

九月淮安大饑

史朱綱奏蓋本商稅保給軍戶

部覆議此係國家正課但可暫借以紓目前至

不與補移之民不復當事有從聞求手竟前里

令督率所屬實心經理 毋容曠職 嚴懲

詔賞宣府總兵馬芳銀幣

方道家山州塞四百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方道家山州塞四百

石悉出過州運至牛欄出轉輸雲南

貴至是時發卒運通湖河便利且省漕糧實什

七上嘉嘉初故特賞之其餘劬勞將吏各給

以御史姜儉王大任為翰林侍讀學士

出稱還京師 上嘉其方族布是擢仍奏賜銀

幣二臣皆得法秘授下及法士唐猷劉文彬

其真故大任等皆緣遠致 寺京第以京師然

奉十月詔自今兩京京試同考仍用教職部

勿遣 先是南京御史官陳科場事宜請兩京

人春秋禮記各一八其餘奏用教官以假充

預擬浮議遂多而南京部臣至明主至是諸令

命戶部議裕國計 諸積今有歲除否惜近太倉

太倉止有二三年之儲而今歲除折耗歲計十萬省出

惟有兩萬四月米穀除折耗歲計十萬省出

裕矣民販干朱賤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便

戶部計意行之見上乃諭戶部尚書高拱

生家為兵食用舒而巴今開財之法既既

盡充蓄之計無出櫛篲萬錦衣衛恩蔭之實

不為不其戶部計支月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

而官糧諸卒止于九萬餘皆銀永官校各衛

石有以一月支月而銀錢之出數司馬不計而

實數司人不計而知銀錢之出數司馬不計而

無訓遺犯發還歸罪不在此銀錢則有一有

全支五十五里半支之例而宣大諸鎮又未之議

與相拋荒一遇缺乏即行奏討太倉如何不

民糶事本相須近者准徐諸處水旱為災十

續言翰林職親也祭大鼎

命選館所錄今選錄報罷者明年二月復當會
試已下輔臣舉行呈請罷而再錄之抑考中
人館者遇有年報不入妨外補在外遇有真才不
妨改補事休未便不若裁勸村進士發給考選
上從

十一月詔逮捕嚴世蕃羅龍文詣京考訊

初世蕃編次雷州行卷至南雄而返詔之亦遣使
潛往移檄廣州寄推官梁初密陳龍文罪文徵
知之遣世蕃家奴持世蕃書呈于天子天子怒
曰人斥車散遣返臣則表州府推官郭
某自詣監司也而世蕃聞聞廣盜盜掠掠

家父陰畜家子十餘人借之由是人心疑懼喧

更科給事中趙灼疏陳考察事宜從之

文科給事中趙灼疏陳考察事宜從之

觀將大計群吏燠因陳考密四事一定願舍言
周時小宰計群吏之治以兼焉大之官宗時必
吏舉持清白者須過必密貪墨有聲者須才必

調則廉之勸二酌降調言調以處編官降以處

不助者違而合其肆未若若降則漢豐濟均而人
主曲全三破常格言宜以功能爲殿最以賢不

人勿以爲纖四抑浮言言凡告誨者勿得受子
理卽事狀具結須亟爲窮究嚴反坐之法不得

爲先入者所
奪。諒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楊博乞休不允

刑科給事中
張岳疏陳時

宣六事曰議祿糧以安宗室辨誦僭以蠲士
公輿論以蓄真才選奸究以作士氣嚴部差以

各部諸臣皆思砥淪淩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逡巡各司條例親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

弁此其責必有所歸此言議切尚旨揚傳傳聞
之不平乃執奏乞休一上慰番之既而禮科給
事中曹東因論科場事宜一末言太亞本國與這

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謦謦故堯舜

須聖不能無吁咷四款須賢亦不能識歸于未
試近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爲之辟堦不評
小臣平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

所能辨否乎其語益亦侵薄也

江西平遠知縣王仁哲曰撈則才升國材幸

子嶺
國相本節故盜寧之子先是請降至是復
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謀分寇江閩二省

化生其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中言化已渡
擊之照連敗乃縱反間于會昌縣中言化已渡
化妻計氏聞之遂自刺化是賊盜急卒破擒之

撫臣以事聞。皇上計氏守節狀。上從之。加封府同知。仍署縣事。詔旌其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詔賑畿內饑民

無益。况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閔領。老弱者多至踐踏而亡。上曰。二事俱增。民病出粟。又

無多積本何階日衆災須無多積猶足弔此但

四方農民一聞京師出粟皆餉而至王於施
民其在外者行令撫按官一體賑恤勿論遠近
元元各干郡縣候賑勿得來京庶乎全活為多
上從
景王薨

上不豫 上久御內思成宮每有黑氣出擾掖
之諭內臣慎火旦日天祐無象難逆邪作景不
可不妨至是遂和中氣不從而極作喘喘太醫
使知之百官
奉表起居

兵科給事中邢守庭疏陳邊務積弊 前今之邊
弊未除者二事一運籌未盡周言如近歲遼東
騎竟北虜卒此擊摩定可懸也出西虜初以輕
騎入寇再以此十二月終人定不足象西不

避草枯此衝突無時可懸也狂莽常多方求
勿以張疑而望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戒之備
作北則勿從解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故明而屬
夷之傳言難據應前處後備虜可破二報功
未竟實言假為實重報功者以虜人為奇偵以
謀殺為要津要籍虎威大張倘物見軍民後首
虜者即變為已物且揚揚然受賞叙不為錄及
其身且帶官家丁一家坐費使史策解休據此
之故宜試驗武藝編畧而五雷之本兵亦不彈
御情各送應登報皆真以恩所命賊人止上
之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高拱
翰林侍讀學士胡正蒙為考官取中陳瓚等四百

上疾有瘳詔進大醫院使徐偉為右通政仍宣院
事

詔查蘇松應市鎮加派錢穀之數 時巡按御史
常鎮四府自嘉靖十六年以後加派各項錢穀
至四十七萬有奇而工部料銀不在其數
賦以復督額下戶部尚書司還等言本部會
之數加派四府不過六千九百兩今如
不啻百倍中間必有虛捏詭混請查
逐件查用余將據文冊通行追報以憑稽考
詔從之

詔頒行宗藩條例 先是御史揭傒斯言宗藩積
之之策謂宜先行會南陵王驥模條陳立宗
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原係以松月
革冗職以除素食規奔競以息趨奔拜掃以
廣孝思立褒勸以首報親祀事禮部因請兵
共疏于各王府令雜議以上仍禮本部會反擬
請上教至是集議處事宜六十七條上之詔為
一宗藩條例

三月大明門外西千步廊火 上諭大學士階曰
地他日纂修何裕常預計之階上言儲宮監左
報竣日正德十六年內外題奏及四方書文
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下
所積乃先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
然之上

上還御萬壽宮 先是命復名新宮曰萬壽宮
至是上安萬壽宮偏額即日
群臣賀

又應升不測與朕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
請時盛治傳宣不少至是乃羅潮州府同知王
化爲廣東金事鳳陽府同知江蘇爲陝西金事
辰州通判邵元春爲四川金事廣安知州張津
爲雲南金事敬濟教諭李瑛爲大理評事張石
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同知趙化陳元善由舉
以行車馬異擬從例也

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

大學士入閣奏預機務時階展講添補閣臣

非臣所當獨居事務煩多非臣所能獨辦地

馬之氣已六十有三矣思慮不惟精實說應不

能調諸事必遺忘而猶器精神不能應卒前力

何力無從上欲付之廷推以他人心際言辭臣

才無所從上聖意不如前自康康便取權臣

乃以謝春芳入閣奏贊機務時朴服闋乃

以郭朴爲吏部尚書起復用之煥慈谿人以撰

大學士袁煒卒贈少師諡文榮煥慈谿人以撰

鮮有其比至是過日醫前後恩賜廷臣

以重份爲禮部尚書

五月方士胡大順論疾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

舉敗下獄然又有元明至顯者亦傳于上其

使同廷王安敷藥物託藍田王上之藥物乃

其此製上疑之以問輔臣階階訪言其詐

不可用上疑之先是胡大順亦傳于上

欺誣去上與胡王諸偶及大順王王亦爲

定念之也遂與羅爾影者詐傳新旨以大順至
京更名初以李鴻揚于上上與來圖善及是
然地是時官中更有氣望田玉等遂以道行下獄
故有此舉欲以勤上上順愛之欲用而玉等
故清官弊非他乃上實冬官使誅余和而玉等
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擅田玉尤其本罪
是敗皇上已下聖旨嚴爲懲治行下獄有所
用此三人官事果見也不治無以戒來有謂者
爲王與狂疾者所爲是否謂上言藍田王乃
善之靈妄誕白端王意臣謂臣于詐傳者古罪
謂爲王宜疾者有在此却有一婦舍兒二年
不雨既生爲貴近受知狂能不爲罵耶但事
王與狂疾者所爲是否謂上言藍田王乃
善之靈妄誕白端王意臣謂臣于詐傳者古罪
謂爲王宜疾者有在此却有一婦舍兒二年
不雨既生爲貴近受知狂能不爲罵耶但事

詔創禮部尚書重份籍以兵科都給事中郭守

廣寇延綏以兵科都給事中郭守

六月以高拱爲禮部尚書

有芝生干太廟第三室廷臣表賀

命議定封贈之典時吏部尚書郭朴上言封贈

官方面以下限以三萬但南北畿輔地近而

史法多各有止有據據開有巡撫御史其起

者必二三等而後代者相限似非均平之

諸伯今中差漸起并絕督題薦限三次之

保道按薦等者勿勿以數不罰

查勘行行食同與與題題可

詔以進士陳經邦許國莘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元是給事中請定選館之制每科取進士每選不過三十人每番不過四五輩限年四十之內所試文字純正典雅爲尚部從之至是選陳經邦等既而改禮部侍郎高儀爲吏部兼學士教習庶吉士

秋七月以秦鳴雷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總校大典

詔以嘉禾瑞兎告太廟

時西苑刈獲丹鳳未十有七本山西陽曲縣生員鄧登高清白兎以進獻詔賜登高金帛至是遣鄧高歸

官表賀

八月詔以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爲工部尚書兼副

都御史總督河道及漕運事務

特徐仰河疏命衡督分大河

詔鑒新集

衡清自之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卒

應祥長與人皆

總督宣大兵部尚書江東卒

東潮城人在宣大

詔罷兩淮所增工本並教

切兩淮並課歲以七

邊張中爲正鹽後稱引益以餘鹽納價運司

至嘉靖三十二年用御史高國用議以各

應戶額外額剩餘鹽將運司罰沒鹽銀

萬二千餘兩給贖戶充工本增稅銀三十五萬引低價正鹽開邊仍每引帶餘鹽如列戶部則以抵各鹽正其年額凡十一行七萬六千四百餘引是歲額增三分之一行七萬六千四百餘引是多引至無所售邊商不復報納法大端不惟無延邊領而商運兩困將併商年正鹽常例切失之戶部尚書高輝乃請新自正年爲始所增工本並三十五萬引盡數停罷其運司扣罰銀沒鹽銀八萬二千

詔改景王府官

先是吏部擬奏景市長史等

爲鴻臚寺左少卿右長史潘靜深爲順天府治中審理正李秀爲戶部主事紀清賈鑑復大理寺卿中書舍人原職

修如例除授有差

重修萬法寶殿

原任總督尚書胡宗憲進稅

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卒

其妻徐氏以子自

寡恐爲族黨所欺請賜降勅如其先世元君董氏名前貞張帝綱母也番嗣與其子元吉始生

勅封董氏爲溫順榮靜元君同孫元吉管理教

行事徐氏備以爲請

九月詔以福建按察司副使姜寶爲南京太常寺

少卿

河東卒叛以協理戎政兵部尚書趙炳然總督宣

大軍務

國園藝

兵不祥之言以阻背武之譚其見諸余

之任甚難措置邊事在總督必撫兵脩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調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用錢

張而部則每稱缺三旁人則動議多費其所
自主張者惟數將官而已將帥又無權近奉

聖明爲之一處也。上振曰：將官祇推恐其難

也不啻不挂公同爲國足矣順時一處之其何爲憂之之法惟對臣言將官黑熊非詔令將官

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令

而今日以書畫之談書成圈套神之所

爲領勅之官而總撫至加覆省其地跪拜稱呼

聖鑒然使不

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
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

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屬之之法矣。

詔逮繫原任總督尚書胡宗憲下獄尋赦

起原任都御史譚綸巡撫陝西。

上其姑官所至以廉稱至是部右侍郎張玘卒

人盡之。評書面之紙子。其開元乃十三張。

與其逆于世

法而沒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有一時

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雜列戎行或演難險

奉安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神位于王夢

宮。

大學士嚴訥致仕

供用庫諸匠役不計
司禮太監黃錦等議德

一、名譽皮米

百名則一千二百石原額既是供用增添實係虛必不

十二月詔賜大學士翟鑒卹典

歷任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晚年獲罪骸骨棄
臣先乞恩已准復大學士顯乞卹典如楊一達

唐龍例下禮部議尚書高拱等言奎奉職克
居寵不驕且講筵直贊撰述之功俱宜追錄

賜祭文諡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以病乞休允之

詔重修王牒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name of the person who wrote the document."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date when the document was written." The title page is the first page of the document and it contains the title, author, and date.

知之而誠言乃修辭修辭相率進香天桃天瑤

計第二爲國計蓋巴亥迄今二十七等
日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
聖躬今

邊境多兵馬精銳而外縣無警備此其大害
一按邊疆兵馬精銳而外縣無警備此其大害
一按邊疆兵馬精銳而外縣無警備此其大害

三月詔簡汰各省布政使
時給事中胡應嘉請簡
左布政使一省因請命吏部不符考案之例將
各省布政使通行簡汰以重方折之選吏部乃自
都察院以貴州布政使王通廣西布政使林慈等四人
遺福建左布政使王通廣西布政使林慈等四人
一遺福建左布政使王通廣西布政使林慈等四人
一遺福建左布政使王通廣西布政使林慈等四人

以太常寺少卿丘岳為禮部右侍郎添註管事
先是為給事中請修承天大誌至是上諭
吏部曰承天大誌成書一親功德昭布請修
之臣岳奏註還即姑准即益特恩云其奏修
之臣岳奏註還即姑准即益特恩云其奏修
之臣岳奏註還即姑准即益特恩云其奏修

吏部尚書郭邦彥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
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務
時諒以疾
告去故
入閣
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務
時諒以疾
告去故
入閣

以胡松為吏部尚書
以掌翰林院事吏部左侍郎高儀為禮部尚書仍
掌院事

吏科給事中辛自修請檢察章奏從之
時禮部
負外郎
李德以負衣有脫誤字自修即上言人臣祇
而後朝廷之休統尊運來題委重臨體焉得
不惟九重清賢難于偏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
晦甚者以御衆誼之謂中尤非對建

之備乞勅禮部一應奏須言關事核
務符大休如違聽前科奉旨上然之
補隆大學士徐階故弟徐陳子琳為國子生
收未及入監而卒至
是復請補廩允之

五月賜吉王羽儀書院名曰崇德
給事中張士純請行久任之法
詳請
從其
請也
詳請
從其
請也

詔巡按御史劉以節等開往
南京戶科給事中
御史陳志先在巡按貪污不職并言御史劉以
節按應天張科浙江各屬私納賄學如失實過
乞革斥時志已革職詔罷其以節開往因都察
院自後御史差滿回道務加考察以証風憲
之

議議定吏部察院報名庭奏諸禮
凡各衙門
議議定吏部察院報名庭奏諸禮
凡各衙門
議議定吏部察院報名庭奏諸禮
凡各衙門

禮後吏部即中察院報名庭奏諸禮
凡各衙門
禮後吏部即中察院報名庭奏諸禮
凡各衙門
禮後吏部即中察院報名庭奏諸禮
凡各衙門

于足承明倫訓儀節未周
乃請示院察院知故
于足承明倫訓儀節未周
乃請示院察院知故
于足承明倫訓儀節未周
乃請示院察院知故

以聞于是禮部會同禮科詳議
部院請見禮部
以聞于是禮部會同禮科詳議
部院請見禮部
以聞于是禮部會同禮科詳議
部院請見禮部

四司

報司
認定每歲委官修理倉廩之例。

員同工部修倉

倉巨相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亂

時衛卒以承天衛月報確

南鄭文茂肅得其高首者統而獲之至其請斬

盜憤因大呼署學文茂父之始解事聞上巨

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于

秋七月戶部以邊餉不足請再行開納事宜三年

從之

上以久旱親祈雨于爨道雷軒越三日大雨群臣

表賀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諸軍自是每歲通漕

有申允陳諱為衛軍所傷卒時謹守制家展會

詳出解之為亂旋所傷時病月餘卒時都御史

汪道昆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李用賓聞之勉

道昆以無臣之威不行于土卒白晝大都賊雲

近臣恬不為經請改經道昆然後按治諸驛軍

命法罪道昆同蕭德潤

兵科給事中周世選疏陳時弊四事

一日治水

原吉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後來止以文

院往來塞責臣觀震澤湖沙壅塞後為馬

南大患宜亟令修治版海舉行原吉故事庶根

本委地可以無虞二曰通賊言道賊之勢起于

詔作紫宸宮

八月西苑進瑞禾九十九本廷臣表賀

擬旨南顧者御史吳有朋疏請討三集說計之

給事中魏時亮陳言安民之要六事

一計民生

今四方多盜皆緣民貧而更不恤宜責守令以

養民之責政者無接以平糶官之大德災傷之

地尤宜存遺戶以招新集免遺跡以啓歸心免

禍祥以安流移實招佃開荒土約常平養濟之

制則饑饉無虞矣二勸民行以化去俗風

三勸民學以進士

四勸民工以

五勸民

六勸民

七勸民

八勸民

九勸民

十勸民

十一勸民

十二勸民

十三勸民

十四勸民

十五勸民

十六勸民

十七勸民

十八勸民

十九勸民

二十勸民

遷授模分巡撫刑獄撫循之

請原任大理卿萬案廣西副使袁應樞成邊下刑

部侍郎鄂懋卿干巡按御史謝問時案吉家高父子親舊

我籍汝輩所不得見二百萬計古嚴急官司市馬宗等當預役各追銀一二萬應撫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遷江西豐城人笑貌豐偉博學有文才長于詩

亂之

淮徐饑命巡監御史以修河道銀一萬二千兩

賑之

吏部尚書胡松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肅

松涿州人修領于經術器貌傑然望之者如爲正人任

其任吏部以振濟廉潔實格爲已任諸司事

皆躬親理免以煩

詔逮戶部司務何以寬于獄

初上監瑞璠

不報其云瑞璠可也瑞璠係是朕今病久不治

于子前矣安能視事又曰朕仰承天眷不日還

惟安其病對如親事已進四十四兩又未家養乃

瑞璠上意強言主聖則臣直頃者瑞璠任其

瑞璠遂以進耳之言仰于天乃家養里度保客

遇恩生大怒詔逮下獄

命釋沈東于獄發爲民

以楊傳爲吏部尚書

副袞履于一似皆

未足遂改轉爲之

以趙炳然爲兵部尚書

以兵部侍郎王之誥總督宣天山西軍務兼理糧

餉

詔罷巡撫陝西都御史方新爲民

廣之惠自古有之然而有甚于茲也今豐沛之

區間彈爲河而又與都有浸淫之憂厚道有冰

凍之患河南半歲有饑饉流移之苦臣竊悲之

奈水不烈于此矣各邊將領驕驕焉主輒端避

親望而又軍武有軍之變南有土兵之叛徽

州時處有饑饉之使臣竟棄之而不顧不顧

治累者以先聲震于上而兩軍諸臣日孜孜

分憂慮也今司獻納者于以獻奇祥言瑞璠爲

利而戶部司務何以寬于獄

臣下該慶發揚中外諸臣爲公家分憂慮者無

臣臣以微職斥罰之法在今日不盡然自責

傳學強記書連知遠國書商賈勇
備錄讀成務聖聖相多各書云

以巡撫四川都御史譚綸兵部右侍郎總督兩
廣軍務

十一月詔加荊州知府趙賢三品服色俸級達溪

知縣張希範大埔知縣張孔修五品服色俸級

以賢守郡有功效有是命也

修顯陵陵恩殿成更碑題曰大明 曆宗獻皇

帝陵 先是 顯陵碑 碑題曰 恭曆獻皇帝

更如長陵碑製 上報可既而止之至是都督

蔣華調碑題顯廟殿不允不可示萬世

是乃更 今覽云

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以疾乞致仕許之令馳驛

號

十二月改四川龍州宣撫司為龍安府 先是建

史譚諭旨宣撫司北乾休休時氏不可復立宜

如馬湖軍例創建府治改設宣撫司知府寺官

之

詔設福建海澄寧洋二縣 以其地多

附錄 上諭附日沐朝 姑終不復此其當預

臣觀朝而所為竟無改過之意且其康推太過

震肅之人知有王不知有朝廷人矣今為以

達之計誠竊一服但被世守已久而難輕動也
以在嚴加巡撫以實理之者蓋欲盡分其理也
而土官官屬等近日來言軍務當歸提兵或言
此乃朝陽喉使番屬意是可想然其真出于主
官則其勢又可知矣如清才民無日然其得宜
然後奏請易之斷為上策惟未有其人耳藏人
素富多有為之耳目者苟乞 皇上勿
需罪之之意凡事不辭自古所難也

巡按應天御史宋鍾疏留徽州知府何東序

先是給事趙格劾東序不與調署為公家效力
者他宜留東序然其入下吏部尚書傳傳變
運言是量調東序寄并侯有後效仍不
以起擬以為任事任者節節從之

庚子 上崩于乾清宮 先是上不豫欲自西

政維新卷二十八 五十四

以上其後遂崩是日大學士徐階又奏大

臣修請 呈于裕王入王奏事 王舉刺其里

乃外官署衙衛聚費半以大行皇龍費吹金

奉光給報計官于宗室諸王頒道詔行天下其

謂曰朕以宗人入禁大統養奉 宗廟四十五

年幸得享福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

感朕未 列聖家法 皇考身教一途繼繼繼

厥天對天是為裕王木城與長一途繼繼繼

平機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朝謂之議又施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感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唐智風成唐皇帝位兄修令裕王仁孝天悅

者召用後者與自即位至今建官尚業諸臣

皆查照諸罪洛正刑應詔告天下使使加厲

諸凡弊政以次盡除。漸而欣悅。若吏治爲民體
諒。與廷臣各執。則見並起。而卒月。則見
事宜附從。尤衆。上章。恩禮典考。會。其。此。以
入倫。天。昇。馬。主。本。而。折。東。干。孔。孟。然。後。諸。議。通
於。微。用。宗。祀。之。儀。始。定。禮。官。奔走。受。成。事。而。已
會。念。國家。大。下。二。百。餘。年。而。禮。又。草。創。未。備。古
制。乃。悉。按。三。禮。舊。文。摘。其。疑。義。通。將。制。不。合。者
自。如。丘。石。神。分。合。正。配。之。位。以。及。凌。廟。祭。食
帝。后。講。筵。先。聖。贊。宗。和。諧。禮。皆。約。衡。經。義。而。斷
于。心。原。原。遠。三。代。而。上。之。禮。者。謂。周。興。以。來。文
治。之。盛。未。始。有。也。特。採。其。最。尤。深。下。尚。書。職。掌
榜。額。皆。取。洪範。建。遠。字。義。皆。之。派。著。故。一。議。立
議。議。及。欽。天。記。頒。諸。篇。大。地。淵。源。于。萬。姓。之。執
電。訓。之。訓。誤。而。纂。官。履。愈。在。於。目。于。任。任。有
弊。前。聖。之。所。未。極。者。初。年。對。于。政。宣。每。日。一。自
開。著。兩。宮。廷。見。群。臣。外。退。而。思。惟。肯。失。後。後
以。敬。天。恤。民。爲。務。或。而。臨。猶。恐。則。官。舍。露。積。深
且。謹。責。民。無。告。者。爲。最。樂。食。之。禮。樂。之。器
書。幾。下。罪。首。及。有。司。酷。刑。若。後。上。于。天。初。二。篇
之中。必。三。致。意。焉。尤。重。邊。防。四。方。有。敵。許。所。司
不時。自。奉。親。自。警。決。的。則。更。當。制。敵。拔。兵。得。吏
功。罪。一。切。無。所。貸。假。且。莊。比。屏。朝。氣。而。清。海。珍
民。桑。有。旋。旆。而。遠。益。青。諸。南。讓。先。定。云。親。禮
臨。臣。平。夢。召。對。西。苑。應。諸。然。如。家。人。父。子。然
終。不。少。假。借。以。威。福。群。臣。須。素。貴。有。疑。者。不。敢
以。隱。情。疑。其。試。嘗。上。前。如。大。學。士。張。子。敬。尚
書。奎。鎰。並。議。禮。百。臣。才。名。藉。甚。上。指。導。敬。則
臣。人。品。心。事。卒。如。上。言。其。地。動。威。近。待。朝。爲
時。雖。暮。或。謫。誅。澤。雨。露。而。威。風。莫。須。四。萬。里。之
知。也。

新刻明政統系卷之二十一

穆宗莊皇帝

諭諱

載皇帝世宗第三子孝穆皇太子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丁酉朔

丙子

上即皇帝位太赦天下詔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隆慶元年

釋戶部主事饒瑞干獄

瑞先以諫玄修事被杖下獄論議上在潛邸故坐釋之

命以元年正月二日御門視事

命欽天監造隆慶元年大統曆通行天下

丙辰行大禋禮于大廟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丁巳朔

丙午上御宣治門視事

冊陳氏為皇后李氏為貴妃

以大理寺左少卿鄭應龍為太僕卿

詔加大學士徐階少傳李春芳太子太師郭朴太

子太傅

舊制初即位皆賜金帛時以國祭方始是勅朕意在重其累贈金帛

是勅朕意在重其累贈金帛

錄於典有舊案駁之

以待講殷士儋為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劉書庸俱為尚寶卿加諭德唐汝楫太常寺少卿致仕

上諭諸郎官拔命各加官

詔加大學士高拱少傳兼太子太傅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

務

特以勤倫上建布十事一曰定志言陛下方臨御之初親問百出偏志不先定將上累聰明下妨政事惟堅持聖志一意主求太平此志既定則凡聲色貨利遠遊便嬖皆不足慮

盛德大業悉從後出此謹始第一策也二曰保位言自古言保位者曰帝慎乃在位曰予臨兆

民禦平治苟索之賦本應順常以萬幾載隆厚

通運深宮無聞人所莫察若上常鑒觀經籍

德應之災異之見引咎回之四曰法祖言

太祖肇造鴻圖成祖嗣成太祖其書訓立法

仍勅中外諸臣一切遵奉如故五日愛民言

省非正之費停不急之征蠲食祿之吏蠲煩苛

之參萬然與天下休息而聖惠又念念在民則

以安長治術無出此六曰崇儉言大祀乘輿

服御以銅代金成祖所服衣冠衣冠約自崇

始悉從省約凡宮中奇巧之玩無名之賜一切

罷之七日擢推言凡朝廷大典華人才大建選

宜悉與大臣參詳可否而臨以明斷親裁決

則威固于內權重于外天下可運諸掌八曰用人言太祖常言用人之道當知奸良知良不

用知奸不去則禍國自此始歷途憫辨任門閭
小臣江一清心慙則則象臣遂憫辨任門閭
而大業道至九日接下唐臣宗朝華召見群臣
講論治道至大告者著唐臣宗朝華召見群臣
之後即御便殿大臣親疑其十日晝言言
親宗朝華軍民凡有可言者許直至御前陳說
親宗朝華軍民凡有可言者許直至御前陳說
通江江直者極容不容失亦者上逆亂賊而
犯忌諱下結仇怨而取禍患亦者上逆亂賊而
忠于國也宜諒其心使竭盡言無貽誤入
上嘉其忠愛
魏至恐紳之

給事中胡應嘉請躬決庶政從之

延訪治道新隆陛下以長君踐阼章奏懇求
御臨朝遂以傳旨遂沿爲故事惟孝宗拔見
皆憐臣賜茶推轂引朝委事之例先期擬恭進
帑權臣賜歸臣下承制英宗以冲年未冠進

隨上夏竦哭臨左右被劾百弊駁與不可不
 防其漸也竦每旦朝服必細文犀帶殿令四輔
 臣不時迭見凡因軍用舍大敗成與則計裁夾
 臣等爲六部則召密諸卿家富長殿成與則顧問諸臣
 庶幾智不惑而昭明日撫又考前代宰相入閣
 議事必使左右官隨入而國朝之制宰相入閣
 班于殿左右有紀錄聖旨蓋亦前代遺意也
 厥以舊典後被見大臣宜命科道吏輩隨入凡
 有奏事不忠者聽其面折足非
 改選而奉奏願入上從之

命錄用先朝建言得罪諸臣

楊思忠尹相親良配李國敏左招事申陳寶繪
事申中尉及親長親趙本顯存一趙敬張選求世
榮御史何維相趙廷張登高黃正色方翔張機
張儒申仲王時泰恩鄧申徐學詩周晃工事
張鼎董傳業鄧世恩鄧申正明張德純
等凡三十三人宜遺詔銀兩報可

命恤錄以建言死者諸臣

者爲一羊。應復職贈蔭。厚加論駁。第負外郎楊繼盛。左中允郭希顏。錦衣經歷沈鍊。給事中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從隲下者應復職贈蔭。右侍郎唐貴都御史李
 璵學士豐熙修撰楊慎編修楊名檢計王元正
 贊善羅洪先大理寺左少卿徐文章都給事中

張翥張伯濟劉琦簡史馬歸程啓元盧學陳
鄧桑喬包篋王宗茂相世芳一桂異外邵劉題
郎中余資侍顯閣茲相世芳王與外郎事張

楊爵彈擊權倖。二臣無罪止黜。然發其忠義風。爲世共仰。又當與拔於者。一併錄。上從。于是賄決少保。仍賜祭九壇。益恭肅。雖盛節。

九經各祭一壇又贈維盛爲光祿少卿諡

錄爲國子生明年二月又以御史郝木之奏
詔建隆盛祠于保定府賜名旌忠令有司官春
秋致

不免朝。時初七日傳免朝。至十一日復傳免朝。給事中魏時亮上言。皇上新政。免朝至再。導非默使。以先帝爲

辭乎。沈帝初年日講經筵疑賢納諫二十載
無倦。晚歲須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則于制近
旨斷于去奸邪。故辭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

上始釋衰服素翼善冠麻布袍素腰絰仍

治門視事。禮部遵 詔會議 郊社諸典禮

及稱帝制

一初祀之禮臣等議以

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一

建分祀之禮其後因廢舊而

我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

皇考之更制門太祖之初制

聖駕親詣祭於南郊二郊于

花帝親親之祭不無燔于郊

帝親宜居一殿蓋廟祔之禮

則維一帝一后元配禮應合

考祭皇后為皇太后元配禮

海下伏廟先帝時本節曾請

其祭未廟本意實稱之奉慈

皇后雖會正位中宮然非元

又奉幸祭皇后同稱配殿而

舊制各因孝烈皇后先稱配

不得升廟則合元配而祔慈

况孝烈皇后宜稱之禮皇考

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

太廟之昭宣講孝烈皇后祔

孝烈皇后特官于永慶殿以

稱空孝烈皇后既以稱空以

無資族名分正而典禮全失

上以禮官會議允當詔從之

上 孝恪皇后杜氏尊諡曰

順贊太開聖皇太后

羣臣開放燈

詔復周怡沈東為給事中

詔起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趙貞吉兵部右侍郎郭宗皋

雲同右食都御史曹邦輔布

立敬食事謝廷淑等

以戶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

刑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刑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刑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禮部請立太子

祇天衛聖皇后

加元妃李氏尊諡曰孝懿皇后

并后父李顯
為德王伯

后兄李顯為
都督餘事

下方士王金寺于獄論成

二月冊立繼妃陳氏為皇后

并后父陳顯
行為國安伯祿

俸三
千石

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諡端簡

司禮監太監黃錦王本馬傑等各降第住為錦永

千戶

詔罷王芝之官康時享祀日供膳如故

戶部尚書高耀等各以考察自陳

并高耀等
供職致仕

共三
錢收用

上親祭肅皇帝几筵

時局清
明節也

輔翰林侍讀學士王大任姜儼

以御史訪求法秘陳致清等
公應言二人通奉

已正法二人不宜進罪吏部言大臣源奉

官訪進法士似無希觀也巡按

詔章諸匠役官職

時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
徐果監生王儒等六人前修

舊舊橋役銀巨萬請下法司
建官殿月勿冬卿之對而一時工役為太僕祀

馬少卿者二人為相政司參議郎中員外郎者
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名器豐盛已極
上心惡之至是因
芳言下吏部議等

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

時皇后不見諸干上
移居別宮中外以為憂

故得春以人事條上一日早正皇后之位而
先帝宮人未得進御者五放出以宮人第二日

祀典甚大而師宗記蓋職太宰立為監第二日
格之禮三日名器甚重徐保以夜役部職

服雖魚陸世祿不可為訓四日輪訓白侯物
當令部科收驗勿委內侍以因糧及宗好

慎製藏重貢選恤災傷
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己卯萬壽聖節免百官賀

以皇太后在病
也免各王戚及天下

諸司進
奏賀

命撤西苑諸殿及各官扁額

初議欲盡毀諸殿
及修建繕築等殿

禮部指其材費
請止法編撰之

黜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原官調外任

初應嘉論大學士高拱干
是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也此部里考察不公

以私賄論公事中鄭欽卿史朝選斯大學士徐
階郭朴與共譴應嘉應嘉同官被劾奏委主事

慈賜唱出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論故應
嘉謫假供事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領吏陳應

芳等交章論故階等干象論亦自憐乃改從應
嘉調用而拱一疑一敬之誣時主之微憾從此

開矣然應嘉之為人頗險奸計士論薄之
大監李芳言上林監

三月詔裁上林監花隸卒

裁內官各有定秩請

羊安增錄

附錄

御史聖向騰請御文筆殿延見李懷李

給事中王治上言四事

一曰議宗廟之禮以隆

威事天倫聖祖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

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古者宗廟如和百世不

遷其次昭穆遞遷非專之也昭于昭也先帝

禮周文世宗世宗廟如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昭于昭也

聖

后相

詔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軌高

充總裁官

命給事中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

已而太監羅敏申奏請充查戶科給事中張

開教現任之數與科道官李理未幾者不

即官馬尹等輪流之

開廣泰溝以通運道 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修

出河淮欲避今之則開河治徐州以兩河

利而無害自黃河決出徐州以兩河

地山以有五里許此說通河之利也惟北出

縣酒及飛雲淮道通河之利也惟北出

休縣魚之民橫罹水災李欽故通河

奉之策論其不可者有五節集至河河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河解其不至不一也廣河所經不為患

樂則商賈受之由郭賈棧則黃福受之令
徵伐復故道則黃河之禍復移濟南其不可一
也黃河西北山勢若建瓴又無險阻欲使中
壘渠水南何必當崇臺為力臣雖其不可三
也後夫三十三萬噸日持其勞民不可四也大役
徵功千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
也興工費以數百萬計臣之役指置無幾一
有不慮前功盡棄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策之
議可罷惟開渠奉濟使下流通利於黎黎長堤
以防奔潰可以避魚海登臺之民工節諸役矣
沙諸河其中庄場三口既置河系馬家溝渠
道之出幾雲橋者便盡入奉溝自置城至赤龍
潭又五十三里凡為開八城水關二十有奇石堤
有二萬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丈有奇石堤
三里已而壘王家口道辟河入赤山湖壘黃
浦道沙人等山湖瓦為支河八里則實以濟
浦道沙人等山湖瓦為支河八里則實以濟
又議何處宜置閘宜置閘宜置閘宜置閘
而所及黃河自置壘堤果而南可屬之徐州兵
備道又于槽橋上下築鐵水壩橋橋達以防決
水衝決之憂其工費于兩淮工本鉅及山東河
南料清技術皆淡之于長城治河工加衛太子
少保進

給事中吳時來言治河未審者三

其畧曰黃河
復無險也乃今新河以三點審者並不以國家
極易淺沙易淤河易衝萬患此宜急此處
在委耳源之不遠委轉安屬故治源宜急此處
新河與青原山近也而東充以兩貫得下之
之水注焉以一堤而得餘流又富大為下之
旁與未建滿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
殺之議宜速也具料運數十里地勢居為必
導水于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其

及三河口點泉諸地勢險峻鑿金以閉之
願能免衝決之虞乎故審治之計宜先
願以河渠事命審臣與審果之臣各一人專之
深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也上然其言令
街計廣以開南利種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
之夾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汝河漲水故
遇雷雨至干潰溢而所書高故多言昔臣
革全充合而為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
街全充合而為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
上議言河因俾乘暴漲然使不直堤山而此
將一曉沙洲之所為即出徐州南而五里所
至為敗今奏出乘雷直境南山南而五里所
夏秋河漲盛極反亦又不能前新河而堤
昭陽湖受之水將變為林馬高何言為壘也
欲開新河起運集兩河口無論何形
諸王龍濟渠未築如畫者地且河之所
諸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干東御之
則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注開之干東御之
而法至沙河又築壩于西河之下冷水由之
出點泉泉而干泉之對河開壩築堤以納其
而救其災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田其間
宜改建或宜修理理不可已之功而有多不
得人如徐州守御巨督建馬家溝開堤堤
宜重德之上後其言建馬家溝開堤堤
成詭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藉前敵而給事中
成詭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藉前敵而給事中
長堤四野致奉樹壘之地又謂開半堤淺河
漫堤前積未已此而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
方流以西注鉅海轉鉅而壘之下建新河猶
星建統衛豐兩渠其故泥沙壅塞之區防則

贈兵部侍郎陶謨莊敏

李勞加祿二十大石各蘭一第伯爲錦衣揮同知王本馬保寺各蔭有差俱世襲時錦奏

諸和命為臣渴乞銀額督衙門於事歸水御事
下兵部議會編錄得及已太監徐祥寺領為浦
奏且乞授其任保寺六人為錄承官為領守基
仍令城守三十人分御馬監勇士以志有備
上著許之科道官嚴用和官大動陳際方張積
寺交章言浦前以不教誨不當復有保寺收籍
守基官官職職寺以所存府府名應
廟保皆不宜兵部議議請得報允

以景雲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更名弘孝殿

贈故副總兵黃演為都督同知

太監李芳請裁革內府匠役工完陞秩官

明神宗

附錄

內權役

詔起趙貞吉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

府事

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手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臣等仰體

衙門承為違牛不得濫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

意奉行澤吉各項錢糧依條歸減派各該衙門
此嚴辦有司毋容混徵有誤

詔議定昌平倉密糧運事宜

運該鎮總軍便之

運該鎮總軍便之

運該鎮總軍便之

運該鎮總軍便之

降原任光祿寺寺丞萬廷言二級調外任

先是給事中周世選劾工部尚書曹禮以私容

中賜廷言出為倉事且列禮罪宜罷禮奏言廷

言推陞在吏部非臣所轄與綠世選與廷言及

胡應嘉為朋比故友每聚坐夜分難黃時事動

與世選廷言以明心述事吏部都察院尚書

乃為以外補為嫌舉劾非清開所宜有宜

理不宜聽其去求上命降廷言外任而曹禮

視事

提學御史取定何泰科場事宜

制學與一同考宜令廣取正倫卷如未稱宜

計冊令個重切場致遠種學員材時委休眾

中武城墨卷登提學官查驗給封解部以故偽

刑部尚書黃光昇以疾乞休許之以毛愷為刑部尚書

以禮部右侍郎殷士儋為吏部左侍郎兼職經筵日講如故

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

以郭乾為兵部尚書

詔賜戶部尚書王果為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為太子少保祭二壇少詹事黃佐為禮部侍郎食御御史朱方為副都御史各祭一壇

從御史王鈞言也

戶部尚書葛守禮乞終養允之

兵部尚書郭乾致仕

以馬森為戶部尚書

詔復駙馬都尉鄧景和原職

崇禎元年

吏部王事郭諫臣上言六事

伯陳萬古例者為令甲

今守制其製好所司代其服服滿則送承襲服內見其人第一太常鴻臚寺之司正均五兩

五月朔幸舊邸

上諭禮部

失大統既部設傷

美而漸達

詔奪侍郎張電誥命

蕭敏贈少保梁材謚肅贈太子太保徐問謚莊

銑謚襄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副都御史孫繼皋謚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禮部尚書高儀疏請召對

言我朝朝野接見

閣下交泰 皇上御門後奏漸復舊觀而朝
著尊嚴禮不洽今臣等已畢發還日講武官
舉行便殿而後尤不可緩乞時召對大臣各
奏施行以快可否 上命納之時給事中張鳳
亦上言陛下日御便殿以視朝大臣近經延見
講多強按見大臣臣下事多不省實此數事
非所以資
治也 閣中

詔贈鄒守益謚文莊贈禮部左侍郎羅洪先謚文
恭贈光祿寺少卿

詔贈尚書劉初太子少保程文德禮部尚書程鵬
復尚書職

詔奪故副都御史盛端明贈謚節命朝原任文選
主事史際開任

以御史

詔贈御史齊康外任

詩書以大學士高拱

乃西論倍尊禮盛國狀復以大學士徐階王之
不可說之併如中書芳聲勢相府有言切責康
奏言于上上命納之時給事中張鳳亦上言
陛下日御便殿以視朝大臣近經延見講多
強按見大臣臣下事多不省實此數事非所以
資治也 閣中

大學士高拱乞致仕許之

嗚呼大臣如此
道終然矣

臨不下殿上其持論稍平者朝上處賜以歸
以全大臣之休其能前不勝懷觀曰馬失脫歸

寺丞何以師至請謝方刀欲其過度御史廷選
有者轉相傲效張爾奇乞休致于上上恩之
有加朕終不出上意朕終不可留用且許之
于是命馳驛還鄉詔乞休張白金文書遣行
入獄

六月命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順即位詔于
朝辭

詔釋高牆禁錮庶人兄襲等

詔起嚴邁為浙江提學副使

先是嚴邁以新泉來
參議乞休不允已而貴州督學副使未上而
嚴致仕還莊莊提至是所屬南台召起嚴邁
漸增上一先德衍
太武遷江西泰陵

詔議禮部侍郎薛瑄新建伯王守仁從祀

恭帝科給事中題統御史周必祖請以嚴嵩
言所請瑄瑄祀孔于廟庭取定相請守仁從祀
上化下禮部議尚書請像瑄言瑄瑄相去百年
其議其疑王守仁尚近相恐象議不一宜會同
集議從之

詔華太和山分守徵太監呂祥還

特禮史陳貞
節廉言宜罷上是之已而周監水經進保都
給事中嚴嵩一職讓而更呂監
守兵部尚書郭乾德奏乃改給
既後省太和山監既非兼分守

以大理寺右寺丞海瑞為左寺丞御史取定何為

左寺丞

秋七月 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周冕為太僕寺

少卿

詔復吏部尚書李默原官

罷南京板武營諸選募 孝陵衛餘丁千餘人

入隸教場大小神機等營同正軍軍備身終勿
滿各將官家丁及尚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
五十餘人俱散遣之

諸料卒餉除之矣

給事中王治泰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金乞罪之

上報可詔以事屬司監治之

命侍郎趙貞吉暫理國子監事

時御史方新進
論祭酒胡本任
典試南京與諭德吳情罪同罰異乞并黜趙給
事王治泰言本即無他禁已為人指教恐其魁
干譖應請自焚本則衙門用杰
不自安再疏稱疾求去許之

八月朔

上幸太學

先是禮部未舉幸學之典
至是 駕幸太學降奠于
先師孔子賜輔臣
羊酒鈔飯有差

詔贈彭澤為少保諡義毅何孟春為禮部尚書

文簡楊最為副都御史諡忠節

詔追復總督劉遠兵部尚書王忬官

上書諡父
一行之實也

時山東副
使王世貞

命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勳祭箕先師孔子

時秋丁
祭祀也

上御經筵

先是徐階請經筵講學今使勳行
而命大學士張居正同知經筵講學
是光卿文華殿月
講次日始開經筵

皇太子千秋節 上御皇極門文武百官致詞稱

賀

降太常寺少卿周怡為山東食事

時怡上疏
為抗違命降之
然其言亦迂誕

增築宣府鎮城

召譚綸戚繼光入京

時吳時來言綸繼光會
督練邊兵以有諸鎮徵調之操兵部議言大
才宜于南且老矣綸與繼光惟 上所用故召
入京

二臣

贈故員外郎申良為太常寺少卿

給事中張達
常泰右春坊
周欽佩元祿寺少卿先是吏部請補以元祿
卿徵議及良寺少卿上上許復引例奏請
報嚴蓋徵議以知中官杜泰得敘故中貴人
之子是給事中王治泰倚卿父上上既援部
爭上上以從讓所犯犯子罵父律
給不允惟申良四臣再追贈云

諭幸天壽山不果

時上欲詣天壽山行秋
禮大學士徐階上言山行秋
制崇禮通 太廟親奉其山陵故自道官重
禮也及今東夏二陽皆夕親同前道宜大敬

風聞... 祖安... 山之後... 東... 古... 以... 正之

詔復監生試卷血字號

先是南京提學... 字號... 人語編

九月諭令大監坐園官尋罷之

先是太監... 高相傳

廣曾黃台吉犯莊浪寺處

大學士郭朴乞致仕允之令馳驛遣行人護送還

初... 上... 朴... 長...

廣犯劍州

時... 上... 命...

史... 諸... 自... 陸... 陸... 陸...

陸光祿署丞孫鏗于尚恩為國子生

陸... 陸...

論內外臣工各陳理財之策

先是... 上... 戶... 幾... 倉... 有... 入... 年... 萬... 百...

冬十月大理寺右寺丞張定何上明學術正人心

疏... 疏... 疏...

南京禮部右侍郎陳陞卒

陞... 陞... 陞...

同... 各... 頭...

建原任宣大總督都御史楊順御史路楷下獄

先吳錦承經置沈錄取請諸嚴旨諱稱保舉
州為民商父子街之會順總督皆大服以誠
肩順我之海濱犯大同諸節與發境臣劉順不
能察反縱兵殺被擄者皆報首功被不平
諒判之有以卓黃沙風雨夜更遇多少見劉順
之可順亦恨錄逐與指謀誣陳以交通欺騙
浩劫房冠通當勸同嚴氏父子意使余錄朱
律何順以房人應懷不報又劉平人冒功
給事中吳時來所刻指亦以順下詔奏
奏事不實論決依嚴氏深德之順竟免
販武衛籍降抵廣遠方用民氏既敢以違
家恤至是科臣陳寶追論順投盜順加
還儲銀七千兩路楷與共敘錄論成未盡其
諫十表亦為文認覽乃命逆順指手左司
津新更力流三千

諭經經遲日講。時司禮監傳旨大氣漸寒。經
先朝故事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經
靖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經。今天道尚未
寒。視前日期則為天早宜以。

即創禮科給事中陸鳳儀藉為民。時陸鳳儀上
言字。

召戚繼光入京佐理京營戎政令簡邊總督劉
同符聽助。

諭令臣工各陳禦虜之策。上諭劉山東因一
鎮虜寇殺掠至止。

禦之策何在。其與
文武臣臣商確以聞。

十一月。上有事于南郊。順冬至。上親祀
畢。上御皇極殿。

以海瑞為南京右通政

十二月。河南石叅議謝廷諤予告。

詔賜故禮部侍郎諡文定。

詔復大學士晏言原職。

詔追奪大理寺卿朱庭立刑部侍郎傅潮官。

朝賄兵部侍郎御史郭弘化王時柯俱賄光祿少
卿郎中胡璉賄太常少卿王事余複亦復官俱賜
祭。諸臣皆先帝以建吉得罪者。建以諫百
牛。建則奏成定侯郭勳。勳以勸問。奴才
小前籍賄胡璉。璉以謀人。漢廷扶下獄。建
就何編。編至是江西提督都御史任士燾。建
御史錄。劉宗奉。建。劉服名以上故有是命。

命王守仁子正德襲新建伯

詔令鄭王厚烷復國。先是嘉靖中王諫去制爵
稱朱四。嗣高壘至是。命復國加

百石。

瓊州賊李茂等作亂知府王可大撫平之詔賜可大寺金幣有差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京師江浙大風白晝晦冥進禮部右侍郎殷士儋為禮部尚書仍掌詹事府事

加工部尚書朱衡太子少保出督河道詔進大學士陳以勤武英殿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附錄 江西說官命選官史時傳御命內臣選官女子各官每二十女以一寡婦婦之

朝政統宗 卷二十九 隆慶二年 丁巳氏室文煥輝競斯期國多祿荷包有司知而不禁說者謂元至正丁丑及正德間官有此異或以為怪

上享 太廟 野而名當享 太廟 上命廣園公朱希忠代行禮大學士徐階半

上言祭祀 國家大典春秋四時皆禮 聖上必躬奉禮特而後為孝焉哉 祖宗 明聖亦必月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禮未享且包官至廟川路不夷歸與自發其禮不煩大以宗廟之重須勞且不當避與非甚勞者

詔停正乙真人名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

王清親提點 太監行禮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請立 太子許之 初傳位儀請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上諭 皇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册立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冊立 皇子皆二歲大起引

奇詔如

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林燦為日講官祭酒

王希烈編修王錫爵為經筵講官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贈工部尚書

大署為新廣金事以優從功也

一子為國子監生不諱厥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悌卒賜祭筵如例

分生予一節士論重之為書序

上耕籍田

會試天下貢士命李春芳殷士儆為考試官

取四百人

給事中張鹵請諭誨皇子

有侍推內侍之臣所係甚重

以正德日親臨講學恭命成

議舉邊才

先足論諸臣為擊選右至是戶部尚

寶各有薦吏部尚書楊紳中王治衛史士友

看輔臣楊一清以兩人用之既而向書王驥以

北人用之其南俱有種純宜急分南北資格則

所推周務當其

上深然之

主辰經筵開講

以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為禮部尚書

詔曰侍講讀時年六十餘然氣壯甚

輔臣德更司太尉上心器焉及還南京吏部

有侍郎林德代一日上于前諭

德臨官府事已而士德

以前事感其不

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

三月復故尚書毛伯溫原官

以刑部右侍郎洪朝選為本部左侍郎南京吏部

右侍郎鄭世威為刑部右侍郎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皇子為皇太子

以順天府丞吳時來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

江以右通政姜寶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寧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先是內閣已取吳李長春王象巖田一簡

三十人為張吉士

以譚綸為本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勸進

保定軍務

召起吏右侍郎林樹聲原旨。

總督漕河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治河事宜

時御河條八條復言漕河之弊

上幸西苑

先是左右有言南無子之善者上欣然欲觀隨侍者奏止不時至是駕至則其奏阻濕官館不

禮部尚書高儀疏請勸上親賢達奸講學勤政

以逸欲為深戒以勵精為達宦誦粉飾之虛文崇

交修之實政上然之

乙酉 皇四子生

夏四月諭戶部發太倉銀六萬兩買金一萬兩

進用時上命太監崔敏取戶部庫銀買金進用戶部尚書馬森議止

命進奪承天府元佑宮田入官官玄妙觀也自名以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

無養之田歲凡千七百餘斤至是復無從割奪言進奪之徵其租以

供漢江築堤之費

贈侍郎王道為禮部尚書諡文定南京兵部尚書

湛若水諡文簡

五月勅遣保定總督譚綸疏條邊務

言邊兵威禦屬屬長技非車不可禦屬屬長技非車不可

召募他處廉價運多河農治價一難也縱隨之

不可此數之不可南二難也茲隨以人

見軍法不無大較且去京甚近雖言易生

也我兵素未當廣戰而勝之廣不心服能

不若姑就劉錦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

訓練仍州縣雖先以練兵之戰保春

者以戰遇之進外此為一策其練兵入

願亦違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罪

失為中策若先事不備後事不能如

臨敵練兵三萬人必得身敵手三千人

而時加這習非此之一年不可防

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

之既而後修上小定三營事宜

之時恰也要地如承平有微則

則三屯一營之遺化出二哨應之

省應之密室有微則密雲一常德之

項應之遺化出一哨應之兵皆備

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取全捷又言

王兵將以羅調客兵今行之而未

也圖書臣細與維光使專建其後

開辦至兵數何部調客兵數何

上御經筵日講

山西男化為女

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妻裴氏年

以不和離異後或即病遂得女

村民白尚相折罰其弟良雲以

之知

初時春選
康吉士拔

光祿寺丞胡膏以罪論死

銀圓有兩爲一祝給

事申楊九經所劾論奏乞骸骨歸去
先帝疑下此與駁論必而竟亦請歸田
遂判稍違同知等以睡敗至是給事中李用敏
違論其姦人詔下御史捷問營論劾削所僭冒
銀選官沒入其田丈復置
御史院具劾許一旨加褒

南京給事張應治言修弭七事

足兵食平盜賊復

軍議察幽社長意言天悅仁愛人衆應遊幸召
專責臣下而簡三議勸上革內批歷遊幸召
還藏造內臣語甚先是御史周弘祖給事何起
列直上願不降名皆上疏久不報

六月詔停差真定抽木內臣
七月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

一言陳後之期二
言指有之數三言

大學士徐階上疏乞休許之

命馳驛遣行人齎送還司歲給沃

石、仍賜勅諭。

禁內宜進貢

都給事中何起鳳條上四川鹽課二事

課保專
一州

三際茶徵本邑轉運司勘宜如茶中實有
微辨色或辨清司局實者如或解脫西偏
馬所用之款其則茶馬事當爲裁革川中號
馬定上中下三則則茶運來銷額丁過者須
有納之案新者有增課之擾且酌出產厚薄以
定課額招率數丁慶園小井以酌督教而保
重農額招率數丁慶園小井以酌督教而保
便之施運者給印嚴立禁防使浙蘇不涸蒙
求得占尤行

復誠意伯劉世延

用賓寺交章薦之世延亦

有開國勳運功世延前以奏事狂誕非有太故
可棄上從
之故有是命

武英殿張景正疏陳六事

用之虛詞求躬行之

實係御筆一事必屬不實。已者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石方沮之。而終不為之姑息。用一人權輿之。始於肅宗相也。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刑私。樂羊雖請書盈庭。而不為之却步。曰。一天誥豈可阿乎。鄧弼平有諫罪。得彼此推讓。從託空言一振吾須臾。白至陳罪。非得彼此推讓。從託空言一振。紀綱交年。以記綱之不著。恐以模稜可謂之。向使以近曲遠就。謂之不著。恐以模稜可謂之。向使宜屬。而不宜促伏望聖訓。賞予奪一端之公道。法不必由卿士托情教戒。張公必斷于宸衷。而毋致紛更于浮議。仍乞勸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寬網。料加申飭。東軍公論振刷。風紀以達。皇上明作勳格之治。一軍諸令。近因以來。朝廷望自多磨。格不行。抄到各部案行停隔。一切視為故紙。不干應辦處報奉。

部事

工部尚書雷履致仕

禮上言本部上供錢原已

除所給足言糧事畢則就院成事休
相持乞早賜休以全固休上覽既允
任去然禮在先朝以文學政事正宜
上初即世忘之者眾及是自知不理
于家口既展晚急退遂以著述行

十月南京工部尚書魏尚純卒

尚純銅州人也

咸豐之

都御史劉光濟奏以袁州府屬沒入嚴世蕃田土

充南贛軍餉從之

有請寬租額嚴世蕃折穀數六
外千四百五十九年九月命似

華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練江都御史兵時來奏請汰簡水兵以甦民困

時來言京營之外因係患增募水兵六千餘人
宜量一千七百餘人分守要害除悉裁遣請
善整兵餉銀兩並免編派兵知議議元兵既汰
而中軍紀絕沉湎亦當亟革詔曰可行之

十一月江西都御史劉光濟張勳協議萬羊山寇

剿撫之策

江西萬羊山險連湖廣福建廣東
地極險要各官商民皆流其間
以種藍為業是年六月山賊出劫鄉民羅萬家
會南贛巡撫張帥初狂遂令萬安營守修羅平
會南贛巡撫張帥初狂遂令萬安營守修羅平
會南贛巡撫張帥初狂遂令萬安營守修羅平

會南贛巡撫張帥初狂遂令萬安營守修羅平

會南贛巡撫張帥初狂遂令萬安營守修羅平

會南贛巡撫張帥初狂遂令萬安營守修羅平

諭各兵以礮令進捕益急巡按江西御史顧廷

對遂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生變勇丁

任事不能與光濟協謀或致紛糾至此兵部覆

令光濟將協謀議撫劉之策毋令偏執已見以

致誤事

從之

令議處恩蔭陞遷例

吏部奏恩蔭官自故例仕
至宗人府錢歷顯天慶天
二府治中俱得轉達方知府其次者亦宜量陞
開散衙門以五府都事得世太監寺丞宗人
府經歷及順天應天治中得陞監運司同知既
陞之後如在任無過考永一考得陞同知既
陞之後如在任無過考永一考得陞同知既
陞之後如在任無過考永一考得陞同知既

詔逮聞住大監李芳下獄論久待決

李芳在內閣典簿司掌印司印之權芳數以直
諫忤旨

十二月奉安世宗肅皇帝神主于太廟

都給事中魏時亮上言三事

一曰先皇自今天
下日變皆在民天
社為民紆憂者在郡守令宜慎重其選果有治
行超卓者即應兩京京察或任職巡撫都御史
以示旌異一日養才宜各省提學官須擇學行
最優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學
重或任之茶酒或量加翰林一曰久任官內外
官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勿任其辭其任以
茲煩擾吏部復議前二事當如奏酒巡撫左布政
法不能盡行宜先將議務如茶酒巡撫左布政
兵部提學及守令有聲稱者久任之資望既
深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勵

法不能盡行宜先將議務如茶酒巡撫左布政

兵部提學及守令有聲稱者久任之資望既

深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勵

上從之

革南京遊兵都司并二江口委用把總各一員。

傳節而變通之。雖下戶部擬議以聞。

詔以海瑞爲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

索憐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其

千月裁革河南一省冗官。坊寺八人部議俱宜以次裁用。茂華等七人養病則特許吳村。唐府崇府右長史各一員開封彰德衛輝

[illegible]

功歸美連脫明之說用召拂臣命之義因結
 漢善類既失于振揚肅清陰密乎金吾言
 幸輔建恒鏡棟在私堅不可破伏願聖
 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折損齊整以任君子
 為解服之所惑矣美邑奇珍之選而保
 昭陽御務之勤而和殿時以重典開門
 以茲寶象聚殿頭宵按用遊聖聖三
 正自昭察吏治微聞天譴悉計無餘
 一不
 聖厚微借陳言在
 都

諭御史楊松外任

朝統宗

卷二十九

五十三

入
 既司官副錄並外降三級

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
不可一日居地放縱下吏苛虐議言均志大才
疏宜改授兩京
他扶故有是命

以食都御史宋大器爲副都御史巡撫應天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
其言宜于兵部
擬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操習本兵政務或
巡邊關務以一人任統兩行軍又下煩于
假借或選邊員總督員欽部以一人任統兩
兵少至又不費于那移近其出入中外尚虛耗
深次府推補兩書負欽如此而猶稱乏耶必不
然也兵部專門之學宜優養以待用當自兵
部司屬將兵部司屬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
識才力者充之使專官于此而又立陸路如邊
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還方巡撫缺即以
兵部司屬補還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
督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
中有一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賜假一二以滿
方之臣步歷少漠出入參議宜特示優厚有
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
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升誤事則律以法嚴
紅不解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力後則如
舊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如
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頗半累屬常安幸苦期
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備邊有素用下之人自可
行遠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若有疲憊則
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
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勸王
爲辭必多巨子馳驅之苦假在上者所係休
而君父休念之意亦在下者盡用知君臣之義
誼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竭不熱也
入上奏咨

三月 詔以操江食都御史且時來巡撫廣東提
督軍務

裁革南京冗官
吏部鑒封王事一員戶部鑒南
江蘇二司員外郎各一員禮部
儀制司王事一員刑部四司王事一員工部
右叅議一員光祿寺少卿一員御史
右叅議一員太僕寺一員
南除南京糧儲都御史
以某等請之南京戶部
員以
任之

四月 詔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樺爲周府宗正
從河南撫
從官舉也

諭行錢但從民便
從官共
復以郭乾爲兵部尚書
言也

五月 詔降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寺于
獄
時京師地震給事中
言北以無當請釋之

調原任操江食都御史吳時來外任
初時來疏
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給事中尤勢等論時來
濫舉市恩請調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體選
及行取及任淺者
毋禁列名薦也

詔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
廷杖都給事中李已繫刑部獄
已與給事中陳
五德言太監崔

諭旨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
不蒙諭允此者左近習干請絲絲買玉買
德仍屬下人請詞詞感謂陛下詔書不備無
所從從臣竊指之注大怒謂已請多紀上校
刑部獄

裁革廣東巡撫官

改總督李鴻章為提督兼廣東巡撫事

從都察院事
中允慈許

命沐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克總兵官守雲南

雲南總兵官陳大賓率領官軍陽使夫人張氏
至洪中會沐朝陽誦李氏及使陳氏兩夫人
于宮館俱自懸年老多病仍願商滇終喪其
朝陽為忠孝有祖蔭未獲耳于是使歸以朝
陽手昌祚襲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官加寺陞遷

從學吏部事大
學士拱吉也

大學士李本奏復呂姓允之

斥御史龐尚鵬為民

降原任布政使李磐泰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

食事王宇各二級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致仕

令達方有司務得其人以充正官

掌吏部事大
學士高拱言

廣東舊制當缺之也近有民窮多者生有司
不民預政比往為幸官多取進士歲老諸當
此幸充州縣正官之疑或聞奉以舉人職如
第華容雜流遷職者得肆于民上則地方
為已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
事議廣有司亦當視此舉堪從之

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

初春恩浙江劉藕乃
以已意劉經傳為

改謚大學士張治曰文毅

治所謚文毅至是以
湖廣撫按官上言公

刑部尚書毛愷致仕

以馬守禮為刑部尚書

命錦衣衛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林出為民

時內臣李陽春劾其安生事端
加刑校計當治上從之

秋七月詔禁章奏浮泛鋪敘

御史邵陞議選將材

朕諭有司慘刻用刑者

一刑部尚書馬守禮上言
罪大惡極眾所共棄者雖問以刑部詎以大刑
朝審以多官及至斷刑又三覆五奏其重民命
省此皇上停例有旨然亦有貸而諸臣無以
奉承德意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以獄
二命者有到任未幾而考職數十人有請有
應按飛諭有司有勿前慘刻如故勘放禁獄
罪人致成有依律
上從之

御史賈三近疏陳吏治

吉州縣長吏嚴刑逼索

詔吏部是其議

戶部尚書劉體乾致仕

詔以體乾部上憲素饒才幹

詔釋給事中李已干獄為民

刑科給事中劉傑

恩等繫獄如故

恩等繫獄如故

船註選河南山東二省京糧道恭議

吏部申議養病官員事例

凡列部在三年之內

詔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嵩

免其論劾其

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時以勤條上六事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引疾乞致仕

疏凡五上

議練土兵

時年八

詔有司存問戶部尚書馬坤

坤時年八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請

御浮甚有

言臣

言臣

言臣

言臣

言臣

言臣

言臣

言臣

言臣

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

萬有奇而其多積連歲大帑者一歲所出

師百萬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餘外請

者不與焉蓋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

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

近者遣四御史括天下府縣二百年所積者

盡歸之大倉然自天運而下之正二百一十

萬有奇不足九選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

以來邊日請增兵兵兵自嘉靖十八年

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七馬盡皆實

數餉餉皆盡皆實府之臣不取之嘉靖四十

一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

二年餉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一

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至嘉靖三十七年

以加兵餉費十一萬夫舉主兵而客兵可知

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

初放額亦且若嘉靖初年以

其額內常數後是用宜令廷臣

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准陛下

用計約于往昔者必忠臣也則

故常者必非忠臣也則有罰

令各是督撫從實議奏

史 3-115

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十罪

養竊弄威權播惡流毒世蕃既已就戮而炳乃
得保領以寵賄遺子傳宜追戮炳屍建治其子
緝任諸家人佐幫其家欲既具刑部乃上其炳
動里被匿家則庄房而地放入府計賄賂金王
賊至致于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諸
習餘雲益肆猖狂既而會之賄賂忍從于家
習猶不道釋終官儲備其任在誠選官諸
數屍則奪官爵殺其子弟其誠選官諸
名者如炳弟太常寺少卿楊百寧等
等五人宜永遠逐逐成性顯考八人宜
炳負國權播弄威福禍害無辜本
法第身故降父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
俱革職發原籍為民餘如擬賄賂賄物如數
入歸慶發口外為民

左是衛水遠流軍

河決邳州 時漕政大覺虧缺五月入港十月時

東放河水補失清源漕運漂損至八百萬石

辛十餘人失木二十二萬六千六百有餘石

築通州河西務城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卒

南京兵部尚書吳獄卒 尚書出南京吏禮兵部

家炳卒居官清介而廣宅 尚書以考滿知京師通

高陽有石版七齋咸余之人 時江西撫按官

詔祀故禮部尚書歐陽德于鄉 言德文忠行義

為世所重 大學士高拱

上方士王金寺獄詞宣付史館 近者審錄重

閣方士王金問世思附微申世文劉大猷高

忠等奏違禁餉邊糧 聖體金年士敬文
謂先帝是金等所害使人先帝抱不白之冤
于天上奏不交文姓名人問伏名 勅下法司
從公再訊務見的確然後煥發給賞明其事
天宣付吏部明其事于後故附伸文行左道
禮手奉金微文彰世思忠習故附伸文行左道
世人世文科習忠忠入京未久猶宜未職將原
籍馬民金微世思文彰劉編署口外所流妻子
應赦職認

如議行

詔復京營舊制 給事中汪純言今京營之弊其

增官不講訓練而謹管制 陛下何以一

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勅臣故而戰三保也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臣奏銀額而用三文世縱今此未入盡才

魚乃上流
不宜授以
撓亂
二編外讀

初令南京禮

請命山戎
人已殘靡
風言已擊
朝廷進退

北京港口協理

大康言也。

都察院

都察院

嚴論令因此一人遂藏及諸臣并及四年以滿
衆思洵海人自虎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
不滅罪之臣耶並舉之士今一舉以放肆敗亂奸邪
嚴切未竟忠邪並舉之士今一舉以放肆敗亂奸邪
塞士氣餉困傷國安非約致平人之禍也臣嘗考
往古漢唐宋之興亡皆因鈞致平人之罪一恃賢
亡錯廉庸盡致國空虛無以濟急急之用而廢
或是以至于不救我祖宗設立科道可以言責
或是不當尚有執放諸臣故臣願以言責
於奸人而盡加考各安罰責以懲愚未聞辭
無者願收而論特加賞報誠人上書云臣
有劾

吏部大學

[illegible]

一月大學

馬料時
金水

而韓琦之論初不至矣夫韓官也其忠
 之深者宜為近日之考索料道一事與夫
 士堪者宜為近日之考索料道一事與夫
 女臣胃死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命即至東
 同解忠意欲排者指何人言考索之事甚密
 亦在考索結果何人以此告之乎情又勿
 為舉植夫人臣庸則不絀橫暴非庸臣之所
 也臣生奉特旨當院惠臣不敢辭竊意
 上以拱樞此明君儲臣之術也今既十月
 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其體貌亂法縱
 律大憲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寧口不能一言
 有任使如此臣宜肅臣也若洪者斯可謂
 日稱橫臣之勢已至于摩天接海而不可
 故挾其父子此已凡其端矣起放黜後願令

後建初開研火傳大生以耕農便後來好學
欲盜成構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為例
詔令貞吉致仕賜駿駟

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葛守禮為左都御史

南京禮部左侍郎孫毓卒
十二月原任戶部尚書馬坤卒

調用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
科舉校士制悉者
未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未至
而土半門入部莊輝王國光可止之退治縣城
死者六十餘人南昌知縣劉紹卿主佃封縣衙
所焚校士試而中者二人時論俱謂紹卿

罪國光行撫臣建國二人中試紹卿實不糾察
不應招致門生與萬言
與以下退閣用奏可

尚寶司卿汪宗伊請申飾守衛
上言守衛之設
拱護宸極嚴戒
無虞迨惡未萌統領之以勤親武正而以臣等
稽察之聖南計謀為祖當遇皇上知極而
廢振舉今萬邦入觐幸夷且瞻別強守衛關係
朝廷君不整肅何以壯帝居之威為四方之極
因條上法所當由者三事一換
一結一修一修一修

以故都督陸炳宅賜德平伯李鎮
年正月以十
區賜奠都伯陸崇十
五區賜奠安伯陳景行

詔以潘晟為禮部尚書劉自強為刑部尚書

隆慶五年辛未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賜副使勞堪江一職等十五人各衣
三十五人以會館下御史按問是年不得
內有副使顧麟後累經薦剡詔復其職

許百官及天下來朝官謁見
東宮于文華左門
徐芳奏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
皆責言官一
臣任已獨覽即有失誤從聞之臣請宰相之
職不當以故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
在去遠速改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己惟
陛下慎言官卑勸大臣以須臾之私而
與萬民之憂臣等亦不敢不洞職者

刑科左給事中曾東光開住
先免東光以言聖
狂悖不為公論所
容所論亦竟罷歸東光益快快遂發狂疾走入
會極門大恚同官奏言東光疾作不能疾或請
上特赦之

以籍入陸炳莊田賜
皇親李鈺
田計共二十七
畝有

冊封
皇四子翊鏐為路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為會試考官
以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為會試考官
以請

三月冊封王氏為榮妃楊氏安妃趙氏和妃韓氏

客妃

定王親陞授官職例

給事韓福言王親不任京官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初吏部以從陞陞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初吏部以從陞陞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言巡按事宜一正體統謂

廷試賜張元忱劉城鄧以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王諸虜皆願封王封王則萬國皆臣矣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有差先是古田僮賊攻劫會次嚴殺官民連歲

正茂之功居多捷聞上嘉三臣首功

元寺罪非淺鮮下得官職約令正法

元寺罪非淺鮮下得官職約令正法

方覽

授陝西舉人呂潛為國子監學正

以無官官

御史陳文煥請勅督學諸臣兼詢德行從之

工科給事中張惲請改瓜州土壩為閘以便漕舟

從之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詔諭優待表美賜

仍月給廩貲給夫

六月定官生除授陞選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知府不族隨職去若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果就則速選之至于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商賈卿劉善庸疏條五事

一日保參聖明二

乃倫德四日監心章奏五日起用忠宜核齊庸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原任吏部左侍郎鄭新學願辛

濟寧人為人事

遷給

內行修德賜祭

吏部議定數賦不及數降格

以元年為正徵

七月命陝西織造手絨

計三萬二千一百四十

詔令學舍驛遞官得選本省

大學士高拱上言

八月工部尚書米衡疏議漕河

言國家初創漕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

以譚給為兵部尚書

山東守臣言安集遼人之議有八

青登萊三府

河道潘季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疏言每歲河決

重盜決河防之罪。
潘季馴疏言每歲河決
重盜決河防之罪。
潘季馴疏言每歲河決

十一月以陝西貢市事竣賞廣晉吉能寺有差

詔原任湖廣副使徐學謨以原職叙用

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

十二月詔行 皇太子冠禮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疏陳六漸

二日熟夷稔叛之漸三日糾領世該之漸四日

寒下虛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馳之漸六日市地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疏陳六漸

二日熟夷稔叛之漸三日糾領世該之漸四日

寒下虛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馳之漸六日市地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疏陳六漸

二日熟夷稔叛之漸三日糾領世該之漸四日

寒下虛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馳之漸六日市地

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胡馬擬春宜發宜大山西各馬驢萬兩駝軍前

招撫太速恐成心宜用間斷之

宜俟一二二年後果無警方可漸和

兵一理法諸商運司嚴法禁命一則屯田引班

移山西屯田辦事于代州專理三關及大同鎮

屯務一登器械調集虜之諸狗獠珠大砲最

處大破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處大破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處大破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處大破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處大破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處大破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處大破之

書劉世昌疏

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副都御史經理河工

命參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

故也國華

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記

後其責在各省巡撫已詳前奏更選缺員在
司一查處糧船各總處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
官嚴密及行各元總處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
官守束未回者責令紅黃船總處候候康紅回
日修理仍將委官查完一查刷紅軍諸設計戶
丁照額金進不許聚無額代充仍五紅編互
相覺察一講處農成務計官族家木抵償船
相司不得行罰素其榜獲船米監收官

如議行

叙遼左功

加部督學成案太子太保衛尉加註國中殿張

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罷山西右叅政孫枝左叅議查鐸開任

書聖節

楊練所勅特錄之

禮部尚書潘鼎履科道官張國彥等既陳郵導

東宮事宜

言獻議雖殊大憲有十日稟遞官條
日夕任輔導日精練日精練日精練日精練
交日內崇孝教日夕任輔導日精練日精練
法祖宗日夕任輔導日精練日精練日精練
臣吏部奏得人員上請又左右近侍在司
舊律實得人員上請又左右近侍在司

開缺教者
于撫周之
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禮德
上報明

二月初置新寧州

馬廣西南寧府

令廣東舉劾另立科條

從後王其奏也
從後王其奏也
從後王其奏也
從後王其奏也

皇太子行冠禮

從後王其奏也
從後王其奏也
從後王其奏也
從後王其奏也

浙江巡按謝廷保請龍客兵以恤疲困練主兵以

濟實用從之

起吏部侍郎張四維協理唐事府事

東官輔導官條

遣內臣督織造于蘇杭

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
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
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
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

命擇最妥者以進且務安靜毋以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顯上
御史蕭顯上
御史蕭顯上
御史蕭顯上

官披大盛神氣大勞以疾

聖躬
聖躬
聖躬
聖躬

始定捕盜條格

為民署分守道分良
為民署分守道分良
為民署分守道分良
為民署分守道分良

以呂調陽為禮部尚書

按察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先是江防要
先是江防要
先是江防要
先是江防要

罪亦當相覆觀就家贈蔭而宗憲未復賜
雪何以爲遠任觀宜加卹錢說有足令
賜故少詹事黃佐謚文裕 經旨其志行端敦學
問宏深 故也

旌表順天府烈婦張氏 生員崔思來妻也夫亡
道請表 旌表者二十一年八月奉
賜之

詔建查志隆于京師訊之 先是王三傳報假稱
有詔自訪獲送志學與知府李隆有怨至
是以反政軍機事忿恨之遂與信輝馬負國張
承祖率合餘馬進舉寺及家私也卒四百餘人
開城大譟圍府舍殺發志隆守備楊廷泰不爲
集海海三日乃稍解南兵部尚書王之誥考奏
閣乃遣官校建志學等而赦屯軍備後遂已而
南守備太監張宏言志隆稽誤月報徵發軍士
入德難職守清入南涼亦乞逮究以彰國法乃
京師訊之

詔佳親國公徐鵬舉庶子邦瑞襲爵

降向寶寺卿劉奮勇爲興國知州 奮勇自建
之謂其能望高拱言有說刺及大楚驅出皆指
目爲和黨給事姜桂乃極疏奮勇而程文又
盛頌高拱排大楚疏一一辨折之得旨奮勇降
調大楚爲乾州判官時議者謂姜桂年開此舉
論公犯 名義云

命逮問杭州衛千戶陳鎮等如律 檢討沈倫以
題聖與鎮爭道鎮率軍誹謗在職位死實違
御史張憲祥以聞給事馬時雨等亦乞盡法以

奏請明故 命題獄反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會議瓜州建閘事寧有五便
復從之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國初編戶千四里民
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湧他衛軍屯守其田
田墾種田和縣軍衛者十六七民猶日或僅存
大里至是臣郭應騫以古田既平處大山畝
請以軍除承種民田者著入有司以復十四里
之額

總督王崇古爲慶首倦答陳乞四事 其一請給
先朝封忠順工創具二許請責使入京見于三
衙年貢貢使二人總督大商四人僑港十八總
六十人貢馬三十四具三請給鐵鑄廣德十
斤煉鐵五斤尚末可爲兵器焉生損每十斤
煉鐵三斤宜可給與令其以壞易新其四請撫
實粵中稅厘而假米豆散所部窮民塞上仍許
不時小市流入兵民聚焉益以爲禍可五請撫
實不宜輕許糧料陸樹德言實使入京有五不
可凌害驛使也悉爭故案二也京師之內館
設酒處房知不還損或傷重三也宛同勸耕四
也年來雖少後此數多如小穿膏勢難即塞五
也宜知近事代爲之進便吏戶部議王印知
不可許兵部因會戶禮部議乃言順義王印知
崇古請鑄給凡表章崇古印進其戶使入京食
諸不可若故事竟入京京款賜定宴商命款
臣以侍臣辱其賞今願義王使至送宴是九款
署承賞實物就給今本鎮具款賜是宴安紀兵
待之如禮其議廣德二編戶給其處崇古無已
則以餉歸代之百令總督府給其處崇古無已
旁廢之費不同以入宜令總督審處一之法勿

郭勿溫如各
龍目井

賜虜酋僉答順義王鍍金銀印

上不豫

己酉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

乾清宮受鎮命

拱寺疾居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等在側張居正

宮立千左拱寺跪謝袖下命宣鎮命曰張居正

皇大統方今六年得此疾不能起有發先

皇作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寺宜極心輔佐

違守祖訓保固皇圖勿在社稷萬姓不疾法非

威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廟

顧託三臣之後于今再見也

庚戌 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今

上即皇帝位

時年十齡

詔天下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七月丙戌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

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 穆宗

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諡曰孝懿貞惠顯哲恭仁

儼天襄聖莊皇后

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曰慈聖

九月

九月

昭陵 孝懿莊皇后祔葬

歷史臣曰上乃寬仁聰不昏之記羅無用之作

非藝之絕無名之數空如制法周好生

朕殺曹食驕驕而耳皮即位間以問左右

以謂先期以諒候上旨為豐約上嘗救取最約

者歲省先祿費以巨萬計其承儉如此言事之

官雖震怒然真諫後宮轉遣之而心過事愛形

于色帝大漢之長孫後主王昭君焉

先臨其教也至守祖宗之法無紛更之類

政純然

規模弘遠矣

文文給曰帝克恭儉從諫弗懈李男不錢

高拱早用內外夾持而不惑于盛衰謹慮之

即漢之孝文

有以加焉

明政統宗附卷

俱係名公論議

歷代國都考

歷稽國都地理伏羲都陳今江西南神農都項從出
 沃今山東黃帝都涿鹿今北直少昊顯帝帝丘
 今河南高辛都亳今山東堯都平陽今山西舜都
 蒲坂今山西夏都安邑今山西商都亳今河南盤庚
 復亳周武都鎬今陝西成王以鎬為宗周還從東
 都今河南會諸侯平王徙向東都建秦都咸陽今陝西
 東漢洛陽後漢益今四川
 魏都鄴今河南以洛換孫吳東晉宋齊梁與
 齊徙鄴鄉西魏後周隋文帝都建長安至煬皇
 如江都或如洛還向江都覆所將唐都長安馬後
 洛途平五代金汴梁今河南宋都汴徙杭闔廣元
 立大都今北直自北方
 大明太祖鳳陽起定鼎應天置都位
 成祖遷都今順天永鎮乾坤億萬世

右歷代帝王都河南者一十六國都山西者二
 國都北直三國都山西者四國都陝西者六國
 都蜀者一國都南直者七國都杭州者一國
 建都邑

書禹貢曰冀州按朱熹語錄謂冀州正是天地中
 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
 以西之水則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山左流至洛為洛山是為前案是過去為泰山聳于
 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
 觀是言也則知建都之地莫過于冀州可知矣虞
 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
 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
 幽并營幽與并皆皆壤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
 說起于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
 之中三面距河處是平陽蒲阪乃堯舜建都之地
 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大行自西來演迤而
 北綿亘魏晉燕趙陳而極于晉無間重崗疊阜鸞

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
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
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
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
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
也况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
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
之象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
海天下萬山皆成于此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
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
有也此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 太宗文皇
帝初建藩于此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
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
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
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都洛然皆非其州境
也雖曰宅中圖治道理適均而天下郡國乃皆
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

以當帝王之統惟我 朝得國之正同於堯舜
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僅再見也荷敷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曰離萬皆相見
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以
北面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
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向則在南
焉今 京師居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
之間出所震而勢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
極之尊向乎離明之光而使乎萬方之廣億兆之
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
無不在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帝天時下得
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 今日者也况此乃蘇秦
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上不得不可爲王
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
大離爲幽州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本
兵矢他不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
里所以兵常當天天下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其

地瀕大海在泰始皇時起黃腴耶那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運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矣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何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皆幽以建武而禦乎戎狄則有以張震遠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如有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爲衰微之慮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

虞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而與天地相爲悠久矣按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卽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于吳矣而太宗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則以南北爲稱蓋據江南北而爲一大都會也仲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太利也太宗文皇帝徙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親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太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更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矣乃建王國焉則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定論也謹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得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名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按漢初裴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

都燕真所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披山此則披平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則大海也然漢之遠在北咸陽去朔方徐千里唐遠在西長安去吐蕃亦幾千里焉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以搃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所以防僞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光武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令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

漢高祖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于長安
光武中興始于此定都諸葛亮至京口因都秣陵
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一帝王之宅按自
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
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祚于南唐凡
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蓋自開闢以來未有
也宋仁宗時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
微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請陛下修東京
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棄輿不出則
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鑒輿或出則大臣
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
不可卒攻京師平坦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
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虞
則邊釁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豈非保社稷
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
恐失其體豈不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
晉祖入朝而京城無備則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

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師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
備而亡何言失體哉論事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堙爲失不猶愈于備邊
之禍哉按宋都于汴去邊地甚遠仁宗之朝乃有
宋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修築京城一
時議者皆以爲失體臣以爲古道之大臣憂國之
心每先事而預爲之計惟恐一旦無備而陷後唐
石晉之覆轍也矧今京城與比虜爲隣疾馳之騎
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
下而預防之哉

建都論

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
四者固皆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
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
險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
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
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之善成備
故宋范仲淹保欲營都而時憚輿作識者恨焉

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使
懿文不早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
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胡南太遠越
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
距朱厓大詔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
矣校吾中國武備常如 祖宗之盛德猶之可也
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
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荆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
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于不便矣每秋
高馬肥胡兒輒起搶黃裏之思所幸者 國家福
祚無疆而胡人惟利抄掠條來忽去無爭王薨帝
之志耳設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進臨清咽
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
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
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
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倍蓰十百不侔也
當嘉靖勵精圖治而醜虜猖時肆逼陵胡馬直抵
遼都 京師九門爲之盡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

居庸紫荆爲虜垣居良鄉通州爲虜外府數十年
後吾不知其所終犯人之憂實深取耿

建都總論

嘗謂立國之道建都爲本據神京以制宇內宅一
尊以控八荒自古及今罔不皆然第其大要形勝
爲首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彰較著者也
以今天下大勢論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也金
臺拔山襟海萬世之業也二京而外甍之平陽則
恒山雖其後大河帶其前焉周之洛邑則終南瞻
其西太華衛其東焉武之鎬京則渭水遶其南荆
梁聳其下焉此皆所稱一大都會也但 祖宗時
宸衷睿慮豈無定具謀臣智士豈無定議而始焉
金陵定鼎繼焉金臺遷都迄今二百餘年靜如安
瀾奠如覆盂荷默盛哉真宜卜世億萬與天也無
窮極矣然近日北京漕運頗稱艱難狄虜稍肆桀
驁而太寧之棄左臂單寒開平不守後背淡薄則
思患預防之士所爲焦心沸肝而慮無已時者也
爲足食計莫如開航海之運以濟漕運之不及舉

西北之田以贖居民之旦夕則儲蓄庶乎有餘而不憂乏食矣不然如世宗朝遼兵勤王而遼度三日每人度三日每人始得數萬可慮也爲足兵又莫如簡京營之精壯以充在內之營衛優近邊之卒伍以作在外之爪牙則禦侮庶乎有餘而不憂無兵矣不然如世宗朝靺鞨入寇而京老弱之兵止得四萬可慮先臣丘濬之言確然廟堂碩畫豈可塗飯泥羹視哉宋臣范仲淹富仁宗盛時即以修東京高城深池爲言蓋賢達之遠識每如此然平陽洛陽形勢最勝咸陽雖險偏在西陲且秦虜爲梗亦未易猝去者也至于汴梁則在當時且無足言况今日河流遷徙地脈殘破也哉至于在德不在險與地利人和之論雖亦根本至計要非可樂論于定都建國之法云

防河議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大河身未甚高

分支河以殺其勢也今河淤且直岸等令行公議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于海口之下流既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于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緩堤束水慮勢急橫溢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嚙擊之患即欲議速堤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即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今其安流乎夫水流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即不復故道非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籍其安流之利也古今言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在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于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入鎮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猶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鑿空而可據者亦道莫便于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貢鉅夫故道不復

費發而終遺其害後故道而費多則必獲其利
楚利獲則費可支害過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
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奪而害
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
所謂四策者則三思可以無慮故道復而無以
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顧在今日之計誠未
長于此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善後之圖非愚
能議者也

治河議

蓋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
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患而今之
治河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爲害猶易防
耳惟害之所被非一則顧于東又慮其決于西又
懼其淤于東東與西兩窮而兩受其弊故昔之治
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
除耳惟憂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
害而牟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
兩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

功百也我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李吉口歷
宿遷磨兒莊入淮由淮而東入于海所從來矣自
黃壩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決而東流
之水盡溢而南于是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
而祖陵有淹齒之患矣皇陵也者固祖宗數
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京師數百萬
漕利之所出也而蒙牆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
魚鱉障而浮苴伍也此行河諸臣所謂蒿目而憂
時壽而計軀心折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竊以
勢度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顧塞可矣聞之蒙
牆之口所決深廣不下百尺捲掃而投之難與河
伯爭也捧玉而附之難與禹夷競也則塞未易言
也濬可矣聞之李吉口而下歷歸徐至宿遷上下
五百餘里堙而爲平陸旦夕而圖之即神禹不能
也獨力而疏之即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
也今欲塞之吾以爲必先于濬嘗讀河臣之疏有
曰蒙牆口決勢雖南徙然十一里之下若王家口
至李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細流猶在也屹然之

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又讀先朝楊光訓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而納不足無使入口闕而下路隘無使吞入多而出洩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淤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決之功可成塞決之功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蕩溢 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鱉之害不必投壁而河流自安不必歌匏子而汎濫自息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爲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也詎可得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爲河南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爲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卽引之徒費河未必東流不若自決河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 陵自濬州上下引漕

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爲國家計專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當計其又當所爲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當權偏見不公心又當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小互權而不爲枘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遏 陵寢平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百年乎口之高諒不高于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使深乎且對河有逆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則可萬一肥瓟爲渠咽喉不通誰飛輓者築堤護 陵不謂非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隣逼 陵寢百年無事不見謂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爲虐本濬捲浪潰堤及 陵是舉 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禍隣又曰無徵天幸知乎此可以談河之得失而決從違矣若夫決堤旣成慮其土新而堅以築之慮其單薄而厚以增之則有堤隄在若是舊河旣濬其或淺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

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河故智以疏其勢而令全河之水不盡滙于一淮開淤河石壘以通平漕而令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澁此又百年經久之策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論漕

禹貢冀州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止

達河者卽達下京師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隋文帝

以倉庫尚虛議爲水旱之脩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關東及汾晉之間

南紀卷之十九

十九

附錄

以給京師按隋制凡經過三次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於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唐代宗時劉晏掌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鑿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一十萬

石無升斗溺者○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以積貯爲本以置轉搬倉于真

真儀楚安淮泗今泗

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轉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儲竊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衆載千轉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與愚以宋人都汴漕運比漢爲便易前代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

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全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納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滯漏淺灘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君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席未暇煖而又移又催以父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此

此者伏乞惟行宋人轉運截鹽之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計造險惡乃尋宋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淮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陰所開故道于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運注引泉以脩乾涸至今爲利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陞湖堤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險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陞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蘇州往宋時又有平津水牌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看始鑿以磚木築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水橋以磚土以脩風浪舟楫往來方其天色晴霽風

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議者往往欲于舊堤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堤一帶約去舊堤一二十丈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濠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堤其中舊有減水閘三座就用作作通水橋河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減水閘以節水利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物之淪亡爲利不亦溥哉

敘邵伯高陞寶應三湖

按淮陽之間地數百里有邵伯高陞寶應三湖爲運道之所必由乃邵伯固凶患也高陞雖險而楚河一開遂爲安流漕甚利賴之矣被寶應更險洪溝巨浪滔天蕩蕩與溟渤等近又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輒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險亦平矣然寶師高陞之成事而爲之也孰非復山公之言預啓其牖哉○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經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

爲春夏二運蓋至了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已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豈非一德良法與按海運之法自秦始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穀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元史論海運有云尼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故終元三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哉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口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亾之禍清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以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瀕海一

漕從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粟少有漕此不來而彼來亦思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傷海居民漁戶灶丁逐一次第踏視泊岸港灣石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爲之設法圖盡其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是亦良便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脩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無失亦無意也竊思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剋減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九二百五十里引文絕濟直屬漳御建隴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之名如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通河淤往來者悉用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滄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州夫通運之難請開會通河 朝命工部尚書宋
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
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
運益永樂十三年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
安安莊牌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
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使億元之為此河
河成而不盡以通漕益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也

又按歷代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

附卷

二十五

者阻關隘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渭河都洛
陽汴梁者兼資汴洛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
朝建都于燕東至于海西置于河南至于江北至
大漠水洧滴皆爲我 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
河由江而入邦溝由邦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
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
牌者卽元史所謂會通牌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
流于南北益居 兩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論
諸牌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之有

腰脊也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也腰脊損則四
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居腹裏之地而
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
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
騎不決旬可到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爲
城南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師在于其
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爲防守亦思慮預防之
最要者

海運議

按 國家都燕據形勝耳財賦則盡取給于東南
而東南賦所以能達 京師者特漕耳倘一旦禍
出不測漕河有梗則 京師將奚賴此海運所以
不可不議也在 穆宗朝隆慶四年藩臣王宗沐
間一行之矣時以十二萬石於三月十八日自淮
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則未爲不可奈何
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者交擊之遂兩宸罷
此何異因一噎而廢食也嗚呼非常之功必有超
邁之見始足與議拘常守故之士祇見目前昧遠

計致使高賢之策不終其用豈不甚可惜哉第由太倉劉家港出海自是海運故道而乃云自淮出海以避險阻獨不虞承儀之有變乎是則王公之慮所未周者耳豈寧惟是國家都燕必復海運必開新河何謂新河自膠州以至萊州元人所開業有緒而本竟者是也蓋海運放洋波濤萬里未易涉也新河自麻灣至海倉口相距纔三百餘里耳此其遠近之勢不侔也且新河下款三沙之洋上按三山之潮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蓄注者比也奈何惜小費而不圖大事哉杞憂耿耿幸 大方裁焉

海運沿途考

始自太倉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方至淮口過膠州大勞山一路東行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島遂西行到九阜島劉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入界河須兩月餘始抵直沽口交卸乃元自二月開洋四月至直沽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至元二十一年元人招安海上

鹽甌朱清張瑄所運然也清瑄已爲運糧萬戶矣故盡心力以圖報如此迨蓋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復請長興李福四同押運則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蘆至白水洋綠水洋經黑水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島西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云卽至直沽清運最爲便利云雖然此其大畧也若看實舉行則如丘文莊所言訪問傍海居此漁戶灶丁逐一次第踏視泊所議沙后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爲之設法圖書其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可也允若茲則行舟有路占風有候安泊有所東西兩浙及八閩兩廣亦可通行而河運之艱不啻減省過半矣

日本嶺末

按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以其近日所出也其地分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自漢魏來以通中國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易凡所欲輒燔燬城郭抄掠居民爲害

高麗使臣趙兢言高麗之不至隨陵都泥交
將兵士萬往征之至五龍山風大作舟盡覆
於東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 國朝洪武二年
教由從海島中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
貨財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率官軍出海捕之遇於
海門之上及其未陣樺梁衝擊之殺傷不可勝
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 詔以德有
功無誦命德往捕餘倭登東海之神曰守
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久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
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
帆海島東機征剿以靖邊民特脩牲醴用告神如
德彼命往捕使肯畏懼不敢復出沿海遂寧至四
年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無患苦吾邊
不能則善自爲脩良懷言蒙古使趙良弼好語
餌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
耶欲亦遣秩爲其言所以來宣 國家威德耳登

祖汝耶良懷氣且乃遣僧隨秩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類
海地迄無寧歲乃下令造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
請脩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倭常寇邊命靖海
侯吳楨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
人船伴送 京師厥後倭主屢入貢屢不敬屢
詔責之卻不受迨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
匿兵貢艘中以爲助逆計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又令信國公湯
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築城設衛所
摘民四丁取一爲兵以戍守之永樂初對馬岐臺
等島海寇掠居民 詔勅倭王原道義捕之道義
出師獲梟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乃遣使齎書褒諭之仍賜原道義
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綉衣六件帳褥枕
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
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恩渥至矣倭性貪婪不悛又寇

地至沙門島時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無還
倭率眾還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
衆至十七年夏鎮守遼東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
望海碭 詔封江爲廣寧伯先是江初至遼時巡
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川衛金線島西北之望
海碭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
寇所必由實爲瀕海襟喉之地一日曠者言東南
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碭上小
堡格之翌日倭數十餘乘海艚直逼碭下登岸頗
貴而行江令犒師林馬畧不爲意以靜指揮徐勵
伏兵于山下賊至碭江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
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衆奔櫻挑
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奮勇請入堡剿
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間有
潛脫而走艚者生擒不啻千餘斬之凱還將士請
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臨陣作真武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
憊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餓固制敵之道賊始

魚貫而來蛇陣也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
耳目亦可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
臨之彼必至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
闕之意此固兵法所當察者當時我方招來諸海
夷絡繹島上倭寇乘爲欺詐賴海復驛賴是捷寇
害屏息者數十餘年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
卽入貢亦不遵約束成化時廷臣發憤有議卻其
貢者竟格不行正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末系卿
來貢素卿者實郵人朱滿也初入倭有寵于其王
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人相爲耳目爲奸利守臣
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閣
劉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一年再奉使至是時國
王源義植屏甚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
設先素卿至俱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爲序市舶
中官賴恩望素卿時先素卿示以大忿相仇殺成
指揮表璉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間帥璉
馬守臣棄城縱賊焚掠四劫以城門之鎖鑰之賊
予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淹留旬日揚帆而去

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有素卿給事御史言乃平
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餘年嘉靖十八年
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乃申
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卻不受夷性含疑違
約如故而內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而夷索通急
則呵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戕之倭速其
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遂不歸盤據各
島中而我已命無賴及小民迫于貪酷饑寒者咸
相率從之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純以巡撫蒞治
之純日夜飭兵嚴緝竄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
稍解純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以
後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邑惟時巡撫則李
天寵元戎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不利後
以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
寇兵尚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請海至文華
素寅緣太學士嵩貴幸乃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
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密已刻
師期不之告也文華遂劾經褫寇併及天寵詔

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
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八
十有奇焚其舟三千餘艘倭大創經至京上疏自
理不聽竟死西而後以楊宜代經胡宗憲代天寵
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大掠江北焚漕舟文
華盛集兵與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三十五年楊
宜罷以宗憲代以阮鶚代宗憲五月倭寇圍阮鶚
于桐鄉攻城甚急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
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縉綳數十疋月下昇送
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有異志遂拔寨歸得
不破時巡江御史請集兵剿倭復命文華出視師
九月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浣庄且久議和既諾而
文華力主剿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曰賊已在柙
何逼兵自老吾請以巾幗辱君復集兵圍縱火焚
其廬死者甚衆浙郡以寧其明年誅汪直汪直者
徽人也嘯通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船巢五島中
奸商王澈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相習置
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毋妻

至杭供具稿慰甚厚先是郵縣生貢澤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葉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又以生貢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無能爲也該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則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游說者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邦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聞然直至覺

附政統宗

附卷

三十五

有異乃先遣王澈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陣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王澈毛臣等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籍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時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國爭之強議者且謂憲受直金欲奪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云直死王澈毛臣

疏達

夏正據舟山復爲侵掠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而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于白蒲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振矣約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白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震驚最要自蕪橋逼瓜儀揚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于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而逼政府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其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兵合攻圍賊困甚欲遁卽使彭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等邑巡撫阮鶚罷去繼至者亦無尺寸功宗憲乃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

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來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初繼光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倚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府總兵劉顯去賊一合未便進戰會議繼光偕往時賊方巢平海間繼光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顯同繼光督兵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

陳政統宗

附卷

三十七

中無脫者支黨寇仙游連江等處盡計平之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迹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皆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焉自隆慶及

今上初年雖有時寇海上亦時至時撲不復如嘉靖之季矣公何萬曆十九年五月福建長樂縣民

與琉球夷人偕來請巡撫趙公參魯臺蔡三接首關白名平秀吉驍勇多謀數年以來已併海中六十餘島今已調兵刻期約明年併朝鮮及遼東等情聲勢甚猛時巡撫與各守臣尚在疑信之間及巡撫再訊夷人責之曰汝琉球已徑貢期二載故以此抵塞而啊喝我乎訊縣民云汝往海勾引故以此互爲奸乎乃夷人與縣民俱執對如初詞然而巡撫在閩悉心鎮守威惠兼施猶恐其聲東而寇西也於是戒飭水陸二兵各時訓練嚴部伍簡

陳政統宗

附卷

三十八

將校繕城堡且召福清致仕參將秦經國等至省會其議防守戰攻之策諸凡兵政確有成算矣乃二十年夏倭果渡海屯絕影島諸處以犯朝鮮朝鮮君臣素逸樂不爲倭屢戰屢敗遂陷釜山諸鎮密陽諸郡入王京毀墳墓擄王子陪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空鮮君臣處之平壤奉書請救

上問將相大臣僉曰朝鮮世屬東藩素稱忠恪今以窮困來告宜救之且患切震隣宜乘其未至選擊之詔曰可出虎符發郡國兵遣侍郎朱應昌

經畧秋七月賊抵平壤鮮君臣勢益急出避危州
遊擊史儒將兵先至戰敗死而副總兵祖承訓兵
亦失利八月賊入豐德等郡而我兵稍集勝之倭
將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衛以緩我師
致書鮮君臣今速成彼以毋貽悔大司馬亦謂諸
將未有利計無所出而泥惟敬者市井無賴也依
影附影往來遊說驟至倭營是時關白屯對馬島
據王京而行長與妖僧玄蘇宗達等各分兵守要
害相爲聲援獨以天尙寒互難以窺進乃始惟敬

勝政總宗

附卷

三十九

曰天朝幸接兵不動不久當還報關白平壤以西
盡歸鮮耳惟敬入京馳奏廷議以倭多變詐不可
信

上促應昌李如松統兵進擊正月我師至平壤火
器齊發賊衆驚潰獲虜酋甚衆益分兵出開城攻
黃海諸道黃州諸郡倭遂棄開城奔走王京而我
軍益振矣如松兵至碧蹄見所遇悉空城偵探不
得倭以爲倭悉遁矣有輕敵邀功心不知倭實伏
以待我也倭悉衆以綴我師又發伏以撓我師遂

至大敗全軍幾沒會總兵劉綎往援松松乃稍收
散卒復聚倭見我兵怵休干勝負之間因詭稱願
約款乞貢封惟敬亦詭謂倭衆已解漢江然倭實
自便利爲城柵住釜山也七月復圍晉州會副將
查大受等統衆犄角並進倭乃棄船急渡一屯釜
山一屯對馬島詐以小西飛充貢使上書請得比
外藩冊使既頒惟敬復以中國情輸倭今五營
併爲一匿其精銳示以羸弱時洵謂倭既約款
而時出兵以屠鮮此何異城下盟倭亦既表文稱
謝事稍聞上矣奈何倭將清正後據梁山西山

附卷

三十九

浦與所匿諸倭合督臣鑄爲上言狀乃詔罷
封下司馬獄悉諭邊臣更遣尚書邢玠都御史楊
鶴往治其軍尚書既偵得惟敬先後通倭狀執捕
惟敬就獄七月倭渡熊川朝鮮統制李元均節度
李叔億俱敗績隨陷開山諸處倭乃分三路清正
寇慶州平秀志冠卅陽行長寇南原梁山高靈梁
山殺掠吏民甚慘而全羅忠清盡陷入倭詔增
浙直閩廣兵往討之九月倭入公州犯全義館經

理鑄見事急單騎馳至王京而諸將俱至因夾擊破之冬尚書玠與鑄俱至王京與鮮君臣大會共議進兵李如松居左高宗居中李春芳居右鮮將李時吉咸允門鄭起龍爲副至蔚山島山殺虜各相當相持未決而偏以損兵罷會關中撫臣報倭首秀吉以病死決玠乃會諸將歃血分剿總兵銑當西路麻貴當東路董一元當中路而陳森以閩廣舟師適至往來江海間援截厲行長等有內憂氣頗沮然猶修城柵以抗我師九月銑以計誘行長奪獲倭橋貴亦設伏阻清正一元哨至晉州與石曼子遇戰各斬獲及焚毀倭營與招回鮮民男婦會官兵營中失火賊乘勢伏發士馬頗有損傷三路恐陣動約且勿得發而巡撫萬世德以代至倭計以蹙潰圍出我兵夜追之斬捕百虜甚衆陳璘兵邀擊海上倭兵被靡擒倭將秀政殺捕倭兵三百有餘溺死者無算副將鄭子龍亦戰死捷聞上御午門樓群臣稱賀乃磔諸倭于市惟敬亦伏誅東市乃撤是役也朝鮮爲遠左外藩理勢不可

不救第諸將新有寧夏之捷氣強甚而不開將畧以故事勢蔓延六七年間財力俱費然賴

天子神武謝絕夷使一意戰勦其封始完東藩始安戰守之策豈不以斷哉論曰歷觀往牒倭奴自

昔變詐叛服不常匪可以化誨懷服之也夫以太祖之聖武成祖之威靈彼酋不傾誠用命則

與比虜之狡黠者何殊乎第北虜與我接壤防之尤要島夷則僻處海外勢差緩耳卓哉祖訓宜

爲世守而楊文懿公陳亦謂倭夷變詐凶惡時以爲小物棄賖天朝軍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誠

確論也哉

占寇情

按日本國四際皆海衆風入寇查不可測總其大凡東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馬沙門分紮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

至東風甚則至平西懸壁下陳錢分鯨或曰浮山
之有而犯臨觀犯錢唐或曰平山之北而犯平山
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曰大
洋而風歛東南則犯淮楊登萊若五島獨洋而南
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議者謂防之要不過三策
出洋遠哨毋使入港是謂上策循塘拒守毋令登
岸是爲中策阻水爲陣拒之于陸是爲下策不符
已而至於守城則爲無策矣若賊船遠來未至尚
二三百里許我哨兵登島遠眺日間或如鴉點沓
明或如魚鱗附水
不夜間或有火光如星此是賊船的可速脩之
劉江在望海壩令瞭者見東南角夜有火知爲
盜至是也其在海上彼我俱列水陣相拒賊有小
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
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噪而矢
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首欲復來也先急而
後緩者整脩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
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
譟者恐我襲彼也擲纜而卽起者欲擇其利也火

數明而無聲者脩器也夜泊而燭于涯溪者竊遁
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近也促纜及流懸登
于深夜逸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
者偽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請
和投降者詐也嗚呼已上防海之計大畧具脩矣
所賴清晏之時不忘戒太寧之久愈切綢繆務
使暴鱷潛踪不復鼓威海若長鯨戢鬣寧能借險
陽侯則孺子歌滄挹清流而有慶漁人晒網脂旭
日以揚輝矣豈非臣庶之願見休而朝廷之膺
遐福也哉

論南北事宜

嘗謂臨事而補苴者助勤之急務先時而經畫者
明哲之遠猷故先甲後甲之勞易垂治蠱未陰未
雨之戒詩謹豫防古訓于昭今時可鑒惟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金陵奠鼎
成祖文皇帝驅除亂畧冀北還都政教翔洽平華
夷德業同流于天地相傳奕世二百餘年矣當
世宗朝屢孽突起在北則戎馬紛馳再侵畿甸所

願 天子神武將相協心殲夷防禦大羊遠遁追
近時俺曾求貢順義錫封號十年來邊無敵故今
之議廟者定計于款矣任出則夷并蕩濶再曠留
都所頻憲臣定策大將奮武志心驅逐鯨鯢清世
生我關白有難樂求援六七年間東兵始撥
故今之敵倭者定計于勦矣然北虜莽點信義難
憑無論以民膏而易贏畜積之無用正恐贏畜無
窮民膏有盡一旦戎心叵測暗然內閣斯時也不
將以款乎是款之不足恃也明甚倭奴貪婪
來往有時播揆取并構之閒出沒于波濤之險求
疾飄風去迅飛電我居內地安能時出銳師以為
邀擊之計乎是勦之不可常也亦明甚然則何如
而可哉愚以為議款者必以戰為款其款乃固議
勦者必以守為勦其勦乃威蓋今日之虜名雖弱
款實則要求無已溪壑難厭乃族以金賄之祇
公彼玩視吾中國而已謂宜申令各邊要將練兵
儲糧利器以為戰備彼守舊例而不復念則與款
如故不然開關以謝絕之示我以必戰之意彼

貪我金縉時有憐心自為款戰未可知也是款
我戰亦惟我所謂以戰為款其款乃國者也至于
倭奴則僻居海島外非值汛期難抵中國惟沿海
處所嚴列水寨以為防閑倘彼自為出入自為剽
掠不涉我地我何與焉一或移舟近港意在內窺
則督率水兵即為攔截萬一登岸時乃調集陸兵
大為掩擊我逆彼勞我實彼虛必將盡施醜類不
遺餘孽矣是則所謂以守為勦其勦乃威者也雖
然倭海夷也何足過慮惟茲北虜遠者與我邊塞
為鄰近者與我畿甸為鄰隙隙伺其毒易茲則
國家之所當兢兢而亟圖者何以加此然愚猶以
為特患耳根本之計不在焉根本謂何民生是已
是惟 聖明清心寡欲勵精制神省其刑罰薄其
稅歛嚴懲貪墨之長重旌廉明之吏凡百舉動一
以軫恤為心而開墾之條抽稅之額亟為報罷務
以愛本元元培其根本由是養威蓄銳乘隙候時
即以東取大寧西復河奪南收交趾亦可也抑或
鑒于外寧內憂之說釋彼三處以為外患亦可也

武操或縱確有成謀張之咆之必無遺算則統
之盛遠過乎漢唐而上曆之永可並乎殷周矣

九邊總論

其一 邊事

夫謀臣之干事也未然而量之則爲之計利害
多寡視遠視近較彼較茂若大賈行貨度三五
數而等貴賤之利也我

太祖驅逐胡元 成祖三犁王庭其初立宣府大

同并肅遠東大寧寧夏爲六鎮其後並以薊州

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城守特重焉夫 國家建都

北平東則薊州爲左輔極之而至千邊東西則宣

府爲右肩極之而至千大同榆林固原寧夏甘肅

北則以薊花鎮爲後門極之而至千古北口潮河

川此大畧也凡營堡之疎密弁墩之遠近城塹之

高深陵谷之險易道路之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

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入之衝衝邊君子

可不觀形審勢繪圖列衆使元戎甲士撫其山川

觀其要害然後扼其吭而督其背斷其命而制其

孽乎吾將畧其緩而詳其急俟當事者擇焉邊
城未易議也若守之于三岔河順之于山海關則

遼東可無慮也夫寧鎮本易復也若屯田于薊花

鎮積石于潮河川則薊州可無恙也榆林寧夏近

于套虜則修補城牆添設遊參彼此相爲應援非

常山蛇勢乎耳肅固原相爲唇齒則修嘉峪之關

置沿河之哨西北相爲倡和非兩輔夾車乎至宣

大所係非他鎮可比則猶不可不熟講也宣府山

川糾結去京師爲近而軍士勇敢則撫綏爲易苟

補浮屠略之募兵重補箭鎗之防守或者其守也

猶易若大同川原平衍虜無阻塞而偏頭關逼近

舊河焦家坪實虜渡口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此九

邊中之最難守者也邇年以來屢寇山西必有入

同入侵犯紫荆必有宣府人事可徵也雖然海西

夷居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則不同况內附

既久則信義可責其剿之也則存撫情其撫之也

則寓勦威是可常服矣惟東北之朵顏黠特不常

而其要害則潮河川爲最西北之套虜肥饒易寇

而其要害則花馬池爲最昔王莽薨花當之續
端肅遠東之役其謀審矣然必識其機而後用其
謀不然百年之計不可以旦夕效而見在肩踵者
謂迂矣

其二 邊事

古今取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
二者常相爲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三
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
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

附卷

四十九

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
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撫聯以總督
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爲援地形兵力可
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
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
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
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下
塞折入吐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

日縮套虜日近猶微離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
能晏然焉

夫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
讓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選
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扼塞之關可
矣選當繕城堡以爲游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築
隱于占役而取數千荷戈矣糧餉則尅于椿頭苦
干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
款外寧內安固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
狠心馬價賄賂脂膏已竭金縉日索豺豕何厭板
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
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
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御之戒今日
所當亟講而善圖焉

其三 貢邊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將無其人兵有不
足也失其邊儲之不充夫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
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

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者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畧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鎮邊鎮者特苦于無賞且不能用其衆何敢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二

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且聚兵而練之分費用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公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邊垂之豈人情乎又其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尚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跼蹐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鬪鷄走狗出則斬將奪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

首隸下哉今邊將既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衆升伏謂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恟恟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烏可得而用也將裏先於用聞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倍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之聞也穴牆壁突八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營之重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邊防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三

其四 西北疆臣

自古樹偉功者不斬于小費肩大議者不潤于浮詞益較量錙銖利在眉睫坐失機宜計將不成是患不在殫費而先事也患在費之無當而鮮成耳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持諸關其間執戈荷戟之夫登陴秉塞之士罔不仰給于餉餉

罔不取必於漕船糧相望金錢歲以萬計且衛安
漂流所司日陳稟是懼藉令制里分田此疆彼界
授以畚鍤給以牛種積之數年塞下之粟必饒不
但篙工揖師得以少甦於飛輓而大倉之畜將陳
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款市以前戎馬奔突兵
火破於原野烽燧達于都衢今幸息肩戡甲款關
請和乘此而次第引漕溝塹相仍長塹巨濠綿亘
遼邐即有悍虜輕騎無所肆其猖獗也茲又不大
便利乎語曰勞不一者功不十費不百者利不千

明政錄

附奏

五十三

方今東暇豫之時昧經久之慮倘使舉蘇松數郡
與各邊繁長而度大孰廣孰狹連檣接槳日出入
洪濤巨浪之中視耒耜耘耔之務孰逸孰勞負薪
沉壁日屹屹宣房範子之間其與盤散行汲孰難
孰易况乎東南之地千疇萬畝屯雨行雲土庶十
萬之基農服先世之舊國計民儲往往取給豈獨
其地殷富哉本業多而力作勤也今不權經久而
徒束手以待東南之餉則旱澇災沴天不可常
添敵阻地不可恃將枵腹而待困乎待其困而倉

皇失措手足無聊銚耨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
若謂邊土慘裂橋樑為難原隰遠遶決水為難獨
夷成風習慣忼慨悍之俗強之農事為難則白公
導渠馬援引滬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其地力
土脉何為宜千古卽崎嶇零難以計畝然遺址
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孱
弱者至無以計旦夕倘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
不願之大抵膠故常則見以為緩募速效則見以
為遲以故官若傳舍模稜觀望以幸旦夕無事誰
肯引之為已責者今 天子赫然發明詔下撫臣
按其事撫臣將旦夕報命愚也相觀厥成焉

附奏

附奏

五十四

其五 九邊屯政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
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
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益即古寓兵
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
重華諸臣之所常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
勤于上耆碩摩畫于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

于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高皇帝憫海運之艱詔群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遠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俗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沿州民若千戶額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棣棉粟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棣棉粟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附卷

五十五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于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令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因也以寧夏積谷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勵如此其明也仁示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土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漕輸買雜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渾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墜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修用以管屯爲職者慢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

弗靖待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徹通輒起正德
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蓄遊民凋瘵且版圖而
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甚
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麥粟不繼士馬不肥挖
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
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募放廢屯設修亭
障遠斥賑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
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
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家戶種田不荒
而公糴亦紛紛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
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墾者悉與爲
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
政遂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
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益諸議之指大都任
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
之復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
功積豐于垣土甃於伍內有公費之利而外有守
禦之脩以振威注氣制戎捷廣其惟屯政哉

明政紀

附奏

五十七

遼東總論

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
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 國朝盡
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三州以處
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
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
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計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
夷居屋火食獵射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旣在蠶縻
之屬猶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
法中嚴俾恩威定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倂
斬論功則第二議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
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生挫唐甲效
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鷙健鬪無前皆遼以東產
也即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
海榮迴鴨綠混同左右逋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
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
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襟然必整理威遠青
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指

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又益張經斯鎮者幸無
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于山海一線之關我塞
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從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
一區乎

薊州總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卽其地封寧藩
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東西並建以
爲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
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制營州等衛於順天
明陳鑑宗 附卷 五十九
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
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
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正
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
爲也先卿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
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結親近北屢肆內侵奈將
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導虜
入直逼京師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開平
陷人虜庭大寧徙之三衛天子自爲藩籬矣在

今日邊情惟薊鎮爲急規復乎舊疆未敢幸言
若禁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
勞過勞不爲損何也所關至重大也

大寧總論

太祖驅逐胡元于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
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離復命魏國修山海關喜
峰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離
成祖時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
離爲界大寧旣棄則開平與和不容不失宣德中
明陳鑑宗 附卷 六十
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
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恢復之
畧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州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
與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
而繼以义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十山舟師進于
小陸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非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永易言耳按

世宗朝曾中丞錢建愷從河套之策莫相國言主
其謀而與當事者不合遂成廢格識者恨之莫之

復套猶可緩卽所最急者在復大寧何則欲安京師須制強虜而欲制強虜須復大寧大寧不復強虜不得而制強虜難制京師不得而安勢固然也蓋大寧爲京師後背左聯遼東右接薊州聲制互援外藩始固不然獨石黃花鎮古北口去京師有幾而區區恃此爲險乎章茅耿耿當事者高日焦心而亟圖焉可也

三衛論

三衛卽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走徙于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戶惠州嶺官興惠三十餘衛所卽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于漢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思察兒海撤男奚阿失里爲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

諸酋卒落從有功遂以大寧昇三衛寧王移封薩昌徙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衛歲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古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潘陽鐵嶺至開元爲福餘由錦又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最險未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關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酋自是以故喜峰番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叅政糾守附卷

貢已耳福餘大寧結也先爲嚮導朵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去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設太監茶將又設撥兵畧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尾刺間謀詔自后役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闕成化四年與比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仇如思蘭謀寇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益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燧燒荒塞出拖殺邊聲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逆屢

肆侵盜泉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添入
虜掠動結親迤比梅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
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襲舅十年把兒孫入
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進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
遁抵尼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罪我入幸
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
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竊諸酋惡之不相附尋
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遲之來請嗣番官遣
臣以爲言下兵部公譚部落後復許貢革蘭始入

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大都廢東勝則大同寧夏
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
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等處所以孤危以朵顏三
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

宣府總論

宣府漢上谷郡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
亭沈河塞峰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
開寧直接獨石文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寧和
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

援難守宣德中乃衛磧臺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
變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泊迤邐而西歷比中二路抵
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畧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
邐而西歷中比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
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
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
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
門比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

龍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梯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
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罕抵居庸而止計二千
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
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邇者夷虜結陳長驅
連掠汾心全晉爲昔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
耶良由法紀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
設險云者固地利而繼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
增崇垣百萬綿堞比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
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總論

大同古雲中地中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歲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晉河佳家坪娘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驛驛無虛日焉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王父偃之策據河爲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文復棄去東勝大同清離日漸廢弛矣

附卷 六十五

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喇喇作聲以軟語提携之無復上下名分大同之紀綱日墜矣况山川平夷曠遠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迹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一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大城而宜分守瓦窯未嘉白羊鵝鵠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羊心兔毛河之險其

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谷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陽門三關計其地則寧武偏頭關之中當寧武之路爲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奇嵐州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爲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河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倣報不怠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

附卷 六十六

戶而理堂堂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比樓平刑智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鵠東莫非要守鴈門傲備於是爲急矣嗟夫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愆不寬漸而待之庶其有濟乎

宣大總論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

之所以獨重于燕者爲無敵也

文皇帝時宿重兵于二鎮以威震大漠之南
王庭絕而不復羣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探也及
其季也虜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然虜能入之
而不能有也獨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制小止
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
畏二鎮之恃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
虜入雜居于堂之外庭之內羣帳覆野散騎錯路
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耕牧矣虜進弗能距也退弗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折手足痿痺而
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矣然而司農之金錢
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則耕作廢廢
徵追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徒之
金錢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有
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總兵
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
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豪不合
則爲讐且名雖爲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

者不過三四輩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

兵而足以協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
以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
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
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總兵
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
鎮之足捍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
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
而與之而不爲之參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蕃攻隔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
至于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嗥何者人有
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能僥吐蕃之於
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肅臯以蜀而不虞許大予
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
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
而無禁放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
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右按王公世貞捐地之說雖亦一策第恐有太

體統卒然無已則行久任之法乎凡文武官負其不能者急汰之其能者則寬以文網以大權俾得便宜行事至于威聲著聞蠻夷懾服則加銜增俸且時錫予以昭眷顧武一年一遷或終身不遷官二鎮者庶其足恃乎

三關總論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於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俱失三

附卷

六五九

關據其衝無難救之虞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蹊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內代州撥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格一負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代州之間設重臣一負總督宣大

高關論

西陲陝西之例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東起剌麻交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能者以增築修塞之功多其險倍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胡馬取深入乎故今之急務在脩三關之險選將士積薪糧以固其門戶使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敵矣

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也其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兵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遺巨靈劈開兩山以通出公益於億萬載之前預爲

以待千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自古建都於
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
以當此山川之正氣哉故王氣之隆正有待於今
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者人繼隋之
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
鑒者敝戒生於不足也抑嘗觀元本進金史之表
曰勳卒擢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極
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擢居庸而
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極吭則其立言之間重
輕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心之所倚負而吭則
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
於京師比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
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
也

榆林總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
宋沒西夏元季章孔興據守一國朝定陝西孔興

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
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置
三十六營堡邊牆起齊甯川西至定邊營長三千
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余肅敏城堡世多侈其
績而引以爲罪者間亦有焉在評論則云襟吭既
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
襲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
入寇固原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
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據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
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二
氏皆以善邊久著聲稱者是并非安所折衷哉大抵
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
聯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使耕牧
千三百里樹藝雜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
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
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耗
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於失河套之初而不
在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思不勇敢善戰

也患在枵腹不得一飽而糴來米珠草桂之誦也
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
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
乃若亂峰墩野緒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
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寧
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
漠虜賊大率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總論

寧夏亦朔方地實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

其地險固經其地就塞也勝粟也成

鎮多在河西河自虜據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爲

險衝築牆畫守始於巡撫徐廷璋而花馬池

邊牆皆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國朝撤

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文徽東勝以就

殺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地遂使河套沃壤

爲虜巢河山大河勢固在彼寧夏外險及在

河套馬池一帶適其利我之憂遊騎往來無日

老宜乎延寧固靜終歲之不得以少安也

增東勝因河爲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更河爲

千旱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

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足未敢議及姑以目前

之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寧武等

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平泉馬炮

處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圍堡遠堡舊堡

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

門戶靈洲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

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

也

固原圖說

回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

之閒得以休息所備者塼房一面耳自強治十四

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立州衛以固

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

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
斡力兼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塘一帶
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
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本
可自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
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路水馳驟則蘭靜安食
之閒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寒而西鳳臨華
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沿河之堡不
由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自肩也後調客兵也

明史紀事本末

附卷

十五

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成每歲元
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
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
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邊移置下馬房其
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
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官任將足兵足食之計
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甘肅圖說

甘肅一線之路依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

隅羌戎北遮胡虜總制頗難紅城富莊浪西寧之
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
永昌門戶六坝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
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
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博於鹽利華夷
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臘脂二山在焉乃
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
六畜不蕃亡我臘脂使我婦女無姿 國朝設行
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甘州門戶域西六十里

明史紀事本末

附卷

十五

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六鎮卽哈密
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吐蕃定安
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
虜修去修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吐蕃番自兩犯
甘肅之後荼毒日滋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當在
我也何也開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
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專應之不恤不恤庶幾其有
虞乎按邊務重大卽詳言之不爲贅過計不爲煩
也故知丘文莊遠城之議王文成談邊之疏勞中

丞出塞之說馬中丞破虎之謀楊忠愍馬市威抱
足吐中國之壯氣是用旁搜博採以成全書俾
讀者一寓目而洞如觀火可矣

亦獲短言

追尊

太宗文皇帝說

今追尊 太宗文皇帝曰成祖宗雖少讓祖而成
則有殺于太按三代而後一統之正莫過于漢唐
宋其功德之盛者莫過于三太宗然未聞以祖稱

明政統宗

廟作考

七十一

也禮祖有功宗有德 太祖之前不得不稱祖太
祖之後不得不稱宗惟晉武帝身開大統而述讓
創業故追宣王爲高祖伯父景王爲世宗父爲太
祖而身爲世祖齊文宣亦然父神武爲太祖兄文
襄爲世宗而身爲顯祖至武成後因之蓋未定之
制也然則我 文皇宜復故號爲 太宗 于 尊
親之典更協矣

世宗追尊

父母與說

嘉靖太禮之儀初稱本生父 興獻王曰興獻帝

母曰興獻后正德十六年十月 勅也 爲興國太后元年正月 勅也加尊爲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 母章聖皇太后三年三

月 勅也改稱 皇考 聖母三年九月 詔也

加 皇考尊諡恭肅昭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聖

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七年七月 詔也立 獻皇

帝主上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附

明政統宗 附卷 七十八

卷十七年七月 詔也考之千古無有兩者獨

北魏莊帝事體盡合而尤守于一時建義二年尊

父彭城武宣王勰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

爲文穆皇后將遷主于太廟以高祖爲伯考大司

馬錄尚書臨淮王或表諫以爲漢高祖立太上皇

廟于香街光武祀南頓君于春陵元帝之于光武

以疏絕服猶身奉子追入繼太宗高祖德洽寰中

道超無外肅祖雖勅格宇宙猶比面爲臣又二后

皆將配享乃是君臣並進幾叔同室竊謂不可更

部尚書李神軌諫不聽或又請去帝着皇赤不聽
恩謂獻帝與漢安懿王不同蓋英宗本爲仁宗皇
子而孝廟自有殺王爲嗣故也若光武已疏絕服
急于繼正統而忘其親南頓君至不得比于叔父
趙王兄齊王尤不可爲訓惜當時之臣未有能考
臨淮神軌表以對者○莊帝事考之北史帝名子
攸彭城王勰次子明帝崩無嗣爾朱榮立之末安
二年追尊父勰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按綱目
發明曰未論禮之當否是時戎馬在郊強臣擅命
明政統宗 附卷 七十九

藩王登極

太祖高皇帝以吳王 成祖文皇帝以燕王請難
景皇帝以岷王監國 世宗肅皇帝以興世子
穆宗莊皇帝以裕王

再正東宮
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爲 皇太子以景泰三年封
沂王以天順六年更 御名復爲 皇太子凡兩
赦

二子兩帝

宣宗章皇帝二子長爲 英宗睿皇帝次爲 恭
仁康定景皇帝自古無兩之者

革除建文年號考

今天下謂建文年爲革除非也 成祖卽位 詔
明政統宗 附卷 八十

稱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
樂元年蓋猶秉踰年改元之禮不欲冒建文之號
耳 詔內第一款稱建文以來又慰諭臣民 勅
稱 太祖寶天建文嗣位大封靖難功臣 勅亦
同又 戒諭文武群臣 勅辭建文不君蓋雖泥
其尊稱實未嘗削其年號也又按吳興慎侍御蒙
堂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
天順人歸 文皇以繼志述事歸 今主授其子
俾上之其子以詮君同年馬相國馬公讀而吐舌

曰卽巨淵母若乃公何遂不果上

又按萬都諫象春疏諫卽建文原華處所立爲殿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號以表追報之隆在年號以正君臨之體云云

又按楊侍郎守陳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政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先生陳言疏內云管昭公爲

續編

附卷

八十一

李氏所逐春秋每歲首月必書必書公乾侯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請下內閣諸耆碩臣若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爲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可焉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又按王相國錫爵於西北關策末及之言革除間一姓遁承非逐免爭捷之際而當時執事可拘于已諱使孫蒙祖統所關于名義非淺鮮也

辯建文祝髮之証

按震澤紀聞謂太祖既有天下謂賊意伯曰汝

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汗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兵入建文君開篋而視則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度牒一曰此劉伯溫教我我也遂爲僧遁按誠意卒于洪武八年時皇太子無恙又一年建文君始生何得預云爲嫡孫計乎此傳謬之甚

再登大位

附卷

附卷

八十一

皇居深宮者卅年以丁巳復辟復稱皇帝者八年九再卽大位再紀元一稱太上皇帝崇卑顯晦更逾千古所無按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未有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還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中之計也管成公時曾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鄭將敗在君者曾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德

急君也晉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並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于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不知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寔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而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公十三

按已已之役不急奉迎太上爲景帝庶乎不知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爲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爲重君爲輕千載而下有兩周公否耶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職也于忠惑一本兵耳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之失之忍矣

右論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曰吾國失一君從之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

宋宋公謂公子自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自夷復曰君雖不言國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仆執走衛公子自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爲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云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

公十四

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巨傳云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巨馳還權留事巨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巨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徽欽之禍一味報仇而虜亦得談二帝以爲重增金割地稱姪

解臣而究竟無補于公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
英宗內還使 郝王能如日夷公子之遜國使
一篇好文字而當時士大夫未有一言及此者可慨
已

官制考

今六部仿古周官之舊獨戶部兼掌宰制國用之
職而宗兼司徒掌邦教之職矣繁簡劇量頗亦得
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臺官之外復設
五軍都督府雖兵刑爲重亦後世不得已之意

總督撫鎮衛古方伯連帥意郡縣之設遠建封建
不得私民而自養一也厲民者朝聞而夕罷二也
百里之國有卿大夫上中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
而已有宗廟會通之費今悉無矣其節縮浮費三
也要之不如古者公太密文太繁兵民之途分耳

文臣異途考

國初文臣入仕正途惟有進士鄉科歲貢選貢而
記其任子及 國初賢良方正人材舉薦亦次之
其職望由途而登大位者畧記于此

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公姚廣孝 左布政使
印堇克勤俱以僧

禮部尚書蔣守約李希安程志端 工部尚書陳
道瀛徐可成 禮部左侍郎丁永忠金寶仁師宗
記以太常神樂觀道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少保許紳 禮部左侍郎
蔣宗武 通政使掌太醫院事施欽仲菊李宗
張鑾徐倬俱以醫

兵部尚書贈少師以下

明成化宗

附卷

八十六

太常寺丞贈少卿表珙子尚寶司少卿忠徽以相
太常寺卿丘玄清以全真道人玄清嘗爲監察御
史以二宮人賜之遂召宮

禮部左侍郎湯序右侍郎康永詔以天文生

禮部尚書邵文節卜少師少傅少保尚書陶仲文

禮部左侍郎李孜省 太常寺卿鄒當恩趙五芝

凌中俱以方術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以推命

太常寺卿顧玘以巫師

兵部尚書單安仁	左布政使張真等以武弁
工部尚書徐杲蔭一子至錦衣衛指揮一千營繕	所正及官生賜玉帶食正一品俸 上有密旨及
徐少師階欲以崔忠端例加太子太保徐公力止	之
工部左侍郎刪父	右侍郎刪綱蔡信郭文英俱
以木工	
工部左侍郎陸祥以石工	
工部左侍郎吳復以知印	
開政紀宗	附卷
吏部尚書張度	戶部徐輝
刑部李反直	兵
部勝德懋徐晞	工部李質
吏部左右侍郎李	信王春
戶部左侍郎李亨	禮部右侍郎劉敏
刑部右侍郎王詔	大理寺卿汪懋楊時俱以吏
蘇州府知府况鍾	泉州熊尚初
西安賈信亦	吏也俱有政聲加三品俸
都御史中丞涂節	吏部尚書郎本中侍郎汪河
以省豫	
南京通政使張由以承左	

工部尚書嚴震	禮部尚書鄭沂以稅戶人材
通政使樂輝以輸粟貢	
禮部左侍郎李嘉以奉祀所禮生	
禮部左侍郎張俊以諸書寫人	
大常寺卿杜安道洪尚題以掃工	
光祿寺卿徐興祖并泉以厨役	
布政使蔡春王興宗以皂隸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楊善	戶部尚書劉中敷
太僕寺卿崔文奎俱以守城諸生	
大理寺卿朱奎	太常寺卿任道遜林章
工部	左侍郎謝宇俱以幼童薦薦直內閣林散官至從一
品	
工部尚書趙榮	兵部左侍郎俞綱
禮部尚書	
張天俊	工部尚書周惠瞻
禮部侍郎張電	
工部右侍郎談相王槐	翰林學士沈度
大理	寺卿沈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晏如皆以習	
字選	
刑部尚書安童	工部尚書也先帖木兒忽哥赤

治書侍御史瑛納兒加右副都御史咬住

川左參政閻乃馬反以番虜

工部尚書黎澄子侍郎叔林以件寔湛即爲虞大
皇黎蒼弟幸免于僂而以善造神鎗父子至八座
食祿者近五十年年八十餘子亦近八十可謂遇
矣

布衣超擢考

太祖自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充之其所聘
期如劉誠意宋文憲雖禮寄優崇而頗循資序自

胡陳之後群臣鮮富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

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

不愛高爵越資拔天

下之賢俊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永樂亦間行之
茲列其名于左

儒士王本杜佑龔敦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四輔官

與太子賓客位尚書上

賢良郭允道爲尚書

泰才范敏張泰爲戶部尚書

趙戶部才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

武英堂紀事監生蔣義爲湖廣行省參政

儒士趙翥爲工部尚書張子源試禮部右侍郎張

宗德試兵部右侍郎

者儒劉堦關賢爲諫院左右司諫龔左右春坊左

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龔左右諭德

儒士藍子貞張伯益爲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陳

玄爲右僉都御史

明經張文通阮文志試左右僉都御史

人才赫從道試大理寺右少卿

朝政統宗

附卷

九十

孝廉李德爲南京應天府尹

儒士吳順爲國子祭酒又張璉安處善徐子民曹

佑梁伯彭友信

稅戶義門鄭濟王勳爲春坊左右庶子

賢良孟性賢爲廣左右參政

文學宋亮爲福建左參政

儒士邢浩爲河南盧友常爲山東齊瞻爲四川俱

左布使金良佐爲廣東吳昭爲山西陳宗顏爲陝

西俱右布政使又鄒伯源等十一人爲各布政司

參政參議

國子監生劉政鄧志和顧純申遼周振張璉王允陳嘉薛郁董倫楊允楊鏞方溫俱各省右布政使龍鐔阮友章王禮李皓曲能俱按察使常禮敬爲參政朱源爲副使

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陳楠子信試四川左參議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韓春子試右參政則官舍也

驍騎右衛千戶俞清第立試廣東左參政

財政總案

附卷

九上

府軍左衛千戶陳亨第員試右參政則軍餘也抑又異矣

人材董從先營昉楊仲禮署浙江王守政蔡均美謝直方王秉彝署福建俱布政司而不言何官

求樂中人才馬麟爲湖廣盛儀爲浙江俞景周爲山東周克敬爲廣西俱左布政使孫豫爲山西江潤爲河南艾漢爲浙江俱右布政使自是而後旋境響矣布衣躋方尚可謂奇遇然二朝諸公宋亮以下俱無登八座者

仕求樂中以儒士武周文爲翰林侍講學士以老致

遇天順中以布衣吳與弼爲左春坊左諭德尤稱奇

論官員設額富寬

天下官員設額若干計算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

曉疎總論

附卷

九上

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四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

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舉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明政統宗

附卷

左十二

方孝孺子考

建文之役殉義而卒者無如天台方先生焉卒三十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讀其書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絕之商而爲之記嗚呼先生後之有無不足爲先生輕重第萬乘之尊挾雷電之怒而有不能盡快于意之外者信正氣沸鬱于宇宙不容泯也按于名德宗時甫九歲以金陵魏尚書澤謫爲海寧尉極力覆護文得

台庠余學夔者知之遂潛回糊名易姓行乞于市狂歌願效程嬰語四聞人耳夔倡其詳乃密致先生文稿及德宗亟迹海島避地以全其生尋往華亭青村諸鎮學治繪網以延殘息復携潛入郡訪進士俞允允爲先生門人家居不仕從者見之喜不勝乃教育之後十四年允以養女贅爲館甥初冒姓俞後改爲余云此其大畧也其詳悉載重太史其昌碑記中

論科場取士

凡四條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四

其一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其誤閱文益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騰進第一場文十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騰完二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宴飲之誤又問之何能緣賢寃試官未必盡賢是以真才多遺也必裁飲宴寬以

月日待放榜後補禮可也近拾中式舉子之語潤色以充實錄竊恐不足又爲刊

其二

時文不足以知人必三場策對乃見經濟談古博今一切置之弗問初場取之即策空談亦中初場不中即策錦繡無暇閱矣雖魁元亦多不答策問目之詳若此只取一場足矣安用三場哉此試官不慎選之過也爲今之計乞

勅大學士會同吏禮部當科試年分推舉有學行

南政統宗

附卷

九十五

者嚴加考試之其鄉試差官如前戊子年例先期考過以試官文字揭于禮部前爲舉子式庶凡人皆知學而治道可舉矣策士以時務最切爲問不許援拾陳言乃知石畫燕于胸中它時臨事不眩若是則學究天人輩賈之才當再見矣

其三

請立壹大科于會試之外仍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元賦以暢通古今練生政務爲中式行于辰

戊丑未之正月朝覲官有恙者皆得應之祝舊起擢初旨置教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輔九卿皆其中取之使真才輩出滄海無遺珠之憾矣

其四

請復國初薦舉之科使山林之士得效用于世則以類而進夫山林之士更世變也多見科第之如斯未必不曰如有用我者宜如斯而已乎况無路進身絕意外慕勸儉自守習以成性一旦舉而用之必咸知遇之奇安得不益加惕厲以副九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六

重之望以期造福于蒼生而延宗社無疆之休書之史冊必曰是即堯之揚側陋也皇唐之泊復見于今日矣竊慨今之學者任意不明則進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于里閭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于天下夫今城衛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知迷之間青樓萬井抑埒百里而肆其賦畝之關役奴下走文衣鹿履汎鷁浮馬變童季女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與必會墨籍紳之家也換廐所由蓋由父師之所

爲教子弟之所以爲學齊此也夫此宮室之門
田疇之運關妻孥之事盛得之者則爲跨灶爲元
宗爲寧馨兒失之者爲不肖爲豚犬爲無賴相習
成風比比然矣以故寒素之家殘瓦斷甍漏日見
兩田無尺寸衣無襪再而爲妻孥者蓬蒿垢顏以
富井曰凡爲里中之富貴者莫不襟堂而咲之滿
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咲凌于胸中
一旦富貴求與之祖敵更不思勿之所學有何事
而爲此蠅營狗苟爲也嘗聞顯考有言曰士猶處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七

甲榜非正科

國朝科甲以丑辰戌未爲正而洪武開科之歲進
士吳伯宗等則辛亥也永樂壬午靖內難明年癸
未始鄉試甲申賜進士曾榮等已丑會試中陳廷
等 上北征辛卯賜進士蕭時中等天順庚辰試
場火秋令試中吳鐵等甲申賜進士彭毅等正德
庚辰會試中張治等 上用巡明年新 帝登極

爲辛巳賜進士楊維聰等五科非正科而兩告甲
申最後辛巳相去亦三年

辨劉基遊西湖詩謬

按剪燈野聞謂劉基嘗獲客泛西湖抵暮仰天而
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
及過蘇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可久也夜登
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
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王翁也深自結納曰後
十年君爲 天子我當輔之按公遊西湖見吳雲

再東鑑宗 附卷 九十八

起西北謂天子氣在金陵後十年我當輔之然此
是謝江浙儒學副提舉時語其後張士誠據吳郡
之日郭子興據吳郡之時公方再起官在處紹間
足跡未嘗至濠與吳郡也後至 太祖下金華始
遣人聘基非素相識也何不經若此

國號大明考

校山野記謂韓林兒始亂亂稱少明王劉護軍始
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過 皇祖皇祖初與其事
謂劉應便除之乎劉曰不足煩也因請更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殄按韓林兒初稱小明王後建國號曰宋改元曰龍鳳太祖初亦奉其正朔授官爵劉膏謂太祖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後林兒爲呂珍所逼國亡公之五年而太祖始即位國號大明云

辨海鹽王文祿立言之誣

其一

按學山贊謂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爲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此處墓前改統宗附卷 七十九 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囑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朔運爲謀臣之冠按此乃宋真德秀故事實與誠意無與

其二

聖祖賜誠意一金瓜令有意賜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開而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祖奕棋耳命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止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乘輿往速如言回則內使已

斃車中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乾象有變時素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鳴鶴放起鶴已死和中蓋以鶴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上賜也按夜半開門奕碁全近見戲當時高帝必無與誠意相厚至此且行藏家錄俱無所考而誠意未卒之前其反者惟一邵榮耳所謂西班牙緋者何人也

其三

刑部尚書開濟附卷 一百 上謂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昂奎用酪畢用鹿肉諸用菜根及果參牛用醢牛牛鬼用粃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粃米烏麻作粥張用毘羅婆果翼用煑熟青黑豆軫用麥稗飯角氏用諸華飯元用蜜羹綠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粃米窮尾用諸果狼作食箕用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分肉胃用粃米烏麻野東列于二十八宿金卓上問何以知至否

曰二十八宿金椅剖鬆椅至上至則芒倒不至則
不倒如齊言燕畢其二椅不倒問曰二宿不到椅
也濟曰一宿 陛下 一宿臣 上疑曰卿欲作燕
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
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曰先剖腹腹入無見也
先斬後剖五內宛然剖之可見既斬而剖不見竅
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錄野史俱不載
此事尤誕妄之甚

布衣總裁

明政統宗 附卷

洪武乙丑詔重修 高廟實錄布衣陳濟與學士解
綱等爲總裁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
爲纂修官

布衣考試

洪武四年京畿試前元貢士鮑恂與學士宋濂等
同爲考試官

典史中會試

曹文襄爲典史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得第二
人廷試復爲第一人不十年遂登相位後有刑部

吏南昱松陵驛丞鄧溫然位不甚顯考蘇州志
熟黃鉞叔楊亦以典史中會試

勛臣從祀孔廟

萬曆中詔以新建伯王守仁從祀孔廟可謂特恩
榮矣時布衣胡居仁亦與焉亦真非常之遇特布
衣如吳與溺而不得與士人多扼腕之

賜進士

天順七年貢院災會試舉人死於火者九十人事
聞俱賜進士出身信哀死于生榮矣

明政統宗 附卷

致仕官主試

洪武乙丑命前翰林院典籍聶鉉主考會試宣德
癸丑前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主考
會試聶待選吏部黃以謝 恩適至京故也然聶
以卑官得之其同試乃有講讀以上者尤爲奇矣

早達

四歲洪舍人鍾以善大書舉入翰林肄業
五歲李文正東陽以奇童舉善大書屬對入翰林
肄業

八歲至十歲程學士敏政楊文襄一清俱以有司

薦舉奇童

九歲張寧陽王懋襲爵英國公

十二歲楊少師廷和舉鄉試大理寺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少師一清郭翰林希顏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寬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李少師東陽費少師宏

明政統宗 附卷 一百三
何提學景明張太師居正劉侍讀虞襲中鄉試祁

寧河愈爲中軍先鋒

十八歲王侍講洪陳脩撰景著王兵侍偉楊少師一清趙中丞時春王參政懷中蔡侍郎汝禎俱第進士奇童洪舍人鍾舉解學士縉中解元

十九歲解學士縉楊少師廷和何少宰孟春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王布政象坤中解元舒編修弘志中探花楊元祥改庶吉士殷少保士儋經魁崇吉士鴻功解元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會元

二十一歲喬少保宇遷尚書貢顧同書澤方少保獻夫徐少師階楊少師博學夢陽中解元餘不悉

二十二歲林縉修大欽周修撰延儒狀元及第

二十三歲施修撰磐狀元及第

二十四歲郭太宰璉爲布政司參議

二十五歲鄧寧河王愈爲行省參政

二十七歲徐中山王達爲同知樞密院

明政統宗 附卷 一百四
二十八歲項文曜爲兵部侍郎

二十九歲韓襄毅雍爲金都御史

三十歲項文曜爲吏部左侍郎

三十一歲鄧寧河王愈爲右都御史大夫朱東平

王能封成國公

三十二歲李岐陽文忠封曹國公胡文穆廣以侍讀楊文敏榮以侍講入內閣

三十三歲常開平遇春爲中書平章政事解學士以侍講入內閣于蘭應譚爲兵部侍郎朱成公希

忠加太傅

三十四歲鄧寧河王愈封衛國公沐昭靖英封黔寧侯陳節愍洽爲吏部右侍郎少保時以修撰

入內閣

三十五歲解公縉爲翰林學士

三十六歲鐵公鉉爲兵部尚書商少保軫以侍讀

入內閣

三十七歲夏忠定原吉爲禮部尚書郭太宰璉

爲工部右侍郎胡文穆廣爲學士

明英宗

附卷

二百五

三十八歲許公思溫爲禮部左侍郎王襄敏越胡

公執禮爲右副都

三十九歲許公觀爲禮部侍郎

四十歲蹇忠定義爲吏部尚書王忠宣福爲工部

尚書商少保軫爲兵部侍郎入內閣費文憲宏爲

禮部侍郎申少保時行以少詹兼學士

四十一歲徐少師階爲禮部侍郎

四十二歲郭忠襄資爲戶部尚書呂公震爲刑部

尚書呂文懿原以學士入內閣彭文憲以太常少

卿入內閣董文莊玘爲贊少保宏爲禮部尚書

四十三歲張太師居正爲武英殿大學士

四十四歲呂公震爲禮部尚書趙公玘爲刑部尚

書白公圭爲工部尚書王太保錫爵爲府事

四十五歲費文憲宏方文襄獻夫加太子太保俞

肅敏子俊爲兵部尚書張綵爲吏部尚書董玘殷

士儋爲吏部侍郎王錫爵爲禮部侍郎

四十六歲陳洽爲兵部尚書熊樂胡宗憲楊博爲

右都御史呂本爲少詹入內閣殷士儋爲禮部尚

書

明英宗

附卷

二百六

四十七歲謝遷以詹事入內閣趙榮張璠爲尚書

徐階爲禮部尚書楊博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張居正加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居首輔陳經邦于慎

行爲禮部尚書

四十八歲陸瑜爲刑部尚書項忠爲右都御史徐

階申時行加太子太保呂本以內閣加禮部尚書

殷士儋加太子太保萬鏞爲南院右都御史汪道

昆爲兵部左侍郎曾道吾爲工部尚書王弘謨爲

南京禮部尚書

四十九歲李東陽以禮部侍郎入內閣蔡克廉爲戶部尚書申時行以少傅居首揆王家屏以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五十歲李善長爲左丞相李賢以吏部尚書入內

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王守仁以兵部尚書封伯

楊廷和加少保夏言林燦桂夢俱爲尚書王越翁

萬達爲左都御史楊博胡宗憲加太子太保郭朴

加太子少保申時行以少師華蓋殿學士居首揆

五十一歲徐有貞封武伯爲華蓋殿大學士居首

揆自五十二歲不得稱早達俱不載

晚達

劉文介儼四十九會學士彥五十四唐學士韋五

十八焦竑五十俱登狀元會祭酒鐸四十五登會

元金司業達以五十八登會元及第張文忠四十

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有十六年錢文肅習

禮以練子寧姻累三十九始中解元登第入翰林

歷諸華之務而近八十猶爲學士五品轉禮侍歸

湛文莊若水亦以父累故四十會試入翰林至七十餘始拜尚書丘文莊濟張文簡璧七十餘始入內閣楊賓則八十餘以長史進禮部侍郎爲尚書表宗皐近七十以長史爲吏部侍郎周紹近八十以紀善拜少詹事爲吏部侍郎

三元

商少保輅正統乙卯順解浙江爲會試廷試第一

人士林豔慕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士

四年而以修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而

復入入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九爲奇也

會元狀元

許觀洪武乙丑吳寬成化壬辰錢福弘治庚戌倫

文敘弘治乙未楊守勤萬曆甲辰韓敬萬曆庚戌

周延儒萬曆癸丑

解元會元

黃子澄洪武甲子乙丑施鵬洪武丁卯戊辰陳璉

沐樂戊子己丑林誌永樂辛卯壬辰吳英永樂甲

乙未楊榜正統乙卯己未姚夔正統戊午壬戌

王泰成化甲午乙未儲薨成化癸卯甲辰汪俊弘治壬子癸丑李廷機隆慶庚午萬曆癸未

解元狀元

吳伯宗洪武庚戌辛亥林環洪武乙酉丙戌蕭統中永樂戊子辛卯陳植永樂甲午乙未柯潛正統甲子卯景太辛未彭教天順壬午甲申謝遷成化甲午乙未李曼成化庚子甲辰楊維聰正德乙卯辛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花解元綸會試殿試俱第三楊狀元慎卿試第一會試第二陳會元瀾表會元輝俱鄉試第二廷試第三王會元錫爵鄉試第四廷試第二金會元達鄉廷試俱第三靳解元貴會廷試俱第二謝解元不會試第四廷試第三陶太史望齡鄉試第二廷試第三楊太史守勤鄉試第三會試廷試俱第一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論

洪武 永樂尊稱 二祖

建文章除遜位年號辨

古未有君天下而不得稱年者漢惠帝養作姓子為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假也呂邑王賁自藩邸入不道大將軍光曰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人也故不書唐中宗睿廢為虛

明政統宗

附錄

附錄

附錄

陵矣綱目書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彰四歲天子如

建文皇帝者而不得稱年乎哉孫家祖號欽亂生年失無大干此者以為亡國之主與今古之亡國者非一姓其誰併年而公之以為德不足存與願暴如桀紂固有年也況建文弱齡未壯能以興致太平為已任躬郊視學優高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庶幾哉守成令主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聲亦曰恭寬大
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志生慕古雖刻
削諸藩更亦自爲社稷計何得遽滅之耶不
寧惟是爲祖則子爲宗禮也古未聞父子俱
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業創而

世宗皇帝追崇稱祖豈不稱善顧惟是有

建文以聞之而後

引政統宗 附卷

百王

一聖不妨稱祖不然以父子相接而俱祖可乎故

以一代之首而稱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
而平列爲祖亦非體也 明史將爲萬世觀

即不爲建文計獨不爲

文皇也耶善平楊文懿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山亦

曰位可革年不可革即當

文皇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莽已定正

聖子神孫所當幹蠱補闕時乎伏觀

貼皇帝 長陵碑文稱我 皇考文皇帝駐師金

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起兵之故聞
建文君自焚 皇考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情君
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耶遂備 天子禮
葬書其沒曰崩是 文皇帝沒建文實未嘗
沒 建文也其郎位詔諭臣民勅討功名勅
曷嘗不稱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稱之畢竟實難掩矣 昭

帝雖 文皇帝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

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

明政統宗 附卷

百王

論曰

太祖在位實惟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得

尚蒙洪武之號原所以革除之意不過欲使

後人不復知有建文耳前代更朝易位即餘

外間位猶得存其年號而 建文當年既已

負展臨朝薄海內外已奉正朔胡一旦而革

除之矧 建文繼統孰不知洪武之有孫特

以輔佐非人靖難啟師旋知天命有屬遜位

出以達天識時其實智有足尋者安得遽令

建文名號湮泯而無聞也歷年二百餘年
世十葉郎今日之耳目不可塗矣況後世乎
以建文之紀年作洪武之虛號生而後之
而生之竊謂革除之名未安也吾學編易革
除爲通國尤非也曰遜國則建文不得列于
帝紀矣名稱雖美而害于義皆不若仍存革
除之名而實儼然在也且天下者太祖之
天下國統者我

明之國統世世相承未嘗有一日間者太祖

開政統宗

附卷

百十三

天肇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建
文以天下旋而歸之成祖益以彰撥亂之
弘化以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
貽謀之意或亦非成祖善繼之心乎祖孫
一脈一本相通因此廢彼如宗誼何況師曰
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
肆之舉若子若孫何嫌何疑而假掩飾乎探
之千事于理于情于勢均之不必然者且
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尚諡元主順帝

我

成祖卽位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

臣猶有不念舊惡之旨頃親我

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等諸臣令各地方有

司祀于其鄉其墳墓倘有存者仍厚加賜錄

而萬曆十六年元禮部題覆司業王祖嫡之

奏特覆景皇帝實錄俾纂修改正仰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于天地而我

皇上淵弘克塞之心同符于二祖也夫元史可

明政統宗

附卷

百十四

修系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之君可諡奈何

削其籍于本朝景泰之位號可改奈何

斬其名于建文一時外事之臣尚可褒貶

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于百世之後由斯

以譚不獨非太祖之心卽

成祖之心亦有不自主者矣方今

聖明在上善繼善述奉揚祖德宗功以彰大孝

草茅細臣堂簾勢隔吠堯哭赤號籲無從竊

意綱常萬古以爲治弗可易者也議論百年

而有定鼎可淆者也直道三代而爲行所可
狂者也伏願槐閣水天名公躬

九鼎纂修之時于高廟實錄中摘洪武三十二

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復還建文元年二年

三年四年之年號仍修其爲

少帝本紀不致湮沒而其間疵政過舉亦自不能

曲爲隱諱茲不獨

成祖靖難之功固變而有光而建文在位之蹟

亦同殷鑒之不與慰幽篲于九原昭大義

明政錄附錄百五

萬代微顯幽信今傳後修廢舉隆正在今
日越俎堯言仰祈財察

山識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寰宇分合志序

夫國家興衰。嫩惡之林。則莫備於前史矣。歷觀上古。無若淑而不昌。無徽壞而能全。纒纒史編。所為昭前代。令德覆轍。而足備後世長鑒也。明甚。三皇五帝之事。存亡隱見。不可覲。晉矣。自尚書春秋而外。史無慮什伯。史之有編年也。自左氏始也。然非左氏始也。竹書所紀年。紀夏至周幽王。從來遠矣。至史遷業成二正。勒一家言。班固晚出。稍因而益之。變亦畧具。而漢事最詳。好文之主。力不能博綜廣涉。揆本竟末。遲遲有文繁難省之嘆。于是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迨宋涑水氏。始集資治通鑑。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為法。

然世主稱良焉。他如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蕭子顯等之於六朝。劉煦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大氏代不一史。史不一言。而其間之創守難易。國祚脩短。幅帟廣狹。靡不描擬纖悉。蓋有機存焉。今其史具在。可瞭然而玩也。慨自末流之勝。而標舉之輩。出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己意。守轍滋其前陋。務勝啓其後疑。或旁引而効顰。或曲証而添足。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響。甚且掇其唾咳。以自藩籛。彼亦惡能闢其室而躋其域也耶。若予鄉徐生。自少淹貫百家。又明習當世務。值此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祿方寸之地。大究其用。而僅博一墨采。

青毡。迺肆其力於搜羅。因前史而輯訂之。命之曰寰宇分合志。上遡義皇。下訖宋元。中參以訓評。若職方地輿。臚分而畛列之。凡若干卷。夫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爛然各麗其明。有所以運之樞。自爾辰居而星拱。滄海為百谷王。則朝宗無外。而潢潦豁澗。時亦流潤於一方。天地之間。其合而分。分而復合。豈形象之使然。抑盈虧消長之有定也。載稽往牒。寓內河山不改。陵谷代遷。或莫於覆盂。或置於累卵。失則瓦解土崩而不足。得則雲合響應而有餘。安危之機。豈不以人哉。方今頃網垓埏。梯航窮髮。莫不獻琛奉贄。號稱敕寧。頃者烽煙相望。舊異煩仍。藉聲靈所暢。環四海之外。以為帶詎。

不云金甌孔固。惟是治亂汗隆之倚伏。如循環然。詩詠徹桑。易戒衣袽。門官所稱制治保邦。豈其軫不必然之慮。為私憂而過計。要以稽史。徵圖。覽古知今。維難於易。圖大於細。斯長世之芳軌也。徐生志分合之意。將無見及此乎。嗟夫。善貌人者。先神情而後形狀。摹度者。流竊形狀而神情之失。真終弗肖也。予茲慨夫立言者。徒藉筌蹄以資漁獵。則雖簡編星布。披閱如指掌。何裨于治安之計。後之觀是編者。儻因摹度之似。而並得其所以分合之神情。斯良工苦心。為不徒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勅分守青登萊蕪萊州海防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蕪布政使司右叅議廣

陵盛稔序



寰宇分合志序

子長作史記春秋載宇宙大事即樊然若列唐肆乎然雜而有經綏之彼自有意若班陳之倫則意不勝事未免入於文字它如汲冢竹書王子年拾遺記西京雜記汝南先賢傳越絕書下逮洛陽名園記玩之多若裨官寔皆憂時君子悲涕興哀訓察氷霜識微彰往者之所作也意更雅馴矣碩物小而類儉事僑野而旨不肆達不軌於經訓不可領於學官直涉渌之牛驥耳寓內山諸侯之國三水諸侯之國七東西為經南北為緯瓜分箕布不易勾股顧若肢體然可散而不可散也能者守之門庭四塞則亦惟是樹德設險連相君臣是以分茅

可束舊鼎可移厚寵不敝車主器不
守姓列觀往茲崇極則徵替替極則
徵崇豈默徵天之衷哉學博徐君撰
寰宇分合志上自宓義下逮勝國具
紀人代替崇分合之故本其自始推
而極之籠天壤於寸楮覽古今於一
息剖者如珪合者如璧謬言述藻其
經奇者皆漢魏作者之所不能及而

選義歸中防微杜漸又宋儒司馬諸
家之所已言而不能暢有子長之歸
旨而不私有汲冢諸書之隱憂而不
俚作者之意將無有屬耶

今天下全盛職方為一悔言左食靡不
聆鞞樂而食方粟此者東西跋扈南
徼揭竿橫虜戎帳未溫葉街縣首春
寧之極

天子拱揖而有餘獨計平陂艱貞易戒
炯如而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在貞觀
盛際之日猶鰓鰓焉則分合志之作
儻亦有當於復隍苞桑之旨乎余觀
邢溝廣陵之間濤氣山英積結隆摯
郡人士類魁奇美秀意識恂達徐君
寔生其間故其述謨類匪夷所思是
志洵可為丹泉箴銘會今廣陵

盛公駐節海上銳意文教慨然於斯志
有深嘉焉遂梓而廣之匪啻以同里
之故余久侍

盛公每語今全盛之業見東甲冑糧鑿
山衡水者四出未嘗不拊膺長息日
中思憂訓董樓船諸將軍悉校方畧
築城厲慎罔不先幾而圖則徐君之
意識不乃又有所以開且成之者乎

嗟乎世當既否而分則牂羊蜚雁之詩。即慨慷托規。無裨於匡救。唯是泰能思否。合能思分。則一言可以挽危亡。故著作不靳腴。靳於中竅。而有當於歎解先識者。世遂珎為執史。於是汲冢書。拾遺雜記。往往出矣。

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萊州府知府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吉州

龍文明序



寰宇分合志序

廣陵成西盛公。久以文學擅名海內。其治兵海上。閱三年。亦既惠洽威暢矣。則時時屬心舊典。一日過余曰。公知不佞里人徐君樞乎。閱覽博物君子也。弱冠有聲諸生中。餘姚孫太史守官白下。延為塾師。太史於越世家。所藏多石室金匱之書。諸子姓又皆瑰瑋踔絕。可狎相師友。以故君益得潛精今古。下筆不為世俗語。是時人且謂君取高第。拾地芥耳。而卒屈首場屋。瀕老貢至京師。領即墨學博。溘然客邸。傷哉。平生編削甚多。其大者為嘉隆識。小寰宇分合志云。嘉隆識。小業已傳之宇內。茲將以分合志付剞劂。公其補綴序之。余受而卒業。

則不覺長太息而增欷焉。夫學者枕經藉書。尚友古人。豈惟是口耳。蓋將有為於時也。如徐君者。使其丁年逢世。飛綏明時。外之緣歸吏治。內之輔黻皇猷。何適不可。乃白首不招。青毡顛領。滴滴去此而死。徒以論說遺文稱焉。亦足悲矣。而余則因是書又深為君幸也。蓋使君而逢世。誠能有為於世矣。詎暇為是書乎。無是書。則後世誰復知君者。世之高官大爵。豈少何沒沒也。又使此書作矣。區區學博其人與骨已朽。悠悠世情。疇則念之。不有盛公。憫其志。冀其言。立於後世。則是書也。覆瓿飯蠹已矣。故君之有此書者。窮也。此書之能傳者。遇也。抑又足幸矣。今殺青簡而皮傳者。滿天

下。然大都非津津嚙核。則沾沾一得也。其視此書。包括宇宙。提挈治亂。上下數千百年。爛然有第。誰為賢也。後之讀者。當知此書可傳。非

盛公不能傳。余言非誣矣。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前光祿寺少卿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東萊董基序



寰宇分合志叙

明教諭廣陵徐樞叙

愚按自開闢以來受命者非一世。世及者非一君。其間攝理之分畫。都邑之變遷。率因而改易焉。大都合之後必分。分之後必合。豈賢治亂之代謝。抑氣數之循環也。嘗謂取天下以德者。百年始興。興雖如是。其難一戎而鼎命。即革。取天下以功者。數載可定。定雖如此。其速。百戰而王業始成。德盛則入人也深。故彘弱可廟守文。匪患至貫盈。人心未厭。功勝則得天也。固。故中材亦能繼體。惟奕世鮮德。天命始移。揔之由合而分。其分也有漸。是以撫盈成之運者。不可無暗。米馭朽之憂。由分而合者。其合也有由。是以念締造之艱者。不可無執玉捧盈之戒。愚嘗上溯義皇。中考三代。次及漢唐。下迄宋元。於國祚之始終。傳襲之世系。歷年之久暫。悉哀而訂之。至興敗之肇于幾先。得失之驗于事後者。間以所見所疑。附載于後。為寰宇分合志。若燧巢而上。則虛而不逮云。

寰宇分合志目錄

卷一

分合總論

五帝

五帝總論

夏

夏總論

商

商總論

周

西周總論

自五帝至西周總論

東周

東周總論

卷二

秦

晉

齊

楚

燕

魏

趙

韓

田齊

秦

秦總論

自東周至秦總論

秦末稱兵者總叙

陳勝等

漢

漢總論

王莽

卷三

西漢末稱兵者總叙

秦豐等

東漢

東漢總論

後漢

後漢總論

魏

吳	晉	西晉總論	五胡總叙	西晉胡及割據者	卷四	東晉	東晉總論	東晉胡及割據者	魏	東魏	魏總論	宋	宋總論	齊	齊總論	卷五	梁	梁總論	陳
---	---	------	------	---------	----	----	------	---------	---	----	-----	---	-----	---	-----	----	---	-----	---

陳總論	北齊	周	隋	隋總論	隋末稱兵者總叙	林士弘等	唐	唐總論	卷六	唐藩鎮	梁	唐	晉	漢	周	五代總論	卷七	五代中割據者	宋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宋總論

契丹

南宋

南宋總論

夏

金

元

元總論

歷代總論

附錄

附錄

紀幅幘

幅幘總論

紀郡國

郡國總論

寰宇分合志卷一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 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分合總論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寰宇之合也然大明之獨運歷萬古而同然土宇之分前乎時者五月一于是始有合有分焉顧合者其常而合之中有及其常者分者其變而變之中有變之變者揖遜征誅其合正矣若劉李之除秦光武之恢復晉無議焉降而為閭位之秦隋禪代之李唐秦立之晉宋類皆然而不正者然猶以中國之人臨中國之臣民也至蒙古起自幹難遂至以夷狄而為中國之主建侯樹屏其分正矣若西蜀之昭烈江左之晉宋吾無議焉降而為爭雄之七國旅拒之強藩割據之僭竊皆敢行稱亂者然猶中國之人據中國之土宇也由五胡以及金魏遂至以夷狄而分中國之疆焉呼若吳若楚皆聖賢之後猶不使比泗上之君于潛于唐有慕學之心猶不使與會盟之事內夏外夷謹嚴如是今而分

則帝王之板籍半屬腥羶合則諸夏之衣冠盡為左袵使尼父生於此時其感世變悲人窮將大有不勝其痛悼者說者謂陽極而陰晝盡而夜為氣數適然蓋大明當天則六合共仰昧谷釀日則鬼魅辟行其斯之謂歟陵夷至是可駭也夫可慨也夫不有聖人一洗而空之則人類胥而禽獸矣今大明出矣羲皇之宇宙自今而開闢矣古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臣於我明也亦云

太昊伏羲氏

風姓。天水之成紀人。以木德繼天。而王都宛丘。有龍馬負圖以出。始畫八卦。作書契。制嫁娶。作甲曆。正姓氏。通嫁約。以龍紀官。謂龍師。而龍名德並天地。故曰太昊。結網罟。教佃漁。又曰。宓戲。舊儀。挂以奉祭祀。又曰。庖犧。在位一百一十五年。春秋時任宿。須句。訥史。皆其胤也。

嘗聞史列女媧等十五氏。皆後伏羲為天子者。而履祥稱為太昊分理之官。然考太昊命官。亦云共工為上相。栢皇為下相。朱襄。吳英為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陶唐居下。想首列女媧。從亂臣之例。但共工以倡亂。修栗陸以慢諫。亡乃與十五氏並列。亦往籍之不可考者。

炎帝神農氏

姜姓。鳳翔之姜水人。少典君之長子。火德繼伏羲王都陳。後遷曲阜。育子姜水。以姜為姓。初藝五穀。嘗百草。列市廛。通貿易。以火德王。故稱炎帝。教民稼穡。故曰神農。以火紀官。大師而大名。諸侯風沙。以叛不用其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帝益脩厥德。氏自叛其君而耒歸。在位一百四十年。其後州甫甘許戲露齊。

怡向申呂皆其胤也

嘗聞子思之稱。東戶氏也。曰耕者宿繅于隴首。而外紀之稱。燧人也。曰交易托始于燧皇。此謂其始炎帝焉。豈別有所據乎。至若夙沙之降。如虞之格苗。文之降崇。皆率是道。蓋聖人之德。非待脩而後。然而凶人之惡。則以久而益深。皆由欲其亡者歸之。非藉增其脩者來之也。

帝臨魁神農納奔水之女曰聽。談所出也。在位八十年。

帝承臨魁子在位六十年。

帝明承子在位四十年。

帝宜又曰帝宜明子在位四十五年。

帝利又曰帝利宜子在位四十八年。

帝栗又曰帝居栗子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罔。栗曾孫。栗生漸莖。漸莖生充及劉。皆不在帝位。充生榆罔。為政東急。諸侯携二。其臣出充作亂。還居涿鹿。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隆封帝于路。在位五十五年。

八傳五百二十年。

嘗聞五子謂傳子始于禹。禹放始于湯。據史所云。

則剋罰已先之矣。蓋卿士不世出。聖人不得避私子之嫌。而神人已翕從。聖人不得終臣節之守。然阪泉之戰。無異于牧野。鳴條之師。而路邑之封。不同于南巢。太伯之死。非湯武之心。獨忍于癸。辛由榆罔之罪。未減于桀紂也。若自臨魁以至帝。則前後幾五百年。而朝無可紀之政。史無可書之績。不惟熙洽之治。視三代為特隆。而燕翼之貽。殆百世而不斬矣。

黃帝有顓氏

公孫姓軒轅名有熊國君之子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弗能征也軒轅用干戈征不享時蚩尤最暴與戰于涿鹿禽而斬之榆罔虐諸侯乃脩德振兵教熊羆貔貅猛虎豹攻之阪泉之野三戰勝之諸侯尊為天子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生于軒轅故以名長于涿水亦以姓以上德繼神農紀官以雲命大撓作甲子伶倫造律呂車區占星氣窳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用共鼓為舟楫備車服駕馬牛鑄金刀合醫藥在位百年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嘗聞夙沙之叛民皆棄其主以向風蚩尤之叛也民更黨其惡而旅拒豈聖德之感有淺深乎曰不

然夙沙亂于極治之時其仁暴之相形者易以聯其歸化之志蚩尤起于榆罔之亂其金革之素稔者難以馴其好鬪之心若周公驅犀象而此云以猛獸為前驅武王一戎衣而此云恃三戰而後勝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也能脩太昊之政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曰金天都曲阜鳳鳥適至以鳥紀官諸福之物畢至立鼓磬以通氣于山澤作大樂以協和乎神人及其衰也黎氏九人亂德天下之人始相惑以神怪焉在位八十四年

嘗謂九黎之亂疑亦太昊之蚩尤矣帝之夙沙未必德衰之所致或冒見其格神人致諸福遂習而為魘禱之事焉亦未可知也且玄囂齊美庖犧豈致倦勤于晚節耄期高陽輔拒肯使倡亂于當年至后世不列之五帝中殆非淺學所能辨者

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子玄囂姪也姚姓國于高陽故曰高陽顓頊言其事頊言其正都帝丘年十歲佐少昊二十代之即帝位以水德王因神人機孫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通天革九黎亂以孟春之月為元在位七十八年

嘗謂九黎之亂其害及世道人心者不啻洪水阻饑之災也。若重華之使稷使禹即于為相之日而顓頊之司天司地迺俟為帝之時何耶。豈述其相業者。顓頊之帝紀抑治之以漸者姑待于得人乎。若金天之舍子先事于傳賢而顓頊之建寅預符于夏數蓋大聖人之所作為固有曠世而同然者也。

帝嚳高辛氏以吳孫橋極子顓頊姓也。姬姓名姒受封于辛故曰高辛。嚳則其以字為號也都于亳十五佐高陽三十代之即帝位以木德王。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治民如水之灌溉均平而執中以徧天下在位七十年有妃四人其三曰陳鋒氏生契其四曰嫫毘氏生摯。摯長于契因立焉在位九年不能其政。契以德盛為衆所歸摯服其義乃率群臣造契而致禪焉。

嘗謂允執厥中之訓肇啟于堯為萬世心學之祖而執中徧天下在帝嚳則已先之是堯之所以成后者即堯之所以承前者也。獨怪高陽有八愷之子乃舍之而立姪猶于賢之中擇其尤摯。堯皆高辛之子顧舍以而立長不于子之中推其聖史稱

帝嚳之崩百有五歲。摯于諸子中為最長則其不肖將必如朱均之可辨者。豈堯之養晦于潛龍將不顯其德而克讓以敦睦者。或周遜于先耶。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史謂放勳其名然傳又指為贊堯之詞。若謂堯為名而謚稱聖善傳聖曰堯則堯謚也。非名也。十五封于唐十六即帝位以火德王都平陽放齊舉所朱嗣。堯以頑凶不用至七十載欲禪于四岳四岳以舜荐越三年使攝政一百載而崩。

嘗聞堯有九年之水而鰥之績用九載弗成。是懷山襄陵特為害于方割之始而方命圯族又重延夫年所之多也。且鰥惡已達于升聞何四岳猶稱其可用三載已可以考績。迺任彼管試而漫為若然即無論微予之先而自鰥治以達于禹平水患已十有七年矣。灼知舜德之齊聖猶應試于多方而洞斷伯鯀之非才。頑賁成于久任豈水患之大不可以計効于歲年而得人之難。或冀其收功千萬一也。

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世孫顓頊後也生于姚墟故以姚姓謚謂仁聖盛明曰舜然四岳荐之已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矣。豈舜其名乎而史謂重華其名是亦以

贊之者名之也。謹識其疑以俟博古者。繼堯以火德。都蒲坂。二十以孝聞。三十以四岳舉。三十七年。狩于天。遂攝行天子之事。脩禋祀。行巡狩。五十八。堯崩。避之南河。六十一。踐位。三十二年。命禹。摠師。五十。崩于蒼梧之野。

嘗謂舜于堯崩之時。尚有南河之避。而攝政之日。即行巡狩之儀。豈即真之嫌。不避于生前。而三讓之儀。特定于死后乎。意者休耄期之倦。歟。冀民隱益周于上達。而感八音之過密。知人心不忍于忘唐。故巡歷之躬親。凡以盡君逸臣勞之義。而堯之遠避。示人以父終子繼之經耳。

五帝摠論

愚按。謂子云。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時。如夏。然時至于夏。雖當品物咸章之后。不無流金鑠石之威。中天景運。當不如斯烈也。竊謂三皇之世。特一陽來復時耳。艮震立極。貞元初啟。文明始開。其初春之春乎。軒轅調營。陽德方亨。功用漸著。其仲春之春乎。顓頊繼治。太和洋溢。海宇清寧。其季春之春乎。過此為夏。為秋。為冬。而含哺鼓腹之嬉遊。化日光天之煦育。觀乎其不可即矣。大禹承文運于一元。若可以謂天下春。而斯民各心其心。則町畦難躋于於變。仰尼黹堯。而祖述。若可以回天下春。而舉世不道其道。則江河難挽于末流。陽春其不返乎。蓋口中則必易。陽長則必消。天且不違也。何獨于世道疑之。此寰宇之合也。

夏

夏后氏姁姓。史以文命為名。而稱氏。非之。指禹為名。而謚法謂受禪成功曰禹。然咨命時。已稱禹。豈禹其名耶。以堯之五十二載。戊戌六月六日生。桀道之石紐鄉。黃帝之玄孫。顓頊孫也。七十二載。治水。八十一載。受玄圭。封于夏。舜元載。宅百揆。三十三載。舜荐于天。四十八載。至五十載。避陽城。元年。即位都安邑。荐皋陶。授以政。二年。皋陶卒。三年。荐益。八年。戮陽風。崩。丁巳。葬。

嘗謂舜之禪位也。以倦勤之歲。而禹之被荐也。亦

以倦勤之年。想一特名世。莫能相商。舜固舍之而不能。禹亦辭之而不得也。然放勳之巡狩。舉委之攝政之舜。而舜禹之巡狩。猶親于待畫之年。良以南河之遊。陽城之遊。適世而不出者。示吾君之有子。而相繼以堅其辭。故蒼梧之巡。會稽之巡。長往而不返者。亦示天下以有君。而相繼以堅其受平。元年。嗣二年。受政。三年。即鈞臺。以享諸侯。有扈氏不服。咸作其誓。師六卿以征。大戰于甘。滅有扈氏。侯畢朝。在位九年。云辰崩。

嘗謂戰生于治水之年。至禹亦遷年。已七十八。

賢之德。稔聞四方。故吾君之子。相率而歸。然寶祚未登。朝覲者舉已帖服。而蒞政三載。有扈氏獨敢不廷。豈以箕山之遊。不復如南河陽城之景從。而謂世及之傳。非復神堯大舜之故事。既以私心。而疑聖人。故以銜行而亂天下也。

太康即位。封五弟。而己而荒逸。不恤國事。盤遊無度。至十九年。畋于洛水之表。十旬弗歸。有窮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汭。弗許還國。五子御其母。以從。作歌以怨之。又十年。殂于陽夏。

嘗謂帝王無出。出自此出。太康五弟。皆成子也。一

則肆志貪荒。一則服膺祖訓。賢不肖從可知矣。戰生于唐虞。習見不肖之子。二帝尚舍而立賢。彼獨不當于諸子。奪其不肖。而予其賢乎。羿稱善射。太康之畋獵。或始因而導之。遂因而傾之也。彼被放者。以十旬之逸豫。博十年之廢棄。卒不聞自怨。而自艾焉。亦可謂下愚不移者矣。

仲康太康弟。五子中之一也。兄終弟及。始此。元年。命胤侯掌六師。惟時羲和棄司。滿酒。命往征之。三年。胤侯伯封。十三年。戊戌崩。

嘗謂漢文承統。拜宋昌為衛將軍。而仲康即位。伊

衛侯得專征伐以大權不至于旁落則罪人不得以適誅也是時義和之罪不過畔官離次不至逐君使之出居也奸位至于十載也且內擾畿甸外滅侯封不此之僇而彼之征亦幾于倒行而逆施矣故篡弑之禍雖免于其身而不能保其子也帝相三特權歸后羿高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鄩氏元年征吠夷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八年寒浞殺羿又十年使其子澆弑帝于商丘帝王被弑自此始

嘗謂后相依人以自立而勤兵以四征豈慨皇靈之不振而思起其積衰乎然大慙在蕭牆之內而舉兵加蠻貊之邦亦忽近而圖遠矣說興養銳而興大舉之師聲罪而討門庭之寇乎即四夷雖不賓而王業自可保矣計不出此師勞而國勢弱外服而內備虛二斟滅于浞而身亦隨之矣尚何拯于亡乎

少康相子相被弑后嫪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焉少長爲仍牧正澆使觀求之逃之有虞虞君妻以二女使爲庖正時年二十二舊臣廢自有禹氏往從之四十年收二斟之衆誅澆于過滅豷于戈保寒浞

而復舊都中興自此始又二十年癸卯崩

嘗謂羿浞之橫也仲康握共主之權以自保而不足少康撥寒浞之賊能光復而有餘豈獨其德共哉蓋二光之當其始也布腹心耳目謀未發而備已周其既也執弱子孤臣志日盈而防已懈少康四十餘年辟之藏鷲鳥于深林之中浚鑿穴于巨浸之側當彼惡貫之滿盈乘我人心之思夏功之成于一舉也有以哉

帝杼少康子幼隨少康備嘗艱苦其滅過杼有力焉及其即位帥師而行封庶弟無餘于越五年征東海伐三壽十七年庚申崩

嘗謂宣王興周矣繼以幽而遂亡憲宗興唐矣傳之禍而遂弱由中興者雖起其衰而繼體者不能善其后也杼以冲年率兵伐叛較之仲康后相殆爲過之而祀夏配天之功與少康並故愚謂已絕之紋得少康而始延新造之邦得帝杼而始固

帝槐杼子三年東夷來御二十六年丙戌崩

帝芒槐子元年以玄圭賓于河東狩于海十八年甲辰崩

帝泄芒子元年六夷來御始加爵命十六年庚申崩

帝不降。洮子六年伐九苑。五十九年己未崩。

帝尙不降。第二十二年庚辰崩。

帝厘。高子二十一年辛丑崩。

嘗謂六君相承百六十年。而禍變不作于中。夷狄服從于外。雖厝注設施。史不備載。亦可謂守文之令主矣。商雖英君間值。而否德率家其中。周則其主相仍。而中材不少。繫見求為邦百年。而天下長無事者。此其僅見者也。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事淫亂。諸侯多叛。夏道始衰。二十七年成湯生。三十一年壬申崩。

嘗謂守滿持盈。數賢君承之而不足。反道敗德。一庸主敗之而有餘。孔甲謫責鬼神。則民義不務。淫冶在御。則君子道消。晉意恭龍之求。忘情六龍之御。破斧之歌作。而五子之歌于斯乎絕響矣。豈天將開聖人。而借之以驅除耶。

帝皐。孔甲子。無能改于其德。十一年癸未崩。

帝發。皐子。初年諸侯賓于王門。十九年壬寅崩。

嘗謂孔甲而后。天下不復宗夏矣。夏之身。而實于王門。不賢而能之乎。然夏有后。繼而不能永。夏后之傳。商有帝乙。而不能延。商王之祀者何。辟之

將顛之大厦。僅支于一木。而漂搖之風雨。日繼而環攻。其不蹶然而仆者。幾希矣。

后癸。發子。是為桀。桀負其力武。傷百姓。有趙網者。教以貪暴。三十三年伐蒙山。有施氏進姁。喜起瑤臺象廊。三十五年。因湯于夏臺。已而釋之。五十一年。太史令紹古出奔商。五十二年。桀聞龍逢。五十三年。湯伐之。放于南巢。又三年死。

嘗謂紂囚西伯。必俟美女之獻。而桀之于湯。能未幾而釋之。是猶覺囚之為非。而知釋之為是也。推此一念。則悔心之萌。將有萬分一者。故伊尹之進

至五就而未已。及紂古奔商。龍逢見紂。則怙終而不復俊矣。此南巢之放。欲已而不行也。然姜里。因之。后猶得抱臣節以終身。而夏之見經之。免奉天心以吊伐。則成湯所遭之變。又有甚于紂者矣。

夏桀論

愚按孟子謂天下歸殷之久者以由湯至武下賢聖之君六七作也夫商凡二十八傳而賢聖可稱者止此是猶不能以半也若夏則戡之散承尚矣由仲康及帝桀計十四君其中惟太康之逸豫孔甲之淫荒餘即無令聞者亦無失德若后相雖不免其身而較之太康猶有間焉是不肖者僅三人耳古今繼體之賢此非其絕盛者乎有君如此而又淵源于明德之遠焉宜過商寧周而傳世四百僅與漢等統緒中絕又四十年天道得無喪乎然無餘封越始帝桀迄周顯上下千七百年商已沒而宗社不移周已衰而疆土盡擴滅吳破楚抗晉主盟山東諸侯唯唯焉景祐之恐后不惟僅存之宋不得與之頡頏視過曆之周擁虛名而受制于七國者相去亦不侔矣禹澤之不斬如此夫此寰宇之合也

商

成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按諡法除殘去虐曰湯系出黃帝契之十三世孫以桀之三十五年代其父桀為諸侯次年征桀三年進伊尹于桀十八年滅夏退而就諸侯之位諸侯咸推戴之三讓始即位都于亳立古聖賢帝王及桀之后二十四年丁未崩嘗謂堯之時洪水未制水道未通昏墊之災勢所必至若湯有七年之旱以為桀之餘烈則紂獨無餘烈乎而屢豐年之味何以載于周詩也若謂大兵後必有凶年又何以有師興而兩者且周宣一遇旱災即致憂于雲漢成湯勤恤民隱胡緩禱于七年况六事中主所無而成湯之禱已久若謂自責者盡于斯則檢身之不及者諒不止于數事苟指得兩者由于是則昭格之在下者豈待此而感通耶

太甲戊申嗣以顛覆典刑為伊尹所放三年以桀冕迎歸于亳太甲增脩厥德諸侯咸歸三十三年庚辰崩廟號太宗

嘗謂太甲當諒陰時命令未出于居廬百官聽命于冢宰湯之典刑何由而顛覆之乎竊謂典刑想

不湯為法則也。至若放之于桐，亦非幽禁之謂。叔亦屏逐其左右，庶察其起居，如劉不得有為于國，有似于放焉耳。不然，則踪跡之跡，當必遠于日限，而伊尹之訓，何以承于三年？若放而不怨，訓而必從，則刑以其可與為善，而作之困衡，湯以學而后臣者，先之身教也。

丙丁太甲子，時伊尹卒，葬之亳，舉劄單而相之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辛酉崩。

嘗謂太甲，沃丁之于伊尹，接于船逢者，猶不順于先淑之私竊者，適欽承于其後，方子于父，似過之矣。及其擇賢自輔，又兢兢伊尹訓之遺焉，視學而后臣之，家法殆世守而不敢失也。肅規曹隨，民尚歌其寧一，取聖作則，治必底于郅隆，有君如是，而記賢聖之六七作者，不以及焉。此愚之所未解也。

太庚，沃丁弟，殷之傳弟自此始，在位二十五年，甲戌崩。

小甲，太庚子，在位十七年，辛卯崩。

雍已，小甲弟，商道始衰，諸侯多不至，十二年，癸卯崩。嘗謂殷之末也，弟兄爭立，亂者九世，蓋父有天子傳之子，自世及以來，未之有改，豈于子弟間有厚

薄哉？凡以杜觀觀之萌，為可久之計耳。沃丁太庚，首反斯道，而小甲又復違之，以為賢乎？而太庚無所建明，雍已尸居君位，所授既非其人，相爭由此為漸，孰與傳子之為得哉？

太戊，雍已弟，元年有桑生于朝，及暮而拱，占者以為國亡之兆。太戊懼而脩德，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餘國，有聖賢臣，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在位七十五年，戊辰崩，廟號中宗。

嘗謂牽牛入井，祇以渴辭，長星示變，僅以酒歡，若祥桑之根，草妖不怪，國家時有，而太戊儆惕，即山崩地陷，不是過焉。政事脩于朝，寧之間，感化通于濤海之外，天心仁愛，于此善繼之矣。享國之久，宜其久矣。

仲丁，太戊子，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遷于囂，蘭則作，往而征之，在位十三年，辛未崩。

嘗謂太戊之世，重譯來朝，仲丁之時，蘭為之，父子相繼，時日幾何？即威嚴不著于外，寧則知順治，不脩于內，謚矣。且河決之害，奚啻桑祥，而地變于下，不聞儆惕，太戊之業，其衰矣乎？

外壬，仲丁弟，國亂不能定，在位十五年，丙戌崩。

宣甲外壬弟河復決遷于相殷益衰九年乙未崩
祖乙宣甲子河復決遷于耿懼而脩德以昭對相諸
侯賓服天下太和十九年甲寅崩

嘗謂懷柔河嶽感神于武高岸為谷變示于幽河
雖連使無常崩決亦國家之大變也仲丁既若罔
聞而宣甲恬不知儆至于祖乙獨能惕然而脩政
用人焉自是而後河之不失者百有餘年豈氣數
之適然蓋昭格之所致人君子天變可以故常視
之哉

祖辛祖乙弟在位十六年崩

沃甲祖辛弟殷復衰二十五年庚午崩

祖丁祖辛子殷益衰三十二年乙未崩

南庚沃甲子在位二十五年壬辰崩

陽甲祖丁子時諸侯莫朝在位七年己亥崩

嘗謂商自祖乙而後兄弟相傳叔姪繼立至數世
無改焉亦歷朝之所希觀者考之大紀謂其時宗
族臣下各有黨與皆由爭以得之則仁讓幾滅而
觀觀成風此政事所以不脩而國家所以日亂也
然據位者不聞加貶于涖陵受代者不聞推刃于
息慝抑亦可以為難矣

可知也

武丁小乙子元年諒陰委政中盤三年以像旁求四
方得傳說于野相之形日有雉升鼎耳而維感祖已
之訓益脩其德越三年重譯來朝者六國三十二年
鬼方無道伐之至三十四年始克諸侯翕然宗商在
位五十九年丁卯崩廟號高宗

嘗謂堯之得舜猶決之師錫歷以諸試而後百揆
宅焉今高宗不謀之庶官不採之輿論起之投策
之間加之臣工之上而當者無難色聞者無後言
或謂假夢寐以服衆心一何諛古人之薄也蓋其

恭默之思通于鬼神而名世之英接于想像前此
黃帝之得颺後此文王之得飛熊明良之遇自
不偶也何獨于高宗疑之

祖庚高宗子三年嘉武丁之梓雉為德作高宗訓七
年壬戌崩

祖甲祖庚弟初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甲以為不義
逆之民間祖庚沒國人竟立之三十三年乙未崩
嘗謂祖甲遜位於兄即太伯之至德何以加焉而
考其行事未聞有濟美於武丁而遠過於祖庚者
况史稱祖甲立而殷始衰何為舍彼而此之立耶

盤庚陽甲弟改國號殷元年遷于般復居湯之舊都般道復興諸侯畢朝在位二十八年丁卯崩

嘗謂盤庚遷般都民不悅遷之而般興魏文遷汴舉國不可遷之而魏弱其故何哉蓋懷土重遷庸衆之常情而毋微從康則圖治之上理盤庚使淫侈之民而潛消其故習魏文驅草次之衆而日事于干戈一則使追思祖德之遺故民輕于從善一則有厭薄故都之意故民忍于叛君所以殷則十世無爭奪之禍魏則再傳有禪解之形為其所以遷者不相符也

小辛盤庚弟般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二十一年戊子崩

小乙小辛弟自為太弟時備知民事艱難而遭時不競不能有所堅立焉在位二十八年丙辰崩

嘗謂先澤不斬則不苦于上德之難宣民事周知則不苦于下情之難達二君竟不能有為非其志急于盈成則其才短于揮霍者也至若盤庚以爭立徙都既欲散其黨與則當杜其禍源乃其授受猶然舍子而立其弟焉豈以相沿既久欲避其紕子之嫌而友愛之歟不忍奪其次及之乎是未

恐審于用人之高宗豈獨歡于知子之故而朝夕匡辟之傳說諒不使其國本之移此亦書之不可盡信者

廩辛祖庚子在位六年辛丑崩

庚丁廩辛弟祖庚次子在位二十一年壬戌崩

武乙庚丁子特東夷浸盛分遷海岱二年置偶人為天神與之博不勝像之為韋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四年改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嘗謂昭格遲遲成湯以之開國奉若天道武丁以之中興即不善如紂猶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猶

知有天也慄慄祗承尤恐不享況敢戲豫之若是乎古今之自絕于天未有如武乙之甚者而祗棄于天亦未有如武乙之慘者承天者其鑒之

太丁武乙子二年以季歷為牧師三年己巳崩

嘗謂商之諸王名多取之天干如天乙太甲自開國已然若以丁名者五曰沃曰仲曰祖曰武曰契以別之未有合而為一者成湯之子曰太丁此其十二孫而稱名者此豈名係之年或可通用如天乙名優當別沒有名耶

帝乙太丁子元年季歷以功九命作伯七年文王嗣

西伯二十三年，武王生帝長子，紂賢欲立之，太史以其母賤，執不可，乃立紂三十七年丙午崩。

嘗謂世以廢錢立紂為商法之嚴，遵之者不敢變，竊未敢以為信然。立嫡固有商之家法，而世及亦不易之常經。小甲以弟承兄，祖丁以姪繼叔，當時未聞以據法爭者。呂氏春秋謂生剽時，母未為后，故以為賤，則子之生于青宮者，皆賤于登極者矣。索隱以為異母，謂有妻之子，不得立妻之子，則高辛氏舍妻嫁之子，而立陳鋒氏之子，古有先之者矣。使太甲怙終，能不舍而取之庶子乎？且紂之童心，必已露其乖悖，而紂之蒙養，已戴于臣民，況丁以來，尚有舍己之子而立兄之子者，又何嫡庶之拘哉？太史之爭固矣。

受辛以丁未嗣，是為紂八年，伐有蘇，獲妣己，十一年，臨九侯、脯鄂侯，因西伯十三年，釋之二十年，武王嗣西伯三十年，西伯觀兵于孟津三十二年，微子奔周，箕子為奴，比干諫死三十三年，伐紂，敗之牧野，紂及登鹿臺自焚死。

嘗謂紂皆亡國之君，然湯之于紂，止于放之，乃若紂已自焚，猶射其尸，斬其首，懸之旗者，何益荒

酒聚飲，沉湎盤遊，雖二君之所同。至于炮烙烹醢，剖腹斫脛，則紂之所未有者。其視天下之民，如鯨吞虎噬，所謂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者，每遇所加，說不思殮其肉，寢其皮乎？且一時之人，于紂之車甲，且分而裂之。武王為天下而除其殘，不容不為天下而雪其忿也。

商摠論

愚按夏之物亂多起于諸侯。商之季變多生于兄弟。蓋習見克桀之傳賢。故嘔強者垂疑于禪代。而屬目次丁之傳弟。故次及者鼓望于承宗。及紂流兩被誅。亮而篡竊之萌始杜。盤庚分散黨與。而爭季之禍旋消。得中主而世守之。夏商可長無事矣。惟紂甲改弦。以淫亂而携其推戴之志。帝乙膠柱。以發立而決之。嫡庶之間。雖守經叛道。其失不同。而推其基禍。則過猶不及矣。然二代之獨以強亡者。則以封建之制。未壞于併吞。而征伐之權。猶握之天子也。此紮宇之合也。

周

武王名發。系出帝嚳。稷之十五世孫。嗣位之十二年。以伐商。偏告諸侯。十三年。告于皇天后土。復會諸侯于孟津。誓六師于河朔。陳兵牧野。紂敗。誅之。諸侯尊為天子。定都于鄘。十九年乙酉崩。
嘗謂西伯止于竊嘆。遂致姜里之囚。武王親兵孟津。不惟不之忌。而且不之備者何。意者見周師之退。以為憚之而不敵兵。或亦恃當惡之故。以為攻之而必不勝也。脫紂于此時。以召西伯者。召武王。武王將從之乎。曰。紂惡未甚。故文王以臣道自居。罪貫已盈。武王以天道自處。使輕天下之身。而膠故常之守。是聖人未可語權也。
成王諱王。特年十三。周公輔政。二牧流言。周公居東三年。王迎以歸。始東征。誅武庚。管蔡。平淮夷。徐戎。七年。周公歸政。二十七年壬戌。詔太保奭等保康王。到崩。
嘗謂伊尹放太甲。而太甲信訓。二之言。周公輔成王。而成王疑不利之諱。使天之示變。不見于風木。則公之居東。當不止于三載。匪伊尹之聖。有加于周公。疑成王之明。以遜于太甲也。

康王釗立諸侯畢朝作康誥時囹圄空虛刑措不用
有唐虞風二十六年戊子崩

嘗謂禹戲相承不二十年刑措固無望矣若湯與
太甲繼治喻四十載而不聞囹圄之空者何蓋夏
之亂更始于成湯不如成周積德之久商之政誕
數于新造不如周民佩服之深且商法謹而嚴又
因是繁之徒而脩其過惡之典周法寬而恕又因
毒通之后而濟以蘇息之仁此刑措之盛所以亘
千古而一見也

昭王親嗣不能自強于政王道微缺已卯征荊蠻軍

旋漢舟人以膠膠舟中流王及蔡公皆沒石辛餘鄭
振王反振祭公王遂叢疾而崩在二十五年

嘗謂轍遷于東而秦由以強舟膠于南而楚由以
橫然秦之強也猶待十傳之后而楚之橫也即當
夷厲之朝由大行之故不加按問于當年故無君
之賊遂肆行而無忌此鮒渠之于諸子所以敢
于分而王之王者之逆謂總于此時可也又何侯
于東遷也哉

穆王滿嗣時年五十三年西征十七年至巨蒐之
國觀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聞徐偃王亂始駕而歸

三十五年征大戎祭公諫不聽服者不至五十年
作呂刑以詰四方五十五年崩于祇宮

嘗謂穆王慮后世之譏而稅八駿之駕聞祈招之
諷而息遊樂之心當荒蕪而明刑作史記以自儆
亦可與為善之君矣使得周召以輔之豈終出武
康下哉然膠舟之憊不雪于荆楚而狼虎之得驢
武于犬戎此王威之所以不振而荒服之所以不
朝也

共王繫色乙亥嗣王遊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來歸
其母隗氏命獻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成密十二年

而崩

嘗謂小醜備物以之戒子則善矣必致之王以此
教忠則未也妹喜妲己一足傾國况積而三乎且
已云王猶不堪矣若之何獻之不曰私奔之女宜
究之以正其刑而曰美物之歸反稱之以堅其好
儻如其言而獻之將移密之戒而為共之戒矣一
言以為不知其斯之謂歟

懿王難丁亥嗣王室始衰徙居槐里二十五年崩
嘗謂文王徙豐因伐崇而作邑武王徙高以考卜
而后成皆以為風氣之聚而王者之都也定厥攸

居久矣為四方之極矣。于時非有河決之虞也。非有大戍之逼也。宋人遷宿。春秋猶大書以示譏。況天子所居乎。自懿王輕去其故都。而平王遂視之為故事矣。

孝王辟方。共王弟也。以壬午嗣。十三年。封非子于秦。十五年崩。

嘗謂以傳繼閔。尚清長幼之倫。以孝承懿。蓋秦昭穆之序。以為擇而取也。則夷王已嗣之後。因為唐主。而孝王未嗣之先。亦鮮聲稱。庸愈乎。何為其舍彼而取此乎。一傳而惠類之出入。再傳而襲爵之紛爭。謂非其作俑不可。

夷王燹。懿王子。孝王崩。諸侯立之。以丁卯嗣。元年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或不朝。八年。楚子熊渠稱王。十六年崩。

嘗謂君使臣以禮。過焉者傷。逮下之仁。不及者失居尊之體。下堂而見。蓋謂已之天下。由諸侯得之。而降體以隆其報也。信如斯。則八百之會孟津。武王當先之矣。為夷計者。惟修政以副其望。慈賞以酬其功耳。且立之者。未必盡群侯。若之何而樂加之也。

厲王胡。嗣元年。淮夷亂。三十年。任崇公格克諸侯。不享。三十年。使衛巫監諺。得即殺之。道路以目。又三年。民不能堪。起而譟之。流之于彘。踰十五年而死。周公召公代之。行政是為共和。

嘗謂諺出于一人。尚監之以杜其口。叛出于通國。不能監之以散其謀者何。蓋諺以不平而鳴。有聲之可聽。叛以不謀而合。無漸之可防。召公謂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見及之矣。然餘念之在民。猶欲殺其子。而厲王之在彘。竟得免其身。共和擁衛之功。于此益不可掩矣。

宣王靖。嗣厲王流。歷于召公家。衆欲取而殺之。召公以已子代。遂得免焉。元年。征獫狁。伐淮夷。六年。憂旱。十有二年。不籍千畝。二十二年。姜后以脫簪諫。三十九年。敗績于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四十三年。殺左儒。柏伯四十六年。已未崩。

嘗謂憂商之中興者匪一。而周僅僅得宣王。考其行事。純疵殆相半焉。然山甫納誨而不從。何異拒召公之諫。左伯相率而就死。不殊監諺者之刑。此周道之所以終衰。若之何又有幽王以繼之也。幽王涸。嗣元年。三川震。二年。褒姒進褒姒。三年。生伯

服五年歲申后及太子太子奔申十一年王索之申
申不予王伐之申與繒西夷犬戎伐王殺之驪山取
周賂虜褒姒而去

嘗謂周之亡也起于厲成于幽而繫之流也兆厲
之世姒之寵也當幽之身豈英氣之應亦與之相
始絲耶或者謂箕服誥而周亡乾侯歌而魯逐殆
必然之數不可得而移者然祥桑暮拱不符亡國
之占星變示災異含善言之數禍福自己求之護
之天馬不可

西周總論

愚按夏之亡也以一桀商之亡也以一紂今幽厲相
承是桀紂之迭出也然南巢牧野之放伐止及其身
而東周之祀猶綿延于數百載者其故云何蓋后稷
之功比隆高契自公劉至文王其發祥之遠視二代
為有加焉且厲遂于共和則下之忿心少釋而幽止
于十載則上之積惡未深况宣王之挽回于中者又
數十年周之宜亡而不亡蓋四者相須以維持也矧
漢之祚猶不斬于和桓唐之傳猶不終于僖懿何于
聖人之后疑之此寰宇之合也

自五帝至西周總論

愚按自義氏至幽王其間禪繼相代治亂相尋者凡二千六百一十六年要皆威福獨攬于一人朝貢翕從于群辟其以一人撫萬邦者未之有改也中間若大昊之有共工神農之有夙沙軒轅之有蚩尤虞廷之有桀禹之有桀武丁之有鬼方皆跳梁一時竊據一隅旋就殄滅即有逋誅者亦不過三數年若湯之十一征皆依附于履癸周之五十國皆黨比于受辛未有儼然僭號兩大彛分者是宇宙未嘗決裂也即夏遭羿浞之篡踰四十年周自共鮑之衰幾百餘載然牧危寄跡猶唐帝之在房州姬靖興周若武丁之運掌上是寰宇之命殆未有久于此者

東周

平王名宜臼申侯殺幽王晉衛秦鄭共立之以都逼犬戎東遷雒邑是時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阻雍州之固迭相雄長王室遂微五十一年辛酉崩太子洩父蚤死

嘗謂周之衰也率歸咎東遷愚竊以為不然君父之誼並重于倫義忠孝之理交通于感應申侯太戎手殺幽王平王德援立之私忘殺父之報以遺親者示天下而以急君者望諸侯其可得乎世未有三綱既絕而可以為國者非東遷之罪也且高祖據關中固延二百年之祚先武都洛邑亦開十

二帝之傳誠謂洛陽非王者都也

相王林洩父子以壬戌嗣三年鄭莊公朝王弗禮十三年伐鄭鄭伯射王中其肩二十三年甲申崩嘗謂繁庶戴易黎蕭紀詩懷諸侯固有道也下堂而相見則失之禮來朝而弗禮則過于驕且不朝始可加兵而鄭已脩親征伐命之方伯而相則親征及兵刃既交而王肩命中上下之分至是漸且盡矣至沒而厲子克于周公是不惟危其國而且伐其家也

莊王他嗣周公黑肩欲弑王而立子克辛伯以告王
殺周公子克奔燕十五年己亥崩

嘗謂幽王廢宜臼立伯服而國隨以亡前事之不
忘后事之師也今舉靡子以屬輔臣視頭然廢立
者一聞耳微辛伯糾王其能免于弑哉以幸而得
脫之身則談虎色變宜于嫡庶之辨兢兢者又寵
子類以匹嫡焉吾不知其何心也

釐王胡齊庚子嗣三年齊桓公始伯曲沃武公弑晉
侯以寶器賂王王使代晉五年戊辰崩

嘗謂齊桓之伯也首明君臣之分晉公之弑也首

亂上下之防則包茅之貢不當先于荆楚而篡殺
之罪宜亟舉晉陽見不及此是霸無霸也贅旒之
朝尚能專乎七命弑君之賊猶知有夫天朝乃見
利忘義忍自壞其隄防則履霜堅冰漸將長于改
物慮不及此是王無王也王無王霸無霸周馬得
而有周乎

惠王閼閼元年王奪蘇忿生之十二邑與鄭二年子
頹亂忿生以燕衛師伐王王奔溫子頹立四年鄭殺
子頹復入王帝王之出而復納者始此十年賜晉桓
為伯二十五年己巳崩

嘗謂王奪蘇邑以歸鄭失邑者既急于招兵則得
邑者宜勇于赴難遷延頹望比及四年使頹不以
能樂激其怒則鄭伯且安之矣勤王如此則平日
之後其君可知也以此是臣而益其封十二邑之奪
殆不得為駢邑之予晉仲而蘇子之敢行稱亂豈
能如伯氏之無怨言也哉

襄王鄭庚午嗣三年王之弟叔帶與戎翟謀伐王王
欲誅叔帶叔帶奔齊十二年王召之還十六年翟攻
周王奔鄭翟立叔帶居溫王以難告之晉晉帥諸侯
圍溫殺帶迎王立之又十五年甲辰崩

嘗謂周之爭立者自莊王而下凡六七君近厚者
莫如襄王怙終者莫如叔帶方帶之始逐仲孫湫
曰王怒未怠不十年不召也至十二年而召之還
是襄王愛弟之念已萌于十載之前而叔帶篡兄
之心益肆于十載之後也忍矣哉其為人乎適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

頃王壬臣嗣元年使毛伯求金于魯六年戊申崩
匡王珣嗣三年使申駟伐戎六年甲寅崩
定王瑜珣弟也乙卯立三年楚莊王觀兵周郊問鼎
輕重王孫折之乃退十七年王師敗績于棠戎十八

年齊人來獻捷二十一年乙亥崩

嘗謂周自剋殷之後兄弟閭閻互相出入無宰居者幾五十年至于頃匡甫得安枕不三數年而問鼎觀兵者又至于郊矣據彈丸之地而內憂外變種種相承所恃以扶危而持顛者以有安撫之政也求金于魯則其外本內末者可知敗績于戎則其順治威嚴者安在辟之厄羸之人奄奄一息而又飲酖毒以促之悲夫

簡王夷嗣元年伊洛之戎侵宋十四年己丑崩

靈王泄心嗣生而有髭二十七年丙辰崩

景王肅嗣王室亂十八年太子卒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會崩未果劉子單子立王長子猛子朝攻殺之晉人攻子朝而立猛之弟弓

敬王丐嗣子朝據周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人納王子朝奔楚王入于王城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王奔晉晉復納之四十二年乙丑崩

嘗謂璧王欲立子頹而頹竟為鄭所誅惠王欲立叔帶而帶終為晉所殺景王不嚴監之懲而覆車之蹈是以愛之者殺之也以一念之差使二子不能善其終兩朝不得安其位謂非基禍之主哉且

發立尚聽之諸侯而求威福能制于天子此必不可得之數也

元王仁嗣越王致貢于周命為伯六年辛未崩

貞定王名介嗣二十八年己丑崩王有子四長去疾次叔襲次鬼次揭王崩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叔襲殺而代之是為思王五月鬼又殺而代之是為考王王封揭于河南為東周公十六年乙卯崩

嘗謂有周篡弑之禍未有亟于此時者歲末一週而戕君者再使受命者懷首領之憂革命者居臥榻之側可駭也哉東周之封非志篤于展親蓋慮

先于倫惠也不然彼獵其兄不啻狐兔而獨于弟乎加恩乎蓋恐其為二兄之續耳

威烈王午丙辰嗣二十三年九鼎震二十四年己卯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是年崩

安王驕嗣十六年命田和為諸侯又十年乙巳崩嘗謂紫陽子三晉之侯揭初命以書然璧王時已命晉公矣觀其無求之詩已自謂不求而必得至

威烈又數百年王室益卑而諸侯益橫矣或謂其相率而請猶有畏心不知劉文喜之求節于唐也謂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邑耳三晉之請

其文喜之請乎。釐王既子于前，威烈豈能阻之後。威烈既隱忍于三晉，安王豈能立異田齊。若謂其有畏心，則彼之瓜分其疆，家人共主，何不顧而冒為之耶。過此而韓魏之稱王，齊秦之稱帝，并請而不之事矣，可慨也夫。

烈王嘗丙午祠，元年齊侯來朝，弗禮。七年壬子崩，弟顯王扁嗣。三年秦敗三晉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二十六年致伯于秦，三十三年致賀于秦，三十五年致胙于秦，四十八年庚子崩。

嘗謂脩朝典于父廢者，微之以阻其來，無王命而稱兵者，獎之以益其橫，是惟恐諸侯之宗周而必欲強國之吞併也。雖東西稱帝，見之赧王之時，其土苴而弁髦之者，于斯時而益決矣。姬之衰也，自取之也，豈盡七國之罪哉。

慎靚王定嗣，六年丙午崩。

赧王延丁未嗣，時東西周各居一都，赧居西周，五十九年秦伐韓魏王與諸侯共兵之，秦使櫟攻西周，赧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之而歸赧于周，是歲卒。又七歲而東周亦併于秦。

嘗謂說者以荆軻不刺秦，則燕不至遽滅，赧王不

伐秦，則周不至遽亡，不知秦之兼併，不待其刺與伐也。獨念衛亦建國也，秦于混一之後，猶存之而不廢，使赧王能死守社稷，則死之不能死而求全，則于獻地之時，效割地之故事，分其半以奉強秦，微文武之靈，留其半以奉祭祀，遠以祀宋為例，求此三恪之封，近以衛國為辭，折延不斬之緒，或與朝歌而並存，亦未可知也。說者謂衛為著面之黑子，故秦以為不足除，周負共主之虛名，恐秦以為不欲滅，不知周存五百餘年，尚不能加于幽谷而地止三十六邑，豈能為患於羸秦，周衛等耳。寧庠

衛而薄周哉。

東周二十五傳五百一十四年

東周穆論

愚按夏之季也。時多哲王。商之衰也。間出明主。自平至赧。二十餘君。求如少康武丁者。既杳乎不聞。即僅僅振起者。亦不少見。良由君父之倫。殄滅于開國篡弒之禍。迭見于承家。聘問之儀。例施于強大。征伐之柄。專執于諸侯。金車辱事于旁求。出入率皆其擁衛。凡此數者。皆夏商所絕無。而況中肩者。幾不保其身。被逐者。多不安其位。又安望政令之行于天下也。故雖能禁其上請。而不能禁晉之如二王。藉雖止于戰事。而不能止伯之不專征伐。故人謂周之不亡。由伯以尊王室。而不知周之不振。由伯以竊君權也。

宋字分合志卷二

明教論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給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秦

顯頊之裔。孫曰文脩。再世生大費。佐禹治水。舜賜以皂旂。曰。爾後必大。賜姓嬴氏。夏之時。散處華夷。間至費昌。歸商。後世多顯。玄孫曰中涓。生蜚廉。仕紂。六傳至非子。居大丘。好馬。善畜養。孝王使主馮于汧渭間。馬大蕃息。封以附庸。使主嬴祀。四傳至世父。以大父為戎所殺。欲專擊戎。以位讓其弟襄公。平王東。襄以兵送。賜之岐西地。連諸侯。又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元年居西垂。四年邑汧渭。收周餘民。拓地至岐。四十八年卒。子寧公蚤死。孫寧公徙平陽。三年滅蕩社。十二年卒。子三人。長武公。次德公。次出子。出子方五歲。公卒。大庶長等舍武公。立出子。六年復殺之。立武公。縣社鄭。滅小虢。浸以強。二年卒。有子曰白。白不立。立其弟德公。果芮皆朝。二年卒。子三人。長宣公。立四年。敗晉河陽。十二年卒。有九子。舍而立其弟成公。四

年卒。有子七。舍而立其弟繆公。仕好。元年伐茅津。四年相百里奚。三置晉君。一拔荆禍。助晉納襄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三十九年卒。子康公。對取晉河曲。驪馬。十二年卒。子共公。僭立。五年卒。子栢公。立。二十六年。晉以敗盟伐之。又一年卒。子景公。立。復被晉兵。有栢林之敗。四十年卒。子哀公。立。三十一年。以包胥復楚。出車五百乘。敗吳兵。歸昭王于郢。後五年卒。太子夷公蚤死。立其子惠公。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公。立。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二十一年。縣類陽。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又一年卒。子驪公立。秦少衰。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與大臣圍公。公自殺。太子昭子蚤死。次子靈公。立。十三年卒。子肅公。不得立。立其季父悼子為簡公。公懷公子。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再稱惠公。十三年伐晉。取南鄭。未幾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立肅公。沉出子于河。時君臣乖亂。河西地復入于晉。二十一年。敗晉石門。二十三年。伐魏。敗之。十四年卒。子孝公。懷慶世之弱。招戰士。明功賞。東圍陝城。西斬戎王。任商鞅變法。徙都冀。復楚魏之歸。舉地千里。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立。六年。使犀首伐趙。諸侯從約皆解。七年。僭稱

王。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陰。二十七年卒。子武王。湯立。韓魏齊楚賓服。四年。與伯鄆烏衡舉鼎。絕膽而死。無子。異母弟穰侯子燕。其母翟氏。使其兄魏冉迎而立之。是為昭襄王。七年。誘執趙魏。十年。齊韓魏伐之。割三城以和。四十年。用范雎策。遠交近攻。歲侵韓魏。四十一年。其太子質于魏者死。更以柱為太子。太子有子異人。質于趙。時華陽夫人寵于柱而無子。陽翟賈呂不韋以賂通夫人。使異人自趙進歸。令夫人請以為子。及與太王約。注以為嗣。更其名曰楚。四十二年。伐周。盡取其地。又十四年卒。太子立。是為孝文王。三日卒。或以為不常醜也。趙繼立。是為莊襄王。初年滅東周。三年卒。時異人子政生。十三年矣。是為秦始皇。傳世三十五百五十九年。此寰宇之一分也。

愚按列國以夷狄殯秦。然世父讓子男之為。襄公復君父之仇。由武及宣。弟兄繼立。為之兄者。慨然以授之。而毫無係吝。為之子者。亦帖然以聽之。而了無分爭。在中國且希親。可以戒狄夷之我。若晉安于綱。楚復于義。即繼絕存亡。庶幾仁者。豈曰虎狼秦乎。自法變商君。一意慘刻。其流之弊。至吳越母子。魚肉兄弟。

而六國欲媚之以求安。亦惑之甚矣。其攻六國也。度必勝而乘之。張虛聲以脅之。故所爭之地。與所賂之地。常參半焉。又用諸侯之人民。取諸侯之土地。月削日割。不盡不止。自謂得勝算矣。奈何無上事而遺賔子。使吾人滅鄢之謀。得施于呂氏。已積百戰。而傾人之國。不常以謀笑而取之。謀人何其工。而自為何其拙也。然六國未亡。而嬴秦先絕。天道之好還。隱矣哉。

晉一

姬姓。武王子叔虞。邑姜方娠。夢帝謂之曰。命而子曰虞。與之唐而蕃其後。生而有文在手曰虞。及成。王滅唐。以其地封之。居大夏實沈之墟。都于翼。斯曰。其後必大。久之遷絳。十一傳至文侯仇。平王元年。侯之十年也。王錫以河內之地。晉始大。又三十五年。子昭伋立。封叔成師于曲沃。先是仇之父穆侯。生二子。名長以仇。次曰成師。師服曰。命名如此。凡其替乎。及昭伋之六年。其臣欒父欲納成師不克。是年卒。子孝侯立。誅欒父。十六年。成師子莊伯弒之。國人立其君之子緡為鄂侯。六年卒。子剋立。為哀侯。八年卒。子小子立。三年。莊伯子武公弒之。立其弟湣。二十八年。遷併其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求為諸侯。釐晉後。王許之。二歲卒。子獻公諱諸立。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十三年。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十六年取魏霍。始封趙夙。畢萬為大夫。十八年取下陽。二十一年殺申生。二十二年滅虞。魏重耳奔狄。二十三年夷吾奔梁。二十六年公卒。與齊立里克弒之。及悼子秦內夷吾。是為惠公。元年倍秦。殺里克。四年請粟于秦。五年秦饑。閉糴。六年秦伐晉。虜公驪。復內之。十三年。

太子圉賁于秦亡歸惠公卒圉立是為懷公元年晉人殺之高渠秦以兵送重耳入五年敗楚城濮朝王河陽王賜以樊茅溫原之田至此子孫主盟中國百五十年九年卒子襄公驪立續文之業諸侯畢從七年卒趙盾以公子夷臯少欲立長君使先穀逆公子雍于秦既而畏襄夫人之逼背先穀立靈公盾專國政靈公不君盾驪諄公惠之使鉏麇往刺至十四年盾謀誅出亡趙穿弑其君于桃園盾還迎公子黑臀于周是為成公七年會于扈討不睦陳人不至令荀林父伐之公卒于會子景公圉立三年與楚戰于邲敗績為清丘之盟六年滅赤狄潞氏七年滅甲氏留吁十年敗齊于鞏十二年始置六卿十六年採鄭破楚十九年卒子厲公州蒲立六年敗駟陵七年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人胥童遂殺三卻八年為緡等所弑立襄公之孫周是為悼公復脩文公之政三駕服楚繼伯諸侯十五年卒子平公廌立元年為宋梁之盟政出大夫十二年與楚狎主齊盟公室漸卑晉業衰矣季札至晉謂晉將卒于三卿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晉成虺執諸侯皆自是而後不與盟者二十餘年六年卒子頃公齋疾立六年王室亂十

年內王成周十四年卒定公立二年城成周五年會于召陵遂失諸侯十五年荀寅范吉射叛三十年盟黃池吳人爭長又五年卒子懿公驪立九年知氏與韓趙魏滅范氏中行氏分其地十八年子幽公圉立止有絳與曲沃二邑服于韓魏六年魏斯弑之立其弟止為烈公三十三年卒子孝公頤立三晉皆為諸侯十五年卒子靜公俱酒立三晉廢之為家人晉士二十七傳四百二十二年愚按晉卿始而謀功讓爵有師師風其后子孫至廢絺而奪之國非列卿之讓不足以訓由曲沃之篡先導之爭也曲沃席屨世之強以奪其國列卿亦因柄政之久而代其君其請命于威烈者猶其請命于襄王而成師之所以得國者即其所以失國者也獨怪夫尾大之斬季札已早辨之而平公于刻唐生食出入唯言是從且悼公之靈可憑而藉也倘以防微杜漸與其君熟計而潛圖之則強公室杜私門將必有朝規畫而夕舉行者何葉不一語而使下賢之君為基禍之主耶抑弗與其職而治事者有以致之也

齊

姜姓。侯爵。裔出剡帝。至太公望。有大勲勞。武王封之營丘。國在南陽宛縣。九傳至莊公。其二十九年。刊王之年也。又三十九年卒。子釐公。初。甫立。其同母弟夷仲生。無知。公愛之。令其祿秩與太子等。三十二年卒。子襄公。諸兒立。貶其服秩。無知怨。至十三年。殺而代之。小白入齊。殺無知。是為桓公。以管仲為相。元年。會諸侯于北杏。五年。盟柯。七年。會鄆。始霸諸侯。十四年。陳完來奔。以為大夫。其后南摧強楚。西抑秦晉。至盟中夏。四十三年卒。不立后。以少子昭。屬宋公。長子無虧立。宋人殺之。立昭為孝公。十年卒。弟湣使開方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元年。會晉敗楚朝王。二十年卒。公子蒯人殺太子劄而立。是為懿公。三年。侵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有禮者。踰年。果為閔。職等所弑。立昭公子元為惠公。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十七年。晉卻克微會于齊。公惟婦人視之。卻克登。為婦人所笑。克耻之。會諸侯伐齊。十年。及晉戰于鞌。敗績。盟于袤。十七年。子靈公。環立。八年。與晉盟柯陵。之後。時晉悼公盟。公不與會。惟使大夫及世子。往有輕諸侯心。十六年。伐萊滅之。二十七年。

年。晉以諸侯來伐。齊師敗績。踰年。復伐之。聞其卒。乃還。初。公發太子光而立。刑。光與崔杼比。而殺牙自立。是為莊公。六年。復為崔杼所殺。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四年。季札至。謂晏子曰。齊其田氏乎。四十八年。與魯會夾谷。歸鄆。灌龜陰之田。五十年。遭魯文公。五十八年卒。立嬖姬子荼為太子。次年。田乞召陽生至齊。殺荼而代。是為悼公。四年。為鮑子所弑。立其子簡公。立。至四年。亦為田常所弑。立其弟平公。釐。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穰立。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十九年。田和遷之海上。食一城。及襄年卒。無子。國除。

十七傳。三百九十年。

愚按。太公治齊。周公謂其後必有篡弑之禍。其後父子相承。而七世立。非其嫡。廢立迭見。而八君不善其終。且卒為田氏之所并焉。則著蔡不加于此矣。然積漸至于末流。雖大賢不能善其後。而危形呈于已著。即中主猶可預其防。景公興發出舍。似亦可與有為。至于家施及國之戒。國為其國之言。諄諄然命者。不一而足。迺竟競競以聽者何。蓋景公之為人。仁柔有餘。而果斷不足。折以歷階之請。則謝受不遑。及勸立世子。則曰。且共為樂。何患無君。彼曾見大夫之弑君。

而私計田氏之難制。惟恐廢之不當其機。或以貽噬臍之悔。亦以禍之不當其世。不欲發大難之端也。向使以季孟之待。堅尼父之留。則墮名城。出廣甲。將以施之魯者。誠之齊。而君不君。臣不臣。不致以載之言者。見之事矣。則已自伐其國。于田氏何尤。

楚

芈姓。子爵。裔出鬬項。至鬬雄。為文王師。胙以子男之田。封丹陽之南郡。十三傳至熊儵。號若敖。當平王初。年立已二十一年矣。又六年卒。子熊坎立。號宵敖。六年卒。子熊徇立。號蚡冒。十七年卒。弟熊通殺其子自立。請于周。欲稱王。不許。遂自稱武王。三十年。蔡侯鄭伯會于申。畏其強也。四十九年伐隨。卒于軍。子文王貴立。元年都鄧。六年伐蔡。執麇侯以歸。十二年滅鄧。十三年卒。子熊繆立。是為杜敖。三年。弟憚弑而代之。為成王。十五年齊桓公伐之。盟于召陵。十七年滅弦。二十四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年執宋襄于五。伐宋。襄公中傷死。三十八年滅夔。四十年晉師敗之城濮。四十六年。欲殺太子商臣而立臯。商臣以兵圍之。遂經而死。商臣立。為穆王。二年滅江。四年滅六。十二年卒。子莊王佖立。三年滅庸。十二年滅舒。十三年滅舒蓼。十七年滅蕭。二十二年卒。子共王審立。時晉悼方強。吳師復擾。楚少晉矣。十八年滅舒庸。三十一年疾革。耻鄢陵之敗。命其臣以靈若屬謚之。群臣改謚共。康王招逐其太子而立。十二年滅舒鳩。十五年卒。子郢敖立。三年以季父圖為令尹。四年圖弑王。

而代之。為靈王。靈王共二十三年滅。七年。滅陳。十年。滅蔡。十二年。有難從者。群失職。假棄。命。召公子。比于晉。至則脅以立。王繼而死。棄疾又攻。故比。自。更名。劇為平王。元年。復陳蔡。三年。為吳。吳。蔡。歸。于。晉。因自取之。七年。誅伍奢。伍尚。惟伍員奔吳。平王三年。國人欲立子西。子西不從。立蔡女之子。珍為昭王。十年。吳師入郢。王奔。十二年。蔡以兵。復國。蔡都。都。楚。始。乘。二十七年。卒。子惠王。立。二年。子西。召。白。公。十年。白。公。叛。王。出奔。葉。公。討。謀。之。王。復。入。四。年。滅。蔡。四。年。滅。杞。五。年。卒。子。閔。立。仲。其。元。年。滅。其。二。年。四。年。卒。子。聲。王。立。五。年。為。靈。王。殺。子。悼。王。熊。疑。立。二。十。一。年。卒。子。肅。王。立。十。一。年。弟。宣。王。哀。夫。立。三。十。年。卒。子。威。王。立。五。年。敗。越。兵。盡。取。其。地。六。年。蘇。秦。說。以。合。從。二。十。一。年。為。從。長。伐。秦。至。西。谷。敗。還。二。十。二。年。卒。子。懷。王。立。十。七。年。使。屈。劄。伐。秦。敗。于。丹。陽。遂。失。漢。中。鄢。又。敗。于。藍。田。鄢。而。城。以。和。至。是。始。歲。苦。秦。兵。二。十。八。年。取。重。丘。三。十。年。取。公。城。誘。王。至。武。關。執。之。以。歸。又。三。年。卒。子。考。烈。立。立。為。頃。襄。王。元。年。秦。取。十。六。城。十。八。年。謀。伐。周。周。王。喻。止。之。十。九。年。秦。拔。黔。中。獻。漢。北。去。庸。以。和。三。十。年。秦。

取西陵。二十一年。秦拔郢。徙都陳。二十三年。復取秦所拔十五邑。三十六年。卒。子考烈王立。元年。納州于秦。八年。滅魯。十年。遷鉅陽。二十二年。遷壽春。二十三年。卒。無子。春申君進李園妹。有子名嫪。是為幽王。十年。卒。弟。相。立。為。哀。王。三。年。庶。兄。負。芻。殺。而。代。之。二。年。秦。取。十。城。四。年。秦。使。李。信。攻。之。不。克。五。年。復。攻。之。六。年。為。王。剪。所。敗。虜。以。歸。項。燕。復。立。昌。平。君。于。淮。南。踰。年。蒙。武。破。之。君。臣。皆。自。殺。楚。亡。二十九傳。五百一十三年。愚按。霸。權。德。不。及。周。公。功。不。如。尚。父。而。國。脉。之。延。幾。九。百。載。抗。衡。中。夏。踰。二。百。年。先。儒。謂。楚。有。昭。德。周。襄。必。興。又。曰。霸。權。後。必。大。其。在。羊。姓。豈。謂。是。歟。獨。怪。其。兄。弟。喋。血。視。為。故。常。至。閭。閻。有。覆。載。不。容。之。罪。其。臣。猶。相。率。事。之。膏。求。之。而。得。其。故。矣。熊。渠。偕。姬。首。不。遠。于。西。周。若。執。投。龜。至。垂。延。于。改。物。賢。若。楚。拙。而。問。鼎。弱。如。頃。襄。而。圖。周。求。之。列。國。未。有。橫。至。于。是。若。人。倫。莫。大。于。君。臣。而。兄。弟。次。之。彼。不。知。有。君。臣。又。豈。知。有。兄。弟。乎。以。此。傳。世。而。當。時。猶。謂。六。國。之。亡。楚。獨。無。罪。吾。不。信。也。

燕

姬姓伯壽召公奭有佐命功武王封之燕食邑千召
四世頃侯之二十二年平王元年也又三年辛子剡
侯立二年辛子剡侯立三十六年辛子剡侯立十八
年辛子宣侯立十三年始見春秋于齊紀之戰是年
辛子桓公立是後僭稱公七年辛子莊公立十六年
伐周立子頹十七年與鄭隣三十年為山戎所攻魯
桓公救之為之開地至于孤竹三十二年辛子襄公
立四十年辛子桓公立此不再稱桓十六年辛子宣公
立五年楚來攻讀和始於十五年辛子襄公立十三
年辛子武公立十九年辛子文公立六年辛子懿公
立四年辛子惠公立或曰簡公然三傳後有稱簡公
者則此必惠公也元年齊高止來奔五年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嬖人諸大夫比而殺其嬖人公出奔齊燕
人立悼公齊伐之將內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又
一年高偃復內之不克入于陽後至燕而卒悼七年
卒子共公立五年卒子平公立六年如晉請內王十
九年辛子簡公立十二年辛子釅公立二十八年辛子
孝公立十五年辛子成公立十六年辛子湣公立三
十二年辛子釅公立三十年及齊戰莊林桓敗之卒

桓公立至此凡三稱桓矣十一年辛子文公立亦再
稱文二十八年蘇秦說以合從又一年辛子易王立
十年始僭稱王十二年辛子噲立二年助五國攻秦
大為所敗五年以國讓其相子之七年齊人取燕鼓
子噲又一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次年
闕說以連衡從之十七年以兵助趙伐中山二十八
年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盡復故地取
齊七十餘城惟宮與即墨不下又五年辛子惠王
自為太子特素不快于樂毅田單復讎反間王使騎
劫代之為田單所殺後以燕為齊七年辛子武成王
立八年齊取中陽十四年辛子孝王立三年辛子
立四年伐趙趙敗之乃請平五年拔齊聊城齊復取
之十二年趙取武遂方城十九年趙取魏陽二十三
年太子丹質于秦逃歸二十七年與代合兵上谷二
十八年丹使荆軻劫秦王不克秦遂進兵圍薊二十
九年薊城陷王走遼東新州獻秦秦不為止三十三
年為王賁所虜燕亡
傳世三十五百七十七年
愚按齊之舉燕則其土地甲兵已席捲而齊矣何到
父之伐中山猶能出兵以助趙而張儀之說連衡猶

終割地以事秦。豈燕當殘破之餘。猶有未下之城邑。亦齊師既退之後。猶有據故地而守之者乎。且燕于莒。即之兩城。尚志期于必取。齊于僅存之燕國。胡不滅此而朝食。適使其兵可出以資人。地可割以事大。則燕于此時。必有大于莒與即墨者矣。意齊以驕蹇之潘王。或貌之以為無足慮。而燕如事吳之勾踐。能媚之以固其存。是未可知也。然平仕樂毅。能雪耻而存亡。冊遣荆軻。反挑釁而速禍。故君子無貴于匹夫之勇也。

魏

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後降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至畢萬始仕晉。獻公十六年。取魏。因以封萬。君子謂其後必大。萬生犢。助晉有功。傳至魏絳。以和戎勸悼公。始備金石之樂。景公十二年。列于六卿。至襄子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桓子殺伯而合其地。魏斯又遷晉公而分其地。五年。執幽公。六年。城少梁。十二年。請命于周。列為侯。是為文侯。又十七年。韓趙交甲。皆請兵于魏。魏不許。二國德之。來朝。魏始大于三晉。卒。子武侯擊立。十年。滅晉。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是年卒。不立太子。劉與公爭立。韓趙伐之。國始衰。六年。伐宋。取儀臺。十年。取趙皮牢。始僭稱王。十七年。秦取少梁。三十年。敗于齊。三十一年。秦商君誘執其將公子卬。獻河西地于秦。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二年。秦取雕陰。四年。以陰晉和于秦。五年。獻少梁。六年。秦取汾陰皮氏。七年。取曲沃平周。十六年。卒。子哀王立。與四國伐秦。至函谷而敗。二年。請成于秦。十七年。使太子朝秦。十六年。秦取蒲阪晉陽封陵。十七年。秦復與蒲阪。十八年。與秦擊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擊秦。河渭絕。一日。秦割一城以和。二十三年。卒。子

昭王立。元年秦攻襄城。二年攻解。三年拔五城。六年以河東地四百里賂秦。七年秦取六十一城。九年取新垣曲陽。十年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十二年助燕破齊。十三年秦攻安城。兵至大梁而還。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元年秦拔兩城。魏封其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二年拔兩城。軍大梁。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三年拔四城。四年與秦南陽以和。九年取懷。十一年取邢丘。二十年信陵君救趙。敗秦兵于邯鄲。二十三年取吳城。請舉國聽令于秦。三十年秦取高都。信陵君帥五國兵敗之。追至葛路而還。三十四年。信陵君卒。三十五年。取囂有說。是年卒。子景湣王元年。秦取二十城。置東都。二年會韓趙楚伐秦。至函谷敗走。秦援朝歌。三年取汲。五年取垣蒲陽衍。十五年卒。子假立。三年秦王賁伐之。引河灌其城。假降殺之。魏亡。九傳。二百年。

愚按魏地與秦相錯如繆。秦既攻而取之。魏又割而賂之。見于載籍者。其他無論。只取少梁而喪地七百里。獻南陽而計地四百里。一取一賂。而魏之封疆所失已過半矣。初猶恃河山以為門。周韓以為間也。已而秦以賂益攻。魏以攻益賂。螳手斷腕者。自謂得計。

得龐望蜀者。猶有餘食。視以和惠宋。以和自惠。若殆有甚焉。獨不思中流一壩。有信陵之佳。公子在一戰而解趙圍。再戰而封困。使虎狼之秦。惕息而不敢動。若令其統重兵。約與國。西向而爭天下。未必其胥而為秦也。與舉國聽令于秦。孰與舉國聽令于公子乎。地信讓而奪之柄。信闕死而魏隨之矣。傷哉。

趙

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至造父為穆王御。封之趙城。遂以為姓。世居趙。有叔帶者。事晉文侯。五世生趙夙。夙公封之耿。晉文返國。以其子襄為原大夫。子肅東政。晉靈不君。患肅之諫。伏甲將殺之。肅出奔趙。穿絙其君。迎肅以歸。肅生朔。時屠岸賈害公之賊。攻趙氏族之朔。有遺腹子武。得免。至晉景之十七年。韓厥請錄其后。乃立武。而及其田里。至孫鞅。于晉頃之十二年。與五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二十二年。攻范氏。中行氏奔衛。而分其地。是為簡子。生襄子。與韓魏殺知伯。邑分之。襄子傳其弟桓子。桓子復傳襄子之子嗣侯。嗣侯傳烈侯。是為趙襄。六年。周威烈王命為諸侯。卒。子武公立。十三年。卒。欽侯立。四年。與魏戰。敗于兔臺。七年。伐齊。八年。襲衛。皆不克。十一年。廢晉君。分其國。十三年。成侯立。三年。伐衛。取都鄙。七十三。六年。敗魏于濁澤。十三年。及魏戰。敗于懷。二十一年。魏拔邯鄲。越三年。復歸之。與盟漳水。二十五年。卒。肅侯立。十七年。蘇秦以合從說。遂合五國以擯秦。十八年。秦來伐。從約解。二十四年。卒。子武靈王立。四年。韓魏約以稱王。不許。令國人稱曰曰君王。蓋其

追稱也。十年。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二年。立太子章。十三年。秦取蘭。十六年。生少子何。十九年。胡服騎射。二十一年。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二十七年。廢太子章。而傳位少子何。章作亂。李兌誅之。并弑主父。何立。稱惠文王。四年。滅中山。十一年。秦取桂陽。十五年。助燕攻齊。十七年。秦拔兩城。十八年。秦拔石城。十九年。取代光狼城。二十九年。秦攻閼。與趙奢擊却之。三十年。又攻之不拔。三十三年。卒。孝成王立。初年。秦拔三城。四年。韓以上黨歸趙。五年。秦來攻。六年。拔之。大敗趙軍。拔武安皮牢。又割六城。以和。七年。秦圍邯鄲。急。八年。魏信陵君以兵救却之。邯鄲圍解。九年。取二十餘縣。十五年。燕來伐。敗之。十六年。秦取三十七城。十九年。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二十年。取晉陽。是年。卒。子悼襄王立。元年。伐燕。取武遂。方城。四年。合從攻秦。不克。五年。魏以鄴與之。八年。入秦置酒。九年。秦取九城。是年。卒。子遷立。二年。秦攻宜陽。李牧敗之。三年。秦取平陽武城。四年。取狼孟。七年。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救軍敗。八年。破邯鄲。虜趙王遷。公子嘉自立為代王。二年。與燕軍上谷。三年。王翦敗之。又三年。虜以歸。趙亡。

十二傳二百一十年

愚按長平之敗人惟咎趙王之受韓降不知咎趙王輕秦之心者相如之完璧擊缶也彼見秦之無奈哉何待直受其降而莫之思且昔能以死拒秦王而不能以死阻趙括何也况秦遣武安猶盡發國中之兵拒援軍阻餉道今遣趙括而不思為後繼通糧餉則趙卒之坑豈盡括之罪哉璧雖完而山河已碎在雖擊而鼎祚幾移所謂秦不敢加兵于趙以吾兩人者然歟否歟使邯鄲圖解之後連五國以相信陵視解秦之為約長過之豈當倍獲哉比其卒也廉頗雖已出亡李牧獨稱良將大厦一木恃以支吾又殺之以快敵人是趙非滅于秦過趙之自滅耳

韓

姬姓武之甥也宣王時世見錫以追貍後併于晉為晉人至韓武子得封于韓原再世穿三世厥為晉大夫厥之后襄襄之后起皆東晉政景公十二年列于六卿季札至晉謂晉將萃于三卿後韓不偏分荀苑之色韓康子分智伯之邑康子生武子武子生景侯侯六年請于周得侯九年秦伐宣陽取六邑此為秦攻伐之始十三年卒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取彭城十一年卒哀侯立分晉地而廢其君二年滅鄭自陽翟徙都之六年為嚴遂所弑子懿侯立二年魏敗之馬陵八年又敗之于增十三年卒昭侯立元年秦敗之于西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十四年秦伐宣陽二十六年子宣惠王立是後僭稱王十四年秦取鄢十五年與五國攻秦不克十六年秦敗之脩魚二十一年卒子襄王立四年秦復伐宣陽五年按之六年秦與之武遂九年復取之十一年取穰十四年與齊魏伐秦秦割一城以和十六年卒子釐王立三年秦敗之伊闕五年取宛六年入地于秦二百里十年秦敗之夏山十二年助燕攻齊復其國二十一年秦伐魏韓救之大敗二十三年卒子桓

惠王立。八年齊取注大。九年秦取九城。十年取南陽。攻絕太行道。十一年拔野王。上黨降趙。十三年取負。十四年割地于秦。十七年攻陽城。十九年入朝于秦。二十二年棄經入吊于秦。二十四年取棠陽成。二十九年取十二城。三十二年合從攻秦。至函谷皆敗走。三十四年卒。子封立。六年稱藩于秦。八年獻地于秦。九年內史勝城韓。虜安以賜韓亡。

十一傳一百九十六年

惠按韓之于秦。先六國而事之。秦亦先六國而亡之。其后事之者愈恭。攻之者愈急。此以搖尾而乞憐。後以落井而下石。日夕之所講求者。惟入吊入朝。稱藩効地而已。倘後以禮賢才。焉知無拯亂亨此之士。移以交鄰國。焉知無腹心手足之援。計不出此而媚秦。辟之拔重賞。遇大盜。競競焉出大半以奉之。求其不挈篋而去焉。此理之必無者也。嗚呼。韓與趙魏。并稱三晉。魏猶恃信陵以屏翰。趙亦藉廉李以干城。彼并二者而無之。其不得與魏趙而俱延也。無惑也。卒之連鄭國以疲秦。而秦益統富。用韓非以通好。而韓欲舉韓。其謀國者。皆喪國者。可慨也夫。

田齊

其先卿後。武王封之陳。陳厲公忙。為燕人所殺。完其子也。不得立。奔齊。時齊桓之十四年。命以為卿。至田無宇始以田為氏。景公時。厚施於國。以家量貸。公量收之。大得衆心。叔向謂晏子曰。齊其田氏矣。二十二年。晏子謂景公曰。家施不及國。惟禮可以已之。公稱善而不能用。景公卒。田乞殺其孺子。立陽生。至田常弒簡公。立平公。而已為之相。其子盤賢。數子與三晉通。盡以其子弟為都邑大夫。至孫和。遷齊公于海上。奪其地。號太公。踰年卒。子桓公立。祠。越五年。康公卒。遂併齊。六年會魏楚于濁澤。求為諸侯。九年安王命之。是為威王。十一年伐魏。取觀。十七年朝周。烹阿封。即星三十六年卒。子宣王立。生而有文在手曰。斜龍。二年伐魏。救韓。虜其太子申。十年蘇秦說以合從。十九年卒。子湣王立。初年與秦楚會于留。秦十年伐燕。取之。臨子之殺燕王。會。三十一年。敗秦西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一城以和。三十六年。秦立為東帝。魯而不稱。三十八年城宋。三十九年秦拔九城。四十年燕以秦韓趙魏之師伐之。王出奔。津。窗殺之。皆時齊城惟莒與即墨不下。齊人討殺湣王。田單立。王之子

法章于莒城。五年龍巖軍大破之。盡復齊地。七年攻
狄取之。十四年秦取剛壽。十八年以趙師伐燕。取中
陽。伐韓。取注人。九年卒。王建立。國事決于母太史氏。
不助五國攻秦。二十八年入秦置酒。其相右勝與賓
客多受秦間金。勸王不修戰備。後欲朝秦。司馬諫而
止。及五國滅。即墨大夫謂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
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間者。以百數。
鄆即大夫。不便秦而在城南者。亦百數。各收而予之
兵。使收故地。則臨晉武關可入。齊威立。而秦不足憂
矣。不聽。及王貴破燕。梓入臨菑。民莫敢格。建遂降秦。
遷之共。處松栢間。遂餓而死。齊亡。

五傳一百七十八年。

愚按齊威之意。阿封即墨也。毀譽之者。固左右。則遣
之往視者。亦其左右。倘因仍而阿附之。其不舉其封
而倒置者。幾希矣。是不唯能害于聽言。而害于用人。
尤有不可及者。然賞罰者。雖當其事。而毀譽者。不加
之罪。則黨邪而醜正者。將何以懲之。而善其后者。使
齊宣而用此道。奚至于無親臣。使孟子而遇是君。或
亦可以為湯武。惟遭際不偶。故所用者。惟止于得四
臣之賢。而所行者。不能迓三王之政也。至若田單樓

兩城之地。能立戰以復全齊。而王建以全齊之地。拱
手而輸敵國。視昔之篡代。不勞餘力而得者。殆異世
而同符焉。然康公之遷。猶享一城之奉。而王建之遷。
至餓死松栢之間。謀人家國者。視此可以鑒矣。

秦

始皇名政。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姓呂氏。十三歲為秦王。時秦已并巴蜀漢中。趙宛有鄧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咸二周。置三川郡。即位後。要政大臣。九年始冠。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十九年。獲趙王于東陽。悉定趙地。二十一年。攻劓克之。得燕太子州首。燕王走遼東。二十二年。攻魏。魏王請降。殺之。盡取其地。二十三年。起王翦。擊荆。自南至平輿。虜荆王。二十五年。攻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王嘉。遂定荊幽。降百越。

六年。齊王建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王賁從燕之。得齊王建。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并稱之。除誡法。自號始皇帝。後以二世三世計傳之。無窮。用水德繼周。察封建。立郡縣。置守尉監。收天下兵。鎔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二十三年。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築長城。包萬里。三十三年。畧南越地。以徙謫居民五十萬戍之。三十五年。以隱官徙刑七十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離宮計三百。關外計四百。徙八萬人家其側。三十六年。坑儒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三十七年。東巡。以少子胡亥從。至沙丘崩。壽四十九。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詔殺扶蘇蒙恬。立胡亥為太子。至咸陽即位。年二十二。是為二世。元年。殺諸子十人。復作阿房宮。七月。陳勝吳廣等起兵。劉項乘之。六國後亦各自立。二年。殺李斯。獨任高。三年。沛公至武關。二世以龍責趙高。高懼誅。令其督閭樂毅之望。萬宮。以秦故王嘉。今六國已立。復改稱王。立二世之兄子子嬰。嬰以計誅高。即位三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奉符璽降秦。亡。

三傳十六年。

秦總論

此篆字之一合也。愚按秦以暴亡。先正論之。悉矣。使李斯以諫二世者。諫之擁立之初。則阿房可以罷役。子嬰以除趙高者。除煩苛之政。則關中可以不瓦。金蓋官役不興。則賦庸無由而發難。三章一約。則秦項舉樂于更生。特恨其行之不早耳。然此亦積惡之報。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殺人之父兄。而使其子弟。則人心必不服。謀人之家國。以大其土宇。則天道必不容。六王既畢。海內企望息肩。而河西之遷配者。至五十萬。驪山之隱官者。至七十萬。辟之虎豹。于無人可食之。

時猶噬噬草木以洩其毒也。天聽其虐其可異乎。嗚呼。商周積十世之仁恩。所傳止于數百年。秦積數十世之虐。過欲傳之千萬世。卒之社稷拱手授人。而子弟駢首就戮。較之六國之亡。又有甚焉者矣。

自東周至秦總論

愚按周室東遷之後。至始皇合併之時。寰宇分裂者五百四十九年。上下古今。未有若是之久者。蓋商周之崛起。如水之揀焚。而况承深仁厚澤之遺。故不再舉而寰區已定。強秦之併吞也。如蠶之食葉。而况遇德齊地醜之國。故歷百世而基業始成。後之取天下者。攻伐亦時有之。然鋒起者無先德之遺。其為基也不固。得志者縱貪淫之德。其為衆也易離。固未有世興兵甲。日事干戈。肌肉厭鋒鏑。蟻聚生介冑。如戰國之甚者也。嗚呼。秦欲開其國民。亦愛其家。秦之何以有土有財者。肆一人之敵力。而以盈城盈野者。僅百萬之生靈。二世而亡。識者猶病其不早矣。以是求合分之速也。固宜。

秦末稱兵者摠叙

愚按興王以德者。群情已有所屬。故一舉而海宇以清。興王以功者。衆志未知所從。必百戰而延城始一。故曰天下之難。莫若主之資也。蓋不有倡者。則亂不起。不有暴者。則仁不形。性性藉強暴之合併。以爲聖主之驅除。及命屬一人。而脂膏之潤草菅。血肉之塗川谷者。不知幾千萬人矣。嗚呼。仁覆憫下。謂之受天。胡當震宇之令也。出積暴者使之分。及震宇之分也。使極兵者聯其合。及定統不數傳。而習見豐亨者。又恣睢虐使之以明得意。嗟嗟。生民何不幸而不生三代之前也。秦自二世之元年。稱亂者首發于荆揚。從之者如蠅毛而起。謹擇其首禍。與爲六國後者錄之。如周文張賀田臧呂臣秦嘉及項羽所分王者。皆不錄。

陳勝

陽城人。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戍與陽夏人吳廣爲之長。會大雨。道不通。度已至失期。當斬。因人心思亂。殺將尉。今徒屬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由斬而東至陳。所過皆下。以二世之元年七月自立爲王。號張楚。封廣

爲假王。擊秦陽。陳餘黢立六國後。不聽。後奇蔡。遂將不附。吳廣兵敗。爲秦所殺。秦益發兵攻之。其御賈殺以降。計五月。

武臣

陳人。胸所善也。張耳陳餘請兵累趙地。胸侵因將。手兵三千。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擊范陽。又下三十餘城。耳胸以胸信讓。乃立武臣爲趙王。時二世元年八月也。無何爲燕兵所獲。卒歸之。使其將李陽募常山。兵還攻殺之。計三月。

齊

田儼。齊族。與從弟榮樹皆豪傑。扶今。召蒙吏子弟謂之曰。諸侯皆及秦自立。齊古建國。田氏當王。遂以兵東畧齊地。二世二年六月。爲章邯所殺。有田儼者。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爲主。以田角田間爲將。相田榮收儼兵走東阿。遂餓而立儼之子市。後項羽從之膠東。以田都代之。榮留市不遣。市畏羽。潛之國。榮追殺之。因擊走都。并王三齊。二年與羽戰。敗死。田儼復立。榮弟樹攻走之。立榮子廣。四年爲韓信所滅。凡四易主。七年而亡。

韓廣

楚人武臣使春無王。燕人立為王。後項羽徙之東。以副秦代。劇不從。見殺。自二世元年九月至九月四年。

魏

公子欲舊為魏。竊陵后。從陳勝于楚。問市定魏地。諸將欲王之。則不可。迎飲者。王勝始遣之。以二世元年九月。王章邯兵至。市敗死。欲自焚。弟殺亡走楚。懷王子之兵。使狗魏後。項羽徙之西魏。王河東。漢王擊楚渡河。約迎降。舉叛遠。為韓信所虜。傳五年。

武臣死。項羽散兵。得數萬人。擊李。有客說之。主趙後。得趙歇。王之信都。章邯兵至。耳以歌走鉅鹿。次年。項羽破秦軍。趙國解。三年。項羽徙之為代王。以獨耳王趙地。陳餘擊耳走之。復王歇于趙。已為代王。仍以身輔歇。而令夏說守代。又一年。韓信破趙。斬歇。并誅歇計五年。

義帝

名心。楚懷王孫。項梁起兵。范增謂楚懷執于秦人。至今。今恰之。請立其後。遂求之民間。得馬。為人牧羊。立為懷王。以從人望。都彭越。後遣沛公入秦。約先入關者

王。及項羽爭立。請之王。王報如約。羽不悅。趙二年。陽華之為義帝。徙江南都彭。又一年。侯共王執擊殺之。凡七年。

愚按六王當國。日以征伐勤民。即威虐少殺于秦。未
有深仁厚澤以結之也。胡已亡之後。反者率借以起
兵。從者舉由而響應。或蓋被虐于虎豹者。必擬蛇蝎
之為仁。適害于兵刃者。不厭敲朴之為苦。昔六國雖
驅之戰。好兵爭地之罪。固不盡無。而兵加于秦。其不
得已而應者。率象羊馬。若秦胡方南粵之征。阿房驪
山之役。從命則就必死之地。遷延則有后期之誅。上
稱無依。田廬失業。四視在六國時。不啻若春臺下也。
及始皇既死。萬日望其改絃。而二世又有加焉。民以
為効逆之與流離等死。効逆之未必死乎。故操刃
而四起者。若風動而雲從也。人知六國之興。可以速
二世之滅。而不知由二世之暴。足以形六國之仁。其
決裂而不可復。有由然矣。此亦宇宙之一分也。

項籍

下相人。字羽。起兵時年二十四。季父梁。項籍子。項代世為楚將。封于項。故以為姓。梁殺人。與羽避讐。吳下吳士大夫。皆重梁之才。而憚羽之勇。陳涉反。梁使譚轅會稽守。召故所知豪吏。諭以舉大事。得精兵八千人。廣陵人召平。聞陳王敗。矯其命。拜梁上柱國。引兵西擊秦。陳嬰以兵歸之。與布蒲將軍皆屬焉。至下邳。擊殺秦嘉。立楚懷王。自號武信君。起東阿。至定陶。斬李由。再破秦軍。遂有驕色。秦敗死。羽乃引兵東。懷王使從宋義救趙。羽殺義。代為上將。渡河沉舟。遇秦軍。九戰皆捷。虜王鯨。破蘇角。遂為諸侯上。軍鄆南。章邯降。至新安。坑秦卒二十萬。因畧定秦地。攻破西關。卒士卒。欲擊沛公。沛公懼。詣鴻門謝。范增三舉玦示之。不應。乃命項莊拔劍舞。項伯每以有翼之沛公得免。與樊噲等脫去。居數日。引兵西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徙義帝而絨之。時田榮奔三齊。劉越反梁地。羽引兵北。沛公以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其彭城。羽還擊。大破之。沛公遁去。虜太公及呂后以歸。三年。侵漢。奪南道。漢兵之食。請和。劉榮陽以西為漢。不從。急擊之。漢

王復以紀信詐降脫去。軍成皋。四年。羽攻走之。因東擊彭越。漢復取成皋。已而韓信舉河北。殺龍且。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解而東歸。漢追之。及于固陵。楚兵少食盡。潰圍而出。平明。漢始覺。遣灌嬰往追。時羽為田父所詭。陷大澤。故及之。羽止二十八騎。大呼馳擊。漢兵披靡。欲東渡。烏江亭長橫舟而待。羽弗渡。自刎死。漢以魯公禮葬之穀城。其技屬皆不許。而挑侯平。舉便。武。侯。皆仍其爵。封項伯為射陽侯。羽起壬辰之九月。迄戊戌之九月。計七年。愚按項羽鉅鹿之戰。威服諸侯。莫敢仰視。竊謂羽之所以興。乃羽之所以亡也。彼見天下之服其力也。故得城邑。而即屠。以百姓為不足。惟舉王玦而不應。以沛公為不足。誅耳。及危于咸陽。困于廣武。乃使說昂足于武涉。結韓信以自安。脫烹醢于太公。德薄王以固好。羽于此時。殆非昔日之羽矣。獨不念向之急于救趙者。惟以趙亡則勢孤。欲存輔車之依耳。何韓信取魏滅趙。仆代魯燕。拱手以聽。至破齊而後遣龍且。亦已晚矣。且范增每欲殺沛公。倚伏兵端門之外。執而擒之。沛公几上肉耳。何至煩項莊之劍乎。若羽四隊之馳呼。猶技養于鉅鹿之樂戰。而烏江之弗渡。則

德幾于田父之見統。至是而智勇俱困矣。謂之天亡也。信乎哉。

漢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名邦。字季。系出帝妃劉累其先也。為泗上亭長。善沛令。因家沛。陳涉反。蒯徹告發令以刺代之。號沛公。聞項梁在薛。以百餘騎往會。梁益以兵五千。義帝以之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令西掠地入關。漢元年至霸上。子嬰降。除秦苛法。還報懷王。許以王秦。而項羽徙之巴蜀。都南鄭。王用韓信計。定三秦。進攻羽。戰睢水。敗。還至滎陽。遣使說英布降之。三年。滅魏。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破趙。立趙王為趙王。北降燕。東破齊。四年。楚請平。五年。滅楚。即帝位。都洛陽。尋徙關中。十年。陳涉反。擊殺之。族韓信。及彭越。十二年。誅英布。是年崩於長安。壽五十。

嘗謂高帝始任三傑以開國。終留周勃以安劉。知人善任。斯語非誣。而猜忌忍于信越。忘惡著于彭越。寬仁大度則未也。人于太子之易。謂由溺愛戚姬。亦淺之乎。視帝矣。彼于劉漢之封。尚知其反于三十年之后。豈不知呂氏之橫。足以制太子之柔乎。劉侯窺見此意。以四皓入覲。帝謂已所不能致者。太子足以致之。遂信其得人心。而可以保大器。

焉。羽翼既成之說。其斯之謂歟。

惠帝名劉。呂后出。高祖次子也。即位時年十八。一遵高祖之政。及呂后以戚氏為人最。帝見而傷之。遂日為淫樂。不聽政。七年崩。壽二十四。

嘗謂惠帝欲全趙王。豈必與同起居飲食哉。但令安居其國。非已召則不至。呂氏豈得而害之哉。趙王既誅。又何有于戚氏。待既死而後悲之。晚矣。然呂氏終其身而不放王諸呂者。豈憚惠帝而不為乎。以惠存。則已之子帝。惠放。則欲已之族帝。于劉氏。奚恤哉。向使忌安劉必劉之言。疎斥而擯棄之。則劉之不呂者。豈希矣。帝之為淫樂。以自戕。非徒不愛其身。亦不愛其國者也。

文帝名恒。薄后出。高祖第四子。封之代。呂后欲徙之。固辭。及諸呂誅。大臣迎之立。即位時年二十四。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二年南趙王。佗稱臣奉貢。十年薄昭有罪自殺。十一年募民徙塞下。十二年詔民入粟實邊。二十三年癸未崩。壽四十六。廟號太宗。

嘗謂帝于三代之下。當為第一人。善政之可稱者。非一。獨于匈奴來則禦之。去則不追。而移粟移民。

諄諄為實邊計。可謂得上策矣。武帝之能大攘四夷。亦文帝之所留也。惟惜其擇賢師以教富貴。使得為退讓之人。而任家令以輔國儲。不令為寬仁之主。君子不能無間然云。

景帝名啟。文帝四子。元年立為太子。即位時年三十三。時鼂錯議削諸王。楚趙皆削一郡。膠西削六縣。因議削吳。吳王恐。三年與六國反。詔族鼂錯。命周亞夫討平之。又十三年崩。壽四十八。

嘗謂鼂錯之謀善矣。晉之取魏也。必賂虞以絕其援。秦之近攻也。猶達交以散其黨。是時吳罪獨著。使安撫諸藩。特加誅削。舉重兵以守荊陽。出詔書以徵劉濞。待其身以不死。許其子以分王。則彼雖桀驁。亦惟以一國反。制之豈不易乎。計不出此。舉列國而通削。是堅彼之援。而益我之敵也。使田祿佗。相將軍之策得行。漢將岌岌乎殆矣。發大難之端。而不為萬全之慮。其伏誅也宜哉。

武帝名徹。初景帝立太子。削後廢為臨江王。七年以之為太子。即位時年十六。三年發兵伐東越。徙其衆于江淮間。六年擊閼越。八年誘匈奴入塞。邀之不獲。十年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十二年東

夷降置滄海郡。十三年，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十八年，始通漠國。十九年，滅隴西北地，戍卒之半。二十四年，西域始通。置武威、酒泉郡。二十八年，平南越，獲其王，置九郡。平西南夷，置五郡。三十年，伐滇，降其王，置益州郡。三十一年，破朝鮮，置四郡。四十五年，戾太子反，兵敗自殺。五十三年，殺鉤弋夫人趙氏。五十四年，甲午，崩。以大將軍霍光輔政。

嘗謂武帝之窮兵當世苦之，后世譏之，竊謂之盡出于好大喜功，亦不可。蓋國家于數傳之後，率文恬而武嬉，不矯而振之，則國勢日趨于弱。武帝有感于是，故毅然行之，使近而少主之朝無烽燧之警，遠而咸利之世，修朝貢之儀，其有功于漢者，亦不可盡非也。特病其封勒侈于輪海，亭障列于玉門，輕用其衆而不知止焉耳。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九歲即位。七年，燕王以書稱霍光有非常，上以為詐，不問。無何，復與上官桀等謀反，伏誅。又六年，丁未，崩，壽二十二。

嘗謂成王以十五而後誅周公之誣，昭宗以十四而能知上官之詐，且金縢不必戕于先，天變不必示于君，而猜忌之意，屢不以介乎中焉。視成王

似過之矣。惜武帝末年選了之霍光輔之也，向使有汲長孺以絕奸，董仲舒以陳善，則其造就將起漢文而上之矣。

孝宣名病，已後名詢，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初霍光立昌邑王賀，七十餘日，以罪廢，未知所立，病已以丙吉擁衛得金告于光，請立之。時年十八。元年，光請歸政，不受。二年，光薨，始視事。四年，夷其族。七年，封故昌邑王為海昏侯。十四年，西羌平，置金城屬國，慶之。十五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虞匈奴。二十五年，壬申，崩。

嘗謂霍氏之族，由幽、靈之逆謀，愚以為彼即忠順，有不能保其終者。昌邑狂愚，于孝宣無相軋之勢也。而詔下弒敵，且奉奉為非常之備，死于以世卿專政柄者乎？且帝之不善霍氏，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史云霍氏之亂，萌于驕乘，是當光之存，已甚之矣。已以通誅之族，藉之以摠輿圖，彼從八議之條，赤之使無譙類，昔李懷光躬為不軌，幾毀唐室，猶以奉天之功赦其一子，光獨不比于此，其心一何忍哉！

元帝名爽，帝微時許后出也。帝病其仁柔，以許后不

得其死故卒立之。大漸時以蕭望之等輔政。時年二十七。二年下望之獄。至冬十二月再下之。獄望之自殺。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一。戊子崩。

嘗謂樞床致諷。皇儲不奪愚駭。持鬚進規。實忤終歸暴戾。孝元年幾三十。猶不知廷尉之為下獄。愚可知矣。且一年兩繫。而幽囚視之。為故常。衣死痛。而宦寺不加譴責。即暴戾不及天元。而愚駭之視晉惠。其間不能以寸也。乃以小不忍而授之大器焉。是漢業之衰。孝宣不得辭其責矣。

成帝嘗驚。即位時年十。元舅王鳳為大將。

元年封五舅為關內侯。三年鳳死。以王音代。六年王氏有罪。赦不誅。八年以王莽為新都侯。二十五年以莽為大司馬。二十六年甲寅崩。

嘗謂麗華之于宗親。不為求位。馬后之于眭力。止請封。豈獨非人情乎。蓋愛其力小而任重。亦恐其福過而災生也。若政君者。當哀帝時。魯勅王氏之避傳氏矣。何以于大權之世執。既聽之而不使其歸乎。五侯之有罪。亦仕之而不責其過。劉氏之危。王氏之篡。惡得無罪也哉。

哀帝名欣。定陶王子。成帝養以為子。至二十四年立。

以為儲。即位時年二十。罷蕭純弟。遣王根等。就國四年。以董賢為關內侯。五年晉大司馬。六年庚申崩。嘗謂權之所在。無必歸之。董賢王莽。迭東大權。然終由以成其篡。而賢竟以殺其軀。若何。蓋賢本無大志。恃柔媚以結君心。故寵遇雖隆。而群情不赴。賢素有逆謀。故爵賞以聯衆志。故声色不動。而羽翼已成。且見刺之輕議。禪授。故廢于國祚之可移。而恩昔之痛遺。剪抑。私悔其圖篡之不早。雖柄政之日。由安漢之封。而即真之謀。已決于被召之始矣。

平帝名衡。中山王子。哀無子。太皇太后與王莽議立之。時年九歲。以王莽為大司馬。百官總已以聽。元年封安漢公。三年聘莽女為后。四年加號寧衡。五年加九錫。十二月弒帝。詔立嗣。莽惡宣帝曾孫之長。干玄孫中擇尤少者。嬰方二歲。號曰孺子。詔諸居攝政。無何稱假皇帝。次年遂即真云。

嘗謂利于立少。王莽圖篡之私心。孝平未立之時。權猶在太后也。亦俯首而聽之者何。蓋其懷柔帝之忘懷。恨傳氏之見侮。故亦欲取少者立之。意以父承吾之顧復。諒不忍于辜恩。縱顧彼之私謀。吾

猶可以制馭。要皆為己計。而不知為劉計耳。惟孝
平既弑之后。居攝未踐之先。更于王氏之族。拔一
人以共事焉。亦可以必分其勢。而陰懷其謀矣。惜
婦人之見。不足以及此也。

西漢總論

愚按西漢之患。外戚相為始終。呂氏擅九年之權。政
遂屬之產。王莽為四朝之母。命致革于新。都其間
英如孝武。猶假借于田蚡。賢若中宗。尚偏任乎廣漢。
殆守之為家法然。求其罪不赦于薄昭。而相不加于
廣國。未有如孝文之斷者。後世不前烈之迹。而覆車
之軌。吾不知其何心也。然呂氏有心于代劉。故要之
南北軍。而王后無心于私養。亦崇之以大司馬者。何
哉。由其折節于初年。既使其屬意。而見廢于無罪。又
致其垂憐。且外臣舉非其所知。而大權不可以輕授。
其舉而加之上位。方自以為得人。而不知其賣已也。
嗚呼。呂雉不死。則周勃未必安劉。政君且三莽。何
由篡漢。興亡修短。盖有數存焉。非人力所能為也。此
寰宇之一合也。

王莽

元城人太后弟曼子也。曼早卒。莽幼孤。故不得與群兄弟並貴。又折節溫恭。聲譽隆洽。王鳳等憐而存之。詔以為新都侯。又九年進大司馬。王根病。莽自代。成帝許之。哀帝即位。罷二年。太后勅令親屬避。丁傅、蕭、逢、就、國、秉、帝、崩。太后即日駕之未央。收璽綬。謂劉賢曰。王莽按大行故事。吾令佐汝。使使者馳召莽。諸貴兵符節。百官奏事。皆屬焉。莽平元年進太傅。四年位諸侯王上。立孺子嬰。遂稱居攝。四月劉崇九月劉信皆起兵討之。不克。遂自稱新皇帝。七年五原代郡兵起。九年臨淮琅瑯兵起。十年東海兵起。十二年南郡兵起。十三年下江新市兵起。宗室劉鯨及其弟姁舉兵春陵。十五年發兵圍昆陽。劉秀破之。更始遣王匡等入洛誅劉。傳言誅宛。

愚按王劉諸王皆言所治為人。劉禹為之序。自言未嘗妄殺一人。其言其後必有與者。乃政事之能保家。王莽遂至覆族者何。蓋禹之慎我。不使害于人無辜。而賀之縱囚。不使罰于有罪。其感召固不同也。若莽能使四十八萬之人。同聲以頌德。不使百

二山河之衆。拱手以向風。其喻之以利。則吹者之大。可使景從。而懷不以仁。則匹夫之微。難以力服耳。嗟呼。一王莽也。恃其詐力。則以家易國。終其罪惡。則以國易宗。自古叛臣。當其身而服上刑。未有如莽之烈者。烏得取朱溫輩而畫戮之乎。

寰宇分合志卷三

明教諭廣陵徐

孫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志

西漢末稱兵者摠叙

愚按當秦之始亂也。蓋起者皆六國之後。及秦漢之中衰也。稱兵者多漢氏之高。依藉雖同。而存亡則異者。由六國之相承。凡數百年。已酬其世德之報。而漢室之賢主。計六七作。未厭其春德之心。故王莽繼

竊據于一時。而炎祚猶再延于奕世也。其間亡命者倫生于草澤。不逞者肆志于貪淫。皆醜類不足數。惟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者。隨其起之先後。而誌之。如前。下江五原。荆州代郡。臨淮新市。平林。瑯琊。綠林。赤眉。左。朱。大。槍。五。幡。銅。馬。青。犢。上。江。大。彤。鉞。腰。佼。驪。息。召。陵。五。校。富。平。獲。索。城。頭。子。第。刀。子。都。張。豐。鄧。奉。馮。惜。鮑。永。秦。茂。鮒。茂。俱。不。錄。

秦豐

南郡人以辛巳據郡起兵。越三。進援。自。元。丁亥。遣岑彭擊之。鄧破之。遂圍。冬。十二月。

帝自往招之。降。不應。復命朱祐代劉進攻。至。上。月。降。斬之。計九年。

劉玄

春陵戴侯劉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立。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綱。威。名。貪。玄。懦弱。先定策立。而。後召。綱。欲。稱。王。綱。甲。不。可。設。壇。漢。水。立。為。帝。會。劉。刻。以。宛。城。降。玄。入。都。之。六月。遣。王。匡。入。洛。陽。誅。王。莽。冬。十月。遷。都。洛。陽。十月。三。輔。平。申。屠。建。等。近。至。長。安。也。祖。元。年。赤。眉。攻。長。安。玄。奔。新。豐。八。月。復。入。尋。為。赤。眉。所。攻。復。奔。高。陵。詔。封。為。淮。陽。王。後。降。赤。眉。為。所。殺。計。三。年。

劉望

宗室也。嚴尤陳成敗于昆陽。輕騎逃去。至汝南。以望稱帝。望以二人為將。相劉玄。遣兵擊之。誅尤茂及望。

孺子嬰

孺子嬰為王莽所廢。方望初從。嬰。嬰。欲。就。更。始。從。望。以。書。止。之。不。聽。遂。辭。去。至。潁。以。嬰。稱。帝。亦。為。封。兵。所。殺。

李憲

潁川昌邑人。秦之連江率也。秦諺。據郡稱淮南王。踰六年。有衆十餘萬。置百官。據九城。遂稱帝。又一年。帝遣馬成等討平之。

劉永

故梁王立子。癸未。更始續其封。都睢陽。更始敗。起兵攻下濟陰。淮南二十八城。與董憲。張步連兵。專據東方。踰年。僭號建武三年。遣蓋延等擊之。數月。睢陽破。永走保湖陵。後復入睢陽。延圖之急。永得慶吾斬永以降。鄒丹等立其子紆。復稱梁王。五年。戎為馬援所敗。紆奔佼。秋七月。帝破佼。梁人斬紆以降。二傳

計七年

劉盆子

故武侯前之子。時有說赤眉以立宗室者。赤眉以為然。求之軍中。得盆子。設壇尊之為帝。進據長安。踰年。西入安定。此地九月復入長安。建武三年。馮異大破之。東走宜陽。帝勅兵以待。遂降。帝待以不死。尋以為趙王郎中。

王郎

邯鄲卜者。初長安中。有稱成帝子子與者。為秦所殺。邯鄲人心思漢。復冒其稱。真定任俠多信之。與趙國

大豪等入邯鄲。立以為帝。狗下幽冀。遠近響應。劉王此狗。刺城反。應王郎。王走信都。發兵擊之。斬其將。率憚。以屯。向吳漢兵。進圍邯鄲。得如車之言。王亡。

董憲

宛人。更始以為漁陽太守。後吳漢勸從蕭王。助討王郎。郎平。進大將軍封列侯。後平銅馬。與有功。應。自負其功。又與幽州牧朱浮有隙。帝下詔徵之。憲羞自裁。其妻勸之。遂背兵攻浮。遣鄧奉討之。不克。會張璠叛。與連兵。朱浮亦降于寵。寵遂自稱蕭王。又二年。為其奴子密所殺。

董憲

東海人。劉永將也。為永督青徐。永封之為海西王。帝命應前往往討。前叛與合。自號東平王。帝自將征之。前敗奔朶。吳漢圍其城。數月城破。擒二人斬之。

張步

琅邪人。初從劉永。永敗。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辟三皆。慨步詣隆請降。拜東萊太守。無何。永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王爵。殺隆而從。利建武五年。耿种討之。與戰臨淄。步兵大敗。會顯茂引兵來救。帝遣使告。顯茂能相斬以降。即封侯爵。步遂斬茂。諸軍門降。封安立。

侯。

隗賢

成紀人。隗崔隗義起兵應漢。以兄子賢素有名。推為上將軍。賢聘方望為軍師。勅兵十萬。破雍州牧。分徇隴西。武都。酒泉諸郡。皆下之。後更始徵為將軍。更始敗。復遊歸。據天水。自稱上將軍。鄧禹承制。使專涼州朔方事。建武四年。助馮異擊公孫述。述遣使招賢。斬其使。五年。遣子入侍。六年。反。使王元據隴城。谷遵等擊破之。賢遂降。蜀以為朔寧王。八年。帝自征。賢所奔西城。無何死。王元等立其少子純。十年。為朱鮪所破。純降。尋殺之。

破。純降。尋殺之。

公孫述

茂陵人。初為清水長。遷導江卒正。時南陽宗正以兵應漢。述遣兵迎之。至成都大掠。述殺之。併其衆。喻年敗更始兵。自稱蜀王。建武元年。僭號。二年。盡有益州之地。八年。遣兵助隗賢。九年。陷夷陵。據荆南。十一年。遣兵伐蜀。大將朱鈞岑彭皆為所殺。十二年。拔廣都。述自出搏戰。漢兵刺之。洞貫墜馬。左右與以入。其夜死。西岑以其衆降。

惠按此亦宇宙之一分也。昔更始之立。劉縯曰。聞南

陽亦眉。各有所立。今王莽未滅。宗室相攻。不可不若。且稱王以號令。亦眉所立者賢。則事之不然。則破。莽降。亦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諸劉率是道。又何至于殺其身乎。秦皇李憲。據手掌之地。即已稱尊。張步劉寵。懷通侯之印。復蒙異志。自取亡滅。理固宜然。公孫述。據有全蜀。光武款置之度外。諭以璽書。使能傍事大之儀。則家國庶幾可保。乃黨隗賢之叛。負浮橋之固。是自求禍也。被隗賢者。初從更始。以方望而不從。既背更始。勸以馬援而不聽。力拒光武之召。後倂何以前恭。其心西蜀之臣。事小何如事大。一何其計之左也。

凍漢

世祖名秀。南陽之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長安定王之後。南頓君子。以莽篡之十四年。起兵春陵。年二十九。次年敗莽兵于昆陽。莽誅更始。署為大司馬。封蕭王。新王即定。無趙即帝。位于鄴。朱鮪以洛陽降。遂入都之。三年。降亦眉。五年。實融降。平齊地。六年。定江淮。八年。定隴右。十二年。平西蜀。三十三年。丁巳。崩。壽六十二。

嘗謂王莽篡漢。一時之頌功德者。至數十萬人。而

伏節死義者一莫之聞。良由崇以利誘。寧節士習。亦以高祖之輕儒。嬖罵。無以作其恥心也。光武有見于此。蔡崇岩穴之士。使天下曉然知節義之為重。利祿之為汙。亦可謂得為政之本矣。獨其鑒三后之當陽。而不于母氏之臨朝者。禁之以清政本。視新都之改物。而不于外戚之輔政者。杜之以絕禍源。使梁竇之傾帝室。何董之召亂臣。君不能不深為之惜也。

孝明名陽。光武次子。初封東海王。後光武廢太子而立之。更名莊。時年十五。又十五年嗣位。七年北虜。

求合市許之。八年以吳棠為度遼將軍。十六年北虜入雲中。十八年北虜破西城。是年八月崩。壽四十八。

嘗謂帝之為太子也。北虜求合市。曰。北蕃何三須和。特欲疑南單于之心耳。一時罪其英明。又已之矣。又許此番之合市焉。使南部有所疑。而謀于是有度遼之制。北虜無所忌而肆志。于雲中之警。軍師之擾。見于夫年。戊巳之圖。後思不足以撫南。威不足以制北。何明于然而暗于終也。

孝章名炆。明帝五子。養于馬后。即位時年十九。三年立竇氏為后。封馬后等為列侯。八年皆以罪免。竇氏有罪。赦不治。十三年崩。壽三十一。

嘗謂漢氏外戚之封。率以甥氏加恩于舅。而妻族之貴。自章帝始。明帝不敢以已子比先帝子。奈何以妻黨比母黨乎。且外戚有罪。皆加廢免。劉家公主獨見優饒。是待妻黨優于母黨矣。公主與皇子相去一間耳。不知有公主主。又豈知有皇子乎。乃托以六尺之孤。何也。

孝和名肇。章帝第四子。清河王慶廢。以養于竇氏。立之時年十歲。太后臨朝。以竇氏有罪。使肇此。自贖。師還以為大將軍。太后崩。與宦者鄭眾謀。誅之。十七年乙巳崩。壽二十七。

嘗謂孝和十四誅竇氏。聲色不動。而元惡剪除。加有才一竿矣。當時人望。如何敵韓穰。孰非可矣。諱者。而乃謀之鄭眾。使眾侍用事。由以為階。去外戚之逼。故內侍之託。何異于除狼而得虎也。

孝殤名隆。生百日而立。二歲而崩。鄧太后迎清河王子祐立之。是為孝安。時年十三。太后臨朝。十五年太后崩。始親政。封宦者江京李閭為列侯。十六年以乳

母王聖為野王君乳母受封自此始十八年廢太子
開為濟陰王十九年乙丑崩

嘗謂自世祖以開嗣之後首廢東海故而傳章帝
亦復因之然二儲之廢猶有孝明孝和在也安帝
止有濟陰年在冲幼若之何廢之且帝清河之子
也當父之見廢獨不念其祖之寡恩乎獨不哀其
祖之不察乎何當已之身而又蹈祖之轍也保護
之慈能不念于撫恤幽廢之冤念不及于曩時
不惟寡恩于子亦且忘情于父矣

孝順名保女帝十四年立為太子十八年以保母諡

死漢書孝順帝諡之為安帝所廢及崩追濟北惠王

子北鄉侯懿為嗣歷八月而祖中黃門孫程等十九

人逆濟陰立之逆皆封列侯時年十二六年以梁氏

為皇后后父竊為執金吾七年封乳母宋娥為山陽

烈九年聽中官以養子龍封進梁商為大將軍十五

年高死以梁冀代十九年甲申崩壽三十

嘗謂若相張皓等十餘人于濟陰之見廢也既

能出力爭則于濟陰之復辟也亦當以死請何至
使擁立之功出于宦官乎彼門生天子既建非常
之功故養子龍梁冀亦以非常之報着越名器帝

實尹之而兇善不為不得而辭其責矣且

十九年間無一善政濟陰之廢豈獨弟史之過哉

孝冲名炳薨一歲未期而崩太后與梁冀詔清河王

祐及渤海王徽至京利徽少立之罷祐歸國繼立年

八歲是為孝順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使左右于餅中置毒帝食

之煩甚欲飲水冀弗與遂崩

嘗謂魏文以四歲而廢成觀之惡晉適以五歲而厘非常

之慮若繼之年已八歲矣冀之耳目其布置也必周

劉之標傳我論也冀之不內識之心而輕洩之口

則其不加之慮而冀之不為曹髦之誅司馬懿

子攸之故爾朱亦終不能保其身也自是而後梁冀既

立于立以而天忌于立明特憤憤者之是推而桓帝由以

立矣是言言之出且為漢禍豈特為身禍哉

孝桓名志孟善侯子弟有崩時議屬清河王冀不從

迎立之即位時年十五論定策功蓋冀三千戶封宜

章劉唐等為列侯八年封乳母馬惠子初為侯十三

年梁冀伏誅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侯二十年捕部

黨三百人下獄二十一年丁未崩
嘗謂邦無道免于刑者在今乎汚世若皆能之孔

引何以稱焉。為抱道自高者難之也。邪已。其于配。

正我復輕于絕人。是吾之壽世而離俗者。即吾之

賈怨而連禍者也。聞有二人。思舉而用之。不攻

伐其身。則誅鋤其黨。改一時推食。視之如毒蛇。猛

獸然。不草薶而禽猶不止也。結而互相標榜。視

天下無可與之人。終而悔其適遇。至四海無容身

之地。與其死于後。孰若秦明于初乎。使人人如

徐孺子。則材宗焉。有黨人之禍。我

孝靈名案。竊卓侯子。相無子。實武與太后立之時

年廿二。元年。劉表。劉琮。不。遂。為。新。殺。遂。太后于

南宮二年。復治鈞堂。故李廣等百餘人。五年。更。考。黨

人。禁錮五屬。七年。開西。幽。賣。官。二十二年。已。已。崩。壽

三十四

嘗謂實武之為外戚。大非實意。梁冀之倫。宗室之

在當時。豈無刺海。涸河之輩。且漢室已瀕于久衰。

覆轍又懲于相。帝武于斯時。考其在國之素履。參

之師保之稱。評當必為天下得人矣。若靈帝若禁

其登高則從。告以鈞黨則怒。躬操機策。父事昭。臨

失政雖著于君。臨。皇。心。必。形。于。幼。穉。若。之。何。其。不

審而立乎。梁冀忘矣。而實立閣弱。誤國則均焉。吾

尤于賢者責之備也。

孝獻名協。靈次子。封陳留王。帝初崩。太子。辨。嗣。董卓

廢而立之。時年九歲。董卓自為相國。三年。誅之。其將

李。儼。郭。汜。舉。兵。犯。關。六年。漢。遷。帝。于。鳩。六月。張。濟。迎

歸。舊。京。七年。還。雒。陽。曹操。尋。遷。帝。于。許。三十二年。禪

于。魏。後。十三年。殂。壽。五十四

嘗謂涉巨壑而撼鼓于。人。則出沒唯其所向。持太

阿而柄不在我。則操縱豈得自由。獻帝之時。何時

也。始而董卓專權。繼而祀。熾。燭。亂。洛。陽。之。席。未。燬。

許都之驚。復還。藐然一身。如流萍。飄。梗。然。表。裡。既

無腹。心。中。外。又。多。耳。目。雖。首。領。總。全。而。瀕。危。數。矣。

英雄無用武之地。能張空拳。而獨奮乎。世多以周

制方之。竊以為失善于彼也。

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東漢總論

此宇宙之一合也。愚按嚴光周黨。逋避禁籠。牛麋。謝自投羅網。非知愚之相連。以消長之異時也。明章以前。皆君子貴德者多。故命高尚而愈完其節。順文以後。皆小人忌才者衆。故命孤介而愈嫉其節。以方標戈矛而欲逞。彼又挾貧賤以驕人。以苦節之貞。當言孫之日。致禍不有由哉。於嚴光武方授之以開國。而後世欲去之以為邦。自黨錮之獄起。而孤立之形成矣。然東觀甫集諸儒。即繼以倚席不講之奏。玄纁方粘。隨加以虛聲盜竊之稱。漢之骨越士類也。

豈復有之哉。我桓桓漢之骨越士類也。

後漢

昭烈帝名備。景帝子中山靖王後。涿郡涿縣人。納帝二年。公孫瓚以為平原相。五年。挾陶謙。表為徐州刺史。譙卒。領徐州。為呂布所襲。走歸許都。以為徐州牧。遣屯小沛。後進左將軍。十一年。詔與袁術起兵討操。兵敗歸袁。紹敗歸袁。表死。依孫權。權遣軍江陵。備與孫權破之。赤壁。權分荊州給之。表領荊州牧。二十五年。入成都。領益州牧。三十年。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三十二年。稱皇帝。三年。伐吳。敗于猇亭。殂于永安。壽六十三。

嘗謂劉玄德。晉使韓簡親師。又命曰。師必于我。關士倍我。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未報。是以來也。備以窮歸。權權資以地。給以兵。妻以妹。又表以為荊州牧。乃假其地。而不歸。權能帖然而已乎。劉璋方延之入。即已圖之。與司馬。豈能之言。若合符節。權豈能無逼已之忍。我向使。得蜀之後。捐荊州以畀孫權。固同盟以攻曹氏。則偏師不劫于襄漢。全軍不喪于猇亭。善士為父安之力。整曹玉篡漢之計。長沙桂陽之兵。助荆河以搖河洛。廣漢提為之衆。從坦道以向秦雍。則漢軍尚可為。

也。諺曰：置虎追麋備之謂矣。

後主名禪。禪位時年十七。封諸葛亮為武鄉侯。政事咸取決焉。三年亮南征。平四郡。五年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不克。六年。圖陳倉。亦不克。七年。吳主權盟。九年。圍祈山。十二年。進軍渭南。未幾卒。十三年。以蔣琬為大將軍。二十一年。琬卒。以費禕代。三十年。禕卒。以姜維代。又十年。晉遣鍾會。鄧艾。攻之。師至成都。遂出降。晉封為安樂公。又七年。始卒。壽六十五。

嘗謂先主之托孤于孔明也。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人謂其以已取劉璋者。竊疑孔

明不知禪于秋時。已知禪之不肯矣。特其資雖愚

闇。未有顯過。且能聽其父之言。而師事孔明。又聽

孔明之言。而專任琬。禕。使三人輔之。終其身。亦何

至于喪也。不然。襄陽厥命。子璿繼立。得此地。王諸

等。以夾輔之。會。艾。雖智。豈能攻無備之國哉。天促

其祚。及永其年。重以輕佻之姜維。舉國而付之一

擲焉。信天之不祚漢也。

二傳四十二年

後漢總論

愚按西漢之戒也。弱如更始。猶可藉以稱尊。東漢之亡也。賢若劉虞。終不能以保國。光武之烈。不讓漢高。明章之賢。濟美文景。而思漢之心。若此其傾異者何。蓋自成哀平。帝失道。若僅三十年。由安順逮桓靈。不君者幾一百載。祖宗之德澤。日遠日忘。宦寺之毒痛。愈肆愈烈。此思漢之心。所以有後先之異也。然孔明早出。則荊州或可歸劉。孫策不死。曹瞞豈能坐大。關巴蜀恃一隅以關中原。毋惑乎其功之不易就也。此宇宙之一分也。

魏

魏王操姓曹氏沛國譙人始為驍騎校尉起兵討董卓表紹表為渤海太守遷據兗州獻帝三年遷駕于許自為大將軍武平侯五年擒呂布八年破袁紹十一年取冀州十五年取荊州進攻孫權大敗而還十八年自立為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二十五年卒後諡武帝

嘗謂操當炎祚之衰受川群雄幾乎海內使恰守臣節而漢祚不君則曆數之歸有終之而不可得者居納之宮通納之祿然臣不可乃奔其君操

操其居草曹其儼猶儼然自負劉主不知司馬已

旁窺而竊劫之是操明以讓欺人而陰以篡教也卒之丞相之副移加之丑者加之昭南關之戈

移用之后若用之主將謂貽後世以帝王之基而實賂之以篡弒之禍也先正謂操平生奸偽死見

真情竊謂破九原有知當必悔其為謀之拙矣

曹王操子少時戲廢之而立其弟不果獻帝十六年除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十七年為世子二十二年

為王太子二十五年正月襲王位計月廢獻帝為山

陽公即帝位時年三十三未立時即遣諸弟就國五

年休養不克而還年年再伐亦不克七年殂稱文帝

嘗謂漢之開基也夫封同姓不之建國也則弱宗

枝觀曹相之疏則諸王大有不堪焉者尚可以夾

輔望之哉公族降為皂隸晉之所以亡也况又求

為匹夫而不可得乎且臣之立法今宦者官不過

署即母氏不得與政事皆以漢為監也何于此而

不法乎與彪甫誅師昭竊柄是丑于開國之極已

生亡國之業矣

曹叔封平原王母被誅養于鄧后丑疾篤立為太子

曹芳封齊王明養以為子莫有知其由來者嗣位時

十八歲九年司馬懿殺曹芳自為丞相十年殺禁王

彪置諸王公子鄧懿死以子嗣為撫軍大將軍十三

年廢其弟張氏尋廢芳為齊王遷之河內迎高貴鄉

可舉而與乎史稱其洗殺有斷吾不信也

曹芳封齊王明養以為子莫有知其由來者嗣位時

十八歲九年司馬懿殺曹芳自為丞相十年殺禁王

彪置諸王公子鄧懿死以子嗣為撫軍大將軍十三

年廢其弟張氏尋廢芳為齊王遷之河內迎高貴鄉

可舉而與乎史稱其洗殺有斷吾不信也

曹芳封齊王明養以為子莫有知其由來者嗣位時

十八歲九年司馬懿殺曹芳自為丞相十年殺禁王

彪置諸王公子鄧懿死以子嗣為撫軍大將軍十三

年廢其弟張氏尋廢芳為齊王遷之河內迎高貴鄉

公立之。芳至晉十年始卒壽三十八。

嘗謂師之立髦。使請璽綬於太后。往迎之。后曰。我識高貴鄉公於少時。當以璽手授之。此即政君不出璽之遺意也。愚哉嬖人。使師如玉璽之請璽。能禁之而不予乎。璽能手授。能擎大柄而授之乎。收之未央者。出之長樂。留之曹髦者。歸之晉家。所差特旦晚間耳。獨於司馬懿開城拒爽之時。能號召故臣宗室。使中沮而不得逞焉。庶萬有一濟耳。惜無辛憲安主其謀也。

馬超死。以弟超為大將軍。三年自為大都督。假黃鉞。五年自為相國。加九錫。六年為昭所弑。壽二十。

嘗謂人主之謀篡臣。未有不被弑者。世于南陽之死。率以輕仇罪曹髦。竊謂不然。梁受召而謹藩臣之儀。視學而行養老之禮。志親文學。詩咏潛龍。昭之疾視也久矣。故征諸葛誕而奉之。與俱。蓋防其發難于中也。向使從王經之言。隱忍不發。不過少延歲月間耳。能如曹奐之久存乎。獨惜于毋止險之及也。詔司馬留屯于外。令傅嘏獨以軍還。使鍾會不令俱發。則魏事萬一可圖。奈之何其不能也。

曹奐諱三字子。封常道鄉公。昭迎立之時。年十五。四年城蜀。司馬昭稱晉公。五年稱王。以子芳為中領軍。六年昭死。芳廢奐為陳留王。自立魏主。

嘗謂曹奐所遭時勢。與漢獻同。而已身得免。播遷妻子。不至僇辱。方之漢獻。似為過之。至廢放後。皆保首領。延至再世。而后殞焉。何近厚之報。亦若是偶符也。

愚按得天下以篡者。自魏武始。其王公之遞進也。后世視以為階。而故主之保全也。后世不以為法者。何蓋以遞進者襲其迹。以弑立者法其心也。伏后之見。

傷何殊赤族之慘。獻帝之得免。亦出萬死之餘。視弑之者。一問耳。商周存祀宋。歷百世而不亡。周隋族故主。不再傳而已滅。保國承家之道。豈在是哉。况西蜀甫平。而陳留已殒。孰謂曹氏之代漢也。五傳四十六年。此宇宙之一分也。

吳

孫權吳郡富春人長沙太守堅之子討虜將軍策之弟也策請兵袁術助討江東走劉繇降王朗盡有吳越之地獻帝十一年為許貢家客所殺權領其衆曹操來為討虜將軍十八年進兵攻之戰于赤壁權與劉備大敗之曹操勦之以荊州借備二十三年代劉備建業二十六年與備分荊州三十年遣呂蒙襲殺焉新關羽越二年劉備伐吳遣使請降于魏魏封為吳王又五年備薨定盟與蜀平三十年卒壽七十一稱大帝

嘗謂權非有四方之志者方曹操之下江南勇無瑜肅諸人不為劉琮之迎降者幾希矣倘赤壁大捷之後協心劉備分道進攻時劉表之地方數千里其新附之民當必有如成都之民一日而四五驚者及此時而圖之則襄樊之取當不待異日許都之徙可必之目前視其所得孰與荊州之數郡哉惟飲河之量止求保成業而有之故不暇遠攻曹魏而惟知近圖關羽也

孫亮權少子權始立太子登死立利和廢立亮前高恪輔二年殺之以孫峻為丞相峻卒弟綝代又二

年為綝所廢

嘗謂恪之與綝均東吳政亮之英敏少已若孫可即位之初能誅牛悞而親政之久又廢于綝蓋恪專懷自恣與之心腹者少綝兄弟繼相為之耳目者多故謀甫定于劉承而機即露于全紀此春秋所以譏世卿也

孫休封琅玕王綝廢亮迎立之休遂誅綝享國六年祖詡景帝

嘗謂一孫綝也亮除之難而休誅之易其故何居蓋機有不密則害在必成用苟善藏則發無不中三人之下綝也一則多所難問一則每事曲從一則惡其兄弟分也一則任其武昌出守謀不通于近習事惟訪之舊臣彼之防漸以弛我之謀益以密與子嬰之誅趙高者殆異世同符焉惜乎孫綝甫誅而濮陽維相欲國之久存也得乎哉

孫皓故太子和子封烏程侯休卒國人議立長君廢太子寵萬歲等稱皓好學濮陽興等迎立之十一月殺興及張布二年殺常侍王蕃八年殺丞相蔣懿行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九年殺侍中肅明及司馬魯十年殺重安侯奮十二年殺中書令賀正十三年殺

郡守張詠車渡尚書鮑睦十五年殺中書令張尚十
六年晉兵分道伐之師至石頭睦出降晉封以歸命
侯又四年死吳亡

嘗謂古稱君人之惡者至樂紂止矣然自龍逢比
干之誅九侯鄂侯之醢外此諸臣之被殺者獨可
指而數焉若孫皓若上而頒命之大臣下而執法
之守宰少拂其意屠之不啻犬豕然是極暴窮鬼
又出樂紂上也懸首太白不足蔽罪惡聲遠布而
晉人之養其惡猶十六年泥首出降而侯爵之終
其身也又三數載豈天道果無私耶何禍淫之獨

并也

四傳六十年

愚按漢室之滅非魏滅之吳滅之也始而江陵之取
既蹶其方張之勢繼而虢亭之戰又摧其百萬之師
而敗而漢不能軍矣向使虢亭之師以長驅而得利
則江陵之衆必乘勢以夾攻此時荊州殆非權有及
西請退師北求納貢權且汲汲乎其不自保矣况再
傳之後又并金吳而失之乎且享獨策之成業而思
不及其子孫聽呂壹之讒言而禮遂疎於將相比及
晚年寵愛溺于房帷誅殺加于骨肉亡不及身亦云

辛未而阿瞞謂秦子當如孫仲謀亦獨何哉

晉

世祖姓司馬名炎河內之溫縣人漢征西將軍司馬懿之後嗣之子懿之孫也以魏主與之五年為副相國尋立為世子次年稱太子十二月稱皇帝時年二十九元年大封同姓十六年伐吳十七年孫皓降二十六年庾亮崩壽五十五

嘗謂晉武志怠平是然而晉位之後荀勗獨統之

華雲卿賈充公卿家之女充滿宮掖桓璽見議

于劉毅無諸竊議于何曾是其難未平志已怠矣

況太子之弱而至于末年親

若諸王惡遣之藩服弱如楊駿獨任以元台是猶

付千金于弱息而又擇驕賤者以輔之寇盜之紛

然而起母惑也

孝惠名叟晉武三年立為太子至是襲位以太后父

楊駿為大都督百官總已以聽元年賈氏殺駿廢太

后為庶人殺太宰亮太傅璿及楚王璜二年殺太后

于金墉九年廢太子適十年殺之趙王倫起兵誅賈

氏十一年倫廢帝自立齊王冏起兵討之倫伏誅帝

復位十二年冏王顯殺冏十三年與成都王穎及

十四年穎入京師自為大丞相迎帝入都會幽并合

兵攻之奉帝還洛陽穎為顯所廢十六年東海王司馬

遼兵入長安迎帝東還以越為太傅十一月為越所

訖崩

嘗謂世知夷狄之亂中國者莫如晉不知中國之

為夷狄者亦莫如晉賈氏以妻軋其夫婦弑其姑

寵嬖幸而殺戮大臣作偽詔而威賊儲貳已先天下

而胥于夷矣左衽之俗已盛于臥榻之間而亂

華之應環起于蕭牆之外固戾氣之相為感也嗚

呼晉以賈充之謀開已之國亦以賈充之女殒已

之家不義而得國之報也

懷懷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無子十五年立為大

弟二年漢寇洛陽弼執遣兵擊走之三年漢寇洛陽

不克四年徵天下兵入援太傅趙悉以禁兵出屯項

五年入寇洛陽懷欲奔長安為漢兵所執還之平陽

降封平阿公次年遇害

嘗謂孝懷居藩而好學不倦影刺而聽政惟勤侍

御諸臣至此之武帝之世視宗廟之失德其相去

遠矣特以宿衛之兵盡撤于太傅運都之議見阻

于公卿力不能支坐而受縛焉耳然猶得弟金

孝愍名崇。是王太子武帝孫也。初封襄王。洛陽南本
容。司馬等奉之。趣許昌。賈疋等敗劉曜。遂以之入長
安。稱皇太子。懷帝殂。出問至。襲位。元年。漢寇長安。
劉曜走之。二年。寇長安。敗還。三年。寇馮翔。陷之。四年。
陷長安。愍出降。送之平陽。降封懷安侯。次年遇害死。
時年十八。

嘗謂君死社稷。固以世守不可失。亦以此身不可
辱也。陸秀夫之在崖山也。謂其主曰。前王已辱于
不再辱。遂抱之負海死。與其死于賊。孰與于國乎。
况懷以屈節偷生。詎得幾時。愍復從之。不計。豈仁
酒倫嘗諸辱。又安用此生為哉。彼趙名辛寗見主
之辱。以死從之。一時雖以節義著稱。吾尤惜其不
為秀夫之死也。

四傳五十二年。

西晉總論

愚按古之篡國者。如六卿分晉。田氏併齊。皆緣先世
有功德于民。積至百餘年。故子孫之據位。亦一二百
年。失其其位。蓋根株則難拔也。至與牛氏。值曹爽之
愚。乘劣髦之弱。專擅廢立。芟除異己。拱手而移魏祚。
要皆劫之以威。而非以懷之以德也。得國如是。基本
已不固矣。且晉武既無遠猷。惠衷不堪肩荷。重以賂
后秉政。諸王美兵。即無五胡。天下當非晉有。雖短祚
不異秦隋。而袁徽尤不及也。然師之與昭。而廢其君。
而懷之與愍。再辱于虜。好還之報。未有如斯之顯。若
若國篡者其鑒之。此字字之一合也。

五胡總叙

愚按南粵東國舊稱方外之國漢終使為編民劉州
符石已為內屬之夷晉皆起為敵國者何蓋漢就其
故土而示以羈縻晉驅之中原而使之襍處辟之繼
叛經於淵藪性本相習則跳梁者以積久而漸馴和
虎豹於園檻勢不相容則噬人者以乘隙而宣詞燕土
東南夷本柔順故下淺侮耳輸租無異齊民西北夷
本倔強故虎狼當入寇不殊敵國金城方界之圖
蓋逆知和豪之易制而江總使戎之論則深知胡羯
之難馴也蓋劉豹力微舉稱人傑而帖服於晉武之
時慕容皝等悉係俘囚而後起皆俘之龍其叛其
服視晉之內何如耳

西晉胡及割據者

匈奴

劉淵新興匈奴冒頓之後漢以公主妻冒頓約為元
弟因冒劉姓後為南單于獻帝末入朝曹操留之鄴
分其衆為五部有劉豹者左部帥也豹生淵淵備善
射為任子在洛李壽請用之計樹機能孔恂力言不
可齊王攸亦請除之晉武不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
部帥晉武沒以為北部都尉尋進五部大都督時六
手鄴其從祖宣欲奉之為大單于遣使于鄴告之淵
因請歸葬豹成都王穎不許及幽并會兵討穎淵請
歸隱五部趙襄表為將軍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
國城宣等王太單于之號淵以為不足稱自謂漢後
改國號漢稱漢王自離石遷都左國城寇太原河西
等郡三年僭號徙都蒲子四年徙平陽陷黎陽圍
五年死子和代其弟聰秋之自立次年遭劉曜陷洛
陽虜孝懷以歸八年陷北地至涇陽遂陷長安執荆
愍十一年聰死子粲代靳黲殺粲自立石勒起兵攻
之曜遂稱帝于赤壁曜淵之族子也在勒殺靳黲等
獻之曜曜徙都長安改國號趙六年擊涼州降張茂
十一年攻後趙之金墉五月不下後趙石勒帥兵與

戰矚兵敗被執尋為所殺

四傳三十七年

葛按契丹于重貴猶給以土田完顏于徽宗終令其
首領彼一則信其機立一則納其通逃二虜尚不至
于甘心焉若湖隱者食晉之毛受晉之爵是三世之
無知如禽獸尚有酬恩于舍結者胡其執憾也矚
踏如奴隸屠獵如犬羊載之契丹完顏六罪又可見
焉若咆哮踰境將謂人之無奈已何則則百之災諸
子之焚死者至二十餘斬氏之叛諸子之誅俘者至
其難難矚特斷髮易服以辱其身毀廢極矣汗澠侯
及其祖五胡之肆惡者唯矚為尤而五胡之受禍者
唯矚為慘天道豈遠乎哉矚矚自恃四足窮極兵威
而身被拘囚竟以慘死亦折辱晉君之報也

羯

石勒上黨武鄉羯其先匈奴別部毛渠之胄父周昌
朱使督群胡群胡服之大安中并州亂勒被掠為莊
平人師懼奴惜奇其狀貌而免之乃與牧師汲桑結
壯士為群盜及公孫藩起帥數百騎從馬市命之以
石為姓勒為名越三年荀勗討汲桑殺之勒降漢劉
淵以為護漢將軍晉懷五年陷江夏及蒙城六年據
襄國劉聰以為冀州牧孝惠元年陷鄴四年陷樂平
孝元元年取平陽二年陷幽州稱王號後趙三年與
祖逖約和五年遼辛陷襄城孝明二年擊趙取司豫
徐兗之地又二年威趙而併其地柔僭稱天王以石
虎為太尉未幾稱帝踰年死以位授其子弘虎遂自
為丞相又一年弒弘而立遷都于鄴十五年死子出
代其兄遵殺之自立已而石鑒殺遼石閏又殺鑒三
月中三易主閏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石祗遂稱帝
于襄國閏攻之祗將劉顯殺祗自立踰年為閏所殺
幽達慕容恪攻閏戰于廉臺執閏以歸
自勒至閏八易主而易姓共三十三年
愚按石勒自謂丈夫舉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
迺詭事王沒而陰懷之備落者不當如是至云若遇

光武當與並驅爭先而桓士雅據河南退退焉不敢與校修葺祖墓斬送降人凡所以媚之者無不至焉使遇鄧禹異成敗尚未可知而況比肩于光武乎且于創其請即分立六國能稱留侯之借壽至于石虎諸子分典禁軍不聽徐光之屢諫何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也若石弘劉氏為石虎所誅而石世劉氏為石閏所殺前後相屠如合符節亦人不能計而天計之耳

鮮卑

魏武時莫獲頭自塞北入遼西號慕容部至孫資歸遷遼東之北歸死弟剛立為下所殺迎其子寔立之屢寇昌黎至晉武之二十四年始降以為鮮卑都督謂遼東僻遠移徙河之青山晉惠四年復徙居大棘城晉懷元年稱大單于三年破慕容利凡二部晉元元年進龍驤將軍三年為平州刺史四年為平州牧遼東公晉成八年死子懿代晉仍其父官初年取遼東次年稱藩于趙五年築龍城封懿王六年徙都之七年滅守文部十年死以位授其子儁二年拔薊徙都之取章武河間三年取中山四年殺石閏取薊遂稱皇帝六年降阮龍悉定齊地七年徙都鄴八年陷河南十年死子晞代四年陷許昌汝南陳郡五年陷洛陽六年陷兖州十年晉伐之不克十一年秦伐之取洛陽進圍鄴執晞以歸懿亡後十三年秦敗于晉慕容垂乘翟斌之亂叛與連兵尋自稱燕王取枋頭鎮陶二年定都中山三年稱帝十年擊西燕十一年滅之十二年遣子寶擊魏不克十三年復伐魏魏死魏國中山寶出奔慕容詳遂稱帝慕容麟復殺詳而立無何魏克中山寶自龍城帥兵來掠衆潰而還會

龍城陷復出奔遂為其臣蘭汗所殺于長樂王盛討
汴殺之尋稱帝四年為段瓌所弑立其叔熙七年以
淫害為國人所惡將軍馮跋推熙養子劼即天位復
姓高氏二年跋復弑而代之跋享國二十二年弟弘
殺其子劼而自立三年魏主伐之長樂公崇以遠西
降越二年稱藩于魏魏徵其有子不至復伐之遂稱
藩于宋又一年奔高麗亡

十傳一百一十六年中絕者十七年異姓相承者三
十一年

西燕

慕容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劼叛亡奔關東收集
鮮卑也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平陽太守慕容
冲亦據郡起兵進攻蒲坂秦遣兵擊冲破奔泓泓衆
遂至十餘萬進逼長安其下以泓望不如冲殺泓立
冲為太弟敗秦兵于鄠西遂據阿房踰年僭號是為
西燕攻長安入之又一年將軍韓延殺冲立段國為
燕王無何慕容泓殺隨而立宜都王子顗慕容輪殺
顗而立冲之子璽慕容泓殺璽而立泓之子思忠以
利為相踰三月思忠又殺永自稱河東王尋據長子即

六傳十一年

南燕

慕容倫德初名德慕容垂弟也垂始叛時封為范陽
王及城西燕與有功焉慕容寶立之以為冀州牧守
鄴魏使拓跋儀攻鄴為德所敗後魏取中山德以鄴
城大難固不如南越滑臺沮河以待時魯三和鎮滑
臺亦使迎之遂徙滑臺慕容麟并上尊號德用兄
故事稱燕王越一年南征符廣魯王和以滑臺降
德遂東寇青兗進陷廣固都之又一年稱帝五年死
諸子因慕容垂背秦為秦兵所殺兄子超奔涼又奔
秦遂歸燕德封為北海王尋代德三年劉裕伐之四
年廣固破超出走被執送建康斬之南燕亡

二傳十一年

愚按五胡迭起大都僭立者不過三數十年且敗即
不能復立一姓亦未始再興而燕獨不然者何蓋
之始起已能用夏變夷劉之繼立又復好賢勤政玄
恭善於保境而恤民新興又以無罪而失國始觀申
胤之嘆可卜燕數之得天既驗列人之兵又見推戴
之得象豈孟子所謂為善後世必有王者不以其
狄夷耶使寶利與超一有如劉如備者焉知歷數之

傳不與相踴而俱永也。西蜀發戰相尋身且不倍。能及後。備德間關創業。趙以剛愎信謬者乘之。其能固乎。然被圍而固守經年。就刑而神色自若。於死中社稷之義亦庶乎其近之矣。

涼

張軌烏丸人。為晉散騎常侍。晉懷十年。以中原多故。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時鮮卑侵擾西土。求為涼州刺史。既至。以宋配氐瑯為謀主。威名大著。孝懷二年。王彌寇涇陽。遣兵入衛。破之。三年。又敗漢兵。孝懷被執。又令宋配以兵二萬。詣長安輔秦王。王立為太尉。涼州牧卒。表世子寔代。三年。遣將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趙都督陝西諸軍事。孝元立。復遣司馬韓璞以兵伐漢。又二年。為其下所殺。寔弟茂討誅之。以寔子駿尚幼。代為刺史。而以駿為世子。踰一年。取隴西南安。次年。為劉曜所攻。遂降。趙封為涼王。又一年卒。傳世子駿。且謂之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微。汝謹事之。吾官非王命。勿以其服。駿聞。劉曜敗于石生。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曜遣兵擊之。取其河南地。及曜亡。復取之。降于石勒。立子翼。翼為世子。郡人有勸其稱王者。駿不許。晉成九年。後朝貢不絕。後八年。分境內為二十二郡。自稱涼王。年子翼。翼初年。石虎遣兵攻之。不克。次年。又攻之。不克。八年。攻秦。援上邽。是年卒。子曜靈十歲。其族伯祖。傾巧而有勇。趙長等欲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立相稱。稱涼州人殺。

之立聯靈弟玄龍為帝復稱壽建興四十三年
年稱藩於秦三年宋琨輔政去王號稱涼州牧五年
詔以為涼州刺史西平公七年張天錫絀之而自立
遣使請命于晉亦請命于秦十三年苻堅以兵攻之
天錫降苻堅敗天錫之子大豫起兵攻姑臧未幾為
呂光所殺

十傳七十五年

惠按涼州地不過千里兵不過十萬劉石以排山倒
海之威屹立其間而境內得以晏然者由寔茂重
不忝承家謝艾宋琨克稱國士而一念不敢忘晉之
之德故恨臨終猶申事晉之命豈惟桓溫庾亮未足
相方即陶侃溫嶠豈能遠過且已既代其兄而位終
歸其子可謂能行古人之事而駿繼其後復能開揚
而光大之豈與傳世之永而相若天錫乃自相魚
先聲望而國與俱失豈秦能滅之哉

成

略陽巴氏李特弟庫皆有材武及齊萬年反關中苻
飢略陽天水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諸有安
病困乏者特兄弟賑之遂得衆心朝廷命禁之不許
入劔閣特賂監倉使為之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復
制值益州刺史趙廞反厚遇特等以為爪牙特遂謀
廟以反狀聞朝廷以羅尚代之且督流民還故土特
數為請流民德之歸者至二萬餘擊敗晉兵流民推
特行鎮此大將軍事據廣漢攻成都為羅尚所殺弟
李流代領其衆攻隴野城溺死以其兵授特子祖逖
攻破成都入援之自稱成都王喻二年晉帝國號曰
成五年陷涪十七年陷越嘉郡二十九年死以
位屬其兄蕩之子琨李驥諫不聽無何其子琨繼琨
而立其弟期越三年李壽又篡期自立改國號漢大
年死子勢代四年桓溫以兵討之三年兵至成都勢
出降以為歸義侯

五傳四十四年

愚按古取蜀者不利于得如漢之劉劭晉之鍾鄣唐
之崇韜宋之金徽或殘軀命或遺詔還其原有二輕
重焉

考一則謂其林死不遑。豈暇為多方之慮。一則示以坦懷率物。何必加意外之防。此岑刺之所以喪其經也。生不肖之心者。視地險之可居。每相圖以便其割據。思天府之可艷。或不逞而肆其貪殘。此晉宋之所以罪其帥也。至于桓溫則膽怯而志大者。何謂胆怯。晉書已捷。猶懷退志。于成都三輔皆降。不敢長驅於灞水。是已。何謂志大。欲借此著威名。視貨財為不足取。思緣此基僭竊。謂僻遠為不足居。是已。胆怯則其防也周。志大則其圖也遠。所以有諸將之功。而無諸將之禍。

明教諭廣陵徐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綸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黃一玄全

東晉

元帝名睿琅琊王親妃夏氏出也懷帝以為安東將軍愍帝命督陝東軍事睿辭不就愍被執稱晉王見殺後稱帝建康五年王敦反進據石頭殺戴淵周

敦武昌是年祖
敦請于華恩之通害則當誓雪耻而後稱尊及
斬準之滅劉則當迎梓官而復故也卧薪嘗膽淬
礪群臣併力北伐則于君臣之義猶或庶幾乃亟
欲自尊乘時竊據于天不共戴之仇藐然不介于
心而南面稱孤欲群臣之翕然而戴己焉此必不
可得之教也卒以王敦之叛憤慨而致死焉亦不
善用其耻矣

孝明名紹襲位時年二十四元年敦謀篡位下子詔
徵敦移屯姑熟二年殺從事周嵩等六月復舉兵至
江陵敦死衆潰其黨伏誅三年祖以王導庾亮等誦

政

嘗謂史稱明帝英武王敦之初反欲自出決戰及
孝元因敦而死即宜聲罪興兵命陶侃溫峤撫
順討逆以身先之顧始微以手書繼任其討殺及
敦兵復舉乃不得已而應之何自出決戰之意勇
于前而緩于後也

成帝名衍時方五歲庾亮專政二年徵蘇峻為大司
農峻與祖約舉兵反三年峻兵犯關陶侃溫峤討斬
之四年祖約奔後趙八年趙遣使來修好詔於其幣
牛四年庾亮請伐趙不許十七年祖

亮速禍固不足責為趙修好而焚其幣史以勇決
快之竊謂不然趙之為趙視漢則無君父之仇視
晉則有偏己之恐講和而婉以拒之然且不可况
焚幣以怒之使歸曲而責直恐晉之未易當也意
者亦庾亮之規畫乎猶幸幣方焚而勒即死晉之
得免也幸矣哉

康帝名岳成之弟也成二子丕昶皆在襁褓庾亮恐
易世之後親屬愈疎托以國有長君迎丕昶之時年

冊水敗績是年殂

嘗謂越之報吳。豈不欲滅之而後朝食乎。而養銳休兵。至二十載。蓋諒吾兵之可用。而又諒敵之可乘。故一舉而動。無不克也。晉有積衰之勢。虎則可戰之餘。不度而發。大難之端。是猶駕敵舟而衝巨浪。其不覆溺者。幾希。使越不懲白馬之變。而決計于微兵。則襄陽之庾翼。當必為沓中之姜維矣。

穆帝名聃方三歲何充等議立之元年以桓溫督荆梁等州軍事二年溫伐漢三年滅之五年褚裒伐趙不克而還八年苻堅伐秦不克十年桓溫伐秦不克

十五年謝萬等伐燕亦不克十七年殂

嘗謂康之位成之位也。當康之立。子石尚在襁褓。固舍而立長君矣。及康之沒。卿時三歲。視立奕不猶少乎。獨不當以成之位還成之子乎。何勿於康之立也。爭其垂世及之經于卿之立也。言不及先帝之子。一何先後之相悖乎。

哀帝名丕穆無嗣太后令百官備法駕迎立之二年
加桓溫大司馬三年加楊州牧四年移鎮姑熟以弟
豁監荊楊軍事是年祖弟奕繼時年二十四三年加

朝廢奕為東海王

嘗謂君人之官人也。有功而加之爵。則懋賞可以作其忠。無故而崇之階。則濫施實以養其惡。彼詞溫在當時。僅僅平一蜀耳。封以郡公。足以報矣。而丕奭兩朝。所以尊而崇之者。不一而足焉。彼富貴已極。則生不肖之心。威望既隆。則階墓試之漸。况兵敗抄頭。既不敢加之以罪。而荆揚軍事。又使之屬其所親。其縛縲廢天子。尚何怪其然哉。

簡文名昱元帝少子桓溫廢立之時年五十一享國二年殂

嘗謂王猛謂苻堅曰。晉雖僻小。上下相安。願勿以
為憂。是特幼主孤立。母后當陽。因祚數奪于桓天。
清談貽憂于右軍。謂之上下相安可乎。蓋目擊鮮
卑之親幸。逆知苻秦之喜功。遠爭江左。內備單虛。
則荆襄之徒。必有乘時而竊發者。蓋為秦計。非為
晉計也。不然。荊州之寇。望益之攻。皆當遏之。何
不為之諫止。而佩刀之解。慕容之除。必欲圖于伐
燕耶。

烈宗名昌明簡文季子特年十一元年桓溫死十六年秦

人入寇大敗之于泥水九年遣兵伐勸且贖之粟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殺

嘗謂謝安于溫之末朝侍之以笑語移日于秦之大羣驛之以命駕出遊世常備其過人之度使桓溫更延數年當必安於遺臭秦兵數道並進必不至于土崩在安石或有成美而以殘衰度之未敢必其萬全也

安帝名德宗時年十五元年王恭反二年復與殷仲堪桓玄反王恭為其下所執斬之除桓玄等各州刺史始還鎮三年孫恩反六年桓玄反入建康七年廢劉自立八年復位四年滅燕十五年劉裕自為太尉加黃鉞十九年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二十年滅秦衛玠死于東堂

嘗謂人君照臨四海莫要于明而德宗飲食起居皆非已出視孝惠之愚騷成性者異世同符故二君之禍亦畧相當然惠之播越猶困于宗室而安之廢立悉制于權臣視惠尤不及矣嗚呼唐以順宗之瘠止一歲而已憂其社稷之危晉以安帝之愚至二十年而尚尸帝王之位即死于非命亦幸矣

恭帝名德文劉裕以識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故酈德宗而立之二年廢為零陵王守之以兵尋遇害嘗謂史稱德宗愚迷賴德文之保護竊謂德文亦德宗也裕之立豈真存晉之心哉辟屠者之秦犬羊畜之時即已欲殺之矣使其知如休之楚之之出奔上也以死辭位次也度不能出不能辭于德宗之死以身殉之亦可以全弘演之節矣顧乃冒奸大位身履危機及其廢也愧慶一室以圖自全欲保其生于目前又謂自殺不得人身求希其禍于身後豈非天下之至愚者乎

東晉書論

愚按贊陽于東晉。此例東周以正統與之。至南北朝始分紀其年。竊謂晉與周異。始之得國于篡竊。已為統而不正之君。繼而馬易于懷愍。宜從首人滅節之例。若謂抑夷狄。則拓跋豈殊于五胡。若謂尊中國。則宋齊胡異于東晉。且偏安割據。均不淨謂之大君。而忘親篡君。皆不得謂之正統。或亦避南渡之嫌。近于指斥。而以張湯之故。并恕北周。未可知也。又晉元開基之主。後世視以法程。乃使大權旁落。至御床引升于臣。天下有共于馬。蓋建堂高之義。已變夷而漸室。短故手執之。竊發于兩朝。明通之。繼起垂奕也。更氏南來。稱溫復繼。會稽專政。頗揚此周。桓玄誅而劉裕繼。豈非晉統之所致歟。

東晉胡及割據者

代

姓拓跋氏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五世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亡世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等氏分統十族。嗣傳子諡汾南遷匈奴故地。諡汾傳子微。徙定襄之盛樂。魏末時遣子秋漢入貢。因留為質。晉武立四年。遣其質子歸國。越八年復入貢。十年力微死。國人殺秋漢子。子豹禰立十八年。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自統之一。居代郡樂合陂之地。兄子猗也。統之一。居盛樂。猗弟猗廋統之。孝懷元年死。猗廋遂攝三部。四年遣大單于封代公。猗廋以去國惡遠。帥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從劉琨求陞北之地。琨請徙接順馬邑陰館繁峙五縣民以地與之。猗廋由是益強。六年都平城。孝懷三年封代王。踰年為其子六修所弒。猗廋子普根討六修誅之。尋卒。國人立其弟劼。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強。推于北方。後猗廋妻忌其強。恐其子質偏不得立。遂殺劼。其子什至健。母王氏匿之。得免。質偏立。徙居東木

魏入六年紀那復入翳魏奔趙又一年趙納翳魏紀
那本燕翳魏病革命立什翼犍時犍質于燕國人欲
立其弟孤孤不可自往請以負代處趙義而保還之
犍分國之半與孤犍有智勇諸部畏之東自濊貊西
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悉皆歸服三十九年為
其子寔君所執苻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焉
九傳七十年

愚按晉廢五胡雖昧夷夏之防然直其居處操其節
落崇以官爵不為無恩矣若五胡忌于亂華而拓跋
猶知事晉豈非夷而不純于夷者乎觀其朝貢之屢
修刺曉之助討較之剋石不啻度楹而篡奪相尋弟
兄爭立又視五胡為特甚焉豈蜂蟻之性僅明于君
臣而投骨之爭忍戕其天性歟及其衰也拓跋孤能
舍國以讓其兄什翼犍分國以酬其弟變異用夏
易以尚茲身不克終而竟昌其後亦為善之報也

氏

符洪畧陽臨渭氏世為西戎酋長其家生蒲長丈
尺因以蒲姓父懷歸為小帥部落生洪少多權謀
氏畏服漢拜之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
公後降劉曜曜敗降石虎虎死石鑒羅其都督洪怒
歸枋頭求降於晉無何秦雍流民立以為王尋自稱
大都督大單于三秦王改姓符為趙故將劉所殺
世子犍收糾斬之去王號復請命于晉進擊杜洪走
之遂據長安諷其臣賈玄碩等上尊號即天王位國
號秦號年稱帝越二年拓溫討之不克三年死子生
維之猶忌殘虐象海王堅殺之自立十四年伐燕取
洛陽十五年滅燕盡取關東六州之地十七年陷梁
益十八年取京州二十年陷南陽二十三年陷襄陽
彭城淮陽魏興盱眙二十五年陷管城二十七年寇
晉敗于淝水慕容垂其皆叛次年為慕容冲所敗
出奔五將山姚萇執以歸殺之其子長樂公丕稱帝
于晉陽踰年為馮謨所殺疏屬苻登遂于南安僭號
九年為姚興所敗奔平涼死子崇亦為所殺
十傳六十一年

愚按五胡興國之廣莫如堅覆亡之易亦莫如國人

愚按姚萇之死以尹緯等為顧命之臣姚興之死以
梁喜等為孤孀之佐然綱之才足以儔王猛而來附
駢之亟稱駢之謀乃致誤姚泓而使姚恢之反叛人
才之關與廢如此決擇可不審哉然興之闇于知人
不特此也孟宗謂偏袒不可忽而興不之信也令師
喪于廣平姚暹謂勃勃不可親而興不之聽也遂緩
生于河朔與其以梁喜等輔之也孰與令姚暹孟宗
等輔之乎況劉裕之害暹已久拓跋之國勢方張屈
丐既為寇于門庭西秦時竊據于邊鄙即輔以尹緯

孟宗等亦何有于梁喜哉世謂姚興為一時之傑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如弗斯出連乞廬三部
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巨蜃如陵阜大覆于路俄不
見有一小兒在焉乞伏部有老而無子者養之其後
有伯耆者國仁五世祖也四世至司繁衍堅署為南
單于使鎮勇士川死子國仁從堅為前將軍伐晉其
叔步願聞秦師敗率隴西叛堅使國仁往討遂叛與
合次年稱單于分其地置十二郡華勇士城都之姚
秦封為宛王是為西秦三年死弟乾歸徙河南王
使鎮范川後五年秦秦以其漸強留之不遣使其
子熾磐監其部眾又二年逃歸攻秦襄陽隴西諸郡
皆克之尋謝罪請降復取秦永洛改南涼無何為兄
子公府所殺熾磐討殺公府而自立二年城南涼其
地皆為所有秦滅止稱秦遣使入貢于魏後三年夏
魏焚城邑趙上却夏拒之遂留保南安地皆入于吐
谷渾夏國之暮末窮蹙出降為魏所殺

四傳四十六年

愚按世主無能者皆為不振

則全盛終遭變遷。其最盛之地。據夫國之閒。其奔秦也。已委而去矣。及逃而歸。則又取隴西。克永洛。至熾。若復并樂都而有之。于時蒙遜勃勃。不能有加于秦也。秦未起而繼之。時赫連之強。不加之勃勃。蒙遜之暴。不過于秦。秦畏其逼而求還焉。始求為寄公。終致為俘虜。既破其國。設止其家。已實為之。又誰咎也。

凉

呂光畧陽氏人。婆樓子也。為秦將軍。苻堅以西域不朝。欲法漢制。都護使將十萬兵伐西域。降服龜茲。羊國。師還。苻堅已敗。進至凉州。攻殺刺史梁熙。代之。明年堅死。苻酒泉公三年取姑臧。殺張大豫。五年。稱三河王。十二年。復稱天王。國號凉。十三年。擊西秦。敗績。郭馨。楊軌。叛。十四年。討破之。十五年。死。立子紹。為天王。且戒其庶兄纂。與弘。令同心勿相圖。無何。纂殺紹。而代。次年。復殺弘。五年。呂超復殺纂。而立其兄閼。秦伐之。隆。請降。以為凉州刺史。二年。秦微之入朝。官以散騎常侍。凉亡。

四傳十七年

南京

秃髮烏孤。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壯勇有大志。呂光遣使拜為鮮卑大都統。次年。擊乞。折掘。即降之。徙都燕州。四年。取凉金城。自稱西平王。是為南京。五年。降楊軌。破梁胤。樂都。湟河。洮河。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皆歸附。更稱武威王。六年。徙治樂都。烏孤死。弟利鹿孤。徙治西平。次年。治官屬。凉。使其民二十戶以歸。遣使入貢於秦。三年。利鹿孤死。

弟傳稱王俊從樂都五年伐北涼缺馬三千匹千
和都以涼州授之使守姑臧九年為北涼所敗仍從
樂都姑臧降于劉暹又二年乙弗部叛傳擅助衆征
之乞伏熾盤衆處襲樂都擒其太子兗臺偏裨衆潰
亦歸熾盤後為所殺南涼亡

三傳三十一年

北涼

沮渠蒙遜張掖盧水胡匈奴沮渠王俊世為部帥元
羅仇事呂光為尚書俊見蒙遜雄傑以其妻歸蒙
會者焉人遂與定盟起兵復讐文宣臨松拔之屯據

金山會蒙遜自稱建康公蒙遜與其兄男成討

衆歸之蒙以爲鎮西將軍次年取涼西郡晉昌數里

張掖後四年蒙遜遂以兵攻張掖之自龍

張掖公是為北涼次年攻姑臧不克九年敗南涼十

年拔姑臧十一年遷姑臧置官僚稱河西王十三

攻西秦拔廣武十七年城西涼是後止稱涼

神鼎三年入貢次年遣子入侍魏拜之為親王又一

年死以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健聰顏以國授之魏

封以河西王又五年魏伐之國姑臧凡四月城潰

封以河西王又五年魏伐之國姑臧凡四月城潰

封以河西王又五年魏伐之國姑臧凡四月城潰

二傳四十年

西涼

李嵩隴西人好文學有令名孟詵為朔州長史以之

為校尉令領軍治中李嵩推為燉煌太守國業許

之後蒙敗南涼自號西涼公泰後以官爵後二年自

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使奉表于晉從都酒泉

八將蒙遜攻之不克十三年死謂其子曰蒙遜非

汝敵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若其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休明汝請事之敵不能從蒙遜欲伐西涼乃聲言攻

西涼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為蒙遜所殺

未幾已并始城而不守矣竭一生之智爲國武之
驅除出爾反爾吁可畏哉

仇

楊茂搜略陽水氏其先楊騰始自邈末居仇池地
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千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
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百頃王千
萬孫飛龍曼強盛徙居畧陽以其甥冷狐茂搜爲子
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仇池自稱輔國將軍
右賢王茂搜傳子魏銳嘗陷梁州據之尋爲州人所
逐劉勰以兵征之遣使稱藩越封爲武都王後降成
尋復叛勰死轉子毅稱藩于晉有楊初者殺而代之
稱仇池公附于魏至晉穆永和三年復附晉晉以爲
雍州刺史初死傳子世稱臣于秦秦以爲南秦州刺史
至王纂秦魏以歸空其地茂搜玄孫名定符堅以女
妻之堅敗定委身以事不避艱險此其死復據仇池
稱隴西公與苻崇共女乞伏乾歸不克被殺其叔父
之子盛復述仇池稱秦州刺史分民堯爲二十郡護
軍不置郡縣稱藩于晉晉以爲仇池公晉劉義熙十
二年攻秦拔祁山及和興不改義熙年號謂其子玄
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玄遣使告哀于
宋始用元嘉年號和因而封之又二年魏遣公孫軌

仍其封越五年以舉秦朝史魏法諸文人心
之遂據漢中宋命蕭思話討之雖當秦漢中秦
罪詔赦之尋自瓦大秦王立王后太子偕天子
貢奉宋魏不絕魏以其據上却遣樂平王王計之
當獻地服罪會楊保宗奔魏魏令守上却討以去
王魏當遂謀據蜀板蕩頭圍治城宋使翟方明討之
魏當敗走獲其子虎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
州刺史頃其地使其姪保城守仇池魏當保宗
弟文德勸其叛魏魏誘而殺之文德據白虎分兵取
諸城遂圍仇池魏兵連漢文德求援于宋宋以為
都王文德據漢明魏兵傳之姪德走漢中宋則
其將其部落無定主王玄謨奏楊元和保保宗子
尚幼弱其叔楊頭母事皆執于魏而為和室玄以
為西秦刺史俟元和長授之不從後元和和秦國奔魏
其從叔僧嗣自立屯葭蘆宋以為武都王兄弟文度
降魏尋襲魏文度為魏所殺立其弟文以齊王
當孫俊起為武都王永明四年俊起死種人與之
之其帥有楊靈珍者魏以為南梁州刺史討秦州
齊以兵襲集始集始亦降魏遣兵討之遂殺之
靈珍奔漢中魏以為武都王魏兵襲集始以之

紀伯稱帝圖關城邢德討之執紀先斬于洛陽
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其地為東益州
忽按仇池起晉惠之六年終魏肅之七年相沿幾二
百載此勝於劉石而終保其地反覆于南北而併父
其封豕威不能懾力不能屈良以土止彈丸不為
蕞餅者之所利地復峻僻不為莫居者之所安故歷
代等之不耕之地不收之民辟若縱虎約于山林馴
蛟經于藪澤而已然符堅未滅之前將不過梅公官
不喻刺史彼猶知引分以自安保境以修貢雖蓋臣
侯爵而後無顧固之此晉土之由以世沿而征伐
其附近之地却落漸盛無志隨萌而當時又以王爵
加之或請罪而赦有即加或出奔而官爵不改符謂
人之無害已何可以肆然無忌天王之稱大號之信
非復昔日之仇池矣犁庭掃穴蓋惡不積不足以戒
身也然楊盛感晉室之恩易世猶奉其正朔楊定戴
符堅之惠顏元猶共其安危執謂配類無人心哉

卷之五

100

魏

拓跋珪代王什翼犍孫犍庶子寔君因世子寔死
犍及諸弟欲自立符秦討殺之分代為二部理寔子
尚幼其母賀氏以珪依賀誦聖以劉庫仁攝左部珪
復依庫仁庫仁嘗謂其志高天下必能弘祖業後庫
仁為弟頭眷所殺願其衆庫仁子顯殺之將殺珪珪
復奔賀誦諸部大人共推為主稱代王徙都盛樂改
號魏次年攻破劉顯六年攻破劉衛辰九年取燕并
州十年取常山十一年取中山十二年遷平城稱帝
三十四年為子紹府弒霸魏太祖珪以播遷光復舊
物內雪衛辰劉顯之讎外攘柔然高車之寇旁求典
籍選用士人循行郡國勸課守宰可謂賢矣獨博士
本以官有才五經與仙人並置刑俾本以加有罪李
栗與崔道並誅感天變而濫殺偶非臣以傷生蓋夷
習之未變也

拓跋嗣封齊王討逆紹誅之而自立七年令太子監
國八年因劉裕死取宋金墉九年取虎牢司豫諸州
是年殂賀太宗嗣始悼劉裕之強定其父子通好
因劉裕之死奪其地于河南蓋惟知裕伐姚泓之喪
可因之為故事不知裕有弑君之賊當多之以事仁

誅移此師于八年之前雖爭地而不謂之釁武矣衛
潛知帛除之布義聲而不知討罪之為義舉一何見
之陋也

拓跋焘太宗未沒藍國二年至是薨位八年歲夏十
三年滅魏十六年滅凉二十七年大舉伐宋二十八
年太子晃卒二十九年為宗愛所弒廟號世祖嘗謂
護言之典在開弱之君國覆其國在英明之主亦破
其家漢武聽江充而擲以枉死魏祖信宗愛而弑以
憂死然漢武正殺其子而魏祖遂及其身由克死而
劉裕也祖既知死諸之變則當正護諸之罪斷之如
髮覆手耳顧養其惡而長其能何式制敵設算能決
勝于千里之外而因讒起禍致變生于肘腋之間胡
能斷于彼而不斷于此也

拓跋淵是子也宗愛弑焘而立南安王劼未數月又
殺之尚書源賀等誅愛而立淵時年十五五年立貴
人馮氏為后馮后以罪沒入官者立子弘為太子賜
其母李貴人死十三年殂廟號成宗嘗謂法立子貴
一則人安于法之中慮遠于過防則變出于防之外
魏如愛母后之與政則禁之令甲貯之金匱使後之
子孫自可據而遵之至于鈞戈之誅乃武帝之歎

而卿奉以奉家將謂乳媼不鳴家將無索矣豈知其
所生之母不得以亂子之政而肝主之嫌又足以殺
子之軀乎且無罪之人忍置之死地而罪人之女反
位之中官是惟恐李氏之分權而必欲馮氏之專政
也一何其惑之甚乎

拓跋弘即位時年十二為后稱制三年始歸政又五
年傳位太子自稱上皇又四年為馮后所誅廟號顯
祖孝昌之亂人知胡氏之亡魏而不知馮氏已先之
使駝行于稱制之初則事必起于前行于繼體之
君則正統將絕於後魏之亡也又豈待爾來耶且傳
位而後為機禍恐其子之不立也而豈知其身之
不保乎

拓跋宏立為太子者八年監國者六年至是始即
馮后復稱制越十四年始死魏主親政十七年營洛
都十八年自將討齊不克二十二年拔齊新野及宛
城二十三年殂廟號孝文改姓元氏魏主輩數文教
變易夷風嚴非禮之祀舉耆老之禮行孝績之典千
百官登試君之計于鄰國江左諸君將遠追平其遠
讓馮信乎其可以為文矣至于父死賊后之手而為
之盡其禮惜其拘小節而昧大倫也

將降又敗合肥建安及淮南地六年取梁義陽七年
取淝水八年取宿豫心兗等城十七年殂廟號西
宗嘗謂席捲之與攻城動眾則一成功則殊時謂
君君人心思亂三蕭兵起遠備單虛若能乘義陽之
隙直趨江止舉淮南之衆徑掩荆襄則二蕭之衆必
散走解于前建康之民又將甘心于主混之業計
可成視今日攻一城明日得一邑者相去殆天淵
矣南其之答必三百年之后耶惜道武孝文之不
能調遣貴族出他魏至是始不殺太子之母初襲位
四年派野氏破六韓樹陵反五年勅勒胡琛反七年
念生反執德興反六年胡氏復臨朝杜洛周反七年
葛榮蕭寶夤反十年胡氏誅魏主殺之立臨洮王子
剽無何爾朱榮舉兵晉陽立長樂王子悅而沈胡氏
及剽于河廟號肅宗世以立其子殺其母魏之法也
法自謂而處亂亦自謂而成不知此非存母后之由
而實殺母后之報也方望其生以永其傳乃因其生
而遂其死使母常懷有子之憂子常抱無母之恨

抑王無咎。泣餒于終天。疾氣所纏。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古有以一婦而致三年之旱者。況于積世之累乎。不然。司晨之牝。何代無之。獨雞之決裂而不可救也。

元子攸彭城王勰子爾朱以鑄像成立元年擒高澄
冀庭滄瀛放皆平二年獲歸接幽州平三年獲蕭
劉萬伐醜奴三秦河渭瓜凉鄯州皆平爾朱榮元
勰弟伏誅爾朱世隆反誅洛陽遷子攸于晉陽而
勰子勰宗爾朱之僕與董卓同竊謂李准郭範非
君也勰宗曰爾朱之僕與董卓同竊謂李准郭範非
君也其死亡輕發不免于試禍隱忍無望于求全其
謂曹奐之坐不如曹髦之死信矣獨惜其隸行宮之
臣而牢板不能抗辯以止之于先納肅宗之嬪以為
妃不能據理以拒之于後竊以為從賊而生又不如
得正而斃也

元愬初封平陽王懷之子也時諸王多隱民間世傳
近竟名瞞者廢名恭者亦廢高勸初主渤海太子朝
至是嫌其疎遂亦廢迎愬立之三見廢者皆被赦章
公宇文泰為蘭西大都督六月高歡反愬奔長安
宇文泰為大丞相無何進毒于愬而誅之是謂者

蓋謂指惡如獨夫四海固無容身之地大夫皆衛子
 夫亦無可處之邦關西之秦亦洛陽之勳去勳就
 秦魏主謂得所依而避火入湯當時已有斯喻秦方
 待以藉手修乃就以求生况閨門無理傷敗義倫是
 父以獨夫之行而處衛子之邦也欲免豈可得哉
 拓跋寶珣封高陽王京兆王愉子時議所立濮陽王
 順謂秦曰高勳立幼公宜反之乃立寶珣秦自為都
 督諸軍事封安定公復姓拓跋三年伐東魏克弘農
 洛陽四年取宜陽十六年秦以高洋篡立討之英
 帝親征去戰而退洛陽皆降于齊十七年殂也
 孟則秦裴安君覆孟詐類曹瞞即長君危如累卵順
 之議秦能使其舍少立長跡與勳異能禁其自為都
 督心與勳殊乎且秦之圖篡不係于君之長不長也
 昔高洋憚秦徐之才曰彼亦欲為吾所為是秦之心
 敵國知之矣順豈見不及此乎亦意字文諸子之高
 幼國祚或可少延又恐少年輕發而寡謀詭譎或
 至于再進也

拓跋欽賣烟子二年以恭校尚書元烈舊怨謀誅恭
恭廢之而立齊主廟廟文帝第四子三年恭死四年
其子覺廢之為宋公尋遇害廟之立恭以嗣子之廢

而緩其圖。勳之禪讓。以嗣子之幼而急于篡。蓋魏之命已屬于周。而欲俟之長君。故不得不遲以歲月之。父。謝之心。欲繼乎泰。而抑于下位。故不得不圖之旦晚之間。其自為大司馬。即其自為大都督之故事也。嗚呼。阿瞞方思圖漢。而司馬懿已立其朝。黑獺未及代周。而宇文護已踵其後。螳螂黃雀。自古已然。謀人家國者。可以知所儆矣。

一東魏

魏主劄之西奔也。高歡推清河王劄承制。表請歸葬。劄不答。時劄已稱皇帝。歡勸魏之立其子。劄見且謂之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時年十一。劄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三年遣世子劄入鄴輔政。十一年進劄大將軍。十三年劄死。劄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入鄴。荀濟等幽魏主宮中。十五年。劄為盜所殺。魏王謂人曰。大將而死。似是天意。咸當歸帝室矣。無何。劄弟高洋入謁。從甲士八千人。魏主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次年。洋自仍其兄官。封齊王。無何。發善見為中山王。踰年殺之。善見于高歡之曲跼。則安之。于高劄之欺侮。則圖之。不知欺侮固統之為掌上之嬰兒。而曲跼亦玩之為虛器。

之燕雀。其無君等耳。荀濟等有存魏之心。豈必作土山。開地道哉。高歡既死。劄則輕身好色。洋則沉勇有謀。時劄方忌洋。若能離而異之。使其放縱高洋。不與兵柄。則處分高劄。持一宰夫事耳。陳平之間西父。衛璠之弱力微。皆以坐而致之。濟等不為陳平衛璠之謀。而為耿紀王經之死。亦忠有餘而不足者也。魏十五傳一百七十二年。東魏十七年。

魏摠論

愚按魏之興也。數賢君締造之而不足。及其衰也。一婦人破壞之而有餘。是時魏未嘗無賢者。如辛毗元。顧源子恭。楊椿。楊津。輩。非其表表者乎。使秉太后幽北宮之後。元又解領軍之時。輔立嗣君。改紀朝政。大赦群盜。有不服者。委守宰平之。不崇朝而天下定矣。迺俯首以聽。而莫措其手。亦獨何哉。或者以洛邑之遷。比之東周。謂一敗而不振。無德則易以亡之効也。不然。在德不在險。自古記之。向使北魏之晨。不司奕世。李崇之策。得試半城。則柏天之福。焉知不與漢爭也。荀洛邑不遷。而

宋

劉裕彭城紱與里人漢之後也。劉牢之引為參軍。劉劭反。使守句章。進下邳太守。次年為建武將軍。桓玄反。與劉劭何無忌等舉兵京口。誅晉安。復位。以為都督十六州軍事。又三年自為揚州刺史。四年伐燕。五年執燕主超歸。自為太尉。南擊盧循。破之。七年襲荊州。殺劉毅。八年平蜀。自加劍履。上殿。誓拜不名。十二年伐秦。十二年擒姚泓。以歸。十三年受九錫。封宋帝。十四年稱宋公。十五年稱宋王。十六年廢晉恭帝。自立。十七年弒之。十八年殂。廟號高祖。宋裕之功。莫

曹操等。操若一舉平吳。漢室必先讓操。裕如伐秦。敗績。晉祚豈至遷移。亡主利鈍雖主之天。而劉裕之乘勢。視曹操之輕舉。殆過之矣。至于屢辭加爵。謂天下可以不為欺。兩試晉君。致大患。敢于再舉。則又曹操之所不為者。即傳世稍加于難。而嗣君之多死于弒也。其亦論暴之所釀也哉。

義符裕長子。襲位。時年十七。居喪無禮。狎昵小人。徐美之等廢之。為營陽王。而立其弟劼。陷于江陵。時年十八。三年子劼生。五年以其弟劼。錄尚書事。六年立。劼為太子。七年遭劼之等伐魏。敗。還。八年檀道

潮繼伐魏亦不克二十七年大舉伐魏敗績二十八
年殺其弟壽康和殺其兄弟始此二十九年復伐魏
無功而還太子劭至臺事覺赦不誅三十年為劭所
弑是為文帝劭劭之平臺臺圖已形之指陳內殿已
得其玉像非若吳太子之誣也呪咀大逆乃前古所
未聞而按法行誅何典故之可考若欲追樂漢室則
斗粟尺布之誣何不鑒而忍于壽康也然漢武帝生
長于兵而佳兵之報及于其子文帝殺人盈野而戾
氣之應及于其身雖事跡之偶符亦類武之一戒也

劉劭劓武陵王因劭大逆討而誅之襲位殺弟南

平王劭二年殺弟武昌王渾三年以子子尚為揚州
刺史八年以子子尚為南徐州刺史十一年祖文為
武帝漢文帝封諸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封城
令半楚王而和主于同氣之親忍加以推刃寵姬之
子舉優以大藩較已子于先帝之子殆什伯而千萬
之矣天道有知其容之乎不再傳而二十八子靡有
子道自取之也

子業時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見其傲惰無感客曰
禍其在此矣二年殺其弟子劭因諸父于殿內晉安
王劭助舉兵尋陽無何子業為壽寂之所殺立湘東

王或為明帝二年于勛稱帝秋八月討殺之遂殺
其兄之子十三人徐兗皆降于魏三年又取和淮北
淮西地四年東徐兗州亦降于魏五年取青州六年
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休仁休若八年和武剪已之
兄弟以保其胷子知明剪已之兄弟以保其螟蛉是
其兄又出知武下矣且忽休範之凡庸不之除也而
叛先起于休範疑道成之異相不能去也而祚終移
于道成是宿昔之隄防尚失之疎脫而一時之誅儻
殆為之驅除也道成曰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不
知其自謂得術時已為奸雄之竊笑矣

劉昱或謂李道見子襲位時生十年矣二年劉昱
反蕭道成擊斬之昱自是驕恣無日不出遊路逢無
免者人情惶懼道成陰結其左右楊王夫等殺之而
立安成王準準休範子宋主養以為子道成自為司
空錄尚書事沈攸之討之敗死袁粲謀誅之不克亦
死因以其子蕭賈為領軍將軍蕭賈為江州刺史蕭
映勳是為兗豫州刺史三年廢準為汝陰王徙之冊
陽無何弑之殺和宗室無少長皆死安成于道成之
往迎也戒門者勿內俟哀司徒至時國事已屬道成
安成獨待衣繫固已知類之為賢矣使和明能舍劉

而立之道成將何自而藉手乎。彼索繫果心于爲國。于道成之推遷。乃固讓于先。及箕勢之已成。顧規圖于后。知道成之劫以入臺。拒之而不見。知補瀾之安于從逆。乃就之而與謀。不惟不能料事。而且不能料人矣。宋獨恃一衷絮而絮且猶然。其何能國也。
八傳六十年。

宋槐論

愚按自有禪代以來。未聞戕故主者。即典午之興。不惟禪誥全其天年。而弔剗亦皆良死。裕首戕德亮。繼弑德文。又并其子而殄之。蓋懲桓玄之不殺。而使晉藉以興師也。自此而後。故主之身。始不倖免。猶甚而致于赤族者。豈非裕之作俑乎。逆氣既足。致變天道。又復好還。晉之子孫。尚為異姓所殺。而已之子孫。致為同姓所誅。一傳而義恭義真義康俱遭殘害。再傳而南平竟陵廣陵衆以惡終。子賢子師先子助而亡。休範休仁繼休佑而滅。廢主四弑于臣。義隆被害于子。其所僅存者。非疏遠之族。則鋒鏑之遺也。道成又從而夷其族焉。回視昔日視為保國之良謀者。將釀而為戒門之隱禍矣。嗚乎。當圖篡之時。惟欲己之子孫世享帝王之福。及其流禍之遠。致使己之子孫恐生帝王之家。后世欲享國之長久者。可以知所鑒矣。

齊

蕭道成東海蘭陵郡人蕭何二十四世孫宋明帝時從休祐討孔覲後鎮淮陰次年為南兖州刺史有言其相表之異者知王微為黃門侍郎道成不欲內遷遣騎入魏境以邊微聞遂得留任無何微徵為散騎常侍及和主大漸以猜淵虞得與顧命休範談遂振兵權弒和主而立安成王準二年殺沈攸之為大都督加殊禮三年為相國封齊公尋進齊王廢準自立元年魏討趙不克四年殂號太祖嘗謂劉休仁子琨天下非道成有也彼子艱難之中尚能彌縫子業居元台之位豈不能駕馭道成即有異心宗室當不盡誅而宗廟猶存血食也乃猜忌而誅之是非為少主計為道成計耳

蕭順道成王齊時稱世子至是襲立子長懋為太子羅國子學次年遷官以小滿為限十一年長懋卒立其子昭業為太子是歲殂是為世祖褚淵王儉敗國之臣江敬之謝謐一時之彥一則賞其功而不疑其心一則知其賢而不重其任舉措如此注厝可知魏使謂其野多愁怨之民朝無股肱之士及身而已斯言諒哉而魏主乃云江南多好臣不知何所指也

蕭昭業立未經歲狂縱無所不至西昌侯蕭鸞殺之而立新安王昭文自封宣城公以其姪遵光為南郡守殺鄱陽王綽等七人尋進王爵殺鄱陽王綽等四人因廢昭文而自立和之誅宗室也由暴君欲安其少主齊之誅宗室也由強臣欲侵其身圖嗚呼惡如斯糾禍止及其身而江左諸君遂至赤其族則勿生帝王家不特和之子孫為然而齊之子孫亦若是矣然古之誅教其儆懼忍其為黎庶之殃而六朝之付非其人無重其家門之禍國本之所係重矣哉

蕭鸞道成元道生子早孤道成愛之恩踰諸子得國後以為鄆州刺史世祖臨終北以家事立是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尋殺之封其姪遵光為始安王鸞引兵討之不克臨江歎其罪而還道成子鸞也撫其幼蕭贖于鸞也托以孤卵翼之遇不思圖報于身後而非分之望即欲快意于目前以若所為皆先進光而示之法也又從而托孤寄命焉後以入室之戈而道之關弓之射也開國何其為仁你家何其愚也

蕭寶卷初立時惡鸞在彼急欲除之徐孝嗣固爭得逾月違光謀反蕭坦之討平之鸞顯達又亦敗死次

年崔景慧以兵逼建康不克十一月蕭衍蕭綱引兵起維州張欣泰共起三年為國人所殺衍以蕭寶融承制遂併廢之而自立齊亡姚萇夷狄之君耳及其將死猶以禮待大臣者為其子言之而蕭綱之謂寶融則云作事不可後人是啓其殺伐之心而不復有顧惜之意也故一時如江祐劉勰輩屠之若犬豕然已志尚且猜疑則人心豈能歸附近猶然悞禍遽肯復傾心是以子業輩之死圖篡止于一人而寶融之時稱兵至于四起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斯言之謂歟

六傳二十二年

齊世論

愚按六朝雖皆短祚然遠者猶五十餘年近者猶三十四十年若道成之三傳止十六載而蕭鸞之父之前後僅七八年蓋人君立國太上以德其次以功劉裕心雖不臣功則懋矣若蕭衍以廢昏起兵霸先以興滅著績亦皆少厭人心致其推戴若道成則以徒手取之蕭鸞亦以徒手奪之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皆再世希不失而其中修短又有分也且道成族其故主而其後盡殄于西昌蕭鸞兩廢孤孥而其子亦兩遭廢弑一施一報宛若合符梁武欲封巴陵沈約云勿慕虛名而受實禍不知實禍之安在此而不在彼也

襄宇分合志卷五

明教諭廣陵徐 編

明進士廣陵盛 於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本校

梁

蕭衍蘭陵中都里人其先與齊同祖少從竟陵王
良遊明帝以為荊州刺史再轉雍州時齊卷昏虐約
蕭穎胄同時起兵以寶卷三年發襄陽八月克尋陽
十月圍建康十二月破之自為大司馬入禁致中次

年加九錫進王爵無何稱帝國號梁四年遣臨川王
宏伐魏不克二十三年取魏僅城雕陵荆山又取建
陵曲木柳三關二十四年取南鄉郡馬圈等城二
十五年取壽陽二十六年取渦陽二十七年取鄧青
南荊州四十四年侯景降四十五年景來奔以為東
豫州牧八月反壽陽十月圍臺城十一月以蕭正德
稱帝四十六年臺城陷景自為大都督五月沮嗣號
武帝

嘗謂武帝有二失焉其開國也不當襲宋齊之基
迹其開國也不必納侯景之通逆當實卷暴虐而

蕭衍舉兵所謂順天伐暴殆萬一焉世謂以
藉口亮舜獨不可以征誅係迹商周耶固不必
授立以為名亦不必事篡弒而後立也至于
中原陷于夷狄恢復理固宜然當北魏配政于蕭
梁欲繼逆于後乘久亂之後興討罪之師即混一
不可期而疆土固可闢又何藉于侯景失此二策
宜梁之不永也

蕭綱昭明太子統弟也統死梁主立為太子至是為
侯景所立侯景不敢出聲元年侯景飲樂遊苑立子大
綱為太子五年為侯景所廢殺之是為太宗

嘗謂太宗之見殺也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綱在
當時特凡上肉耳綱已奪梁而有其國肯北面而
為之臣子綱于梁主之祖焉賊而死上也于侯景
之立以死拒之可也內援既無所依外採又無于
望乃以必死之身求延旦夕之命至于飲泣而不
敢出聲燕遊而不廢絲竹將謂能事其南面之景
而不知其已釀彭傳之酒矣不為泰山之殛而同
腐于草木可慨也夫

蕭綱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侯景反以兵入援臺城
破遂歸江陵自稱大都督承制以兵襲蕭綱攻湘州

取郢州及荊殺蕭綱廢蕭繹而自立也始舉兵討之
削誅百官勸進稱帝于江陵二年殺武陵王紀三年
親伐梁入江陵執綱殺之

嘗謂偷莫大于君父而忽意于勤王親莫篤于弟
兄而忍心于喋血愛莫深于妻子而肆志于誅戮
三綱已經凡夫不為而可以為整頓人物之主乎
及大寇已平薊京可返猶默然于短狐之未獲焉
未幾江陵破烏慢囚而身已被獲于短狐矣其族
劍擊柱謂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者文武之道豈至
是而始盡乎若所云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者豈不

雜記水經

蕭方智元帝第九子由晉安王即梁王位已王僧辯奉淵明入稱帝以方智為太子陳霸先復殺僧辯廢淵明立方智為帝仍稱藩於齊三年霸先篡位廢為江陰王尋遇弒是為高帝

後梁

蕭榮昭明太子長子昭明卒當為太孫武帝不立以
為雍州刺史封岳陽王因湘東攻之急求拔干魏諸
為附庸魏封為梁王梁武祖命之襲位梁固辭越三
年引魏兵伐江陵克之乃徙梁江陵使之稱帝地僅

三百里以兵守之八年傳子綱益以基平郡三州三十二年傳子琮踰年朝隋廢之為莒公

嘗謂梁武從珍倫之教其子若孫習而從之至視
至親如路人一則養寇讐以賊其君親一則導寇
讐以戕其宗社輾轉相害惟恐其戚之不逮也待
骨肉以弁髦而倚夷狄為心腹欲國之久存也得

梁總論

愚按佛教所忌者貪。而循之。飯依佛教也。其貪為甚。天道所惡者殺。而繹之。欲承天祚也。以殺為心。保金

既之安國可以無貪矣而基延于納叛撫又因索
 附宜乎止殺矣而黠武于閭閻卒之亂生伺景貪者
 竟以貪亡蒙結襄陽忍者復以忍敗悖入悖出出爾
 反爾其應如捋鼓然祇取辱當時貽笑後世耳君卿
 智者貪以保其分封所封亦以旋踵而奪忍以殘其
 宗國其國亦以削弱而亡則又學術蠲而過之者也
 四傳五十六年凡五易主後梁二傳四十二年

陳

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仕梁為西江督護元景仲反起兵討平之進監建興郡事湘東王承制以為

安州刺史尋轉江州。因王僧辯討侯景。以兵會之。綱以為開府儀同三司。使鎮京口。綱敗奉晉王勰。智稱制。踰年立為帝。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子昌及姪頊質于郢。以平。次年進爵長城公。四年自加九錫。封陳公。踰月稱王。遂廢步智為江陰王。而自立。年絃之三年。組。是為高祖。

嘗謂侯安都之攻王琳。聞霸先受禪。嘆曰。今茲戰。戰無名矣。是素與之黨者。亦知其篡之不可。使王琳不死。尚得高枕而臥乎。梁武以我唐而國。以捨身而養親。霸先素二事而為之。則霸先

之初而已為亡梁之續矣。是以君子知陳德之不長。

陳霸先之兄子。封臨川王。皇后以子昌未返。不肯下令。安都按劔請璽。即日襲位。二年昌歸自周。安都沉之于江。復使周請其弟頊。三年周人歸頊。四年以頊為侍中。五年免。七年組。是為世祖。

嘗謂衛欲以國讓昌。借安都之手而除其偏。既欲以位授頊。聞孔奐之語而賞其忠。不知二人非志于已謀。皆工于為身計也。安都絕意于昌。不得不堅衛之立。孔奐傾心于頊。不得不釋衛之疑。堅其

立。則可固已彼之寵崇。釋其疑。則可享將來之富貴。衛惟知已之以偽示人。而不知人之以偽應已。惟孔奐之心。無異安都。故伯宗之死。無異陳昌耳。嗟呼。姪之代叔者。方煥其席。而弟之代兄者。已伺其旁。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陳伯宗。衛子。初立。以頊為司徒。錄尚書事。次年頊耗中書舍人劉師知僕射到仲舉。三年廢伯宗而自立。五年遣吳明徹取齊廬江合肥歷陽等郡。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又取壽陽齊昌徐州等城。九年攻周

圍彭城。十年周人來掠。獲其將吳明徹。十一年江北地盡沒于周。十四年組。是為高宗。

嘗謂明徹之先勝而後敗也。豈巧于取齊而拙于謀周哉。蓋成功以志。功成而志亦墮。辟地以兵。地辟而兵亦老。以志墮之將。統已老之師。向之所以致勝者。即今之所以喪師也。况齊則垂亡之邦。而周又方張之敵乎。齊亡則陳孤。不好之講。而蒙之挑。所以堅敵國之謀。陳而啟叔寶之玩寇者。此焉在矣。

陳叔寶初與頊質于周。頊歸陳。復以為請。周始遣之。

至是立初年請和於隋隋師還次年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閣以江總為相置文學士殺太市令韋華七年
隋師至任忠迎降叔寶投井執之

嘗謂文學在人主益己之神智則化理可資恃己
之聰明則人言莫入故不好學固難與圖治而不
善學者亦易以覆邦叔寶之在青宮孔奐已謂江
總無圖緯之實矣乃竟舍玉廟而輔以江總適以
損其智而益其過矣及知其為長夜之飲而卒不
為之擇師保焉則叔寶亡陳項亦不得辭其責矣
五傳三十二年

陳總論

愚按昌出而衛之立始夫項入而衛之傳始移彼知
世及之序在昌可以繼其親則知逼上之嫌在項可
以奉其子而不能不假之權勢者以國家新造嗣息
孱柔雖知其足以相陵而不得不資之以相輔辟如
賢者之用豈不知其殺人而不容不賴之却疾也
故傾心以任之亦冀其感恩而圖報耳豈料其卒相
負哉終簡以惡心而滅親項亦負恩而竊國皆不再
得而失之有甚焉而不義得國者之戒矣

北齊

高歡初本燕人自高湖奔魏于譙坐事徙懷朔遂習鮮卑之俗親魏將乳散家財以結客會紇豆陵明帝及爾朱兆資其兵破之因使統六鎮及北狄魏子恆高乾以冀州迎之遂起兵信都敗州廣阿立元朗為主自稱太師尋廢朗立憺自為大丞相又逐憺而立善見死于湜代為丞相後該敵武王號高祖

嘗謂高歡先見能知魏室之衰而不能乘未定之黑獺用間能離爾朱之黨而不能服善守之孝寬蓋婚以功業就而氣溢如剪操之輕吳繼以富貴

權而智昏始四軍之攻狄且樂毅勤三年之旅而墨昔終完道武奉百萬之師而野貽不叛項兵堅城自古難之矣何至因而發疾哉殆狙于常勝而隘于持盈者也

高湜初代入鄴曲魏君殺其臣荀濟等還晉陽三年封齊王加九錫為益所殺后諡文襄王號世宗

嘗謂符壽以玉璽之規而止敗獵契丹威唐納之變而散伶人彼皆夷狄之君一有所懲則終身不再彼高湜者始以充華之故而禍及其女繼以仲密之妻而危殆其父兩遭大變敬當何如竟以嬖

卿卿而殺其身蓋下愚不移者也

高洋歡次子魏時封太原公湜死代為丞相次年廢魏主為中山王而自立立于顯為太子國號齊九年以其弟瀾錄尚書事十年滅元氏之族是年祖號顯祖

嘗謂高洋凶暴淫虐固不足道然少靈警敏於治絲長避猜忌於輪軸使宿將服其嚴明黜擢其尤肖亦一時之傑矣其以子屬弟瀾曰奉則任汝

高洋祖子魏時自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廢高洋南王而自立於百年為張于弒高洋王次年祖是為昭肅

嘗謂演之治齊差強人意然反愛雖篤於諸弟而不能推庇於濟南承順雖切於太妃而不能格違其面命至以位授瀾則以子屬之今勿效前人已殺兄之子而欲弟金吾之子其將能乎况已許瀾為太子而復立百年則其懷忿而欲逞者尤非空

言所能挽也。

高祖封長廣王演祖微而立之三年殺其兄之子卽年四年傳位於子緯自稱太上皇又二年祖是為世祖

嘗謂先王之燕子賄以孫謀而齊潛之於子急於傳位不知委裘不亂者固不藉先傳而享國長久者亦不在禪位也倘蓋於樂陵濟南而憂子之不足昌基於文襄文宣而求已之克君乎至於臨終之惟謂和士開教以勿亂武不知士開當其生前負其家重而不敢不內省而顧以人之負已

高祖親政殺其叔太尉劇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三年殺其弟儼五年殺左丞相斛律光八年卽伐齊克河陰九年復伐齊緡奔晉陽遂走鄴十年傳位於太子恒卽師圍鄴緡出走高阿那肱引卽師追執之羣被殺

嘗謂人知緡之傳恒為卽之混一始矣不知漚之傳緡也齊之凶形已成引那肱而使相為卽而用賣國之賊也惡光劇而並誅為卽而除謀國之臣也甲未出關中社稷已不保矣向使漚不傳緡而

傳緡和其無幾乎

五傳二十七年

惡後古是國者類多餘聞之主而齊之繼起者率

為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齊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

周

宇文泰代郡武州人從賀拔岳定關中以功遷征西將軍後岳為侯莫陳悅所殺詔統其軍高歡反魏主脩奔長安以泰為太將軍尋進秦絳之立南陽王寶炬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十四年加太師十七年立寶炬之子劼四年復廢之立齊王廓又三年死

嘗謂泰土地不如勸功業不如勸然勸之攻勸者五而泰之敗勸者三泰之智似過於勸矣苟能仗義以討其罪則魏之興也或者其幾乎爾甫入關即行醜逆臣賊有數倍次服人然高歡病已遯君猶曲掩其形迹黑獺躬為太遙敢至逞於再三則泰之罪又浮於勸矣

宇文覺年十五嗣泰為安定公尋自稱周公次年宇文護以其幼弱欲早正位以定人心遂廢魏主為宋公以勸為天王自為大司馬又進大冢宰殺冢宰趙貴及趙公獨孤信勸謀誅護廢之為襄陽公尋弒之而立卑都公劼二年自為太師三年歸政軍旅之事護猶總之上尊號稱皇帝二年為護所弒諡明帝嘗謂泰之死也謂護曰吾子皆幼天下事在汝宜

努力以成吾志斯言也蓋欲其以廢裁加之君而不意以廢裁及其子也裁君延滔天之惡而護習之為故常覺顧皆英果之君而護屠之如犬豕使人主不能防朝臣不敢詰橫亦甚矣然而不篡者何想以泰之威名猶未湮於奕世而已之位望未盡服乎人心且下謹楊忠輩尚存故遲遲而有待焉耳

宇文邕嗣宇文護死謂其下曰朕子尚少劉朕之介弟能弘我家必子故護立之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事無巨細先斷後聞三年改兵攻齊不克四年攻齊復大敗亡三年計護殺之十七年伐齊亡八年滅之十九年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是為高祖

嘗謂護之誣伐齊也亦極溫謂功成還授九錫之意耳使戰而勝當先賜主而發矣乃兩戰而兩敗豈非天有意於存周乎又劉之英武為顧所亟稱而護不之忌者非盡由于其侮匿也特恃李樹德相之死諒群臣之不敢謀而安定寧都之亮意謂公之不敢廢也

宇文寶自為太子時已多過失至是襲位遣諸王就國殺其叔齊王憲以楊堅為大司馬二年殺總管王

制傳位於太子。太子曰：「天元皇帝三年，祖是為宣帝。」楊堅自為相國、輪年廢周主代之。周亡。

嘗謂楊堅于諸王之就國也，曰：「天元相貌，壽亦不長。」今遣諸王，羽翼養其能，及還我，堅於此時已

有代周之意矣。天元遣正人方自塗其耳目，而楊堅既今黨與已布置其腹心，即即實不死其墓。

特遲歲月間耳。及堅薨，即召諸王，返長安，在劉恐諸王之不利於我，在堅恐諸王之不利於已。然

前田之遺，不願則今之習，不行。事相反而若相

傳二十六

愚按周之篡也，與高氏同。然齊之殺戮，惟及其嗣，而周之放殺，每加於君。蓋齊因實后之私其子，而在繼

三者，懷世及之嫌，故以除逼而殄其嗣主。護見黑獺之忍於弒，而思得國者，由廢立之後，故以放弒而重

其威權，使高祖不之剪除，鮮不為二兄之續矣。獨怪其英毅之資，能審於除奸，而闇於擇嗣，以收之逆謀

者，委之楊堅，遂及于彼。周主均剪強臣，而禍福頓異

者何。爾朱世，有足之資，是以至死不引。逆讓宗

室，附木之技也。是以一折即除，世多以輕佻罪子，故不知寧為秋霜，毋為蠶羊。亦不可以厚非也。

楊堅弘農華陰人。覆姓晉六茹。云漢太尉震之後。隋公楊忠子。周武帝十四年。納其女為太子妃。及襲位。以為上柱國。忌其位望重。欲殺之。不果。以暴怒欲殺楊后。亦不果。堅惟謀求外補。得楊州總管。將行而天。元病革。復留。遂居東宮。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州。青州。兵起。皆敗死。因大殺宗室。進爵隋王。加九錫。踰年。即皇帝位。廢周主為介公。盡滅其族。立世子。勇為太子。七年。歲次辛巳。隋主崩。年歲之二十年。廢太子。楊堅主周。一曰。年歲次辛巳。隋主崩。年歲之二十年。廢太子。

是也。楊廣堅次子。平陳時。命為帥。封晉王。以甲子嗣。元年。管顯仁宮。築西苑。幸江都。四年。營汾陽宮。六年。詔征高麗。八年。敗于遼水。十年。再征高麗。以李淵為太原。人且恐之矣。古謂申韓未有不及中其身者。蓋謂是也。

楊廣堅次子。平陳時。命為帥。封晉王。以甲子嗣。元年。管顯仁宮。築西苑。幸江都。四年。營汾陽宮。六年。詔征高麗。八年。敗于遼水。十年。再征高麗。以李淵為太原。

留中十三年。再幸江都十五年。為宇文文化及所殺。諡曰煬。

嘗聞內作色荒。耽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煬兼而有之。而內賊父兄。外窮兵革。又聖訓所不載者。殘身殫宮。不足以謝天下。而死千難。經。君子以為漏網矣。

楊侑初封代王。李淵以煬之十三年立之。後克長安。使即位於天興殿。二年。禪於唐。降封酈國公。楊侑封越王。亦為王世充所立。二年。廢之。尋遇害。

嘗謂劉劭弑父。四子皆服上刑。楊廣弑堅。諸子不

趙果晉昭。而侑漸與侗。猶得南面稱尊。踰一二載。比之報劭。似為優矣。况煬之快意肆志者。又十數年乎。此亦千古之遺憾也。四易主。三十九年。此宇宙之一合也。

隋總論

愚按隋文帝與王莽同然竊猶保全獨子而堅則
盡滅其族枝蓋德宗之存劉而致漢之復祀也若孝
平之自焚與樂平之自誓其女賢則皆同而太寶之
傾身與漸臺之斬首其受禍則一蓋推女之心且非
之則知天之心已厭之而其不克終也決矣獨念劉
璿云江東分王當三百年而許善心亦云歲一週天
身當廢國是國之曆數在郭興王莽之銅匱大有不
同惟其不能取而正宗之也天以即賜隋而堅不
同惟其不能取而正宗之也天以即賜隋而堅不

隋末稱兵者總叙

愚按六國之亡兩漢之滅後之起兵率賴之以為名
而啗之末也晉宋齊陳迄無興者觀後之不藉資則
知先之無遺澤矣若隋氏三王之立特篡國者以之
假手耳豈其若更始之立以思漢代謹將其跨州連
郡僭帝稱王者錄其興滅如楊玄感翟讓張金達高
士連甄翟兒左孝友劉苗王王德仁苗海潮朱粲管
崇劉元進裴長才孫宣雅劉霸道王薄孟讓陳稜盧
明月孫安祖白瑜婆郭方預郝孝德格譚王須拔魏
刀兒左才相數歸附苑君瑋輔公祐孟海公郭子和

林士弘

鄱陽人以煬十二年起兵同郡人操師乞反師乞死
并其衆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為所有自稱楚帝蕭銑
敗衆復歸之武德五年其將王戎以南昌降士弘懼
走保安成山復為總管着于則所敗未幾死其衆遂
散計七年

杜伏威

童立人與輔公祐起兵掠江淮及破陳稜遂據歷陽
自稱吳王武德五年秦王破徐圓朗伏威懼遂降唐

馬邑人為鷹揚校尉殺其太守王仁恭與宋金剛等起兵脅稱太宰遣使招撫厥號定楊可汗取并州蒲州改樓煩定襄鴈門後秦王敗金剛於栢壁武周素異州走突厥尋為所殺計四年

漢武帝後劉太子以廟主三臺起兵西陵董景珍等

扶南蓋校址北距漢川

通鑑纂要卷之六

長安計六年

卷之六

金賊人竟救尉劫其令捕獲賊兵宗華等以衆歸

之自稱秦王無倫盡得隋書之地遂稱帝三年死子

宗羅喉與戰高墟而敗東勝進圍仁果出降斬長安

市計四年

李執

金城人為武威司馬與同郡曹珍等起兵珍以讖云

李氏當王推知為主張彼燬墻西岸抱罕皆克之

是年冬稱帝越三年遷史興貴襲軌以歸新之計五

朱燦

城父人始爲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爲盜號可達寒
賊尋緝廼棲羅王轉掠荆沔取唐鄧州自稱荆帝有
衆二十萬橫行淮泗間淮安上豪楊士林擊破之燬
奔蕩潭請降於唐唐必誘楚王無何殺唐使奔東都
降王世充計三年

王原入松嶺收其衆於燕地以隋恭之元年據漁陽稱燕王後二年竇建德侵李藝開道救却之因藝求內附唐以為蔚州總管越一年復與藝絕仍稱燕王恒定曲易咸被其患又一年為其下所殺計七年

本西域胡姓支隨母嫁王氏冒其姓始為江都丞隋
煬以爲東都留守後以越王侗稱帝自爲太尉越二
年稱鄴王加九錫無何廢侗而自立國號鄭二年
秦王伐之諸州相繼歸附世克求棟於鄭鄭兵敗世
克請降詔赦爲庶人徙之蜀未行爲定州刺史獨狐

脩德所教

劉黑闥

漳南人。初事王世充。後為李勣所擒。獻之。竇建德遣德以為將軍。建德敗。其故將苑瑊輩恐不免。因勸黑闥起兵。漳南敗李神通於幽州。兵勢大振。武德三年。自稱漢東王。都洛州。盡復建德之地。秦王討之。兵敗奔突厥。引之入寇。詔太子建成往討。黑闥敗走。為其下所執。以降斬之。

梁師都

朔方人。初事王世充。後為李勣所擒。獻之。竇建德遣德以為將軍。建德敗。其故將苑瑊輩恐不免。因勸黑闥起兵。漳南敗李神通於幽州。兵勢大振。武德三年。自稱漢東王。都洛州。盡復建德之地。秦王討之。兵敗奔突厥。引之入寇。詔太子建成往討。黑闥敗走。為其下所執。以降斬之。

以突厥景遷州為唐。其後三年。張紹以兵討之。為其下所殺。以其地為夏州。計三年。

沈法興。武康人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起兵討之。攻下餘杭。丹陽等郡。稱梁王。都毘陵。踰年。李子通攻之。取京口。法興走具郡。其地皆降於子通。子通進攻吳郡。法興走江。死。計二年。零四月。

東海人以隋末之二年。據海陵。攻陳樹走之。遂據江。

都稱帝。國號吳。後攻沈法興。奪其地。杜伏威遣輔公

祐襲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尋攻殺法興。徙都餘杭。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兵勢大振。又一年。為杜伏威所敗。執送長安。無何叛走。為吏

所獲。伏誅。計三年。

徐圓朗

晉郡人。起兵陷東平。掠地自琅邪以西。盡有之。洛陽平。請降。拜兗州總管。後黑闥作亂。圓朗與通復舉兵反。擊兗陳杞。伊洛曹戴等。皆應之。自稱節王。黑闥

字文化及

武川人。許公述子。隋煬帝至江都。義處通執煬帝。迎化及至。遂殺之。立秦王浩。因兵勢日促。賊殺秦王。稱帝。魏縣國號許。踰年。誘海曲諸賊。共保聊城。竇建德以兵討之。兵敗。見執。建德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官而斬之。計二年。

李密

成紀人。趙郡公瑒子。始瑒玄感反。密為畫策。不見用。感敗。走依翟讓。起兵黎陽。尋殺讓。併其衆。稱魏公。進據虎牢。裴仁基降之。入據東都。開倉以賑。數煬十罪。

自恃兵強獲實弼淵欲為盟主新以驕矜士心不附因徐文遠奉表降隋不果喻年大敗於世克勢不能支降於唐唐封以邢國公後怨望謀叛求出撫山東為盛彥師所殺計三年

竇建德

漳南人征高麗時為二百人長以楊之七年聚衆高難泊高士達敗其下歸之帥以攻饒陽至十三年號長樂王取深冀易定等州國號夏喻年討宇文化及誅之聞王世克立絕不與通始建天子旌旗立睿王棟子為鄭公又取唐邢洺渝相諸州進取趙州黎陽

遂定衛滑齊充文二年虜孟海公值鄭人請棟以兵赴之與秦王戰於牛口兵敗被執送至長安斬於都市計十三年

愚按楊廣之罪浮於桀紂人人得而誅之隋末之蜂起者皆輕認不足數獨一李密獨夫之陰首形於玄感之策十罪之數繼陳於君房之辭聲罪致討庶幾近之即太原之師不能及也惜其為義不終而奉表降隋則密非昔日之密矣且衆已瓦解於金墉而猶希冀於再集心已畏服乎英主而復僥倖於異圖一何不智之甚也若竇建德者全守節之亡正化及之

誌勤政撫民遠邪愛士殆表裏可稱者即遠拔世克非庸亂臣賊子迺與群醜並戮都市無乃過乎

唐

高祖李姓名淵隴西成紀人北涼王暠之後襲父爵隴西公煬帝十一年為弘化留守十二年徙鎮太原十三年以不能禦寇達之大懼次子世民說以率兵從之擒高德儒敗宋老生取臨汾韓絳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趨長安迎立代王為帝遥尊煬為太上皇自為大丞相封唐王踰年即帝位以土德王都長安時年五十三立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是年割密薛仁果降二年擊劉武周走之并州平三年擒王世充竇建德鄭瑒平又命李靖降蕭銑建成擒劉黑獺九年仍以世民為太子無何授以位又十年乙未崩壽七十一

嘗謂唐高以魏晉故事欺天罔人然始而詐為勅書以聚兵既而僑立恭帝以圖篡自丞相為唐王獨非魏晉之故事乎且怯而難於慮敵闇而不能知人聞武周之襲晉陽則欲還太原以自救信知厥之愛子女則欲焚長安而不都裴瑒乃亡隋臣預恥之以為腹心之佐世民為克家子猶疑之而信姜非之議使元吉之謀得行鮮不以開基而敗國矣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年十八佐父起兵武德元年封秦王四年封天策上將九年殺建成元吉遂立為儲尋即位時年二十九立承乾為太子四年平突厥分其地為十州置二都護府以統其衆五年開闢項之地為十六州十四年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十八年詔征高麗十九年自將伐洛陽不克二十年還京師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一

嘗謂太宗以遠左無功云魏徵在必無此行竊謂徵雖存不能止也蕭子謂徵學縱橫之術每迎機而後發至教導之不可回者卒善而不諫言之不

能入者即已而不爭如繼后辟展羸而不言明母之不當進御充華止鄭代而不止武氏之才人他如師加突厥兵伐高昌開突厥之州置伊西之郡皆禁禁不發一語蓋揣其大欲之在茲而知徒言之無益也若高麗之征其欲較勝於隋煬者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孔明尚不止先主之東行而魏徵其能使遼左之不伐乎

高宗名洎太宗第九子十七年廢承乾立之以己酉嗣時年二十二初即位李弘泰駿長孫無忌詔斬之五年以武氏為昭儀六年立為后貶無忌等為遠州

都督尋皆殺之十二年始以政事委武氏十六年大
權悉歸中宮二十年平高麗三十四年癸未崩壽五
十六

嘗謂武氏之寵見於女主武王之占已在宮中之
對載諸秘計謀及五娘皆高宗之歷歷觀記者儻
於其納之後宮進之昭儀是以為言在愚而溺
愛者當必疎策驚惕然懼矣且徒謂武氏經事先
帝人所共知何不云過三十年殺唐子孫殆盡者
亦人所共知況其則愛逾高宗于王于蕭侯
年逾四十而後年逾四十而後年逾四十而後

五十而後年逾四十而後年逾四十而後
情之所不可解者豈天真有相之邪

中宗名嗣高宗第九子初立王后之子忠為太子廢
之後七年立武氏子弘十八年卒立雍王賢復廢之
中宗時名昭改今名以甲申嗣時年二十八擢后父
韋玄貞為豫州刺史無何欲以為侍中裴炎爭之不
得白太后謀廢立太后廢為廬陵王九月改元赦天
下元年李敬業圍匡廬尋敗死三年詔中宗還十六
年以狄仁傑相十九年蘇安恒請歸政二十二年退
居上陽宮

嘗謂神軌幸而魏國亡實繼興而漢室滅宋宗
而宋祚移武氏無此三者矣而不喪觀其捕逮及
于二張用刑暴以樹柱而宗室之戮特因興復而
株連之且駕馭猶近于得術而功德憑藉于太宗
夫如是奚其幾人嘗罪武氏之篡廢使中宗不廢
天下歸之韋氏矣武頗英明足以服群小韋志滿
僻祇以敗國家是篡唐亦所以存唐也

中宗初年復國號曰唐立韋氏為后聽政如武氏二
年誅五王張柬之等三年太子重俊反為左右所殺
四年以封封聖勅除官五年為韋后所弑立溫王重

韋氏之心也彼見武后之當陽其枝葉于中久矣
獨念五王于武氏之英明尚能廢立枚滯顧何有
於當韋氏聽政之初兵權尚在五王之手知賊后
之不可近則當別選賢淑以廢其母者及其長諒
狂愚之不可用亦宜更立豫王以斷于前共行之
后反覆手間大事定矣臨事而不以告而憂三思
之不除不知三思雖除而崔溫鄭愔宗楚客輩其
為三思者不少也又焉得而盡誅之乎

睿宗名曰武后立為帝置之別殿及改國號立為
嗣封相王皇后亂相王于陰基討平之廢重茂尊以
為帝元年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二年復斜封官三
年以實懷貞等同平章事八月內禪又四年崩壽五
十五

嘗謂肅宗亦中宗也幽囚不滅於房州德慧不生
于疾疾幽於樓位自如妯娌遠加貶黜龍太平而
恣其淫權復斜封而進陰王使赤箭之毒若行
其不為中宗之續者幾希矣

玄宗名李隆基睿宗次子以定亂功舍宋王成器立之

年二十元年太平公主

賜死以高力士為監門將軍二年置左右教坊四年

妯娌崇顯八年宋瑊嚴九年以宇文融為勸農使二十

四年張九齡嚴以李林甫兼中書令二十九年以對

嶽山為營州都督三十年為平盧節度三十二年燕

范陽三十三年以太真楊氏為貴妃三十六年以嶽

山兼河北道進東平郡五十九年燕河東四十三

年嶽山及四十四年僭號入潼關帝出奔蜀太子至

靈武遂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又二年請還京師又七

年壬寅崩壽五十八

嘗謂天寶開元分玄宗治亂不知開元之執政多
矣檢括授于勸農府兵壞于宿衛梨園傾于天子
音樂角于宴醺任宦寺而廢屬階循資格而壞選
法元璟任不數年林甫相機二十載况於此又信
之以迹而於彼又信之以心乎卒之曲江之祀雖
憶忠賢而太液之恩猶牽杜鰲謂之英主可乎

肅宗初名浚次名璵後名玢玄宗二十五年廢太子

璵立之三十八年為行軍元帥四十年立為太子四

十三年命監國四十五年至平涼為衆所擁遂自立

元年寶冊至成都二年復兩京三年安慶緒死五年

史思明死六年崩壽五十二

嘗謂肅之為太子目擊玄宗之行事其心未有不

非議之者胡以即位一一効其所為良娣之寵法

貴妃也輔國之任效力士也建寧之誅宗三子也

至于子儀李泌則不以任姁來者加之二子焉此

雖收復之易憑藉固本于開元而政治之隳刺謬

亦同于天寶也克肖者顧如是乎

代宗名豫初封廣平王進成王為兵馬大元帥收復

兩京以壬寅嗣時年三十六元年賊將田承嗣等以

冀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詔以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吐蕃入長安上如陝州二年懷恩逼奉天不克而退
三年復入寇遇子儀而還四年以魚朝恩領神策軍
使分左右兩居北軍右十四年田承嗣反十五年討
之不克十六年復討亦不克十八年崩壽五十四
嘗謂代之復西京也禮優葉護禁其劫掠一時稱
為真華夷主以此心而治天下則駕馭夷狄撫恤
瘡痍亦必有道矣然每聞吐蕃之來則棄其宗祧
而不守廣收諸道之賦則任其聚歛而不禁是始
之屈節於夷特為復東京計耳且唐之亡有二外
由藩鎮之專兵內以宦官之用事復霜堅米代實

始之謂焉基禍主則可謂華夷主則不可

德宗名迥初封雍王後為兵馬都元帥三年立為太
子與申即位時年三十八二年李寶臣死子惟岳自
稱留後以兵討之田悅叛與連兵三年田悅敗王武
俊殺惟岳而朱泚以不得深州武俊以不得節度遂
有異志潛與之通四年涇原兵亂出幸奉天亂兵奉
朱泚為主圍奉天幾陷之李懷光至兵始解五年
朱泚等皆上表謝罪李懷光復叛六月朱泚誅六年
光誅十二年以實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二十一
年吳少誠反討之不克二十六年崩壽六十四

嘗謂收復河北惟德宗之時為易然蓋史之謂
戒方新於親聞諸鎮之根株未至于牢固及此時
而誅夷則可以成使臂使指之勢而永為不侵不
叛之臣功業之成十已八九焉越以諸道定之而
不足慮杞以一人敗之而有餘自是而後擅命者
崛起於藩鎮擁戴者接踵十軍中元和竭天下之
力僅僅削平不三數年即皆背叛非以悖逆之久
則難變乎此愚所以為德宗惜也

順宗名誦封宣王元年立為太子九年以鄆國長公
主得寵至廢斥二十五年得瘖疾次年嗣位罷官

市竊弄威極幸皇表請太子監國遂傳位焉在位一

年次年崩壽四十六

嘗謂順宗為太子保全陸贄沮抑延齡侍宴魚藻

引詩為戒可謂爭于矣若官市一事謂寡人方欲

極言收文以恐上疑其欲收人心遂稱其善以致

寵信而柄政焉何前之敢言而後之隱忍也蓋自

李昇之竄深慮及禍方思以懲羹者吹塵而泐文

適當其會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然潛龍以不

見為優斯言殆近之美劉知太宗之聽言而進

忠唐之諫。故文瑞順宗之懼禍。而効守口之規。君子不以言舉人。蓋謂是也。

憲宗名純。順元年立為太子。八月以位授。時年二十八。元年平蜀。二年平吳。五年討王承宗不克。七年魏博節度請吏奉貢。十年討淮蔡。十二年克之。十三年討李師道。十四年克之。十五年崩。壽四十三。

嘗謂海宇已定。而歎歎懷不厭之心。如是者國危。若墮燭之征遼是已。功業隨成。而泄泄然萌滿假之念。如是者亂起。若晉武之平吳是已。唐憲削平藩鎮。自謂帝王能事已盡於斯。而不知守滿持盈。

憂。獨有方夫者在也。卒之憂勤勤定之功。不能以全盛者貽後世。而方士佛老之尚。反以失政者示子孫。嗚呼。立功非難。而居功之難也。

穆宗名恆。開元王憲初立。鄧王寧為太子。寧卒。立之即位。時年二十五。元年幽州始亂。推朱克融為留後。成德兵馬使王處瑨殺其節度使。二年魏博史憲誠亦殺其節度使。三年討之不克。遂皆以節鉞授之。四年崩。壽三十。

嘗謂亂之所定也。懲其一而餘者可平。亂之復興也。縱其一而餘者即難。唐龍當安史發難。其叛也。

獨先自齊趙蕩平。其服也。獨後且殺伐未加其境。士榮驚未挫於劍櫓。故朱克融得以借寬。而二鎮遂由以蜂起也。使劉總歸命。而唐憲尚存。則裴度諸臣必能處分。而橫發不至是矣。豈天未欲混一耶。

憲宗名湛。封景王。穆病使監國。及崩。遂即位。時年十六。幸中和殿。擊毬。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二年復加司空。十二月為宦者劉克明所弑。壽十八。

嘗謂漢昭十四而辨霍光之誣。唐敬十六而知裴度之枉。信任雖同。治亂則異者。由光之秉政專。不復有群小之閒。度之燕治淺。不能勝嬖幸之臣也。

然敬之於度。有齒牙則聽止。行幸則聽。似亦無負於度。而度也。君執而不嚴討罪之誅。君立而不與定策之事。殆亦有負于敬矣。

文宗名涵。後名昂。穆第二子。封江王。敬弑。克明等欲立絳王惲。王守澄殺克明等。迎帝立之。時年十八。元年橫海叛。次年魏博叛。三年皆討平之。六月魏州軍亂。殺其帥史憲誠。推何進滔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四年興元軍亂。討平之。五年楊志誠逐其帥李勣。義昭以為節度使。七年。

遣還鎮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皆為所殺十三年太子利薨十四年立陳王成美為太子十五年崩壽三十

嘗謂世以進治之授節度為權宜從諫之遣還為失策竊謂不然以師旅為不可勞則因茲播越如唐德何以有不赦之懷光以虎兕為不可逐則志於削平若憲宗何以有遣還之糾正凡以肅法紀於諸侯而布大信于天下也二鎮既定憲誠尚爾寒心進治敢於肆志移師併力不以一敗而止將必有武俊劉惲者起於其間進治誅庭奏志誠不

太師自服矣然後發衛諫於他鎮煩二鎮書耳何

係于遣不遣哉

武宗名經穆第五子文宗崩仇士良殺成美而立之更名顥元年盧龍亂張仲武平之詔以為留後三年昭義劉從諫死子榘自為留後詔發兵討之四年河東叛監軍擒楊弁以獻郭誼亦斬劉榘以降六年崩壽三十二

嘗謂德裕度盧龍與李絳端魏博均若符契然絳使田興如指臂而絳馭仲武止羈縻亦處置之未盡善也儻始令諸官吏於朝廷則朝廷不難于

號召既而重賞獨授士卒則士卒不盡其私恩而皆率絳已行之策一一踵而舉之則仲武之畏服豈惟敵愾於回鶻而從諫聞風必將先遣其子弟奚至勞兵而後下哉蓋絳排承璫以輔憲宗而德裕結欽義以相武宗人品已不侔何怪其功業之相遠也

宣宗名忱後名怡憲宗第十三子封光王武宗病不能言宦官竊於禁中定策謂太子幼弱立恂為太叔以丙寅朔時年三十七三年盧龍逐其節度使推問緡壽留後在年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子紹鼎自為留後十三年崩

嘗謂宣帝以盡去宦官謀之宰相及其疾卒又以愛子屬王歸長等三人而一時親臣如魏謩竊仲皆不得與是又以心腹寄之也且謂宦官緣衣紫則與為一則賜緋紫當於宦官慎之而進用人才乃至經年不用其一不將以抑郭璠者阻賢路乎不以親宦官者親宰相而以抑宦官者抑賢才故河北安於禁警而諸方率多反叛時以小太宗稱過矣

懿宗名漼宣長子封郾王時賜長等欲立樂王中尉

王宗實殺歸長立之年二十七元年。裴南胤三年徐州亂。四年南詔陷交趾。以宦者兼館驛使。九年龐勛亂。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是年崩。

嘗謂宣宗立。裴王固私其所愛。想於懿宗。已預知其不肖矣。宣子勅使鞭驛吏。循謫恭陵。而彼使館驛兼於宦寺。公主適鄭顥。務崇儉約。而彼致幣裁竭於同昌。南詔外侵。群盜內起。舉漠然不加之意。唐室至是。已奄奄如不起人矣。况又以僖昭代之。

僖宗名儼。封普王。懿宗第五子。中尉劉行深等。越次

立之時。年二十。元年王仙芝亂。二年黃巢應之。六年陷廣州。八年入長安。駕走興元。九年幸成都。十一年復長安。十三年還京師。十四年田令孜劫之。如寶雞。朱玫等以襄王煚稱帝。十五年反正。十六年崩。嘗謂哥惠以愚駭著。唐僖以多藝稱。而受禍則同者何。蓋帝王之才。以英明果斷。而不在書畫騎射之間。彼惟小有才。不錄之以堅其自用之意。必溺之而分圖治之心。故前此受幸。以之傾商榷。後此趙佑因之覆宋宗。唐僖之才。視愚駭者等耳。

昭宗

昭宗

而正賢群臣。屬望觀望。容使楊復恭獨請立為太子。以戊申嗣二年。討李友用不克。三年楊復恭拒命。三年移李茂貞山南節度使。不奉詔。七年罷諸王將兵。以宦官惡其不便也。王行瑜等舉兵犯關。克用討行瑜。誅之。八年李茂貞復犯關。如華州。十二年劉季述等幽之於少陽院。而立德王裕。十三年反正。韓全誨等劫幸鳳翔。十四年朱全忠迎車駕。十五年至長安。十六年至洛陽。為全忠所弑。壽三十八。

嘗謂賢者之起。沉疴。蕩滌補瀉。必從其以酌其施。使元氣不克。則疾勢易瘳。一或妄受。鮮有不亡其

死者。唐至昭宗。正千鈞一髮之時。鮮雄觀望之目也。當時恭順無如克用。僭僞莫過茂貞。能外結晉陽。內修政事。徐聲茂貞之罪。而舉養銳之師。去門庭。而全忠破膽矣。起倒行逆施。加安。地之兵一潰。風朝之惡逆。四方之變。始去。而不可收拾矣。故昭宗之亡。吾以不在全忠之篡。而在克用之征也。

昭宣名柅。昭宗第九子。封輝王。時全忠利立以殺僖王。留及諸子。昭宗被殺。立之。報前三年為全忠

嘗謂亡國之君。膺爵祿以終身者上也。保首領以沒世者次也。即身以致終。而家屬無恙。是又其次也。若昭宣者。父母兄弟。接踵死於金忠。至于元不放。改天不敢郊。哀不敢舉。加九錫。捧梓文。而競競焉。恐其不受。可哀也哉。噫。廟祔以假空名。猶得久其存于數邑之奉。昭宣以絕人望。致速其死于旦夕之間。信不幸之中。又大不幸焉者也。

唐二十傳。二百九十年。內武氏。並命二十二年。此蒙字之一合也。

唐終論

愚按唐以宦官門生天子。王室凌遲。大率由之。雖濫觴于園鞠之后。而立不以序。自開國而已然矣。即如以功德以長。姑置勿論。若魏泰之謀奪嫡。高宗之廢梁王。林甫之助壽瑒。良娣之軋廣平。甚至順楊久正中位。猶有黨舒王立豐王者。關監革身親其間。習聞其事。知子之皆可帝也。每越次以希其見德。為之互者。以位之非所望也。每破格以示其信。酬圖報者。不以降志為屈。挾恩者。不以逼上為嫌。受制家奴。殆不獨文宗然也。向使弘志不弑元和。則幽燕無偃起之漸。宇澄不剪髮。則調遣無甘露之誅。吉王得代昭宗。則今夜無寶雞之劫。三變作。而唐不可為國矣。明唐之君皆知之。而又舉愛子以局之也。

寰宇分合志卷六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蕙全校

魏博

田承嗣、盧龍人。諱安祿山後從史思明。朝義敗降。懷固懷恩。求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請命與李懷仙等分帥河北。承嗣由之。得節制魏博。懷魏相博衛洛貝檀七州四十三縣。封鴈門王。承嗣遷驍捷者為

牙兵。以自衛。因請名其軍曰天推。至代宗十八年死。以其姪悅為留後。特寶臣為之力請。故悅德之。及寶臣死。悅亦為其子惟岳請。朝廷不許。遂舉兵。冠邢洛。踰年為馬燧所敗。無何朱滔王武俊反。連兵林之悅。勢復振。自稱魏王。後遇德宗大赦。上表謝罪。復其官。兵馬使田緒承嗣之第七子。號于衆曰。緒先相公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肯立緒兵馬使。二千緡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力。五日取辦。于是殺悅。主留務遣使奉表詣行在。報可。越十二年。加平章事。南公主。生子季安。請於朝。以為後詔許之。至宣宗四年。

助討王承宗。取堂陽。又三年。死。子懷讓年十一。軍政決于家僮。值朝命又不至。衆心離沮。兵馬使田興為衆所服。擁立之。表請吏奉貢詔。授以節。賜名弘正。後嬰乞移鎮比。王承元以地歸朝。移成德節度。子將吏。憲誠。殺刺而殺之。命其子相往討。復不克。遂以節授憲誠。憲誠文宗二年。為下所殺。推何進訓為帥。朝廷以李聽代。拒。不納。不得已。以為節度。越十一年。死。以兵授其子重順。改名弘。故事。朝廷頗恭謹。十六年。軍中立其子全。三年。逐之。惟韓君相為留後。四年。死。以兵授子全。九年。起兵寇鄆州。為其將樂行達所殺。詔以為節度。賜名。復五年。軍亂。將請避位。羅弘信殺而代之。昭宗二年。朱全忠以兵攻之。弘信懼。為所併。因請和。且娶全忠女為子婦。汴魏之交。自是固。死。傳子紹威。全忠進其爵為王。紹威以牙兵。又強。據。自史。憲誠以來。廢立皆出於其手。惜全忠其誅之時。值全忠女卒。因遣將寶甲兵于索中。選千人為拒夫。詐云會葬。而自以大眾繼其後。紹威潛遣人入庫。盡斷弓拔甲。擄率奴客數百人。與汴將合謀。盡殲之。凡八千餘家。嬰孺無遺。自是兵始衰。諱。傳子。翰。遂為韜楊師厚所併云。

十七傳一百三十三年此亦襄半之一分也

愚按唐之藩鎮唯魏博為最悍亦唯承嗣為最悍身
膺王爵子尚帝姬寵榮極矣而却留諸道之貢建立
安史之祠至再勤王師一無懲改非唯習染于安史
要亦內恃乎牙兵也不知集悍僕以衛孤居僕悍必
乘其主養驕子以承家業子驕必破其家彼當眾則
恣恩勝則抗謂主帥可以自推故還除不復遵乎簡
命謂幽囚可以抗拒故廢無不復聽之朝廷承嗣之
所以自固者即田悅之由以自成者也猶未也忠順
如田弘正則父子並殞于鋒鏑悖逆如何進退則祖
孫皆擁節鉞此無他以忠順則已不專其利而悖逆
則已得以遂其私也積至貫盈為天所厭一時八千
餘家至無噍類豈非惡不積不足以成身乎

平盧

李正己初名懷玉營州副將從僕希遷入青州值節
度使王玄志卒肅宗遣中使宣諭將士問其所欲立
者授以節鉞懷玉殺玄志子推希遷代節度由軍中
廢立自此始八年遷希遷奔滑州自為留後朝廷許
之賜今名私圖傳襲與李寶臣梁崇義等五鎮結為
姻姐招納亡命朝廷不能制因承嗣叛詔正己討之
承嗣籍境內戶數許以授正己正己信之遂按兵不
進尋復命討李靈曜得曹濮徐兗鄆五州皆授為已
有令已所統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共十五州僕
治于鄆使子納守青州擁兵十萬雄據東方建中二
年正己死子納自領軍務求襲不許乃叛與田悅合
妻朱滔反納悅等稱王自為齊王越三年朝廷以奉
天圖解并赦納等之罪去王號上表陳謝詔復其官
又九年納死軍中以其子嗣古為留後肅宗元和元
年死其下迎弟師道為帥上表請輸兩稅申官吏行
鹽法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不許以師道為留
後十年吳元濬求代其父師道為之請不許遣盜殺
宰相武元衡又遣兵襲東都十三年因元濬平未平
其地後不果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其首以獻

地為三道。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交洛沂密為一道。

四傳五十三年。

愚按師道與承宗。權命雖同。而土地甲兵。則視承宗為過之矣。何元和一致計于承宗。舉稱難就。而黃巢請分于未定。則若易燕。蓋師道素好戰事。不為人望所歸。韓弘境與之隣。素為鄉兵所悅。投兵之願。軍心厭亂于先。覆族之憂。師古逆知于始。况川陝甫平之後。又王靈玉振之初。黃巢負經濟之累。已灼知其人之易與矣。儻分之為三道。令據其地以歸者。即命以歸。如李洧之刺徐州。斬其首以獻者。即分其封。如希烈之統淮蔡。登以諸道之兵。開以自新之路。則東身歸朝。焉知不後田悅。而請內潰相圖。焉知不先劉悟。而發恥惜憲宗之隙。得之洧蔡。而失之于盧也。

冀錄

李寶臣本名張志忠。范陽奚也。安慶緒署為偽刺史。後事史思明。父子比其敗。王武俊勸之降。劉罕恒定。易趙深冀州。以獻。就封為節度。改其鎮曰成德。寶臣以武俊為先鋒。兵馬使大曆十年。詔討回。承嗣復潛與通。德宗二年。為妖人所毒。元子懼。岳求傳襲。不許。與田悅連兵。反為朱滔張奉忠所敗。武俊斬其首。以降。詔以為恒冀團練使。武俊以不得節鉞。又失趙定。遂與魏博朱滔同寇趙州。自稱趙王。後以朱泚誅。大赦。復其官。盡以六州予之。仍令會討朱滔。再敗其兵。又十二年。詔中書令。廿七年死。以兵授其子士真。士真以其子承宗為副大使。憲宗四年死。授承宗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為節度使。已而中變。命吐突承湘帥諸道兵往討。不克。不得已赦之。十一年。再討之。亦不克。十五年死。詔以田弘正代之。移其弟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承元遂舉族歸朝。武俊有養子名庭。索嗣紀人也。謀作亂。結牙兵殺弘正。逼監軍求節鉞。命弘正子相討之。相復被殺。杜叔良繼討。亦大敗。遂以節鉞授之。文宗太和二年。復助李同捷。詔諸道會討。不能克。八年死。子元逵。自知留後。元逵事朝廷頗恭順。

昭義之平，與有功焉。宣宗九年死，傳子紹鼎。十一年死，傳弟紹懿。懿宗七年將死，召其姪景崇曰：「吾兄以汝幼，軍政付之我，今長矣，上忠朝廷，下和鄰鎮，可也。」懿宗三年，景崇死，傳子懿。懿年冠，易定為王，處存所破。僖宗時，屢敗于克用，因其之和，天祐九年，推晉為盟主，伐梁，敗之。十八年，其將張文禮殺而代之，盡滅其族。懿年為晉主所誅。

十二傳，二百五十九年。

惠按：博洛既平，收復可期于計日。自武俊之倡亂，而遂敗其書院之功，克用發難，孤立猶易于掃除。自趙之黨亂，而遂成其輜車之勢，唐失河北，雖三鎮之倔強，而成德則罪之見也。武俊始說寶臣之歸降，而甘于背叛，雖誅懷岳之僭逆，而復為厲階。何明于責人，而昧于責己也？兄身起偏裨，即無趙定，四州已撫而有矣，何以不得而生缺望？承宗世秉節鉞，即無德棣，金趙可世而守，何以既獻而復起？起，束身謝罪，不有承之，解不繼如子氏而誅矣。若王處泰戕殺本兵，吞噬鄰道，衆克融而効之逆，黨同伐而助之報，權髮不足以數其罪，而循能世相承，後唐而沒者何？元達蓋父之愆，而思忠于君，紹懿追兄之遇，而位授其

子。變禁葛之俗，而懷忠順之心，故承襲之。父視諸道最愚，亦作善之報也。

盧龍

李懷仙柳城胡為安祿山裨將史朝義敗持其首以由涿營瀛莫平薊鵠檀等州降詔以地授為幽州節度使三年為壓下朱希範所殺且族其家希範幽州昌平人自稱留後代宗因而命之七年以殘害為衆所殺軍中未知所立朱泚弟潤潛使人于衆中大言曰非朱太尉不可衆推為帥朝廷許之三年入朝請以潤代建中二年令討懷岳奪其德棣深三州詔以德棣隸幽州潤固請深州不許遂以反論其軍衆皆不應潤誅其首數十人獲深州衆大譟不聽命潤又不應

誅其首謀二百餘人餘皆股栗不敢前却自稱冀王為盟主朱泚僭號復與之合泚敗上表待罪詔復其官踰年死以其將劉怱代怱死子濟代憲宗五年賜討承宗為子超所弒嗣之稱宗九年超以河朔平定棄官為僧請分由涿營為一道平薊鵠檀為一道泚莫為一道擇燕人之難制者如朱希範輩送京師乞加獎授充融共孫至京又不得調朝廷以楊弘靖代為節度充融從之還尋因軍亂因弘靖自立越五年軍人殺之而立其子延李載義又殺延而代三年為其下楊志誠所逐志誠羈抗求加僕射自遣

三年為其下史元忠所逐元忠踰年亦為亂軍所殺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請于朝李德裕請勿遣使以觀其變已而軍中殺行泰推陳絳朝廷亦不問後樞武軍使張仲武討平其亂始以為節度使七年死以位授子直方未幾軍中逐之立周繼緒死推牙兄仲二十五年死傳子簡會有張公素者為平州刺史宿有威望為幽人所服簡會懼還歸京師以位讓之未幾又為李茂勣所逐茂勣回鶻阿布思族李其賜姓也傳子可舉命其將李全忠攻義武不勝恐誅以兵襲幽州可舉自焚死全忠范陽人獲鎮二年死傳子

匡威為弟匡籌所逐李克用以兵攻之匡籌走死刻用表劉仁恭為帥仁恭深州人得幽州叛克用取景淦後為子守光所囚李存勖攻破其城執仁恭父子以歸殺之後屢為契丹所殺至晉遂割以歸契丹云二十八易帥一百四十八年

愚按孔子見被髮而野祭者曰百年之後此其戎乎蓋中國之變于夷者已開其先而夷之進于中國者必乘其後也盧龍自懷仙及朱泚雖與魏博相比局而帥以討維岳則景從驅以掠回悅則鼓譟是其民猶天子之民也至潤誅之懷亂斬之使從而軍心變

矣。其後帥不知有君。兵不知有恃。近者不保其身。遠者不保其子。夫先驅以之恐。唱朝廷。楊志誠以之僭。製袞冕。流契之極。臣等以弟逐其兄。中光以子囚其父。極暴窮鬼。人道絕滅。已隱然為匹敵。為吐蕃矣。其割以歸夷。非漸之所必致者乎。

宣武

劉洽滑州匡城人。為永平軍牙校。值李靈曜反于汴。洽乘其無備襲之。取宋州。靈曜誅。遂以為宣武節度。討李希烈。屢有戰功。德宗之十三年。以疾請代。詔吳秦往。將士擁立其子士寧。上召秦還。以士寧領其部。二年。復以靈忍為軍中所逐兵軍使。李萬榮得士心。召親兵人許以三十緡。眾為之請。陸贄固執以為不可。不聽。三年。萬榮病且死。都虞候鄧惟恭執其子。送京師。自主軍務。詔以董晉往。恐其仁柔。以陸長源佐之。晉至。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軍府以安。三年。晉卒。長源苛刻。為眾所殺。監軍秦宋刺史劉全諱得眾心。乞授以節。未幾卒。軍心思劉洽。而其甥韓弘適為兵馬使。遂推為留後。弘以汴人。習于為亂。召其首從三百餘人。悉驅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無一人敢譁于城郭者。憲宗十一年。討淮西。進都統。十四年。進司徒。中書令。以振弘靖代。靖雖寬于撫綏。而賞頗不節。軍心始驕。後移鎮盧龍。以李愬繼。愬薄其賞。而繩以刑。牙將李臣則作亂。愬奔鄭州。推押牙劉宗為留後。不許命韓弘弟充為節度。充驅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遣之。軍政大治。充卒。李德裕請徙制。

從諫鎮宣武。因援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文宗以
為未可。命李程往。程還以契丹代。後遂屬之。朱金忠
云。

愚按。則李首禍。諸鎮効尤。通至中原。為喪心地。而後
爾爾。豈盡將帥罪哉。白士卒以成之也。蓋帥以廢立
不在天子。而在軍中。其未得也。以厚賞。其已得也。故
士有餘貪。其既得也。以寬假報其恩私。故士有餘傲。
傲長而不可制。必蔑視其故主。利盡而求其繼。必屬
意于新君。始而帥以為捷徑者。終而卒視為奇貨矣。
故卓越如李希範。范希朝者。往往辭而不就。豈遺榮

我亦避禍也。惟先以韓弘之芟刈。至二百人。而鼓譟
始息。雖以韓充之驅逐。至千餘計。而反景始安。自是
而上。不聞有崛起之帥。下不聞有擁立之謀。雖豪如
劉儔之世。獲以黃巢之叛。而敢行稱亂者。卒未之有。
馬亦庶乎節制之兵矣。惜以朱溫純之。而息心于易
主帥者。肆志于代天子矣。尚何怪于習俗之難變乎。

淮西

初李靈曜之反于汴宋也。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討平
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忠臣貪殘。眾心怨惡。遂
忠臣而立之。德宗初立。不能討。遂授以節。會梁崇義
反。希烈請討之。楊炎謂其狼戾。僥有功德。恐不重朝。
不聽。及斬崇義。遂據襄陽。陷汴滑。自稱天下都元帥。
無何。僭號。後攻寧陵。不克。李愔田懷珍皆叛之。兵勢
遂振。及有疾。裨將陳儒奇醜殺之。舉衆來降。詔以
節授何徽。徽為吳少誠所殺。又以節授之。越十四
年。李希烈死。其子李元平。復其官。憲宗四年。元平

死。子承宗。承宗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
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願捨恒冀難
致之業。就申蔡易成之謀。上不能用。少誠寵其將吳
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革。少陽殺其子
自稱副大使。上表請命。竟以有事成。使不能討。而許
之。九年。少陽死。子元漕。元漕自領軍務。遣使吊祭。甘
不納。十年。侵掠鄆道。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十一年。高
震。大敗于鐵城。十二年。以度支不給。罷河北行營
九。攻吳房。入其外城。十月。入蔡州。擒元漕。檻送京

六易帥四十四年。

愚按潤慕之平。世稱憲宗以斷成功。吾猶惜其斷之
不蚤也。蓋一淮慕也。元潮之請于後。不猶必陽之請
于前乎。少陽救帥之子。猶得領其方州。元潮襲父之
傳。不使總其軍務。容于前而拒于後。我則無辭。錄其
父而無其子。彼必不服。辟若奕棋然。先後之著一差。
即有智者。挽回其間。而用力之難易。其相去遠矣。故
以三小州之地。抗十六道之師。間關三載。始獲焉。而
而使少陽之死于法網。河北之緩于歸王者。皆當斷
不斷。是所致也。

三 昭義

史朝義敗于河陽。其偽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
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抱玉入其營。嵩已受代。僕固懷
恩令復位。與田承嗣等。同為節度。以懷衛河陽為澤
潞。管使嵩統之。逾十年。元子平年十二。將士勝以為
陳平。楊許之。已而讓其叔。奉父喪還鄉里。德宗時
以李抱真代。抱真訓練有方。時稱澤潞之兵為諸道
最。貞元十年卒。子嗣秘不葬喪。詐為抱真表請為後。
都虞侯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第五
子延祥觀變。以軍委延貴。延貴乃謂諸將曰。朝廷不我
信。諸軍意何如。延貴對曰。始懷喪。歸東都。詔以延貴為
節度。賜名度休。至憲宗朝。劉惔有斬李師道。功使鎮
昭義。惔劉正臣孫也。越五年。以吳監軍劉承偁。欲
斬之。為賈直言所責而止。至敬宗寶曆元年。卒。子惔
謝匪喪。謀以惔遺表。求知留後。賈直言收資之。乃發
喪。惟以遺表請。李絳謂從諫未嘗與兵。昭義素貧。必
無重賞。乞遠除近地。一將無程赴任。以綽五十萬賞
攜其軍。除從諫他州一刺史。朝廷不許。用公節度之
大。宗太和六年入朝。欲請移他鎮。見朝政紊亂。歸鎮
監臨。六年因甚。遂去。東歸。狀宦官。朝廷倚以自強。

加檢校司徒。由是蓋無所忌。納亡命。交通諸道。謀効河北故事。病革。以弟之子樹為都知兵馬使。表至。封德裕曰。澤潞地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抱真成立。此軍德宗尚不許襲。今若授之。諸鎮必効。所為乃不許。而以兵討之。于是王元逵拔宣務。何弘敬拔肥鄉。次年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瑊。以獻。昭義平。思故薛嵩之分帥河北也。猶之三鎮。而獨不表薛平。德裕曰。德宗之姑息藩方也。猶之三鎮。而獨不使抱真之。及宣武乃之。薛平能不染干習俗。而聞朕之。其能濟民矣。而力不足。拒命者。固謂之。所以自誅。而亦朝廷之所以誅。綱也。綱。王延貴之。從李絳。固以忠義。賈直言之于劉愔。亦以直聞。苟當愔之死。而以任延貴者任直言。當必有求。預其而下者。昭義之歸朝廷。豈待石櫛輩而后定哉。至若史稱從諫以忠義自許。竊謂不然。從耳聞滄景之平。亦為心于及禍。而日親文宗之弱。故決意于歸藩。及其權馬征南。更益驚。而今之澤潞。大非昔之澤潞矣。賈固抗順。歷二十載。而始服。厥有由哉。

一橫海

程華。定州安喜人。時易定滄三州皆叛。李忠所統。判忠以華刺滄州。華素寬厚。將上安之。朱滔王武俊遣人招華。不從。自以與滔接壤。請別為一軍。詔進節度。賜名曰華。德宗貞元四年卒。以兵授子懷直。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乞除刺史。從之。越七年。其從兄懷信。因其出獵。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代。順宗元年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賜名權。至憲宗元和十三年。見藩鎮漸平。自以世襲景滄。與河朔不異。固請。朝將士樂。于自。桓。留之。權論以禍福。始得此。詔為重。獨代。能以藩鎮之亂。由諸縣各置鎮。怙故能旅拒。請支郡兵馬。并以刺史領之。時稱橫海最為順命。由重。獨廢置得宜也。穆宗二年。將兵掠深州。以賊勢方銳。按兵觀釁。上怒。徙之山南西道。以杜叔良代。叔良以輕舉致敗。詔以李光顏代。無何。又以李全昇代。累死。于同。提自為留後。朝廷不問。文宗初。立。同。提見朱克融等。皆以授節。已于易世之後。必當恩貸。乃故請移鎮。以嘗朝廷。詔使鎮充海。同。提不奉詔。諸道兵討之。二年。拔棹州。三年。拔德州。同。提請降。宣慰使相者。新首傳京師。

愚按一構也。自建中以來。李田植旅拒之黨。而日華能樹立于中。由程權而下。景滄為指臂之使。而同樹敢拒命于後。夫私相傳襲。不過求榮其子孫。而天討一加。迺致不保其要領。且恒鄆淮西。誅夷足為殷監。而程權弘正。子孫俱荷寵榮。奈之何不福之是求。而禍之務就也。然元濟授首。而程權始決于入朝。王制繼亂。而同樹始安于効逆。亦視人君之操縱何如耳。至若日華力拒朱滔。是以忠貞垂範。而全畧結婚。成德實以傳襲貽謀。順逆一分。榮悴損異。思保子孫。辨之不可不要也。

河東

肅宗時。河朔肅定。王承業軍政不肅。先遣侍御史劉剌往。安其軍。後勅李光弼代。衆見光弼。不為禮。光弼斬其將。軍府始肅。安從鎮朔方。王思禮代。思禮豈積資儲。榮至百萬。比轉司空。管崇嗣代。為政寬弛。耗散殆盡。鄧景山代。鈎校太嚴。士心忿怒。殺之。請兵馬使王平雲京主軍務。代宗三年。雲京卒。王緡代。兵馬使王無繼。以書生視之。不聽約束。緡新以令衆。無何。貶代以馬。緡以李自良為心腹。練兵彌城。屢立戰功。居鎮。平。擢司鼓。無侍中。命自良代。自良以父事。還。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授馬。越九年。自良卒。監軍以行軍司馬李說薦。報可。說德監軍。請為鑄印。監軍遂授。說不能平。幾為所刺。越五年。鄭僭代。後德宗求可代僭者。以幕僚嚴綬進。奏記其名。由行軍司馬任。綬居鎮九年。惟監軍是聽。裴均請用李。鄭還。希朝代。朝招撫洲陀。軍聲頗振。而賞賚不節。復耗資儲。元和五年。王錡代。錡有吏才。工聚斂。及張弘靖代。其後寬以撫衆。上下安之。靖還。裴度代。度總鎮州行營。河東缺帥。穆宗為太子時。求良馬于李。聽不與。為上所害。遂以成慶在六年。李程代。任四年。柳公綽代。

四鄰不敢侵掠。住二年。李軌善代。載嗣後軍政漸
趨武宗。命兵部侍郎李軌巡邊。擇帥。稱劉河威。署詔
以劉河威。河遠。李石代。石入王宰代。宰破吐蕃。威
召太著。及李軌代。侵掠。機。邊境騷然。魏紫請黜之
而用。唐鈞鈞至。禁止侵掠。機。邊安。至懿宗。以康承
訓代。食暴大為民害。繼以竇。又復倍之。軍中始亂
曹翔往代。誅首亂者。未幾卒。崔季康往為軍士所殺。
末年。廟傳主往。軍又殺之。朝廷謂非重望者不可。再
命。李克用為。多謀善斷。士心帖服。時黃巢
太原天下之精兵。屢也。克用雖非純臣。使舉破巢之
師。以攻汴宋。則全忠不得跳梁。東邵寧之捷。以討鳳
翔。則茂貞馬能。而唐之為。未可知矣。奈何和
解之說。屢下于。復恭。少。之盛。過計于貴近。由是刻
用氣索。晉陽幾危。而唐之事去矣。嗚呼。太宗能以晉
陽之師。定天下之亂。昭宗不能因天下之亂。以舉晉
陽之師。及洛陽既還。而相以密詔。詩云。毀其泣矣。嗟
其斯之。

梁
朱溫。宋州碭山人。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僖宗乾符二
年。黃巢反。朱溫從之。及巢僭號。使北東渭橋。次年陷
鄆州。又二年。以巢勢。據華州。來降。王鐸表為同華
節度使。賜名全忠。又一年。以汴宋軍驕難制。移鎮宣
武。黃巢兵攻汴州。進至大梁。全忠告急于克用。克用
遣擊大破之。全忠請令其城。置酒甚恭。克用醉。語侵
之。全忠不平。遷軍。塞路。四圍掩擊。克用踰垣。突走。旋
城。得。上表。悉計。李勣。前後。上朝廷。方務姑息。惟
事。全忠。無所。光啓三年。取曹濮洛孟。昭宗
遣使。破。州。取。州。賜。東平郡王。二年。兼宣義節
度使。四年。取徐州。元年。取兗鄆。十年。取邢沼。十二年
取河中。晉封沁。連澤。等州。十三年。迎車駕。鳳翔
十四年。進梁王。十五年。封昭帝。十六年。取襄陽。封魏
王。加九錫。秩太。十七年。更名。是。帝為。王
即皇帝位。二年之後。屢為晉師所敗。怏怏成疾。愛飯
子友文。欲授以國。次子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謀
控鶴軍。新開夜入。刺其腹。乃出于背。矯詔自立。均王
友貞。走兵討之。伏誅。立干太。三年。襲晉陽。不克。四
年。晉陽亦。九年。梁。亦不克。十一年。友

晉德勝南城援之。二年敗績于鄆州。梁主不知所
為。李皇南麟斬其首。梁亡。

三傳年七年

10

愚按朱溫之篡唐昭成之也始懼罪而乞降待以不
死足矣何遽加之節哉既稱兵而爭地免其譴罰足
笑朝至爵以郡主彼謂懋賞足以羈縻不知權重則
生不逞之心位尊則榮非分之望無君者罪不容誅
矣後盜者惡得無罪乎且己之奔石門走華州未保
其不為雋奔而求節與之無領則景從聞晉陽
之變而棄景從者何道而致其悵悵之君哉

從關旁之射。仁如。是而謂全忠大是畫忠。崔微倚以興復。何患之若此乎。然溫之為亂臣。舉莽操敢立所不為者。而以身犯之。溫之有賊子。舉莽操敢所未有者。亦以身當之。特惜其報之晚耳。

倚以興復何患之若此乎然溫之為亂臣舉秦檜敗玄
玄所不為者而以身犯之溫之有賊子舉秦檜敗玄
所未有者亦以身當之特惜其報之晚焉耳

李克用本沙陀朱邪人賜姓李氏振武節度國昌子也。昭宗五年擢大同稱留後詔李可舉討之克用敗走鞠輒七年以黃巢亂赦其罪使討之十一年巢敗誅封隴西郡王兼河東節度使尋進晉王以爲朱溫所圖乞討之不許昭宗七年三鎮犯關討王行瑜斬之十三年河東支郡多爲金忠所取劉仁恭復蔡廷芝用由是逐衆及至忠蒙唐知鄆約其稱帝不從

梁唐主如關東不至而還伶人郭從謙弒之嗣源監都亂以李嗣源討之鄴兵劫嗣源入其城引兵向大梁唐主如關東不至而還伶人郭從謙弒之嗣源監國被劉后及諸王遂卽位是爲明宗本名邈吉烈代北金鳳城人克用養子冒李姓更名亶三年立昭宗廟于曹州四年董璋孟知祥反六年殂時子從瑋繼

崇皆以誅死第三子從厚立元年移鳳翔節度使李從詞鎮河東從珂舉兵反遣兵討之皆潰而降又遣

此東行。而天雄之范延光。青州之楊光遠。成德之劉重榮。河陽之張從賓。舉結契丹以傾晉焉。始以之借援者。終因之益敵矣。無厭大羊。內挾羽翼之恩。外持恐喝之勢。即降禮有加。尚慮不克。可先發其機端乎。既耳以孫自稱。而顧耻以臣自處。欲藉此以示不屈。亦濟之乎。為見矣。曷若舉桑維翰。符彥卿輩。使任將相。內修朝政。外謹邊防。雖百契丹。無奈晉何。縱失盧龍。何至舉大梁而棄之也。嗚呼。孰驅驅燕之士民。使淪沒于左衽。亦驅已之妻子。駢死于避荒。蓋表狄不可共功。天將借一人以示微耳。

漢

劉知遠。太原人。其先出朔州。後更名蒿。始仕唐高祖。馬使從石敬瑭與契丹戰。敬瑭為甲為衆人所斷。知遠以已馬易之。敬瑭釋免。由是親愛甚篤。及鎮河東。妻以心腹。起兵時。以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即位後。進同平章事。仍鎮河東。及詔受顧命。重責寢之。由是怨望。開運初。平。詔擊契丹。也。樂平不進。聞晉王北去。自將東迎。至壽陽。不及而還。稱帝于晉陽。契丹追發太原。由晉陽六月入洛陽。改國號漢。以弟崇為河東節度使。杜重威反。自至潼關。降之以丁未之二月。臨幸至成中。之馬軍總長子承訓。為開封尹。先一年辛。次子周王承祐。時年十八。召蘇達吉楊。郭史弘肇。郭威。同受顧命。發長李守貞。趙思綰。及以郭威為四面招慰安撫使。逾年。思綰降。守貞自殺。三年。契丹入寇。留郭威鎮鄴。時事皆決於弘肇輩。漢主威為所制。與蘇文進等謀誅之。太后以爲不可。不聽。俟弘肇等三人入朝。伏甲士執而殺之。遣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威舉兵反。詔慕容彥超禦之。七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既陣。彥超兵潰。乃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寨。旦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錫登門射其

左右遂回馬至趙村追兵至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漢亡

二傳四年

愚按五代之興梁唐猶定以干戈晉周則迫于林禍未有拱手而坐致之若劉知遠者方契丹之入則追還于樂平及契丹之出則長驅于晉絳自云未忍亡晉即亡晉其何以加乎其將死丁寧不曰善防郭威而曰善防杜威者蓋以弘肇諸臣分據中外力敵勢均孰敢先發固信相制之大牙可以無慮而惟憂入柙之虎兇不可不防也嗚呼知遠欲輔國之有人樹漢氏之羽翼承祐慮重臣之制已為周氏之驅除故國無股肱君子曰寄居其位可也

周

郭威邢州堯山人少生事孫徽知遠出之每與謀議及守河東以為親將招吐谷渾殺白承福皆其謀也至由晉絳入洛陽與有功焉漢主大漸詔受顧命無何晉樞密使後趙思綰等反威漸次討平加侍中赴鄴為留守漢主殺史弘肇等遣使殺之劉銖因盡誅其子弟之在都者威留養于鄴中鄴自將大兵向京師漢主殂請于李后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贊未至自益于澶州改國號周執贊于宋州以郭崇為鎮寧節度使崇遣使賀周威平三月以崇為

三傳九年

愚按周之得國與石晉同均之以圖篡之心而來懼

禍之發也。然欲璿之為謀也深。惟假外助以求快于目前。郭威之蓄詐也深。每飾虛辭以欺天下。其引頸于閔諶之時。請死于入滑之後。豈徒藉資于忠順已哉。蓋歸曲于朝廷。而激怒其士卒。視分香賣履者。其詐不過之乎。不知當其請加恩于將相。已顯露其移祚之心矣。世宗北推澤潞。西併成階。東取舒蘄。南舉淮泗。決策應機。出人意表。天假之年。則寰宇之混一。豈待開寶間哉。其規模足開有道之長。而身沒未幾。國祚遂絕者。良由宗族盡殄。孱弱苦于無依。而曆數已窮。權臣不能不夜也。

五代總論

愚按前此六朝。其君皆生中夏。至于五季。其主半出沙陀。六朝之君。遠者固五六十年。近者亦二三十載。五季遠者。惟傳其子。近者不保其身。甚者一朝至更西姓。一姓傳止四年。曆數之促。殆古今之希觀者。其故云何。恃攻伐以開基者。德澤不加于下。緣篡竊以得國者。奸推側目于後。外而藩方。以勸進為故事。內而執政。以貶國便身圖。下而士卒。統兵而出。多擁立而戴新君。奉命以征。致倒戈以叛故主。為之君者。殆岌岌乎其不能一日安矣。使有如周世宗者。繼起于梁唐之後焉。則驕帥諒必知懲。而貪兵不復思亂矣。奚待五十餘年而後定也哉。

寰宇分合志卷七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

明進士廣陵盛

檢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志泰董

基公校

五代中割據者

漢

唐末藩鎮皆叛廣州尚屬朝廷昭宗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手將有拒命者封州刺史劉隱以兵迎之斬叛者知柔以隱為行軍司馬後平章徐彥若求外

補乃召還知柔

劉隱代為節度使

賂朱全忠遂得

知柔隱卒以節於其弟嚴後進

平王貞明元年以錢鏐封是越王表求封南越王不

許謂其屬曰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

事偽庭遂與潮絕越二年稱帝于廣州改國號漢有

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九開唐城梁大懼遣使入貢且

覲強弱還言願主驕淫無度不足畏也遂不復通

宗三年因白龍見改名顯至晉天福六年又自造

字而名之取飛龍在天之義也未幾死以子弘度弘

昶皆不肯欲立弘昌蕭益諫之而止遂以位授弘昶

闕修靡宮殿皆飾以金翠置剝剔炮炙之法且謂官
官不為子孫計故專任之弘度立以弘昶輔政未幾
為弘昶所殺遂自立更名嚴三年後盡殺諸弟細其
女于後宮周興杓乘馬氏之敗盡取嶺南之地後以
周取江北憂形于色遣使入貢為湖南所隔乃縱酒
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踰年死子鏐
年十六悉以國事委宦者龔澄樞輩和興太祖聞其
淫虐嘆曰吾當拔此一方民開寶三年遣潘美等伐
之鏐降封恩赦侯

四傳五十五年

愚按漢以西蜀付劉璋猶得基昭烈之業晉以江東
付元帝竟以永興牛之傳而主昭宗天下已非其
而兩廣猶為指臂之使不遣彥若不召知柔則唐之
一弊藉以少延即廣雖僻遠實藏輿焉亦不失為天
府之國也豈昭宗受切目前不暇及于慮遠抑天厭
唐德卒不使其再興耶劉嚴聞莊宗之殷鑒則欣欣
以為不足憂劉嚴畏莊宗之英明則惴惴以為不自
保然嚴以般樂自安而嚴亦不以英明自勉何明於
知人而昧於自反乎究也任用貂蟬者謂其不為子
孫計也而執之以用人縱酒酣飲者亦為子孫不暇

顧也。而脩是以自保。猶皆摘不及身而四世始滅。豈非一方之大不幸乎。

夏州

夏本勃勃建都地。遂以名州。唐隸之朔方。德宗時割銀綬二州。更置節度。至僖宗。有拓跋思恭者。黨項也。為宥州刺史。因進擾之。時黃巢陷長安。車駕幸蜀。鄭畋傳檄諸道。合兵討賊。思恭糾義夏討賊。進屯武功。僖宗還都。賜姓李氏。死。傳弟思諫。唐末為楊崇本所攻。告急于梁。全忠遣劉知俊挾之。遂附於梁。死。傳弟彝昌。于朱溫之四年。為亂軍所殺。其叔仁福代。岐晉交攻之。以梁挾得解。顯明宗四年。河西諸鎮言仁福潛通契丹。會其死。表子彝超嗣。詔徙鎮彰武。以安從進代。仍諭綬宥銀夏將吏。奉迎彝超。言為軍民所留。不奉詔。及圖其城。彝超曰。夏州貧瘠。無珍寶。當可充貢賦。但世守此土。不欲失之。遂令兵還。自是益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通。以求賂遺。清泰二年。死。弟彝殷代。改名彝興。更稱定難節度。至晉開運初。因契丹屢入寇。乃侵之以救晉。漢隱帝以靜州隸其軍。加恩澤以羈縻之。而彝興益驕。顯德二年。以折德扆亦為節度。耻之。塞路不通。世宗曰。夏州惟產羊馬。貿易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齎詔責之。彝興惶恐謝罪。和乾德五年。死。子克殷嗣。克殷傳繼筠。繼

筠傳繼棟太平興國七年以銀夏絳宥四州來歸其弟繼遷叛走地斤澤賜繼棟姓名曰趙保忠後復使鎮夏州招棟繼遷保忠遂降于契丹李繼隆引兵討之執以歸

九傳七十三年

愚按唐僖幸西蜀高駢急于頓兵勢舟入大梁知遠安于生視思恭勳殺一党項種耳或以連盟倡勤王之義或以偏師挽深入之兵視君父之難若手足捍頭目然豈惟夷狄所絕無亦中國之僅有者至于據鄆而策子孫之傳襲豈叛而要中國之路遺固狼子之心不能盡馴抑河朔之恃漸于習染耳若李繼者挈四州以歸宋即錢徽之敵吳越洪進之敵漳何以加焉然為義不終既降復叛先後若兩人者何蓋姑見其割平諸國畏先聲而向風既而高梁挫師輕中國而思叛放遠之勝入笠非其本心也向使不檣而歸授邊者當不止于保吉矣

閩

王潮固始縣佐及弟審知以材勇聞王緒反任以心膂因其載母從軍欲斬之不果尋為潮所殺引兵欲還光州過沙縣州人訴其刺史齊屠遂圍泉州克之詔以為刺史福建觀察使陳巖聞其賢病革召之授以印復取汀建二州擊破黃連洞蠻朝廷詔使代巖復進節度四年卒捨其子立弟審知唐亡潮以為閩王審知約已裕民境內富實唐懿宗三年卒傳子延翰延翰驕滯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皆倣天子與弟延鈞延喜陳二人合圖福州喜先至執翰斬之推

延鈞為威武留後越五年延喜復文延鈞斬之使弟延政往撫建州七年替號更名鏐鏐嘗食錢視尤甚九年為其臣李儼所殺而立福王繼鵬更名采以陳宇元為天師四年晉察之為閩國王不受五年殺其叔延武延望延義俱陽狂以避禍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殺祠奉廟為主更名繼俊晉弟延政以書諫賊怒攻之不克自是互相攻伐延政亦稱帝于建州國號殷閩朱文進殺繼自立稱藩于晉以其黨黃紹頗刺泉州為牙將留從效所殺傳首于殷紹因以兵討文進閩人殺之以降其故臣共迎延政歸

福州改設為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使從子繼昌往鎮之。繼昌嗜酒。不恤軍士。為李仁達所殺。以僧卓嚴明稱帝。延政計之不克。仁達又殺嚴明。而自帝。唐兵拔建州。王延政降。而李仁達亦以福州降于吳越。泉州遂為術效所據。南唐授以節度。張漢思殺其子代之。明年陳洪進幽漢思。自稱留後。與國三年。畝其地于宋。

愚按閩之興也。以讓而興。其戒也。以爭而戒。爭雖極于延政。始于延鈞。而由宋之漸。則審知先之。父死于繼。相沿舊矣。王潮堂無愛子之心乎。而必殺審知。為其賢也。宋稱立。趙彙立。固固先之者。惟審知忘其子之不肖。而謂位之可私。故後世亦忘身之不肖。而謂位之可奪。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胡非末流之所以致者歟。且繼鵬嘗規延贖矣。而又身蹈其非。延政嘗諫繼鵬矣。而復躬給其惠。指陳之時。方以為覆轍。當局之後。即蹈其前車。尚何怪于叛逆之相繼也。况審知若繩屨。而王昶崇實皇之官。審知薄賦斂。而思恭重粟疏之稅。戴爾國而用民若是。即如審知其能保乎。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唐明宗時。初仕莊宗。為教練使。郭崇勳之伐蜀。以知祥為故。蜀平。用以為節度。時蜀境鎮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募兵至七萬人。以胡廷牧閬中。建節綿遂。孟兵約。璋上表。命遣石敬瑭討之。不克。遂以兵陷黔州。又陷遂州。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璋乃歸。知祥約璋上表謝罪。璋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敗。璋之殺璋任其地。請白。南西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為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已得疾。年。璋之子仁貴為子。死。以位授之。璋一名。刻至。蜀。璋。以。璋。遠知樞密院事。周世宗二年。謀取秦。遣王景崇。敗其將趙。李。扎。解。成。州。敗之。知祥一使知。及。北。漢。欲合從以制。蜀。不果。復改書通好。蜀主不答。宋。以。臘。書。約。北。漢。侵。中。時。和。主。久。欲。伐。蜀。得。書。師。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三。蜀。主。崇。知。璋。正。禦。之。戰。于。三。泉。保。正。被。殺。蜀。主。逃。避。至。成。都。而。而。諸。軍。前。禁。以。蜀。主。上。一。二。傳。三。十。二。年。

愚按王建以百戰聞。知祥以能平叛聞。其得國雖

異宗衍以承休東政。仁贊以昭遠統兵。其失國則同。蓋蓬屨麻中。要靡必將自樹。而楚咻齊傳。積習難以遷移。二君子子之不肖。亦既見且聞之矣。然端方之士。竟不列之侍從。刀鋸之餘。日使與之親洽。比之匪人。然且不可。而况比之寺人乎。况一時如王宗弁趙廷隱。毛文錫。蒲禹卿輩。不乏人也。老成為保傅。則表儀肅其聽聞。直諒為侍從。則規誨端其造就。日消月化。將久而不覺其成矣。不此之任。而以宦豎輩與之俱用。趙高輔胡亥。固宜為亡秦之續也。

北漢

劉崇知遠弟也。知遠入汴。以河東授之。遷為太原尹。尋進北都留守。素與郭威不合。威執政。為自全計。表請募兵以備契丹。繕甲積儲。詔令多不稟承。子贇鎮徐州。為武寧節度使。郭威欲隱帝遣使迎立之。少尹李驥說之曰。郭公終欲自取。公宜引兵下太行。據孟津。俟徐州即位。然後還鎮。則彼不敢動。崇以為離間父子。斬之。無何。威竟自立。崇表請歸贇于晉陽。及威殺贇于宋州。遂稱帝。用乾祐年號。謂其下曰。吾以漢業墜地。不得已而稱尊。願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郭遣子承鈞伐周。不克。因結契丹為援。約歲輸十萬緡。稱姪請封。會其兵攻晉州。亦不克。聞威祖自引兵伐周。戰于高平。時南風大作。王得中叩馬諫曰。兵不逆風。不聽。戰遂大敗。周兵追至高平。州縣多降。進攻晉陽。不克。引還。愷成疾而卒。子承鈞繼上表。契丹稱男。更名鈞。三年。會契丹攻瀋州。宋興以兵助李筠伐宋。大敗。俱宋見侵。以山人郭無為為相。委以國事。又二年。卒。無子。以養子繼恩嗣。無為殺之。立其弟繼元。宋祖自將圍之。登陴謂宋人以區區守此。為劉氏不血食耳。宋祖引還。後復攻之。亦不克。至興國。

二年太宗督諸軍圍太原繼元窮蹙出降賜爵彭城郡公

四傳二十九年

愚按徐惲殺于西蜀蕭德決紀之不王祖珽相于高齊糾律知國之必破蓋善人者君之所資以輔政執政者國之所視以存亡者也當郭威之迎立志于崇謀孰有如李贇者莫藥石而失事機哉志貞以快敵國漢之不能為漢不待高平而已決矣劉鈞懼和之逼不次用人似也國之翹楚如段常劉繼文書非可以壯國者不此之任而委之無為一傳而繼恩使標戈以入室再傳而繼文使賣國以求榮辟之開門接盜而授以戈矛未有不殘其家屬者且據手掌之地以抗兩朝所恃以感人心者惟以劉氏之不血食耳須繼恩何人也而可使之親乎欲延如感之傳而寄之戚郛之舊劉氏之丘食當永鈞而已絕矣

吳越

錢鏐臨安人曹師雄冠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為兵馬使說昌叛高駢據杭州時劉漢宏據越州鏐破之昌表鏐為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六年進鎮海節度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浙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二十年更吳王潮興以為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唐興上表求王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瓘承命仍其父爵元瓘慎選舉蕞稅斂以兄元璿不立事之甚恭元瓘曰先王擇賢而立吾知恭順而已爰變福焉晉興五年加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祐六年取福州是年年以位授弟弘傑立一年為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制還爵于衣錦軍保讓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帥助討南唐頗勞勩宋興先諸鎮賀即位及征江南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授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尋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上上表乞解兵柄去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王是年卒

五傳七十七年

愚按吳越之地大于荆湘。強于潭朗。視吳蜀無失德之君。較漢閩無篡弒之禍。薄歛以寬境中。隆禮以事大國。亦可以稱喜國矣。元璵立以越次。而元璵之交。更有加。弘保地處危疑。而弘俶之保護彌篤。家傳仁讓。求之藩鎮。信鮮其儔。使負固抗衡。亦可少延歲月。而敵地納款。雖于死守社稷之義。未之或知。非識幾知命者。見不及此也。况其據鎮也。使民不困於徭求。災其歸款也。使民不罹于鋒刃。即裂百里之地以延其宗。終不為過。而僅僅官其子孫。曾不得與趙孫吉比。何宋之優于強項。而薄于忠順也。

荆南

高季昌陝州人。初事朱溫為部下兵馬使。會賈環中荆南。屢為雷彥禎所攻。溫以為怯。使季昌代。喻年進荆南節度使。蜀進士梁震道過江陵。季昌欲留為判官。震耻之。曰。平生不慕榮宦。明公欲參謀議。請以白衣侍樽俎。季昌許之。朱溫死。遣戰艦五百艘治城。器械招聚亡命交通。梁震不能制。賜爵為渤海王。據州十四縣六十六。唐興入朝。震止之不聽。及遣還。握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電口。然唐君荒于酒色。何能久長。乃益修戰中之備。喻年唐封為南平王。

明宗二年。請募忠萬州為屬邑。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遂襲涪州。且掠莊宗取蜀貨財數十萬。因遣兵討之。乃自附于吳。吳人不愛。竟為蜀所敗。取其忠萬夔州。喻年死。子從誨代。請于唐。復修職貢。詔仍以爲荆南節度使。誨親賢禮士。境內以安。然剝人賜于所向。稱臣。特謂之高。無賴。梁震請退居土洲。自稱荆臺隱士。晉天福十二年。契丹入大梁。遣使入貢于契丹。又遣使河東勸進。喻年卒。子保融代。即顯德中以兵助討南唐。宋建隆元年卒。弟保勗請命于宋。授以節度。二年卒。保融子純冲代。三年張文表反湖南。宋以

兵討之。假道荆南。進襲江陵。綱冲降。賜爵武軍節度使。

五傳四十八年。

愚按屈節殉財。為辱則一。守身事主。其道則同。果實于高氏。始以白水侍從。繼稱荆臺隱士。其視官爵。不置土宜。可謂不屈其節。而善守其身矣。李昌舉國以聽。何不以此教之。使改其行以從。已況無賴尤辱人之行。而燕耻又植國之經乎。奈之何為父者。掠蜀之貨財。為子者。剝人之賜予。至求附而見絕於吳人。稱國而取賤於諸道。可耻孰甚於斯。遇坐視。不置語。不知賓之所參者何。謀而高氏之所聽者何事也。日在蜀則任其拒命。在晉則止其入朝。是處侍樽俎。而謀皆背父叛君事耳。况蜀社之不終。在李昌審知之矣。史稱其以此重梁震。非吾所知也。

具

楊行密廬州合肥人。初名行愬。高駢改其名。為淮南押牙。屢有戰功。駢表為廬州刺史。以僖宗十四年取揚州。昭宗元年取宣歙。二年取滁和。三年取常潤。破孫儒。詔以為淮南節度使。五年取舒。廬七年取淮。泗八年取濠。壽十六年進。壽吳王。昭宣元年卒。傳子渥。六年。張顥徐溫作亂。三年徐溫絀渥。推其弟誦。渥為節度使。嗣吳王。至三年。以溫為鎮海節度。九年。以溫養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十年。改元。用天子禮。去一年。卒。弟渥代。八年。僭號。九年。加徐知誥中書令。十年。遷。至十一年。以其君為讓皇。稱皇帝。國號唐。更名誥。後名昶。復姓李氏。七年。殂。傳子璠。三年。攻湖南。拔潭州。又拔建州。王延政降。九年。遣兵擊楚。馬希崇降。十年。武平留後劉言叛。遂失湖南。十三年。周師至壽陽。唐之被兵自此始。十四年。戰正陽。節度使劉彥貞被殺。戰清流關。皇甫暉等被擒。奉表乞和。周不許。四月。朱元等復舒和。歙州。十五年。取壽州。劉仁贍死之。十六年。朱元降。周盡敵江北之地。周師引還。去帝號。稱江南國主。避周諱。更名景宋。與遣子煜。朝于汴。無何。卒。煜奉父遺表。乞尊以帝號。且請以事周者事

和父器漢手微之入朝不至聞寶七年遣曹彬伐之
八年兵敗于秦淮進圍金陵上表乞緩師不許十二
月金陵破燭出降封遙命侯至興國元年太宗配之
而卒廟亡

二姓六傳六十九年

愚按人才有得失則國之興廢隨之行密起自行開
不階尺土雄據江淮至強如朱溫不敢與校由得人
以輔之也始用袁襲而擒秦彥繼任劉威而斬孫儒
勳謀納高最之策中今校陶雅之賢功成所向雖行
而無補之功謂無借于諸賢不可也

以牙拔而專政于前備藉勸可求以為羽翼知諸
雄雖而維繫于後遇恃宋齊丘以為腹心拔召驍
主之人屏棄忠正之士方連兵渾朗結蠻東賊辟之
大木枝葉非不數榮而本根已先撥矣且始侵于周
忠勇若劉仁贍以不得用而死于敵繼伐于宋威望
如林仁肇以不見信而死于諺兩賴以扶危而持顛
者唯請割地之鍾謨求緩師之徐鉉耳國無其人其
何能國斯言信矣

楚

馬殷許州人劉建鋒之戍蔡州也討隸軍中後鄆州
刺史鄧處訥取潭州殺周岳建鋒以殷為前驅奪其
州詔以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殷為內外馬步都指
揮喻年遣攻邵州建鋒為軍中府殺推測信為賊信
以讓殷次年取邵州三年拔道州四年取桂州宜巖
柳象皆降十年梁以為楚王十三年晉天策上將軍
以弟寶存為將相二十三年遣子入貢于唐二十七
年唐明宗以為楚國王二十四年以子希範為軍事

範嗣七年許群蠻降之十一年作九龍殿十三年殺
其弟希果十五年晉以為諸道兵馬元帥十五年立
時希範最長而希範愛希廣諸將遂立之拓跋恒白
禍始此矣三年希範攻潭州不克四年復以群蠻攻
潭州且乞師于唐希廣遣兵襲明敗還無何潭州陷
殺希廣而自立次年勅將王逵周行逢以朗州叛指
揮徐威等發希範而立希崇唐兵至入醴陵希崇降
希範復立于衡山唐人并驅之入朝遷其族于金陵
馬氏亡王逵之反也推馬光惠為留後未幾廢之
而立劉言次年攻湖南取之三年遣殺言以周行

紹興州事越三年，遂為潘叔綱所殺，行達計叔綱殺之，死傳其子保權，謂其下曰：「部內兇狠者，吾已盡除。」惟張文素在，如為亂，諸君善佐之，不得已，當舉族歸朝。後文素叛，保權求援于宋，宋因而襲之，執保權以歸。

六易帥馬氏四十五年，周氏十三年。

愚按拓跋恒于希廣之立，指為禍始，而不知禍之始，在馬殷之遺命也。商以兄弟之爭，而亂延九世。吳越季札之授，而禍及姬僚，蓋伯夷叔齊，豈非古而二見，季札死，子繼，則歷萬世而通行者也。不以通行者為法，而以如夷齊者望人，即一時雖或勉從，而繼者焉能世守？其流之弊，使垂涎于代立者，圖速化於關弓，徇私以背盟者，將忍心於推刃。是吾之所以教讓者，即吾之所以啓爭也。且殷于存寶，不能以揖遜而行之于先，將死丁寧，預欲以繼立而望之于後，卒之以序相及，竟杜之空言，而治兵相攻，遂見之行事。極厥所由，非殷之責而誰責也。

鳳翔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不文通也。以功賜姓名，始為神策都將，朱玫寇興州，遣使拒之，玢誅按武定節度使李昌休反，隴州詔茂貞為招討平之，移鎮鳳翔。昭宗四年，以楊復恭據興元，上言請帥王行瑜、四節度往討，求兼領山南西道，上不許。茂貞表請不已，及從其請，又以不兼鳳翔，不奉詔，時已取鳳興等州，又據興元，詔覃王嗣周討之，玢諫能諫不聽。茂貞與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官軍敗走，上言必誅，玢然。後還鎮，不得從之，仍以兩道並授。玢是盡有鳳翔十五州之地，益驕橫，不可制。越二年，與行瑜、韓建等犯關，殺承相韋昭度等，李克用入援，誅王行瑜，欲取鳳翔，朝議恐洶陽太盛，慰令還鎮。玢因克用還，表章恃慢，欲去天子禁兵，擁衆進逼京師，上走華州，依韓建，兩出師討玢，玢不克，乃復其官，復加彰義一道，踰年進爵岐王。崔胤以書要全忠誅宦官，韓全誨遂劫上如鳳翔，全忠就國之經年，害急，殺韓全誨等，奉帝幸金忠營，于是興元、華州入于蜀，郾寧、華州入于梁，兵勢漸衰，不復肆矣。梁與以地感兵，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官屬，唐與遣子入貢，上表稱臣，唐以為秦王。

未幾死遺奏以子繼嗣知軍府事詔以為鳳翔節度使至明宗以李從珂代從珂帝復以授繼嗣至晉遂代以侯益焉

二傳五十六年

愚按河中近畿輔之地故懷光遣不赦之誅江南在卧榻之間故宋祖斥緩師之請鳳翔何地茂貞何人可使居乎蓋其性本強項羽翼復藉郾寧變起蕭牆豕突即營宮闕始而宰相由以殺生既而朝廷取其進止稱兵屢入京師乘輿再致播遷唐之藩鎮未有憐如茂貞者且其地廣不如全中兵強不如克用獨

恃同惡相濟有王行瑜韓建耳及行瑜誅韓建而茂貞孤矣苟乘勝討之則授首可期于計日間又可益克用之強而抗全忠之憤矣奈何憂沙陀之盛而不憂茂貞之盛宋氏安而李氏危矣悲哉

前蜀

王建許州人初從鹿晏弘及田令孜誘而致之養以為子號隨駕五都僭宗之奔鳳翔如寶雞入大散關也色從多著勞勅詔遙領壁州刺史遷京移利州周庠說以陵前四戰之地不若閬州地僻人富而楊茂實不修職貢可以戰擒建遂以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擒之陳敬瑄在成都恐其攻已屬田令孜召之建遂進拔漢州越二年取邛州及蜀州三年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六年取彭州七年攻東川光祿縣之北三寺取興元洋州十四年昭宗遣其將為蜀王廟亡僭號以子元膺為太子選許寂徐簡與之友元膺未嘗與言越六年以罪誅時雅王宗輅信王崇傑皆才敏而鄭王宗衍之母有寵張格等請立之建嫌其幼懦既立而欲廢之不果未幾祖宗衍更名衍以宦者歐陽晃等為將軍三年北遷七年以宦者王承休為節度使八年東遊時廟兵已入境其母后涕泣不食不能止至利州聞武威之敗遣兵逆戰皆潰散蜀主至成都猶入妃嬪中作四鵲隊而入次日命李昊草降表與觀出降送至京師斬之夷其族蜀亡

二傳三十五年

愚按王建于元膺之克復。命徐簡等為侍從。于宗衍之昏庸。以宦豎輩為輔佐。何明於教元膺。而闇于教宗衍也。切儒之資。已審于目擊。聞難之盛。又接于耳聞。何斷於誅元膺。而難於廢宗衍也。蓋情有所制。必不以惡之積者留之心。而愛有所鍾。又將以過之政者望之後也。衍之立。立以建耳。豈張榕輩所能強哉。獨不念劉神閭時。傳宛久而不亡。能內簡諸同姓。以宗佩宗輅為腹心。外選之群臣。以馮簡宗昇為羽翼。君雖不肖。而國有老成人。則新造之宗社。將有所恃而不孤。而窺伺之奸熒。亦有所憚而不發矣。見不及此。而以國與人。故吾不以罪行而罪建也。

宋

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汝郡人。晉大夫趙孟後。初事周世宗。為宿衛。高平之戰。張永德稱其忠勇。遂見信用。及征江南。升定國節度使。後為殿前都點檢。荆南立。除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時傳契丹會此。漢入寇。使將兵往禦之。至陳橋。自立而還。時年三十三。元年平澤潞。定淮南。四年取荆南及湖南。五年遣王全斌伐蜀。虜其王。十二年遣潘美伐南漢。虜其王。十六年遣曹彬伐江南。虜其王。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嘗謂太宗于太祖。未崩。有斧聲燭影之疑。既崩。有

德昭德芳之死。世皆以此罪太宗。愚謂太祖亦有以致之也。成王稱晉之際。命畢名迎廢王。後世無子之君。正名稱為太弟。太祖不由茲道。豈太平天子之稱。猶未顯形于授受。而開封府尹之任。終非正位于青宮耶。不然。禪位大事也。奚侍于臨終而始決。顧命舊典也。何以于執政而不聞。是疑之者。不為無因。而致之者。亦非無自也。

太宗名匡義。又名光義。後更名昚。封晉王。即位時年三十七。三年陳洪進賊漳泉。錢徽賊吳越。舉兵圍太原。劉繼元降。乘勝取幽州。兵敗而還。七年廢泰王廷

美李繼棟以銀夏撥宥四州降十年與契丹戰敗走飛狐以東之地二十一年立元侃為太子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

嘗謂太祖之得天下太宗有力焉其心于兄終弟及以為不得不然者夫視天位為當得則其德太祖不深忌母命之已違則其嫉妬美已素人知以再誤之語為決于貶涪陵而不知逼已之端已萌于尹閭封矣若趙普之贊而以此豈專為太宗計哉蓋輕議皇帝之語雖可以解太宗之疑而與聞金匱之盟亦足以起太宗之忌故以背盟之譏先帝發之見已雖以國其明而不欲其為己之眷顧益隆而己之嫌益甚故以宗室之術中而不自覺耳吾不意拙后保國之謀竟為趙普固位之階也

真宗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初以開封尹封壽王元佐廢遂為太子即位時年三十二年契丹濟河掠瀋陽自將禦之大名虜引進三年李繼深降劉銀夏五州賜之五年趙保吉陷靈州六年陷西涼七年契丹復入寇又自將禦之澶州遂與之平十年始受天書十一月始舉封禪二十年立受為太子二

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

嘗謂宋之諫天書者多矣史獨稱獬廌之言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為善于悟主云不知天之無書真宗豈不知之特藉是以解孤注之慚焉耳刻且以是而起人之信與反以是而釋主之疑無怪其言之不相入也曷不舉漢武之出塞外世宗之戰高平雄才大畧今古推之未聞群臣之從以之為孤注者且即位之初亦嘗親禦之大名矣廷君之功陶繅之退由以借資何獨于趙準疑之耶斯言出而真宗之意鮮矣天書為觀其不可止也

真宗初名元侃改名恒太宗第六子二十四年詔廢朝政即位年十三太后稱制者十一年十二年元昊寇延州陷塞門諸將十九年寇延州二十年契丹求關南地九月暨契丹平元昊大掠渭州二十一年上書請和二十二年與夏平冊元昊為夏國王二十六年王則反二十七年討平之三十二年儂智高反三十四年陷邕韶諸州三十五年智高平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

嘗謂繼體之君惟仁宗為最賢而父子之與亦

仁宗為最甚。蓋自景德以來。武備久弛。于講好之後。四夷舉萌夫輕宋之心。廟堂之上。既震懼于談兵。草澤之雄。復僥倖于稱孤。加以命帥則屢舉屢易。未聞有致勝之謀。用兵則屢戰屢興。不聞有償車之罰。此將士所以畏縮而不敢前。奸雄所以旁觀而竊笑也。其不致于渙然離。恃特區區之思義。足以聯而束之耳。獨怪其叛亂定于東南。不聞有講武練兵之法。和好成于西北。不復為深憂過計之防。此宋之國勢。所以日趨于弱也。

英宗名宗實。更名曙。四十年起知宗正寺。四十一年

為皇子封鉅鹿郡公。太宗曾孫。濮安王允讓之子。即位時年三十五。二年議崇奉濮王典禮。七月宮闈預。別罷。三年范觀呂詢罷。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五年崩。壽三十九。

嘗謂英宗濮王之議。由其不以仁宗為德也。豈獨顧其私親哉。蓋育養幾二十年而未加罔立。卓號允數十上而不復允俞。及詔草已書。詭詭能望。猶立為皇子而不為太子。封為郡公而不為郡王。是仁宗之意。終待以螟蛉。而唇數之嫌。殆得之天授也。惟不歸其德于所後。故惟隆其愛于始生。而一

時富弼呂詢諸人。始紛紛而罷去矣。自是而後。奸人之媒進者。挾定策以為功。繼世之變法者。黜正人以示罰。不皆英宗之作俑乎。

神宗名頊。封穎王。英宗三年立為太子。次年即位。時年十九。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韓琦罷。元年詔安石越次入對。呂詢范純仁罷。行青苗法。二年呂公著范純仁司馬光罷。行募役法。五年行市易保馬法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畧使。六年王韶取岷宕洮疊四州。章惇平南江蠻。七年熊本平瀘夷。邈人來議疆。立手實法。六年詔韓琦割地以界遼。交趾入寇。王安石免十四年。則人由其主。詔官者李憲會五路兵討之。敗還十五年。夏人陷永樂。十六年夏人寇蘭州。罷李憲。十八年乙丑崩。壽三十八。

嘗謂宋當遼夏之變。一時人望如韓范諸公。料敵致勝。大畧可觀。神宗當此時。已薄其無應變之才矣。安石識得此意。獨舉富強以為言。故神宗自謂得人。以倚望任王猛者任之。而一時之阻之者。率以散財廢兵者。挽回上意。而不知其皆所厭聞者。及熙河秦鞏。蓋信為有用之才。故新法亟行。不復為游言之聽。主欽廉陷于交趾。疆界棄于遼人。始

信其無能。于是免之而不復召矣。晚年五路之師亦以下無其人而漫試之。及永樂大挫而後知兵之不可用。當是之時。想亦思用舊人。使天假之年。則元祐之治不待宣仁而已舉矣。惜遠而復落。不及登庸。遂使朝政得借紹述以為名。信天之不祚宋也。

哲宗名備。賜名則神宗第六子。封延安郡王。立時年十歲。宣仁稱制。元年以司馬光為相。盡罷新法。光卒。以呂公著代。公著卒。以劉摯代。摯敗。以蘇頌代。頌罷。以范純仁代。宣仁崩。帝始親政。十一年純仁罷。以章

惺年五十五庚辰崩壽二十五

嘗謂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蓋哀心勝。自可以廢歌。非謂喜心勝。即可以輟歌。是伊川未必是。而眉山未必非。乃以斯言遂生嫌隙。視同異之分于朱陸生徒之別于孫胡者。殆有甚矣。蘇軾因得罪于相。致見斥于宋儒。即學術執疑。固不暇論。然所謂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則其心固大節已表表過人。已君子之中。自相予否。則人主之心。安所適從。使元豐小人得起而乘之。即鵬舉之效于漁人。何以異此。故愚不厭為蘇火性。而深為程子惜也。

徽宗名佶。封端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子。章惇立母弟簡王。太后不可。請立中王。太后以中王有目疾。意在端王。佶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為曾布所叱。遂即位于柩前。特年十九。初年詔用舊臣。元年籍元祐元符黨人以蔡京為相。三年復都鄆州。封蔡京嘉國公。四年以童貫經略熙河。六年蔡京復相。置熙南路。加蔡京太尉。九年復洮州。安化渝州。蠻內附。十年南平瀘州。夷內附。十三年蔡京復相。十七年道錄院上尊號為教主道君皇帝。十八年約金致遠。十九年金人來議夾攻。及歲幣。睦州方臘反。二

十年平之。二十一年蔡京敗績。郭京以詠易二州降金人。來議燕地。使遣使求營平瀋三州。二十二年金歸燕。及詠易檀順茶館之地。而張瑄亦以平州來歸。二十三年金人歸武朔州。二十四年金人安。程不與。二十五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朔代。圍太原。韓琦不盡取燕山州縣。詔天下勤王。罷道官。及行幸諸局。侍位太子。又一年金人執之北去。至高宗紹興五年。組壽五十四。

嘗謂端王好大喜功。本之天性。奸臣逢而迎之。彼見諸夷諸蠻之服。易于反掌。遂移之伐夏。又移之

代遼將謂極遠之地。皆為郡縣。不知朝廷之上。已
有蔑影。端王輕挑之言。信乎稱其實矣。古稱利口
覆國。而章惇此語。太后承而納之。即賢明者不可
得。而狂悖豈如畏之甚乎。是不惟不至覆國。而危
可以保邦者。小人知惇英明。章惇獨惡輕挑。惟其
立意欲操非次者以為功。而長于料人。要不可以
廢其言也。

欽宗名惲。初封定王。十五年立為太子。金人入寇。以
為開封牧。尋授以位。以李綱為兵部侍郎。上皇出幸
南京。元年正月。金人渡河。進李綱為東京留守。韓侂
不圓京師。括士民金帛賂之。种師道帥師入援。二月
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劉三鎮以昇金。金人北去。
詔种師道追至北鄙而還。四月上皇還京師。八月。种
師道復入寇。九月。陷太原。龍口。勤王兵。十一年。陷
河東諸州郡。金人渡河。陷西京。使馮澥詣金軍請和。
下京。請詔徵兵四方。金圍京城。要帝出盟。張叔夜以
兵入城。遣宗室受盟。金人不許。郭京兵敗。京城陷。如
金營請降。十二月。至自金營。遣使如河。割地以昇
金。二年。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二月。金人劫帝父子
后妃。太子宗晟至其軍。三月。立張邦昌為帝。四月。以

二帝及宗晟三千人北去。後三十四年。殂于金。壽六
十一。

嘗謂靈武起兵。而兩京卒復。奉天出幸。而鍾虛不
移。使欽帝避兵。而李綱君守。事得專行。人思用命。
固守堅城。以待四方之揀援。分捷要害。以防二帝
之追逼。則耿南仲輩。不得以畏縮而止其進兵。相
對喝等。不敢以孤軍而久于深入。及其退也。檄諸
道以遮其前。董大兵以乘其後。敵人破膽。不敢萌
南向之心。二帝徐還。亦可無北轍之辱。乃懸留車
駕。坐守孤城。使孤注之主。惟求免于瓦全。巽擊之
臣。慮惟顧其妻子。此大功所以不成。而金人所以
不創也。自是而後。凡虜師之退于金帛。輿謂守城
者于此賴焉。而盾火積薪。以為可保而不失。親宗
室之遷于漠北。率謂難守者。惟此地焉。而談虎色
變。遂致棄之而不居。此河北之招撫。高宗所以難
其事。而宗澤之表請。汪黃所以議其迂也。

九傳一百六十六年。

北宋認論

愚按宋之千幽燕也。始取之遼。遂使後世之畏契丹。終求之金。遂使後世之輕中國。當太宗之戰高梁也。走免驢車。計中二矢。金創之毒。至終其身。故真宗視契丹如毒蛇。猛獸然。勸以親征。則踟躕。挽少過河。則退縮。至歲幣之許。則唯唯而甘心焉。自是而仁宗之于求開南。神宗之於議疆事。皆惟恐激之怒而招之兵焉。蓋以太宗又在行間。猶不免於中傷。況生於深宮之中。而長於婦人之手者乎。故屢勉以從。而猶恐其後也。若徽宗之宋燕山。約以夾攻。其後世而辱敗者。既示之弱。索其銀粟。則隨求而隨應。又啓其貪。彼既知其易與。此又誨以慢藏。故其長驅而困都城也。若無人之境然。辟之千金之子。索處而寡援。則斬關奪門之盜。必思以橫行而肆掠之矣。彼种師道者。尚謂如真初不知兵。未有懸軍千里。而能善其後者。不知其有所恃而動也。則人於震武之將陷也。曰勿破此城。當作南朝病境。幽燕其宋之病魂乎。

契丹

其先東胡種。屬匈奴。至唐中宗時。有李盡忠。孫萬榮者。大為河北之患。數年始平。其後不通中國。僞號時分八部。追推一人為神。三年一代。有阿保機者。不知何部人。攻陷幽涿之旁邑。置城為漢城以居。不肯受代。且以計畫鼓諸部大人。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奚皆服焉。唐昭宗天祐四年。始與中國通。宋金忠李起用皆與之。交十三年。改元僭號。十八年。寇幽州。為晉王存勗所敗。唐同光四年。攻渤海。拔夫餘城。號東丹國。其後。契丹之號。入皇王。歌子德光。唐西樓觀元師。太子阿保機死。偽祖太祖其妻述律氏愛德光。立為天皇王。突欲以不行。立奔唐。後為晉王。石敬瑭以河東叛。求援契丹。請朝貢。歲納十六萬。路表稱臣。子德光以兵助之。敗唐。因冊為帝。又一年。改國號。遼。吳越錢鏐州不從。遣使鎮以海援之。敬瑭死。重貴稱孫。不稱臣。德光不悅。遣使責德光。遣復從而問之。遂與晉陳攻陷貝州。定州。滑州。晉求修好。不許。開延三年。之間。攻晉。晉求修好。不許。晉年大舉伐晉。晉將迎降。遂入大梁。殺重貴。送之資龍解。引兵入宮。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以詔賜諸將鎮昔上表勸進因縱兵大掠借民穀帛三月發大梁盡載府庫之資以行曰吾在上國以獵為樂令人悵悵今歸死無恨矣行至教胡林而死國人益其屍以歸是為太宗永康王元徽末冊王子也乘其死引兵南執趙延壽自稱知南朝軍國事無何以已無述律之命而德光有子在國意不自安乃勒兵出塞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述律自將拒之兵敗為所由稱天授皇帝慕華風耽酒色國人不附故數年不暇南寇鄆太祖時北漢遣使致書稱姓諸行冊禮約歲輸十萬緡元欲許之引兵會伐至新州為燕王述軌所殺齊王述律討而代之律德光子也北漢復以事元欲省事述律年以辭款俾晝作夜時謂驢王世宗時助北漢戰高平不利引還後兩助北漢亦不利顯德六年周主攻之取瀛莫易州將趙幽州有疾而還和興屢同北漢南侵久之為帳下所殺是為穆宗國人丘元欲子明記號天贊皇帝更名賢令其涿州刺史耶律官與中國議和復移書北漢令勿侵宋聘問不絕者數年與國二年和太宗平北漢議者請乘勝復幽燕戰于高梁和師大敗七年明記死號景宗子隆緒幼母蕭氏監國政曰魏亡魏其刑越

四年賀令圖言其主少國亂請乘之取涿易蔚寰等州至岐溝大敗宋所得州郡尋復取之已而進取易州遷其民于燕後攻徐河及代州皆敗還真宗二年攻遂城至瀛州與范廷召戰不勝引還七年攻瀘州遣使議和將蕭撻懶為和所殺因定盟馬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至是南北彌兵矣仁宗九年閣緡死號聖宗子宗真嗣越二年其母欲廢之立次子重元重元以告宗真遂由其母以重元為太弟十八年以元昊屢敗知兵欲乘累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使蕭撻懶來求地棄兵幽薊蓟南和遼陽河兩使契丹計和議歲增銀絹十萬兩疋始平喻年重元請部叛附于元昊以兵伐之元昊戰不勝帥党項三部以待罪退師百里侯泉飢疲急攻蕭惠敗之契丹主引還亦與之平建西京于雲中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後六年伐夏為所敗復伐之獲諛和之母以歸又四年宗真死號興宗子洪基繼十年復國號遼十九年以和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葺應翔三州界使蕭禧來言乞毀撤且請于境上議之因指分水嶺為界蓋凡山皆有分水嶺爭執經年必得請乃已和使韓琦

如河東割地界焉東西計七百里二十一年魏王耶律乙辛用事勢傾一國諸殺后蕭氏及其子廢遼政始衰四十一年女真伐統百部阿謀阿鄂奔遼四十七年死號敬宗孫延禧繼統子也是為天祚尊其父為順宗十四年女真始叛遣蕭嗣真討之不克納部叛降女真十五年遣使議和金人不從下詔伐之軍渡渾同江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引還十六年高永昌據遼陽以叛十七年置愍軍與金戰于蕓蓀山大敗十九年冊金為東懷國皇帝不受二十年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二十一年耶律余覲叛降金二十二年殺其子晉王執盧幹走雲中粘沒喝急追之走夾山和侵燕京留守坐處溫以耶律淳稱帝擊宋童貫敗之金兵至大同遼主走石華驛又奔四部族幹崗不敗之白水瀝走雲內乞附于金不許遂奔夏至烏鰖烈部耶律大石以兵從之復東勝諸州至山陰與金兵遇敗績奔覺項至應州金人執以歸耶律淳死完復攻之不克金兵至淳妻走天德為遼所殺蕭特烈等以果王稱帝未幾死特烈等復奉聖宗孫木剌為帝亦為亂兵所殺是後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是為西遼大石傳夷列夷列傳

直魯古直魯古至寧宗七年為乃蠻所滅九傳二百三十七年西遼三傳七十八年愚按夷狄之強至矣厥心蕃止然其入寇也如盜賊之入人家一得利而惟恐其去之不速凡以地之不相習而勢之不可留也及阿保機以盧龍為疆幽薊為宮其為俗也多尚勇健聞之民其南侵也無名山大川之限故其蹂躪邢深焚劫鎮定舉縱擄于堂奧間非復曩時盜遼之寇而一時長州如曹彬潘美輩莫不得以收功者由中國之長技與彼共之而中國之險阻彼自據之也當完顏發難天祚荒淫使宋有中主內儲不虛而移其任童貫郭藥師者以任神珣週王淵使提重兵以向光陽出輕師以向山後彼大敵當前時不違于揀應人心離間勢又易于招徠即夾攻不約于金而金燕當為我有矣收復之後移地租之費以餉屯兵用和遼之資以強新好金雖暴強豈能攻無備之國哉

南宋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元年，金人圍城，遣之出質。金人疑非宗室，更以酈王代居之。還，八月，復遣使金，軍計割三鎮至磁州為民所留，詔以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率師入衛，至濟州而二帝已北去。遂即位於建康。元年，金晝陷河北州郡。二年，晝陷京西州郡。三年，晝沒陽。陽天長，遂奔杭州。留正彥通使傳位於子昀。四月，復位。兀朮大舉入寇，如臨安及陷南京。自潯和入江，東復如越州。十二月，陷海鹽，遂走昀于海。又走溫州。四月，韓世忠邀之江中，大敗之。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六年，復襄陽六郡。九年，湖湘平。十三年，定都臨安。金遣使來，詔諭江南，許歸河漢之地。十五年，復取之。岳飛收復河南州郡，追兀朮至朱仙鎮，詔班師。十六年，吳玠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割唐鄧商秦之地畀金。收樞密副使岳飛。十七年，金人以哀景來冊。三十六年，金主亮大舉南侵，入州為下所殺。三十七年，內禪，自稱太上皇。又二十五年，昀嘗謂兀朮之陷臨安，康王之走溫州也，已隱然如

伯顏之亭阜山。衛王之謝女峽矣。而和猶得以不喪者，由其懸軍而深入，視元則無分道之兵，靡棟而北歸。視元則有江中之舫，使舟再沉于鐵綬，而策不敵于閩人。則兀朮為籠中之鳥矣。當是時也，康王之膽破，惟恐其禍之及已。金人之氣奪，始信宋國之有人。故秦檜之縱遣，乃金人行宋室之反間，而書生之叩馬，則賊檜報縱遣之恩私。有人如是，而逆謂之得佳士馬，其不舉江南而盡失之者，僅也。

孝宗名昀，伯宗太祖之後子，昀子也。紹興二年，貢于。名璫，封建王。四十二年，為太子。更名劄，舉授以位。元年，詔昀還河池，新復州軍皆陷，遣李綱忠伐金。劄于待難，金求求地及歲幣，遣盧仲賢報之。二年，撤兩淮兵備。十一月，金人陷楚州。三年，割唐鄧及新復商州之地畀金。議和，正敵國禮。二十七年，內禪，又五年，嘗謂孝宗非有為之君也。勾踐之報夫差，衛昭之傾齊，渴惡求非食，嘗膽卧薪，二十餘年，惟恢復之是計。故五百年之故國，七十城之全齊，一舉而如

材勇之士。獎勵師旅。奮有死無生之心。復都荆襄。勵有進無退之志。督河池之衆。使乘勝而前驅。出顯忠之師。為犄角而繼進。則江左之積衰。庶幾可振。中原之豪傑。或可景從。何計戰未決。而講好之使即行。視師未幾。而兩淮之備隨撤。視高宗特五十安之于百安耳。

光宗名惲。孝宗第三子。乾道元年。以邵王。懽為太子。次子。魏王。道。次當立。孝宗以恭王。類。已越次。立之。三十五年。以壽皇。吳。為太庶務。二十七年。傳位。時年四十三。二年有疾。三年疾瘳。群臣請朝重華宮。不從。從四年。請朝重華宮。不從。五年。請問疾重華宮。不從。五月。壽皇大漸。詔。肅王。問疾。六月。壽皇殂。稱疾不出。九月。內禪。又六年殂。

嘗謂孝之于高。生事焚香。曲盡其誠。尤于此時。得之觀感者深矣。迨生則不朝。疾則不問。重以屢請而不從。至于臨喪而不出。豈身敦之從。古語不足信乎。蓋孝有本有文。孝于天有不共戴之讎。不思報復。而于放叔姪之稱。正敵國之禮。則啾啾昭示于人。以明得孝之本。虧矣。若迭死養生。則孝之

文耳。孝不能端本以示其後。尤不復脩文以事其親。不孝之罪。固通于天。而作法于前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

光宗名惲。封嘉王。壽皇喪。尤不能執。群臣請立太子。尤遂批禪位使成。服。時年二十八。元年。以韓侂胄。為樞密都承旨。四年。加少傅。豫國公。五年。加侂胄。平原郡王。八年。加太師。十年。議伐金。十二年。郭倪。皇。甫。斌。等。敗。還。金。人。圖。和。楚。州。十三年。吳玠。反。討。誅。之。史。彌。遠。殺。伯。冑。十四年。西。其。首。昇。金。人。金。歸。侵。地。和。議。成。二十二年。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封。濟。國。公。三十一年。殂。

嘗謂能專斷之謂王。能威福之謂王。寧非幼主也。登極時幾三十矣。始而使冑之柄國。繼而彌遠之擅權。大阿倒置于人。廢品徒擁干戈。邊警開而疆圉大震。儲成易而宗社幾搖。已如偶人在枝。兇手惟其指示而莫之與。尚得謂之主乎。且肉批之降。事同符刀敕。道學之禁。何異黨人。宋室之亂。彼實成之。而諡之以寧。吾不知也。

理宗初名與。嘗賜名貴。諡後名昀。德昭後也。寧宗已

立濟王竑為後。彌遠忌之。謀廢竑而立貴誠。二十九
年。以為郢州防禦使。寧疾篤。矯詔立為皇子。封成國
公。竑為濟王。元年。殺之。李全以楚州叛。七年。為趙
范所誅。楚州平。八年。蒙古來議伐金。許之。九年。金入
來索糧。不與。十年。孟珙入蔡州。分金主之骨以還。與
元畫陳蔡為疆。趙范等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兵。趙
汴。蒙古兵至。皆敗而還。十二年。蒙古入汴州。十三年
陷隨州。德安府。十六年。破成都而去。十七年。陷通
州。二十四年。入嘉定府。二十五年。城利州。二十六年
城嘉州。二十八年。城開平。三十年。入劔門。三十一年
蒙古求臣請還都。不果。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
密使。禦之。因乞稱于蒙古。鄂州圍解。三十二年。似道
奏諸路大捷。召還朝。三十三年。蒙古使郝經來脩好。
似道幽之真州。二十五年。蒙古以京東來歸。四十三
年。殂。
嘗謂宋自光寧以來。外不能角。盡亡之。金國內不
能制。負固之李全。上下怙嬌。不敢言兵。又及孟
珙出師。而被武仙之衆。入蔡而復。五世之仇。遂桀
然以兵為可用。而趙范亦以功成淮楚。自負。紹興
故諸復三京。而理宗不復疑。群臣不復止。皆如目

前之小捷。而不知元勢之方張也。僕父王惻之來
誅戮首禍。申訂前盟。則家古之師。庶或可回。而江
淮之間。以得寧息。况講好已有成言。而通幣又其
故事乎。何當時之君臣。見不及此也。若賈似道者。
秦大捷于諸路。則各帥具以表聞。幽元使于真州。
則群臣共為隱憂。視指鹿為馬。尤有甚焉。而耄君
理宗。亦寄生之君耳。宋室之亡也。有以哉。
度宗名禔。封忠王。三十二年。立為太子。太祖十一世
孫。立時年二十六。元年。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三
年。進字。童軍國重事。四年。蒙古圍襄陽。五年。圍樊城。
六年。詔范文虎援襄樊。七年。文虎道遠。八年。張順等
救襄陽。兵敗死之。九年。樊城陷。呂文煥以襄陽降元。
十年。殂。
嘗謂樊襄重地。岳飛復之。而江左始有藩籬。孟珙
復之。而荆楚資之保障。李綱謂其為東南屏蔽。岳
飛謂其為恢復本根。陸抗所謂云當築國爭之者也。
若宿重兵于荆郢。豐儲積于均房。使水陸常相救
援。浮橋不致斷絕。則樊城之勢不孤。文煥之心益
固矣。顧使其望朝廷而慟哭。援師不救其燃眉。緡
謂食公為衣。稊構不充其提腹。全齊之望。即是

而為待斃之難陽。知于是乎不可為矣。且宮嬪皆已。檢閱。度宗尚為蒙蔽。縱德其以位授已。獨不充其以國與人乎。及虜已長驅。而諸丞相督視者充不允。豈必犬兔俱斃。而後快于心歟。

帝顯度次子。封嘉國公。時建國公昂長似道。以立嫡立之年四歲。初年降將呂文煥以伯顏趨鄂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十二月拔陽邏堡。劉貴走還。伯顏由鄂州引兵東下。詔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歸安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范文虎以安慶降元。似道率師次長湖。復請和。不許。孫虎臣師潰。似道奔建江。

漢將軍皆陷。伯顏入建康。元遣蕭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殺之。高連以江陵降。荆南州軍皆降。放似道于循州。籍其家。九月。鄭虎臣殺似道。元兵陷常州。遣柳詒請平。不許。三年。元陷潭州。李巖死之。湖南州郡皆陷。伯顏至亭阜山。太后奉璽以降。三月入館安。以太后母子及福王等北去。降封瀛國公。後使學佛于西。

嘗謂和至此時。戰守舉無可議。為似道計。當于周祖而鼎立也。以和議之不成者。歸曲于先帝。以孤寡之元家者。請和于知君。則襄樊雖破。當不決意。

王南駝。部經雖曩。猶可有辭于北虜。不惟宋無陪安之降。而已亦免循州之敗矣。計不出此。致宋亡而國隨之。向使不即誅夷。鮮不移其誤國者而敗國已。小人之覆邦如此夫。

端宗名昀。廣長子。館安破。自嘉會門。與弟廣王。高渡江。而南元使范文虎追之。楊亮節等肩之。匿山中。會揭竿以兵至。遂走温州。陳宜中等奉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及帝竊北去。即位于福州。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趙潛復部廣州。元兵陷之。遂建寧府。走潮州。元破靜江。廣西州郡皆陷。走惠州。奉表降于元。元兵入廣州。廣東州郡皆陷。元年。元兵引還。三月。文天祥復梅州。敗元兵于雲都。揭竿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及邵武軍。六月。李恒襲文天祥。敗之。循州諸將皆敗死。是遷于潮州之淺處。元將劉澤襲之。奔井澳。潮復至。奔謝女峽。尋還碭洲。

嘗謂高之走温州也。張公裕一戰敗之。而有餘端之走明州也。張世傑抗之而不足。蓋金以偏師深入。而元以大衆長驅。高宗之郡縣不降。而端之心死解也。然元于金之走汴也。特以北方多故。遲。

遲至數年。始圖之。使破宋之兵。亦淹以歲月。廣朝之復。不敗于泉州。天祥嘗都之抗。已振軍聲。陳璘興化之兵。相為犄角。中原之豪傑。以興復為名。閩粵之隙區。非人所耐。封樞顧一線之路。則林晉莫非城隍。據兩廣舊有之疆。則谿洞皆推共主。縱失江南。不失作一南漢國也。奈之何北返。即旋新定米岡。而封豕長蛇。柔脆之兵。弗與敵矣。其亡也。天實為之。

帝昀初封廣王。復封衛王。帝昀初年。陳宜中推為丞相。劉元帥。是時群臣欲散。陸秀夫曰。度宗有子。奈何棄之。月士卒官屬皆萃于斯。豈不可以為國與。衆立之年。八歲矣。并祠洲為翔龍縣。都新會之崖山。特官民兵尚二十餘萬。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湖南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為元所殺。海南州郡皆陷。弘範執文天祥于五岐嶺。一年由潮陽港攻崖山。二月克之。陸秀夫謂其主曰。德祐已年。陛下不可再辱。負島溺海死。楊太后從之。世傑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

嘗謂田橫五百人。猶望其脫主于劍鏡。崖山十萬兵。乃相率從君于覆溺。豈衆勝則一夫可死。積

衰則萬衆皆披靡。勢使然也。然海濱供資儲。不改勤王之志。士卒居危地。俱堅效死之心。即勇氣不。可以挫強梁。而義氣亦足以充宇宙矣。嗚呼。外而天祥。歷坎珂而圖恢復。誓九死以不移。內而世傑。犯險阻以殉國家。雖百折而不屈。天若祐宋。即潮之馮鋼。腳之李。刺未足方焉。而史以志大才疏。謫之。信乎以成敗論人物也。

右傳一百五十三年

南宋總論

愚按世之論南宋者率謂其始以議和而宋衰終以廢和而宋滅此據宋之存亡而決和之得失者也不知金為宋仇不宜和宜戰元非宋敵不宜戰宜和惜其倒行而逆施耳建炎之間康王傷于虜求和不足責也孝宗頗稱有為亦甘心于唐鄧之割秦檜二虜主和不足責也張浚謬副時望亦依違于和戰之間忘父兄之深仇結叔姪于非類莽視綱常體解將士國雖存而本已撥矣馴致寧理宋為積弱之宋元可解之登莊勢屬方張未嘗侵伐予亦不其曲我而王城再宋郝經繼至講好之意又先我發始其使以似道之蒙其上而制其下也姑置勿論獨襄樊既陷之后正似道廢放之時燕希憲猶奏書而議統伯顏令投兵以待命若能函似道張蒲之首以謝元人踵景德紹興之事以固和好則如錢之鏐或可延端當不戕于井澳而顯亦不死于吐蕃矣及解常已入而後有柳岳之遣焉彼已成破竹之功而此為墮甕之碩尚何及于事哉

襄寧分合志卷八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夏

李繼遷者細柳之族弟也細柳以家屬降繼遷托言出樊乳糾合戎人據夏州之地斤澤遠田仁朗討之部署已定被詔徵還繼遷遂得逸去後又遣細柳往招繼遷從降契丹踰年詭言請降詔以為銀劉觀

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至真宗欲撫之以德并以夏綏宥靜與之保吉得地益驕四年陷清遠軍五年陷靈州六年陷西涼為潘羅支所敗中流矢死子德明來告哀鎮戎軍曹瑋請乘其國危子弱討而擒之不報越三年奉詔表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仁宗六年遣其子元昊襲西驪牟州取之然終其身不復擾邊元昊每諫其臣宋輒戒之曰和思不可忘也元昊曰英雄自當霸王耳及德明死元昊代二年又築環慶四年攻唃廝囉破其青唐宗哥諸城五年侵西驪取瓜沙肅州悉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

靈鹽會勝平涼諸州洪定威龍諸堡地方萬里分境內為三十三州河南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蓋南威會河西州九曰興定懷永涼井肅沙熙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依賀蘭山為固置十二監軍六年稱帝于夏州八年攻延州殺總管劉平執石元孫以歸九年攻渭州任福王珪等死之八月取靈州九年攻鎮戎軍殺總管葛懷敏十年上書請和更名曩霄稱子而不稱臣詔許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後銀綺絹茶益至二十五萬五千踰年契丹克項諸部附之契丹因伐夏為元昊所敗遂與之平與宋并開之為夏國五十四年納其子寧令哥之婦為令哥所刺中傷而死其將說胤殺令哥立諒祚諒祚方期歲三大將分治國事時議欲以都統加其三大將使分其國程琳不可而止言者謂其失機會云後二年三年皆為契丹所伐獲諒祚之女子賀蘭以歸十六年攻環慶為宋將所敗十七年宋人取綏州因誘殺其知軍楊定是年死子秉常來告哀仍以夏國王冊之二年攻秦州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易綏州不得四年復攻環慶五年和入城其囉兀乃攻撫寧以報之十二年宋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取靈州先復蘭州

及米脂城清遠軍至靈州不克而還十三年宋城永樂尋攻陷之十四年攻宋蘭州宋平不得十五年復攻蘭州十六年死宋冊其子乾順為王四年歸永樂之俘宋以米脂四砦畀之八年攻鄜延九年宋城平夏築城于要害處凡五十餘所十年攻平夏大敗于宋至是始不振矣十五年攻涇原又攻鄜延十六年與宋平二十四年宋敗之古骨龍又攻其城底河夏遂大掠蕭關二十五年宋屠其多泉城夏亦屠其靖夏城二十七年敗宋兵于統安城殺其特劉法三十年與金通三十三年稱藩于金金割下寨以抵陰山以南地與之三十五年取宋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又取宋西安州及懷德軍高宗時棄宋棄用敵國禮至四十四年乾順死子仁孝立軍政益衆國內多亂有任得誠者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隆蓄異志欲圖篡立誣殺近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不得已分西南路及靈州羅虎嶺地與之使自為國且上表于金主為之求封金主以問宰相皆以為事係本國我何與焉金主曰彼通賊臣非本意也遂不許尋為仁孝所殺立學校于國設小學于禁中據國五十五年自是蓋衰死子純佑代十二年其

族弟李安全廢之而自立初年即為蒙古所攻三年蒙古入靈州安全請降獻女為姪怨金不挾侵其葭州兵敗乃還又二年死族子遵瑄立三年取金涇州九年約宋攻金十年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十一年取定西寧十八年蒙古復攻夏遵瑄傳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三年蒙古取平肅西涼十一月取靈州四年復來攻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死弟子脫嗣又一年蒙古執脫以歸夏亡十一傳二百七十三年愚按觀之于宋德明以前止疥癬之疾元昊而后遂成癰疽矣然夏非能自強和成之也臨首長而使之相圖仁朗之見長矣而太宗不聽乘國危而擒其弱子曹瑋之策壯矣而真宗不從及元昊以烏雄之資統百戰之賊而一時與抗者率白面書生即韓之與范惟當謀謀庸庸而又使王洎夏諫董叅之何異以羊將狼獬捕犀一動于延州再挫于好水兩敗而宋不能軍矣當時如玉德用曹瑋猶青幣殆不乏人或提大兵以守要害則懷輒不死于鎮戎或率輕騎以為應援則任福不敗于好水堅壁而守則豈能深入而肆掠連兵而進則必以備多而力分何不此之任

而彼之使也。至若噴三帥以分其國。時謂宋之失時。然契丹三攻而銳氣不挫。主母被執而宗社不搖。威不能使之摧。則利不能使之動矣。以此而為上策。謀

金

本名女真。後避遼主諱。改名女直。其先居古肅慎地。在魏特號勿吉。至隋號靺鞨。唐初分兩部。號粟末靺鞨。水粟末漸強。滅黑水。號渤海國。在南者屬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不屬契丹。號生女直。宋初入貢。契丹以其酋為女直。即度使有函。晉者徙居完靺鞨。為金始祖。後偽諡景元皇帝。曾生烏魯魯生。賁海海生。絳可。可生石魯。契丹進其官為惕隱。魯生為古述。迺以長子劬者。柔弱。授次子劬里鉢。有柎。柎散達等。叛里鉢。蓋平之。基業始大。諡世祖。有子十一人。長烏雅束。次阿骨打。疾卑呼其弟。盈哥謂之曰。烏雅束。殺辦集契丹。阿骨打能之。死。母弟頗刺淑代。四年死。諡肅宗。弟盈哥代。攻統石烈部。其酋阿疎奔遼。訴之。遼遣使諭止。不聽。進據其城。且索阿疎于遼。後值遼有蕭海里之叛。討之不能克。盈哥命阿骨打助討。一戰擒之。至是知遼之易與矣。盈哥死。諡穆宗。烏雅束代。遼主辛混同江。故事。在千里內者。皆遣酋長來朝。烏雅束命阿骨打往。次當起舞。辭不能強之。惟端立直視。遼主諭蕭奉先使圖之。奉先不可。乃止。阿骨打歸。知遼主忌之。稱兵。先併其旁近族。雅束死。諡廟宗。阿骨打自

道敗完顏兀朮于野狐嶺又敗之會河金主款南奔
聞其兵遠遁止仍以胡沙虎為右副元帥沙虎退
敗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悞得罪引兵入宮弒永濟
立昇王珣使木虎高琪將兵禦蒙古于懷柔兵敗恐
為沙虎所殺以兵圍其第取而斬之遂代其任說金
主悉撤諸路之兵以衛京師金主信之諸道相繼陷
沒皆不之顧二年以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與之平
三年以燕京孤危勢不能守徙都于汴蒙古主聞之
遂復國燕四年蒙古由嵩山趨汴不克引還六年以
宋罷歲幣分道攻之皆為宋師所敗八年復攻汴又
敗九年求和于蒙古不許蒙古主令割開西木下諸
城封金主為河南王金不應十年死謚宣宗子守緒
代遣使通好于宋時元方西伐不加兵者數年九年
蒙古主自白坡渡河攻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圖汴及
金援兵戰于三峯大敗之遣曹王訛可為魯州退
軍河洛及十二月棄汴奔河北速不臺復追圖之十
年濟河蒙古追及之與戰大敗遂走歸德五月為
蔡官奴所幽六月反正走蔡州宋史嵩之等取唐鄧
州復乞糧于宋不與蒙古與宋圖蔡州十一年金主
傳位于宗室承麟蔡州陷金主守緒死之承麟為亂

兵所殺金亡

九傳一百一十九年

愚按肥水權符之勢可以滅也而不聞有乘勝之兵
米石敗金兵勢可以圖金而不聞有大舉之策辟之
敗夫敗婦時處窮約兢兢朝夕之不支無故而得
數十金則喜出望外惟營田宅華衣食而不復為經
營計矣嘗謂建交紹興下有恢復之人而上無其志
開禧嘉泰上有恢復之志而下無其人獨逆虜陷首
軍勢已摧烏祿禪尊衆心未附義問允文非昔時之
奸相山東大名有響應之義兵牟寶魏勝同盟各効
忠誠郝政牛皋舊將尚堪收錄吳玠出秦鳳之師以
窺德順顯忠率江淮之衆以向壽春即黃龍直抵難
若是幾而兩河舊地烏知其不可復也計不出此而
倚趙公不知稠浚則志大而才疎者始喪富平之師
而開陝由以失守繼致鄆瓊之變而淮甸由以震驚
三有宏洲之遺而顯忠由以挫衄三敗而宋不可以
軍矣況可與之圖金乎

元

其先有孛端叉兒，母曰阿蘭，孛居常有光，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後子孫蕃衍，自為部落。曰合答吉曰斡，曰吉裡，曰居烏裡，曰世泰，曰金，曰松，曰其，曰人，曰悍，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熙宗時嘗伐之大為所敗，兀術復計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和，割西平河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甚厚，冊其首為家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傳至也，速討勢愈強盛，攻塔塔兒部，獲其首鐵木真，面至跌里溫盤陀山，聞生子，因名之曰渾奇溫鐵木真，志武功也。真生而手握凝血如赤石，及長深沉有大畧，時其部衆多歸素赤剌部，赤烏合七部三萬人攻之，真與戰于蒼蘭班朱思之野，大敗之，因降其衆。金官以察兀禿魯乃蠻部大陽可汗忘之，合速達諸部併兵來攻，真迎敗之，殺其可汗，餘衆悉降。越五年攻西夏，拔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建九旂旗，自號成吉思汗。是年歲乃蠻三年，歲乃蠻部降，幹六部曰：年降畏吾兒國，冬始侵金，先是金主為衛王，奇真狀貌欲先事除之，真深以為恨，及聞其即位，南向而嚙曰：我謂中原皇帝為天上人，此羊膚懦輩亦為之耶。

遂與金絕。金納合買住守北邊，奔告金主，不信，因之。又波大水樂，逆釋買住而求和，蒙古不許。攻西京，取京西州郡，次年取宣德，五年圍燕，取河北河東諸州。即六年取遼西州郡，七年取燕京，八年取潼關，十一年取河北州郡，十二年取山東西路，二十年死。子六盤山偽謚太祖，凡六子。窩闊台，拖雷，其第三第四子也。窩闊台在霍博之地，拖雷監國，台即位於柳林，以兵入陝，二年取鳳翔河中，三年會宋師伐金，四年汴城降，以金之妃后宗室北去。又攻洛陽，取之，五年滅金。因宋師入汴，引兵至洛陽，宋人棄汴而歸，遂與宋隙。使子開端等分道侵宋，六年取郢州荆門，及襄陽德安府，十一年窩闊台死，謚太宗，第六子乃馬真氏稱制，號柔韋，渡淮入揚州和州，五年，六皇后以子貴，由襲位於汪古宿城，禿里之地，貴由太宗長子也。二年死，謚定宗，后幹兀立海迷失稱制，踰二年，國人推拖雷長子蒙哥即位於開帖兀阿蘭之地，命其弟忽必烈開府於金蓮川，遣察罕等分道取遼蜀，二月入高定，三月城利州，二年自將侵宋，三年入劍門，四年死。子合州城下，謚憲宗，忽必烈亦解潼州之圍以還，踰年即位，阿里不哥稱帝，子和林，厲希憲擊走之，二

十劉整以瀘州降五年不哥自歸于上都赦不治八月定者于燕十二年圍襄陽十三年圍樊城十五年分兵取嘉定諸路改國號元十六年取樊城襄陽降十七年伯顏入漢取新鄧蘄青山磯遂渡江鄂州降十七年敗張世傑于焦山取泰州分兵東下左軍自建康趨獨松關左軍由江陰向華亭中軍趨常州常州獨松關皆破十八年宋諸關兵皆潰宋主趙昀降伯顏以兵追二王不及分道取閩廣呂師夔李度梅嶺入韶州阿里海涯破靜江十九年取廣州二十年兵至崖山宋主趙昀死之二十三年殺和承相文天祥二十八年諸王乃顏反討平之三十年海都反自將討之三十三年諸王附海都殺三十四年殂諡世祖太子真金蚤死孫鐵木兒即位于上都尊其父為裕宗三年以其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海山出鎮漠北五年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破之海都走死八年立海山為淮寧王九年命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太子德壽死十一年殂諡成宗左丞相阿忽台羊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位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于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二月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

安西王送上都五月懷寧王至上都殺皇后伯奇哥氏及安西王遂即位追尊其父為順宗皇帝以八達為太子出皇子相世竦于河南四年殂諡武宗以位授太子且約兄弟叔姪世世相承三年立相世竦為周王出之雲南四年相世竦逃居漠北立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六年詔太子察哈朝政七年殂諡仁宗太子即位元年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睦爾世竦弟也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之于南坡諡英宗諸王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晉王即位子龍居河追尊其父為顯宗元年召圖帖睦爾于瓊州立子阿速吉八為太子封圖帖睦爾為懷王二年出之建康五年復徙之江陵是年殂于上都諡睿定八月養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至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于上都時年十九遣兵分道討燕帖木兒王入京師燕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十一月遣使迎和世竦于漠北阿速吉八兵皆為燕帖木兒所敗吉八不知所終瑞年世竦稱帝于和寧之北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漠北睦爾尊其母與周王母並為皇

元機論

愚按平王以岐鎬歸秦越五百年而秦卒代周石晉以幽薊歸夷越三百年而唐卒代宋蓋帝王自立之地一旦舉以授人彼據其強則我處其弱強者負剛勁之風氣則強者益強弱者多積玩之人心則弱者愈弱以愈強凌愈弱不至如蝼之敵地宋之航海不止也然必久而後失者何蓋君臣有大分必馴致分之盡民而臣始篡君夷夏有大防必習見防之盡地而夷始猾夏不然當楚襄之入冠周已無聊矣何一聞虎皮之喻猶逡巡而却衆及鄂岳之歸元宋已無宋矣何尚勤勦勦之遣欲知嘒以定盟耶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由宋之有漸也犬羊由漠北而取幽薊由幽薊而取三鎮由三鎮而取汴京由汴京而取兩河進而據之者視為切近之地土而忘其為華服而從之者習為異類之臣民而忘其為虜舉天下而陸沉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后立其妃為皇后周王立睦爾為太子以燕帖木兒為大師八月至駐忽察都圍帖睦爾入見王暴卒睦爾復襲位謚為明宗元年殺明宗后入不效立于燕王阿剌忒納答刺為太子二年太子卒以皇子燕帖古思出居燕帖木兒家三年殂于上都謚仁宗燕帖古思請立燕帖古思太后曰都王懿璘質孫弟宗子也立之踰月卒水兒又請立古思后曰吾兒尚幼安慎帖睦爾明宗長子年十三矣今諸靜江記右丞謂里古思迎之至直燕帖木兒死追尊立七年撤剌帖睦爾嗣主廢太台弘吉刺氏于東安州放燕帖古思于高麗又八年天下亂方國珍劉福通徐壽輝張士誠倪文俊明玉珍陳友諒等盜竊名字者不可勝計乙未之六月我太祖起兵和陽十三年悉定吳越荆楚之地遂命將帥師北向以取中原踰年至燕京元主開建德門北奔駐應昌二年死

賜諡順宗

自世祖至元十七年至順宗丁酉十傳八十八年此亦累字之一合也

總論

愚按一圖一闕。乾坤所以神變化。一分一合。世道所以別升沉。先王分天下而治之。其犬牙相制。而歸命天子者。能以分而又其合。後世合天下而君之。其承平日久。而政教凌夷者。每以合而致其分。然自周秦而後。其分合又暫。亦畧相當。周之分也。歷三十世。漢之合也。亦四百年。三國之分也。歷六十載。而西晉之合也。亦五十秋。六朝之分王。踰三十傳。而李唐之混一。幾二十紀。豈盛衰之代謝。抑有自然之成敗。與。獨怪夫穆駟而後。共主僅負虛名。五季迭興。中國遂淪左袵。盧龍割于石晉。而夷狄得其什一矣。秦食慘于完顏。而夷狄得其什七矣。胡元入主。遂舉亡國而陸沉焉。寰宇之分。未有如斯之久且甚者。天醜其亂。分也既久。合必如之。故漢唐之祚。不免中微。而聖明之朝。迄今全盛。

英廟塵蒙。而屢測復辟。
長陵靖難。而磐石不移。皆開闢所絕無者。天意從可知。

聖聖相承。將必有蕪虞夏商周之全曆者。茲特履盛之一初云。所以迓天休而維泰華者。在

聖明加之意焉耳

附錄 紀幅輿

黃帝

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靈洲。

顓頊

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碣木。

少昊

日月所至，風雨所被，罔不率從。

完

東斬于海，西被流沙，朝南登，擊教訖于四海。

舜

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折枝渠度，氏羌北山戎，發息慎。

東長為夷，咸戴帝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桀桀共惟帝臣。

禹

文命敷于四海。

商

表正萬邦，續禹舊服。

周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愚按：史稱禹使章亥步自東極至西垂，使豎亥步自

南極至北垂，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

六千里。後世極盛之時，東西南北，所統不能強半。而

五帝則際天極地，靡不祇從。然王制則云：西不盡流

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四海則惟

舉其東，而猶以不盡為辭。語南則界以恒，而百越尚

未之服。賈捐之亦云：唐虞夏后，地方不過數千里。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豈

前史所稱，或究其聲名所溢，莫不尊親，而非謂統御

所加，盡為編戶也。不然，何周公于九譯之朝，猶曰德

澤不加，政令不施，而淮南王于越，亦謂方外之國。文

身之民，三代盛時，皆正朔所不加耶。

漢

武帝十一年，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都尉，降

東夷，置蒼海郡。北置五屬國，處匈奴，由朔方以西至

令居，皆設官，置田，平南越，置九郡，平西夷，置五郡，平

朝鮮，置四郡，列亭障，至玉門，置二郡。

隋

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唐

東極于海，西至馬奔，南盡林邑，北拒大漠，東西九千

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八里。

宋

東南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愚按。重內輕外。遠畧固不當。勤而圖大宅中。溥天莫非其土。時至漢唐。雖非三代之盛。而威加蠻貊。何殊九譯之朝。然亭障列于玉門。而僭耳珠崖。竟擅化外。皆護設于瀚海。而玄菟樂浪。不在域中。是全盛時。猶有遠干政教之公者。況政教所不能加者乎。自是而後。羈縻之州郡。東南固開闢于宋元。而割據之河湟。西北尚相似于遼夏。馴致我朝。則應昌哈爾之歸王。殆無異于編戶。而溪洞蠻獠之率服。尤獨盛于混元者也。

三代所不臣者

荊肅	河州	岷州	洮州	靖虜	文州	永順
馬湖	眉州	烏蒙	播州	龍門	疊溪	建寧
汀州	泉州	福州	廣州	韶州	惠州	潮州
肇慶	高州	廉州	雷州	瓊州	桂林	柳州
慶遠	平樂	梧州	雲南	銅仁		

漢所不臣者

鎮遠	石什	貴州	銅仁	永寧	鎮寧	安順
金筑	普定	新添	龍里	都勻	畢節	安莊
普市	芒市	鈕兀	大侯	鎮康	灣甸	威遠
隴川	干崖	南甸	孟定	八百	緬甸	孟養
木邦	車里	瀾滄	馬龍	他郎	北勝	元江
尋甸	順寧	鎮沅	廣南	景東	天全	芒部
烏撒	東川	保靖	洮州			

唐所不臣者

漢所不臣者。唐皆不臣。獨普市。北勝。天全。烏羈。麻州。外此。

安陸	上林	思陵	江州	都康	甸武	奉議
利州	泗城	鎮安	梧州	又其所不臣者		

宋所不臣者

唐所不臣者。宋多不臣。獨貴州。新添。普市。	鈕兀	奉議	安陸	諸州	編籍外此	麗江	武定
鶴慶	姚安	曲靖	楚雄	臨安	大理	雲南	
安隆	疊溪	松潘	北則	順			
新雲	應	蔚	宸	易	深	樂	平
宣德	大同	西則	寧夏	荊	肅	綏	銀
省皆所不臣者							靜

元所不臣者

宋所不臣元皆臣之獨
鈕兀 孟良 老撾 鈕兀 者樂皆所不臣者

疊溪 平越 威清

幅順摠論

愚按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之大也猶然無
全用况帝王之統馭乎顧長官宣慰本非孝順子孫
而朔方河湟猶係職方版籍在廟堂之右畫因計萬
全而帶堯之管窺思陳一得竊謂大率內徙則露華
夏之左肩河套陸沉則續匈奴之右臂况都折密通
遼荒前鎮撫堂皇之地黃河與我共險靈鹽多肘腋
之虞長慮却顧者似不容處外置之也至于諸夷喜
則入寇則爭故變亂易起紛爭而敗之易養之難故
撲滅每延歲月况田州父勞撫勦而蘇盧竟爾通誅

朔苗方肆齧跡而貴苗同時煽動招勢懷遠者似不
可以解解仇之也自魯貢者得比泰寧遂肆意并為
向導復套者一蒙頭致致他口不議驅除然把漢一
被拘而三衛寢謀關外台吉偶驚伏發而數載不
犯雲中中材尚可捍屢未有得人而西北不可禦者
若撫東南者微患之不當身每因循于歲月值變之
竊發于已率避法以文移然謫致公丁面峽冠耳心
服罪計誅龍保而田勉促首乞哀必美猶可就功未
有得策而東南不可撫者即策得矣人得矣而當事
者猶有六難焉異議者嗤此說之為非必多方以掩

其事。讓前者。耻已言之不售。必中沮以敗其成。功不
敵一舉而收。將以玩寇致罪。師欲因用間而動。又以
通虜招尤。謀始而疑其發火難之端。則兵未興而讓
已成。事定而責其保百年之志。則功甫就而禍亦基。
得策得人而難且如此。况并策與人而不得乎。天下
之事。所以日復一日。而終莫之舉也。

附錄 紀郡國

黃帝

八家為井。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
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州畫野。得百里之
臣。置左右六監。監于萬民。

堯

都城外。四區各廣五百里。為甸服。甸服外。各廣五百
里。為侯服。侯服外。各廣五百里。為綏服。綏服外。各廣
五百里。為要服。要服外。各廣五百里。為荒服。

舜

肇十有二州。以冀之北。地廣而民聚。且帝都也。于是
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為并州。冀無間之地。為幽州。碣
石以東。接青徐之地。為營州。益以徐兗。荆揚。雍梁。青
豫。為十二。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

禹

合幽于冀。合營于青。分并屬荆。雍與兗。徐揚豫梁。為
九州。稽古錄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夫
萬國建于黃帝。至禹。後四百年。其廢置之在虞。廷如
三苗之域。有厚之封。尚不止一。以吳顓頊。曾

擊之子孫豈無分土以奉其祀而五官元凱岳牧之後獨不建國以表其賢乎惜典籍之無可考也

商

諸侯自孔甲以來互相吞併存者止三千餘國分九州每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閑田天子之封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為田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千里之外設方國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此載之王訓者也然當其時諸侯之國三千即分以授亦止三分之二况一時割夏功臣豈容無一塊土而州野分畫則封建豈無變遷山澤不封則舊境似難追奪此亦載籍之不可考者

周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外方五百里

曰侯服又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未下車封黃帝之后于薊堯之后于祝舜之后于陳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下車封荀南之后于焦尚父于齊叔旦于魯召奭于燕鄭于管庚子蔡處于霍後管以叛廢封康叔于衛振鐸于曹武于鄭季載于祁緡于滕鄭于毛號仲虺叔于東西虢太伯于吳又封諸叔于郕于雍于原于郇于豎又有虞鄭聃畢邳晉應韓凡蔣邢茅肱蔡封少昊之裔于曹祝融之后于祁四岳之后于許雍濶之后于蘇兄弟之君十五人同姓者四十餘

愚按賈山言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則商之三千餘國不存者且強半矣即九鄂之誅于紂初殷之伐于文而武周伐奄征東所滅亦復幾何其餘必弱小之併于強大也頗有當代多英君而成周武序在位地過于百里者何以不在所損而國亡于絕域者何以不續其封此亦載籍之不可考者

諸侯之國城于春秋之前者

畢形密叩鄆檜魏榮甫樊

韓黎吳

滅于戰國之前者

蔡隨卿晉凡滕卽芮荀賈

曹單蔡息滑邢虞周畢原

鄴應牟頓毛巳唐召尹胡

創卽宿言紀陳杞南燕薛許

州穀鄧葛卿荆徐舒卽梁

須句夔沈麋郟卽箕偃陽舒鳩

卽申東魏羅夷霍耿魏黃溫

任顓史焦管雍邢胙茅蔣

瞞卻蒙六闕楊譚弦宗萊

杜賴鍾吾蘇戴卽貳軫絞牟

遂權陽共冀道栢厲頊英氏

江巢庸崇舒庸卽鑄毫房桐

附庸之滅者

極甸蕭卽卽於餘丘常

夷狄附庸之滅者

盧介澹漢卷肥鼓驪戎山城

北戎楊拒木臯伊維姜戎長狄

百濮群蠻陸渾赤狄白狄根牟甲氏

留吁鐸辰茅戎無終淮夷南夷

肅慎朝鮮鮮魚戎蠻貊番咎如

滅于七國之前者

卽越蜀中山狄義渠宋魯東周

西周惟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

七國分地

秦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

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五都西有金

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

魏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召陵應陽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卽陵河南之

開封中牟酸棗卷

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

陰長社陽翟卽東接汝南西接弘農新安宜陽許鄆

成皇崇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分晉北有信都真定常山涿郡之高陽莫州鄆東

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

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

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有上谷代卽郡

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
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

齊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
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
濟南平原得魯之境東至海南至淮泗臨淮之下相
淮陵僅取慮得宋之沛梁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張睢陽

楚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得陳
之全魯之半得吳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
六安臨淮得越之會稽檇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
海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上黨	上谷	漁陽	鉅鹿	邯鄲	東郡	雲中
代郡	鴈門	隴西	北地	上郡	右北平	
內史	遼東	遼西	齊郡	薛郡	河東	太原
南陽	潁川	南郡	彭城	長沙	三川	巴郡
蜀郡	黔中	漢中	九原	軹郡	會稽	九江
陽郡	琅邪	又取百粵之地	為南海桂林象郡	取朔方之地	為四十四縣	

漢

漢初襲秦舊惟分內史為河上渭南中也為三輔漢
武既拓四境制交趾朔方冀幽并充青徐荆揚豫益

涼凡十三部置司隸校尉領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
風十三州置刺史涼州刺史領隴西北地安定等郡
揚州刺史領會稽丹陽豫章等郡冀州刺史領
鉅鹿恒山涿郡等郡并州刺史領太原上黨鴈門等
郡青州刺史領北海濟南東萊等郡兗州刺史

領泰山濟陰平原等郡豫州刺史領潁川河南汝
南等郡荊州刺史領臨江零陵桂陽等郡益州
刺史領廣漢犍為越巂等郡徐州刺史領廣陵彭
城等郡交州刺史領南海蒼梧等郡幽州刺史

領遼西右北平等郡雍州刺史領朔方金城等郡

晉

制司州十九統郡國一百七十三

隋

制郡一百九十統縣一千二百五十五

唐

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

河北山南隴西淮南江西劍南嶺南

府凡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一開元中分十

五道曰京畿 都畿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

隴西 山南東 山南西 劍南 淮南 江南東

江南西 黔中 嶺南時禁教所及州三百三十一

焉廢州八百五十二至憲宗時李吉甫上元和國計

簿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十三其鳳翔 鄭坊 和寧 振武 涇原 銀夏

靈鹽 河東 易定 魏博 鎮冀 范陽 景

淮西 淄青十五道不供租稅供者止浙東 浙西

宣歙 淮南 江西 鄂岳 福建 湖南八道四

十九州是分爲二十三道云

宋

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末年有州府二

百九十七縣千八十太宗時得漳泉二府吳越十二

州一軍八十二縣得北漢州十縣四十李繼捧又以

銀夏綏靜賓五州來歸幾復漢唐之舊所少者燕雲

十六州耳至十四年分天下爲十道曰河南 河東

浙東 浙西 廣東 廣西 關西 劍西 淮南

江南越三年又分爲十五路曰京東 京西 河東

河北 陝西 淮南 江南 荆湖南 荆湖北

浙東 浙西 福建 川陝 廣南東 廣南西至

宣和以潁昌爲南輔襄邑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洲

爲北輔分天下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

五十四監六十六縣一千二百三十四至高宗僅有

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湖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

郡國摠論

愚按秦之置守也。漢統以州牧。而專制發難于刺曹。唐易以藩方。而恭拒肇端于河朔。又支郡牒領兵。而橫海稱順命。文臣知州事。而節度釋兵權。至是而征伐之柄。指臂之勢成。金謂令長之設。可百世以俟。聖人然。防天下者固令長。而撫天下者亦令長。必令長能行其志。而后天下始遂其生。其在于今。統之以郡守。約之以監司。糾之以臺憲。而別其殿最。以達之。銓司。制亦詳且備矣。但雌黃因品格。豈曰稱情。綏舉視趨承。孰云核實。緣催科以殿最。何以効撫字之勞。任命遣以為選除。豈得稱量才之檢。遴選果精乎。改節于官成者。每借資于夙譽。先容于權要者。或見死于當途。喜事而用壯者。竊名于果敢。矯情而飭節者。係迹于潔廉。登別果審乎。待哺者計期于旦晚。以申請而緩其服施。負屈者久淹于歲年。據成案而難于平反。寬欲伸于富室。寧坐視以引嫌。刑或犯于權臣。願屈法以避禍。守果得自專乎。名譽不事上官。則以敬其。者无其抗。練習迥超同列。則以媒其短者。忌其。就責其遠成。則得民難于升產。長才局于短少。如百里失之士元。才果能自見乎。網裁花石。傷必

中于連捕。戶損晉陽。謗必遠于鯁。破張讓之柱。則議定于濕薪。緩兇兇之刑。則比錫于著帽。救果蓋旌乎。謂清流之可恃者。或肆志于恣睢。阻進取之無階。老。每灰心于策勵。一長偶售于知遇。信耳者必主以成心。微善必掛于指陳。則求全者難蓋以脫節。愚果易別乎。大抵人不易知。而當用其知于迹之外。法不可廢。而當通其變于法之中。若醴泉徵諸父老。則存舉外。尤貴旁求。即墨毀以要津。則糾刺中。亦當甄別。薛宣移兩縣而皆治。豈容以為人而擇官。何武以去後而見思。不必以銜長而課最。如是。而又時嚴濫舉之罪。間加不次之遷。大破常格以待循良。重示謀諂以鋤貪墨。則兩岐五袴。在在多樂利之民。而三異四知。人人重清白之守矣。猶有說焉。縣令固通之天下矣。若畿甸之外。宜如漢制。設三輔以衛京師。邊塞之間。宜倣宋初分節度以守要害。則外之進攻退守。屹乎百仞之金湯。內之居重馭輕。巍然萬世之磐石。有經國之志者。幸毋忽意于斯。

書寰宇分合志後

寰宇分合志。志寰宇分合也。夫史氏首盤古。而儒者言黃帝。黃帝克桀。禹湯文武之傳。雖官家異事。遜革殊科。而四海一王。八荒共主。未嘗分。何言乎合也。合之名。從分始也。何以言分也。列侯爭長。外戚擅命。公卿厚私。藩鎮稱兵。羣雄竊據。亡命揭竿也。寰宇何從分也。自春秋始也。春秋魯史也。其事載五霸。通長。為獨詳焉。霸者何陽附之。陰持之。挾王而無王也。而夫差長黃池。勾踐雄江南矣。說者謂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夫六七矣。何以言合哉。當其時。秦狼未噬。周卜未湮。漢季未生。天曆未一。尼父起而因魯史。作春秋。尊王賤霸。微顯闡幽。富賤貶

於一字。扶正統於千春。曰吾志在春秋。曰吾其為東周乎。其欲分而合之耶。而未竟耶。左氏為內外傳。內傳紀事。外傳紀言。總之為春秋也。嗣是分合分分之故。代為世次。掌在太史。曰馬史。曰班史。曰范史。曰荀史。下及釋家野語。不可數計。而明如指掌。較若列眉。徐生何以志分合也。夫胡元亂。華中原草莽。而日月並出。宇宙長明。九廟陰培其福基。列聖明開其善路。王風方熾。天步正夷。今上冲齡握圖。睿聰在御。遑者靖寧夏。逐島夷。復朝鮮。

滅川苗。斯不亦極盛之際哉。而徐生猶欲憂。

盛世而危。

明主。願効保泰之謨。遂續分合之志。焉。願其書斬自胡元。未及。

實錄。而徐生忽忽化為異物矣。夫徐生志百千萬世帝王霸竊之詳。用心良亦苦矣。而。

昭代盛典。闕焉未備。豈。

金櫃石室之藏。秘而未啓。徐生以邑博士。掌故未得于耳目耶。抑造物忌盈才賢無盡。將擇一代良史而付之乎。其人人耶。抑其志耶。嗚呼。春秋之筆。絕於獲麟。或謂麟瑞世之靈也。關乎王道。愚謂瑞孰與才賢而有德者。西狩報獲。兩楹入夢。麟之獲。尼丘之封。

也。而徐生亦以殂殞。徐生良史耶。其博士掌故之不失其職者。噫。其志固有在也。余錄其書。授之剡。剡氏嗟嗟。余左丘明其人哉。徐生吾里人也。鄉吾嘉其志。吾志也。業已書之首簡。於時生無恙也。乃今已矣。余故感而再書之。

廣陵盛稔跋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渭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昭代目錄

卷一

太祖高皇帝

諱元璽 戊申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朔薨之 後併入洪武共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崩 孝陵在南都

卷二

太祖

卷三

太祖

皇明昭代統紀目錄首卷

卷四

成祖文皇帝

諱棣 癸未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 長陵以後俱在北京 諱高 熾 乙巳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 獻陵

卷五

宣宗章皇帝

諱褾 基丙午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 景陵 丙辰正統十四年

英宗睿皇帝

諱祁 旺庚午景泰七年二月十九日崩 金山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崩

英宗復位

卷六

憲宗純皇帝

諱炆 藩乙酉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 茂陵

孝宗敬皇帝

諱祐 藩戊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 泰陵

武宗毅皇帝

諱厚 藩丙寅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 庶陵

卷七

世宗肅皇帝

諱厚 樞壬午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崩 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載 至丁卯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崩 昭陵

卷八

神宗顯皇帝

諱由 欽癸酉萬曆四十八年

定陵

神宗顯皇帝

定陵

皇明典要卷之一

東莞陳建輯著

真州李春培 參訂

古信王鼎宗

書林王渭賢梓

太祖高皇帝一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乙亥

太祖親爲文祭告

天地於南郊禮成

皇明典要卷之一

太祖卽皇帝位於郊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

祖考妣皆爲帝后先是

太祖祝天曰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祗來臨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

異氣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以來雨雪連晝

城市陰晦及祭告卽位

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瑞藹甘露景星此

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馬氏爲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

子初

太祖率師渡江后亦帥將士妻妾繼至太平

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

衣輓助結將士夜分不寐常助

太祖規畫動合事機

太祖嘗焚香祝

皇明典要卷之一

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太祖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

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者扶

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撫安蒼赤人心所歸

卽

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

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太祖曰爾言深合我意至是冊立爲皇后

豆粥麥飯困尤甚

家民相

太祖謂侍臣曰昔光武勢馮異曰倉卒無遺亭

豆粥渾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輿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爲朕

聖朝典要卷之一

后輒爲寬縱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

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云妾聞夫婦相保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陳東先曰我朝皇后之德蓋異于任制其以忘貧賤相開以

君臣夫婦相保難易致微尤深得諷諫之體

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

聖朝典要卷之一

尊禮師範

才不

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範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夫舉略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通輔導得賢使各盡其職是故連抱之木必以

二公之
言不可
高

妙選
爲吏
法

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
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
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太保。
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
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太祖諭李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
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
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
聖訓典義卷之一 五

勅陶安李善長等曰。自古聖帝明王有天下。
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
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
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異。
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
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
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大明令。命頒行
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
聖訓典義卷之一 六

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
之子。先律以齊之。千後。書曰。刑罰于無刑。千
丁果能遵令而不犯。千律。刑措斯亦不難。故
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
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
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
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
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

陰曆卷
功之書

精人
卷之

創丁
年太平

十名。管領鈴束。通以指揮使等管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衙。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彗星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干昴北。是歲元上丘滿口。史綱終于彗見于昴何。以天道終也。終于天道何。昴畢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咸寧歲和七年十二月。庚辰。彗見。入年七月。庚辰。入昴。古曰。胡王。

皇朝興發卷之一

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彗。又犯昴。北。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不倍。驗而其強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是時精于天文者。皆稱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言強弱不關太微。紫宮。則胡人入中國。猶天驕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彗。天人之際。謂乎徵哉。
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卽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七月而元亡。除腥羶之舊。廣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帝將同僉達里麻。蔡政。陳子琦。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

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城。械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撫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息。諸

皇朝興發卷之一

將請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仰藥飲之。蔡政文珠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避。遂械送京師。

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于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遂擊敗之。遂進逼興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遂

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環遣指揮袁子明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環復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朱蔓灘。賊衆據險臨敵。廷擊敗之。文貴遁去。遂下其城。

卷之九

九

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徐四、曹俊、賈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我

古之
神明天
地人

太祖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蔡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主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

師出以

向化之

州郡可
降進而

慰民望。朕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七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此。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戮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據其險要。

皇明洪武卷之十一

十

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苗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此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樂廖

先聲勢
如破竹

詔以太
平祀先

師孔子

仲尼之
道廣大

悠久
仲尼道

相埒
明教化
以行先
聖之道

制兵在
精

自王明典要卷之一

十一

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兩率軍由韶
州直趨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
克。廣東旣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如
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暴掠。

詔以太平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
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
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
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

之道。今旣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
爾其敬之。

徐達等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由榮。王元輔。
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
張仲毅出降。

三月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太祖御奉大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

精告不
知言辭

非禮
結非一
人之失

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閒。決死生成敗之
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
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將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臣親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
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閭奇正。頃刻變化。

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有何服論
古法耶。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
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襲使守陳州。
太祖遣使陳河。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
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
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輕信羣下之言。以至
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

妻從其
時以重
沙者

天理人
心非
不厚

皇明興復卷之十一

廿一

疆與子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

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憐然而來。子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若弱得書。猶豫不能決。

太祖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欵降。乃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

廖永忠
何真
副使

公孫
於
此

此
此
此

皇明興復卷之十一

四

德興張彬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夜遁奔泉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武崗州守將曾權亦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海簡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

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錢。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乃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門。四境毋如奴縛主者。懼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如

何某

何某

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孫，不是過也。號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如漢之尉陀，自立爲王。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皇朝興廢錄卷之十一

五

夏四月朔，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部宗愚據三山寨，殘暴百姓。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

何某

何某

何某

太祖賜詔褒異，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實融、李勣、裴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一百匹，將較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

皇朝興廢錄卷之十一

五

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食盡力窮，仰藥而死。參政張子賢猶拒守，指揮胡海三鼓踰城入，執子賢及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

宋將明
以遠去

常規春
常規中

常規中
常規中

皇明典要卷之一

七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傅友德分兵取河南福山寨。元右丞潘恭見降。陵濟寨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獲仙人寨守將牛叅政等。神項寨守將張如圭以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怙木兒率衆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衝入其陣。一箭中其前鋒。敵大敗而走。詹同奔陝。餘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行省平章阿魯溫請降。乘勝克陝州。直抵

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拒戰。馮勝擊敗之。遂入潼關。思齊棄輜重奔入鳳翔。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所據。思道即張良甥也。

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安在翰林。

太祖嘗賜以一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漢魏以
示子孫

皇明典要卷之一

大

太祖以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蠲免。蠲免。太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於此。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我

太祖命儒臣學士朱升等脩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

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
過備職事。侍中攬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
上下失序。歷代官闕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
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于
未然。其他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述女誠及
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使子孫有所
持守。

蕪州進簞却之。

皇明興要卷之一

九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
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蕪州所進竹
簞。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
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
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不得妄有所
獻。

五月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
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

爲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
兵爲戍守。達遂命興統兵守之。

元軍官
東來之
迎降

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
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
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空從事入廣西。行次
藤州。聞我師至。卽欲募兵迎戰。民無應之者。
旣而開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
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州郡以次降附。亮

皇明興要卷之一

二十

祖分兵克平樂府。

時王禕出爲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
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
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
已。君德旣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德之大
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

二卷
之六

上天以生物為心

人君體民休戚言已休戚

聖天子之德

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止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最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

皇明興要卷之一

二十一

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利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治，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特舉

帝王為治之大要

太祖嘉納之

臣第一

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太祖嘉納之。陳建曰：此表朝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精醇，剖抉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無以越此矣。

六月，楊瑄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立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引兵屯靖江城下，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眾堅守，瑄遣指揮丘廣

皇明興要卷之一

二十二

攻奪開口關，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兩閱月。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驅兵出南關迎戰，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瑄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環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瑄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遂狀瑄乃給

楊環其
少懷松

皮帽百餘與歸爲讞約四鼓從寶賢門入。退
命諸將率衆徑進也。見吉尼聞之倉皇出走。
追執之。囑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
招諭兩江溪洞。太平府土官黃英衍石江田
州府土官岑伯顏。賞印詣軍門降。

秋七月。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
普花率父老迎降。進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
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上浪千戶宋真

通明與環德之一

五

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
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取天璧等。討元平
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
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
不可爲。乃率所部詣永忠降。廣西悉平。
是役得衆
印三銅印三十
七金印五面
時潼關以東皆平。

太祖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

陸淵
以安天
下

高悅
被民之
志

陸明與要卷之一

五

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初
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今士
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
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也。
中原之民。久爲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
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息。故命爾等帥師北征。
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
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
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
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
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
城之日。毋掠奪。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
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
土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
有不恭吾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
後以馮勝爲副將軍。留守汴梁。

金德輝
軍河北

是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大照人。自丑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灣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嘉隆。獲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十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玉迎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以爲鄉導。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領時凌開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運隊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逃遁。師至河西務。元平章普魯兒只進巴等率兵。

皇明興要卷之一

臣

金德輝
軍河北

迎敵我師敗之。擒知院哈剌孫俺音等皆遁。詔擴廓帖木兒師勤王。

金德輝
軍河北

大明兵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連攻城。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伴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

皇明興要卷之一

臣

金德輝
軍河北

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索羅速克通州。元帝得報。大懼。御清寧殿。集三官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選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官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敵欽。銜璧求活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從。卽命淮王帖木。

宋史本
紀卷一百
四十五
行

見不花丞相慶王留守燕京伯顏不花勸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反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即命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王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明年四月賊于應昌

八月 大明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填濠登城

而入大將軍徐達登齊化門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財貨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按傳信錄云先是元王昔呂一術士同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王是也此術士亦神奇矣惜遺其名而不傳語于慎行曰甚矣元主之黠也夫天方授我

太祖維時中原鼎沸唐虞兩天之所創人龍爭之乎至此乃漢趙地北行而僥倖苟免之武不為所俘其亦幸矣况中國乃夫冠禮義之飲元以表秋王之將及百年天心警惡遂令我我太祖奮百戰之雄威掃腥羶之穢氣斯世新民其有王乎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朱之番曰我太祖雖因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承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漢景帝曰汴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弊不可重勞與築宜罷之又謙遜于長安以潛運

觀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議遷都關中不擬又議遷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皆誤也胡王起自漠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用也今南京與王之地位官殿已完不必改闢復止至于文皇起自北平遂定鴻平燕為子孫萬世之基

是月六日夜天鼓鳴十一日大救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

始設六部官職以分理天下庶務尚書正三品左右侍郎正四品

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太祖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言

太祖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今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太祖然之基性剛嚴於是督察内外有犯悉寘干法基使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

太祖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太祖同京善長懇之基求退遂歸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器

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爲儉約在
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
奢侈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致大

也。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太祖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良法美意也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

太祖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

元史

元守將王左丞自河中率衆攻潼關守將郭

興宗之指揮于光持矛橫衝其陣敵衆披靡

興乘勝奮擊追奔數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

弟自是不敢復窺潼關

詔大將軍徐達遣孫興祖命通源等帥師進

克永平府常遇春傳友仁等畧保定中山

太祖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

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以共成之何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識今諸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欺刑辟煩重而士懷居歎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

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冬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率雲龍守之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感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

以爲備
以爲備

爲太子
爲太子

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轉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粹之

以耆儒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

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太祖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進

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法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

城遁兵至碗子城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戮僞參政俞仁進克潞州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移

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署平定州取七塚寨遣陸聚攻車

子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關山承天等寨皆降之

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予於羣雄未

命達達
入中興

不與
日多難

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邊戰袍聲擊裂猶雷霆之臨首諸軍吶喊動鬼神之悲號日且至暮如是者四兩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幽當疾至今盟勲册庶不負昔日之多難可着鞭一來朕心慰矣甚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劉基

太祖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明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前人足矣

按明通錄云

劉基
海虞
雲起
劉基

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畧基書片與之使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有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復安戰日中雲而黑雲漸薄同與有雲接者賊歸也賊歸即衝殺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敗讀家皆莫有信至請所果有有雲黑雲起一如基言衆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詔葬胡僧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元世祖起自

衣冠
胡僧

沙漢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庶減辮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見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太祖心久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員衾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方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

史明典要卷之一

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服悉復中國之舊

建大本堂遣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

注觀觀侍太子讀書

無有
通曉
同本

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莫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

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至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布告天下。但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前奉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

太祖嘉重之。擢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

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

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欲財用不竭。國家常祿。鬼神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養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貴。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

太祖一日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

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在顯榮。居官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擊。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酸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

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磨。朕何敢驕。思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享百官。優勞外。更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志。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祿矣。

己酉洪武二年春正月。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

領事以
全師出

生建忠
勇勇
而本不
不勝

自明興要卷之一

壬

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用軍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可忘江左之民乎朕欲數郡之民次第遷謫故先蠲太平次應天鎮江稅糧俱已蠲免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民朕倡義

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其事而不覩其成建其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二月

太祖耕藉田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供祭祀衣服

詔修元史

太祖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

望明興要卷之一

完

取元經
世大典
以資纂

廢也乃詔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採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其年公
行在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

晉書

卷之十一

四

公公

世孫

世孫

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始將自年其初君

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氏休息。時號小康。然昧

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流。禮樂

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

起黎庶。顛危。雖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忠不

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

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採

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

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公論以垂鑒。戒既而

進。濂翰林學士。禕拜侍讀。

時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

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

之心。使陰陽調。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

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

祥瑞。曾何損於。

附瑞麥頌

神爵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

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

生。豐國之資也。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

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

大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

掌。朝典。卷之十一

示悉出

帝東旣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君攸奠。品物咸殖。

爰有嘉麥。一木五岐。在葉莢莢。結實離離。旣

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枝翠英。薄彼

原田。滂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

何。降自穹冥。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

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秋七月。常遇春次于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四

卡計開

太祖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極至龍江。

太祖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太祖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

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

命。以十分而言。週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

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晃。封開國公。長女

聖朝典要卷之一

許爲 王太子妃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

班師還京。

太祖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太祖。撫慰權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

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昆竊據巴蜀

未下。

太祖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來

聖上永
治元
年

聖上永
治元
年

聖上永
治元
年

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舉至巴蜀。諭以
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璟將還
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
能從。

冬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
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
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
之設。名存實亡。見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離

聖朝典要卷之一

聖

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
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
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
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
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
之。

御史中丞章溢卒。

太祖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旋官

嘉善

所至有成績天性至孝撫世醇德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貴必折衷而後已凡有諍陳

太祖委曲從之其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居母喪悲戚過度營辦葬事親負土石感疾而卒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

聖訓要義卷之一

四

權要

各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其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起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

聖訓要義

誠有司

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典常以垂示將來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曰善長勲舊且能輯諸將

太祖曰彼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

聖訓要義卷之一

五

持心如水以養德

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太祖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太祖曰注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太祖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懷將覆轍而破

犁矣

太祖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

次正何
惠無才

但臣疾惡大原又不煩劇爲之且孤大恩
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王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聖賢心

求之

中集卷

必爲可

現

何言春日

同初將才多而相才少何也天方用武以廓清
宇內故文武不能並用也陶安章洪餘卒可
相者無如劉基使其爰立事業當必有可觀
者竊此其桂彥良乎

皇明典要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二

庚戌洪武三年春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楊王

立

南京師

太祖親祭之

王泗州縣人
太祖太后陳氏父也

我

太祖議出師征沙漠

命大將徐達率諸將

皇明典要卷之二

陝西進攻王保保

即擴廓帖木兒也

李文忠爲征虜

左副將軍同趙庸攻北平攻元上都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

次兒忽魯右丞相哈海大同守禦金朝興取

東勝州獲平章荆麟等十八人汪興祖克武

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入

詔再免山東河南河北三省及應天太平鎮

江寧國廣德滁和諸郡今年稅糧其徽州池

加與本
府利稅

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饒州等九郡以

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蠲免

湖廣慈利土酋覃屋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

璟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

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

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但

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

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勿逐利輕動璟進兵

皇明典要卷之二

抵覃屋寨攻之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

賊復遁入山環遂以兵逼之覃屋乃遣人詐

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由

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益堅璟欲爲持久之計

遣使來請軍餉

太祖降勅諭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

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貽爾之部將爾

之智畧何在今再命戴德以兵從爾比諸小

小案
以日月
平減

小案
以上各

其門

立
立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三

塞限以日月平城仍撫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初洪武元年馮勝克澤州元撫楊瑄與副將張彬往援遇元將韓禮兒來攻兵於韓店大戰瑄等失利勅至璟乃督諸將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我

太祖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

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棣爲秦王第三子橐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橐爲周王第六子橐爲楚王第七子橐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二子橐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寶冊設置官屬守謙文王王

小案
以上各

皇明興要卷之二

四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號人字大朴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暉字叔少同學同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暉初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爲侍祠初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暉約死於難暉從人張午勸暉勿死暉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素歸

太祖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素年六十八一日

太祖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震索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是爾耶朕將以誦文天祥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喪慶爲友誼所陷不問而廷太祖嘉其節立廟于和州祀之

太祖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豐人。元末集。建土界。選顯官。元兵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大將軍執之。送京師。太祖命釋之。授以官。不受。對曰。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醜終身不改。事君之道。食其祿。終身不二。太祖重之。命歸于儀。青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間其故。子英答曰。思舊君耳。太祖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危素之失節。視子英。竟何如哉。

星明典要卷之二 五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梁。

太祖意不欲。羣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爲中立府。軍中天下而立。定號曰中都。

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并文武公署。一如京師。

漢書曰。先是劉基有言于太祖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之後。孫興祖師失利而死。胡德濟大敗。而還。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向。黑陽雖立宗廟社稷。嘗爲中都卒亦不若皆竟如劉基之所言云。

徐達等。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占城。夷其管落。獲其王公以下百餘人。降其衆八萬。輜重馬。

正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都督孫興祖戰死於五即口。右丞胡德濟戰于莊浪。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戶十餘人。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太祖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曲赦之。仍于達所聽調。孫興祖卒事聞。太祖痛悼。追封燕山侯。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隆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子海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請降。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于應昌。文忠克應昌。獲元君嫡孫買的里八剌。及昏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竿王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僅脫身遁。追之不及。朔庭

七

遂空於是天下定于一。而中國千萬年之正統始歸于我。

太祖高皇帝肇 皇國于萬萬世矣

丘濬曰嗚呼上天下地而人處乎其中人所
當之虞是則所謂世也天道有陰有陽世各
有治有亂世道之治亂乎天道之陰陽各
以其類而應是故陽之類中國也君子也天
理也陰之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陽明周
易則中國爲安君子在位天理流行如此則
爲治世陰陽調順夷狄伏懼亂人得志則
欲恣肆如此則爲亂世天生聖明秉天德之

人 二 爲 之 水

全任世道之責是以其持世也必用君子而
不問以小人必存天理而不雜以人欲此蓋
他所以立其極以爲內治之本謹其防以爲
外侮之禦也夫以中國之人爲中國之王苟
用小人縱人欲且不足以制服夷狄矧以夷
狄之人而爲中國之主哉以夷狄之人爲中
國之主是天地翻覆也手足倒置也地上之
天則天非人矣足反爲首則人非人矣噫嘻
夫小人而非人矣何等時世哉茲世道之
責所以必有待乎

人祖也。其手統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也。考者史冊其大要十有一焉。伏讀周禮曰。官三以安民。教民爲念。故佐克駿庸。成其政。則民心悅服。吏相繼。劉進。我多田。家。臣。民。

星期與表造

八

校而人心誠不歡悅。雖取節節儒人而治道有所咨詰。制驕倖於建號之時。古人恭儉之德。求遺書于兵革之間。樊武王誦道之志。立廟社所以報本也。不欲奢侈而務崇節儉。定科目所以報賢也。不欲虛文而務求實效。遂還元之宗室。而愧死張士誠。非我太祖雅量之洪乎。若定法律章程。而追北漢之干戈。非我

太祖盛德之重乎及乎北定中原則示民心以
大義而又施隆德於平類其待從化之民也以
何其千視彼勤輶殺降滅族者不亦慘且酷
乎遂成胡虜則封忠宗爲順帝而其視彼背
爲崇禮懷其待古之齊也何其厚且親哉
德重昏者不亦刻且薄矣况若此者一皆根
本之盛也根本既盛而枝葉豈有不茂者乎
是宜厝穀之綿遠而三代而下子孫祚壽
有茂

民丁使萬斯年也。飲厭休哉。
周德恭曰亂極思治理之必然。寒極生暑。此之宜爾。我

太祖皇帝以天縱之聖。膺昌期而生。既克中樞。而天下復一掃胡元之陋習。振華夏之美風。絕網罔。而後起永冠已潰。而後新。誠天厭。

大聖人而有後。而二代之遺風也。至是二百數十年。治隆於前。而物阜民康。而皞皞熙熙。同歸於泰。金玉燭之中者。

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擒李恭政。遣傅友德自泰州擒元平章察琳。遂入汴州。

又令金興旺、張龍領兵克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劉慶祥迎降。克之。遂令張龍興旺鎮守其地。還軍西安。

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令其父母及妻子。毋俾失所。

詔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大鵠。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

地立爲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黃宗臣曰。按雙松處抄云。我太祖皇帝與安祿山京城樓閣焚屍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拚捨埋骨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無丁。切俗或焚而投骨于水中。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德。莫此爲甚。

太祖曰。史王進之大言曰。是王師所隨。見枯骨必分之而後去。自是乃下此詔。我聖朝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違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通免之。

詔嶽瀆海鎮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妄。今並改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之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

夏久不雨。太祖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祇。至期四鼓。

太祖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須其力。今

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違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通免之。

詔嶽瀆海鎮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妄。今並改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之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

夏久不雨。太祖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祇。至期四鼓。

太祖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須其力。今

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違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通免之。

詔嶽瀆海鎮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妄。今並改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之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

太祖素服草屨徒步出塢山川壇設素饗露坐

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盥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

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為夢顧曰前禱之畢從古有之後世或議之

為氣數適然而不事禱或治之為虛文故事

守禱之詞益我

祖國久不雨而禱之是心積意一本於誠

雖為主須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業業而敢忘禱即上帝蒙爾厚誠而心故天

心鑑格大雨隨霑則秦林之禱不是過也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七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太祖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

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

廢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

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士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

情達變生而制勝以樹勲名於當時國家莫

不倚重之功名萬古不朽其餘驕橫者及其

成功之後即復縱恣以致敗亡此皆勇力有

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

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矣

李文忠等遣使奏捷至京詔諭迤北臣民曰

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

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

因庚申之君擁戔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十

既終順帝在位三十六壽五十一大人心絕

望詔書到日凡格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

竝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富饒給印信還領

所部各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

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

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

後悔

秋七月偽夏將吳友聖來寇陝中守將金

旺張龍引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與旺
與戰面中流矢援失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
中兵
仁兵三萬與旺等以力寡敵衆入城遣使聞
道走寶難請援兵友仁決壕與壘攻圍益急
與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摧石敵兵多死傷者
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先令傅友德領兵三
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斗山巖下令軍
士每人各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

起大驚半夜遁去

修元史成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

太祖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
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務之士
禮送京師纂修於是各有司送到儒士徐一
夔周子亮梁寅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諸儒
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備其書以吉
凶電賓嘉及寇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

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儀制度名數纖悉具
備書成凡十五卷
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
紵絲綾羅止許用綢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
用金玉翠止用銀花
諸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
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
留於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

者間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鍾祥曰自古有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
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則
人祖當軍旅倥偬之際未暇修舉至是于戈少
息乃詔脩大明集錄使後世有所鑒或詔禁
奢後使民有所持節詔籍戶口使民有所安
居凡百施爲善政舉具于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典而知其德今試觀我
太祖禮樂之政典真千
萬世不易之鴻模矣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茂才鄆州人元末及義旗起茂才有功于江上
累遷宣慰使都元海成裕漢承石及我朝

江岸上多效死。其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其精銳度才復敗。消在。堅寨於天寧州。太祖命諸將以衆陽砲破其寨。度才奔金陵。金陵破。復奔鎮江。我師追及之。度才知天命有歸。乃解甲率所部降。頃首於前日前者之賊。各爲其主。今日至此。死生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湖部從征。後陳友諒用許。降誘友諒皆其功也。至是卒。

太祖聞訃。震悼。遣封。前國公親臨祭之。

大將軍徐達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阿撒禿子。

皇朝通志卷之二

十五

於是河州以西甘桑烏思藏等詔來歸者甚衆。哨至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

太祖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楊憲爲左丞相。憲恃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爲姦。命按治之。憲伏誅。

詔徵江南諸郡長。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遣之。

卷之二

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興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記也。仍刻爲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書。

皇朝通志卷之二

十六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卷之二

太祖車駕出勞于江上。明日文忠上沙灘表獻俘。

太祖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諡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職。時大將軍徐達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

電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借賞物禮部定儀制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太祖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各諸將前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朕行封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等之數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目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

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伐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朕之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諭之無使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賈

國公食祿五千石馮勝宋國公食祿三千石湯和

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

德慶侯傅友德穎川侯盛庸南雄侯楊璟營

陽侯郭興輩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

田興祖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

金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斬春侯食祿一千石

百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寧

侯黃彬安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

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千石爵止

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

是日徧賜諸功臣綸旨惟李善長徐達賜文

是日徧賜諸功臣綸旨惟李善長徐達賜文

紆及帛百匹

按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諸文字背備虎鼻減及俸祿之數字欲以金一時功臣徵券不能悉錄姑記李善長一券以表其所以為勲首云其語文云朕聞古帝王建威大業者賈由天假美賢以輔之故成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萊授三尺劍率眾數千居平舉肘腋之間未有定鼎爾善長來問棘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赫無不遠聞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樞運粮儲供給諸軍未嘗缺乏現理頻治荆湘和輯軍民無有怨論之言此上天以爾授朕朕獨知之而人未必盡知之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上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其勞未必過也今

皇明聖訓卷之二

九

人謂乃

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別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恩皆過前代哲王之典則茲與爾善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焉可惟終如始以忠孝訓及嗣人以圖後輔與爾同久朕不負爾之而勞豈不偉與

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封汪興祖為東勝侯興祖初名同孫德勝養子石勝蔡國公子宜切以同嗣職及宣既而

人有言其過者

上下相

太祖宥而弗問然弗與諸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

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王臣自曰漢高祖論諸將自言吾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以功封侯十有八人而我大祖皇帝李善長之勲無異蕭何徐公之元不城韓彭劉誠意之智可將張良其餘若常李諸人豈不駕絳灌而超樊鄴哉故能驅逐胡元及列國僭偽視諸漢馬有光焉

皇明聖訓卷之二

子

十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時顯有擢殺之罪

太祖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者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者不侯所以重封爵也雖有功而不免於誅僇者以其犯法故也昔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

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忘力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肩干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肝胎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勇。朕屢戒飭。而終不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妄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三

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當自劾。從朕有功無過。顯固利其所獲。辜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請居海南。分其侯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准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官官。罷李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哲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官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官僚有不合。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心。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三

時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

太祖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越重慶傳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瑄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太祖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兵進討。首尾攻

大明
太祖
高皇帝

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宋太祖命上全斌伐蜀既平之後全斌等日夜宴飲不恤上幸繼部下掠子女奪財賄賂人告之則罵且復作亂卿等慎之諸將諸將皆習情影招集始定

太祖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擒階文門戶既

皇明興要卷之二

王

舉腹心自潰其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五十戶保人戶一百五十戶詔善長董建中都官殿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
詔給賜功臣善長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

皇明興要卷之二

戶儀仗戶各有差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守邊將士甚是艱苦爾中書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許朔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歲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

皇明興要卷之二

王

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有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
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金華人此後大明開科之後時初取士賜袍笏冠帶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人附已公惟庸直不肯

相屈下。惟庸恨之。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潭屋溫湯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寨。

故元遼陽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遶東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太祖嘉其誠遣斷事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揮使司於得利廬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太祖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不亮

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

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

人覘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

單弱於是引兵趁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隊

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

卷之二

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

將雙刀王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距文州三

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

修橋以渡兵至五里門世珍復集兵據險汪

興祖踴躍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大怒急攻破

之世珍遁遂拔文州。

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

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口聞王師至又遣僞丞相戴壽鄒興飛天張

益兵固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

抵南城寨鑿兩岸壁引鐵爲飛橋三江上平

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等物傍橋兩岸復

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統兵出

赤甲山以逼夔州李指揮等出白鹽山逼夔

州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王簡出大溪口進

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亦甲白鹽之師

卷之二

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

傅友德進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川。果陽白水。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及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將蜀人持漢水以爲固。及聞造舟進取益恐。戰艦成。將進兵。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五

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何太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遂驍騎突擊。敗之。時戴壽在瞿塘。友德兵下漢江。乃留仰興守瞿塘。自與呂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惴惴。一戰可克也。乃率師親擊。壽兵大敗。拔漢州。擒招討黃龍駒。募士達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

走古城。友德追殺其衆三千餘人。友仁復遁還保寧。

詔免江西湖兩浙今年夏稅秋糧。

時湯和駐師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

太祖聞之。怒。與追還。適傳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精銳冒險深入。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五

師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蜀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率師先次奮夔鹿。鄭興出兵拒戰。永忠分軍兩翼傍出。與等大敗。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攻擊關口。我舟不得進。乃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關山多草木。令軍士皆

如實出
處不疑

自王明興要卷之二十一

五

衣青簑衣。魚貫出壁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船頭皆繫以鐵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戰。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軍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火砲火箭。時俱發。鄒與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

不勝其
想公家
建

行
結和
後

士
士
士

王明興要卷之二十一

三

必多。終亦不能保全。不如蚤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二將會。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壁與母彭氏。率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率衆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令李英等。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箭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等。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見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土冊。叙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七。路府七。元帥府八。總督直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三。

十七
六十七

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
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
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瘵職
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
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

尚書詹同陶凱及辯律郎冷謙等官制樂九

晉明典義卷之二

三

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
曰民初生四曰品物阜五曰御六龍六曰泰
階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先是

太祖厥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節
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辨
音律者歌之兩侍臣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
不敬不和何以為樂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

何
品

麗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
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
庭殿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
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
俗誼譌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隋書中書監高祖人傳學善屬文洪武初
修元史遷授太子賓客歷歷至禮部尚書
太祖建本先殿於乾清宮左朝堂舊新及飾片
生辰祭用常例行家人禮
太祖從之公新築殿與茶城崔亮相可亮公
漢唐皆有會樂記歲時殿及起居注記

項湖典義卷之二

三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
太祖從之出為湖廣參政致仕
高祖老復以奉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太祖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
李溫陵曰陶祭酒委性過人高學博識見
卓遠為文千古泣就初游吳楚文多微傲中
更亂離去居澤山北設經義親文多徵約
明興應聘而起元藉古體文事多所裁定兼領
翰林學士用命全封聖歌頌碑碑皆公所製
文章遂盛傳于世
太祖之如獨隱亦一聯之舉會也迨至晚年
那廢棄君子惜之以為可惜
張徐王廟恭簡公姓張高皇后父也后

位官閑乃迫封父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太祖稽諸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就王

所居州郡立廟設祠。每歲春秋奉祭。

孝坤曰。得王此入。歷乘。

太祖有甥舅之義。因其乏嗣。為之立廟於

人宮之東。歲時致祭。亦可謂恩禮之厚矣。稽諸

祀典。無其義。乃改廟于王所居之郡。亦不薄

矣。品以勝以通中。太過不及。均非禮也。此我

太祖所以立萬世之極數。

三

皇朝典要卷七十一

高

太祖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壯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鎮軍馬。鎮禦其地。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頗兵金

置定遼衛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

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鎮守其地。

故元平章洪保馬彥輩共謀殺益。其右丞張

納哈出承房葛。擒彥輩殺之。洪保走。故元將

遣使挾送殺益。通平章八丹知院僧兒

等至京。且言平章地方遼遠。僻處海隅。州服

之間皆為敵境。乞暫朝廷所遣驛事。吳立鎮

撫軍民。

太祖以立與良佐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備。

太祖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壯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鎮軍馬。鎮禦其地。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頗兵金州。招降故元恭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八月。

太祖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其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太祖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通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

政可復也。

南番遲羅國王參烈聘昆牙渤泥國王馬漢沙三佛齊國王哈刺札八刺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亦遣使朝貢。

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探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

聖明興要卷之二

三五

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悉北奔又遣指

揮孫恭等領官兵北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悉降。是役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字圓牌二。皆送京師。

太祖大喜賜伯顏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

明昇并其官屬至京見制赦其罪封昇爲

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太祖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災異祥瑞皆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上聞慮臣庶陷耽憂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

聖明興要卷之二

三五

下遇有災異即以上聞。

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傳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以汪興祖有過從征沒於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錫鐵券子孫世襲。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我

太祖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

匡刺瓦爾密所遣弟臣遣翰林待制王
禕行奉政吳雲持詔往諭之

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順總舟師數萬由
登萊轉運以餉之

復詔用薛顯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之
券成

太祖給賜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自明興典卷之二

大夫柱國永城侯子孫世襲食祿一千五百石

議征沙漠

太祖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

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

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

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

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

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

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

政曹良臣爲副總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海

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

薛應旂曰創業之君如我

太祖者每事皆欲盡善盡美其爲聖子神孫

孫慮久遠者周且悉矣天下已平猶以三事

未了不能已於憂乃命徐達三路並進直抵

沙漠此四十萬之師豈得已哉爲燕翼之故

也爲生民之憂也與窮兵黷武者大不相同

聖明興典卷之二

聖明興典卷之二

徐達等兵入沙漠爲糧運不繼師疲而還焉

勝等遇元岐王兵于別力舊山力戰敗之斬

首數千級遂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

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口進

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大尉鎖納兒等降

獲馬萬匹至瓜沙洲敗其守將取亦集乃路

敗命寶丘勝等分布戍守扼塞關塞而還李

文忠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喇莽來虜遁

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

乃留韓政駐轡重千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士刺河。元將哈喇張盤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失。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勵。遂力戰。追虜至博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爾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其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而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

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中父兄籍貫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卽爲僞僧。

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耗散。毛猓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俞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渾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盡先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之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備戶附籍。自是溪峒蠻夷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方遂寧。

五月

太祖以海內宴安。思範民俗。以歸于古。乃詔令有司舉行鄉飲酒禮。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頑祥實由聖德。

神宗英
由顯德
時和此
位乃注
者之職

聖六科
給事中

太祖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祿也
秋琉球國瑣里國皆遣使朝貢
十二月內史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養馬以供騎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
徵孔克表爲翰林脩撰克表温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

分題賦
詩集古

黜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政以其柔奸怠政也後竟賜死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太祖召見便殿命題賦詩稱旨皆推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皇太子親王送爲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祿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政事後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

桂彥良湘之慈溪人被薦召爲

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大觀嘗從容語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然慈是務去陛下應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

高宗之於傳說，又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

才智之不足也？追遠於版築，成刀之徒，蓋賢

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錫之能，遠舉者，爲其

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

人君之能致治者，以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

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

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於京師，朕將任用之。

以剛至治。

牽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

太祖曰：溫處之間，有地名曰談洋，俗絕崑崙，民

多負販私鹽，卒通逃之衆，人莫奈何。宜設巡

司泄之，庶爲便宜。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

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曾先白中書。時胡

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肯遠豪猾吏，惟

庸乃使刑部尚書查覆林吏，誣基以善相地

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爲祖地民弗與則畫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太祖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

太祖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旣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不敢歸

以臨江侯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

皇明興業卷之二

聖

敗虜兵於三岔擒僞副樞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師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刺河大敗其衆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

七月以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相中書練軍爲御史大夫

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

命宋濂搜莘歷代奸臣之蹟編爲卷帙名曰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曆

詔西蕃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朵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

皇明興業卷之二

聖

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太祖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疏可爲法者遂以

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

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論羣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

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

日衰駢麗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

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表章之

聖訓與要錄之二

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異古體且使事

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詔諭臣下之辭宜

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

民凡表疏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江表源曰我國初之時李嗣本簡凡在外

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爲之

有文明誠詞元所進未能領復羣臣以聲

字樣化嫌疑而致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

撰爲正式如賀表之類臨時惟舊體以進而

已其餘如謝表等類願諸表之類一切準

詔諭林孔克表等以恒言註釋羣經使人皆

得其說而盡聖賢之自意又慮諸儒臣未達

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

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爲

羣經類要

聖訓與要錄之二

節節曰攻民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蓋謂攻

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矣宋儒乃以爲專治

而說經之爲害已甚豈不謬哉我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

先是

太祖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垂大典命儒臣

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最重擇其

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

至當至是復有是命律成宋濂撰表以進

十一月潞州遣會人奏

太祖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取之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園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是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不得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開大業作君萬邦皆天理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承奉版圖歸我職方則又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

命遠來非

館於別室數日又諭之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藏於鋒鏑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廣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間悉遭鉄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據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戮及宗社今爾自料勇悍強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衡執愈陳張土地甲兵執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彼時爾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穉等厚禮之會故元太子自立于沙漠遣使脫脫覘微捷于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

史 3-419

卷。又擇言行最大者爲 皇明實訓五卷。

命曹國公李文忠北伐。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才刺。擒其平章陳安禮等。斬其將瑯珠驥。至白登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七月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宋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曾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卷

等。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

太祖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秋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

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以爲禮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足。

太祖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陞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 孝慈錄。

太祖自序之。

冬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卷

太祖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

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村民儘多。無田耕種。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土。以善長同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劉基作甘露頌

洪武元年

楊士奇曰按劉基甘肅頌稱洪武四年十月
甘肅降于鍾山沾潤草木。豈若寢膳王。十
一月又降。今春仍降。如我
太祖之至德動天。國室將興。必有禎祥。此其明
徵也。

我

太祖以天下初定。干戈擾攘之後。思有以存恤
軍民。因下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
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草
萊。定禍亂。收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

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
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疆拓宇。奮不
顧身。沒於沙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
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
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
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與言及此。
實可憫傷。今令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
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太祖
憂民
之誠
即此
後。授
飢由
已。飢
天。禹
將。猶
已
時下
之幸
之心
也。歷
考三
代以
下之
君。憂
民
之深
慎民
之切
未。有
如我
太祖
者。

何宗魯曰我
太祖憂民之誠。即此後。授飢由已。飢天。禹將猶已
時下之幸之心也。歷考三代以下之君。憂民
之深。慎民之切。未有如我
太祖者。
乙卯八年春正月。命中書省巡行郡縣。訪
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
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
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
其苦。若鯁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

恨不即死。如此之衆。宛轉溝壑。可坐待也。吾
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
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
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不行存恤。非惟朕
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
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三月。命御史臺。舉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
致治在乎善俗。善俗在乎教化。教化行。雖間

遠明子
三分教
北方

清國
同一家
之安

其教不
行

人皆
不

人皆
不

人皆
不

人皆
不

人皆
不

間可使爲君子。教化不行，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者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其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才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太祖又以爲天下雖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

自王明興要卷之二

五

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太祖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事最爲急務。有教而無養，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有養而無教，所謂近于禽獸者也。今人學諸生，分教北方，益得夫子富而教之遺意，自二代而降，教業漸衰，盡令凋落之虞，片知文學，人才彬彬，間出莫非我太祖斯謀之善者也。

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太祖欲相胡惟庸，基以爲不可，旣而竟相惟庸。

其教不
行

基大感曰：僕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若驗，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覺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太祖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太祖親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卽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

自王明興要卷之二

五

也。後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方用事，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惟庸敗，帝必思我，待有間，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宜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地勢相聯絡，幸。

聖明留意。

基卒，前漢、唐、宋、明、清、元、少額，皆經八篇。書曰：魏成謂趙宣子，宣子之言，元未聞之。曰：子孫之成，漢也，而英特除之，德行之。

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職及犯死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發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密，不敢攻打，乃越蓋州城徑趨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三

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韋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遂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大阻。納哈出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祚河通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祚河。自運雲島至宿戰寨十餘里，沿河疊冰爲

馬雲葉旺

積以水淋之。經宿皆疑。旦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捲旗登兩山，蓋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鸞等各肅兵以俟。四面寂似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天。矢石如雨，虜大驚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入奔中。衆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

皇明興要卷之二

四

畢栗河。虜寇人馬斬及東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豬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

丙辰九年。

進使
勅葉旺
蓋州

太祖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並爲都督僉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

建武
中興

命中山侯湯和、顧則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通臣伯顏帖木兒。

太祖諭和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必入寇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人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怠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

皇明興要卷之二

室

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太祖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衆還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兵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于穀峰曰夷狄之患何代無之然當我太祖東征西討宇內廓清中原之民帖然安於德教如在春臺之中雖夷狄不能爲害豈意西北邊陲尚有款元遺孽如伯顏者時時騷擾使民不安生我太祖起如陽之念命將備邊失心保障前而後

宋濂
周文

太祖親
作

之至兩至三使國不能肆其志元帝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正謂此與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陪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燧爲中書舍人孫真爲儀禮司序班復以謙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太祖親作馬歌詔羣臣咸和之以龍耀馬廉素寡飲嘗侍宴

皇明興要卷之二

室

伯顏
保勝
後世
成敗
利害

太祖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色行不成步
太祖歡笑親製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按御製文曰爾謙雖傳冠古今惜手薦事無爲每事率制弗法若使檢閱則百餘用之施行則不足然方今爾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爾宜勉哉
聖語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亦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司吳印印鍾山主僧也有文髮拜官。徑受方面。龍學。太祖親選命書之甚厚。所言多從。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皆應詔上書陳言。

太祖擇可行者施行之時又有山西平遙縣訓導葉居昇乃應詔上言三事尤為切直居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闕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明興要卷之二

大此三事猶於吾心久矣。擬不求言。吾將一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略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心思治矣。而不務以寬人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中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刑者多獲功。平治者多傷。

罪。或以賍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服為榮。以罷職不達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得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使學或非其所聞。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一

佚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固治於亂世之餘。猶理將於焚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生。朝夕異令。賞罰不恒。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所致乎。此二事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秦

之王。無事則易。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
未知。而臣所謂忠。見者也。書奏。

太祖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

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

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議將征雲南。命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

等處脩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評乾

明興要卷之二

完

溪等寨酋長皆率衆來降。

冬十月詔改建

初始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於中廟。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

爲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寔。卽置各廟神主。

時享歲祿。則設累。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
之。

太祖重木本。原之思。建立四親廟。誠仁人孝

子之用心矣。至是又立同堂異室之制。最爲

妥確。其於前祿後之弘規。燕子翼孫之懿範

而勿替矣。

十二月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

其輜重。命衛國公鄂愈爲征西將軍。都督

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七

丁巳十年正月。進封湯和爲信國公。子孫世

襲。

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金華。

夏四月鄂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三遣。併力

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斬首

不可勝計。

命監察御史李鐸。登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

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

原缺第七一葉

爲藉口。縱恣荒淫。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卽位有年。嘗以勤勵自勉。待旦卽臨朝。晡時然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星失度。次卽爲憂。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寧居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情。元首叢勝。民何所賴。書

皇明典英卷之二

主

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當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冬十月衛國公邵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以疾卒。計聞。

太祖哀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一車駕臨奠。親擇葬地。以故坐臨改卜於城南西山之

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

鄧愈。涇州虹人。父曰順。與吳。鄧。郭。少。年。舉。國。漢。與。元。兵。戰。死。長。子。友。隆。代。之。後。復。愈。復。代。之。愈。卽。順。與。友。子。也。年。十。六。歲。頗。小。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所。自。至。不。推。破。家。幸。已。使。仲。君。早。解。向。至。以。首。子。致。大。連。野。師。除。晚。愈。卽。胎。子。所。郭。來。明。破。元。兵。獲。陳。友。諒。張。士。誠。降。胡。瑄。瑄。戰。功。以。多。至。是。年。年。四。十。一。愈。爲。人。法。數。計。敏。其。事。太。四。最。恭。懷。臨。大。敵。而。不。帶。有。大。功。而。不。矜。禮。晉。下。士。寬。惠。受。人。所。臣。廣。色。宣。號。饒。無。南。昌。東。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六。山。心。重。之。命。宋。葉。受。爲。製。神。道。碑。五。丁。而。銘。於。石。以。敗。國。申。亦。從。大。將。軍。江。計。安。無。子。平。銘。於。石。永。衛。金。彰。自。子。孫。當。傳。江。計。安。無。子。平。皇。明。典。英。卷。之。二

主

中子挺。挺。挺。挺。子。炳。弘。治。中。得。爲。南。京。錦。衣。衛。指。指。使。卒。子。繼。坤。襲。墓。靖。中。繼。絕。世。封。定。遠。侯。前。該。階。職。祿。俸。遠。侯。常。支。振。等。卒。子。祖。錫。嗣。李。溫。陵。口。愈。之。初。以。致。致。深。人。化。亡。何。而。建。方。面。熱。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世。矣。傳。爵。上。公。帶。獨。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葬。或。謂。帝。夫。功。臣。鮮。自。保。者。是。不。然。以。愈。之。忠。願。勤。勞。雖。爲。罕。萬。可。也。余。游。秦。陽。褒。陽。八。至。今。稱。爲。國。公。而。不。替。云。王。世。貞。贊。曰。烈。烈。寧。河。有。輝。其。聯。遇。大。則。夏。血。胸。不。先。始。擊。江。淮。遂。平。漢。河。勤。律。收。虹。皇。帝。同。歲。中。道。倉。瀾。八。州。虎。言。封。沐。英。爲。西。平。侯。子。孫。世。襲。卽。功。也。食。祿。二

千一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圍被執不屈死之真
鳳陽人國初學文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
督至是征高麗執高麗王受其驍勇欲降
之真厲色曰吾爲 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
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
曰夷虜爾害吾君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
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

皇朝典要卷之二

忠

死王初意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
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

太祖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
樂浪公諡忠義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
師時真子瑄生甫數月帝即禪讓中封爲西
梁侯以報其功

程景澤曰濮忠棄抗節高麗秉義不屈死其
所言高麗烈有泰山若岩象象真文大哉
若置之轉弱之地必能轉弱爲強蓋黃成居
德方不淺矣卒殉竟陳其義使忠義之士有

忠

志不售余不能不爲高麗恨亦不能不爲忠
義惜也雖然忠義身雖死而名千古有餘芳
矣豈可以尋常武夫目之哉
王世貞贊曰魯如洪侯義不二君河陽若幹
不程烏氣陵厲秋風震天雲氣真若幹
卒所私天佑元氣混淪祿祿惟青禹功河洛
鼎思霸復管仲志在征其歸崇關已變內華外
夷力原可作斯人典義
戊午十一年正月詔朝參文武百官各給牙
牌一面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李玉討松藩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
時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

皇朝典要卷之二

忠

與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堂於臨所

太祖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

不足以爲後鑒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

之艱難以示後世

太祖徵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

善地以葬

皇考妣即今之及

太祖得天下切念劉氏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乃追封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夫人親撰祭文遣官祭之

八月南蕃彭亨國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前代皆未
宣通中國者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

西蕃洮州等處戎寇爲亂命西平侯沐英爲

皇明興要卷之二

注六

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夷三副使汪舒朶酋只阿烏阿十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吳進兵擊之已未洪武十二年春正月沐英等兵至洮州占城番酋三副使等率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六納

等遂於東龍山南築城戍守旣而番寇引兵

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得納隣七

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命都督張

瑄督遼東海運代吳禎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高麗

龍岡鄧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

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

人倫
注六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七

安土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無與彼生隙使彼得以藉口待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北平不
雨免稅

太祖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為定遠侯，張龍為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子孫世襲指揮。並食祿二千石。

八月遣使齎勅往開封府，諭宋國公瑪勝時勝督建周王官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常耕麥，遣使諭之曰：中原民食所得者惟麥，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麥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冬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尊卑尊卑如宗人禮，其餘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

成人以官封爵

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召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葬以侯禮。

庚申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其所居第井有醴泉湧出，邀太祖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雲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缺不能達意。

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搃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番髻猶將指賊臣第弗為痛縮。

太祖方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屏帷。

間數匝乃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李玉皆伏誅

太祖命召雲奇已死矣諒痛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

六人惟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羣臣請罪之太祖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爵上公朕以女與其

皇明興廢卷之二

今

于此吾初起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惟庸又連吉安侯陸仲亨

太祖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

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

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

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

濂孫宋慎坐逆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太祖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

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越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太祖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

卒年七十二

宋濂字伯溫浦江人始七月而生六歲能詩其父名瑄字孟直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

皇明興廢卷之二

今

太祖嘗論漢武好神仙事對曰漢武好神仙而

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與僧至使移此心以求

大祖問亦工宣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

義至命大書冊兩應堂公屏燕見坐賜茶

其若名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懷焚稿嘗

大書其樹二字至也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皆有上萬言職者

太祖怒其迂行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

其頭大不敢爲語諸名公間對以彼憲

上疏本效忠無他也

太祖怒其迂行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

其頭大不敢爲語諸名公間對以彼憲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
糧稅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實。元末張士誠據
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

太祖積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
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家族租。薄佃戶
有。俾如其數爲定稅。故始蘇賦特重。而嘉
湖松江次之。蓋以急一時也。至是命減其額。
舊一畝科七斗伍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

皇朝典要卷之二

金

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
升。以下仍舊。

時元僞國公火脫赤知院曼足屯衆和林爲
邊患。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
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
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
右倏然背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
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恤。皆決意遁。獲其金

部以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於
萬姓之上。奉天勸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
幸輔失職。肆好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恩
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鋤好惡。剪蔓
鉤根。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差。此非
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

皇朝典要卷之二

金

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
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總
臺事。

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祐。君主華夷。十有三
年。倉廩完滿。府庫充盈。皆吾民之所供。今民
未甦。詔告有司。令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

行獨免。

江陰侯吳良董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陳章

侯胡美廷瑞董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洩

太祖遣使

勅諭二人曰昨者上天垂戒謂當

皆停罷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

之次扶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

皇明興要卷之二

全

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佑龔

敦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

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議治道

且令圖其像各賜永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

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

以愛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于廣行口天下不可無法亦不可無治人

太廟至是徹而置之諸誦善道以致盛理誠是

矣然無人則職官則職職人則職官矣然則職與官之害甚于職職放廢度夏商則之職職不必備官惟其人是故度政皆舉百工允諧自天下國米者不可不知也

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兼往遼東訓練士卒

辛酉十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率湯和傅友

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

北黃河虜騎聞大兵至駭遁友德等選輕騎

皇明興要卷之二

全

夜襲灰山克之擣其平章別里不花及樞使

文通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

及其所屬之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安并其

部衆而還

三月仍免應天太平嘉興寧國廣德五郡秋

糧○編賦役王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

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隸十甲歲役

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長近城

曰廂長鄉都曰里長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錄寡孤獨不應役者則帶管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各曰開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諸路曰五府京師羽翼之郡筆基先勞之民天下雖平數免征稅至是又詔蠲免至十八年又詔免之嗚呼我聖祖之惠恤五都者思至深矣而民之愛慕當何如邪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六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政

太祖謂侍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太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以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經書講明則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未必

不本於此也

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二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亦有學士待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嬰鑠狀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六

太祖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民忠於爲國者盡智謀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襄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息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諭爾爾德興奮然請行朕謂卿老矣不忍煩卿卿乃固請受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德勤不忘卿之志見矣無侮安民尤在斯行功

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界，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李溫陵曰：湖南五溪，小蠻所居，其山洞巖皆狹，連天，朝朝延延，無人能討平之。而德興年，蠻老而木，皆忘其地，竭力請出，征其志，亦可嘉矣。

太和子書：德興年，平蠻腹，古趙充國馬援之策，益以嚴武後，更討四川諸蠻，悉皆降附。受一戶田，以賜之。書云：功同德實，德興其庶幾焉。

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夷作亂，荼毒傍近郡縣。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卒

太祖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患，斯患之作，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泉之深叢，聚梁出沒，虐害良民，以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朕

德興方搜捕五溪蠻，聞是命，卽與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京，頒賜曰：一庄以慰勞之。

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帥師往征雲南。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卒

謂王爵與雲南等納我遁逃，於是

太祖命友德等往征之。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扼雲南之襟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

一人提兵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空分兵進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大兵。師行太祖出錢於龍江。旌旗蔽空。干戈耀日。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植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一月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

鬼苗蠻仡佬等。聞風迎降。

時閩南廣東羣盜爲亂。勢甚猖獗。命南雄侯趙庸帥師討之。衝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

江陰侯吳良卒。

太祖震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

十二月傳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尋進曲

靖故元梁王把匝剌兀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其無備。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于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亂而陣亂。友德等進師濟江。一湧而渡。溺者先之。長矛盾破敵軍。敵驚氣奪。却走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喊聲震動天地。大戰數合。復率精銳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破之。盡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慰遣之。

其各歸本業。夷人來歸者皆喜慰而去。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趣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近百日。雲南平。諸蠻亦被友德所敗。

城烏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擣烏撒。時元右丞實升開。胡海等兵進。與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其威大振。實升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鐵。拔鍾方具。蠻寇復洽衆來戰。友德屯兵山。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不奮。思致死。友德旋其可。下令曰。

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旣陣。實卜合勢迎戰。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被禦於馬死。我軍勢亦奮。率勇爭先。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
注一貫曰雲南之地近于邊陲。山川阻峻。道里遙絕。故元人恃其險遠。數納邊患。不肯歸降。詎知天生我
太祖爲華夏王。視天下爲一家。豈忍使一隅之民被虜所擾而不爲之一探救哉。遂命傅沐藍三將統數萬之衆。親于百年之醜。頓自克。昔安之後。勢如破竹。百日之間。大第削平。我太祖之神。其固無不驗。而傳報國諸人之聽。亦不可張矣。

皇明典要卷之二

音釋

覃音尊 厚音厚 宇音假玉 汚流滿貌 進音徐達

控音空 德音德 德音德 勤音經 號音國 號音國

名音舉 共音共 說音說 聲音聲 大音大 燭音燭

音音音 舉音舉 說音說 聲音聲 大音大 燭音燭

音音音 舉音舉 說音說 聲音聲 大音大 燭音燭

音音音 舉音舉 說音說 聲音聲 大音大 燭音燭

皇明典要卷之二

音釋

笑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三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沐英等率兵略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

二月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攻大理克之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

皇明紀要卷之三

可破乃令王弼等以兵由洱水東越上關英以兵綴下關爲犄角之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譟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胡海之師從山而下克之賊腹背受敵衆潰遂拔其城擒段世乃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蕩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故元平章月

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

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

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太祖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河南江西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糧

郭正域曰

太祖即位之先已有免民徭稅之令自即位至此已十五年矣而蠲免之詔凡十餘下甚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至仁厚澤之及民深也當兵革之際人民雖困窮而生意猶未絕倘若緣額而取盈民必至於展轉溝壑有殍而巳天施好生之德

太祖之憂憫百姓自漢文而下能有幾哉

夏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太祖勅諭傳友德曰諸蠻洞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

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大敗烏撒諸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大敗烏撒諸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大敗烏撒諸

三府水

三府水

三府水

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十餘萬餘
 黨怖懼相率來降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
 酋雷封亦降雲南悉平乃以烏撒烏蒙三辛
 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使司
 謹按友德等之平雲南其太祖前後下
 重重者與之凡數十戰斷于萬里之外委曲
 中款友德等所以幸行而不敗交因諸土俗
 之缺脫地少故其威皆廣屯田建還畏悅以
 是遂大定其友德等玉等建永而以右副
 將軍沐英以駐焉與宣鎮之友德人見所以
 安易有加進封顯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諡
 文獻太子孫世襲賜錦綺等三十二表裏鈔百
 金明紀要卷之三

欽賜賜米千五百石以
 皇女歸友德之子忠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
 往雲南卒追封沂國公
 秋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
 聚爲副統領官軍往曹定等處勦捕凡攻破
 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
 司以聚署都司事
 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

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
 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發至印紙寫寫咨呈補
 卷事發

太祖大怒曰如此弊贖我遂大行考較將各部
 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縣官多論厥輕者
 謫發開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員坐累大半
 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制令
 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一扇

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
 外歸底簿發諸省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
 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
 行移在外事務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
 比照朱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奏行完報
 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
 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粘具本奏繳
 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署衙門以憑備查號紙

建為定制

誅洪武十事天下考校錢穀策其空印事一起此乃著字有光皆連筆好義
 獄徒凡數百人皆有臨士節者字好義
 卑海人其元士原以儒術為河南懷慶府同知
 知還潮廣按察司會事亦以海南特空印一
 獄中令署印者皆做置之死伍貳以下狀
 一百免死為軍連友亦相大夫皆知空印者
 無罪莫敢誅正利嘆曰聖上明聖豈有不信
 印大罪誠得人言之聖上明聖豈有不信
 適有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諸有佩
 公言以罪之士利曰吾所敬言者為天
 子教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因當出
 吾兄杖出乃言吾死不畏其兄免死也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士利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
 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惡奸吏得挾空印
 經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
 可今考校策其空印絕非一印一紙之止
 縱得之有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藏
 府必合於戶部而後定者府建者去戶部
 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者府建者去戶部
 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集書既成而後
 用印則往來之費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預
 印而後書此惟宜之法所從來遠矣何足深
 罪且其不印而故犯之也者豈立國以來
 未嘗有空印之徒有司必知其然今一
 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之而無
 毛朝廷求賢士而置之虛位得之甚難位
 至於郡守者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潔之

天子方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六

士非如草菅然可呵而復生也陛下奈何
 以不足罪之罪而罪足用之才乎臣竊為
 陛下痛惜之述諸丞相庶丞相問何書士利
 曰吾嘗為天子言之丞相代入奏
 強覽之大怒謂丞相大夫雖問誰教者為必
 有主謀者士利笑曰然吾書可用與否何如
 耳且吾書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
 害我謀者辭卒不屈然猶論作終身而竟殺
 者空印

時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太祖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諫群臣

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

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得預謀者
 沉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
 笑貌接于耳目其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
 心而佞僻專戀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
 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
 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
 鑒戒故立法度寺人不遇傳奉洒掃不許干
 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

寺人不

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居至貴。服澣濯之衣。食粥雖敝。不忍易。每製衣服。餘帛緝爲巾履。織工治絲。有荒糶遺棄者。亦必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之曰。爾等生長富貴。須知蠶桑之不易。當爲天地惜物也。后初未嘗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七

有子育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彼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器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責之。

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太祖嘗前殿決事。后必潛聽之。如聞。

太祖或有震怒。至回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今已有衆。正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殺歿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太祖聽之。決事從寬。宋文正鎮江西時。荒淫無度。

太祖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

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八

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守江西。陳氏兵雖強。戰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出怨言。

太祖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與民沈萬三。

家富敵國。

太祖聞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求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

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太祖幸太學還。后聞太祖諸生有挈妻孥而

無所仰者勸

太祖發賜月糧給其家。建令遂爲未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服曰死生有命雖痛鵲何益

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

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無罪而就死地也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太祖痛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葬后于鍾山

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于慎行曰自三代而下制業興王之后未有

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述其大槩以見其值

至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聖后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者其無委

統之賢后也哉

高后

太祖之得高后其以德配德天作之合非偶

然也當其干戈披攘之際間關馬上之時與

吳漢相持戰無虛日后能親幸妾媵完養

未幾助給將士皮衣不寒帝與親幸妾媵完養

室又勸檢寬仁御下有恩其所陳諫動令典

諫其所勸勉皆整有德之言古稱女中堯

舜我高皇后何多謙焉至是不幸有疾恐

御藥之殺醫人知風生之有命嗚呼若我

高后若見誠超到分毫不以富貴自誇謚曰

孝慈聖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大軍既平

雲南卽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

守者少諸夷相扇謀叛有上官楊重者尤桀

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

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

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

多置强弓硬弩於陣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

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沐英駐兵

烏撒聞之卽遣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

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

皇明紀要卷之三

部選
僧分侍
望

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監寨欲謀再舉英調衆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爲僧好讀書善詩文遇異人傳術能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稱名僧輔侍諸王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太王戴也而王曰宋廣孝

皇明紀要卷之三

部選
僧分侍
望

太子太師太尉許之蓋王字上加一白字乃皇字也是時廣孝已知燕邸異日之必有天下爲皇帝矣靖難兵起乃廣孝之謀也宋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擢授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具姓名竟不書髮矣妻卒封榮國公謹恭靖配享太廟

皇明紀要卷之三

部選
僧分侍
望

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文皇師至東昌府賊徒益盛所敗斬其將張瑄文皇軍之追行口臣每言師行必克何德爾日臣等乃昌中人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初廣孝親製爲相城妙智庵庵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與昔讀書自謙義人無知者已而京邑今鎮江蘇州山近朝雲鳳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葉野田有移到他金盤蕭家事業今何在吟笑之曰此豈佛子語耶斯道斯道法薄南朝既而宗游舉道衍往燕住持改爲其有文武異主於文皇文皇召見問日爾能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卜子廣孝持兵皆連應日會館即開襟出太將作皇帝毛文皇自視連撫之脫王曰殿下疎然而退道衍趨焉山佛手相者有珠見之曰寧翠和甫乃爾耶日三萬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錢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行自負他口文皇召衛銜以定瑛名之道衍因薦表瑛以決之文皇亦與瑛飲于長安酒肆文皇亦衣服雜衛士中同入瑛一丸即趨拜文皇前古其爲他日太平天子也起大喜館瑛于道衍僧舍故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手識其主於長安酒肆正謂此也文皇常與道衍談許多奇秘文皇甚重之瑛難之聞道衍起於道衍云以上與道衍

皇明紀要卷之三

冬十月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為左右直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庸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論德

十一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文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簡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

按宋訥字仲敷涪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訥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持性簡重不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朱訥

本原

妄言笑齒貴胃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並有造詣初舉進士為鹽山知縣中更驛驛懷寶自縣洪武十三年諸公車微除國子助教積經難擊節歸家學者歸嚮嘗侍

太初為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陸翰

林學士時建太學奉勅為文立碑大學至是

初置殿閣學士太學嘗奉勅為文立碑大學至是

太初為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陸翰

林學士時建太學奉勅為文立碑大學至是

初置殿閣學士太學嘗奉勅為文立碑大學至是

太初為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陸翰

祭酒

祭酒唐格是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善公以事也公去
太初為詩後卒于官年八十一
事文臣四品無給典費者給白公始又遠行
入祭于家為治墳塋官其大子卿已誦海復
祖為司業勸諭太學生曰宋訥作詩學
規嚴肅秀才循規蹈矩何學中用朝廷以
司祭訥近善終朕禮送同卿美又令帶途有
海改家訥學規今命少秀才著學學遠紀學
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吳伯宗洪武四年進士第一入奉使安南歸
太初為詩後卒于官年八十一
事文臣四品無給典費者給白公始又遠行
入祭于家為治墳塋官其大子卿已誦海復
祖為司業勸諭太學生曰宋訥作詩學
規嚴肅秀才循規蹈矩何學中用朝廷以
司祭訥近善終朕禮送同卿美又令帶途有
海改家訥學規今命少秀才著學學遠紀學
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吳伯宗洪武四年進士第一入奉使安南歸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朕因于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教諭復
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官使交成均玉堂
諸集
吳沈字浦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進于
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復
薦為翰林待制至是退大學士左遷散論未
行改翰林典簿至是退大學士左遷散論未
公為表進未幾考功勅志半降侍書拔仕
公嘗著詩言孔子封王為川禮自是希致使
夏寅祭酒孔氏皆以封
孔子王及謚為非禮矣
十二月封都督李新為崇州侯命長興侯
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

屯田訓練士卒按陝西二十三衛拔卒凡二萬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足

癸亥年春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順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

太祖謂沈等曰朕觀古昔帝王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

皇明紀要卷之三

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分類編輯爲書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

令復鳳陽臨淮二縣雜差

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岩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隔生復平麗江府平肆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黎民降者四十萬戶

太祖以雲南平命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

諸葛亮

麓州之外有國曰緬里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劉庸

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入見時禮部主事劉庸薦恂等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顧問

太祖遣使驛召至甚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力辭老不任役使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曰朕念卿等皆年高時年八十餘等皆七十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晏而入待對

鄭玄

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恂等皆言老且疾辭益力翌日勅賜放還

徐公

行好學能文精研自食爰具禮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冬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太祖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僞難辨遂

命禮部置勘合文冊發諸國俾來往皆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

安陸侯吳復卒於貴州追封黔國公華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諡恭節興之次子山甫善擊人太祖龍潛之時嘗遇之山甫驚無急具與之交權酒

皇明紀要卷之三

按以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乃其術游濠之定遠朱郭元未解發時起十興從里中少年聚濠據之時太祖自皇覺率仗劍起濠門者欲害之子興適

十一月建滁王廟于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爲皇妃生蜀王及豫王如意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巡行見其貌驚異解其縛與第更置帳下解長十夫引與謀專制合視安

太祖與元兵戰

太祖從旁翼衛曉諭無前斬首捕生過當遂日

交善病將死以一女託少興子興撫如已女

一善病將死以一女託少興子興撫如已女

賈馬氏女亦貴貴述文之是爲李燕皇后

時子興與孫德崖等四人同據滁州四人慈

而祖日事商掠子興輕之四人恨而合謀挫

子興乘其出陣而置於寨

太祖適於他部歸知之曰郭公吾生父也惟彭

住怒曰我在濠敗魚肉而公即與同往德崖

寒破械出之既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五人乃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與元兵戰

太祖從旁翼衛曉諭無前斬首捕生過當遂日

交善病將死以一女託少興子興撫如已女

一善病將死以一女託少興子興撫如已女

賈馬氏女亦貴貴述文之是爲李燕皇后

時子興與孫德崖等四人同據滁州四人慈

而祖日事商掠子興輕之四人恨而合謀挫

子興乘其出陣而置於寨

太祖適於他部歸知之曰郭公吾生父也惟彭

住怒曰我在濠敗魚肉而公即與同往德崖

寒破械出之既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五人乃

皇明紀要卷之三

秀才八
才必由
經書是

二途
本行
不悖

皇朝紀要卷之三

注

即進封為壽王而命有司建祠濟州以
平祀之歲歲不絕仍詔太常寺至來儀
紀之
甲子年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
遂為定制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
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
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鄉里之
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
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請察日人才之難自古已然但世不患無才
特患取之不得其道耳古者未嘗借才異代
之語誠至言也我
太祖受生民之寄重人才之選是年始頒科舉
成式既而後申薦舉之令其意蓋欲二途兼
舉地行不悖學行德行各擅其長不使天下
有重文輕行弄本趨末之弊故山野無遺賢
朝廷多稱職斯世斯民何幸如之誠開國之
遠猷治平
之要軌也
傅友德等旋師至京論功行賞進封友德為
穎國公食祿三千石郭英武建侯胡海東川侯陳
植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

太祖始
梅子文

皇朝紀要卷之三

注

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封侯
今續著征南賞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至二千五百
石吳復金朝興已卒亦受侯爵鐵券加祿並
同諸人仍賜金帛有差
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太祖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月丙戌卒年
四十有六
太祖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

三才
文武全

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位皆第三一位魏國徐公二位郭國常公三位即公也文忠器量
深沉入莫測其際行師臨陣蹈厲奮發至遇
勁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則必勝東征西
討建立殊勲威振遐邇名播華夷好學勸行
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
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嘗受命
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

陳遇卒

陳遇卒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九月江寧處士陳遇卒。遇初爲元温州路教授兵亂隱於家。國初御史秦元之薦公舉議不群。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

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能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尚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始終。豈不偉與。拱綏車塵。以展素蘊。既見。與語大悅。遂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計畫多秘。不傳授以官輒辭。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嘗陳治道

陳遇卒

陳遇卒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命往浙江。憲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召對文華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乃賜有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漢武命貳鹿等。皆入苑中。良馬大賢士卒。太祖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大常少卿。又辭。諭之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

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被謫者。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嘗命其子充宿衛。對曰。臣三千皆刎侯其成立。圖補報。大祖悅。賜金對衣。當是時。彼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至是。病作。醫療至。壽卒。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按陳遇字中行。曾入先世義。甫爲求翰林。陳學士。後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族中。產南陳

漢書
卷之六

文選
卷之六

後漢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皇明紀要卷之三
李溫陵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
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
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可謂誠陳
公傳見之矣後此若輩請亦可謂能處身
家
太祖召見賜賚無算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
書連霄燭于大令略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
隨公侍
太祖不樂中為翰林待詔專繪事丁欽誠登宰
次于崇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世
充其
李溫陵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
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
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可謂誠陳
公傳見之矣後此若輩請亦可謂能處身
家

皇明紀要卷之三
於遇主之際者而總總一少師之榮終身役
役於殿陛而不敢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
已矣其視公不太速乎嗚呼願惟庸之棄不
符者也天官之九視不待歷歷下上也若遇
者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真為 昭代名儒第一人也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
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
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
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
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達數盈漸差天

皇明紀要卷之三
度擬令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
統曆元推衍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但
王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
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
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
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太祖是其言擢統為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
德茂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

皇明紀要卷之三
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未久不可易也
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
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
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太祖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
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
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提法
遼東多颶風命胡海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

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

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備連歲往鎮于燕。每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是年冬召還疾作。

乙丑年春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

太祖痛悼罷朝。袒跣奔達。殺撫屍而慟。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

望明紀要卷之三

元

替。僂力行陳。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勲。

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邇者

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軀。天何奪吾上

公之速耶。朕夜來竟夕不能寐。歎歎流涕。思

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安得復有斯人。吾欲

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但著其勲猷。勒于金

石。以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

乃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要精確。當提

魏國公徐達

太祖

後世

皇朝

皇朝紀要卷之三

三

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自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不自矜伐。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仍手書其混一區夏。莫安神人之功於墓道。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曾子四人皆。

太祖所賜名。長輝。祖襲封魏國公。兄恭。輔衛增。

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壽。

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按徐達。鳳陽人。身長八尺。高鼻赤色。虎豹。剛決而。

士伍。威莊。悍。人長身。高鼻。赤色。虎豹。剛決而。

太祖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伴。值。諸宿。界。上。

太祖。江。故。宋。石。橋。太平。下。集。慶。

貴。達。等。以。不。能。戰。下。軍。正。使。定。罪。達。等。翻。

帥。完。者。保。平。海。安。慶。監。令。明。蕭。城。中。不。知。有。

其。達。自。是。專。爲。將。矣。以。達。令。翼。元。帥。府。特。表。

太祖

回

太祖乃故奪元帥速以下一官而賜書曰皇帝
 失陳保二老帥孤城善所三不貸攻乃將
 兵二萬與帝遊春來攻帝州下之陳文忠記
 池州達與遊春擊敗之生獲三千人帝欲
 殺之帝不可以非聞
 太祖釋使者曰天下戰爭多如母多殺是
 進軍之也乃悉縱其三千人出河內安命
 將軍破陳文忠張士誠平山東下河南遂
 進師至元都于之後舉驥席慶應昌盡得元
 嗣子之嫡孫如主寶王士馬無第詔振旅還
 京封魏國公平諸及赦券免三死子免二死
 時安見權依有兄弟獨而達愈恭謹

皇明紀要卷之三

臣

太祖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財君
 希若達固謝不取一日召夜依張沃以酒
 醉覆以被命內侍昇臥具邸正寢達漸臥
 驚俯伏階下執佩罪不已再拜叩頭而出
 太祖聞之大悅命有司為治甲第表其功大
 曰今世母忘爾功達親為燕王男與天
 子史革每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男與天
 心念之又得共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切
 肅之反相贈而食以遠元輔貴重因欲內好
 達惡之達不問惟時時言惟庸不可退委
 遇委必達後惟庸反
 以重帶結令其不納富為後期師旋懷之
 我人道意令其不納富為後期師旋懷之
 達固拒不從更勒金數十以助其資

太祖紀

太祖如北十七年北千五百餘戶小愈
 太祖使達子充驛使視賜書謂今九夷八
 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謂軍何以臻此且召
 之歸而致益甚
 太祖之為延天下名醫後請於山川社稷
 日與之同往竟下起自遠蒙以帝所授大將
 軍印如宋國公孫亦烈然
 德皆以如進封公孫亦烈然
 太祖待之皆不能如述諸所賜願惟稱中山王
 一云輝祖常所舉中山王以賜諸將軍者不
 帝即位武而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
 出文皇帝始終無推一親親自見問輝祖不
 於徽法司追取供招輝祖筆雅書其父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臣

太祖以元勳國舅欲誅而己文皇帝雖善怒
 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文皇帝雖善怒
 以元勳國舅欲誅而己文皇帝雖善怒
 第章其諱未而已其弟左都督徐增壽初
 京城謀應北兵不建文責以大義殺之及
 文皇帝一門公與國城世本朝武弁鮮有
 世至今孫
 王公云
 太祖之天下初下建康賊友謀士誠堅胡元
 一統天下皆大將軍也大將軍之康增不
 武流天下皆大將軍也大將軍之康增不
 我侯元女備配與功名將蓋所見處君臣之
 微矣元女備配與功名將蓋所見處君臣之
 之後而兩都二公先主後世龍冠辟失皇

敬 謹 可

恬然遇死一何決也於建文君稱純臣於
中山王為孝子故文皇以死全公之忠而
弗奪其世爵以報中山王
之功吾以為輝祖可泣也
贊曰桓桓中山實為師首黃鉞載麾純金壓
紼披漢無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無指按
玄黃爭錫盡聚悔後無移蟬昭世守
綬舊節修我元后帶闕常指蟬昭世守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
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
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
按黃子澄名湛以字行少受易歐陽自受書
於周與學受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歷官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至太常卿建文為大孫時與之論諸王擁
兵對曰諸王擁兵備足自守萬一有變以
師臨之誰其能支洪武四非不強卒底亡滅
太祖喜呼子澄為先生而不名及即位與
景隆皆以恩職輒敗召還京就子澄為幸景
請詩之以勵將士提謂曰大事去矣誤聽景
隆雖高死以贖國之罪已而金川門失守
文皇教子澄責問不厭於其家一子走易姓
名曰經遇赦乃復姓家于湖廣成寧正德辛
巳進士第
未其後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受諸商洪武初為起
注直官竹台出為廣德州知初子寧
鄉長者竹庄先生歸命賦水竹詩有千山
暮雨石泉通一鞭春骨轉龍長之句竹庄

人 不 不 不

吳之長與少保金鈔表善謂之曰他日子
必為月人稱名而不未嘗小善
誠非貴才用人之道言甚剴切
建文初靖
難兵起時子寧為御史大夫數李景隆奸邪
懷異志請誅之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
遂斷其舌
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
寧子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姻戚達成遠者百五十一人起數年古木錢
習禮以未及遠為鄉人所協恒懷不安以告
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
尚在吾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
名全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
陽為全川書院祀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
入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迫達擊恐士馬疲勞
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
莫若留心于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
足兵足食之道又在乎屯田今諸將英勇
待借才於異代哉空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
每人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
屯所統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置一將統

備 不 不 不

民安
法之良

五色雲
再見

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良法也。

太祖善其言。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嘉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變起矣。蓋夸侈之心生。則謹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和年思
曆見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蠻夷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振旅還京。湯和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太祖大喜。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

四丁取
二爲兵

處築城增堡。以設守備。和行海上。築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

是歲周德興卒。按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名。德興獨無。蓋者以其被誅故也。後徵此。

時戶部侍郎郭桓等犯罪。贓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被指者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延舉言。法司遇令桓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審問官
法司

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州官具庸等凌剝示衆。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詔曰。罪盈自己。苛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富閻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閻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閻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閻部等。禮部尚書趙瑄閻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贓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爲民設官。欲爲民造福。必欲除奸而

反生奸甚。是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矜朕不敏也。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觀俯察。求治奸貪。今者如此。人心爲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元時三吾爲廣西提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使茹璠薦。召拜是職。年七十三矣。

皇明紀要卷之三

吏

秋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民爲念。奈何內外之臣。任用弗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害相仍。今聞山東比年雨水愆期。農艱載種。稅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呈懇災由。以憑優卹。朕於有司。則罪以極刑。

武臣
子弟入

農桑衣
食之本

八月。命選武臣子弟入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然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學問。安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九月。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朕葉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事。而後農桑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吏

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手。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冬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憲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

命蜀王閣武于中。都蜀王。

太祖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

太祖所鍾愛者。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闕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宗泐。草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三

同初名
傳二人

太祖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之名士。皆與之交游。時太祖閱其名。召見之。嘗賜宴。來復謝宴。賦詩。合賦。後被誅。所著有蒲菴集。行世。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經書遺目。輒能誦善詞章。太祖一日幸京師天界寺。見其勤止異。命書髮授官。宗泐固辭。後著心經。金剛楞嚴經。解有全室集。行世。同初名僧。惟此二人爲。

詔天下盡解今歲以上有等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至京論罪。竝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

皇明典要卷之三

甲

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貴力豈足堪此。吾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鄉里。煦惶懼。不敢一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告枉法甚重。令至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以聞。太祖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同郡修撰王叔英。爲作孝子傳以紀之。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爲。

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歷代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年春。命顏國公傳友德。同長興侯取文炳等。再往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

太祖謂李善長曰。邇來湖廣江西直隸等處府州縣六房有主文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者。爾宜行文書。令盡數起送過京。發雲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南五開等徇充軍

議取匠役每處選匠二名。驗其子丁以三年爲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者爲令。

六月行天下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匹。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

皇明紀要卷之三

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征其差役。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每得給與衣粟著爲令。未幾

太祖復謂禮部尚書夏原吉曰。尚齒所以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皆以齒爲尚。養老之禮。原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

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爲朕申行之。

秋七月。詔舉明經修行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繫以毫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

都制太
皇朝正
史

卷之三
大

附錄有
大

七十以下者當量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

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初

太祖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

觸罹憲章欲做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

化之仍取當世之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

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應誥條所載未

皇明紀要卷之三

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

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少從化者多

故又作三篇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

太祖自為之序

汪通且曰先是戶部侍郎郭恒等犯

覺連步者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

一切官民諸色人等若有犯此等法

徒流罪各等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

民無不咸知規條未使來官可斷疑逐有

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

舉以為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夫

本朝制
主精

丁卯年春二月

太祖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

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彙盛一以勸

民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

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

與爾群臣享胙於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

卿等知重農之意

子慎行曰夫農民之本亦國之所重也故書

皇明紀要卷之三

後三推三耒之典視為虛文深居稱朕而不

一舉行之躬耕之禮可復觀乎識者未免有

餘羊之歎我太祖深知所本躬自耕籍禮成宴飲又詳告

太祖者猶與休哉太祖群臣千百世下芳規懿範孰有如我

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擁

衆金山時為邊患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

軍叩率郭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

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遁

太祖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

聖

書往諭之降納哈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平乃刺吾頗爲說

太祖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亦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曰榆林曰養驚壯曰龍安曰禿河人畜輜重過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選精騎直追至乙迷河納哈出知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以禮宴待之并降其學士也先

皇明紀要卷之三

星

帖木國公觀童等所部共二十餘萬悉驅入

山海各城屯住遣使奉捷

太祖大悅旋城大宰

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遣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僱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司奸弊百出謂之通元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

通元詭寄

益貧矣

太祖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主之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方圖欠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界至類編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魚鱗圖冊

林廷樞曰宋季米于如潭州以版籍不正田賦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懷德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圖冊即經界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

皇明紀要卷之三

星

先自限四口爲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之地君子以爲長太息矣至此後增詭寄之弊富者坐享無訛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稅少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訛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爲亂我

通元詭寄

太祖其所以凍維厝火積薪之處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既歸附歷江西山東泰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司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

爵仍賜第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乙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年每歲一行折衝風波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

十一月永城侯薛顯卒封永國公

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作詩學士

十一月命征虜大將軍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比虜又命靜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晉定等處蠻寇

戊辰二十一年春命潁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

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卽甸之摩掌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

五百級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達勢甚猖獗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方抵賊營遣都督馮誠爲前軍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人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乃下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爲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銃箭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約束已定明旦賊果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箭樓若欄楯然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象以鏢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雖一級必重賞退而敗者盡一隊皆

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

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

通見一
人校訂

聖旨建坊
此始

皇明紀要卷之三

聖

誅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兩陣既交彼象
爲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炮連發星流烟飛雷
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
反走賊酋昔刺亦有勇力盡死而戰我左師
少却英登高望之令左右斬左軍師首來左
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馳下卽麾衆復前英
責戰益急三軍大喊而鏖戰不移時賊衆大
敗斬首三萬餘級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

矢刃餘黨逃走山谷中以死生還者百無二
三自是諸蠻警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廷試進士賜任亨恭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
襄陽人

太祖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
此始

東莞伯何真卒

太祖親爲文遣使御祭之命其子孫襲封東莞

何真
集所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平

伯
李溫陵曰何真初與元未辟能方國珍陳友
定等同時而起各據一友惟真能保境安民
歲時遣使歸命真主先被察榮策勸盟真大
非一時群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
上夙夜畏威朝夕惟勤一時軍羽方熾而真
獨無所奈事我
太祖二十年未聞有微謫加焉此尤一時功
臣所難也若真者不獨爲議時之俊傑雖當
時之賢者亦
不是過云
夏四月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
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師輕騎銜枚捲甲倍道

而進出其不意直擣虜營虜主脫古思帖木
兒大驚帥十餘騎潰圍走其時太尉蠻子來
拒我師奮擊擒之獲兩營輜重金寶俘其衆
五萬餘人復追至捕兒海生擒虜將咬咬司
徒十不刺王子及宮妃等四萬餘人馬駝牛
羊無算都督俞通淵何福等又帥師至曲津
招降平章阿脫木等乃旋師是役也大軍之
追虜進次游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

卷之三

皇明紀要

五色雲見

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泉湧四出士卒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歡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

太祖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泉流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泉湧適與夢符玉等還至京獻俘

太祖大喜頒勅褒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千石賞郭英白金千兩寶鈔八百錠彩段四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十疋其餘諸將賞資有差

按初元順帝通于沙漠祖于應昆國人謠曰慈宗太子愛敬識理達順立在他十一年而祖諡曰昭宗太子蓋王脫古恩帖木兒立方九年值藍玉北征蓋王走至也連迷兒之地為其部下所執傳屬皆散奔其後裔自是月復若弱臣不能自立今稱小王子神元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與否誠使吾

德靡悔災亦可弭尚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顯於此也

葉昇等兵至普定勅平陸聲白照水關等峒蠻寇七月復勦練川托達烏路大發等寨平之

傅友德兵至雲南討普安曲靖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蠻寇叛服不常者戮之賜從者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諭遣歸業都督張鉉從征有功封永寧侯子孫世襲指揮使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遣兵隨往雲南

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

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

秋八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冬十月納哈出所部達有癸置陝西者中途

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

二弱之
功亦云

事計事
應以

勸平之

余幼時曰國初以比狄歸附之衆居我內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者其心必異至是遠蒙指夏之心處處投害良民當祖之時尚敢如此承平之世何如其爲防耶

王二君之功亦云偉矣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陳謝

太祖降手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

寶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

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寶鈔五百錠

皇明紀要卷之三

段三十端

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

緒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

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是年連登進士

太祖親選拔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

被寵顧一日寓于天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

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卽草封事爲

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太祖嘉其識詔褒嘉之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

才誣其狎侮胥隸

太祖不聽權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恬勢恣

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重者縉援

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太祖慮縉少涵養爲衆所傾召縉父至諭之曰

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蓋

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

皇明紀要卷之三

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

晚也

按解縉江西吉水人與月鑑及文弟之夫貴

太祖崩縉奔喪被執請河州衛吏建文初召爲

翰林學士上疏難後

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縉事內閣

預校密以縉始時歸從未定成祖密立書于

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應慈縉未幾用兵

交趾縉立言交趾古屬蠻國又謂不安通書

漢王成祖怒乃出縉廣西去縉至開泰

縉怨望欲交趾成祖北征縉入奏事不見

光東宮而縉尚附東宮縉辭職上從也

數儲者微慢無人臣禮。成祖怒遂下獄三年。死獄中。徙其家於遼東。洪熙初。始令赦回。卒年四十七。初。籍被謫之先。成祖龍信公。自朝在東宮。偶失。成祖之歡。廷臣懷懼。莫敢進言。適成祖發虎頭寨。虎頭令籍題。籍展禮恭進。其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有。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頭。成祖見詩。大有所感。即命襲原古。迎太子於南京。成祖命書門帋。籍書。月。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成祖嘉大。稱當。

皇明紀要卷之三

李溫陵曰。我

太祖笑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耳。按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七歲時。相士曰。觀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守色。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鳳雨衣。籍。迷失。不得一兒。子。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是。年。登。進。士。第。歷。官。至。戶。部。侍郎。建。文。初。先。亮。入。朝。帝。密。奏。文。皇。智。慮。過。人。酷。類。先。亮。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衰。徒。居。南。昌。以。絕。福。本。天。命。而。未。動。老。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贊。奏。大。機。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湯。廣。誅。文。非。父。子。相。建。文。默。然。文。皇。卽。位。謂。廣。孝。曰。諸。功。臣。皆。欲。害。朕。唯。敬。諫。從。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子。戈。息。矣。廣。孝。曰。不。然。石。馬。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

皇明紀要卷之三

李溫陵曰。我

召放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知。卒罹于謫。莫敢白。悉夫。以卓敬爲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太祖甚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于

太祖曰。宮中朝廷視效。網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其所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太祖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耳。

太祖以天下無事。憫諸勛臣。欲保全之。詔以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余通源。各辭辭。

太祖賜王弼繒錢五萬造第廬陽寶鈔二千鉞與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銀二千兩寶鈔二千鉞

千鉞綵段三千安富厥家英通源賜寶有差

王世貞贊郭吳曰晉懷帝降汾陽之里

既賜管公登起一呼震敵天顏為喜

庭探胡公于匪藉振再磨形失

曰定遠號我行高揚一驚衛

迅若流電搏如沒星南歸不毛北逾窮髮

隸依凌功成九伐

李溫陵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

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又有土田佃戶之饒

儀仗戶半墾戶之揚焉賞延至世嫡焉又未

皇明紀要卷之三

也至于衆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

女為王妃焉抑又未也其賜之還鄉也有安

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廬陽之饒焉有

有理先望之鈔統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

臣不保令終者乃自貽伊戚耳

夏四月置詹事府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

仕唐鐸為詹事先是雖以廷臣兼東宮輔導

未嘗專設官至是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

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臣賢良之士今

官官屬未設來務無所統領唐鐸為人謹

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

書之祿

汪道昆曰按唐鐸廬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

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奉命

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泰議總兵楊文舉

事經盡守洩撫輯發使公重厚不妄取予

諸卿中唐鐸以才勝公以德勝

亦異徵剛斷敏強不容奸偽所役吏皆畏

面垢容愁肌瘦不與羈囚以不得肆其貪

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

色口不出惡言德有餘而才稍不足

人注誤犯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有弗

罪奸人忌微附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與

皇明紀要卷之三

謂憐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票皆舞文弄法賄

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

非淵涵博育者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若耶

公卒年六十九

詔以元貝哈之地置梁顏泰寧福餘三衛時

大軍征敗北胡梁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

為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以其首為指揮等

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莫莫為奚丹今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

府曰梁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奉寧

自黃泥窪哈爾濱

歷至開源曰

二主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面清史
卷四
列傳

卷四
列傳
指斥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冬沐英入朝。御宴于奉天殿。賜之黃金三百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匹。別賜鈔五萬。爲鳳陽建第費。

太祖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空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肅清逆黨。勅列勲臣凡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

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惟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又以義起而對者三人。榮陽侯鄭遇春。陸安侯王志。平涼侯費聚。凡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華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安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植。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諸建立戰功者十五人。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城侯薛顯。東川

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又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葉昇。斯春侯康鐸。全寧侯孫恪。西梁侯濮瓌。如持兵負重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輸誠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德侯曹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命燕王棣率穎國公傅友德等。北征沙漠。至遼都山擒虜將乃

兒不花而還

三月命東川星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師至九溪大庸度天火嶺歷古畢洞擒獲蠻首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銀二千兩寶鈔一千錠幣帛六十疋歸老於家是年卒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夏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黨為言者

太祖亦未之究也至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存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太祖疑之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太祖大怒遂賜善長死○以肅清逆黨事命列

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捕告天下韓

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

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

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

亮取忠於琥凡二十人

較言善長少有智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能

業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會

太祖起義善長從儒生服道調遣救之以為掌

書記遂參謀諸將歸

太祖善長與諸察其材言於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太祖善長初不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屬幾

者委曲調護初不至齟齬自後

太祖凡有征戰輒留善長守將吏節服吏民者

為漢平善長諸權兩淮鹽及茶法裁取有

法民不為困而國用益饒士誠平

太祖以善長有轉輸功封宜國公賜資仁義

帥諸將奉表勸進

太祖既即位諸將大者定中原小者取閩越善

長居中雍容無所見

太祖心自知其勢進封韓國公給赤世襲時大

將軍達有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免博

有器略然意忌不能專事既貴富極意精進

面勸建臨濠官邸命善長督觀念其勞若

行役久以半禮其榮顯之文攝恩官其弟在

義為太僕丞尋以長女歸安公主婚其子

公主修靖道莊園苑囿甚盛計入監視之

相懷裏爲丞相以兒女妻與長卿懷謀乃屬
之善長大驚曰據舊言寧欲盡滅九族耶存
畫懼不敢應惟庸令存義語善長曰苟事成
豈以淮西地與太師善長心動乃嘆曰吾
老矣惟爾等所爲一日惟庸謂善長延坐款
語人不得聞惟庸乃通使令以精兵寓貢船
事洩
太祖賜惟庸等死群臣請仍許善長
太祖不忍止誅存義并赦伯仍命善長理臺
事時年七十七矣老不能擔撓其下嘗欲營
第宅從伯國公和徵衛卒三百人役和據知
第宅壞費曰大師欲徵發兵耶時惟庸有豪
黨當從邊者善長私之
太祖之群臣奏善長得惟庸西域古劍白玉
冠玉刻蛟螭捧檮杯請誅之不許召善長

詠米入門。吳郭州業。艱難爲淮海。善長太極
 曰。臣誠言。以陛下之恩。而見新臣。數年矣。
 死。仍詔以隱卹其家。榮之。子璠後。數年卒。
 以公主推恩。其子芳。拾遺。及鎮。徙居。聖德
 善長死。之明年。御史韓紹及成都郡中王國
 用爲之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治境民
 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子。男尚公
 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公。臣當爲無復加矣。
 猶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惟
 庸。則大謬不然矣。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
 之。則安乎萬全之室。貴。必不僥倖焉。一之室
 貴善長子惟庸。則猶子親。況陛下則親
 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不過勲臣第一。太師
 國公封侯。封王。而主朝。歟而已矣。子復有
 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歟。而己矣。不可持矣。
 元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壘粉。覆宗。

以喪望之者。以奪頭之。此爲此者。必有深從。
 急喪。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
 異免禍。善長乃釋。此下骨肉之親。無。
 纖芥之嫌。何苦而爲此。者謂天象卒變。大。
 臣當災。則尤不可。出亦如善長已死。言之無。
 益。亦不之罪。
 太王世貞曰。

後一微辭視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疎可味也

贊曰堂堂韓公國之老成托契藩幕遂冠時美業規香謀是理是馮國御成積鬱興法程惜哉陵上應侯實數是克終黎厥初謀時溫陵曰善長之功安足充報鄭八百也特其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平遠征乃令鄧侯守閭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惴惴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俾首領最後僅僅爲民諱上林空地片念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上械繫略不念故人勸善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謂必如人也我祖乃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荒理也亦勢

日也故勢不來自敵逸滔天二十年如
 爲之者而善長諫臣無有一人能醒其心者
 也今犯威陽郭馬所爲者
 一犯秦禁卽棄誣典而
 祖亦不以親故而致以此爲天下撻戕亦大
 祖揭明白矣善長等到此時豈有不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者有未也
 太祖之心也何至辱善長之玷與善長之仇若
 孫不親戚如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劄劄
 帝猶奉慰貴職不忍請老何也已七十有
 七方且楊樹枏一而起大策以明得善鳴
 一芥草茅皆四十一年歲時歿死且不厭於今
 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得自經臨下且千萬
 辛亥何足矜哉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
 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才亦只封

丈經據宋嘗破與韓彭時也。我又何人。僅然
心還謙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頭首力辭封作
太祖必真。且夫處入謀未五十餘石。何人不
也。毋使一人與朕共事。得以怙勢作威。禍則
怨矣。自生禍有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福。滅福
以致禍。然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
疏自能然。以陳子而
品之。前德是。而報推瘳也。

詔水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脩煉。丰姿魁偉。美鬢如戟。寒暑惟衣一袖。或處窮寂。或遊并肆。浩

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邈邈有問之者
 口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
 百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談雖
 井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或登山涉水
 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齟齬如平常旣入
 武當往來天柱峰五龍峯紫霄峰諸名勝洪
 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求爲弟子三
 年使居五龍自結草庵於展旗峰北洪武庚

太祖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丘
去清至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固辭不
受超擢太常卿

按三槐茂於云三丰隱老於嵩陽採藥花詩
以自況云種松玉樹屬仙家不識人間有此
花清氣不沾凡卉處而作猶帶古烟霞歷年
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與凌遂復見至采
上去擬從持望仙無從自後遂不復見至采
皇初幸廟復求遺使致書求之書內云
胡漢等臨佳物色之不能得

秋七月詔朱國公為勝平涼侯費聚選鄉各

賜金帛鈔幣有差

馮勝初與兄國用皆驍勇有智略國用相

貌都雅勝物生時黑氣滿舍皆相露經日不

敗黑中異之非南兵起屬

太祖大悅遂召致左右押拒進止抗定取太平

破林也先蓋獲其左寶之狀也先與聖歡血

而囑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已而果叛

為下所殺使獲也先于兆先進大元師厥疾

愈勝代為都指揮使覆以戰功進前督府右

都督從大將軍北征克亦柔平全陝進兵討

將軍又同大將軍破王保保于吐番凱旋封

不圖公賜諡忠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勝于十餘

年間內除時賊之患外建爪牙之勳平定中

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其至出鎮陝西率兵

出塞定甘肅破納哈出與其子孛術魯茂不

相驍茂許勝遇

太祖乃命收勝大將軍印命歸鳳陽奉朝請火

之加太子太師洪武未勝以時時失志於

太祖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國用之子

誠積戰功雲南官中

軍都督府左都督

王世貞曰馮以用不死其雙陽伯仲手勝有

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年不能無咎且其勝

時見贊等志能危于金山納哈出之役

者凡三下以中山阿千二王為險

中而戒之終而洩憂勝功

以居功之速未能盡其是以君

李溫陵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

漠平定反側為

聖天子何威靈於萬里之外狼顧不懼死而不

悔唯德德以不勝拔不授官寄言此何子輅

而我何等人乎而敢要元妃以自地以夷財

以自利也不即與高已大幸矣我何

聖祖於有功諸臣實為厚不

薄也面原無所不至也

外史贊曰勝福安公王立而武元紹哲兄牙

爪心勝宜力中原勝成大德德善上公勝牙

則上大人之

古不卒征處

冬十月命劉基孫應襲封誠孝伯初劉基爵

皇明紀要卷之三

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為其所

害基子璉為江西參政又被惟庸黨布政使

沈玄本所勝發憤成疾卒于官又惟庸敗

太祖甚憫之至是命璉子應襲封誠意伯增祿

二百六十石共前五百石賜錢券子孫世襲

劉方璉世皆以其美宜其天眷用休菲受多福

夫何惟庸肆毒于其始立本推惡于其終若

非

皇國鞏固奸臣族敗則其流餘殃于後尚未艾

太祖謂非父子之無事受爵故世其祿以傳者久亦所以慰誠意於冥冥云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耆儒錢宰等脩纂書傳

太祖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妥者命儒臣開局于翰林院凡蔡氏傳是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註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按野記云我太祖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陞

明興要卷之三 充
陽下民二統蔡沈註誤音問群臣七政敷旋

太祖曰朕自起兵迄至于今涉覽未嘗少置然可憐儒生磨鍊手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劉子天下學校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商書皆以蔡傳為主考其天下文一範已自差誤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其為不然當依宋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陰下民相協厥名一範俱以天言不知陰陰下民乃天之事相協顯露均人君之事天之陰陰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北天之陰陰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數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其各安其居也若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者皆付之於天而君但貴德自來故天動民之政略

謂修立子抄文

不相與又豈天祐下民之作之君師之意哉

是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言大不然之謂非臣子之所宜言也議欲削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抗疏入諫輿觀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者皆削去

又按水東曰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纂修尚書會選并孟子節文暇時微吟曰四鼓樂聲起着先生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達田園樂睡到人間飲熱時察者以聞于昨日明日文華宴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朕朕局雪嫌汝汝不用憂幸等驚恐請罪未已皆遣還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單馬及提調屯種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虜故元遼王柯札失里寇遼。屯朶顏山。勅燕王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三日。友德等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鴉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疋甚多。七月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主

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按傳友德少驍勇。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喜之既敗。歸明。玉珍不能屈。徒步謁我太祖于小孤山。大奇之。俾從帝還。春。陳友諒功最多。召還。遣江淮行首泰。政命以應。蓋鼓吹送歸第。座有戰功。後復與沐英藍玉討雲南。平之。詔友德接信國公和。同驛黃金白金文綺設尺。給兵百二十人。爲衛還鄉里。嘗請懷遠田千畝。太祖曰。爾不聞公儲休事邪。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哉。友德慚而退。已而又令總山丙河南北兵馬。屯田公處在事者。悉聽節制。未幾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王世貞曰。當時持重善戰。稱無如中山王。至皆啞跳達。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展其材。勇而有方面。勲。厥巴蜀。定平涼。其睥睨益。庶幾中山矣。及死。竟失。聞于後。惜哉。

外史贊曰。天受西南乃生類。國惟類之。煥。開平是則。唱鳴震溫。北衆發。易。劍。開中。夷。昆池。永。開。碧。鷄。再。鳴。白。雉。重。澤。豈不崇。封。帝。省。其。精。

定生員中服之制

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才。而士子中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卽命禮部制式以進。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主

太祖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定如襴衫。用藍色絹布爲之。寬袖綠阜纓。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士子衣冠

田一傳曰。我太祖制法垂憲。不獨見於禮樂刑政之用。雖士庶中服之微。亦莫不留心。空民若此。後之傳接傳信錄云。我

太祖之有天下。欲舉臣民情。爲爲行。一日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上于窓下。結網也。問曰。此何物也。對曰。此網中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簪。齊矣。

太祖。明日朝服。

太祖曰。召昨日神樂觀。窓下結網巾。道士求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所結網巾。十三項。頒示天下。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戴網巾。永爲定制。委自元以前無此。

以貢士彭文信爲北平布政司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過。

太祖徵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太祖太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入朝。友

皇明興要略之三

三

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

太祖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

太祖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爲北平布政使。

八月。命都督朱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

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

擒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殺其國公

阿朶只。俘獲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悉

送京師。

賜長興侯耿炳文婚錢五萬。造第賜銀三千錠。與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寶鈔一千貫。緣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皆當時機務。

太祖以其言有關政體。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

皇明興要略之三

三

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燒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并舊額者。悉毀之。

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

征古州諸蠻洞。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俞通淵進兵。首

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鑑蠻。

又克龍里四寨。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

又進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

以下原缺

多諸洞以次平復通淵奏凱旋師

太祖以通淵屢立戰功克橫父兄遺烈封越魯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鉄券子孫世襲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諡曰懿文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英聞 皇太子薨哀號不輟遂致失聲飲食少進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

太祖哭之慟敕朝製文遣使致祭追封黔寧王

皇明紀事卷之三

五

謚昭靖塑像功臣廟仍配享 太廟三代皆

贈王爵英爲人寬洪大量識明兄高謀深慮

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行兵如神有功不伐

居貴不驕凡得所賜悉以給士卒故能得其

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姦盜瘴

宿弊恩威並著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

按沐英感陽宅主人父母早亡太祖教育

爲子長溫更有姿概拔穎過人初與李文忠等俱召國姓賜名文典鼓從

太祖征伐入侍帷幄日夜勤勵平福建後歸其

國人初

太祖

功拜征西將軍復元帥下藩平之又以征南副將軍同傅友德平雲南詔英留鎮至是卒

太祖命其歸葬觀音山有五子一子早卒三

子連鎮雲南少子祝山爲都督掌南京都督府以

文皇帝上爲別馬都督掌南京都督府以

考終志表侯亦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繼

鎮雲南洪武三十一年卒無子弟嗣文皇帝

賜諡恭王帶金寶璽錢御製詩以褒美之

仁宗即位召還雲南賜金幣加太傅還鎮

宣英三弟副使貨亦如是征征龍川思任

參運至英輝疾作卒追封定遠王賜諡忠

子斌幼不能飛夢拜嗣佩印代鎮鎮靖建伯

王璽討麓所平之卒璽蓋英屬從子伯斌嗣

封皇子琮幼不見嗣以從兄璽有才嗣之

弟璽代鎮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卒無子以

璽之孫都指揮璽之子昆嗣朝議以璽爲西

平侯之裔璽當從侯璽而中臣爭之謂南人

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惡爲所輕

昆十四而拜公璽平岐山竹箬蠻又平木

三陽蠻璽獎諭率于歸勳嗣卒于朝輔嗣

李二子融率皆補襲而璽朝輔之弟朝陽嗣

不守法使屢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其子昌

祚嗣代鎮連調都至京錮于南京故第以幽死

又按

本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由宗

養一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

揚州人九歲非遺養

太祖教育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

禦有功歷陞都督會集司馬好文儒謙恭謹

成不說
而後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下士大夫浙江河南尤者患賊公舉建州
室蕭然如事市及卒家無餘貲詳賢稱云
又有何文誦者深人切名通舍守賢以清
威都北平門從征淮東結蘇福是陝西
川尤有功建寧時建寧人陳文輝王帥胡
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事
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有朱文選
從定江左注向有功授元帥拒漢兵賊定
有朱文輝者初名榮善不知何許人從定江
左授元帥與賊戰牛處州前帥叛文輝急
收兵出戰揮劍斬賊大馬而死天子策
王世貞曰美以慎靜懷兵略為天子策
社稷以開漢王策武則不競而德世之世保
赤社為明藩屬偉矣
外史贊曰於鐸野寧威均皇貴家勢神
神中秀玉開師出應敵衝鋒兵佐胡樹鎮

晉後六部稱三百妻婦寒軍路雅橫熊莊何
陋世裔開府若若兩後

九月立嫡長孫允熒為皇太孫以修撰黃

子澄兼少詹事侍講東宮講讀

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

千五百人而還

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述帖兒先

星藍玉北征虜主脫思古帖木兒敗走至也

速帖兒之地為其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至是命興等進討迨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
寇可是震懼不敢近邊者十餘年
是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
驗者必簡及封侯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略
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
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以不得傳國
璽為耻欲取之耳臣聞傳國璽出自戰國楚
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珪之秦始皇拔之

今李斯篆之名曰御寶自是以來歷代珍之

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尊位

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

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

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故也

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

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亦

明矣今為取寶之故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

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雜。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制。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薄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

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事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連遭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穡。京民不分。賊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乎。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傷感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太祖願納其言。於是北征之議稍息。

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其父克勤。洪武初。知建南府。有異政。誤死獄中。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一日十行俱下。方髫齡時。爲文雄邁深醇。見典冊所載聖人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一旦遂出其上。濂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未

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孝孺遂以闕異端。明王道爲已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壬戌。以吳沉薦徵至京。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壯。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索芝甘露論。大加稱獎。太祖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與子孫光輔。天下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

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太祖議孝孺名特賜開釋今奉祖母望妻子還

家益貧窮甯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石

鏡若將終身至是以薦召至

太祖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

用孝孺時稍擢為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

給舟車赴任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

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

皇明紀要卷之三

道德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

曰正學

按方孝孺台州寧海人建文初廷臣文薦

遂召為翰林學士凡有制大政議輒諮孝孺

臣僚奏事必命孝孺就商於孝孺因作

詩曰斧鑿臨軒几視開泰風和雨潤細

聽天誨擢為右學士尋遷翰林學士又曰

形迹尚薄雲御爐香繞玉闕花黃門忽報文

淵閣天子百書召講官於建文運去

太祖實錄孝孺為總裁諸儒每至不脫聲微曉諭

文皇以姚廣孝薦召用孝孺不脫聲微曉諭

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及至應帥慘現曉諭

皇明紀要卷之三

滿成邊外得安至今聞

李溫陵曰我太祖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且勅還家既又召至曰此未是用孝孺

時嗚呼我太祖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

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

建文建文一偶也臣以死為事孝孺則推

孝孺也孝孺之於建文也孝孺之於建文也

孝孺也孝孺之於建文也孝孺之於建文也

孝孺也孝孺之於建文也孝孺之於建文也

孝孺也孝孺之於建文也孝孺之於建文也

孝孺也孝孺之於建文也孝孺之於建文也

孝孺也孝孺之於建文也孝孺之於建文也

太祖所留之人，長養風範，日致亨通，拔舉連
 麓隨蒙，始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仗節死義
 之人。其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儒為之風，雖
 姚靖恭以一好鼓之和，而亦深勸。文皇帝
 以勿教，而老一殺孝，猶則後來讀書者，遂無
 降也。然則則忠義人材，曾復更生乎？故於建
 文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其有孝孺風之
 遺而後之，而至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
 於建文，則可謂能去秦元難之人材，而不可
 謂能去秦元難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去秦
 元難之人材，則何難可元乎哉？我
 文皇帝又安能一統之人家乎。

建昌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地大
 肆殺掠，命京國公藍玉、越雋侯俞通淵將兵

討平之，遂於邛部州築城，建越雋衛，鎮守其地。

冬我

太祖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
 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
 某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
 石一片，其用之方，以金盞子盛石，磨藥注於
 沉香盞內以服。」

太祖服之，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擠擊

藥之功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二番

其藥，味若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沉墜紅彩，迴

異世所希有。

安周顯建昌人，年十四得顯，至長，凡有新

官，則往必謁，見而語之，曰：「告太平，我

出則逐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有

時見以手探胸中，對物置口中，問其故，曰：「氣

子問之，有幾，何日二三？」

太祖曰：「帝能死我，我亦能死。」以錢酒酌之，故極多，終不

醉，曰：「吾寧能死我，我亦能死。」以紅粉新檜之犬

皇明典要卷之三

是起，正半焚，然乃命食於蕪山寺，曰：「益

撓，執諸僧，良不堪，與沙彌爭飯，遂怒。至三月

不食，更令閉空室中，水米不與，餓至二十三

月，出之，無血色，從征，屢支諒至皖城，苦無風

遣人問之，對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

便無風，有不三里風大作，後忽逢小孤。

太祖論眾若聞，頰言，即求白鹿島，當見江豚戲

波中，頓曰：「水惟見之，項人受。」

太祖怒，令投之於江。久之，與康濟奏。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春三月京國公藍玉謀不軌事覺并其黨皆伏誅玉初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性素狠戾不學恃功暴橫乖效假子數千營奪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凡征還私載無數度喜峰關關吏以夜卽不納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

太祖聞之不較也玉間有奏請不盡聽會有言

皇明紀要卷之三

金

其私元妃主者

太祖詰責之玉不以爲意每侍宴容止悖傲總兵在外專聽陟貶訓全違詔出師近征西歸定東宮官屬以玉兼太子太傅玉殊不意不欲居朱穎二公下乃撰袂詭曰我獨不堪太師邪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夜集士卒并家奴伏甲爲變將發爲錦衣衛指揮蔣瑄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誅逆黨至數萬

人連坐錫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植岫驍侯朱善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籍孫賁等以至編譯將卒凡數千百家

王世貞曰我祖起濠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卽帝位及卽位又享國三十一年此蓋上帝之篤生天因縱之使其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晉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此也當時惟湯信國壽隍七十餘俱不及如藍玉諸人心懷逆謀自羅憲綱至于靖傑之尉安得存故將

皇明紀要卷之三

金

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無如我太祖

七月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事近前說民田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口以爲帝金切我東宮目之儲一其榮養不可不增故我東宮等官如今近臣百德望有兼之太祖設東宮等官如今近臣百德望有兼之外之惡嫌就可生既又慮其無能備選廣解

鄭氏墓

出納行

表

漢書

爲唐書至是又起張家等隨其入道陳氏
事之陳氏述往古之孝義其爲聖子神
孫之訓至周詳矣義方之訓無有逾于我
太祖者李固于無疆空哉

太祖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鄭氏累世同居家範
允篤里人王氏教之至是選官簡拔二家子
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乃以鄭濟爲左
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鄭氏自
其祖綺教子孫勿分爨至濟傳十世矣貧指
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皆有文可

皇明紀要卷之三

覆無敢私者諸婦惟事女工不預外事子孫
馴行孝謹執親喪者哀毀如禮三年不御酒
肉其家訓嚴整如此產田多時爲糧長數以
入覲
太祖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
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論死
而覆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
就吏

齊書

太祖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
湜福建布政司參議

太祖問濂所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
聽婦人言而已
太祖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
以聞遂有是詔
九月詔曰朕荷皇天之眷命削平禍亂今
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無忠義者若李善長

皇明紀要卷之三

等陰謀構亂事覺伏誅今年藍賊爲逆謀洩
夷族已萬五千人矣餘者已榜赦之猶慮奸
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
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拿者
不分胡黨藍黨俱赦宥之
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
孔子
十一月擢秦州訓導聞克新爲左贊善紹興

續大成
次下
宋高宗

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太祖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于文辭故有是擢

太祖召群臣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太祖退朝謂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神人之福也

詔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

合部
聖訓

人則不許毋得私勸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良席知而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仍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株數自造冊回報違者發遣充軍又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

皇明紀要卷之三

年

飢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日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者設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近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故可無憂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吾民凡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其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數職者惟食半俸俟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其家直享堂樹碑于先墓皆官爲給費

秋七月

太祖因改定經書謂儒臣劉三吾曰朕每觀天

皇明紀要卷之三

在

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黑氣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

冬十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督兵討之虜等兵過溫腦江分爲三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敗之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不勝

皇明紀要卷之三

在

乙亥二十八年春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統領大兵進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爲民害朝廷命諸侯率兵數萬討之師出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春不聽遂進兵紫巖山擒其黨數人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其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

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爲犄角截其出入援首必矣乃進兵至赤富果獲阿資梟其首以徇并誅其黨二百餘人蠻夷震服

八月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太祖眷念之每歲必召入覲賜以安車入內殿宴齊備至相對語舊勞無摩感泣賜繒鈔

預爲營葬之資。至是卒。年七十。

太祖嗟悼。遣使以文祭之。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塑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祖初。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奉命唯謹。

故

太祖待之有加。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崇陽和字襲。臣。人初率。少數十人。從滁

陽王。是時

太祖以王。都齊。師。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

太祖。和州。破。陳也。先。和長

金

太祖三年。執部曲。禮甚謹。遂進。統兵大元帥。守

常州。與張士誠接境。頗好飲。有酒。遇諸事

於。太祖不允。醉而有怨言。曰。我生常州。如據。至。森

太祖。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

太祖。聞。之。隱。而。不。發。和。亦。大。愧。悔。乃。悉。力。拒

太祖。誠。不。復。請。爾。其。後。破。川。陝。定。雲。貴。多。立。戰

功。自。大。封。勳。臣。之。後。諸。公。侯。猶。不。時。遣。使。各

送。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太祖。信。之。至。是。卒。和。有。五。子。永。前。卒。少。子

醴。積。功。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

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郭。六。孝。宗

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

繼。絕。世。封。世。壁。侯。凡。三。歲。而。卒。始。賢。嗣。卒。子。

世。絕。嗣。後。清。事。十。餘

年。以。考。加。太。子。太。保。

王世貞曰。以潘信公之職。伐其績。何寥寥也。

一。運。捷。一。不。利。毗。陵。酒。語。不。煩。延。訓。而。其

後。乃。爵。上。公。顧。其。王。使。蕃。之。錫。諸。勳。舊。不。敢

望。焉。顯。融。令。終。美。義。乞。骸。一。語。奉。之。矣。夫。以

絳。侯。勒。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上。詔。乃。快

也。歸。國。被。其。君。臣。俱。夫。之。也。余。嘗。按。行。公。衆

海上。及。底。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掌。成。云。

此。馮。信。公。之。功。不。可。割。滅。信。公。吾。其。鯨。鯢

食。矣。嗟。乎。

太。祖。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外。史。贊。曰。然。越。東。顧。龍。潛。龍。定。三。吳。席。捲。七

閩。皮。靜。于。蜀。師。還。功。存。不。競。寇。敵。列。侯。終。膺。九

命。陸。諸。帝。志。釋。兵。休。

諸。侯。夫。彭。英。思。歸。責。纘。

九。月。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

業。勵。精。秣。馬。與。羣。雄。竝。驅。旌。旗。甲。仗。一。應。供

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

亂。海。內。既。已。寧。謐。朕。今。老。矣。思。吾。民。効。勞。無

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

日。之。勞。五。郡。者。應。天。太。子。又。詔。山。東。布。政。司

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凡

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用。行。人。司。副。楊。砥。吉。黜。奉。大。夫。楊。雄。進。董。仲

皇明紀要卷之三

金

舒從祀孔子。

初廣西南丹奉議處達等處蠻夷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兵官。都督僉事劉真都指揮韓觀為副。率師十五萬往征之。至十月師至奉議州。分兵勦戮向武都等州。斬其酋黃世酋黃嗣徵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勒六藤峽江。西岩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獲賊兵無算。開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何我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

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丙子二十九年春。擢韓觀為右軍都督同知。賜

第京師。韓成死難。部賜封高成。成死。韓成子也。

選才閩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幹為監察御史。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

其前一歲一朝之制俱革。

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勅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激叩首陳謝。至有墜泪者。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

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脩戴葵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日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

翰林以
論思為
職

翰林以
議定制
度

皆能正言諱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以都督額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濶木尅宗那華賈母龍等閑寨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勦平破寨擒獲蠻賊不可勝數諸夷相服額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貴州永樂

聖明紀要卷之三

卷之三

人而已

丁丑二十年春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焉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爲言

太祖大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冕贊善

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太祖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

太祖益怒謂其胡藍等餘黨命刑部考訊惟三

聖明紀要卷之三

卷之三

孫承澤

吾信蹈及司憲爲藍黨餘皆胡黨戴冕不與焉詔宥三吾死謫戍邊餘皆凌刷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進士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劉三吾字如孫湖廣茶陵人以進士名拜翰林儒學副學等預密疏劾文太子意太祖意在又皇帝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汝孫承嫡統緒也即立燕王置泰晉二王于何地太子領之遂立慶文君焉

川陝寇發勢甚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懷中之後河。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四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計誅之。脇從者勿治。

太祖從之。

七月五開等處蠻寇作亂。命都督楊文韓觀帥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顏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凡禍祿

未定等。長官司所屬峒寨。用機設音擒殺蠻賊一萬餘人。顏成亦勦平。勞解天柱天堂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還。

冬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一斗。綿布一疋。

折米一石。夏布每一疋。折米七斗。淨綿花每一斤。折米二斗。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于四川陝西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

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太祖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景隆奉詔費金牌勘合直抵西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城衛士。

我

太祖自序 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

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四海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甚相違者也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之調用者三年繼而同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所
行
法

人出征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國法華元朝姑息紊亂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懲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日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卽所著定律令據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

非
生
成
之
所
法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後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騰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定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

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歷涉其有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

用監刺而刑鼻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
宮中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誤傷良善臣子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
即時劾奏將犯人凌剷全家處死

祖訓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
令若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
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朕恐

皇明紀要卷之三

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
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
密邇累世戰功必選將練兵特謹備之

森應旂曰觀此二事祖訓見我
太祖慎兵刑之心矣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
體天之心以好生為德倘刑不愆行獄之問
謂傷良善不解莫大焉況兵刑之設若
罔未獲之地喪已成之民窮途極志驅生民
于鋒鏑之下況所得不能償所失豈人主愛
民之心哉故明公教成王罔兼于虐獄又云
其克詰爾戎兵衣

太祖祖訓之意與
之相聯合矣

禮部

戊寅三十一年春以齊泰為兵部尚書泰初授
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擇九年
恭通管
自澤也

太祖躬禪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
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
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
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

按齊泰渾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
中第一得受知于英

太祖受賜名泰是年受勅命結
子參謀劉藩鎮之權故靖難兵起以誅泰為

皇明紀要卷之三

福

名文皇兵入金川門建文君遁去泰進
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從者被執見文
皇死之兄弟皆死叔時未歸參議戊辰南六
歲給龍敕還今其子孫猶存其族皆精悍為
輔舍人猶稱尚書儲仁宗為長陵神功
聖德碑述建文焚廟奏以天子禮臣僚非其
罪我誠復之於是泰等宗室皆得赦給還田
土且赦天下罪得以奸黨相告許云嘉靖中
病者鄭璽至澤水造泰祠見其五世孫光緒
即六歲兒之後也

三月晉王薨謚曰恭王
太祖皇帝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
晉王太原次

心宜登大位以勸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母改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徹金盥遺制前朝後殿

皇明紀要卷之三

史文

頁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卽以香湯洒掃之陳

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階陛之上自初十日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遺謫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持以獻而愉色婉容詰諤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常渾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皇明紀要卷之三

史文

頁

靖難錄誣稱太孫奉

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溢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或教休明規模

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休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斯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四九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祀呂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大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說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年滿當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樂心皇上無過矣青皇曰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爲皇太孫太孫生而慈慧好讀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瘳也痛楚聲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背晝夜不暫離側楚聲即惺惺若不欲生繼而吸之周視蓋句餘始愈太孫聞之呼曰父病瘳矣其貴數日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太孫入侍曲盡苦心攻讀漢唐書事如陳水漿不入口

太祖諱之曰設不滅性體也而誠終孝獨不令我子若一吸康寧欲服三年喪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葬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樂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現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則呼與同食夜則候之同寢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皆諱諱惡有加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詣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太祖云兄弟扣根本一身太孫遠應勸辭繼體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爾時政施嚴嚴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嘗諸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二條人曰宜見大喜曰吾當祖則別宜重汝當平世則宜輕則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四九

宜尊此帝雖政每震怒輒笑夷彼猶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求於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忘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厚抱病經年候服一藥而差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詆處之憲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慰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鄰里錮僕及原醫問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謂爲寒藥中皆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太祖驚曰有是服藥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捕者獲盜七人果送太孫審太孫一見神銳百盜非盜劫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個客皆盜也是夜

正謀劫前舟遂強之同行歸欲育明而先被獲
太祖覆毒盡得其情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等九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故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定非盜也帝因歎曰決獄者不可不積學哉
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及讀書甚聰穎一夕夜歸心與之侍
太祖命咏新月詠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圓圓相也有清光猶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寬之不悅遂未得開國影落江湖皆非古地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據三邊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聽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奉言于帝令人齎勅勅使還國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祖向欲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放發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以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議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庶裳退則齊衰杖屨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天啓運峻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

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尊母呂氏爲

皇太后

太后太常寺卿呂本女。

文宣師執金剛門時道人逐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太后至述不得已起兵之故。

太后未還宮傳報

太后火起遂依徐王允燃居焉。不知何

文皇命遷居

懿文太子陵右。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

皇明玉牒曰

高皇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群

雄多淫酒肆傲驕誇自恣帝獨早已下人

旁求俊傑尊以隆禮受其善言晝夜忘倦勤

於聽斷四鼓卽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閑

史記

卽與諸儒講論經史商確政事至昏始還宮

雖隆寒盛暑未嘗少變體或失和亦強不替

凡有陳論無問卑賤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

終夜不寐思所以弭患之安卽於自養非宴

群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尤謹

於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兵漢之滅躬拜大

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群臣徵引古道出言成

文動協典誥自爲詔勅頃刻卽成有如宿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用兵

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諱

將有功不吝官賞天地嚴於禋祀秉圭變製

競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猶矜貧弱語及稼

穡艱難每爲流涕至於大如兼井官僚貪濫

深惡疾之犯者必賞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

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

已高爲治彌勤飭馬政謹邊防較兵籍恤民

困孜孜善政難以枚舉至於山陵之制皆

預營度務節儉器用陶瓦嗚呼我

聖祖之垂範于無疆莫黎民於奕世真可謂

聖神之極矣

按我

太祖嚴於吏治凡有貪犯縣令許里老解赴京
御前陳詞官署犯則十六兩以上受審者許是
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制皮之場名
曰少場廟於公座傍各置一制皮實草袋使
其當裁於日而微於心也
皇朝紀要卷三 國初取下多從重典清

皇朝紀要卷三

五十五

泉宇今稍有匪罪懷印未援即遣之去非遠
戊則足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旬已位朱紫矣
以族居佐者隔端然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
奉榮祿由中近外百職雖齊是以朝廷清明
以度廉潔善無纖而不焚惡無毫而不諱故
有為老人自傲人材許為痴愚不識字以冀
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
材為御史處事累及許以他處先作已名字膠
膠相理而潛遁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國
是也此類甚多不可彈述然事實亦竟不免
干誅一時法網之嚴密不可以幸免可想見
矣
世貞曰夫天柱折則地陷地陷則地維
崩而所繫之業斷偉難似棋邊湯武征誅厥
德懋矣功亦遂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推撤疾
夫使虞不勝斷難茂收整之化受早難落成

衍微仲之在宇宙自紀日月未改歷後延萬

帝王壽考今古而乘時捕弱佐命之士臣

十亂次者變隗變達伊也載在葵金炳于旂

常天下詩經而背諸之近於今不妄者乃所

儀混而正周七聖而復昭樟百紫之遺服

運九有於所造乎如天為子羅名則孰有

我

高皇帝者三古偉人天雲垂龍虎波腦心替奔

走禦萬不亦茂茂林林哉是故臨百萬之眾

拉陷帝清知六策在德軍所不設此則中山

氏之所以開帝也故博傑製前無敵敵

軍千里血氣流自北則服平氏之所以揚帝

也此則李律公之所以思帝也此則漢衣以

此則李律公之所以思帝也此則漢衣以

此則李律公之所以思帝也此則漢衣以

此則李律公之所以思帝也此則漢衣以

此則李律公之所以思帝也此則漢衣以

此則李律公之所以思帝也此則漢衣以

武廟志
卷之四

武廟志
卷之四

武廟志
卷之四

一方攻城層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
少土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志兵戈
振旅無寧日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
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
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
而天運猶是中原氣盛天必禍之億兆生一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聖人出而撫治乾坤與萬業史始焉

偷無異肅何徐魏公之將畧歸於韓信劉
意之智計於張良陶安識其主於羣雄
起之秋宋懷賢徵厭厭沸之日當遇春負百
戰不挫之雄傳反德奮臨敵先登之勇戰勝
功取有文忠守法奉公有節食而永安永忠
尤以持力遇衆臨陣決機有勇和招降納附
有沐英而國用國勝允以智勇出羣二吳有
保障之勲三命建宜討之統葉琛章溫望寔
一時世學大海濟世其間攀龍附鳳而相
與俄力論贊焉丁是器定遠飛渡切板采石
與建業先克焉於龍虎虎之都然後命將
四出東征西討一舉而平西漢再戰而滅東
吳三馬而克元都建焉和而國珍寬死命永
忠而何真端傳攻周與而友定受持擊秦賊
而思齊穴彼節示吾而君爵納欽欽巴蜀而

武廟志
卷之四

武廟志
卷之四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明昇出降天戈所指義旗所向靡不摧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廢日舉之樂

皇明

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建文

帝德動天徵矣今觀漢之臣所撰其大要
 者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秉全智曰
 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信哉
 惜夫不治太急嫌惡太嚴法外之威刑太峻
 京城之工役太繁而珍朝重譴黨無類無
 遺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者乎民力苦于
 而為三事未了累征北處損衆傷財以致星
 象垂異水旱連年米珠大賸亦坐帝之發
 言耳他如命李善祥蓋子遣道士詣三牛以
 御史按玄清而教坊官妓之設給配頰女之

太祖先命也

條似非所以斯式穀培化原也噫烟火雖無
 膏然太明而氣虛靈瑛瑛全貌所宜有也
 七月名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為翰林博士
 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皇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四年

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
 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
 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
 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
 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
 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
 圖燕
 賜太學諸生高等者襲衣束帶歸鄉省親

祭酒程師開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十五年不歸者。者令歸首孝養。他口出任。族諸忠君。先是。上因斯文。大。思所以復之方者。孺亦言。近代文字好青。二吳尤甚。因責祭酒考久優。賜歸者。士休相。以爲太平盛矣。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

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散職。明年三十六。來自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史記考。第史記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後召入翰林。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其文 五

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已卯建文元年

按建文年號永樂初革除。故自己卯庚辰辛巳壬午。四歲仍稱洪武至萬曆十六年三月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復。

正月大祀

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

夕宿文華殿齋官。已卯出舍皇邸尚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脫冕登大祀殿。乘圭奠瓊。興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

異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

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蕭惠仲。齊府

審理正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甸。長官

司吏日程本立等。纂修官。

詔京省開科鄉試。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

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妣馬氏

爲皇后。封弟允礪吳王。允煙衛王。允煙徐王。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其文 五

燕王還國

皇考既諡文帝諱允校及皇子生復命
文奎諡者曰此係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
及改建文年號燕王聞之誅胡乃重復至
足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
且見其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廉貧
拊恤埋瘞贖民鬻子減田租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
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
密奉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

自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夏

燕王還國

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
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
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登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
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齋戒伐豷獸
拜跪禮如廟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燕王還國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探使巡行
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暴不職者
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
密封以聞方請為之備

按昭山西人從掌北平布政司事靖難兵入
城昭被執不屈至去齒戴手足乃口絕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
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

自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高

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
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
工部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仁燕府長
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
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

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載。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戒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朱覽曰。是興亡一大機也。內兵心忌。文皇瞻張此瑕而疲堅。又何矣。接戰規勝。自哉。夾河戰後。文皇直抵京師。無還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殺之也。其朱裏之仁義也。讀史至此。啞然失笑。當時在廷諸臣。不出一言相難。何歟。

庚辰建文二年 舊為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

二月湖廣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景隆遣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

出紫荆關。燕王白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悉兵不報。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良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俱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勲名顯者甚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辛巳建文三年 舊為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辛 太廟告東昌之捷。

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耻東昌之捷。道衍曰。前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月耳。兩月耳。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二月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朱能曰。賊勢踴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制。乃戒勵將

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
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
城則難於拔效况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
頓師城下必令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具
定州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
戰先來即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
豈遠哉彼合勢齊進我腹皆受敵矣王曰兩
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

皇明興要卷之三

五十七

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
十一月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壬午建文四年當稱洪武三十五年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
四月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
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

兵一戰斬陳文升戰斬王真 燕王嘗曰蕭
勇王真何功不成 燕王見失兩將兵兩卻
力自督戰安操長鎗追及之忽馬蹶不前蕭
奮將王麒麟馬入陣援去
先是 王帝欲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
美髯來白馬從大刀自西來呼救 駕砍安馬
應聲而倒 王得脫問其姓名曰幸城陸神
也至是一一符愛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
眉山敗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十八

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燕
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
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
人斌號勇敢死燕兵益懼會大霧各歛兵
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也小河東
就變觀變而動未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
曰漢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王心
王然之下今日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速忌遲。朱能勸進。而輝祖名還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錄諸臣。徒爾顧忌。而知兵非朱能匹也。何往而不敗哉。

五月靖難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

自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夏

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手。比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

真。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訂割地。可

稽數日。援兵卒至。相與夾戰江上。北兵不長

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

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

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六月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瑣王

佐如靖難兵。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乙丑。靖難兵駐于金川門上書。皇太后。

李景隆及谷王棣。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

能謝勸哭去之。京師大譁。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

自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夏

左都督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陞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不果。

冕。永豐人。直有才。既廷殿謀降。責明日請。且多迎附。冕曰。即收節。必不為時用。從自泣。耳。遂自殺。已而法官希瓦達。罪夷錄其族。時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稱永豐。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

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

內臣諱言不如遜去。上弗聽。欲自殺。

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安王楹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

乘輿勸進。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

散復業。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

明紀要卷之三 英文 順

人逃行

數夷口。歸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

四十餘人。建城引去。還者以聞。文皇置

問已而軍衛禁之。累累相繼以獻。棋死者

歸。復其官。兵部卿卿可見。然鳥舉雲

亦已多矣。道事所載。雪華和尚。補銅匠。及河

西。隨其此類。與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奔去二百九十有一

人。

翰林修撰王良。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鄭

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

修死之

燕王謁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太陳

黃勳。鄧瑤。胡問。郭任。盧翹。錢太暴。昭陳。職之

介。賈黃。顧尹。呂隱。吳統。毛太。車。車。官。陳。王

農。高。兩。繼。見。凡二十五人。右前勝。蘇德。吳。韓

宋。微。王。微。凡二十五人。右前勝。蘇德。吳。韓

永。昌。誠。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頭。何。韓。張。見。車

敬。鐵。該。謝。昇。葉。大。平。大。方。陳。意。同。鄭。想。未。也

純。高。不。危。處。債。徐。聖。祖。凡二十六人。右續榜。

仍以方孝孺為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

收之。官民人等。鄉紳諸臣來者。首從薛有差。

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擧劾者。紛紛繼集。

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鉉尹昌隆自慙。復并

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奸。福曰。臣

誠死罪。但目為奸則非。亦宥之餘。俱徇節死

矣。太子澄。赴召未至。奔。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曰。使

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後圖。

未嘗曰。向後圖之。有。仰。天。振。心。向。關。立。自。人

決其庶幾。幾被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燕王清官三日。讀

明紀要卷之三 英文 順

蜀 上所在。官人指后尸應焉。王遽出尸。

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采用。

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官人遭戮略盡，惟得罪。

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袁。

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卽皇帝位。是日復。

周王橚、齊王榑、爵王 壬申葬 建文皇帝。

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皇

命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

十五年。元改。○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掌。

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

陵。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燧爲廣。

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燧爲懷恩王。居。

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燧爲敷惠王。隨母呂氏。

居懿文陵。尋復廢允燧。允燧爲庶人。允燧敗。

甌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壽爲陽武侯。謚忠愍。上憫。

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追。

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百朝。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武臣解與健長。

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

問不答。一語弗從。無推戴意。法司逼取伏殺。

輝祖默然。惟書其父聞國功勞。孫免死。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徘徊久之。

意從寬。其止輒歸。

弘治。華其諱米而巳。

齊太微執至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

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皇

抄奸臣九族外親之親。以爲薦首。高牆等。

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屯衛。然。

年調遠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

者。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

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連。

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

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旣而族誅。

先是姚廣孝。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

滿必不達活之以勸天下。勿爭殺。文皇頗

之既革命。張來多不赴。通之衆經號閣下。文皇諭王于因在。文皇曰。國類長君。何向。曰。成王之弟。許自縊。捕族黨。輒下獄。揚之。已徵草詔。召出孝。獨自縊。衆見哭聲。徹殿陛。文皇降。南勞曰。我突魯氏。先生無過勞苦。故事見曰。諱天下。非先生。卒不可。孝。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乃孝。端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縛諸王。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雖死。就知其由。奸臣得計。謀害用。獨忠臣。發憤。血淚交流。以此。端君。功。抑。又。向。求。烏乎。家。後。孝。族。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郭。氏。及。婦。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封。葬。林。高。滿。等。妻。家。郭。氏。等。五。服。之。親。俱。建文

之。及。游。黨。鄉。居。自。處。原。質。等。門。人。願。奉。祭。林。高。滿。等。蓋。方。黃。之。獄。族。吏。上。數。戮。萬。人。矣。孝。端。和。而。良。事。親。孝。篤。于。師。友。克。勤。徵。滿。成。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華。愛。州。許。漢。中。委。往。祭。墓。告。蜀。王。恤。其。孤。娶。志。慕。古。欲。見。之。行事。不得。竟。其。效。所。者。有。遜。志。三。集。四。十。卷。周。禮。考。欠。大。易。技。詞。武。王。成。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箴。誠。等。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成。曰。韓。方。氏。時。得。典。史。魏。薛。開。孫。族。其。幼。子。以。故。方。氏。而。有。後。滿。文。肅。公。詩。孫。族。一。葉。是。君。恩。謂。此。亦。廖。歸。巢。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官。都。督。上。年。亦。督。師。事。孝。端。今。論。之。孝。端。口。波。續。書。幾。主。向。未。滿。不。是。字。既。孝。端。死。廖。兩。子。拾。其。遺。骸。葬。聚。賢。山。遂。收。廖。死。之。心。劉。庚。字。仲。理。長。洲。人。元。年。方。孝。端。試。工。命。題。托。孤。青。命。得。政。族。喜。曰。此。鳥

中。孤。風。登。書。二。百。十。四。人。或。第。一。孝。端。品。或。賜。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瑄。王。商。並。南。昌。人。廉。明。執。法。有。聲。花。生。繼。孝。端。息。樹。際。則。鼻。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親。沒。其。產。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祭。其。先。墓。結。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濯。濯。園。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建文。謂。用。齊。民。之。策。而。滿。封。之。不。靖。者。族。後。之。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劉。建文

儲。材。粟。以。備。軍。實。果。何。為。者。然。而。北。討。周。禮。討。和。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荷。持。久。卒。耐。使。勢。已。就。有。坐。困。耳。上。臨。而。惡。之。故。燕。王。智。勇。超。絕。且。濟。強。地。宜。後。封。南。昌。以。絕。禍。頭。上。不。周。至。是。執。敬。上。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下。吏。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全。陵。加。兵。時。變。底。物。耳。敬。言。誠。哉。遂。殺。敬。按。二。子。之。言。皆。忠。謀。良。足。而。建。文。一。不。能。用。獨。非。天。耶。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

書暴胎

按靖難數年之爭戰以及奸黨族棍之誅逮
宇宙一大禍變也。雖由人事實亦天運。誠
意錄所謂數運猶
未除者。于此微見。

十月勅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命解縉等繕陶建文時羣臣章疏。時上於

官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干犯者乃命縉

等繕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

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稍首

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卷之三

亦對修撰李貫達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

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于

建文者。但惡其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

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于朕

不必曲自遮蔽也。

明紀要卷之三

終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復封周齊代岷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

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

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一

人贊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

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

艱夙夜祗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

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預成其

德業未允所請

按成祖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得立太子選

遜歲月照人之道至矣抑以預許高煦儲貳

友有難焉言斯

國朝

入

五光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

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

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

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等相與協心用力共建

功業越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蒞

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考傳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

疑不安於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二

加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仇怨之比乎

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

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

密之嚴者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

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

共乃職推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

其深體之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韵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

具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頒解縉等於次年十一月選所纂輯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既而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至五年十一月始成更名永樂大典十一月上欲知民情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陳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知故還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

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十二月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訪軍民之家有收藏

遺教生
諸家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書

具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四

之

此以建文皇帝遜去大內火皆燬故也

甲申永樂二年四月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實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

修己治人之道
如要
知要

採經傳
卷六

實切已
貴用

實切已
貴用

實切已
貴用

實切已
貴用

額侍臣解籍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儆君
昭鑒錄此書稍克廣之蓋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
守此足爲賢君

五月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
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八月解籍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

皇朝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之諭籍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
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
心爲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
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乙酉永樂三年春正月命學士解籍等選新
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
籍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康吉士
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

以應二
十八位

以應二
十八位

以應二
十八位

以應二
十八位

以應二
十八位

以應二
十八位

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

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

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廣吉

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

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

紙筆墨光祿給朝幕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

擇近地宅居之仍命解籍領其事上或時

至館中程議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

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

之較尉備驅從人歛其榮

夏四月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

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朝

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官中偶忘一事問

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

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忌

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

皇朝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六

之叢脞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遠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冬十月禮部進覽服闋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頒所司永爲儀式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比

丙戌永樂四年三月上視太學禮部尚書

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

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衣行四拜禮

秋七月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

仕論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

二人以易然皆未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

拘滯蓋易在變通而不失其正古人隨時

從道之說寔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

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觀

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丁亥永樂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

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侍讀

韋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

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

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八

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審識廣也它日所資甚

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

等頓首受命尋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

不置僚屬

戊子永樂六年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

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

天下祗率彝典統馭之初陞順天府爲北京

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

史記卷之四

史記卷之四

皇朝紀要卷之四 咸豐 九

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民。諸司母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十一月命丘福。賽義金忠。胡廣。黃淮。楊崇。楊士奇。全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矩。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須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

已丑。永樂七年五月。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上嘗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為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

史記卷之四

皇朝紀要卷之四 咸豐 十

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刊印完。遣人賫賜皇太子。

九月遣書諭皇太子曰。此遣淇國公兵福帥。兵征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冀頑。阻。違。棄朕言。拒拂眾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庚寅。永樂八年二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三月車駕次凌宵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

聖人者
貴於
克己

金石錄
卷之十

金石錄
卷之十

皇明紀要卷之四 城廂 十一

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侮強。果何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來此。不聞進一言。何也。廣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禪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勸莢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峰之石。

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寨。夜南望北斗。次濁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上率

御出物
銘
御出物
銘

皇明紀要卷之四 城廂 十二

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餓渴。遂收兵還營。

車駕次榆胡山。勒銘曰。瀚海爲蟬。天山爲銘。

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

樂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七月車駕至北京。

上聞周王擴於國中作殿奉祀。

御出物
銘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

太祖之祀。朝廷自有。

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

不得爲而爲之。不可。風世王其審禮而行。毋

貽咎議。

十月。上還南京。

務本之訓書成。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深

宮未知稼穡艱難。因巡行北京。以待行。使周
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俾
知國用所需。皆出於此。爲民上宜加憫恤。且
舉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
之主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
普成。名曰務本之訓。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編歷農桑觀其厭食器用。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十三

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爲太子。將其父小乙官使
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卽此意也。至于
洪武。命趙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
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平
聖神雜作。教諭太子宜法二聖。
辛卯。永樂九年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
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墓古所進楚王書稿。
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
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

御事
百司
故成
其大

卽位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
號今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
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與成治功。
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
大。豈可一一追求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瑺
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及精詳。故也。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十四

用人
別其賢

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
壬辰。永樂十年十一月。罷川衛所鎮撫陳恭
。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入。不宜置
左右。玄宗養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
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
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月八。但當明其賢
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

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人，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失。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請

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誚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永樂十一年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球射柳。驄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

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擢而罷。
甲午，永樂十二年二月，上退朝坐左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再進，昔皇妣高皇后射補茸敝衣。
皇考高皇帝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法。
詔親征瓦剌。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聞。爾等卽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上閱武之暇。皇太孫恠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有主長深官。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不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

八月車駕還北京。

十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

有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未幾成之。

上親爲之序。

乙未永樂十三年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鳴陳只。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連。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濬。泚浦。引水。

本便人行。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峇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監達失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

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

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餘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林

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

丙申永樂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之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

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離

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關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額

以獻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此示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

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

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

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大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遵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遂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

司。

丁酉永樂十五年。上巡北京。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南京六部及

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

巳木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韓祿等奏二

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網緼流動爛徹

雲霄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際具諸象至巳

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

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圓圓如日正當御座

已而西度宮苑暎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

宮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

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上以玄克圖并羣

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陝

西輝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

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

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

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

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

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

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

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

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

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卽理瞭

然而懷不能遁矣。

巳亥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

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

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苦

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

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英昇入奏衆皆嚴

慄免冠請罪詔。可即日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薦。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薦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詩。各大爲十卷。上親爲之序。旣成。編頒之。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

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戍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

寇。遠震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圖

宋元習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贖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

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盡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好義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貸。

庚子永樂十八年九月。擢教授闕從善。林長楫。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子講讀。

授我
祖宗創設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通儒
纂修書籍會試文必參用鴻臚經籍與
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
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選
以輔導宜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瑄論輩
無非終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故楊
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
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
重也故當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
出爲世用彬彬多得人之譽以勵世磨鈍有
此具也近則視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爲不
肖近日被薦考稱者錄部曹之校猶斯焉而
況其他殆登天絕望如此尚可望勵世之功
乎嗚呼世變
何可罕歎哉

皇朝紀要卷之四 戒祖 三

北京官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
京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

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

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

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

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

奉安山川諸神主

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祚繼承大寶統
馭萬民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營
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
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
工今官殿告成朕御正殿祇祀天地宗社眷
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
之德大赦天下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皇朝紀要卷之四 戒祖 三

詔告天下求直言

五月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

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

刑獄黜陟官罷道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

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

壬寅永樂二十年三月阿魯台寇與和殺宗

將都指揮王煥上遣央意親征戒誓將士

諷日啓行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鼓

次龍門雲州。閼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閼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收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丁酉。太閼諭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

皇明紀要卷之四

威福

元

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

捷所向無敵勇也。許弇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

皇明紀要卷之四

威福

三

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九月。車駕還京師。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

存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檇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

文武百官進賀。上正色却之。

朝忠安輩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爲說。何也。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能以寸哉。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進剿。楊榮金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其

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冠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上以四月發北京。復親征胡寇。七月。車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久稱。皇上付託。上悅。

是月十六日巳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

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

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

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

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

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錯

錫製爲押押成樽斂而錮之殺匠以減口金
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入皆
莫測。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
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
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
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
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重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
金問等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又
數絕粮不能繼又上命臣則日與死爲難
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日事已如此
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
諸之數面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
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
減賦北直隸山東粟四十萬斤楊士奇八奏
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寒義原吉曰新華

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其聽之士奇奏言
恩詔甫下而措薪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
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
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
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
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信初被疏遇文皇帝平書大臣十八奏義
等名被縉曰汝疏其人品十八者皆與縉相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重

義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
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儒雖有才幹不知
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顏短于才李至剛敏而
剛勢鉅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事陳
瑛刻于用法刻惡以端宋禮應直而苛人怨
不恤陳洽疏通警報亦不失正方實簿書之
才驅僧之心素上上以示東宮曰至剛朕
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
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
問尹昌隆正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
法王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
出詣告有定見也報
其家屬官其子禎

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遺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旌，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免遼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語，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祿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然，蹇義從之。

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羣德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官，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理。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

慶曆
之
事

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
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
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
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
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修者。
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兵
太祖初建國。兵重史事。首次起居。注以親觀末
皇明紀要卷之四

廣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
居法。秩從七品。單仲貽。詹同。嘗任焉。其後竟
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
侍則執筆。以從書勅。以爲日。屬書言。以爲寶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
宣德後。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
欲復起居注之法。或謂命史官記事。時政於
其中。如奉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天世之門
生故吏。於其所司事者。猶編有語錄。故記。矧
聖神並德。大業胡可無通乎。在洪武時。日曆
實諸當勤。則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此
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詔衆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
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諸人才。并嚴蔽賢。

監舉。連生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
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
舉。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
先是。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
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
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
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庚辰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
前爲言事失當。請充軍者。亦有爲民。

按初治奸黨。齊太一子甫六歲。給醢。至是得
宥。還鄉。黃子潛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
寧。主是間宥。乃復姓。卒已進士。黃表其後也。
故齊黃之裔。猶不絕。方報則無餘。諸人不可
悉考。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

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
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

但望如
於如一

天休感卿忠懇特用辭報今賜卿彩幣一雙
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上御西角門閣廷臣詣臨顧謂楊士奇楊榮
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
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
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
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
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病

一體
心共
勿以
所使
而時

不肯默默言者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
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
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朕
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語辭親筆增立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感
息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
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遷遷湖廣按察副使至

實金石
之三

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
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仿皆宥之今退
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
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題之上覽疏喜即
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
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
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
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罪

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感
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始無不言以
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
齎白米十五彩幣二表實寶鈔二千貫實彰
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辛申朔上御奉天殿
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行五拜上即頭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謬曰：「陛下初登太寬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等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

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賞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罷給朝覲官驛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

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羣半准民間餽。餽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義、廖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義誤朕。」顧士奇曰：「必頃卽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

因事稽緩。爾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觀李慶輩。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忠。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是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甫按察所所以肅廉官。員百度而太僕得臨。亦放徵餉與下民等。慮網掃地矣。」上曰：「爾疏據此。執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

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文廟密諭使校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可小齊父子骨肉慶唐君臣未見其有此也

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實直，沽名誣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識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起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上不憚，仍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

舉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爵。河間王謚忠武，張王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真加贈

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太祖成祖一廟爲然。至仁宗以來，此禮省

卜之講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輔應時而出，爲之股肱心膂，又安則海與同成，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蹇義、三楊諸人在。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鼐、李賢、劉珝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瑄諸人在。孝宗時，則有若丘濬、羅欒、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韓文、梁儲、薛寔諸人。皆勛名事業，灼灼在人耳目。因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進之祖臣。廟廷之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列上以修一代明良之達下以感一世之豪傑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

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

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

建曰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吾轉圜改過不吝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其尙高宗周成康之匹乎漢文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識痛哉

命皇太子往南京調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

同日

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

讒惡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淚潸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權兼詹事日侍左右肇建兩京政務

名錄
治錄
賢君
子正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爲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容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稽襄治理。用濟斯。民。給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義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難。體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與士奇。勅意同。而詞小異。五月。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磨。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辱。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變辱。小人阿順。

陳
以清

陳
以清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問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崇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遣。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鄭。驥曰。帝。天。京。純。明。至。性。孝。友。清。謹。之。高。未。嘗。與。親。益。恭。勤。勵。失。自。辛。治。二。弟。驥。姿。幽。意。調。護。正。色。訓。誨。在。東。宮。清。心。寡。欲。敬。服。寬。博。死。若。臨。生。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卽。位。立。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凡。遇。水。旱。濟。亦。露。禱。祈。雨。朕。親。親。行。遣。賑。貸。罷。科。市。已。遣。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二。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使。靡。不。曲。當。才。美。可。用。咸。所。不。吝。竭。忠。竭。誠。無。心。必。戮。求。當。以。愛。惡。按。是非。甲。乙。選。善。惡。

仁宗

【44】

位之後弘施渾澤號
稱不亦宜乎

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卽位。

八月敕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

公張輔尚書。寒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爲總裁

典要卷之四

聖明紀要卷之四

音釋

織音遲細微也又布名
頊音恣渥也浸
燹音夷酒尊總名
屈音

一強梗
臚音岡皮又腹
一又傳
胸音渠屈曰
一又姓
鐔音騰
器緣

亦作鐸 鐸 音鐸 刀 鑠 音商人聲 鐸 音尖 砢 滅 又盡也 滅

也瑞音帝也音低黑石所音紐大性要也
土也不音索綯出琅邪又狎也習也

情 訛人音愛 哈 夷姓 李 也又音佩 峙

山蛇立也。勝明也。什也。僵也。殭也。殭也。

聲倉連也

人言一暴

人言一暴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五月戊申退朝

上語侍臣

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
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農夫又曰朕入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
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侏儒艱難在
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一

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海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
禁樵採輪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
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仍令以時取之毋恣意砍伐傷其
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
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命蘇杭等府織造
上命減半造

于未宣德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論之曰古者
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
則爲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
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長相逢
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嘗祇事我皇祖皇
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
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

皇明紀要卷五

宣宗

二

卿等鑲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無駁
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
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濬
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記受賜銀圖書五顆曰方正
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開西後裔曰建安楊榮
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
曰畏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
和恭靖餘
未有考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八月上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二

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施禮吳忠浚宴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宏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瑄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路河駐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眷朝見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

其耆老諭曰平壤斯郡獨豐稔無他處產穀賜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妄于溫飽而自棄也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倚侵邊已入塞下諸將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車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四

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御枚飲甲輜戈馳四十里休奕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墮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机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

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宴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峰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五

陳建曰。宣廟英武亞于成祖。故平內難。芟外夷。皆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嘗田獵。講武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達。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家聲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也。已酉宣德四年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意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凜然。更有遺撻者。拮据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六

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排貫爲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承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部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排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殺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閹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索士奇曰。此必有重。教之意。小人排陷正人。

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賊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上

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陳建曰晉薄而薪芻無食因非體臣之道歸臣而後給薪芻亦非正大之概後宋孫此達有案籍出詩之段數銀代役始者

正官廳事體便盡亦可行焉

四月書諭寧王

時寧王母李氏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

一氣之分下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鐵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以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未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宅忽有此語其意豈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該郡王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近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王世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不同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父若輩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通

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即位時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

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照懼每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寬何柳而恐恨不平至此

子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奉諭蓋托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露也

楊華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全親親之美之可得矣亮之

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鶴自泰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志改

皇朝紀要卷之五 宣宗 八

爲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八月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
庚戌宣德五年三月頒寬恤之令 上御南

齋宮召楊士奇論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祗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上曰。

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連年負欠薪糧。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祖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

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早濬。悉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條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還。上數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

民此皆應行。命卽草敕用早頒行。四月重修玉牒成。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而後當食不食。傳不

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辛亥宣德六年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親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此我祖宗學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致橫徵。勞費爭占之。操王守溪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瀰望。皆不起科。千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羅一峯謂以堯舜代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固有成法。湯東里諸人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謀國不弘。輕違之。歟。而荷且一時之過。小比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主曰。朕惟為國養民在。

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

賢病國。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徵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

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追令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豈不欲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並能遍洽。兩廕萬一有冤大怨。卒者度何能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

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拔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

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壬子宣德七年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堪任方面郡守官者。有犯罪并罰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備資。陞授不足以得日。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下。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姑其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保舉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該管會推舉。言子胥兩弊互攻。終何適而可。思以爲不若遂行。則官推賢讓能之法。使令百官推舉。奏薦一官。使吏部將所薦最多者。奏授之。不保舉。快舉信一人。

之舉而遽授焉。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處幾乎其可也。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稿。蘭操及四言招應詩。賜諸大臣。上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審而重。策命所錄。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

心志太公

知權本理可行

其人正處明果

才德兼備才大德

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

出於外心游太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

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

無數

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

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

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

奇對曰福受知

皇朝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五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

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

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摠藩憲之

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其有成績其才德

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

矣諸後進少年高生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

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

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孫常選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癸丑宣德八年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

言廬陵縣城南舊有節祠祀鄉先賢歐陽

皇朝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六

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

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上諭禮部

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

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

宇

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

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

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

孫常選以正人

上卷
諸葛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元帝
諸葛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下人勉哉惜居諸

甲寅宣德九年三月。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禍生閭閻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然登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然則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警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子神孫能繼祖武將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葉巡邊開非然耶曰宣廟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為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十一月翰林侍臣譚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義及成康治教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

大入市
有威附

王定安
天下

此所以
昭然

起世亦
子驥氏

一
不

叔樸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戒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九

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皇太子卽位時幼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曰于太后然後行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禽獸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武之選

楊士奇
之八

此第一

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二十

楊士奇等上言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皇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

史記卷之五

不正立心行已頗解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上
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

按天順日錄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
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
飾人主氣象未必無意外之禍後來
果驗蓋習者皆見於下然茂弘有言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王

六月增鄉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
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貢
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
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
濫猶愈十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收
之于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
增科目有差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

史記卷之五

按天順日錄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
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
飾人主氣象未必無意外之禍後來
果驗蓋習者皆見於下然茂弘有言

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
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
正統初侍臣因嶺早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
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曰里以謝天譴璉
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
輩起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
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
識者題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王

丁巳正統二年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
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
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
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
有獎勵之辭因傾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
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
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命宣王振
至 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上晚爲之諱

史記卷之五

諸大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上初卽位初中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揭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嘗考正

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張太后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言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以部屬進次經筵后之進賢遠奸卓絕千古矣

以宋儒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九月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

出守召見宴勞之賜重書總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是職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聲名定卓遠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君賢相持鼓舞明作之權雖中才皆手自督勵而善刻深者變爲仁厚乃筆者變爲循良也至所以懲貪阻墨者則又必下威必論或或充胥吏不似解印綬歸田里而已朝廷勸阻如此是以諸臣上焉有莫不枯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有亦有所謂憚而不敬悉肆之基

也近日此義狹狹如其遷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其善者無所勸獨惡者無所懲後來之治不如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戊午正統三年春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嗣

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報至公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月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已未正統四年六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胡世寧官奏議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既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

皇明紀綱卷之五

兵部

五

得利也夫歲收不寬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致開墾今如此則有利無害人樂于興種矣民間未較既多則價賤發銀可釋則邊儲易足矣建校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說屯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比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釋召商開墾所策斯下矣然近日諸邊每止行下策謂之何也十一月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鄰置倉貯之以賑

以諸

小

以諸

皇明紀綱卷之五

兵部

五

七

散欽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脩築圩岸闢堤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聚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汙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開填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

七

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官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令勅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奉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又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峘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辛酉正統六年春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侮過乞降議者乃釋羽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

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候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放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重二紀方修建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

壬戌正統七年五月會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守將以下庭參翱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白山海關南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

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癸亥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賜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

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

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

按小校盧氏人初爲馬順所迫后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而發其憤焉。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流

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緣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祇謁先聖行四拜禮先是太學猶因元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

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鑑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設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實旌勵循良盛典祖宗躬問一行之今日遂爲定制舉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死甚衆乃遣英賁香幣往祀南鎮以穰民瘼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塋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丙寅正統十一年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

三省之民
民赴
關張

清後
神

4英子
治民

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噤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起撫。

水東日記于節庵每入京請事。未嘗有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拍豚蹄與線香。本資民用以爲城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閒話。短長以此不能知。權貴在鎮凡十八年。丁卯正統十二年春。詔選翰林院官十八人入內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選講讀以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十一

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備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戊辰正統十三年。下朔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于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

劉規全
官與之

鷄豚之數。偏曉示之。既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觀至京。遂受旌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謂之于獄。捕之下獄。需從幾至于死。竟論戍邊賊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十一

已巳正統十四年正月。頒已巳大統曆。岳正論曰。已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法。以三百六十五四分日之一。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夏至得四十二刻。日行夏至行極北。至冬至得四十二刻。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南至婁。爲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其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冊乃不端其本。而齊其末。與大曆日聖也。

之所先也。特以私智授之。能無挫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二月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下。

七月焚感入南斗。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時侍講徐瑄。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官曰禍不遠矣。必命妻孥南歸。皆重違有難色。瑄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鬻子婦耶。乃行。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往。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

十七日。駕行。太監金瑛輔。邸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

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四

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

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織。暮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

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鷓鴣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次攻。獲之。始盡。兵部尚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豈備安知兵事。次日。爲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作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雷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

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敵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

注見八
列傳

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葉國公張輔。尚書顧瑋。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遂頭赤身。踰山崖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時虜酋也先奉。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旣敗績。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第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主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遂言曰。大元也。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見大驚。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也。

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擢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擢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皆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廟皆曰。老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

也先弟也。

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鄭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

二十日。皇太后詔立。皇長子。御名。臚。

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郕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闕門。衆隨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梓英。英懼復傳旨。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梓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及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

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及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卽真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

聖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元

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儕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虜掠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略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較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咀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聖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四

上既陷虜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驪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崩。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遙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較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

人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聖

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機。卿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高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

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

是月六日。卿王即皇帝位。進尊。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

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上皇自紫荆關入。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奏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瑤以古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

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

水東日記曰已巳之變徐元玉收負有府名
太監金瑛趨附計以南遷謝瑛然前成山
所部二事似皆本爲得也專者遼史曰鑾輿
北首在虜表根一時文臣武將觀喪落無
見其身而一二內臣如瑛如安乃能討議卓
卓不羣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議石
下將亂而復治謂之曰廷爲人將不可不
以爲官者而設其善也廷使二人入堅定
以昭帝心一內則勝外有于議致至葉亦無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四三

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
相彬彬有人惟在帝左右無英安所以李
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下焉趙宋
其機以爭毫髮嗚呼是豈人所能爲也哉
時承平日久城外霸上等處倉場草束豈料
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
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
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
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生困於我非
計也

于公此舉鑒趙宋時人

圖計據卒變圖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
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千謙督其軍
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察其軍
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與都
御史楊善守城

召宣府遼東兵入援旣而宣府遼東兵至我
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四四

入虜陣所向披靡官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
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
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
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
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哈
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罕馬拔刀割
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

謀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名臣錄記時軍務緊急下鄉移文成造督甲取刀以數萬計其益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取所積餘米係數成造且計水磨明亮非歲月不可特令擬錫以副急用又項鑑錄記正月間宮殿富孫翁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廉訪命周公恂如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奎物使諸公還治公曰第百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廣又行腐詢出賣膠應用同治即撥餘米買皮張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以兩絀多類此

而敬

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戒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召章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剌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鱗衣貂裘進宴上皇在廣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

水火隱

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聖

車載其嫌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婦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候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韃靼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人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咎恭仁康定景帝為武臣之寇庚午景泰元年正月上皇在廣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上皇嘗至索大店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運冬衣有旨有能

識 太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

遂寢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旨去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責叅政完者脫欽齋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鞏輶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四

君臣偶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馳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一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壤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子謙

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

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言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當爾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復命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四

卿克王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問內閣白之遇興安興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按水東日記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聽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于私惟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

實等一一荅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

見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糧米魚肉煤炭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被，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

見實等實因奏曰：陛下錦衣玉食，今朕食糲飯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陷駕蒙塵之禍。上曰：王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悞何及？李實因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膻充腹非天祿，艸豢爲君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甚麼，是一個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上皇，也先復遣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

調回擾邊人馬

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上皇道過李寶實乃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工本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贖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今上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至

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撥偏豎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鑲置銃火中各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羅南

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二十人今

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金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至

掠上于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

二十一日李寶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會奏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寶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寶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且攜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

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曰天位已宋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上皇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之出非遊改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開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弑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

下錦衣衛獄，季會赦得釋。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今日黠虜登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爲來叩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澄湖紀復卷之五

景帝

庚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同京，詔諭避

位，免羣臣迎。

十六日 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

入。今 上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

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

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朔日，先帝遺

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

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隴虜傲虐，背恩負德，

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覩神器之意，朕不

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

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

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

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

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

羣臣乎？所請不允。○大赦天下。○癸巳，上

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上皇宴之南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庚

宮。乙未正月，瓦剌使人有差。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月旦，百官朝。上皇

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上皇不

許。辛未，景泰二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七月，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

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

祿亦授是職。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勸聖學顧裁
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
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
利病生民休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
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下一身家國天
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禮

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之言宜賜采納
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
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
事殆欲淚下也時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
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闊
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譴大寓諷諫恨未達
于上耳
其語曰前方奉詔出九重浴銀爲豆驛長主
粉類勾圖薄天內朱由進入蓬萊宮御手

將十餘把環玕亂洒金階下萬顆珠環走玉
盤一天雨雹敲驚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錦
手墜羅裳綰繡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生
清霽聞之昨日六宮屯翠娥紅袖承恩風黃
金作豆穀拾得羊車不至愁網中別有金盞
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墀
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知民食木皮和草根
夢想豆食如入珍官倉有米無錢糴糶盡
作溝中壘明主由來愛一壘安邦只在恤
窮此願將銀豆三千斛沽取枯骸百萬人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上皇居南
宮恐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
窮治不已忠一日昇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史

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
狎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侍臣王誠等
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
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道
報以妄言伏誅
按寅山西安邑人少替而性聰賢學京房易
卜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除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
寅望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
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
干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

中快車駕其運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謂
德之正也。下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五月壬寅
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雖則必飛九。青乾
之用也。南面于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
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而時在石亭。暴
下召問休咎。黃裳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
驕。戰之必克。虞果致去。喻年也。先欲奉。上
皇南還。時率以為詐。獨無摩伯。未諱。上書懸
諸朝廷。持不敢發。實言于卓曰。虜人順天
寧義。我中國失。言。迴轉獨不為。伏笑。天
寧還。與于謙等議。遣使虜。果不。乘輿來歸。
寅錦衣衛百戶。
壬申景泰二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壬申

二月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
者。恃其弓馬之疆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
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
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
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
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
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
留銳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

行止
正本

前後左右橫排。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
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
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方脚之城。內藏軍馬
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
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大策。莫善於此。
按李文達公。此言。又非。皆陳平戰之利。而
或有以爲。馬車。皆謂不得行也。訪之前代。
名將。用車。皆不獨一。如馬隆平京
州。朱超石却魏軍。奔敵走楊大眼。唐哥舒翰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辛巳

馬。雖宋魏勝嘗用之。敵何不開。以爲
鵠卵。愚故于治安要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宜。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
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
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
爲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
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喚
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伯
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

此布

此布

此布

上既册懷感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祥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

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之謂見

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

矣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

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

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十一

此布

此布

此布

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十一

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圖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圖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

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萬方疊降詔書上
按處莊疏曰
上皇儲帝廟廷
大兄皇帝與上庶
暨木報爲意
皇上之心
臣等視九族徽五
典之心
領都運神靈
皇上賜置建壽
上是於南宮區遠不知
皇上於萬幾之
留時胡見以放天利之樂
致事友愛之情否
豈出己爲翰林故古七刊給事中大理寺
丞提擬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

五卷之五

Age group	Number	Percentage
0-10	10	10.0
11-20	20	20.0
21-30	30	30.0
31-40	40	40.0
41-50	50	50.0
51-60	60	60.0
61-70	70	70.0
71-80	80	80.0
81-90	90	90.0
91-100	100	100.0

輔史部尚書郭璽至正副使冊封
有人國每遇正旦冬至令館學臣見
其有不法乎今幸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
之恩茲養之暇特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
講明史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成
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
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
係之重又不特此大子哲天下之本已愚竊
以爲上皇請上皇之猶子也宜令親
近儒臣讀前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
民踴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
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宗創業
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
之艱難思所以保萬天下之心念矣近年月

食星竄地歲且醜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不報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上疏。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

聖紀卷之五

六十四

聖之地吏官書之傳之萬世寶累 聖德
上覽疏卽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弑其主而併
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
路兵討之。二疏旣上。浩名震京師。
時又有太學生姚顯誦言王振竭生民膏血
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睦臨幸。夫
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
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

生取
事于世

拆毀用備君殿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遺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丸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宦

敦同無
之憤

定天下
之大本

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十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帝覽畢大怒時已暮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宦

中出命錦衣衛卽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三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熱揚集以書上千謙略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崇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又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處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丈伐去城邊高樹

宮門之鎖亦宜濯鉄。帝怒黜爲美南經。復春所淫者未行。乃謫成鉄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巨制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京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繪御史鍾同于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在

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關給勸諭。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拿章繪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

論禁錮詔獄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牛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毫末苟取。位望孤。先世重。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在

天

典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華。一個來換干某。衆官默然而退。

按救國權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竟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請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始入。誨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足處。賢弟當面言之。不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慙愧。局脊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問之。

五月襄宇通志成。

十二月 上不豫

丁丑正月 上皇復位改元天順詔告天下

尋下于謙王文范廣太監王誠舒良詔獄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鐸商輅尚書俞士悅江

淵侍郎項文耀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論隨駕功擢鎮撫鈴錦試百戶袁彬並爲錦

衣衛指揮僉事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竟

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

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

鉄嶺衛永遠充軍蕭鐸商輅王偉等原籍爲

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譟張軌揚言

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爲邸王

歸西內越數日命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

爲 宣廟吳氏 廢皇后汪氏復爲邸王妃欽

心在唐

天監奏華詠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

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邸王薨葬祭如親

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

葬

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譚陝西定羌驛丞廖莊

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

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

文中百有四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醺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性

賜冠服帶屨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

姚襄以下造其第致賀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爲皇太子

詔處士中學習天人者堪經緯隱居高尙不

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

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頻入見或

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

皇上年
月十八
日庚辰

景泰
元年
八月

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煩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宜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

十月。遣行人曹隆。賫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庶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

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爲人淳謹。不防。但

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意疑存
心不惑

天命人
心无有
不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注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已卯天順三年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識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寧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一日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

國宗水
三九氣

神不行
延避改
糾糾者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諸

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勢機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于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上曰然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朝觀官吏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羣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賈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爲右副都御史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

報
錄
錄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達

十月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辟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

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
辛巳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
其叔費田謂一書與之乃錄命法也于是研
精於上公卿戚貴多有中景泰間以吏晉
事吏部神其指拜鴻臚序進主簿景帝
召見有言輕賜以白金彩幣及不豫有議
召養諸首石亭以問祺曰皇帝在南宮
吳事他求刻期獲勝與余並古及徐有貞
觀世象合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達

受郭發財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掌欽天監事
王綱李賢時職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
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尋翁
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悅首其兄爵
日萬君言欽乃折王李二公而退事兄
上聞甚壯之召職賜宴勞焉遂陞太常卿累
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
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
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
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

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
從者數千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
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
忠臣也

和此序
心行

按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
反測人心海內時榮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
學士高穀莊其志解所束金幣
贈之趙公二事忠義一時鮮艷
十一月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
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欽近求

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謀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每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悉皆操擇去取。

皇明紀要卷之五

禮部

注

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壬午天順六年。調知鎮江府林鶴。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鶴奮然曰。塑像非奇。我

太祖。太學易以本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末壞。

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本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為疑。謂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為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為本主。

丘濬曰。聖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龍吾孔聖。何時而始為像。嗚呼。雖此例。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議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豈覺其非。亦狗彘教為之。郡縣縣長。短肥瘠不一。其狀甚非。

紀要卷之五

禮部

注

神而羽之。無學無吳之道也。竊觀聖祖。設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思遵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為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項襄毅以刑部員外郎。嘗從北征。土木之敗。為虜所執。北去。令忠偕馬謙歸。

古人臣
知無不
言也
仙閣

之忠伺便與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使達并
馬步苑華崖步瀛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
而摩察刺者百數忽不知也。及考李文達及
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從瀕死而還嗚
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纓死于虜者何限非諸
公之點名事業有令自天幾何不為無定河
陽
癸未天順七年二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
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怕民則
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
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俱弭上覽之復命
賢曰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聽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
段匹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
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
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止取前
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悚同列亦為
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
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

明倫彙編

卷之五

孝

聖德

聖德

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參道前日嘉祥嘉猷人告于內與屬言敷奏
者不同內閣事功惟三楊一矣然其所遺謬
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發則歷歷
多而誠見素矣乃可以當此惡亦難矣命正
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孝罪惡二人譖之被
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謂之云
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且曰臣聞所置左
右責任致誠甚至致不盡心若子以誠官處
我或恐未然天正之言誠受也天正之陰
膝之謀初不出于表裏而天下自陰受其賜
此內閣之所不異於諫官也
甲申天順八年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
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
一東宮卽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各分
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
畢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着令爲朕潤色玉至
閱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惶歎曰所言關大體
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
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
按我朝自
太新以來皆以妃嬪殉葬至是而泰之風猶然

聖明

卷之五

孝

英宗遺詔始華首足累朝皆從之嗚呼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觀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大廟中行事與正統大徑庭何耶蓋英廟初以郭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輕臨上木虜變卒起天下樂從英廟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信陵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達權奸精明之治光於祖考此我祖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欲其周歷農桑以編教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

二月二十日皇太子即位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

文宣武主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八月上御經筵

勅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皇明紀要卷之五

音釋

追音皇服也又急謹苦戰切率去声問璉音似玉曰確堅切音却璉想里切音徒印從伊真切音因塞也稔音枕切音任谷熟玉湮沒也流也落也稔曰古人謂一年為一狼獸名又貪狼狼狽邦妹切音華潯切音潯潯通川迨潯海切音遠嗣牛刀切音繼繼也深之也也蓋正錫弋夫切音蠟位則一備切音非錫置鳥

身下賽元代切願去声踏達合切該入遠須允切音藹處演切懸上燎連條切音勝又火茶同都切紆商居切音書宜音柔也出曲善切音關

強與行也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人文子宗莫子謙子寬謙嫡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寬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寬世襲千戶寬後奏換文淵堂官至應天府尹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一

丁宗莫後第進士官至尚書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丙戌成化二年二月命京官薦舉方面官員重修關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

詔復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云大皇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

謫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主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

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

賢怒力諫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

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

事請賢留倫賢曰路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

可襲雖貶出而士論益衆之

丁亥成化三年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

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承爲遵守從之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官近日以來或日月赤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二

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遠

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開朝廷

氣數況二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

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修身勵行思

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開以愆自懲遊處

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

必罷之仍千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

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 上嘉納之。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

戊子成化四年。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謹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上命所司知之。

皇明紀要卷之六

英宗

三

之。

己丑成化五年。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庚寅成化六年。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餽。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右副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實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辛卯成化七年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

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

懼之至。卽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因進修德大端。安民七要。七事曰正心。飭謹

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守令。恤軍民。

上嘉納之。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

五事。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四

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

以廣好生。五曰謹吝費以足財用。上怒斥

之。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星變。危虛成災。

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

撫延綏。秦鞏邊境。設衛學。墾屯田。事皆盡心

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權子諫

邊于俊之力也。于俊四川人。

禮部議
行

此據
禮部議

教令
禮部議

自明朝紀略卷之十六 憲宗 五

癸巳成化九年勅諭臣較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聖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成化十年復鄜王帝號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

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鄜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與譏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臣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數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鄜王可仍舊皇帝之

號遂上尊諡云

景泰廢易儲官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真不可及也

乙未成化十一年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仲泰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

皇朝紀略卷之六 憲宗 六

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丙申成化十二年朕禱爲祭酒時助成牟切者奉旨受業禮忠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請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見之嘉歎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增亮師還豆漿舞戲獻進兵部尚書廉學士商輅告成廟翰林

士王獻告關里。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茂茂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諸

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單

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

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

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

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

皇明紀要卷之六

宣宗

七

老尊。雖盡國情。略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

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

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通。所

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爾已

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應

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講。吉

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長

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

嘉靖

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璠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已亥。成化十五年春。免湖廣荊襄德安府衛

所屬夏秋糧。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

理者皆歲之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

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勅魏國公徐備奉祀。孝陵例以孝陵奉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八

祀專教皇親故也。

庚子。成化十六年。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

停罷市舶。與大韋奉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

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塍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

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

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

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

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於是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

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成化去田初未遠。倭靡備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便遇今日。又當如何。辛丑成化十七年。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人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一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

廟社棧所在。關繫尤重。乞行各處守臣。選寬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歲凶。濟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

秋汾川王貢鏞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陽。孝順事實與之。

壬寅成化十八年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歸江西與胡濙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

述絕意舉于業。築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得焉。皆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盡無所不讀。然未知人處。此歸自泮池。門不出。自棄書籍。專之忘疲。忘食。如是者亦累年。初辛未得選。于是舍彼之好。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雖然。吾常若有物于足。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生。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際濟。諸生和暢。聽山。此日不再得詩。謾覽之。驚曰。龜山修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修撰羅倫。檢討莊泉。皆與之遊焉。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死尊之。至京。命吏部考其學。獻章辭疾。不赴。復上

頭以母老怒乞歸奉財太監張芳素藉職重
名言年上特旨授翰林院檢討傳其疾
愈仍來共職廉章不辭工取謝恩即歸學者
稱白沙先生

祭卯成化十九年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

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時東宮

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寺以爲勞謂諸官宜

跪請坐聽華與經不行以付如禮

按起立拱聽此皇儲尊榮御訓隆禮師傳
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爲諛而欲講
官跪請坐聽知等君
而不知所以尊矣

皇明紀要卷之六 宣宗 十一

十二月是無雪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

大雪

先是鄭府論梁芳疏陳陝西人皆哭繼傳聞
至京上知之頗厭芳助爲至是無雪百歲
不應科通復交章論等以命申未時傳旨
今後內官傳奉降官不問有無務查俱覆奏
明日方行即日召吏部詳四人驛九人下六
人于獄皆逃自罪囚者餘尚未行而人已稱
快勝邪希天之應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二日京師地震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

神異錄
亦移天

監又令賑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總要

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

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

免其赴部給餼惟造監須知功蹟牌冊并通

關差入繳部

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

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

耿壽昌議置常平等倉欲之于豐稔之秋散

皇明紀要卷之六 宣宗 十二

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

家九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頌弗事事展下罔

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惠重民命之意

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朔星殞有聲詔求

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戶李孜省僧繼曉

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

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是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卷之六

三

未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教甄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政省縱職輩發也輿入俱問中尋以他事請去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璣元亦除雲南臨安縣丞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沐九惡以快人心誠有從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千政妖僧蠱惑愛庇王愷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官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

三月泰山履震壬午朔四鼓地震是夜震丙辰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

宮上大驚意遂已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旨多革罷既而黃祿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二部主事王純言恕性稷入臣朝者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其獄調恩南通判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

曰朝觀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涉沐之月有四日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按此四節李裕得大用故為此以為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舉之尤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

華殿文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卽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 已丑上崩遣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卽位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宗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十月丙子五鼓有彗星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 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鄧習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任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

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官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繇正心之功本之講也疏上不報

詔集議祧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

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禮部尚書周洪諤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令享則奉祧主乃居舊位以應古

祫祭之制。上從之。乃建祫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懿宗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拉濟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

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刊行。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

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

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

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天子大臣也。生非王。而王。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天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

事之以
師之尊
在明矣

吳氏得
聖心之
實

聖人得
萬世道
德之主

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

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堯山丘氏曰。于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減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荷戴偉歎。成化間翰林陳師公所乘旨馬。售錢六百文。

倫作可
以觀世

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嘗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名事也。前輩若處乘驢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

孝宗敬皇帝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戊申弘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

勅修憲宗皇帝實錄。

吏部尚書王恕奏請。聖駕月御便殿。宣召

諸大臣與之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庶務之得失皆無眩渚

按王端毅之言多與楊文懿合。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論政便殿必非二公之言也。

已酉弘治二年大理寺評事夏鍬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唐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

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雖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庚戌弘治三年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

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眾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查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肅受之肅因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肅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辛亥弘治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驥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

下錦衣衛勅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

壬子弘治五年三月冊立皇子爲皇太子。

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列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日百五六十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閣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發

均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

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

以樸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異物。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邪。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其批荅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按丘濬此疏入聖心。益加奮勵。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處有以啓之也。

癸丑弘治六年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是修練子寧。鄒瑄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微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用者。太宗

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毋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謫。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禁。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

部議格而行。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瑞。宦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河和協室。無異財。鄰元合。肥人五世同居。兄弟謀不求異財。朱勇。陝西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除梁陵川人白祖。後及梁。兄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瑞。雲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子。各合門和睦。谷。兄之曰義門。王五。奉州人。世業醫。自始祖谷。至正凡八世。共費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人。大理寺副魏政妻。夫亡哀毀。嘗嘗。面已而自縊死。旌

氏。睢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服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旌高氏。祥符縣夏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弘治七年春。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

湏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

乙卯。弘治八年。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

竟然待險負困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傳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五

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邇來數議。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自哉。丙辰弘治九年。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遷。以事忤峴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

何意

御史張淳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卽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過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繫以爲罪。復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觀。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五

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崇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終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眚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禁。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規章多出其筆此說則切而簡明前按而意足則謂不當如是耶
丁巳弘治十年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五

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其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延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荅賜茶而退

按此節李東陽應對錄曰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開密名內閣不過三語是日經延罷密密詢羣議廟恭周詳如此非上質明睿曷視此都俞之氣象乎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嘉納

天下嚴本成錄厚之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五

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最多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咨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尊行取不必出于已惟共是用人不必由于已惟其賢焉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以贖宗族請命于朝上優詔褒獎復其舊役以為世勸

已未弘治十二年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又多閑歇偕曰習讀千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庚申弘治十三年春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通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稽閣糾今各邊啓蒙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

夏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疏士類勃興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二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爲關切俱允行。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學襲五經博士辛酉弘治十四年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籍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

側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義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壬戌弘治十五年。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四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勅都指揮

皇朝興要卷之六

孝宗

重

戴議。往往其事。乃有帖飛語于宮門。以譁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詹事霍輅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預謂內臣監局官員。伏讀。皇明祖訓。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內外之限。橫有闕之。建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橫有闕之。建格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伏望勅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差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諸稽察。編列。禮典。亦聖朝

以禮制治之意也。按會典不列職內。臣等竊以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勅從差。選時賢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雷文敏所議。修入則一展卷而知。我爲祖宗成法。當守孰爲後求弊政。當爲脂然灼然矣。

癸亥弘治十六年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泰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

皇朝興要卷之六

孝宗

重

夏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盡。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古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康耻。諸生會然向風。

甲子弘治十七年。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按章懋疏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節聞。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應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極。但充固將官使。知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九月晦日。召輔臣。疾見。上曰。今李榮來。說

日講時。劉機講陳善。問。和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

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紉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語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

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言。加以規諫。未嘗少
忤。及聞此論。益知土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春。禮部欲奉聖旨。朕方
圖新政。理樂聞謏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
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
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
來說。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

皇明憲宗卷之六

孝宗

七

大約以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所
者六。一曰元氣之病。指土氣委靡。二曰腹心
之病。左右是也。明比難剪。臣故以爲心腹之
病。夫舍腹心而難剪之要也。一曰兵害。生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欲重而民
貧。又貪墨在位。思不下流也。三曰農民之害。
墾田被占。干戢勦草。受侵于官府。一曰匪
之禍。既以兵運。又苦浪費。二曰盜之漸。大盜
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日壞名器之漸。鑄利風
行。黜陟未當。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日曰方術
惑之漸。指釋道。六曰貴戚之漸。指李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徹筮而釋之。先是夢陽
疏。既上。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然

切齒之。日在下直前。泣訴不平。土不得已。
下夢陽詣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
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
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
已。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遙遷出遊。上獨召大張
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

皇明憲宗卷之六

孝宗

八

便殿奏事畢。上曰。近外事如何。大夏頓首
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聖德如天
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事。聞戚畹且言詭
狂矣。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
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
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不
便令重責致其死。以決府中之怒。使朕受殺
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

行以充
爵之仁

天祐期
人以開
朕

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

三朝要典卷之六

孝宗

疏

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

辦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

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上曰：長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三朝要典卷之六

孝宗

早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轉禮部行之。十一日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卽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十二月，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上幸太學謁先師。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戶科給事中劉蒞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蒞疏畧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聰明漸蔽。繁
華日滋。臣思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
銀兩。財無良謀。貢及廣東之庫。浙江既奏。
士無復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泰歲入不敷。
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餉益急。所
最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
恃而不動心哉。及言地方鎮守。何心。
蒞切稱時凡數十言。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刑科給事中呂柟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

獄。

杖欽天監五官監侯楊源時連日霾霧交作

源奏言宜謹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死肅

州路。

南御史薄彥微等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論

及時事逮至與呂柟劉健戴銑等俱下獄杖

黜。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
選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

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復赦歸。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

貴州龍場驛丞。

疏言。南科給事中戴銑等。以言為責。如其言義。
自宜嘉納。如未善。亦止。包容以開忠等之路。
今逮至陷囚。恐中少以言為諱。自是而後。雖
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有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

因請龍塲。明年四月。在途。有杖五十。絕而復甦。

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

上道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滴聲。泣子孫。

之句。浙二司及抗守楊孟英皆信之。命漁人

索尸。祭下江上。宋人亦成服守制。附商舟

往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逝或謂之曰。爾有親

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塲驛。

八月初十日。肅皇帝生于興席。是歲黃河

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翰林修撰康海

救之。乃得釋。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殆時以其桀邊太費也王鑿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己巳正德四年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庚午正德五年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鞠瑾

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祓沒財產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膺恩廕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

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描點畫爲句極工巧

辛未正德六年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佑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灘九

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邦倭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語蓋黃河清聖人出寅嘉靖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門竄下至正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爲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

太和龍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癸酉正德八年春江西姚源洞賊熾鄉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日

賊業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焉廷舉蒼梧人先叅議廣東

勅奏總鎮逮繫謫戍尋遇宥起爲雲南副使轉江西叅政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優其三謂不宜創苑宇于西內

二謂郊祀太優其三謂不宜創苑宇于西內

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止始微行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寧王宸濠請復出諸逆幸意票旨出于陽廷執宏以積卷不復知既而出宏言納王庸許護衛等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設衛不可與諸逆幸以爲宏疾之乃共譖請宏去上令致仕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望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住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敗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蔡之甸以求托詞文交確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寬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奏三司掌印岳因與夢陽言相和款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尋門子移掠通供無名雖私若干奉岳大理卿熊忠勘問所因爲民夢陽土論不與冠帶閑住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宸濠不與聞書林俊憤其不力故之鉤禁錮終

九月降編修王恕爲朔州監河驛丞時上狎虎被傷閏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

乙亥正德十年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望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弊政歸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上獵于內海子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微

上幸焉。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驛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尊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輟。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

皇明憲章卷之六

武宗

摺

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冀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六日。則爲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許。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駕禁不得出關而還。

戊寅正德十五年正月朔。上復出遊幸。

五月末旬。上還京。

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皇明憲章卷之六

武宗

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怒。手劍立曰。不草勅。斷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應悟。察其誠。勅而赴。以懷德軍勅。

正德十五年
五月末旬
上還京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尋

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

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

納欽女。

十二月戊子。上駐蹕太原。在榆林。

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

宣王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完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

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且編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湧。

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

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諸司

咸起而諍之。上怒。下黃輦等六人錦衣獄。

命舒芬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等

宣王明紀要卷之六

七十餘人下獄。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上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請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命錦衣衛將黃輦等

宣王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辛

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鑒發充軍。輦。震。良。勝。

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

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

駕遂不果出。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恤事。勅差

太監賴義。駟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

戒諭之。革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設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航擒。江西平。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九月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

等謂當縱之鄱湖候。上親與過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欲

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濤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

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背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上在南京欲赦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醜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五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閏八月。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爲

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澤已猶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提音守仁乃辭略前奉入諸人名于跪內上之始議此旋。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上還京。

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

白明親要卷之六 武宗 五

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即日遣

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

又傳。慈壽皇太后懿旨諸羣臣與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

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震張鏡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

白明親要卷之六 武宗 五

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阻。奏奉。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釋其家戊寅司禮監太監竊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帝迎國門外既受詔乃登殿受策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祭未發，安陸。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帶重任，毋輕言。」帝鳴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

皇明興業之六

武宗

五十六

兆云。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遵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意

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乎？皇上以倫敘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復全矣。」因諭廷和曰：「此

皇明興業之六

武宗

五十六

議實尊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止。」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只是但爾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當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詔正德十四年春，官諫止巡遊，跪得

責打致化等追贖諭祭廢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

皇朝紀要卷之六

武宗

五

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權勢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實鑄悖逆實違瑾結憤所致仇銑一舉平定他人援爲已功既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開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文凡正德年間

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宣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璉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桎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衛璉

皇朝紀要卷之六

武宗

五

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瑄語璉曰慎之必太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宮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璉執鞅而去

皇明紀要卷之六

音釋



罐 巨員切音權 罐音廉入聲 罐山名王喬所仙 罐也又驗跡 罐與淵

流而上也 黠音渡黑也 垢與黠同又乾也

又迎也 時智切音響 振音亦持也 又竭也

切音慶 苞音小切音草 直子余切音疽 無

空也 苞音閣樂終曰 讓多義切音黨 善捷

一杖 服終亦曰 讓音也直言也 周也又羽

他達切音變 莫半切音滿 去 隕于權切音圓

獅打聲也 攄聲鼻也 權也 五十九

皇明紀要卷之六

音釋

五十九

廣切音九從 薛昌止切音齒香 皆音食入聲

高薛土也 薛草也 一曰白芷 皆音食入聲

殞音實 殞音埋風雨 殞音効考之 使實也

殞也 殞音實也 殞音効考之 使實也

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

孝宗訓育朕兄武宗爵有令聞皇嫂表正官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澤隆啓佑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與

世宗

世宗

獻王妃莊敬勤儉謚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覃敷布告天下。

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上不允。

十月給事中章價御史梁世鏐言三代而下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明紀要卷之七

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之。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陛下奉天法

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安詔令御

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

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又奏

請于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

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

親政二篇上褒美之。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

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

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遺跡也土

圭表漏具存乞勒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及

寸書之史冊從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

九月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微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帛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燕薊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七

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遏繹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甲申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于管室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與獻帝厚典

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

疏以聞上曰此禮閣係綱常會文武群臣集議

科臣毛玉黻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著爲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衆論詳議以聞

皇朝紀要卷之七

四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璉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璉等言當于是書專璉獻夫會公鶴齡侯助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一孝宗有武宗爲子不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令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廟廟不

入太廟尊尊親親。爾不悖矣。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群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於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

評事章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群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歿者王恩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非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歿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上以商臣沽名。濟奏降二級調外。

乙酉嘉靖四年七月。勅建具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

乞免祭葬以安。存致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纊。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詹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聞。

吏大綱曰。見嘉立朝。正直不妄。隨尤知引掖後。後底幾君子。僅九。

丙戌嘉靖五年歲內飢。上命發郡縣倉廩。及太倉錢穀賑之。

七月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後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幾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將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得宜。請著爲令。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濂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丁亥嘉靖六年三月。贈弼節知府宋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溪濠有反叛瑞州知府未以立降者以爲
以竊濠使至不爲禮徐宗直不降瑞州民
事建郎南昌賊明日濠反城以不降者以
力爲濠不脫赴小死至是巡撫陳洪讓上其
贈蔭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戊子嘉靖七年南頓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上賜鉉白金文綺遣官祭

告薦于宗廟。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
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

張璠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

石

張璵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考分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

已丑嘉靖八年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

一請進講河洛圖書。一請經筵勿反靜坐養性之說。一請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

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啻牽于師說。一
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

絕上嘉納之。

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頒敕一歲于天下學校

三月夏言疏曰書者祀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墓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王制祭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

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爲皇寧宮建方澤于北郊其南爲皇祿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廐及缺官薪皇銀三十萬兩募役工

六月禮官李時與璵等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

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

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

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遵豆用十樂用

六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

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

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蔡

元定等俱從張璵義也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上幸大祀殿禮畢諭

璵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爲自來只是

太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鶯蟄節修禮于園丘祝大報少殺者

爲定典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

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顓頊上亦

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襲曰忠敏安慎

四月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早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

露告禮降詔脩省

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樂

封與徐達並顯興亡繼絕上尤其議併詔

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鄒愈後皆許傳襲

不中親
見之為
金粟當
金粟大
之

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
文記之上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鏞同
觀收獲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
見之為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
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
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

皇明紀要卷之十 世宗

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
一篇

十月建欽天關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期以
覆祖德詩碑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
及欽天記頒

壬辰嘉靖十一年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
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較刊史書欲差宜
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生七

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違金
三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主
是刊成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
方是君臣爭明彗字入井奸臣在側張學敬
竊權驕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學敬疏辨泰
釐復勅字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
以回天意上曰秦釐言出忠誠令字敬自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陳准致仕

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殺
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
脩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群
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為高勿結
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
或出于朴忠繁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滯

帝工川
子忠特

誤乞勅吏部非坐贓盜者稍加甄別三日傳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上令從寬舉行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

以廣其新之氣

此其相富其國

鉉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卽訊

時鉉恨恩甚欲卽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卽殺之吾儕自任其長而遂成藩王之名好縱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擊待議及朝寄正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問關曉鉉令青辛捷之內乃備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偶恩殺汝鉉曰吾且殺汝侯爲厲未晚也且而自謂氣節手獄中受諸醜逆何節也恩曰忠難相掩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因豈有官爵醫人而妻其食乎故受某金揮都憲某王理起廢罪可推髮數耶鉉起欲以手批之爲司僚所格遂書曰情與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庸安得作

忠孝出十一家

治平之道在六經

備辛微聞此語是處遂免行刑其母與子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官不報甲子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日縛閣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帝勅容日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贊之

遂得減死成雷州

癸巳嘉靖十二年二月視太學

初開經筵御葵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馮汝驥講易贖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幣

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賜以金

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

星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朋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

古禮經
卷之七

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之。

甲午嘉靖十三年二月。太學釋奠先師進。

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六月南京太廟災。

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及實錄。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瑞雲降。夏言進時玉

賦。

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主

古禮經
卷之七

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

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

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

丙申嘉靖十五年。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讓

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四月。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

英國公張溶祭顯陵。

行大神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祝諸

古禮經
卷之七

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係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
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除禁中佛殿。建燕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

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冬至節。上太祀于闕丘。

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主

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

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

有不相闕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

簡。禋祠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

爲首焉。每念於茲。勿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

亦多牀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

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

室之制。發瀆之甚。謂此同年。功德不別。

古禮經
卷之七

古禮經
卷之七

九月 上諭禮部曰

太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廟。于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

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

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 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

太祖聖號。高后慈謚。布告天下。

己未嘉靖十八年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陝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卜非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日啟行。

尙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以甚懇至。上第以有自答之。

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輝等大學士。頗臬臣張瓚等協守。

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榻。帝遽遷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帝出。燭中閣婢有焚歿者。越三百乃行。次亢杭。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連繫撫按三司官下詔。撤有司禁以示儆。

遣騎馬驛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丰祐及武宿山神。

聖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壬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御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瘞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曰。皇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大事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艱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壬子 上還京師

五月初 上幸大峪山閣工內閣以居守教
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目選宮寮不愜人望
密疏達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論
劄繳進毋匿革其勲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
爲少傅復入內閣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下文武群臣及

各王府

致仕工部尚書陳瓚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
紹思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
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
例

庚子嘉靖十九年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
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侍講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章大訓箴解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
道銀記一顆手敕一道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瓚進嬰童百問 上令
禮部校刻之

辛丑嘉靖二十年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
各進頌

二月詔纂修承天府志

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恭奉成仁二主于景

神殿

八月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二月南科王燦論胡守中與張璜嚴嵩深
相結納與助互爲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託
始附勢以圖利終尾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
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大臣總督薊遼

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

伐塞上古松數萬株。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勅之。亦不報。至是。請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軌。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梗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七月。華大學士夏言職。閒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嚴嵩入武英殿。預稅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疏入不報。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科臣周怡劾翟鸞。嚴嵩。馮藉寵靈。特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肯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寧下事土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上躬禱雪壇。是日大雨。文武跪

賀御製感雨詩。以示群臣。十一月。勅禮王二部復太廟祫享制。甲辰嘉靖二十三年。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禮部員外錢瑄。科臣王蛟。劾少詹江汝璧。罷朋私通賄。大塚制科。內閣翟鸞二千。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騭。以汝儉舊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高

師。故閱書經。佯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燁。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獲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鸞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千。汝騭。奇勳。清。鳳。騭。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燁。得無恙。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以恭錄劉聖卿製文集。非聖學。心。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

二十一史諸書成實總裁等官有差。

七月 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

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上怒下詔獄。

夏言起用至京。

令吳史等官授各王予以經義。祖訓。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聖朝紀要卷之七

雜錄 經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四月。考選庶吉士于

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爲寶取尤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

日撫技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

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僞職關係。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中。

年矣。及歸有大鳥集令爵曰吾死矣。自爲墓

誌。果卒。

聖朝紀要卷之七

吏大輸口。賈捐介諸書。性秉忠直。絕無干名競進之心。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乃故以好過從。通賄食銀有麥飯一盂。藏之。見按臣即與同食。吏更畏官。按人警之。爵曰。吾與彼。彼謂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爲落航務之致。世罕其匹。

聖朝紀要卷之七

聖宗

天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嚴嵩論曾銑開邊

啓慶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會

廷臣集議。吏部開端。禮部費案。都御史等。備

等獲言輕信曾銑。罪不容追。命奪言師傳以

餘官致仕。逮銑詣京。叩詆。

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尙書喻茂

堅以誣貴。請能請。上乃竟坐與銑交通律

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死

安得代耶匪遣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成

大獄。

言大論曰。言臺過游博果于有為。曾銳鋒。慨然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言臺過游博果于有為。曾銳鋒。慨然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言臺過游博果于有為。曾銳鋒。慨然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言臺過游博果于有為。曾銳鋒。慨然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言臺過游博果于有為。曾銳鋒。慨然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言臺過游博果于有為。曾銳鋒。慨然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言臺過游博果于有為。曾銳鋒。慨然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百年之故。雖建匡據之全。冀傳義振古之略也。獨不念救援內國。應大外列。側目仰瞻。而思遠者。方日夜甘心。乃坦懷張胆。自以爲前。謂帝如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余。屬垣之語。何鳴呼。成宣以後。犬將無推轂之主。英雄無借箸之籌。久矣。矣。歲于二公之不終也。已酉嘉靖二十八年。戶科給事中張秉堯疏。

請慎節財用。納之。

震澤長語云。祖宗時。處用以黃。續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凡屬奉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中輟局。缺內侍靴鞋。令用紵絲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年。至四十六

萬末年。至

七十二萬。按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村道王憚。陳瓊。謝璫。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年

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掇黜。奏上。帝知其枉。中旨留之。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犯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而則反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

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關邊方交通之徑。七日，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日，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日，隱胡虜狡猾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

猶得少償其價，買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託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外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賈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御史衛訊杖降狄道典史。

壬子嘉靖三十二年，御史平宗劾高拱國大罪，倭選郎萬家陞權綱賄請縣丞。

十一月，帝恩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舉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每改武選司。

御史喻時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計虜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容愞爲無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于視父母之國，暗而莫爲之出力，人視天地之尊

宰而不爲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而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竊舉。陛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疏進，癸丑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顯政誤國十罪，略曰：

太祖革命，中書不設丞相，而高愷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誰當以壞旨竊弄威福，是好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

萬師令世宗世孫傳子人顯功子已。是傳子
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著代。致誤。致漏。漏。是
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安昌奏捷。嚴爵。是
竊軍功也。逆黨以貪虐論革。嵩受三。貪。貪。
迫兵部。薦爲大將。是黨逆也。胡虜深入。嵩
戒汝。變勿戰。及。皇上逮治。汝。猶許寄疏。
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
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

宗茂劾嵩一疏。文華閣之五日。方上是。皇
上之納言。皆嵩賊之屬。犬奸二。懼。驕。驕。
卽與嚴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
爪。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
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
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
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
切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

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降。下。察。其。奸。治。其
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
則著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
命鎮撫司卽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虛。嵩
者。且。二王宗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
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盆起。乃下刑部擬罪。
尙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許傳親王令律紋。
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請補外任。侍郎

王學益贊驚具其獄尋遷一級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景揚最著
雖盛疏最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移
禍下其後同贈官賜祭而爵獨缺蓋世稱
三楊之張云

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

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削劾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命駙馬鄒景和內閣嚴

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

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

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

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屍之

報帝怒曰和放出不祥語當擬怨誅律姑

止章府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

源襲五經博士

六月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

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

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貽黃例行兩京五軍

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

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

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

一造請著爲令詔可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

賢襲衍聖公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稅

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

退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

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都達寔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正月立孝子夏陽祠賜

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

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離便。至召見。自傷違養。親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爲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毗祠之。

嚴冬侍父。寢濕溺器。懷中便用。既死。奉主如生。在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菽。越城叩市。憐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弟。忿殿。至驚。悲傷母心。含淚不言。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

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

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

科臣吳時來劾嵩。今于世蕃預政納賄。致違

臣尅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

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爲賄賂。上

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廉以兵書而

卽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廢其子。吳嘉會侵

冒而三廢三遷。違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

紳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

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

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

末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俱顯顯主事董

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淨任嵩填發。故俗

呼文選郎。萬家爲文管家。武選郎方祁祥爲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庚

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獄。

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詔補亨瑞州知府。朱以

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

瑄賊被害。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

歿之。至是以方孫一范請。祔享于旌忠祠。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暨。世

襲五經博士。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鄒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海內名士。上諭嚴嵩等。景三府已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半中旨。渙旗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辛酉嘉靖四十年。命修撰唐汝楫充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竄陳言五事。
 按疏云。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令行吏科。用銀五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土事。有至萬金者。有同。每帶入。數多。方科。款以充苞苴。此皆。和致變之由。痛宜禁。二簡督府。以肅邊。類。都。總。領。之。處。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暇。核。辦。不。充。宜。及。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軍。以。首。國。民。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鄒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

一言。邇來。有。錢。糧。者。年。美。餘。之。利。理。刑。名。貴。卿。出。入。之。私。開。廠。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違。勾。當。則。發。擾。軍。民。諸。司。私。家。每。用。小。票。取。訪。于。市。巡。城。御史。乘。船。多。後。官。府。設。酒。料。及。樂。片。

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教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邇來。御史。惟。急。簿。書。則。急。與。承。迎。趨。走。故。會。吏。日。繁。今。後。諸。司。出。行。不。許。索。賄。不。者。回。道。以。不。強。論。三言。御史。巡。歷。無。德。體。尊。之。費。動。至。百。數。其。或。公。受。保。舉。其。依。私。索。地。方。土。物。今。後。毋。得。自。奉。毋。厚。私。交。毋。禁。革。守。令。常。例。一。切。美。餘。無。得。私。公。司。同。官。有。司。在。情。引。入。錢。鍊。或。假。假。稅。役。之。例。託。兵。費。之。名。多。取。金。銀。百。少。亦。輪。發。數。十。且。違。禁。產。有。三。年。務。官。舉。行。

五月都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惡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鵬中書嚴鴻家。

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結狡不法詔高致

仕歸世蕃卽訊坐烟瘴充軍賜龍文等成還

年錮于獄應龍超還通政叅議

重修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爲卷三

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巫出

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

科臣何燿條五事

一日寬民力二曰懲黠吏三曰重科察四曰

正士風五曰禁奢明紀要卷之七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

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

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整

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中集

爲準蠲免存問費用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

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于罪命繫京卽訊創

籍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詔修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

講官

帝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

頃以水殿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

之法微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

時可裕倉儲明紀要卷之七

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

國計當裕

十月以高耿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

乘軒衣養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策聚

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卽付林潤逮

捕至京

林潤復劾鄒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 上不豫

二月 上疾有瘳

三月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山西巡撫張橧言吳時來董傳策張鼎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泥離瘴癘乞有過錄用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畿內民飢賑之

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達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謾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蔡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苟

方懸罄諸臣猶修齋脩醮相率進香天樂天

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

市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者

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

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

歿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帝怒其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

竟留中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五月 帝久御西內黑氣擾宮心疑之諭內

臣慎火

十月 上不豫

十二月庚子 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

階等敬請 裕王入主喪事以次行皇帝賓

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

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家法皇考身敎一念惓惓惟敎天勤民是務

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卽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附襲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卽皇帝位

論稱慶

上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禮廟有不世之奇謨六無說之律烈四而又有大禮監胡主廟祀華榮國循章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登正諸儒嚴迪總之選六奇謨也

穆宗莊皇帝

下卯隆慶元年正月五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廟宣文廣武洪仁大孝廟

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躬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燦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具時用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覆凌儒申伸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二三戮死者應復職贈賡論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賡若楊最王思諱宇鎰何光祿張經張恩浦鉉曾紳葉經周天佑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貞李璿豐熙楊慎揚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憲張聰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元盧瓊

陳議奏資匱節。王宗茂余朔方一校劉恩。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次。諫止箕仙御史楊簡。彈繫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

大學士陳以動。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

皇朝紀要卷之七

康熙

聖

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刑部侍郎鄂懋卿戍邊。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諸命。

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

偏額從之。

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句。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爲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

廷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去不朝。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雖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雷中。

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汪俊爲少保。謚文恭。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瑄爲少保。謚文。今改文介。

皇朝紀要卷之七

康熙

聖

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議。三議親輔。四議庶居。謂先帝尊稱獻皇帝。諡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宜。

議者。蓋獻帝雖貴爲天子。先實朱甯南宮。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比面事武宗。乃遂列

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帝于心。亦有未

完。先帝進獻皇帝于太廟。而世宗進。祀

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是以爲獻皇帝

祀。聖慮淵微。以待今日。是以爲獻皇帝

太廟。千載後不免遷。遷若祀。世廟則廟。不祀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未謂入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有所或以宴飲聲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切禁止。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

勅修世宗皇帝實錄。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聖

尚書高儀等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游。造膝陳悃。皇上御門條奏。漸復前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奉筆疏便殿。面議納之。

七月賜楊繼盛盛忠愍。于應尾爲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世宗上書訟父忤寬。詔復忤原職。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於健賢堂。

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儉祭先師孔子。戊辰隆慶二年正月享太廟。

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止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煥代。一日上手詔諭輔臣。調燠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

二月大祀。天地於南郊。上謁陵。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哭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寔。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上嘉其忠懇。命部院勘議以聞。九月江西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己巳隆慶三年二月。上旣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金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

政歌詩寫字以通不情而進讒言。三曰戒嗜。好聲色淫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因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給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請遵祖制。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謬。皆云不經胥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奏。昨泰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

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稱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或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銑。胡膏殺楊允經。以不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

禮部殷士儋乞類查擅婚禮妾子女。遵例請名。略曰。宗室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何當

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嫠配來歷。部卽投對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庶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卽得生子。或係已生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聞娶妻年月之期。及在生子年月之後。或係遮飾卽于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先生子女私擅之迹。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例所謂擅婚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

請封。樂行奏擾其各年至十五歲。招庶人例。給典口糧。不得妄愾從之。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復詐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授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樂欲千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勞許助教。鄭如璉萬金。謀奪公僚。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璉以儒官納交勳貴。宜

以警官邪。邦寧越于法紀。如律坐鵬舉。徇情
宥罰。鄭氏既娶于嫡夫人存日。請命室。追奪
泰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
懷憾植者。科臣王禎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
竟罷免。

植生平俊潔。處閭閻。未嘗有猜容。其訊條。戶
獄各司。俱生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
不歎。數指父孫豐。舉進士。正德已巳。為興化
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為請。自
自為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典之餉者。以其
數。武廟南巡。淮揚豐以同知攝守於淮。民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至

賴安堵。秦州飢。豐稟賑之。民活三萬餘人。
擢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為屯田會事。時
晚。青近侵奪民田。日甚。上以兩御史往勘。
復改以侍衛俱不能制。乃命豐攝會事。往勘
之。竟歸其侵疆於民。而林黃戚中使之產。亦
輸金。索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近歷費。其大
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執行。並方古人。

上大問將士于京。管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
以為曠典。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陳以勸跪。言臣因項來
多病。乞骸骨歸。但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

謹條六事以補采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
任。三曰懲貶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
曰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郵傳
夫廩如例。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
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
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
流則選謫。非選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至

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
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貌壯強。
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職。
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此內地之官。加等陞遷。
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
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
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
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

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飲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以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賈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

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爲禡黜。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非虜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當。其卽行之。于是左右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隆慶五年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

四月。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連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九月。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道駕臨窮。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游觀。

存度。母令其移情。惟首覽輿議。謝許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朕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報聞。壬申隆慶六年。東宮行冠禮。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為酒。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宗祖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遽不服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聖祖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詔輔臣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莫隅。風雨呵靈。足稱皇家萬年無疆之緒。

上御平臺。召輔臣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慰勞備至。隨賜銀幣。上既謝曰。竊惟召見輔臣。乃祖宗朝盛典。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群奏。復俱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舉殆非。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卽慨然務自濯。修明盛典。此誠上下交泰。共濟艱難。衆也。福也。仍望皇上繼今。勤講學。勤政。親

賢遠好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攸久之治天下幸甚

輔臣張居正請酌定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惓今開講期近臣等伏念皇上每日視朝朝後又講似于聖體太勞恐非節宜之道若論有益于心身有裨于治道則視朝又不如勤學之爲寔務也伏乞皇

明紀要卷之七

禮部

卷之七

定以三六九日視朝其餘日俱御文藝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撤講習之功凡視朝之日卽免講讀之功卽免朝席不致太勞而聖德亦爲有益矣

皇明紀要卷之七

音釋

枹音南名擗尊上聲遵音鞭竹器面徑以財有甄音真陶也吻音訓口唇聞音獮禁所求也甄音真陶也吻音訓口唇聞音獮禁中小門鴟音咭泊音既及扞音與捍拏音他別切卑音藏焚音食也會音廣發谷音谷墅音他別切也又裸音羅上聲舛音喘差午也覲音記也識語塞切舛音喘差午也覲音記

皇明紀要卷之七

音釋

卷之七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顯皇帝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經筵。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疏歲過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一

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期約而月。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報可。

甲戌萬曆二年，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宜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經問，面加獎賞，仍

禮部具簡便儀注，并覽。

穆宗皇實錄成。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名。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乙亥萬曆三年，編修張位請中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設起居注官，月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二

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議，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日月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

云。是紀錄之職。本自修官。曠廢之由。實在臣下。卽如邇者纂修。穆宗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于杖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裨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聰明天授。淵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恭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奉 聖旨。都依擬行。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

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諸樞卿諸賜一貫能筆文曰責難陳善。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延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于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四

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牒。

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上留覽。

丁丑萬曆五年。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金以本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案。

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愉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苦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碑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核。加恩

監修總裁等官。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五

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官請舉大婚。詔

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聖母慈聖皇

太后諭。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

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

夏思爾一身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

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

人諫勸。不可溺愛。祗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

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大婚禮成。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五月張居正奉旨還朝。召見于文華殿

西室。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六

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上大悅。賜休

沐十日。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

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

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等

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親

天子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

上言請 勅禮官恭羣臣議著爲憲令。詔示諸侯王。今大宗伯潘晟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既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已卯萬曆七年四月。詔停鑄時。上方以賞資缺資。命主計鑄大錢。進用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

上
明
紀
要
卷
之
八

傳
示

七

人情甚以爲不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鑄。上命罷之。

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酌減織造段疋。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案

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實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仇車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鑄錢磨礬上下。皆不得欺。領賑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水次關所司令人密促其旅。下收起死。免尋復。魁拔入城。比二日。氣絕。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素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襄管理海塘。採石。初州未月。溪親受役。已清後。未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勸其運石。甲寅。自。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咸。敬。府。君。部。下。一。人。遠。爲。盜。事。發。逮。捕。備。殺。文。昭。雪。得。免。卽。家。立。碑。祀。之。後。聞。

上
明
紀
要
卷
之
八

神
宗

八

變致。哭。哭。三。期。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辭。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于。談。及。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衆。多。皆。以。文。爲。世。

庚辰萬曆八年。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務。專在史館。遵。勅。論。事。理。將。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其。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田土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贖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九

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 詔度荒閭閻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

司徒張議請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

有撓法若路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耗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十

爲世業矣

辛巳萬曆九年四月十八日 正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人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灾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灾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
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
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
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
恩上俞允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
一章并繪圖進獻

壬午萬曆十年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越三

皇朝紀事本末

卷八

上

八

日晝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
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計開上大

震悼兩宮聖母上潞王賜賻優厚贈

上柱國溫文忠子一十尚寶司丞遣官諭

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詔太僕少卿

于鯨錦承命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時朱正色為江陵將令朱偶盛有俠氣相府
家奴見者相與竊語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
延譽行取朱後主會都御史自言達呂仙
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仙即精靈也從仙

庶者莫明有欲德從佛隨者慈從佛隨而
貴而貪狼敗類

癸未萬曆十一年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

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為職然必其涵養德器

砥礪名節不為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以用

賴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

者有慷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

可以養重處安而慷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謫

歸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道幸而已

皇朝紀事本末

卷八

上

八

故國家于此等之人宜宜獎賞而優待之

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為忠直之勸竊見翰

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佳以綱常大

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自保皇上憫

其無罪之舊官海內喁喁嚮風翕然誦

皇上之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

深不宜但敘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

論薦近日御史曹一鵬又請優擢於之

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信缺官掌管合無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簡討其右春坊印信卽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聖明裁斷。

八月 上躬祀山陵。

皇朝統志卷之八

神宗

十三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備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甲申萬曆十二年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秦事誦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皇上重道崇儒德育天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儒學霸術原本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難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

皇明統志卷之八

神宗

十四

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頤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立門戶耶事理沿襲必無下手必于其中提拈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印指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然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勸懲如

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功耶。蓋孔子嘗剛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之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肯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

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聖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瘞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下。
乙酉。萬曆十三年。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時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半。
時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摺奏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而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

丙戌萬曆十四年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官疏曰：竊惟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皇上受天眷命，繼祖洪圖，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嗣，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卽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冢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臨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睿齡漸長，陽德方亨，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皇上祇率祖

宗之舊章。深惟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貢等儀，稍俟一二年後，睿體克實，次第上請，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非爲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從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丁亥萬曆十五年二月，重修天庫會典書成，八月，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門環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多重大，心甚憂懼，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等深恩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難容。

蠲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千天。和如今要懲貪。累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酌來看。欽此。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高皇帝。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想

皇朝實錄卷之八

神宗

十一

祈。上仰法。二祖則德茂業崇。

戊子。萬曆十六年二月。上御經筵畢。覽

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德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

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君德。以裨治道。

二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留

覽。查取收累朝實訓實錄稿來。進閣臣復疏曰。臣等查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實訓實錄已完。正本于。皇極殿恭進。次日

送。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隍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實訓實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

皇朝實錄卷之八

神宗

于

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臣云。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皇史宬如。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于閣中副本。節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完。繕閱時有汗損。一時未能整頓。皇上如欲朝夕披閱。除。武宗以前。見有。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世宗。穆宗兩朝訓錄。

容臣等查取謄錄各官。督令謄寫。便覽書冊。
陸續進呈。以備 御覽。伏候 聖裁。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 上時

御講筵。緝熙 聖學。

己丑萬曆十七年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于

獄。時王太舍子衡。以真才居解首。高桂等疑

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

而伸又以朋奸疏竄。天威嚴重。諸大臣合

疏救之。

應天巡按御史喬璧星疏。爲輔臣屢辨傷激。

懇乞 聖恩宣諭。以全 國體。大意言錫爵

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謫。三疏自明。嫌于挾氣。

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

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璧星既稱碩輔。難

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十二月禮官請舉 祫祭。上玉體未安。遣

官恭代。

庚寅萬曆十八年正月朔日。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

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

日新春。仰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

賀。因叩頭。上以錐于仁疏。手授時行。天

語諄諄。辨析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

疏留中。以昭 聖度。上復諭時行等。以在

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久不瞻

視。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 面陳。

今日幸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

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當欲

靜攝。臣等亦不敢數煩勞。起居。但 一

之閒。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 臨朝。亦

以慰羣情之瞻仰。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卽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伏望皇上早賜裁定。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出，行去宮門數

十丈許。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候。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上令內臣覘視申閤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觀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入奏：上微哂領之。久之，司禮內監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上手拂之。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自王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

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皇上早定大計。宗社幸甚。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

六月 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等于皇

聖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二十五

極門內暖閣，面諭陝西邊事慘慘，以祖

宗疆土，中國藩籬爲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亡備，欲諭本兵申飭各鎮。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十月南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東宮。辛卯萬曆十九年正月時當廟享，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爲完，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餘官如故，仍歷一子中書舍人。次許國少師，仍尋少傅家。尋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典應得誥命，如勅奉行。其餘題敘効勞人員，奉旨依擬。

聖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二十六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胡汝寧署丞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奉旨云：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演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人妄言，紛紛來去，卽今四方多事，正賴

卿與朕分憂。今屢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籍調攝。痊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知道。

壬辰萬曆二十年二月。西夏哮拜承恩作亂。推軍鋒陳東賜爲僉長。

九月寧夏平。奏捷。上御門受賀。詔建前

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便與致承恩等獻俘。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閣臣請進講詩經。孝

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

臣李材。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七月星變。羣臣上疏請。上出御朝講。時彗

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象爲君。于地爲

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上于視朝

臨政之外。愼起居于宮闈。緩督責于左

右。寡嗜欲以防疾。嚴積聚以廣惠。乃爲修省之實。而可默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皇上左右。欽

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

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宗社

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上

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

曰。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

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

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又叩頭對曰。

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皇上召臣。本付

托以國家之事。自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

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

續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輔臣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

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二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前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

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皇上時出御朝。類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輔臣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卽如今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敘。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綬。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聞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皋。嚴

位。

王牒成加恩纂修總裁。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

民所食廩糞。閣臣勸請賑濟尋復蒙 聖諭

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昨有皇貴妃在侍。因

問說此是何圖。謂者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

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

皇明紀要卷之八

刑部

註

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皮的有人
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飢荒亂。速行蠲
賑。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
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
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
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
今見登雲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
賑用。其中官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

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新以救濟國用甚
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
處。今諭卿等知。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
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關白或另擬二
字。或卽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
衛。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
長准授都督僉事。令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

皇明紀要卷之八

禮部

註

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
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遠鎮
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
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
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
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論燕將計。
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
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

信封事必可成矣。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東封東封之使从
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
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
翌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
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
執袴子諱親從言倭臣測四月三日乘夜易
服弃印勒遁遁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卷五

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
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
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獄
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馬副惟敬
因得舞劍搗磨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
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
九月二日于大版受封卽以四日回和泉州。

然後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

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

文索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

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辦二

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賴未安罪惟敬

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

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勒如律十是以總

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級改備倭爲大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卷五

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僉都御史楊鎰天
津亦開府申警備。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

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

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

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

德代楊鎰或語經畧朝鮮地理隔越山水險

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入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蓋增，蓋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特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東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

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隆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畧德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

九月，分道進兵，劉綎通行長營挑戰，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

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秫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盛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歿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

今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槐部兵三千往剿。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因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風，竟脅跪輒與。經、汪、潘、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成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葵。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敘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綎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寤。是夜散數千金。趣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映天。

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固。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縱火自焚。吳將軍廣復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燬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項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恭江。亦

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綎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嚮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旣入。人言天寒如此。勿論。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

卽如我輩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
遞。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
唱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園爐密室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檯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上聞亦
不罪也。郭後最受奉。

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冠請剗應龍屍。碑
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驪。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戊

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
阜廟卹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
饒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洪
武初改。建國學于雞鳴山下。卽六代樂游苑。
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
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太祖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衛。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辛

聖公賜語如一品注。頒大成樂器于天下。用
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
二。重建正殿。恢爲九間。樓閣門簾。皆廊其制。
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
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
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
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
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
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開神路。是年易以
琉璃。奕然一新矣。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冬。冊立 元子爲 皇
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淮。撰元良
頌曰。皇矣維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
承。于天受命。 皇祖之命。綠字金書。殷祥基
正。建國于常。筦本于初。有昭天序。罔昵或渝。

列聖繩綬順終時數罔訛罔敦以侑泰牲
肅皇天授在宗統統於穆 莊考元龍垂拱
咸稽天若以勤以華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
皇建百祿肇禋有教思皇朱芾既仍且淑二
紀咨清一周冲穆霜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
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孔嘉 皇
揆于正主器非他 一索自天受命是宜 皇
言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丕應後正 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慮塞淵匪爾聽鑒釋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
是謀惟公惟慎萬禋之基願印茂譽既昭既
著上降下孚著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穆
上敬愛式金溫清裕玉時見五福日朝三屬
展也國貞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冊于
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宮庭以明邦國爰啓
東明賜銀縷碧 皇謂元儲爾賢能繼資爾
元良式惟主器象華貽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親親想暨 太子受冊祗祗威威孝敬
罔缺友愛且怡明德麗 父瞻文得師前星
朗照太乙紫微紫微帝居明星爛如乾心洩
洩純嘏方初 皇帝萬年 皇儲燕譽其譽
惟何天保有佑亦曰吉蠲百神爾主 皇帝
萬年 皇祖福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
宮聖母並奠坤維 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
地惟何思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百 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無疆載錫之光神亮
聖舜萃于一堂式牧爾家以畜萬邦小臣作
頌曰紀太常
壬寅萬曆三十年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
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
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勅諭遣刑部員
外王玠齋至臣孫存問恩錫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爾

官反覆疏揭，不過卽。皇上長幼定序，一誦次第數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既蒙 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鬱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冰釋。以臣之愚，越在草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贅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弃履之恩。

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酌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臣之所願。惟願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貽，有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癸卯萬曆三十一年，道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勅封珮珖，至丙午年方驗舊歲壬寅。

當封，請于 朝，將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正月，敘平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永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陞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龍潞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永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弁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太

亨改兵部尚書于原歷加敘世襲賜金蟒賤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逮治總兵童元鎮已謫戎得開伍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今上天啓時十一月十四日帝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皇貴妃皇太子正宮封妃餘俱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櫫閣部無此書

皇明史要卷之八

神宗

聖

當今搜覽得旨各降一部爲定式

上以聖母壽屆六奏適會皇孫誕生尊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詔告天下章恩中外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皆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闕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

擒得四十九人付天獄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批膝筋內外守備會鈞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旨不時取決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夏大學士朱廣等上疏會推諸臣聖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

皇明史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卿可擬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官召用錫爵具疏謝恩辭名

大學士朱寔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詆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諸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穢而與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撰

糖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譏。皇上
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
語時時戶外羅無對策之冤家。日日堦前迴
不欠錢之債主。拔劍相視。詳語橫加。輔相之
地。眞苦海矣。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太
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
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經

皆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
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
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懷涼滿目。
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官闕。監局。向
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鄉。街衢市肆。盡
成長河。舟航徧於陸地。魚鱉遊於人家。蓋幾
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已酉萬曆三十七年。羣臣請東宮出諱。時數

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關其忠。金在
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
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
不報。名爲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
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
閣臣。寧不立見其弊。此臣之所以懷懇請補
闕員也。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經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觀
玉牒紀載宗支。係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
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十二年起。至萬曆
二十七年止。奉 古命翰林院委官。并制誥
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訖。查得前次襲
新生日。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司一
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
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若不及時

續修五雜考據請 刺宗入府禮部通行查照取勘明白照例妥官續修察之事理勢難再緩矣。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閏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母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讀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嘆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茂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摩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

顧使四海人情皇皇哀哀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勞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母論臣民願望于下即一列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其進修伏乞 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續開講是實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 東宮輟講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京畿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潢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以言與三十五年此水相類其歲暮復旱亡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驟澆濕霖浸損秋收無望旬斯民之不幸哉 臣等謹將仁壽縣民此水情形具奏伏乞 聖鑒

禮宜頒曆臣因上謁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

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

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

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

運開矣

千千萬曆四十年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

陸明紀綱卷之八

神宗

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于九月初八日將

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

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

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

等處訪尋件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

采之方着輩了職爲民當差教習部官置

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

示遵行欽此

十一月 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朔長至節 賜群臣宴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羣臣合辭上請 福

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

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數

敗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蓋分封已

定則宮幃有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雖寵愛

無溢額之恩私乞即擇吉啓行蚤完大典

陸明紀綱卷之八

神宗

聖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璋許弘綱又以

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

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

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

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中論事勿因事而累

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若恒私念

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

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求必盡遜今日之

言官而他日之大臣未必遠過今科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伏乞 聖裁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摺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奏

聖旨覽卿所奏其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

修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題

已悉知但閣臣乃必替股肱之托非比他官今允卿奏著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奏簡册其大察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下朝薦等既屢屢懇請著該衙門開寫來看合朕壽節在邇卿爲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若臣禮體者鴻臚堂上宜論朕意卿可卽遵屢旨速出辦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仰

吏部請召用原任太學士沈鯉先是科臣張廷登揭云旨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甲寅萬曆四十二年正月諸司請定 福王

福藩公務

修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題

閣臣推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侍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聽愈高咨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吹日虛。臣聞報之心失朝廷培養之意。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

異日之用者乎。業已服官中外。數歷多年。若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皇上于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于令而復阻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河清之難俟。是前之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為培養。而又自為摧折。明知為適用之器。而又阻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驥驥之足。而但羈之于槽。握有櫟棟之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鑒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若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自給。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飽鬱無聊。無

論 祖宗朝。即 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

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釋 聖母親賢圖治。訓速九部。推各補原職。俾諸臣得應任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

三月 福王之國。

五月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一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起廢。一點科道。一邊餉。一罷稅。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舊有男婦闖入東宮。以挺格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瘋疾者。

二十八日亭午。聖駕幸慈寧宮不傳齒簿
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各官不次進令
內侍引至聖母靈次二拜三叩頭時聖
上西向禮畢上卽倚左門柱設低生身符
白石欄檻百官伏御前叩頭畢上連呼
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御前
不數武耳上練冠練袍聖容矜穆御
音清亮朗如洪鍾知爲萬壽無疆慶也皇

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龍表鳳
姿清標玉瑩震器之祥奕葉輝曜三皇孫
鴈行立左階下岐嶷日角不啻玉樹亭亭臨
風容與周家繼述之美聚于庭燁几席之間
猗歟盛哉群臣陪侍聖上卽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卽次反
朔望思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
不敢懈怠時忽有風颭張差突入東宮傷人

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
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
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
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
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且自正
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數尋仇
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昨
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忠愛激切言極揚言

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臣等
聲高而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
爭執屢日攝之目顧左右近侍曰彼所
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聖怒微于色
顏勃改數而責之連呼縱騎何在者三無
應者令中涓拏下彼承旨者見
怒群族之甚有挺杖交下者聖上意
亂殿但押令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

皇太子禮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
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便置至今長成又何
疑耶其弟福王且已之國卽有他舉亦須
你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能揮翅飛
至乎膝下左列三孫規在復呼三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曾見否閣臣因請東宮
出講彼應稍待禮後昨瑞王婚進原無
別意不過以聖母之服不便且聖母臨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禮

終囑我册立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慰
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署與
理寺篆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
上云止照本內各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因
彼爲何官傍以法司各字對又顧問皇
太子有何話一同說來太子云似此風
之人夾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
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

爲下幸之子深爲可恨皇上又述東宮
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聽聽未起上復
闕者曰但有積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
關阻以故零星突至踈拜錯亂聖上不
較也時後來踈班者稍居後與帝坐不相
對聖上又待皇太子面稍從後問曰
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聖上徐謂內侍
好送他們出去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禮

部臣張問達寺臣王士昌記曰上久以堯
舜之聖統寰宇垂五十年謚如安瀾業
古軼今矣今茲皇上天眷行二百餘年
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開誠加
南家人父子然羣臣等因思乎召見
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帝朝臨
聖容然簾陞殿閣歷歷有咫尺
顏盈耳聲咳移時歷歷盡去苛禮且
聖

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者也。臣等草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問達士。昌以職守所關。懼上有顧問。故班班稱述。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真。然皇言如綸。何暇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擬。以俟修起居注者採擇。爲熙朝盛舉。萬世美談云。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縣有紅黃黑三色。

五月申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永立遣義民監伯起同李進葉貞傳盛等出海探倭十次輒頭圍尾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驟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遂檣俱卸但掠亢海白勝船藏南磴隱匿伯起即將海道殊票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廟判官手爲証忽見南磴船張帆水眾欲走李進曰勿

禿禿則銳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艘。簡問何船衆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問曰。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聖忽過船。細視伯起。扣其半。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船。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

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庶若是好船。久泊此處何爲。今日我不殺也。我殺我兵船卽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過事曰。他琅砦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龍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爲首軍者。彼國老爹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

曜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綱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後獲寶等僧衫。通與倭首軍陪伯起食飯。遂將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垣易說中國卽綢眉。倭亦能寫字。

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擦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喜弄刀。或以手作銃。睨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送歸。拔以爲海口裨將。

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有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醇大。又何變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

疏請釋疊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廟事。疏曰。循得套虜乞款。邊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革去。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帛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卽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大羊之求。填綠營之欲。示

我以弱至此乎。

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講學。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康等慶賀 聖壽至京

纂修 玉牒成。勅勞諸臣。候煥宸等。

戊午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奴兒哈赤。得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解徵清河。

魯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趙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廻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嚴遇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傳調，喝炒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殿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鎮兵及徵安將杜

皇朝紀略卷之八

神宗

松由山海關、劉挺、樂國柱、樂赴京調。時楊

鎬以遠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然

詔總督劉遠侍郎，僅可受。先出關，順天撫

移鎮山海。保定撫臣核鎮易州，以便控禦。在

斜側也。遠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

灌營請救。廷議懇發帑金，麥餉百萬。大撫

罪之師。

出采萬曆四十七年正月，援遼師徵請。

上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

諭兵

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

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

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

從靖安堡出邊。趙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井

關之眾，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

從撫順關出邊。趙濟陽及共西李將軍如柏

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趙

皇朝紀略卷之八

神宗

策

清河，攻其南。劉將軍挺、率都司祖天竺等，從

賚馬佃出邊。趙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

之眾，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濟陽略景

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

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

榮、駐廣寧。誓已。果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

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督

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景
師風雲晝晦黃塵四塞有項赤光射人如血
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爲池矣
紅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才渡
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
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

聖朝報捷之八

神宗

燒

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股
開原食事潘宗顏及寶永添麻岩死之劉
軍縱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剋
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
遂潰縱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
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
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
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向氣竟天三區而

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徵云報
至舉朝氣索

御史楊鶴因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
故師劉綎家屬及姻家事諸臣廟食宗師以
倡忠義

上乃起權熊廷弼食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楊鎬經畧并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北
南山東延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上賜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疏

令刻期從事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
擊劉過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灰事軍
且論比關必復意上度新經略已受事
三日遣綎騎逮治楊鎬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死
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吏
伯要兒抄花等與奴酋款血約甯從三岔河

逆果截漕船。奴酋後清撫犯遼陽。逆騎往來撫順間。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

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榻。諭以救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大寮科道稍俟。開卽簡發。

御史倪應春疏曰。竊惟我皇上靜攝深居。稱朕聞不聞聲。御朝 召對之諸群臣亦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既舌敝頰禿矣。而 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

違和。輔臣方從哲忽蒙 召見之寵。噫。濟是

時不召助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

而汲汲惓惓。惟輔臣是篤摯者。豈非以股肱

心替乎。日所眷注者。惟此一个臣。呼吸綏

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

對天顏俯鑒幽獨。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

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數語。俄而入。俄

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寮考選發帑諸事。并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官府轉駭。旬日

間。不聞用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烜赫

之候。仍爲隆冬凄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

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揣摩。倉

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覲面失之千里

宮門。隔若九閭。豈不虛此良遇哉。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特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間。邊離遼陽

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深入。至渾

河。總兵賀世賢築圍柱。設防瀋陽却之。上

特發帑金三十萬。兩關陝未保。援兵踵

嚴檄招撫。

閣臣方從哲疏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

朝嘉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并令

該部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

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爲推補？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何異哉？

兵部疏爲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 聖旨云：

奴賊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爲可慮。着各總兵官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誤軍機的，據法處治。八月初九日。聖諭內閣前 皇太子來太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傳

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問安朕而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十四日 聖諭禮部、中宮、皇后作配朕躬。

臣表內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規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饗，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博採群議，茲以天地廟社稷遣官持節發冊，謚爲孝端皇后，稽行循實，朕不敢私。爾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遂不能起，有負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傳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傳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二十二日酉時，帝崩，司禮監傳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于各宗室，其合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並來看。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溝等處稅

監張燁馬堂胡寬濟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著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大恩竭忠報

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悞事。侍諭中禮部啓爲查照無據之例巫寢非禮之錄以昭國典以戒失孝。曰今早內閣傳皇太子殿那冷旨。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親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等謹不駭駭僥倖隨卽詳考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揆創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

則從子之義故累朝來豈其無抱稱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乎。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致詳耶。先帝念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數之間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卑之末且王皇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

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離重者得子其子母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憾。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而爲善承先帝者孝孰大于此乎。若祖宗放典不載而一旦創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傳之後禮將爲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

爲孝所爲善者正斟酌于義之可否也義重
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爲孝
臣願 殿下体武王之孝而爲繼述之義無
徒以遵命爲孝也

神宗皇帝遺照曰朕以冲齡繼承大統兢兢
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矣
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 先帝付託
比緣多病無攝有年 郊廟弗躬朝講罷御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葬

封章多滯僚乘半空以礦稅繁興征賦出
民生日促邊釁漸開風夜思維不勝追悔
圖收輟嘉與天下維新而遭疾彌留復
起蓋慈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
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
諫以永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
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
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又王室是實朕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葬

憊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簡任三卿
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諸
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誅諸臣酌量起用
切權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
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放者
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
士速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
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

爲重母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鎮邊司官
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縣并
官俱免進查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
文武官屬在祥赴九邊着彼處各該撫按
酌量犒賞務結實惠具本來奏前遠東
并令九邊犒賞二項共與腳價銀五千兩

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
卽發不許延遲悞事特諭

批要卷之八

諭旨

七

四出

合差

順德水情披覽
錢文貴不許延遲悞事特諭